中国现代社会小说选丛

众醉独醒

程瞻庐 著

王继权主编

安徽文艺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众醉独醒

●程瞻庐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出版说明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现代文学的繁荣和丰硕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坛可谓星光灿烂，佳作如潮，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这一个个站在塔尖上的巨匠大师们已是屈指难数，塔尖下的人物及作品自然更是难以计数。然而，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近半个世纪以来，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从未再行刊印，不少旧版本已被图书馆列为珍本、藏本，专业研究者都难以看到，普遍读者更是无法欣赏。有鉴于此，我社拟将近些年来未曾刊印过的现代文学史上有价值的作品，分类、分期、分批整理出版，使中华民族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发扬光大。

我们认为这项工作具有十分积极和深远的社会意义。一是它的资料价值。将这些珍本、藏本刊行于世，为读者服务，为研究者服务。二是它的艺术价值。整理出版的这些作品大多具有较高的艺术感染力，可读性很强，读者可以在鉴赏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艺术享受。

当然，由于历史所囿，在这些作品中难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糟粕，整理出版者为了尊重历史又不便一一删除，希望广大读者用批判的眼光对待它们，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同时也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在整理出版过程中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错误，在此恳请广大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我们这项工作得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继权先生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7年4月

目　　录

第一回　阔东家自有捏门诀　酸西席聊充醒酒汤

他坐在一间办事室内，靠着书案，书案上面高高地垒着许多册子。这些册子，非经非史不子不集，藏书楼所不备，四库全书所不收，却原来是种种色色的帐簿。这富翁年纪在四十左右，撇着几绺短髭，生得脑满肠肥，丰颐广耳，栲栳般的椅子，满满地载着他的身躯，不留丝毫隙缝，身上的衣服，却黯黯无光，马褂袖口，擦破了一大块，里面的丝绵，都迸露出来，这富翁生平不喜穿着，常说："衣服与贫富无关，富人穿得破了宛似败絮裹着元宝，掩不住金银气；贫人穿得好了，宛似炭篓披着锦绣，遮不住寒乞相。"这几句话，被那门客们听了，当着面叹声如雷，都说至理名言，颠扑不破，背着面却恨得牙痒痒地，说他肆口轻薄，狗嘴吐不出象牙。闲话剪断，归入正文。

且说在那书案旁边，打横坐的，正是富翁所说的锦绣炭篓。这人约莫三旬年纪，浑身衣服，簇簇生新，却生得深眶高颊，黄瘦面皮，好好一只宽大椅子，他只坐了一小块，同那坐脚踏车的模样相似，只因富翁在座，便觉得自己的四体百骸，都不由自己做主，说一句话，两肩耸得丫叉似的，答一句话，起码要连说六七个是字。这人不是别人，却是富翁家里的书记，面前摆着六七封书信，拆一封，念一封，念毕，仰面看着富翁，专等他发号施令。富翁可可否否，这书记口里一叠声地说是，手里便把富翁的意旨一一录在袖珍册上，以便按件作复，拆到最后一封，却是布厂里的经

理报告。“厂里女工要求酌加薪资”，书信没有念完，富翁早连连道着“呸”字，原来这个“呸”字，却是重唇音，口里“呸呸呸”，上下嘴唇须得拚命乱碰，早有几点唾沫，随着“呸”字直飞到书记先生面上，这书记趁富翁不注意的当儿，暗暗用袖口抹了一抹。富翁道：“经理王子宾怎么这般不中用，她们要加工资，他便接二连三道出一百个不字，她们待怎样？再不然，查出几个主使的女工，出条条革退了。这些穷女工，穷得狗肝都出，经这么一办，多半压得服服贴贴，连屁都不敢乱放一个。勉斋，你看他信中还有什么话？”勉斋战兢兢地答道：“东翁说的，确是根本办法。王经理实在太不更事。他信中也没多说，单说：‘倘然拒绝了她们的请求，防她们罢工要挟’。东翁，这罢工两个字，她们说说罢了，料她们没生这泼天大胆。”说到这里，猛听得扑的一响，富翁下劲拍着书案道：“勉斋，这句话可被你道着了，她们要罢工，宛比吃了砒霜去毒大虫，料想也没有这般的笨人。便算罢了工，我们开厂的，怕没招女工处？招工广告没有干，做工的早成群结队而来，要多少，有多少，值得放在心上？只怕那些罢工的妇女，早饿得不耐烦，情愿叩头礼拜，到厂主面前讨碗饭吃。”富翁说一句，勉斋答应几个是字，富翁又道：“勉斋，你写复信，只叫他放大胆子，拒绝要求便是了。”勉斋一叠声的“是”字，又把“放大胆子，拒绝要求”八个字，写在袖珍册上。在这当儿，门役报有客到，富翁匆匆地到会客厅去了，勉斋方才透一透气，伸一伸腰，在座椅上挪进几寸，舒舒服服地坐了，便照着富翁的意旨，把应复的书信，一一复了。料理完毕，富翁早已送过客，重到办事室内，慌得勉斋直立起来，富翁点了一点头，便即大模大样舒舒服服的坐了，勉斋也就小模小样伶伶仃仃地坐了，方才写就的复信，照例应请东翁过目。富翁阅信的当儿，自有小仆捧着长旱烟袋，在旁边装烟，一边抽烟，一边阅信，浓烟缭绕，把这面团团似的富翁，氤氲得不分明，勉斋屏着

气，仰着面呆瞧着富翁，无奈被这烟气所蒙，不容易瞧见喜悦颜色。富翁抽罢旱烟，把信撂在一边，慢慢地说："照这么说法，也好。"勉斋才把屏住的一口气吐了出来。

富翁又道："勉斋还有一桩事，须得与你商议。"勉斋挺直了身体，忙问何事见谕。富翁喝了一口茶，慢慢地说道："我家西席赵荫谷，明年不蝉联了，这个消息传了出去，说也希奇，便有许多教书匠牵亲带眷，寻门觅路，捧着八行书到我门上来投靠。我又不开什么醋坊，大批的醋罐醋甏在我门前进进出出，满屋子都沾染了酸气，要我拣选别样货色，件件都是内行，惟有拣选这种酸溜溜的东西，非但外行，还要加着一个瘟字，然而有一句捏门诀，兜上门的货色，断然不是好货。方才上门求见的，又是一个子曰店里失业朋友向我高拱手，低作揖，咬文嚼字，歪缠了一会子，我可不耐烦，斩钉截铁般地回绝了他，说这里并不延请什么西席，他才倒抽了一口气，揩着鼻尖，蹒跚着脚步，快快地走了。勉斋，你想可笑不可笑？"列位，勉斋也是一个酸溜溜的东西，听着富翁嘲笑酸醋，未免有些刺心，然而问他可笑不可笑，他却皮笑肉不笑地强笑了一阵。富翁道："我向来只道你是锦绣炭篓，方才听你的议论，说女工罢工，不成事实，这句话却说得玲珑剔透，你不是锦绣炭篓，竟是琉璃蛋了。"勉斋得此褒奖，全身骨节轻松，臀部上都开了笑靥，忙说："承奖承奖，不敢不敢。"富翁道："明年孩子读书的事，须得与你商议，你看怎么样好？"勉斋搔头摸耳了一会子，把那"怎么样好"四字，车轮似地在肚子里打转，蓦然间思索有得，便恭恭敬敬地答道："东翁，依着门下的愚见，长公子现在京师大学校肄业，声名鹊噪，德业骈臻，二十多岁的人，居然在那最高等的学校里读书，难能可贵，钦佩莫名。次公子年龄虽幼，也是可造之才，明年既不请西席，还是从早送到学校，……"说到这里，只见富翁握着拳头，重重地在案上一拍道："咦。"富翁一

"咦",吓得勉斋毛骨悚然,连珠般地放出许多"是"字,富翁道:"方才称你聪明,你如今说出这般话,却又笨极不堪,怎配唤琉璃蛋,简直是混蛋了。"一声混蛋,勉斋虽照例答几个"是"字,毕竟羞恶之心,人人所有,"是是是"的声音,带着三分颤动。富翁气愤愤地说道:"你还提起学校,你还提起我家的大孩子!说也可恼,好好的孩子,给学校里教员们教坏了。"勉斋摸不着头脑,只有连连称是。富翁叹了一口气,又道:"我家三代殷实,只守着八字格言,叫做'不杀贫人,不成富翁',这八个字,却是祖传父,父传我,我当着两个孩子,也曾三令五申,叫他们牢记祖训,便一辈子受用不尽。不料大孩子在学校里听了穷教员的胡言乱语,胆敢从北京写信前来,盈篇累幅,强词夺理,竟批评这八字格言起来,说什么自私自利,说什么损人利己,夹着什么公德长,公德短,这公德二字,我可不懂,大约就是俗语所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的意思,总而言之,全无一句是处,都是些混话罢了。我看了信,气得发昏,没想到养大了儿子,倒排揎起老子来。排揎老子还不够,却把三代相传的祖训,说得分文不值,这不是忤逆不孝,大逆不道么!大孩子已这般执迷不悟,怎敢再把小孩子送进学校?这些洋学堂,分明是个酒铺子,进去时清清醒醒,出来时糊糊涂涂,许多教员,都是强人喝酒的庸保,许多教科书,都是迷人本性的狂药,我的小孩子,一辈子不进酒铺子,请一位旧法先生,宛然一味醒酒汤,读些四书五经,比着迷人本性的教科书,受用多咧。讲到延请西席,我既说过不好混充内行,你比我内行得多,便委托你代我延请,按年束脩,同赵荫谷一样,只要坐性好,脾气好,书法好,有这三好,便可合格。今天公事已毕,你便早些回去,我因信任你,这事你可便宜行事。"

勉斋听得富翁信任他,异常感激,待要爬到地上,重重地磕几个响头。究竟这头磕不磕,编书的说没有磕,没有磕,勉斋终是

斯文中人，何至这般无耻？倘然说他磕头，未免形容过分，不过临走时，向着富翁作几个加工的揖，鞠几个双料的躬，富翁笑道："别闹这虚套儿，快快滚罢。"勉斋掉转身躯，得意扬扬地出门而去。正是：

一字之滚，荣于华衮；大绥勋章，嘉禾一等。

第二回　大宗师趾高气傲　小狗子手敏心灵

上回书中所说的富翁，端的是谁？这般盛气侵人，傲慢自足的态度，虽是亏你笔下写出，然而世上的富翁，未必都是这般模样，你不该一笔抹煞，含混地说着富翁富翁，也须分个泾清渭浊，甲是乙非。

列位，这般责备，却是不错，就我生平所见的富翁，也有好行其德的，也有乐善不倦的，也有脱离火气，粥粥若无能的，也有敬礼贤才，皇皇若不及的，若像本书所说的富翁，原是少数中的少数。况且纸上文章，都是空中楼阁眼前景物，无非脑底烟云。古语道："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论不定世上果有这般人物，与本书无心巧合。然而道是他们的历史，自来凑合我的笔墨，不是我的笔墨，故意描写他们的历史。若说富翁端的是谁，编书的少不得要补叙一番。但现在要写这扬扬得意的勉斋，百忙中插不下许多闲笔。

却说勉斋的住宅，是小小的前后四间平屋，门前贴着"东海徐第"的红纸字条，门楣本不甚高，勉斋平日出入，也不觉得什么，这天回来，便觉得门楣低了三寸，一路挺着胸，仰着面，踏着八字步，大摇大摆地踱进天井。家中八岁儿童，正在天井里掘蚯蚓，见着叫将起来道："爹爹，你仰看着什么，莫非猫儿在屋面打架不成？"勉斋听了，暗自好笑，便道："小狗子，你妈妈呢？"小狗子道："妈妈在后面切菜。"说着，便一跳一跃地奔将进去，道："妈

妈，爹爹回来了。”在这当儿，勉斋躺在一只破藤椅里，仰看着屋梁，满肚皮打算，想到快活处，嘻着嘴格格地笑，冷不备有人拍着肩道：“你真疯了，一个儿笑什么，回来了多时，也该把出门的行头换去，惜食有食吃，惜衣有衣穿，你只挣得一套新行头，藤椅又破了，怕不擦坏你的衣服。”勉斋被娘子提醒了，赶忙把新行头尽行卸去，折叠已毕，换着破袍子，趿着倒跟鞋，重行坐下。娘子道：“你今天回来得这般早。”勉斋道：“今天有一桩喜事，报你知晓，你听了也快活。”娘子忙问什么事，勉斋道：“这喜事非同小可，你且猜一猜。”娘子仰眨着瞳子，呆想一会子，便道：“莫非加添了薪水呀，不对不对，这刘剥皮是出名的啬鬼，一个鹅眼钱，看得车轮般大，怎肯平白无事，加添你的薪水？”勉斋摇头道：“加薪不加薪，还是小事，现在这桩喜事，比着加薪还好。”娘子啐道：“活见你的鬼，比着加薪还好，难道他肯认你做老子不成？”勉斋把头点了一点道：“他虽没有认我做老子，但是这般地抬举我，比着做他的老子还体面。他今天请我到办事室里，让我上坐了，他只在下面斜签儿坐着，他说：‘徐先生，你是我赤心忠胆的老友，我很仰仗你，很信托你，明年小孩子读书，要延请一位明师，叫做‘坐性好、脾气好、书法好’的三好先生，我可不在行，识不得好歹，这件事须得你徐先生替我干，我便请你做一位考试西席的大宗师。……”娘子不通文墨，忙问道：“他叫你做什么？”勉斋一壁儿把头打个圈，一壁儿引长着声调道：“大宗师啊，大宗师！”娘子听着，闷葫芦似地揣摸不出什么意思，小狗子伸着两只肮脏手儿，猴到他老子身上道：“爹爹，什么大粽子？大粽子，买一只给我吃。”勉斋把他推下去，连眨了两个白眼，骂道：“大人在这里说话，谁许你来插什么嘴？”小狗子讨个没趣，哇地哭起来，两只泥手，在眼圈上面乱揉，揉得黑一块白一块的，同开了花脸一般。娘子要紧听勉斋讲话，便在身边摸出一个看囊铜元，给小狗子到街上买糖

吃，把他遣去了，然后移过椅子，在勉斋旁边坐定了，说道："你休打这哑谜，快快讲给我听。"勉斋高抬着头，大声说道："这大宗师非同小可，就是从前考进士秀才的学士大人。"娘子又啐道："青天白昼，在这里说梦话，你不过是一个西贝秀才，怎么想起做起学士大人来？"勉斋向外面望了一望，低声说道："什么西贝不西贝，由得你乱喊，这里房屋又浅，门前来往的又多，拆穿了西洋镜，你便没有饭吃，须知我这秀才虽是戤牌的，然而亏得是隔省人，他们不知我的底细。我自称秀才，他们也把秀才看待我，现在又把我抬到九霄云里，凭我的手里，考选西席先生，这差使阔不阔，这面子大不大？那辈靠着'诗云''子曰'混饭吃的穷酸饿醋，都要到我徐大宗师门下来应考，我看得上眼，便叫他在刘剥皮家里吃碗苜蓿羹饭；我看不上眼，由他们落第回家，捧着黄瘦婆子号叫痛哭。"说到这里，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娘子把嘴一瘪道："少要快活罢，雀儿砻糠空欢喜，开什么穷心。便算他请你考试西席，也不过虚名儿好听些，到底没有什么好处到手，快活他怎的？"勉斋笑道："谁说没好处，好处正多咧！"娘子侧着耳朵，正待听他说什么好处，冷不备一阵哭声，小狗子擎着一把鼻涕，赶将进来。娘子骂道："小冤家，你不去买糖，又来做什么？"小狗子哭倒在娘身上，呜呜咽咽地说道："妈妈，你哄骗我，这个私板铜元，卖糖的不要。"娘子笑道，"呀，我真忘怀了，这个铜元，原是买物时剔退下来的，我只放在身边看囊，卖糖的不要也就罢了，我没第二个铜元给你，不见得为你要吃糖，却把雪白的大洋去打碎了。"小狗子见娘不肯给钱，便倒在地上打滚，鼻涕眼泪和那地上的灰尘搅做一团。在这当儿，铛的一声，勉斋抛下一个铜元，小狗子伸手掏着，便飕地立了起来，把铜元看了又相，相了又看，见不是私板，方才欢天喜地地去了。娘子叹口气道："穷汉养了娇儿，叫化的养了画眉儿，人家越是要紧，这小冤家越来打搅。究竟你这件事怎

样的有许多好处，请你快快说了，省得这小冤家又来纠缠。”勉斋道：“有什么难懂，我与这辈穷酸饿醋也没甚深交，怎肯平白无端作成他们的馆地？这其间自然要些油水，按月按节，红纸包里的东西，自然有我的份儿。心狠些，四六分开拆；心善些，便扣他两成三成，也是大宗师应有的权利。方才回来时，顺便在巷口小茶寮里露些风声，说刘宦延请西席，愿就的须来与我接洽。这个所在，是教书匠的茶会，一得了消息，便把我团团围住，这个作揖，那个打躬，这个说仰仗仰仗，那个说拜托拜托，我被他们挤昏了，便说今天没有工夫理会这桩事，诸位有事，明早八九点钟到我家里来接洽，吩咐已毕，许多教书匠便两旁站开，同官场站班般的，口里连连道着是字，我大模大样跨出茶寮，走了三五步路，他们是是是的声音，还没断绝。”娘子听着，骂了一声“促狭鬼”，便道：“你休形容过分了，你在刘剥皮家里，论不定也是这般模样，却在我的面前，由得你说嘴，你莫非自己形容了自己。”勉斋噗嗤一笑道：“彼一时，此一时，现在做了学台大人，只有人来趋奉我，难道我会去趋奉人？”娘子连连瘪嘴道：“老娘生了眼睛，不曾见做了学台大人的，亲到茶铺子里拉人去考试，这不是学台大人，简直是野鸡大人。”

夫妇俩调侃的当儿，小狗子托着两块糖，笑嘻嘻进来道：“妈妈，这个私板铜元，给我用去了。”娘子道：“呀，你倒比我还乖巧，我把这捞什子藏在袋里，半个月没有用去，怎么你一用便用去了？”小狗子坐在门槛上，一壁儿吃糖，一壁儿刁嘴欠舌般地讲给老子娘听。这种刁嘴欠舌的声音，编书的却无可形容了，大约说，这个私板铜元，第一副糖担上不要，等了一会子，第二副糖担来了，卖糖的是个老头儿，他把好铜元夹在指头上，坏铜元藏在拳头里，声言要买糖，老头儿取糖时，他便使个过门，铛的一声，把那坏铜元掠在卖糖的钱盘里，把那好铜元藏了，老头儿哪里觉

察，却把一块五香百果糖给了他。这时恰有别人来买糖，乘这当儿，他声言糖不好，要换，便插手在糖盘里掉换，老头儿照呼不周，他又掉个枪花，把一块换了两块，拢总一个私板铜元，却得了价值两铜元的糖。因此欢欢喜喜，讲给老子娘听。勉斋喜得拍手道："好啊，这么大的年纪，却能随机应变，不吃人的亏，将来一定是胜祖强爷的，这个儿子真被我们养着了。"娘子道："现在的小孩子，可不比从前了，出道又早，转变又快，手段又高，将来长大时，怕不大大地挣份家私，断然不像你这么大年纪，钻头觅缝，还赚不满三十只大洋。"当下夫妇谈些闲话，不觉天晚，吃饭睡觉，不须交代。

一宵已过，明日清早，一家三口尚没起身，早听得门上砰砰地三响，接着一种雌鸡嗓子的声音唤道："徐先生在府上么?"勉斋的卧室，同街上只隔一堵墙，听得清切，便推着娘子道："赶快去开门，应考的来了。"娘子道："好没来由，你不去开门，倒唤我去。"勉斋低声道："做此官，行此例，没有学台大人亲去开门，迎接应考的生童。"娘子道："学台大人不开门，倒叫学台太太去开门，益发不成体统了。"夫妇争论不休，门上砰砰的声响比前更加厉害，娘子道："不好了，这牢门要被他打破了。"连忙高声唤道："门外的客人请耐性些，我们尚没起身，须等一会子，才能开门。"雌鸡嗓子的答道："嫂嫂惊吵惊吵，尽可慢慢儿起身，我只在门前恭候。"娘子在被窝里探起半个身子，披着旧皮袄，一壁儿揉眼，一壁儿埋怨道："都是你要摆这臭架子，这般大冷天气却叫老娘去开门。"说着，又打了两个呵欠，伸伸索索，只是舍不得离床。忽听得街上一阵脚步声，渐渐走到门前，却是一个老头儿声音，气吁吁地说道："咦，文甫，你竟先在这里了，我算起得早，你竟比我……"说到这里，一阵咳嗽，接着霍落落地吐痰声，下半句说话，竟随痰液一齐吐出去了。又听得雌鸡嗓子的说道："墨亭叔，你一

大把年纪，冲风冒寒到这里，莫非为了刘公馆的馆事?”老者道：“有什么不是?”雌鸡嗓子道：“徐先生尚没起身，我们须得等待一会子呀。这里北风大，你请到阶石上立着。”接着瑟瑟索索，似乎两人在这里发抖的声音。床上的娘子，慢慢地扣衣襟，勉斋靠着枕，侧着耳静静地听，又听得老者说道：“人老珠黄不值钱，这个馆地恐怕轮不到我身上，文甫，你总该有些巴望。”雌鸡嗓子的道：“墨亭叔，你设帐四十多年，是顶呱呱的老牌子，刘公馆的西席，合该你有分，真所谓禹门三尺浪，平地一声雷也。”老者道：“若能如此，未免栏杆充数了。”勉斋在床上听得“栏杆充数”四字，很觉奇怪，仔细一想，暗自好笑，原来把滥竽二字，读作栏杆，老先生却读了别字了。在这当儿，娘子衣襟已扣好，又在被窝里寻袜寻裹脚带，空笼壳落，乱掏了一会子，却把脚边卧的小狗子掏醒了。这孩子的眼睛尚没张开，嘴里却嚷着要吃大饼。娘子草草的结束好了，又替小狗子穿好衣服，听那门外时，嘈嘈切切，约莫有六七个人的声音，当下扭扭捏捏地跨出天井，拔去门闩，呀的一声，这六七个人早一拥而入。正是：

板扉乍启，酸气直冲；是迂夫子，是可怜虫。

第三回　曹墨亭栏杆充数　伍青岩廉价投标

门儿呀的一声，众斯文便一拥而入，娘子啊且啊且连打了两三个喷嚏，这是什么讲究，休说列位怀疑，便是编书的写到这里，却也莫名其妙。娘子举眼看时，有的套着破风帽，有的架着铜边镜，有的曲着腰，有的驼着背，有的被冷风吹红了鼻子，有的亮晶晶挂着两行清水鼻涕，娘子见这情状，又觉酸气扑鼻起来，险些儿又要啊且啊且。众斯文入门后，都站定了脚，要请徐先生相见。娘子道："诸位请到客堂里坐，略等一会子，他便出来了。"众斯文鹅行鸭步，走入客堂，举眼看时，却又面面相觑起来，原来里面只有四张椅子，一张杌子，一只破藤椅，拢总六个坐位，来宾却有七人，叫他们怎样坐呢？娘子提着嗓子唤道："小狗子，快从里面搬一只椅子来，外面的考相公缺少了一个座位。"小狗子诺诺连声，不多时，竟向灶前搬出一只烧火凳来。娘子骂道："青肚皮的猴子，怎么这般没灵性，房中现放着好好的椅子，你不去搬，却去搬这烧火凳来。"那个铜边眼镜的先生道："嫂嫂别动怒，有这烧火凳坐坐，很舒服的，休得错怪了令郎。"说着，便向小狗子手里接了矮凳，靠墙壁放着，一屁股坐下，远看宛比修脚匠，近看又似臭皮匠。他一坐下，其余的先生也都坐下，大家默默无声，专候徐先生出来讲话。娘子抿着嘴，走到房里，忍不住笑将出来。勉斋问笑什么，娘子悄悄地说道："我往常嫌你不脱酸气，现在见了这辈考相公，你还不好说酸，像他们这般行径真是酸头酸脑酸入骨，

酸精酸鬼酸祖宗咧。”勉斋不理会，慢慢地在房中换新行头。小狗子见来了多人，贪着顽意儿，厨房里走走，客堂里跑跑，墙壁边立立，不晓得忙些什么，连大饼都不想吃了。勉斋换罢行头，洗面漱口，挫牙刮舌，一一完毕，又捧着水烟袋，剥落落，剥落落，抽了好几袋烟，拂拂衣，整整冠，又在镜子里照了多时，然后一声咳嗽，慢慢地跨出房门。

客堂里的酸朋醋友，等了好一会子，有些清晨没吃过点心，肚里蛔虫不争气，咕哩咕哩鸣叫起来，毕竟斯文人还顾颜面，赶紧干咳了几声嗽，才把蛔虫声响遮掩过去。有些受了冷淡，不觉恼羞成怒，想要发作几句话，转念一想，在他门下走，怎敢不低头，只得耐着性，忍着气，再等一会子。惟有靠壁坐在矮凳上的铜镜先生，颠头拨脑，态度却异常安闲。勉斋跨入客堂，慌得众斯文直立起来，勉斋大模大样，招呼了一声“请坐”，回身看时，自己却没了座位，忙唤小狗子去搬取。小狗子咧开了嘴，只向铜镜先生痴笑，那时娘子早从房里搬出一张椅子，在书案边放下，勉斋竟不推辞，朝着南面先坐了，然后众斯文慢慢地坐下。勉斋问明了姓号年岁，向众宣言道：“今天敝东人委托兄弟遴选西席，兄弟便是敝东人的代表，秉公去取，一毫没有私意。”那位雌鸡嗓子的先生离座说道：“晚生吕文甫，在关帝庙里设帐多年，坐性很好，文理很明白，要请勉翁栽者培之，却不要倾者覆之也耶。”勉斋见他掉书袋，正要发笑，转念一想，笑不得，笑了便失大宗师的体统，便即沉下脸说道：“兄弟的宣言尚没有终结，吕先生且慢发言。”吕文甫涨红了脸，归原位坐了。勉斋又道：“敝东人遴选西席，本有三项条件，第一项便是年岁问题，年纪太轻了，只怕坐性不好，年纪太老了，又怕精神不足，现在诸位里面，年轻的果然没有，但是这位曹墨亭先生，高寿已逾六旬，还有方先生和廉先生，都是望六年纪，论起来，年高德劭原是一句佳话，可惜被这条件所限，

兄弟也难于为力，别件事都可通融办理，惟有年岁一层，却是隐瞒不得，三位请便，恕不恭送。”方、廉二老叹了一口气，驼腰曲背地出门去了。曹墨亭哀恳道：“勉翁，你在令东翁面前，替我缩短了十年，只说是五十六岁，我便可以栏杆充数了。”勉斋瞪了他一眼，理都不理。墨亭见不是头路，只得告退，临出门时，一阵咳呛，咯咯地吐出许多痰来。列位，勉斋剔退老年人，究竟什么用意？原来勉斋存了按月分肥的念头，老年人没得多年在世，他不能永享利益，所以横一横良心，把老年人多剔退了。

这时七位斯文，走了三位，勉斋重又宣言道：“第二项便是束脩问题，这件事，兄弟虽可便宜行事，然而敝东人抱着价廉物美的主义，按月束脩，自然愈少愈妙，现在且不说出这个数目，先要动问诸位，倘愿在敝东人处坐馆，愿得多少薪水？”众斯文听得愈少愈妙四字，满肚皮的高兴，打消了大半，勉斋问他们要多少薪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家作声不得。文甫这时忍不住，提起雌鸡嗓子说道：“徐先生，薪水多少，须得你老判断，怎好自己定价，倘然自己定价，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俗语道：虾蟆跳在秤盘里，自秤自卖。如之何其使得也耶。”勉斋高声道：“不是这般讲，现在各处包造工程，都有个投标办法，标价是廉，便算合格。人家请的西席，虽然不是工匠，若论他的性质，却与工匠无异，现在兄弟的意见，便要仿照包工的投标办法，薪水要多少，由得诸位索价，合格不合格，由得兄弟做主，诸位赞成的，不妨标出一个最克己最廉贱的工价，不赞成的，尽管自由退席，兄弟也不强留。”那时四位斯文里面，有两位怒形于色，悻悻地拂衣而去，惟有坐在破藤椅上的吕文甫，坐在烧火凳上的铜镜先生，希望未绝，还恋恋不肯出门。娘子闪在房门口作壁上观，嬉皮笑脸的小狗子立在门槛上，仍向铜镜先生痴笑。文甫又提起雌鸡嗓子道：“徐先生一定要晚生说价，却之却之为不恭，沾之哉，沾之

哉，说不得求善价而沽之也耶。”勉斋皱着眉道：“吕先生休得掉书袋，要说快说，用不着许多之乎者也，馆谷多少，一语可定，唠唠叨叨的之乎者也，值什么钱？”文甫红着脸道：“徐先生一定要晚生说价，晚生只得依实奉告，按月的馆谷，不多不少，要同方才曹墨亭先生所说的一样。”勉斋诧异道：“墨亭并没有说什么价值。”文甫道：“怎么没有说，明明说一句栏杆充数，栏杆者，十二之谓也，墨亭先生的意思，要按月得十二只大洋。晚生不敢讨什么虚价，承上章而言之，也是个栏杆充数，徐先生以为何如也耶？”这几句话，引得勉斋笑将出来，大宗师的体统，便顾不得了。笑声未毕，矮凳上面的铜镜先生，高声唤道：“晚生伍青岩，格外克己，只取大洋六元。”文甫听着，生怕被人抢了去，便道：“晚生只取八元。”青岩抢着说道：“晚生尤其克己，只取大洋六元。”文甫气得不可开交，恶狠狠地瞅了青岩一眼，便道：“这个馆谷只得让给你，六只大洋，再要减少，岂不把全家老小都要饿死也耶？”说罢，垂头丧气而去。

勉斋见青岩只要月薪六元，暗自欢喜，然而面色上丝毫不露，镇定异常，慢慢地说道：“第二项便是学术问题。敝东人对于学术上面，虽是个门外汉，然而书法的好坏，他也有一二分的辨别力，所以西席先生的书法，却也不可过于草率。还有一层，敝东人对于前清的科名，异常注重，兄弟不才，十四岁时便进了学，……”说到这里，眼梢一瞟，早见房门口的娘子，不住地向他刮脸，勉斋不理会，接着说道：“敝东人因我是个圣门之徒，一向蒙他另眼看待，现在动问伍先生，也曾进过了学没有？”青岩在矮凳上欠身答道：“晚生的书法，自问还可看得，去岁豆腐店里死了老太婆，灵前的牌位，便是拙笔题的，今年左近人家的春联，晚生笔下，黄金万两，紫气东来，足足写了百数十幅，书法一层，勉翁可以无虑。只是从前考过几回，不曾博得一名秀才，须得勉翁格外

通融才好。”勉斋故意踌躇了一会子，便道：“也罢，要做好人好到底，兄弟便替你在敝东人面前，添几句好话，便是不曾进学，也没妨碍。只有尊书尚不曾请教，这里有笔砚，请伍先生写几个字样，给兄弟赏鉴赏鉴。”青岩诺诺连声从矮凳上站起身来，向着书案行进，才走得两三步，早把小狗子乐得拍手拍脚，房门口的娘子笑得肚子都痛。勉斋觉得诧异，抬头向青岩看时，只看见他的帽结上面，套着一根柴草做的翎枝，摇摇摆摆，煞是好看，方才小狗子在厨房里走走，客堂里跑跑，墙壁边立立，便是弄这玩意儿，这位青岩先生却始终没有觉察。勉斋趁他伏案写字的当儿，暗暗替他取掉了，字样写毕，勉斋看了一遍，便道：“尊书尚能合格，以后写字时，墨色稍浓些，敝东人见了，便无话说了。”青岩听着，一叠声地道谢。勉斋请他在书案旁边坐了，小狗子从地上拾了柴草，蹑手蹑脚的，还要替青岩戴翎枝，只嫌手短，不容易套着，却想去搬那烧火凳来做接脚，勉斋连连眨着几个汤团般的白眼，才把小狗子吓退了。又同青岩敷衍了一会子，叫他明晨来听消息，这事包管有八九分把握。青岩摘去铜边眼镜，唱了几个肥喏，然后戴上眼镜，欣然而去。青岩去后，娘子兀是吃吃地笑，小狗子才觉肚里饥饿，又嚷着要吃大饼。

勉斋取了字样，到东翁处去回复，自然一说便成。馆谷本是按月十二元，青岩只取六元，其余的都是勉斋到手。明晨，青岩来讨信息，勉斋便把利益均沾的话向他说了，青岩失馆多年，一贫如洗，自然没有什么计较。不多几天，早已下了关书，择于正月十二日开馆。那时恰是隔年十二月下旬，跟着开馆还有二十天，趁他没有开馆，编书的忙里偷闲，要把富翁的家世，从头叙起。正是：

以笔蘸醋，淋漓不干；月令有语，曰其味酸。

第四回　卖冬菜风凄雨苦
度春宵酒绿灯红

哈哈，六块大洋，请到了一位三好先生，两块大洋买一好，价钱实在便宜。编书的趁那伍青岩先生没有吃开馆酒的当儿，磨磨墨，蘸蘸笔，使出“年光倒转”的方法，套用“旧事重提”的话头，且把五十余年前的富翁家世，补叙一番。

这一年，恰是满清克复杭州的第一年。杭州城本是好好的一处繁华所在，经此一番变乱，几载干戈，变成了残垣破瓦，断梗荒榛，朱阁烧成焦土地，苍生染就血头颅，还有许多鸠容鹄面风栖露宿的灾民，做那兵燹的点缀品，活动的流民图，真个是伤心惨目，动魄惊魂。那时，各处避乱的人民。听得家乡克复了，扶老携幼，陆续回来，眼巴巴指望整理家园，收拾田产，谁知华屋也没有了，良田也没有了，古语道六十年风水轮流转，从前面团团的富家翁，到了那时，多半是炙肤皴足，动骨劳筋，在那苦力社会里混一碗饭吃，从前的穷朋极友，到了那时，也有一交跌在青云里的，头上的帽子依然，丢掉“八弓身”，换得“一口田”，讲一句老实话，只说穷字变作富字罢了。就中单讲城隍山麓，有几处劫火烧剩的破屋，墙坍壁倒，不成模样，却有几家小本经济的，赁这破屋子住，度那惨淡刻苦的光阴，雨至灯无焰，风来壁有声，这破屋子里的况味，实在不堪言状，住在里面的，也有是土著，也有是客民。就中有个镇江人，唤做刘小三的，他向来挑着腌菜，沿街唤卖，这项生涯，南边人唤做卖冬菜。自从那年大营溃散，镇江残破，他带

了浑家许氏，杂在难民队里，拼命狂跑。跑不到几里路，蓦地里壳壳秃秃一阵马蹄声响，只见斜刺里许多马队，追风掣电似地冲将过来，霎时间男哭女啼，大呼小喊，一队难民，被马队冲得散沙似的，只在四处乱滚。吓得刘小三失魂落魄，尽着两只腿，不管天南地北，山高水低，跑冰似地跑去。渐渐地喊哭声远了，方才停了脚，坐在树林子里喘气，摸摸脑袋，原封不动地装在脖子上，自念挣得性命，全靠着两只腿，才晓得爷娘生长我两只腿的好处，暗暗地谢几声黄泉路上的爹爹妈妈。喘息才定，蓦地里心头卜卜几跳，回头看时，只不见了浑家许氏，赶紧四下寻觅时，早如石沉大海，井落银瓶。他浑家年岁尚轻，略有些姿色，这番被太平军冲散，眼见得已遭掳掠，永无返璧还珠的希望，小三心中虽有几分割舍不下，然而只剩了单身独自，逃难的当儿，倒可以免却许多拖累。后来东漂西荡，忍冻挨饥，居然在那毒龙颔下，猛虎牙中，逃得这条残命。

乱事已平，便在杭州城隍山麓，租赁一间破屋，聊蔽风雨，日间仍理故业，挑着一副冬菜担，沿街唤卖，博百十文青钱，归来煨着破行囊，胡乱度日。好在一身以外，没有其他的费用，日图三餐，夜图一觉，越是糊糊涂涂，日子越过得快，不知不觉，在杭州混了半载。这天恰是秋尽冬初的天气，小三挑着担子，穿街越巷，一声声地唤卖冬菜，唤了大半天，不曾做得一文半文钱的交易，肚里饿得慌，渐渐地卖冬菜三个字唤得不成腔调，两腿软绵绵不生力气，肩上这副担子，比出门时加重了一倍。好容易捱到市梢头，迎面碰着了一个老头儿，唤住了担子，讲明了价钱，秤了三斤冬菜，临付钱时，老头儿喊声啊呀，原来出门匆忙，忘带了钱囊，三斤冬菜，原物奉还，只说道："今天对不起，明天作成你。"便挥挥手走了。小三这一气非同小可，睁着两只白眼，呆瞪瞪的半个时辰，肚里的蛔虫，又奋命与他作斗，他不能套着老头儿的论调，

向那蛔虫说道："今天对不起，明天作成你。"便是说了，蛔虫也未必肯听他吩咐。当下叹了一口气，重又挑上担子，没精打采地取路回家，连那卖冬菜三个字，也懒得唤了。偏又天公不做美，呼呼地刮起几阵风，绿豆粗的雨点，迎面打来，小三没穿得几件衣服，一时又没趣去躲雨，只落得淋漓尽致，同落汤鸡一般。比及望见家门，雨点也渐渐止了，一时又冻又饿，只指望三脚两步，跨到家中，爬上草铺，盖上破棉被，且到黑甜乡去躲一躲，借那梦神的势力，避那饿鬼的宿债。谁知走不到两三步，蓦地里扑通一声，这副冬菜担，同肩膀子脱离关系，两筐箩冬菜，洒了满地。那时刘小三恰爬倒在地上，同那烂泥地皮，行一个接吻礼。若说真个与地皮接吻，天下也没有这样的呆汉，都只为新雨初过，泥地太滑，小三又打从瓦砾场经过，乱砖碎石，高低不平，正在匆忙的当儿，举足不慎，吃那半掩泥里的破方砖绊得一绊，小三早扑翻在地，嘴里啃啃的几声，半晌挣扎不起。比及爬了起来，膝盖上擦去两片苦皮，额角上吃饱了大大的一个暴栗，当下暗暗叫苦道："屋漏更遭连夜雨，破船又遇打头风，今天的晦气星，却跟着我走，连那地上的破砖儿，也来与我作对。"便没好气地瞧了这砖儿一瞧，伸脚过去，把砖儿猛地一踢，不踢犹可，经这一踢，却踢出花样来了。列位，编书的早已交代，这块破方砖原来半掩泥里，方才小三绊跌时，早把这砖儿撬松了，现在又加着一踢，砰的一响，长久埋在泥里的破方砖，好容易翻了一个转身，说时迟，那时快，破砖底下，早露出碗口般的一个空穴。小三觉得诧异，蹲了身躯，向穴里瞧个清楚，不瞧犹可，经这一瞧，便不知不觉地道出一个"咦"字，伸出半个舌头，再也收不进去，挂下两道馋涎，再也拉不回来，一时欢喜得什么似的，真个要向烂泥地皮，亲亲热热地行一个接吻礼，应着编书的这句打诨话儿。原来逢着兵乱的时世，人家当把携带不尽的金银埋在地下，暗暗地做个标记，以便归来的时候，

再行掘取，这番小三瞧见的东西，不消说得，是个藏镪所在，霎时间肚子也不饿，身上也不冻，膝盖也不痛，额角也不疼，暗暗唤声侥幸道："我只道晦气星跟着我走，却原来财神菩萨随着我行。"当下搬起破方砖，把那穴口掩盖过了，收拾了冬菜，挑起了担子，兴致勃勃地回家。捱到黄昏时分，潜行出门，人不知，鬼不觉，把那穴内的藏镪搬个净尽。究竟穴内藏镪共有多少，编书的说声惭愧，小三掘镪的当儿，在下尚没出世，事非真知灼见，不能编造一个确数，哄骗列位。但有一桩事，须得报告列位知晓，距着小三掘镪时，不到两月，杭州城里大街上，新开一家京广货铺子，店里的老板，穿着簇新的皮袍皮褂，大模大样地上首坐了，看那伙计们做生意。这位老板是谁？便是刘筱山先生。刘筱山又是谁？便是卖冬菜的镇江人刘小三。

原来小三得了横财，便不做小贩做老板了，做了老板，理该有个雅篆台甫，却不能小三小三地由人乱叫。他曾同一位学究先生商议，学究先生便替他取了音同字异的筱山二字，当做表德。编书的写到这里，也只好随着众人，唤他一声筱山先生了。然而筱山心里却有一桩缺憾事情，但有银子，没有妻子，但有老板，没有老板娘娘，终究不是个了局。从来饱暖思淫欲，筱山本是个色中饿鬼，以前没有饱暖时，尚且脱不了淫欲念头，何况今日成了小小的财主。这条街上，本有一个姓尤的寡妇，很有几分姿色，家中只有一个老娘，一个六岁的儿子。这寡妇的丈夫，本是招赘的，所以不用夫家的姓，娘家姓尤，这寡妇也姓尤。丈夫死后，娘家尚可度日，上奉老母，下抚幼儿，倒也可以算得冰清玉洁，古井无波。寡妇喜吃冬菜，从前筱山挑担的当儿，寡妇常常作成他的东家。筱山饱餐秀色，肚里却横了邪念，卖油郎尚占花魁女，卖冬菜的怎见得没这艳福，遇着寡妇买他的冬菜时，便失魂落魄似的，寡妇并不要讨饶头，他却横抓一把，竖抓一把，巴巴地去奉承她，

秤一斤，饶一斤，奉送一斤，一斤冬菜，足足有三斤多重，寡妇见他呆头呆脑，忍不住格勒地一笑，筱山却老大地误会了，一天，趁着尤老娘在后面洗衣，他却用些风话，向那寡妇勾搭，寡妇才晓得他不怀好意，咬咬牙齿，绷绷面皮，又清又脆地，老大一记耳刮子，顺手打去，打得筱山七荤八素，牙床里流出血来，后面洗衣的尤老娘听得清切，便高举着捣衣棒，千刀刮万刀劏地骂将出来，气冲冲地前来助战，筱山见不是头路，抢着担子，挑了就跑，恁是跑得快，脚踝骨上早老大地着了一下捣衣棒，回家后足足痛了三日。这番得了横财，开的店铺子，恰在尤寡妇家的对门，五百年风流孽冤变成了望门对宇，毕竟筱山是有意，是无意，编书的也不必下什么断语，看书的自会明白。尤寡妇家里既不是重门深户，她又时时要上街买东西，每日里至少也要与筱山会面八九次。说也希奇，寡妇见了筱山，牙齿不咬了，却是瓠犀微启，面皮不绷了，却是桃靥生涡，从前举棒打人的尤老娘，更在筱山面前千官人、万官人，百般地陪话，说老身从前误犯了官人，老大的罪过，定要缩短十年阳寿，瞎却两只乌珠，罚在十九层地狱里受苦，五百年不得超生。一派夹七夹八的话，说得筱山前仇尽释，故态复萌。自古道，男想女，隔重山；女想男，隔层单。这么长，那么短，两口儿便成了夫妇。列位，这不是编书的贪懒，不肯多说，倘把这件事装头装尾，绘影绘声，做一篇吊膀子讲义，大约也可敷衍到一二万字，然而未免偏劳了排字的手续，肮脏了编书人的笔端，只好谨谢不敏，借着“这么长那么短”六个字，包括过去。从此尤寡妇家里，便成了筱山的外宅，编书的也不好唤他寡妇，只好唤他尤氏。筱山本是单身汉，现在上有老岳母，下有小孩子，中有标致浑家，三代同居，倒也不嫌寂寞。夫妇俩有说有笑，怪亲热的，自然不消说起。尤老娘得了发财女婿，睡梦里都要吃吃地笑。六岁孩子唤观保的，也晓得“踏上娘床便是爷”，亲爹爹、好爹爹的，

没口子混叫，筱山心里怎不欢喜。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筱山同尤氏成亲，本在十二月十五日，时光易过，一霎眼便是来年的正月十五日。这天，一是满月，二是佳节，筱山把店事安排好了，便办着筵席，在家里庆赏元宵。一家四口儿，在楼上传杯弄盏，从傍晚直饮到黄昏，还没罢休。谁知好事多磨，良宵易误，蓦听得门上蓬蓬的几声，筱山掌着灯，自去应门，一时乘着酒兴，也不问叩门的是谁，便拔去门闩呀的一声便开了。不开时万事全休，一开时目定口呆，几乎冷了半截。正是：

欢喜恐怖，都由心造；心苟不亏，何来懊恼。

第五回　觅夫君天涯地角　认姊妹人面兽心

章回小说，本有一种老腔调，逢着回尾，故意说几句惊人话，好使看书的看过前一回，便急忙接看下一回，说书的唤做卖关子，生意场里唤做招徕之道，原是牢不可破的习惯。编书的在上回结尾，说什么筱山目瞪口呆，冷了半截，也是不脱窠臼，未能免俗罢了。若说真个冷了半截，这句话就太觉含混，不合了事实。究竟冷的是上半截，是下半截，编书的没有说明，若说是上半截，筱山这时手里还掌着灯火，没有丢掉；若说是下半截，筱山这时还站在地上，没有栽倒。大凡体温一失，血脉立停，四肢百体，均失效力，冷到上半截，上半截便死了；冷了下半截，下半截便死了。筱山这时还能够掌着灯火，站立在地，足见冷了半截，全非事实，不过是一句形容过甚之词。倘给学究先生见了，便要揩着鼻尖，下两句评语道："目瞪口呆则有之，冷了半截则未也！"

列位，筱山目瞪口呆，究竟为着什么？自古道：日间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不吃惊。这敲门的人，倘在一个月前来到这里，筱山见了，便不惊惶失措到这般田地。原来筱山同尤氏没有成婚的当儿，尤氏问他可曾娶过妻子没有，筱山撒了一句谎道："有是有的，逃难时给长毛杀死了。"尤氏问他当真不当真，筱山道："有什么不当真，我曾在道旁收她的尸，掘个泥坎埋掉了，若有半句谎，嘴上害个大疔疮，舌头嚼得雪花般飞。"尤氏笑了一笑，也就信了。筱山心里以为许氏既经掠去，纵然不死，也未必再能相会，落

得说她被害了，免叫那尤氏心疑，不肯放胆嫁人。这夜正在兴会淋漓的喝那元宵酒，偏偏有人敲门，开门看时，只唤得一声“阿咦”。千不来，万不来，偏偏来了这人；早不来，迟不来，偏偏这时才来，胸头卜卜地几跳，嘴上虽没生疔疮，却是开口不得，舌头虽不曾嚼做雪花儿飞，却是挢舌不下。来人是谁？便是他发妻许氏。

许氏见了丈夫，一时悲喜交集，眼泪簌簌地滚下，满肚皮的话儿，不晓从哪一句说起，只问得一声道：“你还认得我么？”筱山呆呆地执着灯，似乎没有听得一般，许氏连问了两三声，才答得一句道：“你、你、你，还在世上么？”那时楼上的尤老娘，见女婿去开门，久不上楼，便乘着酒兴，格登登地下了扶梯，饧着两只醉眼，仔细看时，见女婿同一个三旬左右的妇人在门前白话，赶把这个妇人从上至下，从下至上，打量了几遍，见她面容憔悴，衣裳黯淡，算不得什么体面人物，但是耳上挂着光油油的珠环，手上戴着黄澄澄的金钏，料想不是等闲之辈，倘非金亲，定系银戚，连忙堆着笑脸说道：“贵客请到里面宽坐，待老身自来闭门。”说着便向筱山手里取了灯，呀的一声，门儿闭上，又落了闩。比及老娘回到客堂，却见方才的妇人，抱着他女婿的腰，一叠声地唤“我的亲夫”，老娘觉得诧异，也不及发话，赶快跑到楼上，报与女儿知晓，谁知跑到半楼，几乎与女儿撞个满怀。原来尤氏早在半楼梯偷听讲话，赶向老娘摇摇手，叫她不要多话，又把老娘手里的灯火熄灭了，娘女两个，同立半楼梯，侧着耳朵细听。只听得那妇人哭道：“自从那年被马队冲散了，我是一只没脚蟹，行不得一步半步的路，给他们捉住了，要死要活，都落在他人手里，我哪里做得丝毫的主。我不是贪恋着这条苦命，定要活在世上，都只为不曾访问得你一个下落，死活存亡，捉摸不定，我这条痴心，总巴望皇天见怜，让我早早跳出牢笼，管什么千山万水，总要觅见了你，仍在一块儿过活。我既这般想法，所以眼前受些羞辱，我也顾不得

许多，我虽住在别人家里，我哪一夜不与你梦里相会？”说到这里，凄惘凄惘地一阵哭，把以下的话儿，都塞住了。立在半楼梯的尤氏，恨得牙痒痒地，肚里自思，团团圆圆的元宵佳节，哪里来的哭丧鬼，在我家里挥洒这没志气的鼻涕眼泪，惹我性起时，老大耳刮子，打这婆娘出门去。又听得那妇人道：“你怎么没有一句话？想是伤心过分了，你别伤心，你再听我申诉。掳我去的贼人，却是忠王李秀成部下的将官，他得了我，待我也不错，整两黄金，给我使用，成疋锦缎，供我衣着，肥鱼大肉，尽我大嚼，只是我这一颗心，宛比放在荆棘堆里一般，怎及同你做家时，你卖冬菜，我做活计，粗茶淡饭，倒也无忧无虑……”楼梯上的尤氏，暗暗地骂道：“没长进的长毛婆，亏你不羞，却还说得嘴响。”在这当儿，楼上的小孩嚷道：“妈妈，猫来抢鱼吃了。”尤氏悄声儿关照老娘，赶快上楼去赶猫儿，伴孩子。老娘掌着已熄的灯，蹑着脚步，摸摸索索地上楼，这只雪里拖枪的狸奴，正抢着一个鱼头，躲在门角里吃，见人上楼，便一溜逃到床下，一壁儿大嚼，一壁儿呜呜地叫，老娘连骂了几声“该死的畜生”，自伴孩子吃酒，不在话下。尤氏经这一打搅，却有好几句话不曾入耳，再偷听时，那妇人道：“我这番脱了牢笼，便立志要觅得了你，图个下半世安乐日子，南京、苏州，哪一处不走遍，只探听不出你的下落，逢庙烧香，遇寺拜佛，香烛钱不晓得花了多少，各庙各寺院求的签诀，有的说夫妻会重逢，有的说夫妻不会见面，叠起来约莫一二寸厚，我都藏在身边，过一会子，一张一张给你看。后来到了无锡，正是皇天见怜，碰见了一位卖粽子的张小哥，偶然提及你，他道：‘卖冬菜的刘小三现在发了横财了，从前小子住在城隍山下，小三是个贴邻，朝夕总须见几回面，自从他做了财主，便搬到大街，开个京广货铺子，小子只是一世穷，却在这里卖粽子度日。”我得了这个消息，欢天喜地，便掏出几块银钱，重谢了张小哥，承他指引路程，

代唤船只，才寻到这里来，又恐觅不见你，先把包裹等件，寄在一家客店里，我却空身前来走一趟，皇天见怜，总算遂我心愿了。你又财多身壮，比从前气概了许多，从此两口儿无灾无晦，一辈子过那快活日子可好。”尤氏听到这里，一把无名火烘烘地冒出额门，便要赶下楼去，给些厉害手段，撵那婆娘出门。只在摩拳擦掌，准备发作，却听得筱山冷冷地说道：“你说两口儿同过快活日子，不晓得怎样过法？”那妇人道：“休说你现在得了横财，便是依旧两肩扛一嘴，靠这卖冬菜度日，我也可养活你下半世，包管你不愁穿着不愁吃。”尤氏在黑暗里把舌头一伸，私忖那婆娘却有些油水，亏我不曾卤莽，使出那厉害手段，没的财神菩萨跑上门，我倒恶狠狠赶她出去，想到这里，一腔无名火早打灭了，再向下听时，絮絮答答，都是筱山在那里告诉他业已娶妻，那妇人只是凄凄恻恻地哭。

尤氏想了一想，他们俩说岔了话，可不是仍须得我下去牵拢牵拢，当下整整衣，摸摸发，扭扭捏捏地走下这半只楼梯。这夜正是灯节，楼下本点着两支红烛，明晃晃地照着，筱山见尤氏出面，便讪着脸儿，做出贼人心虚的模样。尤氏径跑到许氏身边，做出满面笑容，曲着腰，撅着臀，拉着袖口，深深地福了几福，慌得许氏还礼不迭。筱山老着脸儿，两下里都介绍了，尤氏请许氏坐了，千姊姊长，万姊姊短，说了许多亲热话儿，回转头来，又把筱山埋怨了一番，说他太冒失，不曾打听得这位姊姊的确实下落，怎么便到我家里来求婚？许氏原是老实人，听了这话，悲痛早灭了五六分，筱山摸不着头脑，睁着两眼，只向尤氏呆看，不晓得她的葫芦里卖甚药。那时尤氏又央告许氏道：“姊姊你别烦恼，他做事果然不道地，但从前他与姊姊走散了，他也曾拚着性命，到各乡各镇去访问姊姊，后来不晓得他听了谁的谎告，说姊姊已有了三长两短，方才痛哭一声，死了这条心。比及娶了我过来，他常同我谈

起姊姊的恩情，眼泪也不知挥了多少。姊姊，皇天不负苦心人，你既然千辛万苦，跑到这里来，夫妇俩都见了面，从来客不僭主，新不问旧，你须是明媒正娶堂堂皇皇的刘筱山娘子，三个人抬不过一个理字，自然要让你正位中宫，我们老小三口，论理应该搬出。只恨木已成舟，我与筱山虽然一时冒失，却已做了一个月的夫妻，倘蒙姊姊放宽度量，容我们老小三口在这里吃些现成茶饭，便一辈子感激不尽。”说着，把手遮着眼，假意儿地挤眼泪。许氏心里委实过意不去，暗想天下有这般的贤慧妇人，又懂理，又服小，说出话来，记记敲在鼓当中，不落人褒贬，真是千中难选一，万中难得双，我有缘同她在一块儿住，多少总得她的帮助，也不枉我逢庙烧香，遇寺拜佛，伏着菩萨的灵感，毕竟得与好人相逢，我便不分大小，与他姊妹相称，同心合意，帮小三做家，有什么不可。想到这里，便拉着尤氏的手，一是一，二是二，把肚肠里的话，都倒了出来。尤氏装出感激涕零的模样，说要趁着元宵的蜡烛，在客堂里拜把子认姊妹。许氏十分欢喜，满口应承。尤氏推说上楼去取毡单，便在老娘耳边絮絮的说了许多话，老娘点点头，说道：“难得你想得周到。”尤氏便在房里取了红毡单，匆匆地下楼拜把子。许氏长尤氏六岁，自然许氏是姊姊，尤氏是妹妹。筱山在旁，只是痴看，料想尤氏玲珑剔透，必有一番用意。楼头的老娘，先把猫儿关闭在房里，搀着孩子，也到楼下来相见。那时许氏拜干娘，孩子认妈妈，红毡单上，一阵乱拜，尤氏在旁，抿着嘴吃吃地笑，许氏心里，欢喜得什么似的，真个是一场泪雨，化作笑风，几朵愁云，幻成瑞霭。

拜见已罢，便同到楼头去饮酒，重整杯盘，加添筷箸，尤氏会做人情，亲到厨房里面，烹调几样可口的东西，算做接风筵席。筱山得着当儿，跟屁股跑到厨房里，忙问尤氏什么用意，尤氏颠颠眉，霎霎眼，不慌不忙，拖筱山到门角里，咬了一会子的耳朵，传

授了女军师的锦囊妙计，说得筱山心悦诚服，深深地作了一个揖，说道："家有贤妻，真是个表壮不如里壮。"说毕，上楼就座。那时尤老娘正同许氏谈得起劲，老娘本是积世的虔婆，蜜做嘴唇糖做舌，干女儿长，干女儿短，絮絮叨叨，不曾停过嘴，委实是一百个肉麻，十二分亲热。筱山也把别后的情形，一桩一桩地动问，不似方才冰冷的样子。厨下的尤氏，搬着几色新添的菜肴，兴匆匆地上楼。那时席上五个人，个个满怀欢喜。许氏心里，因他们一见如故，都把真心相待，怎么不欢喜？尤氏娘女同着筱山，通同设计，见许氏果然钻入圈套，怎么不欢喜？七岁小孩懂不得什么，大人欢喜，他也陪着欢喜，况且蓦地里又添出了一个妈妈，怎么不欢喜？然而五个人以外，还有不欢喜的，还有老大失望的。列位试猜是谁？便是方才抢鱼吃的这只雪里拖枪的猫儿。它犯了攫物的罪名，才受了两点钟的拘刑，外面吃得饕天餮地，碗响盆鸣，它关闭在房内，嗅得着，吃不着，只是"娘乎""娘乎"地叫，实做了鱼儿挂臭，它儿叫瘦。直到少顷席散，推开房门，它才恢复自由。编书的一经交代，便不再叙，免把无关紧要的事多占篇幅。

且说酒阑席散，时已不早，尤氏让出正房，叫筱山同许氏安卧，自己带了孩子，到老娘房里去睡。一宿无话，再宿、三宿，仍没有话。到了第四天，筱山一早便出门，似有什么紧要事似的。许氏梳洗方毕，尤氏在楼下高唤道："姊姊快来，有人在门前找你。"许氏急匆匆地走下，问道："谁来找我？"尤氏道："你出门便知分晓。"许氏不知就里，跨出门前，东瞧西望，不见有什么熟人，正自诧异，冷不备尤氏从背后掩上来，一把揪住发髻，高声大喝道："东邻西舍，快来看这没廉耻的贼婆！"这几句话，直吓得许氏面如土色。正是：

蛇儿之口，蜂尾之针，两者不毒，毒在妇心。

第六回　激众怒信口开河
抱奇冤走投无路

许氏慌慌张张地说道:“妹妹,你做什么?”尤氏喝道:“贼婆,谁是你妹妹!”“拍拍!”列位,这“拍拍”两字怎么讲?不消说得,便是老大的耳刮子了。……“啊呀,你……”“你什么?”“拍拍拍……”“你你你你……”“拍拍拍拍……”尤氏拍灰似的一叠手拍了十六拍,拍得许氏两腮都肿,鲜红的鼻衄,都流了出来,头上青丝披散满肩,一时气得说不出话,号啕痛哭,自悔落了毒妇的圈套。这条街上,来往的人又多,一齐钉住了脚,来瞧热闹,黑压压的把街都挤断了,东邻西舍听得叫唤,也都捱入人丛里,把两边劝开了,动问启衅缘由。尤氏拍得手掌都疼,落得暂时歇手,嘴里仍是贼婆长,毛婆短,流水般地叫骂,许氏坐在阶石上,捧着两片肿腮,呼天抢地地哭。众邻舍仔细看时,又都不认识她,大家很觉奇怪。原来那天许氏上门,已是黑夜,后来又被尤氏娘女,花言巧语,绊住了脚,所以不曾与众邻舍会过一面,要是与众邻舍会过一面,大家明白其中的委曲,或者还有些公论,可怜许氏是个镇江人,又是初次到杭州,说些话儿,都是土白,大家不大理会得,更兼气得昏了,明明理直气壮,她竟呐呐不能出口,众邻舍不明不白,宛比丈二长的和尚一时摸不着头脑。在这当儿,老奸巨猾的尤老娘跑到门前,指手划脚,告诉众邻舍道:“诸位伯伯、叔叔、嫂子、婶子,老身活了五十多岁,眼睛里瞧见的人物千奇百怪,五光十色,也说不尽许多,从来没瞧见这般十恶不赦狠心辣手的婆

娘，说出来，只怕诸位听了也要动怒。”又把许氏一指道：“诸位邻舍，这婆娘便是刘官人的前妻，从前刘官人待她很不薄，谁知她不怀好意，口吃南朝饭，心向北朝人，偷鸡摸狗，哪一桩事不做到。刘官人是个正人君子，凡事总忍耐几分，打落门牙和血吞，从来不会与她破过口，谁知这婆娘贼心不改，胆子比磨盘还大，长毛到镇江的一年，大小人家都忙着要逃难，她竟瞒着官人，暗地里收拾细软，一个儿逃之夭夭，风筝断了线似的，永不回来。比及镇江已破，官人从虎口里逃出，待要避到乡间，保全这条性命，谁知走不到三里路，斜刺里冲出一队贼兵，拦住去路，官人躲避不及，只得跪在地上，连喊饶命。为头的长毛，黄袍黄鞋黄扎额，满身都是黄色，他见了官人这般可怜模样，强盗发善心，竟把官人释放了。谁知旁边钻出一个女长毛，红袍红鞋红扎额，满身都是红色，她却撺掇黄长毛，要把官人杀害。黄长毛执意不肯，红长毛大怒道：‘纵不把他杀掉，也要打他一个半死！’便唤手下小长毛，把官人拖翻在地，一顿毒打，打得奄奄一息，才把官人拖在田沟里，他们一窝蜂地走了。诸位高邻，这红长毛不是别人，便是这十恶不赦狠心辣手的婆娘！”

说到这里，听得人丛里一叠声地唤“岂有此理”，众人睁眼看时，只见邻舍里面挤出一位白发老者，年纪约莫六十有余，只因听了老娘的诉说，惹得他气满胸脯，颔下白须，吹得同江上芦花一般，一壁儿透气，一壁儿骂道：“端的岂有此理，委实岂有此理！天下竟有这般蛇蝎心肠的贼婆，该打该打，一百个该打。”嘴里说着，手里抡动长旱烟袋，竟向许氏头上打来，不偏不倚，额上打一个着，蓦地里一道金光，许氏头上跳起一件法宝，铛的一声，堕落在阶石上，引得众人一齐注目。原来这老人用力过猛，把铜质的烟头都打掉了，这烟袋头，又是新抽过烟，烫得同烙铁似的，可怜许氏吃了这一下痛苦，额上早起了一个焦块。老人自向阶下拾烟

袋头，拾到手时，重又丢下，赶把袖子衬了，方才拾起，肚里寻思：这一下打得忒鲁莽，吾不过凭着一面之词，怎便这般没涵养？想到这里，胸头的气都平了，站在旁边，却不再打。许氏带哭带诉道："这些没来由的话，都是凭空捏造，真正冤枉煞人。他们设了毒计，做就了圈套，我有……"话没说完，尤氏高声骂道："长毛婆，你有什么？"拍拍两下耳刮子，又把许氏的话打断了。

尤氏抢一步上前，告诉众人道："方才我娘的话尚没讲完，待我接续讲罢。我丈夫遭那贼婆一顿恶打，险些儿送了性命，贼人去后，丈夫生怕她再来寻觅，便熬着疼痛，从田沟里爬了起来，才爬上岸，远远地又听得有喊杀声音，一时慌了手脚，便在道旁破棺材里权躲一躲。果然这贼婆领着三四十个小长毛，执着长枪短剑，沿着田沟，搜寻剔找了一会子，几乎把这条田沟都翻了一个身。后来瞧见破棺材，老大地起了疑心，首先执着明晃晃的快刀，想把棺盖挑开，瞧视一个明白……"

众人听了，一大半的人都吐出了舌头，还有一小半的人却在肚里打量，筱山既然躲在棺材里，怎能晓得贼婆手下的人数，并且怎能晓得贼婆肚里的念头？情节不符，却是老大的破绽。

"……丈夫听得脚步声，便想此番性命休矣，一定断送在贼婆手里，顿时存了绝望，伸着脖子专等她一刀劈下，好到阎罗大王案前去告状。这破棺盖原没有许多分量，被这贼婆一挑，竟挑开了，毕竟皇天有眼，不肯亏负好心人，霎时间棺材里面刮起一阵怪风，吹得飞沙走石，地黑天昏，才把这一干贼人吓退了。救苦救难的佛菩萨，救得我丈夫一命……"

这些婆婆妈妈听了，都一叠声地念那阿弥陀佛，但是方才打人的老先生听了这话，倒反疑惑起来，怎么尤氏讲的话，活像水浒传中回道村故事，看来事有蹊跷，方才当头一棒，只怕误打了人。

“……昨天丈夫从店里回家，正是吃夜饭的当儿，这贼婆却又寻将前来。丈夫不记前仇，留她在家，备了酒肴请她，这贼婆已三天不曾饱食，狼吞虎咽了一会子，吃得碗盏同狗舔一般。原来贼婆所嫁的长毛，已被官兵打死，贼婆平日帮着长毛杀人放火，什么事不做到，官兵不肯轻饶她，出了大大的赏格，绘影图形，定要捉她到案，办一个死罪。这贼婆得了消息，野鸡藏着头的，不敢出面，东奔西窜，逃到杭州，不晓得哪个耳报神，生着这空闲舌头，却把丈夫所住的地址向她说了，她寻见了我的丈夫，眼睛睁得乌鸡似的，依然不怀好意，吃完了饭，她便狮子大开口，要硬借三千两银子，才肯动身。可怜丈夫开得一个小铺子，怎便有许多钱给她，几番把苦衷告诉她，我们娘女俩也帮着相劝，这贼婆都不理会，从半夜直闹到天明，只是要坐索三千银两，说道：倘有丝毫短欠，她有本领去招集手下小长毛，前来打我们的店，烧我们的房，剥我们的皮，抽我们的筋。丈夫吃她威吓，清早便出门躲避。这贼婆却来与我缠绕，定要从我手里交出我的丈夫，交出十足的三千银两。列位，这贼婆可恶不可恶？该打不该打？长毛世界，怕她是个贼婆，清平世界，却不怕她是个贼婆，所以特地扭她到门前，请列位评个曲直。”

众人听了这一篇捣鬼的话，都把许氏恨得牙痒痒的，只因打店烧房，须要累及乡邻，一经尤氏挑拨，实在可以激动众怒，也有少数的人，见许氏这般可怜模样，不像会干杀人放火的事，然而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尤氏终是乡邻，许氏终是外路人，谁肯替那素昧平生的代抱不平？当下七手八脚，都帮着尤氏娘女，催迫许氏走路。许氏哭道：“列位要我走，我也肯走，似这般人面兽心的，我本不愿意与他们同住，但是我有黄豆粗的珍珠一百三十八粒，红宝石三十二块，黄金首饰十件，都交给在筱山手里，今晨起身时，这婆娘推说出门吃喜酒，又把我的珠环金钏都借了去，

他们快把这几件东西交还了我，从今以后便一辈子不上他们的门。”尤氏啐了一口道：“活见你的鬼！你上门时，只有两个衣包，从一家小客店里送来，谁见你的珍珠首饰？你是左手交给我们的，还是右手交给我们的？我们是左手接受你的，还是右手接受你的？可有什么收据，落在你手里？开了天窗说亮话，你不妨把真凭实据，呈请列位公断。老娘虽是一个女流，却公平正直，不会阴谋诡计，生平做事，摊得开，卷得拢，不像你这贼婆娘，硬要人三千银两，人家不肯出，你又使出这条毒计，什么金珠宝贝，信口开河，只管混说。你在粪坑里照照你这副尊容，可像有什么金珠宝贝。便是说混话，也须有些分寸。似这般大吹大放，怕不把下颏都掉了下来。你倒不说有沈万三的聚宝盆，财神菩萨的摇钱树，存放在我们家里。”说着，又连连唾了几口涎沫。那尤老娘又把许氏的两个衣服包，蓬蓬两声，丢在街上，口里骂道：“贼婆娘快快滚罢。”当下本地的保正，又执着一根藤条，从人丛插身进来，硬逼许氏上路。许氏哀哀啼啼不肯走，保正手里的藤条，雨点也似打来。许氏道：“还我金珠首饰，立刻上路。”保正道：“走，还敢说金珠首饰，休说你没有这东西，便是有了，也是个贼脏，本县大老爷现正缉拿贼党，捉到了，加等治罪，你不好好儿回去，我送你到县衙门里，一刀砍掉了，休得怨我。”众人又随声附和道：“保正老爷说的是好话，你还是走的便宜。千不是，万不是，总是做了长毛婆的不是，你赖着不走，休说筱山夫妻不答应，我们做邻居的也不答应。真个解到县里砍掉了，凭你怎样厉害，再不会长出第二个头颅。”许氏没奈何，只得号啕痛哭着走了。俗语道，物离乡贵，人离乡贱。许氏只为是异乡人，才吃了尤氏的亏，临走时，指着尤氏骂道：“你这恶毒妇人，天理难容，管教你不得好死！”又高唤着筱山的名字道：“你这负心汉，我一辈子忘不了你！”说着，已走得远了。

许氏一走，路上的人都散了。这保正走到巷口茶寮内，寻见筱山，便把许氏已走的话，告他知晓，却重重地得了一注酬劳。原来筱山清晨出门，便是去找保正，说赶去了许氏，自当不惜重谢，他只在茶寮里等信。这时得了信息，还过茶钱，别过保正，欢天喜地的回家，把许多金珠首饰看了又看，相了又相，夫妇俩扯开笑口，半晌合不拢来。不知趣的观保，偏问新来的妈妈哪里去了，尤氏忙掩住观保的口道："以后不许再说这话，说了，天上起个大霹雳，把你活活打死，门前来只饿大虫，把你活活咬死。"小孩子听了害怕，便不敢再说新来的妈妈了。筱山见尤氏这番设计，神妙不测，水到渠成，真个是穿裙诸葛亮，裹脚刘伯温，暗想有了这位贤内助，一辈子不吃人的亏，比着懦弱无能的许氏，自有霄壤之隔。当时爱到十二分，敬到十二分，自然也要惧到十二分，事无钜细，都要请令施行。依着筱山的心里，便要买些田产，造些房屋，多开几个铺子，把局面扩充一番。尤氏道："且慢且慢，现在铺张起来，要惹人家议论，见得干没贼婆的金珠首饰，却是千真万确。你要置产，须得等过两三年再说。"筱山听了，自把置产一事，暂时搁起。

韶光荏苒，倏已三年。这天，筱山正坐在店堂内检查帐目，忽见外面走进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身上衣服，很觉体面，见着筱山，把手一拱道："筱山兄，多年不见了。"筱山还礼不迭，细看来人，好生面熟，只是叫不出名字。那人笑道："筱山兄，贵人多忘，连我都不认识了。"筱山仔细一想，方才想出那人的姓名，不觉耳红面赤起来。正是：

方寸灵台，黝如漆室；发见天良，电光一瞥。

第七回　访旧友试尝碧螺茗　闻妙香静证木犀禅

筱山道:“你莫非是旧时邻舍张小哥?”小哥点点头道:“难得你还认识我。”筱山蓦然想起三年前许氏寻到杭州,都是小哥指引,我既干没了许氏的财物,还把她驱逐出门,倘若小哥问及,怎生对答?想到这里,面部热烘烘,挂出两扇惭愧的招牌。亏得小哥不注意,说了几句怎样得意怎样发财的套语,筱山方才心定,请小哥到店堂里面,分宾主坐下。筱山见他衣冠楚楚,比着从前,体面了许多,笑问道:“老兄气色很好,想这几年来一定交了好运。”小哥道:“总算天不亏人,我自从回了无锡,初时也不过靠做小贩度日,后来碰见了一位亲戚,蒙他竭力提拔,在那生意场中混了几年,虽没有筱山兄这般得意,却也积蓄了几个钱。这回重到杭州,一来探望探望旧时乡邻,二来想在这里采办几件货物。但我离了杭州已有三四年,市面情形不大熟悉,筱山兄倘有闲暇,同去走走,免得成交的时候,吃他们的暗亏。”筱山满口子的答应道:“理当效劳,理当效劳。这里市面情形,还算熟悉,经我提拣的货件,包管老兄不吃亏。讲到生意场中的规矩,凡是经手的货件,照例须扣些回佣,但我与老兄,是素来要好的邻舍,这些上面,都不计较。”小哥道:“筱山兄肯相助一臂,真是感激不尽。亲兄弟,明算帐,有例不可灭,无例不可增,既然劳动了筱山兄,这些应有的酬功,自然要竭力孝敬。”筱山假意儿客气了一会子,又唤小伙计送茶送烟,又问些采办货件的花样名目,谈谈说说,莫

逆异常。

谈论中间，小哥偶然问及筱山的宝眷，筱山含糊答应道："有了家室，已有多年了。"忽见小哥仰着脑袋，似乎在脑海里搜寻什么故事，隔了片刻，却把手掌一拍道："筱山兄，提起宝眷，我却想起一桩事来了。"筱山听着，心窝里卜卜儿跳。小哥道："提起这事，我当时实在粗忽，实在对不起你，到了今朝，还是老大地懊悔。"筱山听这口风，不像是来寻瘢索玷的，一寸心头，早已吃了三分定神丹，两粒安心丸，忙装着笑脸问道："老兄说的是怎么一件事？"小哥抡着三个指头儿道："提起这事，早已隔着三年有零了。记得那一年的正月里，我在无锡，靠着小贩混饭吃，尚没交着好运，无意中碰见一个妇人，正在那里打听你的下落。是我一时嘴快，开口见喉咙，竟把你的住址告诉了她。这妇人说是你的妻子，千里迢迢，专来寻你，她又央我指导路程，叫唤船只，竟一路向杭州去了。去后我却老大地懊悔，向人打听这妇人的来历，有人告我，说她曾做过几年贼婆，我听了几乎要把自己的嘴巴痛打一百下，做贼婆的，哪里有什么真话，哪里存什么好心，眼见得不是你的嫂子，她来寻你，只怕是来讹诈。筱山兄，这妇人到过府上没有？"筱山搭讪着道："她虽不是我的妻子，却与我有些瓜葛，三年前来到我家，我留她一夜，周济她一百块钱，她方才千恩万谢地别去。"小哥道："啊呀，我真个没见识，多讲了一句话，累你破费了一百块钱。千不好，万不好，都是我的嘴巴不好，费你一百块钱，该打嘴巴一下，费你一百块钱，不多不少，不折不扣，委实该打嘴巴一百下。"这几句话引得筱山也笑了。

说些别话，敷衍了一会，小哥拉他同去看货，筱山欣然乐从。推推让让，跨出店门，在这当儿，对面楼窗里发出一种清脆声音道："你到哪里去，怎不向我通知一声？"筱山立时钉住了脚，仰着脑袋儿说道："今天到了一位从前的乡邻，特来杭州采办东西，约

我同去看货。”楼头的尤氏，俯着窗槛，把小哥打量了几遍，便道：“且慢，这几年来，从未见这位先生上过门，你又事忙，店堂里不得分身，这位先生要办东西，你便差一个伙计同去也使得。”这时小哥跑到筱山身边，咕哝了一句，筱山点点头儿，小哥赶忙整整冠，拂拂袖，对着楼窗唱了一个格外道地的喏，恭恭敬敬地唤了一声嫂子，说：“小可无事不登三宝殿，只因来到贵处采办货物，小可自恨不在行，素来佩服筱山兄是天字第一号的好眼光，屈他同去走一遭，多则一时，少则片刻，决不耽误号里的事务。应有劳金，自然照例奉纳。”尤氏听得劳金两个字，一时乱了主意，便道：“叔叔，这值得什么，怎好教叔叔破费。叔叔尊姓大名，尚没请教。”小哥道：“小可便是张小哥。”这张小哥三个字飞到妇人耳朵里，觉得很熟，只是一时想不出，筱山正待告诉他，却被小哥催着便走。

妇人俯在窗槛上，支着颐，小指儿剔着牙，良久良久，只把张小哥三个字搜肠刮肺地想，蓦然间心头一跳，竟被她想得了，暗暗说声不好，记得三年前许氏前来觅夫，曾说多亏张小哥指引，今天小哥到来，多半不怀好意，莫非替那贼婆报仇，推说拉丈夫去看货，却到热闹场里，揭我丈夫的痛疮，削我丈夫的面皮？想到这里，愈想愈怕，便挪动两只金莲，飞也似的赶下楼梯，跑到对门店里，调兵遣将，把三五个伙计，差得慌了手脚，叫他们赶快出门，分路寻觅，只拣热闹地方，店铺行栈的所在，去追筱山回来，遇见了他，只说家里有紧要事情，拖了他便转身，火速火速，不得有误。伙计们不晓得她葫芦里卖甚药，只为老板娘娘是个泼辣货，令出便行，怎敢怠慢，自然奉了令，依计行事。比及寻觅不着，白白地跑了一趟，还要受老板娘娘许多辱骂。编书的预先表明，便不再提。

却说小哥同筱山出了大门，向东转弯，迎面一个茶寮，茶烟

缭绕，人语喧闹，生涯很不寂寞。小哥道："今天多跑了几里路，且到里面休息片刻也好。"筱山诺诺连声，陪着小哥，同进茶寮，走不到几步路，小哥道："筱山兄，请先泡茶坐定，吾到外边解手去，少停便来。"说着，急匆匆地转身走了。筱山不在意，自向里边拣副座头，唤茶博士泡一壶碧螺春茗，安设两只茶杯，虚左以待，专候小哥来谈话。这茶寮的茶客，大半都是熟人，筱山那时却是招呼不迭，隔座的白须老人，握着长旱烟袋，也与筱山随意攀谈。茶博士巴结财主，泡着一壶上好的洞庭碧螺春，酽酽地倒在茶杯内，茶香四溢，沁人心脾。在这当儿，小哥早已匆匆地走来，踏进茶寮，便唤茶博士来取茶钱，筱山赶忙离座说道："茶尚没饮一杯，哪有先还茶钱的理。况且老兄光顾敝处，这一壶粗茶，理该算我的，万万不能破老兄的宝钞。"小哥哪里肯依，握着一个白手帕包，定要还钞。筱山来抢时，小哥已把白帕解开，像要付钱的模样，筱山道："区区小东道，你竟不肯赏我的脸，哈哈，……"列位，这哈哈两个字，都是开口呼的喉音，筱山须得扯开了嘴，才能道这两个字，说时迟，那时快，小哥赶在白手帕里，掏出一卷油纸包裹的东西，形似放大的雪茄烟，乘着筱山哈哈的当儿，出其不意，向他嘴里用力一塞，足足塞进了三寸，还有一寸撑出在嘴唇外面。筱山觉得不妙，赶把这东西吐掉了，然而喉间舌上，早已沾受了许多实惠，正待拖住小哥，同他理论，哪晓得连打几个恶心，肠胃里面闹得天翻地覆，一阵哇哇的声响，翻肠倒胃地呕吐起来，荤的素的，黄的白的，黏黏地吐了一大堆。原来小哥解手的当儿，取出预备的油纸，在粪窖子里捡起一段肥料，封裹得雪茄烟一般，又把手帕包了，假做抢还茶钱，却教筱山领略异味，应了一句"闻木犀香否"的禅语。那时许多茶客，闻此妙香，人人捏着鼻子，都揣摸不出什么道理。筱山只叫茶博士看住了小哥，不要放走了，自去取了清水漱口，漱了又漱，忍不住哇哇地要吐，肠胃里恰

似抄家一般，抄得锱铢不留，丝毫无剩。

小哥道："谁说我要走，走了便不是张小哥。今天当着列位面前，辨一辨是非，分一分皂白。若说是筱山错的，给他吃些脏东西，还便宜了他；若说是我张小哥错的，要杀要剐，全凭列位公断，我张小哥誓不皱眉。列位的良心便是天秤，牙齿便是界石，判断的话，决不会偏重偏轻。"筱山涨红了脸，一壁儿哇哇，一壁儿摇着手道："别听他，他都是混话。"那时许多茶客，都环绕了小哥听他发话，茶博士倒抽一口气，自认年灾月晦，一手捏着鼻子，一手把地上脏东西，连同筱山嘴里呕出的，都扫去了，便即插身人里，听小哥讲话。筱山急得什么似的，却又没法去箝住小哥的舌头。小哥朗朗地说道："我张小哥虽是一个做小贩的，却是顶天立地，斩钉截铁，生平不干一桩亏心事，不说一句昧良话，今天当着列位的面前，把这狼心狗肺的财主，暗地里干的伤天害理的勾当，和盘托出，翻转叉袋儿，抖一抖底……"筱山顾不得什么，钻入人丛里，嘴里嚷道："我与你到公堂相会。"尽着这个头颅，拚命似地向小哥肚皮撞去，毕竟人多手快，把筱山拦住了，都说："筱山先生，你着急什么，他要讲，由他，信不信，由我们，有理无理，出在众人嘴里，你要同他打官司，讲过了再打，也不为迟。你且在这里看住了他，休让他逃走了，我们却不能担这干系。"筱山这时听也不好，不听也不好，走也不好，不走也不好，只少一个地洞，把身子藏了。原来这几年来筱山的金钱一天一天地富厚，筱山的邻谊却一天一天地薄弱。三年前，众邻舍帮他撵逐许氏，他也不曾请过一席酒，说过一句感谢话，众人因此恨他，平日里奈何他不得，今日借这题目，落得把他捉弄捉弄。小哥道："瓶口塞得住，人口塞不住，你便把我的肚皮撞做一个窟窿，我这满肚皮的话，也会从窟窿里泻将出来。列位，这卖冬菜的贼子，怎会一朝交着好运？小子从前住在城隍山时，早听得纷纷议论，多说他掘得了

藏金。列位，藏金不藏金，横竖有他的福命，小子也不管他，最可恨的，便是他干没了发妻的金珠宝贝，还要恶狠狠把发妻打走了，害得她忧忧郁郁，一命呜呼。"说到这里，努着眼，向筱山瞅了一瞅，筱山却别转头去，逃避小哥的眼锋。

众人里有一位吸旱烟的白须老人，插嘴问道："这桩事你怎能知晓？"小哥道："老伯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瞒得本地邻舍，却瞒不得我张小哥。记得三年前，他的发妻许氏，沿途寻他，小子一时嘴快，却把这贼子的住址，一一告诉了，许氏便寻向杭州去。去后，也不曾有什么消息，小子自肚里打算他们逃散的夫妻，重又完聚，真是天大一桩喜事。谁料那年四月里，小子有事路过北塘，蓦地里降了一阵急雨，小子就近地庵堂里躲雨，却见一个病恹恹惨凄凄的尼姑，觉得面熟，比及问起，便是这个沿途寻夫的许氏。小子十分奇怪，好好的到杭州寻夫，怎么却在这里落发做尼姑？许氏便左一把鼻涕，右一把眼泪，呜呜咽咽，带哭带诉，把那元宵怎样遇见筱山，怎样同尤氏拜姊妹，怎样老虔婆认干女，小观保拜妈妈，怎样筱山在房里甜言蜜语，骗她的金饰，怎样尤氏赚她出门，百般谎话，百般恶打，怎样被保正逼走了，弄得冤愤连天，走投无路，幸亏棉袄里面还藏着几两金叶，没有被他们骗去，便变换了钱，没好气地充做剃度费用，在这里落发做尼姑。小子听着，才晓得这贼子人面兽心，当下安慰了许氏一番话，雨已停了，小子匆匆别去。过了半个月，小子忙里偷闲，到庵里探问许氏，据佛婆说，许氏已忧郁身故，草草地埋葬在庵后，小子老大地懊悔，当时不该多说一句话，断送了许氏的一命。……"话没说完，蓦见人丛里舞出一根旱烟袋，照着筱山的额上，呼呼两下，方才那位老者，白须又吹得似芦花一般喝道："老夫在三年前，误听了老虔婆的话，热烟袋头屈打了好人，今天也叫你尝尝这滋味。"大家都拍手道："打得好，打得好！"筱山见众怒难犯，抱着

头，一溜烟地走了。小哥又道："小子与许氏非亲非戚，相见不过两面，只因旁观不平，便立志要替她出一口恶气，又因这贼子做了财主，小子却仍是个小贩，轻易地访他，恐怕他不来理会，因把卖粽子赚得的钱，竭力积蓄，积了两年八个月，才买了这套行头，充一个体面的生意人，诱他出来讲话，才把这口恶气出了。"那时许多茶客，都称赞他的豪侠，小哥也不稽留，付了茶钱，扬长而去，仍到无锡做小贩，不在话下。

经这一闹，这"木犀财主"的诨名，传遍了一个杭州城。筱山哪里有颜面见人，亏得在这里不曾置产，便收了店，挈了家眷，搬到上海，一住竟住了十年。编书的说得慢时，一席话分做几回；说得快时，十年事包括一句。正是：

要长便长，要短便短；权非我操，操于斑管。

第八回　拜金钱幼童屈膝　送寿联妙语解颐

看书的道，你真个把十年历史，一句包括了，照此比例，一部二百四十余年的《春秋》，只消二十四句可包括了，一部一千余年的《资治通鉴》，只消一百多句可包括了，快却是个真快，略也未免太略。……列位，在下曾经表明，趁着伍青岩没有开馆，抽个空闲，把富翁的家世一叙。从第四回起，都是文法里面的补笔，倘然十回二十回的补叙下去，喧宾夺主，不但违犯了文章的规范，并且这位三好先生伍青岩，眼巴巴地想吃开馆酒，在下却把补笔来敷衍，岂不使伍青岩大大地失望。有此两层缘故，在下只得在砚台上筑起轨道，笔头上开足快车，逢着紧要地方，照例须得停车，其余没关紧要的地方，只得飞也似的过去。话虽如此，一句话包括十年事，毕竟包括不来，这十年里的情形，须得说个概略。

筱山搬到上海以后，产业日见发达，身体却日见衰弱，十年以内，又不曾添得一男半女，却喜观保日渐长大，受他老子娘的渐渍熏染，不知不觉，也成了一个精明干练的资本家。筱山搬家时，尚在前清同治初年，上海同杭州，虽然相距不远，但是不似今日的便利，信息不似今日的灵通，休说沪杭铁路四个字，这时还梦想不到，便是资格最老出版最早的《申报》，这时也不曾发起，所以筱山的"木犀财主"诨号，在杭州时，叫得沸响，一经搬到上海，便即寂寂无声。适值军兴以来，政费竭蹶，鬻爵卖官，大开捷径，筱山破费几个造孽钱，买一个六品职衔，解解秽气，居然大模

大样，混在绅衿里面，矗着鸽卵般的预见，拖着松毛般的翎儿，就这外貌而论，只道他是金马门下的贵人，谁知他是木犀香里的财主。观保向来跟着亲娘，是姓尤，现在跟着晚爷，便姓刘，好在尤字刘字，都在下平声十一尤韵，音韵家论起来，分明是个叠韵。尤老娘得着富贵女婿，心广体胖，论理应该多活几岁，可惜她没福享受，搬到上海一年，她便得病身亡，正应着缩短十年阳寿的一句话，但不知可曾在十九层地狱里受苦，恍惚渺茫，却是无从证实。观保在十六岁上便娶了妻，妻子姓柳，也是小康人家的女儿，伶俐乖巧，鉴貌辨色，筱山夫妻俩异常得意。到了来年，柳氏便产生一个肥胖孩儿，取名邦平。这个邦平，便是本书第一回所说的富翁，也是第二回所说的刘剥皮。原来邦平成人以后，异常精刻，异常吝啬，人家便不叫他邦平，却剥皮剥皮地 混叫，音韵家论起来，邦剥是双声，皮平也是双声，邦平变了剥皮，却合了双声的作用。这些都是后话，若论那时，邦平正在牙牙学语的当儿，编书的只好叫他邦平，不好叫他剥皮。筱山夫妇都不满四十岁年纪，筱山三十九岁，尤氏三十六岁，却已有了孙儿，一门三代，有什么不欢喜。然而千欢喜，万欢喜，却有一桩事大不欢喜。怎么大不欢喜？便是阎罗老子不容筱山欢喜。邦平上半年出世，筱山下半年得病，得的病症，却是一个大大的背疽，什么中医西医都请过，只是束手无策，“无药可延财主命”，足足号呼了七昼夜，竟脱离尘世而去，一切殡葬排场，铺张扬厉，不消说得。筱山在世的时候，尤氏本掌着重权，现在筱山死了，益发惟我独尊。当时虽是个再醮之妇，现在受了六品冠诰，享着巨万家私，有儿有媳有孙，这“再醮”两个字，自然不成问题。话虽如此，毕竟尤氏心里，可有什么伤春的感想，闺房里面，可有什么暧昧的事情，编书的既不必曲为回护，也不必过于罗织，只说一句“不知道”就是了。这些事情，便是十年以内的概略。

却说时光荏苒，邦平早已五岁，童幼无知，天真烂漫，却有一种先天带来的特性，见着银钱，嘻嘻地扯开一张小嘴，半晌合不拢来，乳妈摸熟了他的性子，遇着他啼哭时，从袋里摸出几个钱给他，便立止了哭声，眼泪没有干，早满面起了笑容，把几个钱闻闻嗅嗅，摸摸弄弄，算是天字第一号的恩物。人家小孩玩耍，无非“齐泥模”等游戏，邦平玩耍时，只把铜钱来玩弄，那时没有铜元，只有外圆内方的铜钱，种类却也很多，有当百钱、当五十钱、当十钱种种名目，邦平便一个一个地陈设起来，仿佛开了“制钱陈列会”，还要屈着膝，合着掌，向那铜钱磕头礼拜，嘴里唤几声铜钱天尊，铜钱王菩萨，引得他老子娘格格地笑，说这个小儿，真是财神菩萨的信徒，招财童子的化身。祖母尤氏，把邦平揽在怀里，说这么大的年纪，便晓得爱惜金钱，长大起来，怕不强爷胜祖。说到这里，便没口子地心儿肚儿宝贝儿混叫了一会子。邦平倚在祖母怀里，仰着脸，睁着两只小眼睛，骨碌骨碌地转了多时，忽然问出一怪话道：“婆婆，铜钱可吃得么？”尤氏笑道：“乖乖，怪冷怪硬的东西，怎便可以吃得。”邦平呆想了一会子，便低低多多，雏鸟翻舌般地说道：“可惜铜钱吃不得，铜钱吃得，宝宝便要吃铜钱。铜钱吃在肚里，婆婆抢不得，爹爹妈妈偷不得。鱼儿肉儿都不好吃，只有铜钱好吃。”这几句话不打紧，早把众人引得哄堂大笑，观保笑得格格格，柳氏笑得呷呷呷，乳妈笑出了几滴眼泪，小丫头笑得弯着腰，只把手来拍腿，尤氏推开了邦平，两手捧着肚子，嘴里唷唷唷，笑得说不出话，隔了片晌，才回转一口气，指着邦平，假意儿骂道：“你这小猴子，专会引人发笑，笑得婆婆的肚子都痛，你还不替婆婆揉肚。”邦平听着，张着两只小手，真个来替尤氏揉肚，尤氏道：“被你揉得怪痒的，不要你揉了，你同乳妈到外边玩玩去。”乳妈听得老太太吩咐怎敢怠慢，便收拾了大小铜钱，携着邦平到外边去，按下慢提。

观保抡着指头儿说道："四月十六日是娘的四旬寿诞，距着今朝不到十天。我家自老子死后，长久不曾干什么兴会事，趁这当儿，须得热闹一番。"尤氏道："我也是这般想。我随带了你，做了姓刘的人，费了许多心血，替你老子挣扎这一份家私。只是这几年来，你外婆死后，你老子又死了，除了你做亲的一年，干过一桩喜庆事，其余的日子，难得有贺客上我们的门。邦平周岁，本想热闹热闹，又因你老子的孝服未满，灵座在堂，我们大户人家，不好干什么越礼的事，讨人家笑话。现在孝服是满了，你又起家立业，比你老子强十倍，媳妇又好，邦平又聪敏伶俐，我虽是四十岁的人，却喜无病无痛，安眠健饭，没有一些儿老景，真个是一门喜庆，落得借这番寿事，热闹热闹。"柳氏插嘴道："婆婆不但是不老，还嫩得同花朵一般，人人都老了，总老不到你老人家身上。俗语道得好：青筋白脚背，年年十八岁。休说四十岁不见老态，便是五十六十，你老人家也不会老。"尤氏笑道："好媳妇，真个应了你的话，婆婆变了十八岁的大姑娘，你便比婆婆大四岁，婆婆倒要叫你一声姐姐。"小丫头插嘴道："可不是呢，前天舅少爷那边差来的妈子，见了太太，便私自向我说，哪里看得出一位是婆婆，一位是媳妇，简直是一对姊妹。"尤氏道："这话我也曾听他说过，怎么我不见老，连我自己也都不明白。"小丫头道："心境宽了，自然不见老。正是家宽出了少年人，家贫出了柳树精。"柳氏骂道："促狭的鬼丫头，什么柳树精柳树精，你莫非借这话来骂我！"说着，便要拧小丫头的嘴，慌得小丫头连连讨饶，自认鲁莽。在这当儿，外面通报舅少爷来了，尤氏笑向小丫头道："说着曹操，曹操便到。你方才提起舅少爷，舅少爷竟来了，快请舅少爷里面坐，正有许多话，要同舅少爷商议。"

列位，这舅少爷是谁？便是柳氏的哥哥柳用宾。他也曾读过几年书，应过几回考，只是不曾博得一名秀才，后来改习了商业，

却在贸易场中出头露角，竟被他挣扎了许多产业。自从柳氏嫁了过来，至亲莫若郎舅，用宾便常到刘宅来走动。他与观保，本来性质相同，自然格外投契，他又擅长口才，惯说笑话，尤氏见了他，更是欢喜不迭，曾说，常得舅少爷到这里谈谈，一天总要多开几次笑口，“笑是祛病的良药”，应活一百岁，也要活到二百岁。所以尤氏听得舅少爷到来。便一叠声地请他到里面谈话。用宾进来都相见了，乳妈又抱着邦平来见舅舅，小丫头送茶送烟，不必细表。用宾把尤氏瞟了几眼，说道：“咦，奇怪，怎么几天不见伯母，伯母的尊容，益发光彩满面。”柳氏道：“人逢喜气精神爽，转眼便是婆婆的寿诞，怎不光彩满面。”尤氏在这当儿，唤小丫头取了手镜，左一照，右一照，只把自己的容颜细相，笑道：“莫非舅少爷同我玩笑。我照我的面庞，没见什么光彩。”用宾道：“伯母自己怎会瞧见，宛比佛菩萨头上的灵光，凡人眼里会瞧见，佛菩萨自己便不会瞧见。小侄才从外面进来，瞥眼见了伯母，便觉眼前一亮，这道光彩，不是寻常的光彩，伯母转眼做寿，天上的寿星跟着伯母走，伯母走到哪里，寿星便照到哪里。”尤氏大笑道：“照这么说，到了夜间，我可抵得一盏灯了。”用宾道：“休说一盏灯，便是千盏万盏灯，也不及伯母面上的光彩，洋场里面，几十支烛光的电灯，值得什么，伯母的尊容，便是十万支烛光的大电灯。”这几句话，引得大家都笑了。尤氏钳着两个指头，想要拧用宾的嘴，转念一想，当着儿子媳妇、丫头仆妇，怎便这般不稳重，因把钳着的指头儿暗暗地放了下来。柳氏抿嘴笑道：“我只听得瘌痢头上放毫光，不曾听得寿母面上放毫光。”说着，便向小丫头瞅了一眼。原来这个小丫头，头发里面有洋钱般一块光疤。大家见了，重又大笑起来。小丫头晓得柳氏有意报复，臊着脸，只不做声。

观保向着用宾道：“别说趣话，我们且谈正经事。你预备的泥金寿屏，须得早日送来张挂，还有应定的酒席，应唤的戏班子，以

及悬灯结彩，发柬请客，须得与你商议妥贴了，才好分付帐房，照单行事。”用宾道：“其余的事，都是咄嗟可办，惟有寿屏，不能仓促立就，又要做，又要写，又要裱，却是很疙瘩的。这番孝敬伯母的一堂寿屏，是请了洋场才子撰文，拣着上好的泥金笺，请海上大书家写了，又派人到苏州，在一家著名的裱画店里加工装潢，大约三四天内总可赶好。”尤氏道：“多谢舅少爷，又费心，又费钱，但不晓得寿屏里面是说些什么话？”用宾道：“无非说伯母怎样相夫，怎样教子，怎样治家，拢总都是些好话。”尤氏沉吟了片晌，便向观保道：“我可想着了，前天你背给我听的，也是说着一家老太太，相夫怎么好，教子怎么好，治家怎么好，中间还夹着什么‘先慈先慈’的，这个便可叫做寿屏？”观保皱着眉道：“妈妈，你老大地缠误了，这不叫做寿屏，却是寿屏的对面。”尤氏也觉得自己缠误了，便不再提。说些闲话，便已天晚，用宾告别不告别，编书的也不去管他。

时光匆匆，又过了四五天，早已是四月十三日，距着尤氏做寿，只有三天，寿堂上面，一桩一桩地布置，用宾送的泥金寿屏，一经张挂，闪闪生光，帐房里面的请帖，都已发出。自古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何况尤氏住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儿子观保又是商业场中的领袖，上海开张着几家洋货铺子，大小店伙，逢着老板家里的寿事，自然格外巴结，三日以前，送寿幛的早已络绎不绝，便是店里许多小徒弟，也都凑集了钱，纷纷地送寿联，把刘宅的内外墙壁，都挂满了。寿联中别字连篇，笑话百出，也有把麻姑写作麻菇的，宾婺写作宝婆的，这还不奇，最奇的是上联是淫池集会，下联萱室称伤，瑶字误作淫字，觞字误作伤字，虽则小小误点，却是大大笑柄，好在未届正日，大家都不注意。尤氏每日晚间，须饮几杯酒，临睡时，必在楼头巡察一周，然后就枕。这夜观保夫妇，正在房中同邦平玩笑，蓦听得扶梯崩腾

声响，彼此都大大地吃惊。正是：

祸兮福倚，福兮祸伏；倚伏不定，孰辨祸福。

第九回　寿母坠楼遭劫运　师爷坐轿发威风

观保夫妇听得这个声响，便知道有人跌翻楼下，忙把邦平交给了乳妈，三脚两步地跨出房门，一个儿唤妈妈，可听得什么声响，一个儿唤婆婆，可晓得谁跌翻了，妈妈婆婆地呼唤，却不闻尤氏答应一声。小丫头从自己房里奔将出来，掌着灯，慌慌张张地说道："不好不好，多半是太太吃跌了。"三个人哪敢迟延，照下楼时，却见这位不日称觞的寿母，翻倒在楼梯下面，地下黏黏的一大块血渍，早已痛得晕去。仔细照时，血泊里面裹着一支残烛，只不见了烛盘。小丫头放着手里的灯，帮同观保夫妇，你拖我挽，好容易把尤氏拖将起来，哪里站立得住，却是摇摇欲倒。观保夫妇紧紧地把尤氏抱住了，小丫头重又取灯，要照她受伤所在，蓦听得铛的一声，一只铜烛台，从尤氏面部上面落将下来，小丫头赶忙来照，只见尤氏额上磕破一块。左太阳穴里有黄豆般的一个圆孔，兀自不住地淌血，把面部都染红了。显见得尤氏跌翻时，手里还掌着烛台，蜡烛跌去了，烛台上的铜钉，却深深地刺入左太阳穴。这时大呼小喊，阖宅的人，个个忙乱，一壁儿把尤氏抱上楼梯，一壁儿屁滚尿流，当夜请医生疗治，医生道："跌破额角还不打紧，左太阳穴受了重伤，恐怕有性命之忧。"当下勉强用些疗伤裹创药，只说不敢担保，匆匆别去。从来病急乱延医，一个去，一个来，两三天内，把上海的伤科医生都请到了，哪里有丝毫效验。尤氏一时清醒，一时糊涂。清醒时，叮嘱观保，说无锡北塘尼庵后

面，埋葬着筱山的前妻许氏，须得年年去祭扫，又说邦平这孩子，须得延请一位名师，认真教他读书；糊涂时，嘴里便夹七夹八，什么黄豆粗的珍珠一百三十八粒，红宝石三十二块，黄金首饰十件，观保夫妇听了，一百个不明白。看书的知道前因后果，自然了如指掌。

列位，这因果二字，儒者不谈，若说尤氏昏瞀的当儿，真个有许氏冤魂前来缠绕，在下编的这部书，便成了陈腐霉烂的感应篇，支离破碎的阴骘文，岂不使一般阅者同时齿冷？原来凡人干过亏心事的，脑膜上面，把这桩事印得最深，平日深闭固拒，惟恐人家知晓，到那临死的当儿，精神飞越，管摄不得，宛比水闸破坏了，所有的蓄水，自然一齐宣泄，不留涓滴，这是生理学上现象，同魂无关。现一既表明，接说尤氏奄奄一息，延到四月十六日，早向那来的一条路上去了。四十年前的生辰，恰是四十年后的死日，不是贺者盈门，竟是吊者盈室。观保究是尤氏的亲生儿子，呼号哭泣，自不待言，柳用宾瞧见姻伯母死得甚惨，也洒了许多涕泪。寿屏寿幛，一古脑儿都收拾了，可怜大小店伙以及许多小徒弟，白白地送了寿礼，连那寿酒都没喝得一盅。用宾送的泥金寿屏，自然也在撤除之列，后来却把这篇寿序，当做蓝本，改头换面，装上几个先慈，同那呜呼哀哉的通套语，便成了一篇哀启，竟应了尤氏那天的预言。办丧的时候，自有一番排场，编书的却不去铺叙。编书的本意，原想借着尤氏做寿的题目，撰几回花团锦簇的热闹文字，不料打了这个岔儿，尤氏的生日做不成，编书的一团高兴，蓦地里打消了。用宾送的寿序，可以替代哀启，编书的却不能把铺叙寿事的笔墨，去铺叙她的丧事。况且尤氏已死，邦平尚幼，没甚紧要事可说，这笔尖儿上的快车，落得开足了汽机，飞也似地过去。

眨一眨眼，已是二十年，邦平早娶过妻子，生了一个玉雪可

爱的儿子。再眨一眨眼，又是十年，邦平的妻子，早亡过了，又续娶了一个，却也诞育一个儿子。又眨一眨眼，又是十年，观保亡过了，柳氏也老了，那时的邦平，便成了四十多岁的富翁，大家背着他，叫他刘剥皮，当着面，都恭恭敬敬地称他邦平先生。编书的因甚要用这般飞快加快火速火急的笔墨？列位，须知这三好先生伍青岩，舔嘴砸舌，专想吃这席开馆酒，书记先生徐勉斋，馋涎欲滴，专想克扣红纸包里的苜蓿粮，在下动笔的当儿，只得唤几声急急如律令，把那四十年事，几句表过，免得耽误了他们俩的要事。况且在下竭力要快，还快不过书局里面的小学历史编书员，他只说"武王定鼎，数传至平王，迁于东，又数传至赧王，国亡。"拢总不过二十字，早把八百七十余年的周室兴亡，一笔包扫，这才算得更快。不过学校里面的小学生，他们援笔作文，开首第一句，便是"自古以来"，拢总不过四个字，上自盘古，下逮民国，都归纳在里面，一句话包扫万千年，四个字蕴藏二十四史，这才算得真快。

别谈笑话，且归正传。邦平这时的住宅，在苏州不在上海。自从观保在世时，见得上海过于繁华，宜经商不宜居家，便在苏州城里建筑高大房屋，做他的住宅。俗语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地方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山川明媚，风土清嘉，离着上海又近，交通又便。观保常住上海，经管自己的商业，柳氏同邦平却在苏州居住，延着一位宿学先生，教邦平认真读书。观保此举，本有两层意思，一来遵守尤氏遗嘱，要把邦平竭力栽培，博一个举人秀才；二来观保娶得一个偏房，妻妾同居，容易淘气，一个住在上海，一个住在苏州。观保往来其间，两边都不落寞，再也不会起什么醋海风波。谁知邦平这个人，只有金银气息，毫无诗书滋味，同他论到钱财上面，真是取尽锱铢，利析毫芒，滔滔汩汩地讲去，再也不会困倦，倘若把那诗云子曰，灌输到他的脑海里面，比着

骆驼穿针孔还加十倍的困难。所以宿学先生教授了多年，只有西瓜般的字识得几筐箩，论到文学的程度，正是擀面棒吹火，不通一窍，消息子敲锣，毫无影响。宿学先生辞退后，也曾换过几位先生，费着九牛二虎之力，休想把他满肚皮的乱茅杂草，拔动一茎。后来做了亲，再无心绪去读书。然而娶的娘子，却是一个闺中畏友，不独才貌双全，并且品学兼优，见丈夫这般蠢皮俗骨，不成模样，也曾劝他用功读书，巴图上进。邦平受着娘子军的鞭策，也曾告个奋勇，尽着深更半夜，在书房里读书。谁知没读几天，却又害起病来，一卧旬日，才能起床。柳氏见儿子消瘦了许多，便向媳妇发话道："儿子读得几夜书，便憔悴到这般模样，书越读得多，肉越消得快。你强逼丈夫读书，存着什么心肠？我把儿子交给你，儿子肥不肥，要你十二分留心在意；儿子读书不读书，谁要你多管？这些捞什子的诗云子曰都不是好东西，简直是一部刮肉机器。我们大户人家，又不靠着诗云子曰混饭吃，白白地把全身肌肉，去换几个没要紧的诗云子曰，算什么？"娘子听了，叹了一口气，从此便不强迫丈夫读书。

说也希奇，邦平脱离了诗云子曰，果然一天肥壮一天。生下的孩儿，却是完全肖母，无并半分肖父，小儿单名一个琪字，乳名唤做玉儿，生得眉目如画，骨秀神清。两三岁时，邦平有意把几个银洋去引逗他，玉儿正眼都不瞧一瞧，娘子给他一本书，玉儿含着笑面，小腮上起了两个窝儿，把这本书瞧了又瞧，仿佛懂得什么意思。娘子满怀欢喜，邦平却倒抽了一口气，连称不肖不肖。玉儿成童就学的时候，邦平心想，只要胡乱读几年书，识几个字便好了，娘子心里，因丈夫读书不成，便希望这个孩儿成就了读书种子，延师教授，一刻不肯放松。娘子的母家姓陆，哥哥陆子才，是苏州城里数一数二的饱学秀才，他见外甥聪颖异常，便力劝妹子好好培植，使他成一个有体有用之才。这时观保只在营业上注

意,孩儿读书的事,无暇前来做主,柳氏与邦平一样见解,并不要玉儿当真读书,然而玉儿出世的一年,陆氏娘子曾经禀明婆婆,说丈夫读书不读书,媳妇依着婆婆的吩咐,随他自便,不来多管,将来玉儿长大了,媳妇却不能不叫他当真读书,趁早禀明了婆婆,免得将来嗔怪。柳氏新添长孙,正在欢喜的当儿,自然容纳请求,满口应允。所以后来玉儿读书,柳氏不好十分干涉。玉儿读了几年书,那时科举已废,学校渐兴,玉儿的舅父陆子才,明白事理,通达时务,主张把玉儿送入学校里读书,邦平虽不愿意,娘子却很赞成,从此以后,玉儿便在学校里肄业。后来陆氏娘子得病死了,弥留的时候,叮嘱丈夫休要间断玉儿的学业,又把玉儿唤到床前,吩咐他用功读书,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玉儿那时不满十岁,却有成人气象,遵守遗训,历久勿忘。

邦平续娶的娘子,便是柳用宾的女儿。柳氏的侄女,姑娘侄女,做了婆媳,大家都是姓柳,编书的叙他婆媳不好浑称柳氏,只好把老的唤做柳氏婆子,少的唤做柳氏娘子。邦平自娶了柳氏娘子,夫妇俩都是吝啬的性质,物以类聚,倒也志合道同。生下的小儿,单名一个钰字,乳名唤做金儿。从前陆氏娘子在世时,常劝邦平休得过于刻薄,遇着慈善事业,须得约略布施几文,邦平一钱如命,怎肯听从。娘子暗暗地典卖簪珥,量力捐助,捐簿上面,仍写着邦平的名字,所以善堂里面的徵信录,赈济偏灾的报告书,居然也有刘邦平善士的字样。比及娶了后妻,一对吝啬鬼,做了夫妇,重利盘剥,无所不为,刘剥皮三字,从此叫得怪响。玉儿在学校里,成绩优秀,几次开学,程度越高,学费越重,邦平心里,以为这孩子专会分利,不会生利,终不是个道理,几次要叫玉儿停止读书,只是不曾实行,一来碍着前妻的遗嘱,二来碍着子才的情面,只好暂时忍痛,哑巴吃黄莲,说不出的苦。后来观保死在上海,所娶的偏房,不曾生过孩子,柳氏婆子既不要偏房住在一处,

那个偏房也不愿寄人篱下，待到丧事已毕，即便脱离关系，下堂求去，不在话下。玉儿这几年来，从小学升到中学，从中学升到大学，二十岁左右，在那北京大学校里，已是个鼎鼎有名的高才生。金儿的性质，却同他老子一般，也是个爱财若命的人。邦平延上西席，教授金儿，金儿怎肯专心读书，长日无事，专把先生做个消遣品，不是在先生背上黏着一只纸制的乌龟，定是在先生头上插着一根颤巍巍的鸡毛，这位旧西席赵荫谷先生，教了几年书，焦头烂额，托故辞去。邦平便委托徐勉斋延订西席，却选定了这位烧火凳上的伍青岩先生，十二月里下了关书，择定来年正月十二日开馆。这事在第三回中，业已交代。现在刘氏家世，补叙已毕，下文便紧接着第三回了。

这天，正是正月十二日，刘公馆里，派着两名轿夫，抬着一肩藤轿，去接这位三好先生伍青岩，吃开馆酒。青岩没有家眷，租着一间旧屋居住，清早起身，候至十点钟，才见藤轿到来。轿夫歇着轿，走入门来，说："请伍先生上轿。"青岩睁圆了双目，喝道："胡说，你家刘老爷，用着大红帖子聘请我去，是教少爷读书，不是教轿夫读书。你家少爷配唤我先生，你们低三下四的人，也来唤我先生？放屁放屁，放其黄犬之屁！名不正则言不顺，先要正了名分，才能上轿。"说着，钉住了不肯走。轿夫没奈何，只得唤他一声师老爷，陪了许多好话，青岩才取出铁锁，把门户锁了，藏过锁匙，大咧咧地坐入轿内，吩咐轿夫道："你们出了本巷，转南落北，抄过一条小巷，唤你们住，便住，唤你们行，便行，你们听我的吩咐，少顷见了刘老爷，便把方才冒犯的事，一字不提。"轿夫没奈何，也只得诺诺答应了。轿儿上了肩，转南落北，抄过一条冷僻的小巷，那时一家门首，有一个中年妇人，低着头，曲着腰，正在那里洗衣服，青岩瞥眼瞧见，连连拍着扶手板，喝道："住住。"轿夫没奈何，前后四只脚，一齐钉住了，石像般的不敢移动一般。青岩

把头儿探出轿帘外，干咳了几声嗽，那洗衣妇人抬头见了青岩，露出很惊讶的态度，向青岩瞟了几眼。青岩又拍着扶手板，喝道："快走快走。"轿夫没奈何，飞也似地抬向刘公馆来。正是：

同一劳工，面分上下；师爷发威，轿夫挨骂。

第十回　屏门后丫头评学究　氍毹上夫子拜门生

劳工劳工，谁是劳工，谁不是劳工？熙熙而来，攘攘而往，有图名图利的，有谋衣谋食的，说一句概括话，无非在天壤之间，做一个劳力的工人。从前分出什么士农工商，又分出什么劳心劳力，其实细细考究，无论士农工商，哪一桩不是做工，哪一桩不是劳力？学究先生说的四民之首，四名之末，果然不成了说话。就是孟老夫子论的劳心劳力，也是强生分别，不合理论。力字范围，包括很广，脑力、腕力、腿力、肩背力等，无非一个力字，劳力以外，哪里还找得出什么劳心？本书所说的刘邦平，鸡鸣而起，孳孳为利，无非替儿孙做牛马。邦平便是一个劳工，书记徐勉斋做邦平的写字匠，也是一个劳工，西席伍青岩做金儿的教书匠，也是一个劳工，抬藤轿的轿夫，靠着肩背腿脚度日子，天然是个劳工。大家都是劳工，众生平等，本无阶级可言。然而邦平忘了自己是劳工，却摆出阔东家的面孔，吆喝勉斋；勉斋也忘了自己是劳工，却装出大宗师的身份，侮弄青岩；青岩也忘了自己是劳工，却发出师老爷的威风，呵斥轿夫；轿夫受了委屈，回到家里，论不定也要打男骂女，发泄这口恶气；轿夫的儿女受了委屈，论不定也要打鸡骂狗，发泄这口恶气。佛说苦恼，众生自造，我说种种阶级，也是众生自造。……

且慢，编书的只管夹七夹八，说些闲话，那两名劳工，早已抬着一名劳工，直进刘公馆的大门。青岩的家里，离着刘公馆本来

没有多少路，都只为转南落北，跑了许多冤枉路，城头上出棺材，远兜远转，又要催着轿夫，快走快走，直跑得那两名劳工先生上气不接下气，绿豆粗的汗点子，挂了满面。好容易抬进了大门，轿夫落了肩，轿里的劳工先生，鹅行鸭步，慢慢儿踱出轿门。抬轿的劳工先生，一壁儿拭汗，一壁儿肚里打算：抬轿的，坐轿的，一般都是刘公馆里雇佣的人，坐轿的身价不见得怎么高，抬轿的身价不见得怎么低，蒲鞋服事草鞋，还要吃他一顿排揎，真个是穷人欺穷人，讨饭的欺难民。

不表轿夫满腹牢骚，且说看门的见西席先生来了，向青岩讨了一张名片，赶向里边去通报。那时邦平正陪着几个亲友在花厅里谈话，一个是前妻的哥哥陆子才，一个是后妻的哥哥柳小宾，一个是钱铺经手邵大年，一个是善堂董事张诚甫，这几个都是请来做陪客的。邦平正说道："怎么轿儿去了这么久，先生还没到来？"那看门的老王，高举着名片，上前来回："伍师爷到了。"邦平点了一点头，便道："你去通知徐师爷，叫他出去招待便是了。"老王答应一个"是"字，忙到办事室里，向徐勉斋说了。勉斋满怀欢喜，暗想今天又做阔东家的代表了，当下吩咐老王，去请伍师爷到大厅上坐，待我出见。老王出去，把伍青岩领入大厅。青岩踏上阶石，举目四瞧，只落得半惊半喜，惊的是这般高堂大厦，住在里面的，真是天大福分，自己住的一间屋，给他们做厕所还不配；喜的是住在牛棚猪圈里的人，今天会到高堂大厦里做上宾，委实是梦想所不到。在这当儿，老王说一声师爷请坐，自向外边去了。青岩瞧那两旁的椅子，都是加大放样的太师椅，上衬着大红垫子，便拣下面的一张坐了。说也奇怪，惯坐冷板凳的，坐在大红垫子上，转觉与臀部不甚接洽，侧坐也不是，正坐也不是，却不像那天坐在烧火凳上的舒服。坐了片刻，听得屏后脚声响，谅是主人翁出来了，忙即摸摸冠，拉拉襟，按按心，凝凝神，准备抢步上前，

一拱到地。谁知老大地误会，这一阵七乱八糟的脚步，走到屏门左近，便停了，脚步一停，这唧唧哝哝的私语声，咭咭刮刮的嘻声，却又同时并作，青岩仔细听着，多半是妇女的声音，声音有润有燥，便晓得里面的妇女，有老有少，那个冬烘脑袋，竟似牵线的傀儡，险些儿被这妇女声音，牵了转去。转念一想，今天不比往天，往天听得莺声燕语，自然要看个十二分饱满，今天在厅堂上做上宾，怎便这般轻佻，拚着委屈了这个头颈，下死劲地把那脑袋撑住，才不被里面的音带牵了转去。那时里面的窃窃私语，历历可辨，你一句，我一言，都向青岩耳朵里钻入。青岩却老大的懊悔，今天匆忙出门，床席下放着的青布耳朵套，不曾随带在身，要是带上耳套，凭他们胡诌些什么话，也不会钻入我的耳朵里，现在却没法，只得伸长耳朵，听他们的批评。听得一个说，春天到了，园里的树尚没开花，先生的帽上，却先开起花来。一个说，先生穿的方马褂，贴满了大大小小的膏药，莫非这马褂儿害了毒疮？一个说，先生穿的套裤，可做得肉店牌，挂满了累累赘赘的猪油。这几个，都像小丫头的声口。还有一个老妈子声口的说道："太太，这个先生的模样，好像……"青岩听到这里，心头卜卜地几跳，又听得一个老妇人道："王妈，你说先生像哪个？"老妈子低着声，唧唧哝哝，听不明白，早有几句落在青岩耳朵里，说什么洗衣服的阿巧娘，说什么为了拆姘头，在巷里打架，这几句话，把青岩急得什么似的，急出了一鼻子的汗。又听得一个小孩子声口的道："这先生呆头呆脑，我去替他黏贴一只乌龟，给大家发笑。"又听得一个中年妇人道："金儿，干不得，爹爹知道了，你没便宜。"青岩肚里寻思，这高堂大厦的上宾，却不是容易做的。东家尚没见面，却饱听了许多不尴不尬的话，想到这里，也有一二分生气，然而看这六尊番佛面上，只得揉揉肚子，把这一股气疏通疏通，从后宰门里发放了。

在这当儿，从备弄里面转出一阵橐橐的履声，青岩猜道，这一定是主人翁了，倏地从椅上直立起来，举目看时，出来的又不是主人翁，却是书记先生徐勉斋。勉斋见着青岩，略拱一拱手说道："伍老夫子等久了。"青岩怎敢怠慢，摘去铜边眼镜，扑着两只又破又大的衣袖，兜头一揖，引得屏门背后，笑声不绝。勉斋听得笑声里面，也有金儿在内，忙道："金官，快来拜见先生。"金儿便一跳一跃地跑了出来，见着先生，也不叫一声，跷着嘴，扭着腮，只向先生扮鬼脸。那时自有值书房的仆役，铺着毡单，搬着椅子，请青岩上坐受拜。青岩哪里肯坐，忙道："小公子天上财星，人间贵胄，提起一个拜字，便折短了伍青岩的草料，我们只行个常礼，拜字圈起，拜字休提。"勉斋道："坐便不坐，拜却要拜。我们公馆里，延请西席，这些礼节，怎么可以缺得？老夫子，你谦其所不当谦了。"青岩不好再让，便在红毡单角上，斜签儿立着，金儿踏上毡单，像要下拜的模样，慌得青岩还礼不迭，实实足足，不折不扣，竟行了一个"五体投地"的礼。谁知先生格外道地，弟子异常取巧，先生五体投地，弟子只有一体投地。原来金儿见先生不成模样，怎肯行什么全礼，对折九扣，只屈得一只腿，比及青岩抬起脑袋，早见金儿的腿膝高高提起，立着受先生跪拜。说时迟，那时快，屏门后的笑声，早早嘻嘻哈哈，搅成一片，中间还夹着老妇人的声口，说道："笑得腰窝都疼了！"金儿乘这当儿，一溜烟跑到屏后，早已加入了哈哈党，嘻嘻会，随着众人，混笑了一阵，带笑带说道："往日拜先生，学生拜先生，今天拜先生，先生拜学生……"

勉斋拉着青岩道："老夫子这里来，我同你会见东翁去。"青岩拱着手道："仰仗仰仗。"这时还不敢戴上眼镜，恍恍惚惚地跟着勉斋走。比及走得远了，勉斋低低地向他责备道："你上门第一遭，怎便闹出这般笑话？方才拜先生的当儿，里面笑得嘻天哈地，成什么样儿，连我介绍人面上，都失了光彩。见东家时，你须留心

在意。你是在我手里考取的,须得替我争气才好。"青岩唯唯诺诺,不敢说什么。没多耽搁,早已踏上花厅,青岩眯着眼,约莫见里面有四五个人,也不辨谁是主人翁。勉斋便一个一个地替他介绍,介绍到邦平,青岩便抢步上前,深深一揖,狠命地把腰肢折下去,险些儿头颅撞痛了脚骨。一揖已毕,然后再向四位宾客一一拱手。邦平请他上坐,青岩哪里肯坐,横作一个揖,竖作一个揖,让了良久,才在勉斋的肩下坐了,慢慢儿掏出袖里的铜边眼镜,说了一声放肆,才敢架上鼻梁。邦平疏疏落落,照例说了几句仰慕的话,青岩一叠声的"不敢不敢",又说:"晚生投靠到东翁府上,宛比鲤鱼跳上龙门,知了爬上高枝,休说三生有幸,真是七世有缘,不是前生敲穿了十八个木鱼,定是隔世坐破了一百个蒲团。"那时座上的宾客,听着这般粗鄙的说话,见着这般谄媚的态度,早晓得这位西席真是一文不值。陆子才心里,益发大不谓然,暗想:方才邦平口口声声只说玉儿误入了学校,给教员们教坏了,语气中间,怪着我从前不该妄定主张,把玉儿送入学校,其实我的主张,并无错误,玉儿是有声气的孩子,不为家庭习惯所移,真算是干虫之子,哪里还有丝毫过失。他现在把石灰糁了眼睛,觅得这个东西做金儿的先生,真把好好的孩儿,挽入鬼庙里去。可惜金儿不是我妹子所生的,读书的事,我却不便干涉。就是干涉,邦平也要拒绝,徒然伤了和气。金儿倘是我的嫡亲外甥,我便拚着与邦平反脸,总不使这混帐东西,贻误青年。

不表子才自肚里打算,单说邦平见了青岩,心里却暗暗欢喜:"像这样的好先生,果然被我们请到了,足见这锦绣炭篓,办事却十分能干。我延师的条件,本有三桩,一是坐性好,二是脾气好,三是书法好,现在眼见他坐在椅上,动都不会动,坐性算好了;说出话来,句句中听,脾气算好了;他的书法,勉斋曾给我看过,方方正正,不歪不斜,也还算得合格。三好完备,却又外加一

好，看他衣服上面，很不考究，恰与我的性情相合，不像勉斋只爱修饰，倾家荡产，都用在衣服上面，身上穿了狐嵌，床上盖着棉胎……”

列位，凡事都有个缘法，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像青岩这般模样，一入了门，便笑得妇人小子，前仰后倒，勉斋领他去谒东翁，端怕他闹出笑话，在这当儿，不但勉斋替他捏一把汗，便是编书的也替他捏一把汗。谁料邦平见了青岩，竟赏识在牝牡骊黄之外，这真应着青岩的话，叫做三生有幸，七世有缘。

闲文剪断。宾主敷衍了一会子，早已摆上筵席。让坐的当儿，青岩当然不肯坐首席，子才道：“伍先生既是谦谦君子，我们也不须太拘，自由就座便是了。”说着，便占了第一位，原来子才肚里没好气，以为这般人物，怎配与他让坐，怎配与他讲礼貌。子才一坐，大家也都坐下，挨着次序，就是陆子才、柳小宾、邵大年、张诚甫、徐勉斋、伍青岩，连着主人翁刘邦平，共有七人。席上的菜肴，摆得齐齐整整，大家司空见惯，没什希罕，只有青岩的两道眼光，从铜边眼镜里射出似探海电灯般的，只在碗儿碟儿里打转，五脏神下一道紧急动员令，三十六员牙将，磨砺以待，准备做一场恶战，咽喉要隘的两口馋涎，含着冒险性质，准备缒城而下，充当那先锋决死队。说时迟，那时快，猛听得铛的一声，有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向那酒杯打去，险些儿把酒杯打个粉碎。正是：

铛的一声，不知其名；究是何物，下回说明。

第十一回　讲字母学究起怒容　点菜单圣人动食指

上回说铛的一声，几乎把酒杯打个粉碎，究竟这酒杯粉碎不粉碎？列位，要是酒杯粉碎了，编书的便该说哗啦一声，不该说铛的一声，酒杯既有铛的声响，望文生训，可知这酒杯不但没有粉碎，并且连裂缝都没一条。但看在碗铺子里购买瓷器的，碗盏到手，先要试敲几下，倘有铛铛铛的声响，便知道碗盏毫无破绽，所以在下写了一句"铛的一声"，酒杯粉碎不粉碎，当然不成问题。闲文按住。且说打在酒杯上的，不是别物，便是青岩所架的铜边眼镜。原来这副眼镜，年龄已是高大，两脚犯了脱骱的症，胡乱用些铜丝缠住，腿力怎会强健，趁那青岩馋涎欲滴，眼花缭乱的当儿，这副眼镜偶一脱脚，从鼻梁上倒翻下来，先来偷尝些酒味，大家见着，都是暗暗好笑。青岩赶紧检视这副眼镜，邦平赶紧检视这只酒杯，两件东西，都没有一毫伤损，彼此暗唤了一声侥幸。青岩架上眼镜，邦平放下酒杯，不必细表。

席上讲些闲话，青岩一壁儿咀嚼东西，一壁儿专与主人讲话，一五一十的高帽儿给那主人翁戴上。邦平见他识趣，却也假以颜色，不似方才疏疏落落的样子。逢着上菜，主人尚没敬客，青岩揎起破袖子，抢先夹了一筷，孝敬主人，然后尽着食量，自己受用。张诚甫看不上眼，笑道："这位伍老夫子，倒也有趣，让坐的当儿，是个谦谦君子；临食的当儿，变做赳赳武夫。"青岩正咀嚼得起劲，见诚甫嘲笑他，便忙里偷闲，腾出一个舌头来答道："张先

生，不是这般说法，坐云则坐，食云则食，怎好混在一起儿讲。”邦平赞道：“老夫子出口成章，语语都有来历。”勉斋见东翁与西席十分投契，便向人前夸张道：“晚生记帐二十多年，别的学问，不敢自夸，惟有这部四书，是晚生的衣食父母，课徒的当儿，不但念过几千百次，并且讲过几千百回，句句打穿后壁，字字咬出汁浆。诸位不信，可以当面试验，倘有一字错误，便把孔子打人的拐杖，打我的脚胫子，游割鸡的牛刀，割我的头颅，也都使得。”坐在首席的陆子才，听了这话，老大地不服气，便道：“伍先生，学问一道，千经万纬，单单烂熟了一部四书，有什么用？既然做了二十世纪的人物，便该……”话没说出，邦平抢着说道：“子才兄，今天席上，须得定一条规则，只可谈旧学，不可谈新学。”勉斋也和着说道：“倘谈新学一字，须得罚酒三杯。”子才喝了一口酒道：“这也使得，你们要谈旧学，我便把旧学来讲讲。旧学两个字，范围也是极大的，不好说烂熟了四书，便算是旧学。现且退一步说，便算烂熟了四书，就是旧学，然而读书先要识字，识字先要晓得字的基本，字的基本是什么，就是诞育。这许多字的字母……”邦平忙举着酒壶道：“罚酒罚酒，外国字有字母，中国字怎么也有字母？”青岩也嚷道：“人有母子，字怎么有母子，难道这许多字，也是十月怀胎，一个一个从娘肚里生育出来？难道这许多字，也会在娘怀里哺乳不成？陆先生，这三杯罚酒，须得领受。”勉斋也和着说道：“现在闹什么注音字母，陆先生说的字母，大约就是注音字母。须知这注音字母，原来是东洋人的字母，陆先生拟于不伦，须得罚酒三大觥。”钱铺经手邵大年道：“陆先生的说话，定有来历。银钱会得生息，自然文字也会生子。”子才正待回答，那时席上正上着一只蜜炙南腿，碟儿尚没摆定，青岩哪敢迟延，总握着两只筷儿，使出悬腕作书的书法，在那南腿皮上，划着一个大大的十字。诚甫笑道：“老夫子的尊书，大有颜鲁公的笔法，划平竖直，笔笔中

锋。”青岩听着，也不去理会，夹着一大块孝敬了主人翁，回转筷儿，赶把第二块塞在自己嘴里，比及众人下筷时，青岩的第三筷早又卷风也似的捌，哪消片刻，碟儿已赤裸裸地见了底。邦平又催着子才饮罚酒，子才不慌不忙地说道：“且慢，方才主人翁说中国字没有字母，我也不须细辩，康熙字典的卷首，便列着字母切音，这是人人所知的，须不是我说谎。伍先生说文字怎么哺乳，不知这个‘乳’字，正是‘字’字的注脚，我也不把‘说文’来讲，伍先生既然烂熟四书，怎么竟忘了孟子注里一句话，叫做‘时谓孕字之时’，这个‘字’字，作什么解？既说字字咬出汁浆，怎么这个‘字’字，竟不曾咬出汁浆？徐先生说注音字母是东洋来的，这字母明明是国货，却误认它是东洋货，徐先生的眼光，真个比众不同。邵先生说银钱会生息，文字也会生子，这倒是个确论。字者孳也，子也，必先有了母，才能孳养其子于生生不穷。宋儒郑樵说：‘文有子母，生字为母，从母为子。’这几句话，最是明白。论到这个母，共有三十六位，却分七种性质，许多的字，都从三十六母孳生出来，有开有合；分它的氏族，有清有浊；辨它的家世，有众音独音；详它的子孙谱系，有点画反切，表它的形貌名字。既然做了老法的教书先生，挂着一扇旧学的招牌，不是哼几个诗云子曰，便算了事。教书不明字母，发音怎会正确？自欺欺人，以误传误，岂不误尽了天下苍生？”

子才这一席话，说得青岩涨红了脸，一时又没话去驳他，嘴里又不得空闲，隔了片晌，才向东翁说道：“陆先生说的字母不字母，四书里面都不曾载明。凡是四书所不载的，都是异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谁耐烦去同他辩论。”子才冷笑了几声道：“伍先生口口声声只说一部四书，我且问你，四书第一本是叫什么？”青岩道：“谁不知是大学。”子才道：“大学里面的小注，便已讲到反切，瞻彼淇澳的澳字，小注里说‘澳于六反’，请问烂熟四书的伍先

生，这‘于六反’三字，究竟作什么解？’青岩呆了一呆，答道：“有甚难解，‘于六’二字，便是‘澳’字的反切。”子才道：“请问‘于’字同‘澳’字有什关系？‘六’字同‘澳’字有什关系？”青岩只顾吃菜，不来理会。子才道：“待我告诉了你罢，‘于’字同‘澳’字是双声，‘六’字同‘澳’字是叠韵，‘于’字‘澳’字，都是一母所生，它的母是谁，便是三十六母里的影母，它的等次在第三，便是影母第三胎的儿子，它的性质是喉音，它的氏族是合口音，它的家世是全清音，它的谱系是众音，单说一个‘澳’字，已有这许多讲究，可见老法教书，也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伍先生，你理会得么？……”子才讲得起劲，青岩乘这当儿，什么话都不理会，只管尽量大嚼，一方面“它的它的”讲不了，一方面“饕餮饕餮”吃不了，现在子才问他可理会得么，他便劈口答道：“晚生到刘府里教书，是经徐先生推荐，刘大东翁赏识，只有这两位老人家，可以考验晚生的学问，陆先生学问虽强，却不配做晚生的考官。”说着，鼻孔里哼哼的几声，大有忿然作色的模样。邦平心里也怪着子才逼人太甚，我请的西席，谁要你来多管。

张诚甫察颜观色，生怕他们要闹什么意见，便道：“席上谈学问，是一桩极闷的事，我来说一段俏皮话，博诸位一笑。今天开馆，照例应拜孔子，孔二先生听得刘公馆里请他，便率领了七十二个弟子，前来赴宴，肚里寻思，我本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品上异常考究，今天刘公馆里的筵席，定是盛馔无疑，有盛馔必变色而作，今天席上，不晓得要变几回脸……”

大家听着，想起青岩同子才变脸的情形，已是暗暗好笑，诚甫又道：“孔二先生虽作此想，谁知竟是大大的误会，一进门来，但见宾主七人，吃得饕地餮天，他同七十二个弟子，只是干饿，重演那在陈绝粮的惨剧，他老人家还能捱饿，七十二个弟子，早已沸沸扬扬，大闹饥荒，子路说：‘我从前背负的米，可惜不曾带来，

否则也好煮一锅粥，给大家胡乱充饥。’颜回说：‘我的一箪食一瓢饮，自己且不够吃喝，怎好公诸众人。’子游说：‘待我割一只鸡，给大家解馋。’然而觅来觅去，竟觅不到这把割鸡的牛刀，原来被伍老夫子借了去，预备割自己的头颅……”

大家听着都好笑，独有青岩打熬着，只是不笑。诚甫又道：“孔二先生忙说：‘二三子不须着急，花厅上面的七位宾主，却可充得七样盛馔，只要如法煎熬，也可够我师徒们受用。’众弟子问怎样的煎熬，才可充得盛馔，孔二先生便指着席上的七位宾主，按了次序，说出七样名目。第一样菜，便捱着首席的陆子才先生，陆先生是苏州名士，旧学新学，都有根基，菜单里面，本有一种‘双拼鲫鱼’，名士素有鲫鱼之称，新旧贯通的名士，却与双拼鲫鱼相类，所以孔二先生的菜单，第一样便是‘双拼名士’。”

子才笑道：“诚甫的表面很质朴，说出话来倒也滑稽可喜。”柳小宾道：“死桃树开出花来，自然格外绚烂，这第二样菜，想要捱到区区身上了。”诚甫道：“柳小宾先生是个岐黄专家，医生本来心狠手辣，所以孔二先生的菜单，第二样便是‘辣汁医生’。邵大年先生是钱庄经手，钱业中人本有猢狲之称，所以第三样菜，孔二先生便点了‘油煎猢狲’。”小宾、大年都笑道：“第四样菜便轮到你自己身上，看你怎样讲。”诚甫道：“这个菜点得不好，当董事的，谁不沾些油水，只合换做‘走油董事’。”诚甫笑了一笑，续讲道：“第五样菜，便轮到勉斋先生，他是伍老夫子的介绍人，介绍人的性质，同那媒婆一般，说合的时候，自然是甜嘴蜜舌，孔二先生点的第五样菜，唤做‘蜜渍媒婆’。第六样菜，轮到伍老夫子身上，唤做‘醋溜西席’。第七样菜，轮到邦平先生身上，唤做‘红烧富翁’。”这一席话，引得众人混笑了一阵，却把方才的意见，完全消释了。酒阑席散，众人一一告辞，伍青岩自到书房里去开课，按下慢提。

陆子才别过邦平，快快地回家，想到伍青岩这般庸陋恶劣情形，真令人笑得肠断，气得胃痛，又想邦平枉挣着巨万家私，怎么这般的冥顽不灵，产业一份一份地增长，心窍一层一层地封固，现在劳动者与资本家，正是严阵对垒，互决雌雄的当儿，全在资本家早自觉悟，早自补救，才能消饵这场恶战。觉悟与补救，须从新知识里得来，灌输新知识，全在慎选良师，把子弟引上轨道，到了长大时，才不倒行逆施，妄作乱为。现在邦平招了这个腐败霉烂的东西，去做儿子的先生，茅草堆里不产好虫豸，先生如是，学生可知，旁观的见了，也替他寒心，邦平却丝毫不放在心上，误了自己，还要去误儿子。从前我妹子在时，邦平还有一线的光明，现在却说不得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哪有什么良好的结果。……一壁走，一壁想，不知不觉，早已到了自己的门首。

原来子才的住宅，离着刘公馆不到一里路，子才在十年前，也曾出过远门，在督抚衙门里做上宾，幕府高才，声名藉甚，后来见世事日亟，满运将终，他便不俟终日，高飞远引，回里以后，只是闭门养晦，专把读书灌花，当做日常的清课。娘子朱氏，同庚四十五岁，膝下一女一男，女名慧姑，年交二八，正在附近女校里读书，男名聪生，恰交六岁，尚没进学校，子才自己教他识字。这时子才正跨进门限，隐隐地听得聪生在里面唱歌，便即放轻脚步，听他唱着些什么。听得唱道："新新新，我国民，快快解放旧家庭，快快改造新脑筋。"子才扑嗤一笑道："乳臭未干的孩儿，也会说什么解放与改造，可见世界新潮，真有一日千里之势。"说着，早已推门进去，聪生正搀着佣妇在庭心里打转，见着老子进来，便摔去佣妇的手，扑到老子身边，没口子地唤爹爹，子才携着聪生道："好孩儿，谁教你唱的新歌？"聪生道："锦姊姊教我唱的。"子才道："锦姊姊在哪里？"佣妇代答道："锦小姐来了大半天，现正在慧小姐房里谈话。"子才点了一点头，携着聪生，迳到里面。朱

氏见丈夫回家，忙道："你回来了，锦心候了你长久，要同你辞行咧。"子才尚没坐定，只见女儿房里，门帘掀动，走出一对粉搓玉琢的妙龄女郎，一个开口唤爹爹，一个启齿唤舅父。正是：

家庭良好，空气清新；携幼入室，笑语生春。

第十二回　办新村消除毒药水　赴车站邂逅酸醋瓶

子才在刘氏席上，被那铜臭薰人的邦平，腐气冲天的青岩，呕气呕得够了，现在回到自己家里，见着这一对玉雪照人的女郎，宛比离却鲍鱼之肆，走入芝兰之室，周围的空气，都已变换，顿觉心旷神怡，不似方才怏怏的模样。那时大家都已坐定，聪儿倚在他老子怀里，舍不得走开，子才一壁抚摹着孩子的小手，一壁问着锦心道："方才你舅母告诉我，说你来辞行，现在交着新正，不过十二天，尚没过元宵，苏州城里的大小学校，多数不会开课，怎么新村里面的学校，开课却格外加早，你便忙着要动身？"锦心笑了一笑，正待回答，朱氏接着说道："既然唤做新村，自然不用旧习惯，否则唤做旧村，不唤做新村了。"子才也笑道："我的问话，果然有些矛盾，被你轻轻一驳，我却没得话讲。"停了一会子，又问些新村里面的情形，开办新村后，有什么成效，锦心道："说到成效二字，委实惭愧。那边的新村，开办不过一年，新村里的学校，开办更不到半载，校长华女士，为着学校的事，几乎把这颗心都呕了出来，然而数千年来的旧染之污，一时片刻，怎能够洗涤净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越是希望成效，越是横生阻力，倘若稍稍灰心，便把从前的心思血汗，都抛弃在东洋大海。敝校里的华女士，无论如何，她总不肯灰心。她说万恶的社会，宛似一大瓶毒药水，我们少数的同志，牺牲了许多心思血汗，想把这万恶社会，革故鼎新，宛似在一瓶毒药水里，灌注几点清水，想把这

毒性消灭，这是万万办不到的事。然而毒药水里面有了几点清水，毒性虽不曾消灭，毕竟比着从前，稍稍地稀薄了，只要继续有人把清水一点一点地灌注进去，自然毒性也就一天一天地稀薄起来，终有一天，把这毒药水洗涤净尽，变成了一瓶清水。”子才连连称赞道：“华女士这几句话，真是探本之论，无怪大江以南，都称她是女界明星。”说着，又想起了方才席上的事，便叹了一口气道：“人心不同如其面，心地先明的，果然要把一点一点的清水灌注到毒药水瓶里，心地糊涂的，颠倒要把一点一点的毒水灌注到清水瓶里，咳，这是什么道理。”说到这里，把眉峰紧紧地一皱。聪生见老子变了脸，便摔去了手，跑到佣妇那边，仍去唱他的歌儿。

锦心忙问道：“舅父，这话怎讲？”子才便把邦平延请青岩的事一一说了，大家嗟叹了一会子。慧姑道：“亏得玉哥哥早入了学校，没有受那村学究的荼毒，要是当年爹爹不替他做主，只怕也成了一个浊物。”子才道：“为着这事，我竟受尽了人家的埋怨。邦平哪里晓得什么好歹，口口声声，只说玉儿误入了学校，竟不把老子放在眼里。上月玉儿从北京写信前来，他一拆开封皮，尚没看过信，早已气得不可开交。”朱氏道：“奇了，信都没看过，他的气从何而来？”子才道：“我也是这般说，然而邦平却另有一番见解。他说儿子写给老子的安禀，理该用着红信笺，理该写着工楷，理该墨色匀净，这回玉儿来信，只用几张白色的洋纸，印着一行一行的蓝色界线，字儿歪歪斜斜，半似行书，半似草书，墨色浓浓淡淡，半似墨色，半似蓝色，见得这孩子早存着歹心，故意把平安家信，弄成丧帖哀启般模样。他明明多厌着老子娘，要生生地把老子娘咒死。”子才讲到这里，引得锦心、慧姑两姊妹，都把手帕掩着口，吃吃地笑，笑了一会子，锦心道：“邦平姨丈也是个商界有名的人物，怎么少见多怪，脑筋还这般陈旧。”子才笑道：“方才

你教孩子唱的新歌，说什么改造新脑筋，像邦平的脑筋，真个要改造一下子。”慧姑笑道：“药房里只有人造自来血，却没有人造自来脑，要是有了，买一打送给姑丈，倒是对症良药。”子才叹道：“这个人竟是不可救药，你把良药送他，他便当做砒霜一般毒。即如玉儿写的一封信，他也曾给我看过，本没有什么触犯老子的话，委婉曲折，全把许多好话来劝谏，他却勃然大怒，算是儿子排揎老子，大逆不道，该当何罪。他说得了此信，累他半夜没有睡，他说依他的心里，便要抱着此信，到县知事公署里，告玉儿的忤逆。亏他娘子识大体，竭力劝解，说这事万万干不得，干了出来，别人知道的，果然说儿子荒唐，不该目无尊长；不知道的，便说这是晚娘不贤，挑唆丈夫下这辣手。”朱氏道：“别听他混话，刘姓家里，出了两个柳树精，有什么好事干出？从前小姑嫁到他家里，在老柳树精手下度日子，十年以内，受过了多少冤苦，小姑只是好耐性，闷在肚里，从不曾与婆婆面红颈赤，毕竟气坏了身子，忧忧郁郁地死了。小姑死后，小柳树精进了门，婆媳俩一吹一唱，一搭一挡，竟是无恶不作。玉儿这孩子在他们手里，逃得生命，要算绝大运气，从那铜眼里拔了过来。依着小柳树精的意思，最好把玉儿折磨死了，偌大产业，便归金儿一个人承受。亏得玉儿还有嫡嫡亲亲的母舅，小柳树精心里，也有三分顾忌，要是没有了我们这一家亲戚，恐怕这一件芦花棉袄，早给玉儿穿在身上。现在邦平对于玉儿的感情，一天一天地薄弱，都是她在暗地里做拨火棒，却还要说这冠冕话儿。黄熟梅子卖什么青，便是三岁孩儿，也不受他的骗。”

子才道：“邦平还有荒谬的话，令人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他说从今以后，再不供给玉儿的学费，犯不着出了许多金钱，去买儿子的教训。他说从前的老法经书，只讲做老子的怎样教训儿子，现在的新法教科书，却讲做儿子的怎样教训老子。他说活了

四十一岁，从不曾受过他人的责备；现在要受儿子的教训，却何苦来。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玉儿送入了学校，大儿子既已如此，这个小儿子不得不格外小心，格外谨慎，延请一位品学兼优的老法先生，专把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道理，切切实实地教导一番。倘然冒冒失失，也把小儿子送入了学校，将来兄弟两个，通同一气，专把老子来教训，做老子的前后被攻，左右受敌，怕不要活活地气死。”讲到这里，又引动了众人的喧笑，锦心、慧姑，更是笑不可仰。两人本并坐在一张沙发上面，慧姑把脸儿伏在锦心肩上，嘻嘻嘻，格格格，笑得抬头不起。锦心手里正执着一只碧玻璃茶盏，酽酽地盛满了雨前香茗，尚没饮得几口，经这一笑，笑得玉腕颤动，这只碧玻璃盏，一颤一簸，把茶儿泼翻了一半，几乎把裙裾都打湿了。

子才等她们笑定以后，又说道：“你们并未身临其境，听我报告，已笑得这般模样，要是今天你们也在座，亲听着邦平的议论，只怕笑得还要热闹。邦平发出这般怪论，他的病根，自然是脑筋太旧，然而换一句话，也可说他是神经过敏。现在新学界里面，确有一种出乎常理的学说，说来说去，无非是‘什么叫做父母，子女的奴隶罢了’。似这般的论调，凡属替儿孙做牛马的父母，都逃不出这个习惯。然而这是一种习惯，不是一条公例，用来警醒世上的痴心父母，却可算得一种刺激的格言。倘说父母该是子女的奴隶，用来编在学说里面，当做天经地义、金科玉律。在那稍有见解的，当然不肯盲从这种学说，单怕没脑子的青年，误听了，便认为父便是牛，母便是马，回到家里，竟实行那牛父马母的主义，可怜老子娘出了许多血汗钱，巴巴地栽培了子女读书，子女读了书，老子娘别的好处都没有，单单取得了一个做牛做马的资格。似这般没脑子的青年，学校里面不好说是没有，不过是少数中的少数，倘然因噎废食，不敢把子女送入学校，便是绝大的错着。讲到

玉儿这孩子，天性是极厚的，邦平说他目中无父，谁知他只为目中有父，才有这一封谏父的书信。邦平不谅儿子的苦心，竟把学费停止了。又虑到金儿身上，怕他也来教训老子，这真是神经过敏了。”朱氏笑道：“谁说父母不是牛马？牛父马母，也不好算什么新学说。记得孟子里面，早已提倡‘牛羊父母’的学说。”说着，大家忍不住又笑了。当下说些闲话，锦心起身告别。子才说了几句前途珍重的话，叫她回去时，在老子娘面前，代言问好，锦心诺诺答应。朱氏便吩咐佣妇陪着张小姐回府。慧姑与锦心，素来投契，也送她走了一条巷，方才折回。

原来子才有两个胞妹，大妹嫁给张达夫，次妹嫁给刘邦平，这位锦心女士，便是达夫的女儿。达夫的先世，也是做经纪的出身，靠着勤奋与信实，起家立业，稍稍挣扎些财产。达夫在满清时代，也曾考取一名秀才，后来猛然觉悟，改弦易辙，说这些八股试帖，都是腐肠的硝镪水，坏脑的麻醉药，便一心一意地研究实学，不遗余力。这时适值政府停罢科举振兴实学，达夫在江南高等学校里肄业，预科二年，正科三年，五度春秋，博了一个最优等毕业。一辈同毕业的，靠着这一纸文凭，当做升官发财的符录，都向这卑鄙龌龊的政界里乱跑，惟有达夫绝意仕进，把官场当做魔窟看待，不敢前去涉足。毕业以后，办过几年实业，当过几年教员，乡党之间，声誉卓卓。他本住居无锡，只因女儿锦心在苏州教会女学校里读书，往返跋涉，所以便挈眷迁居苏州，一住也有两三年。他与子才志同道合，又是郎舅之亲，自然格外莫逆。锦心同慧姑是姑表姊妹，锦心十九芳龄，慧姑比她小三岁，两个人立在一起，人家见了都认做是同胞姊妹，面貌身段，语音态度，彼此都是酷肖。锦心在去年夏季早已毕了业，无锡有一位华女士，闻她的品学超群，便聘请她去办新村学校，办过半载，成绩甚佳。年假回来，与慧姑往来甚密，谊胜同胞。这回又要分别，依依不舍，却

也难怪她们。

张陆二姓，既然情似胶漆，张刘两家，却是性如冰炭。达夫同邦平一般都是经纪人家的子孙，彼此又是连襟之谊，论理不该疏远，然而达夫见着邦平，正眼都不瞧一瞧，邦平同他谈话，便疏疏落落答应几句，邦平不同他谈话，他也不向邦平攀话。邦平是受人趋奉惯的，无论走到哪里，都是邦翁先生长，邦翁先生短，许多声浪，聚作一团热气，独有遇着达夫，却似落在冰窖子里，专把热气去换他的冷气。邦平见这冷淡情形，便也发了脾气，你既不来理我，我也不来睬你，从此两个人都生了意见，似有深仇宿恨一般。宴会场中，邂逅相遇，不但不交一语，并且彼此别转了头，连这颔首的礼节，也都没有。究竟达夫因甚憎恶邦平，其中却有个原因，编书的暂缓发表。达夫同邦平，既然这般疏远，两人的妻子，却是亲姊妹，平日又很和气，并不为着丈夫的关系，改变姊妹俩的情分，襟兄襟弟只管做冰炭，胞姊胞妹依旧似胶漆。后来邦平的妻子死了，张刘两家，便完全断绝了关系，邦平既不许儿子登张姓的门，达夫也不许女儿进刘姓的宅，所以锦心与玉儿，虽是姨表兄妹，却有十余年不曾见面，倘然一朝见面，彼此都不相认识。

话既表明，再说慧姑送了锦心一条巷，回到家里，便向父母告禀，说："锦姊明朝动身赴锡，孩儿须得清早起身，赶到城外车站，买了月台票，送她上车。"子才夫妇道，中表情分，理当如此，便是你不去送，我们也要叫你走一趟。当下谈些闲话，时已天晚，佣妇送过锦心，早已回来。

"一宵已过"，四字通套，来朝东方透亮，大家尚没起身，慧姑早在茜纱窗下，水晶帘前，整理这个发髻，高举皓腕，巧挽青丝，费了一会子工夫，方才就绪，肚里自思："无怪当今时髦女子，都提倡着剪发主义，女子梳头，确是一桩累赘的事，要想赶紧出门，

却不能开步便走，都是这满头青丝，把人束缚住了。昔人唤头发做烦恼丝，烦恼两字，确是定评。男子的烦恼丝，可以剪掉，女子的烦恼丝，难道剪掉不得？……”正在自思自想，佣妇听得小姐起身，便进房来送面汤。慧姑盥洗都毕，换了一件华丝葛的皮袄，套着裙子，秀发上面压着一顶丝绒的帽儿，拖条骆驼巾，护着蝤蛴领。自己在着衣镜前瞧瞧，却是不奢不俭，不华不朴，算得合宜的打扮。那时一轮旭日，从茜纱窗外透进光彩，照得两颊绯红，同初日芙蓉一般。慧姑怎敢迟延，扣着白绒手套，挽着小革囊，径自出房，把房门反扣了，蛮桦细碎，盈盈地走到父母房里，告禀出门。聪生见姊姊打扮端正，便缠着要同去游玩，慧姑许他少顷回来，买糖果给他吃，聪生方才不闹着同去。子才夫妇唤王妈伴着小姐同去，慧姑道：“这倒不必，王妈走路，怎及孩儿的快捷，她是缠过脚的，身躯又肥胖，孩儿走一步路，她要分作三步，两只小脚在地皮上舂得怪响，枉自舂杀了许多蚂蚁，孩儿同她走，倒要时时停步等她，倘把车站钟点错过了，便要徒劳往返。好在此地离城不多路，出了城，便可唤一辆人力车，直接上车站，还是孩儿独行的爽快。”子才夫妇道：“你既独自出门，须得紧去紧回，路上小心在意。”慧姑答应着，惊鸿一瞥，早已出了自己的大门。

巷里静悄悄的，尚没行人，出了巷正待转弯，蓦地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戴着铜边眼镜，穿着大方马褂，故意地迎面撞来。慧姑见这人不怀好意，忙把娇躯一偏，虽没撞个满怀，然而慧姑的肩窝上早受着一挤，手腕上早受着一碰。这时路上又没第三个人，街道又很宽阔，见得这一撞全是邪意，慧姑心里，恼得什么似的，停了脚步，正待发作几句话，这男子见慧姑停了步，自己也停了步，两只又馋又饿的乌珠，隔着玻璃，只向慧姑身上打转，嘻开上下嘴唇，露出又黄又绿又垢又腻的牙齿，恨不得生吞活剥地把慧姑咽了下去。……列位，倘是湖丝阿姐，豆腐西施，遇着这般兽

头兽脑的魔鬼，色眉色眼的瘟生，老大的耳刮子，早已打去。便算不打，也要千刀割万刀刮地骂将出来。慧姑却不然，见着这人的模样，早已作恶，谁耐烦同他多讲，轻轻地说了一句“哪里来的混帐人”，掉转娇躯，匆匆地向前跑去，肚里寻思，亏得扣着手套，不曾同这混帐人肌肤相触，少顷回家，拚把这手套洗了又濯，濯了又洗，只是这混帐人哪里来的，姓甚名谁，以后倒要提防他。……

慧姑不知这人姓名，看书的早已洞若观火，谁不晓得他就是伍青岩。青岩见女郎早已跑去，哪里割舍得下，蹒跚着两只脚，向后追赶，尚想冒到前面，挤这一挤，轧这一轧。然而鹅行鸭步的学究，和那翎燕翩鸿的少女，演习那长距离赛跑，孰胜孰败，自然不消说得。可怜他跑得气喘吁吁，额汗涔涔，向前望去，已望不见女郎的背影，只得停了脚步，喘息了一会子，心里无可抱怨，却怨着那“天足会”里的发起人，真是作俑不仁，造孽不浅。倘然方才的女郎，双翘瘦削，莲步姗姗，我便要跟她十里五里，送她一程半程，偏偏这女郎又是天然双足，皮鞋格登登，宛比踏着风火轮似的，叫我哪里赶得上。又想到这女郎眉目如画，媚态横生，不觉心头卜卜地跳，转念一想，今天尚有要事，且把这女郎的模样儿，留到夜间被窝子里去细想，休得落魄失魂，误了我的公干。当下用着强制工夫，撇开了邪念，慢吞吞地走入一条巷里，认明了一家的门牌，便即推门进去。列位，青岩究竟走到谁人的家里？原来这家不是别家，便是陆子才的住宅。正是：

冬烘脑袋，满贮邪魔；天鹅在望，馋煞虾蟆。

第十三回　重色彩文人结习　悔鲁莽道士通疏

慧姑出门后，子才笑向朱氏娘子道："孩儿的跑路，真似风一般快，方才眨了眨眼，她早已跨出了大门，似这般的跑路，休说王妈赶她不上，便是我与她赛跑，只怕跑一次，输一次，跑十次，输十次。"朱氏道："这妮子的两条腿，操练得好了，学堂里开运动会，她考过赛跑第一，你要叫王妈同她走，宛比龟儿同兔儿竞走，她怎肯依从？"子才点头道："这便是妇女解放的好处了。"朱氏道："昨天锦心在这里，也是议论些解放不解放，这解放两字的真意，我可不大理会得，大约总是说妇女合该脱离束缚，自由行动的意思，据你看来，毕竟妇女该解放不该解放？"子才道："束缚两字，现在已不成了话，妇女既不该束缚，当然要谈到解放问题。然而家庭的束缚，是容易解放的，社会的束缚，是不容易解放的。家庭的解放，无非是限制妇女出门，限制男女公开社交，这两个问题，倘要解放，家长开通一些，便可办到，没什么烦难。最难办到的，便是社会的束缚。社会上牢不可破的习惯，便是把女子当做玩物看待，现在有程度的女子，果然不甘以玩物自待，然而在男子眼光里看来，只怕依然逃不脱这个玩物观念。原来这个观念，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铲除净尽。历来的文人学士，都把妇女两字，当做文章里面的一种色彩，胸头有什么牢骚，有什么恼恨，不肯爽爽快快吐出这口气，却把妇女当做一部排气机，满肚皮的牢骚恼恨，都要借着妇女的口吻，排泄出来，胡诌什么'思

公子'、'忆佳期'、'春闺怨'、'秋闺恨',说来说去,哪有什么好话说出。妇女也是一个人,男子也是一个人,妇女做了男子的排气机,怕不损了妇女的人格?然而还算把妇女当做高尚的玩物看待,等而下存之心益发不可问了,挂着香奁的招牌,傍着西昆的门户,专把妇女的一肌一容,一颦一笑,做他们的消遣品,左一首'个侬',右一首'无题',写得栩栩欲活,历历如真,词句里面,总不免带着几分轻薄,果然出以蕴藉,出以含蓄,倒也罢了,那尤其不堪的,盈篇累幅,专拣秽亵上面去着笔,竟是杂事秘辛的演义,控鹤秘记的详解。我也不必套着道学先生的论调,骂他们'诬蔑闺秀引诱青年',但就他们的设心而论,究竟算女子是什么,简直是消遣的、调侃的、戏笑的、狎侮的一种玩物罢了。文人学士,尚有这般牢不可破的观念,那些没程度的人,自然不消说得。每逢女学校开会,满座的男宾,挨挨挤挤,表面上说是展览成绩,倘然下一句诛心的批评,只怕其中心地光明的,寥寥可数。又逢女学生结伴旅行,每过一处,沿路看热闹的,常有许多不堪入耳的议论。社会上的玩物观念,既然不肯解放,自然有许多妇女,不敢在外面乱跑。家庭束缚妇女,束缚得松;社会束缚妇女,束缚得紧,解放妇女的束缚,家庭社会,须得兼营并顾。要是家庭的束缚已解放了,社会的束缚却不曾解放,妇女的自身,尽可把做男子看待,社会的待遇,依然当做玩物相视,穷乡僻壤,踽踽独行,我们做男子的果然不怕什么,难道青年妇女,也可同我们做男子的一般行动,一般放心托胆?"

这一席话,说得朱氏句句入耳,语语惬心,点头播脑了一会子,便道:"你的话真不错,方才你叫王妈陪慧儿出门,原来有这般用意。"子才道:"慧儿这妮子,并不是没宗旨的女子,从这里到车站,又不是穷乡僻壤,便没王妈陪去。……"说到这里,王妈搀着聪生,急匆匆地来报道:"外面有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求见主

人，问他讨名片，他说不曾带来。”子才道：“来人多少年纪，怎样打扮？”王妈道：“年纪大约四五十岁，看他的打扮，不三不四，不上不下。说他是测字先生，又没有字盘；说他是走访郎中，又没有白布招牌，扑着两只大袖，大摇大摆地进门，聪生见了这怪状，险些儿哭将出来。”聪生忙接嘴道：“爹爹，外面的老老吓人，快取门闩，打他出去。”子才听着好笑，又不明白来人是谁，连忙出去看时，不是别人，正是那个面目可憎的伍青岩。正待动问来由，青岩忙摘眼镜，高唤着“子才先生”，抢上几步，一个揖深深着地，嘴里一叠声地念道：“昨天冒犯冒犯，唐突唐突，荒谬荒谬，死罪死罪，诚惶诚惶，诚恐诚恐。”这二十六个字，一口气哼出，宛比道士通疏一般，嘴里念完，方才平身站立。子才益发莫名其妙，请他坐定了细述来由。青岩谦让不敢坐，推了一会子，方才勉强在上首坐定，眼观鼻，鼻观心，毕恭毕敬，连眼镜都不敢戴上。子才道：“伍老夫子，今日光顾敝庐，有何见谕？”青岩垂着头答道：“无事不登三宝殿，晚生此来，专诚到府请罪。晚生天生一个毛病，三杯到肚，便不识天地为何物。昨天在刘东翁席上，贪饮了几杯酒，竟有眼不识泰山，嘴里没高没低，当着子才先生，说了许多放肆的话，后来酒醒了，懊悔不迭，便伸手到自己嘴巴上，着着实实地打了三下，而且自己还教训自己的嘴巴道：‘戒之哉，毋多言，言多必败。’而且探听得子才先生是一位博学鸿儒，是刘府里的舅老爷。自古道：挨金似金，挨玉似玉，子才先生既是刘府里的高亲贵戚，便似金玉一般的身价，晚生是何等样人物，真似脚底下的方砖，方砖底下的泥，泥底下的磕头虫。昨天一时该死，下贱的磕头虫，竟爬到贵人头上来，子才先生沧海般量，断然不会介意。但是晚生清夜扪心，断然不肯自恕，从今以后，要改过自新，立誓戒酒，倘然再饮涓滴，任凭子才先生要打要杀。今天到府，一来是请罪，二来要求子才先生在刘东翁面前竭力吹嘘，格外包荒。”

子才哈哈大笑道:“老夫子开口晚生,闭口晚生,这晚生两字,大欠斟酌。论起年龄老夫子须得十年以长,哪有年长的向年轻的称晚生的道理?晚生两字,从此休提。”青岩道:“子才先生说得极是,晚生从此不敢称晚生了。”子才道:“老夫子既在舍亲处教授,西席地位,何等清贵,增高先生的人格,便是增高学生的人格,老夫子倘把磕头虫自待,看轻自己不打紧,只怕连那令高徒都看轻了。试问磕头虫教出来的学生,成个什么东西?”青岩涨红了脸,一叠声地道个“是”字。子才道:“你说我与刘邦平结了亲戚,身价便同金玉一般,须知金玉不金玉,都凭着自己的人格,同那亲戚没什关系,况且我与邦平虽是亲戚,却也各行其是,并不十分密切,金儿又不是我的嫡亲外甥,人微言轻,你叫我吹嘘些什么?”青岩听得金儿不是子才的亲外甥,赶把低着的头平抬起来,忙问道:“刘少爷不是足下的亲外甥,他的亲母舅是谁?”子才道:“昨天坐在第二位的柳小宾,便是金儿的亲母舅,你要托人吹嘘,还是去托他,若到这里来打干,竟是南辕北辙了。”青岩一壁儿戴起铜丝绕脚的眼镜,一壁儿自言自语道:“原来这位柳小宾先生,便是刘东翁的贵戚,刘少爷的嫡亲母舅,昨天坐在第二位,哦,想着了,白白净净的面皮,三十多岁的年纪,天庭又饱满,地阁又丰隆,好一个福相!咳,险啊险啊,昨天在席上,亏得没有言语伤犯他……”青岩这一派泌泌唧唧的话,说得是很低的,子才坐在旁边,也有几句入耳,也有几句不曾入耳,看他这般失魂落魄的情形,又是可笑,又是可怜。青岩却高昂着头说道:“有话要动问你,方才说起的柳小宾先生,住在哪里,想你应当知晓。”子才冷冷地答道:“谁说不知晓,小宾同着邦平,又是郎舅,又是中表,小宾的老子用宾,又是邦平的岳父,又是邦平的母舅,现在年纪老了,瘫痪在家,住在上海小东门内。小宾是行医的,门前有医生招牌,你要去找他,趁着火车,不到几点钟工夫,便可会面。”青

岩又问道:“这位小宾先生,现在可曾回到上海?”子才道:“这却不能奉答,你自去打听便了。”青岩沉吟了片晌,离座告别,略把头儿点了一点,扑着两只破袖子,大摇大摆地出门而去。子才循例说了一声:“恕不远送。”青岩头也不回,好像没有听得一般。

子才又好气,又好笑,回到里面,便把来讲给朱氏知晓,朱氏笑得前仰后倒,说道:“怪不得聪儿口口声声说要举着门闩打他出去,原来这般呆头呆脑的怪东西,门闩不打他,却打谁来?”子才道:“你别笑他呆头呆脑,他是一个极刁猾极势利的东西,方才同我讲话,变了三种态度,孔子说的乡愿,便是他的变相。邦平引鬼入门,不知要闹出什么闲话。隔了一会子,慧姑从车站回来,买了一包糖果,给弟弟吃,谈话中间,说及出去时候被人冲撞的事,子才便疑及青岩,忙问这人怎样打扮,怎样态度?慧姑一一说了,却是件件般般,不差毫发,而且铜丝绕脚的眼镜,又是大大一个证据,这人便是青岩,自然毫无疑议。慧姑所御的手套,放在肥皂水里,足足浸了三昼夜,不在话下。

单说青岩从子才家里出来,连连唤了几声晦气,早知子才同邦平不大接洽,我怕他做什,没来由登门谢罪,白白地受了一顿教训,真是掀被头去讨臭屁,倒尽了老子一百年的霉。又想昨天虽然开了馆,正式上课,须在正月十六日,今天闲着无事,衣袋里还存放着一块大洋,这是学生送的贽仪,须得分一半给勉斋,趁那大洋没有打碎的当儿,放在袋里,也可讨个吉利,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一个银元,照这样的变化起来,也够了我伍青岩的下半世受用。青岩一路盘算,早已走到巷口,蓦然间想到方才遇见的女郎,不晓得是谁家闺秀,心窝里奇痒难搔,这女郎的面庞儿,又是娇,又是嫩,讲到娇字,娇得不亦乐乎;讲到嫩字,捻她一捻,只怕要捻出汁浆,呵她一口热气,只怕要融化做饧糖。她方才是向西去的,说不定便要回来,仍打从这里经过,我何妨

等她一等。青岩想到这里，便把眼镜擦得净净的，在一家杂货店门前，钉住了脚跟，伸着头，只向西望，心窝里胡思乱想，潮水般地涌上来，一时无可奈何，只把满口的臭馋涎，狂吞乱咽。……究竟胡思乱想些什么，青岩肚里想得出，编书的笔下达不出，不是真个达不出，达了出来，不免唐突了这位高尚纯洁的陆慧姑小姐。

再说青岩呆呆地站在杂货店门前，颈儿伸得长，眼儿盼得酸，专望西面的人来。谁知西面的女郎没有来，对面一家的阶石上，却站着一个中年妇人，双手叉着腰，只向青岩呆睃。青岩失魂落魄，并没觉得，这妇人却暗暗地冷笑。一对男女，两旁站立，早惹起了往来行人的注意，说他们是乾坤班的艺员，却没换着行头；说他们是雌雄党的说书，却没抱着弦索；说他们是站双岗的巡警，模样儿很像，只是中国没有女巡警，难道巡警的浑家，帮同着丈夫，在那里站岗不成？大家揣摸不出是什么道理，只落得个个侧目，人人回头。杂货店里的店伙，见青岩当门而立，遮断了买客的路，便高唤道："先生要买东西，请到里面来，不买东西，请让开几步。"这几句话，才唤醒了青岩的色魂魇魄，一时觉得没趣，便回身向店伙发话道："这里立立不打紧，又不是豆腐做的阶石，怕人家踏破了不成？你道我不是买东西，哼哼，不是买东西，到这里来做甚？现在受了你的气，要买东西也不买了。有了雪白般的大洋，怕没处去买东西。"说着，掏出这一块大洋，托在掌心里，颠这一颠，银元便翻了一个跟斗，店伙的眼光，也随着这银元，翻了一个跟斗。青岩卖弄了一会子，重把银元纳入袋里，掉转身躯，大踏步跨下阶石，却不防与那个妇人冲撞一个满怀。正是：

旁观眼光，不难于掌；囊内有钱，开口便响。

第十四回　跑街坊两脚斗鸡　走门路一心拍马

住在僻巷里的阿巧娘，年纪约莫三十多岁，寡居了几年，专替人家洗衣服度日，人人都唤她做洗衣服的阿巧娘。她只会替人家洗衣服，却不会替自己洗名声，衣服越洗越清，名声竟越洗越浑。她虽挂着寡妇商标，却是抱着多夫主义。她这身体，原是公司性质，投资的股东，有的说八九人，有的说十余人，只为她不曾正式开过股东会，所以不晓得股东的确数。照着公司的章程，股东一次投资，便可永沾利益，她的公司却不然，须得源源投资，才可保守这股东资格，要是几个月不投资，这股东资格，立时消灭。股东里面，都是些不尬不尴的人物，这位冬烘头脑的伍青岩，在三年以前，也是股东一份子，红纸包裹的东西，孝敬了不少，才博得这里的一纸股单，后来失了馆地，阿巧娘翻转面皮，取消了他的股东资格，青岩不服气，曾在这条僻巷里，大动唇舌，继以打架，起了一个拆股风潮，来往行人，传做笑柄，刘公馆里的老妈子，也曾目睹情形，才有那天屏门后的一番议论。青岩失了馆地，算不得是西席；拆了股份，又算不得是股东，东不东，西不西，这几年来，简直成了个不是东西。现在青岩在刘公馆里做先生，西席的西字，早已恢复了，却又偏偏同那阿巧娘狭路相逢，这便是恢复股东的动机。

阿巧娘才向人家送了衣服，跨出大门，却见青岩立在对面杂货店门口，别转了头向西望，只道有意不理她，忽又想起昨天青

岩坐了轿，向我巷里经过，装腔作势，一阵干咳嗽，卖弄他有人抬着走，难道他近来碰了好运，一跤跌在青云里，已脱换了从前的穷形极相?然而看他这副打扮，与从前没两样，苏秦仍是旧苏秦，又不像交好运的人。这事有些蹊跷，倒要探听一个下落。他不肯走，我也不肯走，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他立在那家门首，我便立在这家门首，他别转了头，我便叉着腰，看是他强过我，还是我强过他。后来青岩向店伙发话，掏出银元，在手掌里翻筋斗，这一道银光，直向阿巧娘眼帘里射去，暗想不得了，不得了!他果然得了些油水，怀里一掏，便掏出这个好东西，他怀里的好东西，定然不少。有了这好东西，为什么不到我家来走动？我本待不理他，看这好东西面上，须得我去凑他。从来和气不蚀本，也是个生意之道。想定主意，便跨下阶石，正待上去招呼他，可巧青岩掉转身躯，也是跨下阶石来，两不防备，彼此都撞了一个满怀。

青岩经这一撞，铜边眼镜又直溜地落下来，幸亏抢得快，方才扶上了鼻梁，正待发话，却见是从前的情人阿巧娘，一时没做理会处，要想发话，又翻不转面皮，要想同她叙旧，又失去了自己的体统，当下不则一声，冷冷地向阿巧娘瞧了一瞧，只见她迷花着两眼，上下眼皮，仅隔得一丝微缝，朵起着双颊，堆满了许多甜情蜜意，嘴唇掀动，露出焦黄的牙齿，只是吱吱格格地笑。青岩猛想到从前离异的当儿，这婆娘同是一双眼睛，却张得核桃般大，同是一副脸皮，却绷得皮鼓般紧，同是一张嘴，却咬牙切齿，只管骂人，她现在见我交了好运，做出这般势利模样，要来趋奉我，落得不理她，耍她一耍，也好吐吐从前这口恶气。当下搬动两只腿，只向前面跑去。阿巧娘哪里肯抛舍，扭头扭颈的，只在后面厮赶着。青岩鹅行鸭步，本来跑得不甚快，阿巧娘却比不上天足女郎，她是个缠脚的妇人，走起路来，脚尖相对，唤做斗鸡脚，什么礼义廉耻，她都解放了，只有一双斗鸡脚，她舍不得解放，所以跑路时

候，跑一步，斗一步，越想跑得快，越是斗得厉害，跑得气喘吁吁，脚上的鸡眼，阵阵作痛。前面的青岩，却是大摇大摆，从容不迫，相离只在三五家门面左右。这回赛跑，当然是青岩占了先着，鹅行鸭步的男子，毕竟胜过了斗鸡脚的妇人。阿巧娘再也熬不住，看这好东西面上，免不得自己先开口，迎合上去，一壁走，一壁唤道："老青，你跑到哪里去？似这般拚命地狂跑，简直要把良心都跑掉了……老青，你慢慢儿走，自古道，快刀割不断的恩情。老娘与你相识了多年，多年不好，也有一年好；多日不好，也有一日好，你怎便这般狠心，铁打肚肠铜打肺，却把老娘来捉弄，你便立停了脚，与老娘攀谈几句，也不见得失了你的体统，皇帝老子也有草鞋亲，没的这般势利，丢掉青竹竿，忘却讨饭时……"

青岩暗暗好笑："这婆娘被我捉弄得够了，再不站定脚跟，她便要恼羞成怒，赌气走了，从此一刀两段，再不会继续旧欢，我正是意马心猿，捉缚不定，同这婆娘鬼混几天，慰情聊胜于无，也是好的。这婆娘虽是势利，她的主见却很多，我正有许多事情，一时没商量处，与她商量商量，自然得益不少，区区草创之，婆娘论讨之，免得孤陋寡闻，愚蒙等诮。"想到这里，脚步儿便放得慢了。阿巧娘斗动两只脚，好容易追到前面，含着笑脸道："我晓得你不是铁打肚肠铜打肺，你的心依旧是肉做的。"青岩笑道："你的心是什么做的？"阿巧娘道："我的心同你一般，也是肉做的。从前一时气愤，相骂没好声，相打没好拳，后来我这口气平了，便时时地惦念着你，你若不信，少顷到了我家里，你只消去盘问这阿巧小丫头，管教她一五一十告诉你，什么事都瞒不过她的一双小眼睛。她也时时惦念着你，常向我说：'娘把干爷赶到哪里去了，干爷有说有笑，怪有趣的，多年不上我们[家]，弄得这里冷冷清清，没瞅没睬，我只要向娘讨取这个干爷，娘快把这个干爷还我。'老青，你想十二岁的孩子，直心直肚肠，想着什么说什么，再也不会花

言巧语的，难得她这般惦念着你，你便不看我的薄面，看这小孩子份上，也该到我家里去坐坐，讲几句知心话儿。我有上好的红白寿眉茶叶，是堂倌小江北送我的，一向搁起着，舍不得用，原是要等你心回意转，跑到我家里来时泡给你吃。老青，快快到我家里去，我便泡一壶红白对镶的寿眉茶，酽酽地筛给你吃，也好讨些好口彩。我们两口儿齐眉到老，永远和合，同那红白对镶的寿眉茶一般，老青你道好不好？”青岩听了，明知她甜嘴蜜舌，不是真话，然而落在耳朵里怪亲热的，宛比滑头公司里的招股广告，天花乱坠，容易动人，不知不觉，便恢复了这个已经取消的股东资格。男女两个，缓缓的并肩儿走，阿巧娘跑伤了鸡眼，走路时一跷一拐，一高一低，嘴里还喃喃地埋怨道：“促狭的老青，今天把老娘捉弄得够了，便算从前说话时伤犯了你，但是脚上的鸡眼没有伤犯你，你不该同我鸡眼作对。”青岩笑道：“你的鸡眼没有伤犯我，我的眼镜也没有伤犯你，方才把我砰的一撞，险些儿把眼镜都撞碎了，撞碎了我的眼镜，宛似挖去了我的眼睛。”阿巧娘也笑道：“跑伤了我的鸡眼，宛比砍掉了我的脚。”当下两人一路打扯，向着僻巷里走。

阿巧娘问及青岩在哪里发财，老娘生了眼睛，从不曾见你坐过轿儿，怎么昨天却吆吆喝喝地在巷里出风头？青岩便把刘公馆里请他做先生，一五一十地铺张起来，阿巧娘听了，乐得什么似的，忙说：“原来你交了这般的好运，所以眼睛生在额角上，大模大样不理人。刘剥皮的大门，是不容易进的，你既进了他的大门，宛比身入宝山，包管你吃用不尽，不晓得你是怎样修来的。老娘也有一家亲戚，在刘公馆里执掌着重权，她说的话，宛比金批御令，刘公馆里的人，谁敢道个不字，直是没有髭须的主人翁，没有座位的主人婆。”青岩忙问是谁。阿巧娘道：“这人便是我新拜的干娘，充当刘公馆里的管家婆，赫赫有名，你怎么不知晓？”青岩

道:“你原来有这位高亲,失敬失敬。你的干娘,便是我的干岳母,待我写一幅梅红全柬,用着‘子婿伍青岩顿首百拜’的称呼,恭请这位老人家到你家里,朝南坐着,待我恭恭敬敬磕几个头,唤几声岳母大人。”阿巧娘道:“什么岳母不岳母,怪肉麻的,你只跟着我,也叫她一声干娘便是了。这老人家,每日饭后,常到我家里来坐闲,你要见她,是很容易的。她也曾向我说,公馆里新请一位先生,早晚便要开学,却不料说着的就是你。你昨天才进刘公馆的大门,新风新水,里面人都不大熟识,你若认识了我的干娘,少不得在东家面前添几句好话,你坐的冷板凳,永远不会摇动。”这几句话,说得青岩点头晃脑,连声道是,暗想我为着“巩固板凳”的问题,才向陆子才府上陪礼,怎耐金儿不是子才的亲外甥,金儿的亲舅父,却是住在上海的柳小宾,我又没机会同他联络,徐勉斋虽肯替我添好话,然而这是金钱换来的,我不给他钱,他便不肯替我帮忙,现在有了这条门路,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要联络这管家婆,须得联络这阿巧娘,便怜怜惜惜地向阿巧娘讨好了几句,一会子说:“你可慢慢儿走。”一会子说:“你脚上的鸡眼,痛得怎么样了?看你这般一跷一拐的,我的心头仿佛有一万把铜刀在那里攒刺。我的阿巧娘,你可晓得我的一颗心,比你脚上的鸡眼,还痛得厉害。”

两个势利人,谈谈说说,不觉已到了门前。阿巧小丫头拖着黄脓鼻涕,恰立在门前玩耍,抬头见娘来了,舞手舞脚的,正待扑到身边,却见青岩陪着同走,赶忙浓浓地吐了一口涎沫,便道:“这多年不上门的穷鬼,又来做甚,真个倒胃口,蹙眉头。”一壁说,一壁抓了两行鼻涕,对准了青岩要想挥将过来。她娘赶忙做眼色,大声喝住道:“阿巧,休得没规矩,快快取了茶壶,马口铁瓶里的茶叶,多抓两把,酽酽地泡一壶茶给干爹吃。”阿巧撅起了嘴,只不答应,她娘走到她身边,咬了一会子耳朵,阿巧方才点点

头，依着她娘的话，自去泡茶。这时一对男女已到里面坐定，阿巧娘道："老青，我的话对不对，你多年不上门，把小孩子的头颈都望得长了，方才她见了你，只抱怨你不上门，她毕竟是小孩子脾气，见了你，欢喜得什么似的，一时没大没小，没规没矩，嘻开了嘴，把涎沫都淌了出来，一会子又怨着你，鼻子一酸，两管鼻涕，再也留不住，她方才抓着鼻涕，要洒到你身上，真是又悲又喜，从心坎里发出的真爱。"说到这里，阿巧泡了茶来，她娘吩咐着："浓浓地筛两碗，把茶壶放在茶窠里，用你的破棉裤塞停顿了，下半天干外婆到来，便好筛给她吃，她是喜吃热茶的，休得再筛冷茶给她吃，惹她说话。"回转头来，又笑向青岩道："今天你横竖没事，便在我这里吃饭，吃了饭，干娘便要到来，你在这里守候着，她见你来意至诚，自然便竭力提拔你。只是我这里的菜，没油的豆腐，白碟的菜，不好请客，你昨天在刘公馆里吃高了嘴，只怕这些东西不对你的老胃，你要吃什么，'有钱不消周时办'，你只拿出钱来，我便唤阿巧去买。"青岩正要利用阿巧娘走她干娘的门路，这个悭囊，不由他不解破，方才翻筋斗的银元，翻来翻去，翻不出这个掌心，现在掏了出来，这一个筋斗，便翻得远了。当下把银元端相了一番，做个临别纪念，颤巍巍地交给了阿巧，叫她先在钱铺子里，把银元兑换了角子，再到三珍齐肉铺子里，买一角顺风，一角门枪，顺便买些花生瓜子白酒，剩下的钱，留心拿着，早去早回，休得在路上逗留。阿巧接了银元，没口子地答应着，提了洋瓶，欢欢喜喜地出门去了。

列位，没有住过苏州的，见着这"一角顺风一角门枪"八个字，觉得无从索解，编书的先来下个注脚。原来苏州熟肉铺子里，有两样价廉的东西，一样是烧熟的猪耳朵，唤做顺风；一样是烧熟的猪舌头，唤做门枪，每逢熟肉出锅的时候，劳动社会里的人，纷纷去买这两样东西，以快大嚼。耳朵唤做顺风，当然是一句歇

后语，舌头唤做门枪，编书的不得确解，只得套着注疏家的论调，说一句“其义未详”。再说阿巧出门后，尚没回来，青岩在里面坐着，阿巧娘在门外洗衣服，约莫十二点钟时候，阿巧娘忽然喊道：“干娘，今天难得早来，请到里面坐坐。”接着一个老婆子的声音答道：“今天走了许多路，正要到你家里讨杯茶吃。”青岩听着，觉得这声音很熟。正是：

说着曹操，曹操便到；捷径终南，此其先导。

第十五回　咬耳朵娓娓不休　嚼舌头津津有味

说时迟,那时快,门外的老婆子,早已跨将进来,瞥眼见了青岩,便道:"阿呀,老身来得不巧,府上却有……"这句话没说完,忽又诧异起来,道:"咦,这不是我们公馆里新请的先生么?"说时,青岩已离了座,搭起唱喏的架子,提高教书的声调,兜头一个肥喏,脱口一声"干娘",倒弄得老婆子不好意思,把手掩着这张干瘪嘴,只是格格地笑。这时阿巧娘把洗衣盆掇入里面,光着两只湿淋淋的手,便道:"干娘吃刘老爷的饭,他也吃刘老爷的饭,既然同在一只锅子里吃饭,不是亲戚,也要认做亲戚。何况你老人家做得我的干娘,便也该做得他的干娘,我曾向你磕个响头,他也该向你磕三个响头。"说着,把抹布抹干了手,拖过椅子,便要硬揿婆子坐定了,受那青岩三拜。婆子道:"不行不行,论起亲戚,你们是一张床上的人,我受得你三拜,自然也受得他三拜。但是他既已做了我们少爷的先生,红毡单上受过少爷的全礼,我虽强,毕竟是个管家婆,受干女婿的拜,不打紧,受少爷师傅的拜,却要折了我的草料,这事断断行不得。"青岩道:"干娘说什么客气话,小子伍青岩,有缘得见你的金面,正要常常听你老人家的教训,这三个响头,值得什么。就算干娘为了少爷的关系,不肯受我的响头,这三个肥喏,却是罢不成的。"说着,便一而再、再而三地连唱了三个喏。婆子还想推辞,却被阿巧娘硬揿在椅子里,分毫动荡不得。

在这当儿，阿巧恰从外面进来，左手托着顺风、门枪，右手提着洋瓶，嘴角唇边挂着一分宽四五分长的两行油汁，宛比绛蜡上淌下的烛泪一般。青岩便接了她的酒瓶熟肉，忙问道："找下的钱在哪里，花生瓜子在哪里？"阿巧啐了一口道："怎便这般猴急马惶，又没有火烧到屁股头，待我一件件交给你。"说着，伸手在破棉袄袋里掏出四五个纸包，又掏出五个单角子，十个铜元，都交清了，青岩抡指一算，还缺少一个单角子，问她要时，阿巧道："远远地跑了一趟，这一个单角子，便该给我做脚步钱。"青岩疼痛在心，嘴里不好说什么，看这纸包时，却成了一种印刷品，而且不是石印，不是铅印，却是完完全全的一种油印，三个指头的箕斗纹，罗罗清疏地印在纸包上。青岩冷笑道："阿巧，你既赚了脚步钱，便不该在熟肉里面揩油。"阿巧大声道："放你七十二个连环恶毒的黄狼屁！谁希罕你的熟肉，要揩你的油。"青岩指着油印箕斗纹道："你不揩油，何来这三个指头印？"阿巧强辩道："这是熟肉里淌下的油，沾了我的指头，才印在纸包上面。"青岩又笑道："便是淌下的油，也不会淌到你唇边嘴角。"阿巧没话可说，吐出了半个舌头，东一撩，西一撩，把唇边嘴角的油汁，都舔去了，消灭那揩油的证据。阿巧娘喃喃呐呐地骂道："不挣气的丫头，你今天改了志，变了相，怎么馋到这般田地？昨天买了大东阳的白毛南腿，让给你吃，你不要吃，怎么见了这些不上台盘的猪耳朵猪舌头，便引动了你的馋虫，千日不馋一日馋，往日不馋今日馋，真是一滴水落在油瓶里，叫老娘的清净耳朵，去听人家嘲笑，不挣气，不挣气！削尽了你娘的面皮。"青岩见阿巧娘生了气，赶忙陪话道："你别生气，我与她开玩笑，正所谓前言戏之耳。"说时骈着两个指头，向鼻尖上摩擦一下，婆子也从旁打扯道："哈哈，休小觑了这揩油手段，目今世界，是个揩油世界，越是揩油，越交运，越是交运，越揩油，你看那赫赫炎炎的文官武将，谁不是个揩油好手。阿

巧会揩油，将来一定会交好运，女子家虽做不得文官武将，但这官太太的福分，倒可十拿九稳。”这几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阿巧赶忙倒了一碗酽酽的茶，送给婆子吃道：“靠你老人家的福，依你老人家的金口。”这几句话，又引得众人一阵喧笑。

青岩举着酒瓶，请婆子饮酒，阿巧娘道：“这些东西，怎便好请客，干娘年高，牙齿不坚牢了，你请她咬嚼猪耳朵，真叫做老太太吃海蜇，嘴里闹忙。你身边还有五角多钱，干娘爱吃红烧四喜肉，你便到菜馆里唤一次来，也不费什么。”青岩听着，心头一跳，暗想五角多钱须得分给勉斋，当时就有利益均沾的要约，均沾不均沾，将来终有一个办法，现在初次进刘公馆的大门，怎好不守要约，便拔他的短梯？欲待不拿钱出来，却恐怠慢了婆子，自己杜绝了这条门路；欲待拿出钱，又恐勉斋见怪，在东翁面前说坏话，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只落得半晌开不出口。阿巧娘冷笑道：“干娘肯吃你的酒，便是抬举你，小钱不去，大钱不来，肯不肯由你，休得哑口无声，当着老娘扮鬼脸。”婆子道：“阿呀，怎么要点了菜，请我吃酒，我哪里有这般口福，免了罢。”青岩见她们用着机锋说话，热嘲冷骂，一时没奈何，只得把勉斋瓜分束脩的缘由，述了一遍。婆子道：“呸，姓徐的这般没道理，揩油揩到醋瓶里来了。他揩别人的油，不干我事，他揩我干女婿的油，我便一百个不答应，今天这一次四喜肉，我本不想吃，现在听了你的话，我老大不服气，却偏偏要吃你这一次四喜肉，你把五角钱，白白地送给他，还不如孝敬你干丈母吃一样菜，男子汉大丈夫，宁可填城门，休得塞狗洞，你把这五角钱请了客，姓徐的有什么话，你只告诉我干丈母，姓徐的敢损伤你一根汗毛，自有我干丈母替你出场。哼哼，谅这姓徐的也不敢怎么样，生了他的人，没生他的胆。”阿巧娘凑过头来，同青岩咬了一会子耳朵，无非说有了干娘拍胸脯，你怕姓徐的做甚，再不唤菜，老人家要生气了。青岩听着他们的

话，胆儿一壮，真个摸出五角钱，差遣阿巧去唤菜，却把徐太宗师的要约，抛撇在东洋大海。

那时搬桌子，摆椅杌，婆子朝外坐了，青岩、阿巧娘，左右打横坐了，朝里的一个座位，留给阿巧坐。四喜肉尚没送来，先把顺风、门枪，分作两盆，花生、瓜子，都打开了纸包，婆子没有咀嚼力，只拣软的吃，夹了一块猪舌头，纳在嘴里，瘪嘴一挪一挪的，细细咀嚼；阿巧娘牙齿厉害，夹着猪耳朵，刹溜刹溜地乱咬，青岩见她们吃得起劲，不敢下箸，只是剥花生，嗑瓜子，胡乱充当下酒品。婆子嚼完了舌头，腾出舌头来讲话，道："你们俩的露水夫妻，拆散多年了，记得那年活拆的时候，我也曾在巷里瞧热闹，那时的你们俩，竟另换了两个人，男的提着锥钻拳头，请女的吃暴栗；女的扬着掌，请男的吸五支雪茄烟，早知今日仍聚在一起儿，当初何必恶狠狠地分拆？真是船头上相骂，船梢上白话。"阿巧娘道："干娘，亏你好记性，三四年前的事，怎样记得这般清？"婆子道："休说三四年，便是三四十年，我都记得。我们公馆里的小柳太太、老柳太太，还有上代的尤太太，我都服侍过的，三四十年里的事，我肚里有一部详细的清帐。"青岩听着，敬了婆子一杯酒，连连颂扬道："老人家真是执掌朝纲的大人物，古来有三朝元老，你老人家可算得三朝元婆。"婆子道："干女婿，你别向我掉书袋，我是不识一字的，你念着这书句儿，我不晓得你是骂我，还是赞我，也许面子上赞我，暗地里却是骂我。我们老爷说，人家只道'最毒妇人心'，其实不对，最毒的是念书人这支笔，黑的说成白的，方的说成圆的，都是这支笔在那里作祟，都是这书句儿在那里作祟。干女婿，你提起着书句儿，我便有些寒心，你不请我吃四喜肉，倒没妨碍，你借着书句儿骂人，我可不答应。"青岩忙道："好干娘，你别疑心，伍青岩是何等样人，怎敢在干娘面前使乖巧，我敢立个誓，倘然借着书句儿唐突你老人家，嘴巴上害一个

大疔疮，永远开不出口。"说时，垂着头，挺着腰，做出那毕恭毕敬的模样。婆子瞅了他一眼，笑道："你昨天坐在我们公馆里的大厅上，也是这般模样，当时老柳太太、小柳太太率领着丫环仆妇，都在屏门背后瞧你，我说这先生很像阿巧娘的姘夫，老柳太太却不信，说面貌相同的很多，你别认错了。"青岩猛然醒悟，暗想方才她进门时，我觉得声音很熟，原来昨天在屏门后讲话的老妈子，便是她，赶忙央告道："好干娘，你好歹替我遮盖遮盖，老柳太太不信，由她不信，你别把我们的西洋镜都拆穿了。"婆子举着酒杯，咂了一咂，放下杯答道："你不须叮嘱得，既做了我的干女婿，我不帮你，却帮谁来？胳膊只有向里弯，哪有向外弯的？"

阿巧娘道："干娘今天出门，怎么比往天加早？"婆子笑道："我新学得一种隔夜神数，昨夜黄昏时，便猜定干女婿要请我吃四喜肉，因此急匆匆跑上门来。"阿巧娘道："老人家惯会说笑，真个为着甚事，请讲给我们听。"婆子又咂了一咂酒道："这白酒很不弱，确是洋河高粱。"阿巧娘道："干娘别说酒，只把这件事说了，你不说时，我的肚肠根都痒痒的，一时爬搔不得。"婆子道："你别性急，我先问你一桩事。假如有人把许多钱财和许多田产授给你，问你要不要？"阿巧娘道："为人在世，只贪图些钱财田产，有什么不要。"青岩道："有人把这好东西授给我，休说举着两只手去接，便是两只脚也要掮了起来。"婆子道："假如有人说，这些东西我都不要，你们想想，天下可有这般人？"阿巧娘笑道："有是有的，只怕是泥人、木人、石人、蜡人。"婆子道："泥人、木人、石人、蜡人，虽然不会向人家要钱，但是人家有钱给他，他也不会摇手推却。现在我说的这个人，既不是泥人、木人，又不是石人、蜡人，明明是会说会笑会跑会动的人，人家把现成的钱财田产付给他，他只乱摇着手，拚命般的不要，你们想想，天下可有第二个像他这般的人？"青岩笑道："自从盘古到今朝，再没有第二个像他

这般的人。这个人究竟是谁，请干娘爽爽快快地讲了，休得摇了半天船，总都没有解。他们的钱财田产，自己既然不要，可能让给别人受用？要是我伍青岩沾光得一份两份，他叫我做什么，我都答应，叫我做鸡，我便提着嗓子，喔喔地啼几声；叫我做狗，我便伏在地上，狺狺地叫几声。”说到这里，两道流泉竟向乱草堆里直淌地淌下。列位，这句话不大明了，须得注解。流泉者，涎沫之谓也；乱草者，须根之谓也；堆者，言其多也；直淌者，涎流之状也。

婆子正待开口，早见阿巧小丫头，引着菜馆里的司务送菜进来，这又方又正又肥又壮又浓厚又鲜明的四喜肉，映入婆子眼帘里，真个是眼花缭乱口难言，馋虫儿飞去半天。送菜司务才出得门，这满满的一碗四喜肉，早矮了半截，阿巧跑了这一趟，既没揩过油，又没赚得脚步钱，这一股怨气，当然要在四喜肉上发泄。青岩同阿巧娘要让给婆子吃，下箸的当儿，不敢称心适意，婆子尽量大嚼，肉儿到嘴，却缩短了十岁的年纪。列位，这话怎么讲？原来婆子的两腮，干瘪得不成模样，现在嘴里塞满了肉，把两腮鼓得同皮球一般，皱纹都不见了。编书的说她缩短十岁，并非扯谎，只可惜不多一会，便复了旧状。在这大嚼的当儿，大家都不曾讲话。隔了一会子，青岩又问起这个不爱钱财田产的是谁，婆子只有一张嘴，又要咀嚼又要说话，呜哩呜哩，只是说不清楚。阿巧娘唾骂青岩道：“你真穷昏了头脑，便算人家不贪好东西，也不见得这好东西便落在你手里，你打听他做甚？便算要打听，也等干娘吃罢了，再细细讲给你听。干娘年纪高，牙齿不牢，脾胃又薄弱，你把她吃得噎了，便怎样？”青岩受着排揎，嘻皮笑脸，只不做声。

又隔了一会子，婆子才说道：“干女婿，我晓得你等得不耐烦了。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便是我家的大少爷……”说到这里，又转变论调道：“现在主人不认他做儿子，我也不配唤他做大少爷，只说大的便了。这大的今早从北京来信，里面不晓得是什么话，

老爷看了，便大怒道：‘他又来教训老子了，他的胆子比磨盘还大，信里竟敢说老子的家私他一点儿都不要，只要老子肯听见儿子的话，便胜比家私十倍。哼哼！这是什么话，难道他不要了家私，做老子的便该听儿子的教训么？’小柳太太道：‘他既不要家私，难道定要给他不成？横竖有金儿在身边，将来怕没守产的人？’当下夫妇俩密议了一会子，便唤我送封书信给姓陆的过目。”青岩道：“可是陆子才？”婆子道：“便是他。我送信去时，姓陆的已出门，他的女儿接信看了，便说这信暂时留着，候老子回来再说。”婆子说到这里，忽问青岩道：“姓陆的女儿，你可曾见过？”青岩答道：“没有。”婆子道：“这又奇了，我临出门时，姓陆的女儿问及我家新请的先生，可是这么样眼镜，那么样马褂，四五十岁年纪，走路时一摆一摇的。”青岩忙问道：“姓陆的女儿是怎样打扮？”婆子道：“这女儿模样很不弱，打扮也风光，戴着丝绒帽，围条骆驼绒巾。”青岩不等她说完，便知道方才碰见的美人，就是老陆的女儿，不禁又惊又喜起来。正是：

狗苟蝇营，互为狼狈；扫地斯文，付之一慨。

第十六回　管闲事先生通内线　进良言游子寄家书

青岩因甚又惊又喜，编书的暂且弗论弗议。婆子道："老爷把这封家信，送给姓陆的过目，自有老爷的用意。姓陆的过了目，老爷将来不把家产传给大的，他便没有话说。你们试想，这个大的又不痴，又不呆，从小时候，人人都赞他聪敏，怎么一进了洋学堂，竟似鬼摸了头脑，脂油蒙了心窍，偌大的家私，断送在一封书信里面。从来说一两黄金四两福，他虽是财主人家的儿子，却没有做财主的骨头，鬼使神差，写出这般没长进的书信。毕竟我们少爷福分好，完完全全得享受这份家私。"青岩道："少爷端的好相貌，天庭饱满，地阁丰隆，真个是天上财神，人间活佛。我昨天受了他几拜，到了夜间，全身骨节都作痛，险些儿今朝不能起身……"说到这里，忽见婆子飕地起立道："咦，春桃，你来做甚？"众人回头看时，却见门外跑进一个小丫头，约莫十六七岁，阿巧娘认得是小柳太太身边的春桃丫头，赶忙让坐。春桃不肯坐，却立逼着婆子动身，眼梢一瞟，早见昨天在花厅上饮酒的西席先生也在这里饮酒，心里一百个诧异，难道洗衣服的阿巧娘，也有钱延请西席先生，办了开馆酒请他？婆子乖巧，不待春桃动问，便向她耳朵边咬了一会子，春桃抿着嘴笑道："王嬷嬷，你真开着干货店了，干儿子也有，干女儿也有，干外孙也有，现在又添了一位书腐腾腾的干女婿。"青岩起立道："春桃干姊姊，也坐下饮杯酒。干娘尚没用过饭，略待一会子，便好和你同走。"春桃不睬他，却向婆

子道："老爷等你回复，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便差我来觅你。我料得你又在什么干女儿家里打坐，把屁股黏牢了，赶来看时，果然不出我料。你究竟到过姓陆的家里没有？休恋着这几杯酒，耽误了公事。"婆子道："姓陆的家里怎么没去过。"春桃道："既是去过，便该去回复老爷，怎么称心适意的在这里饮酒？王嬷嬷快干了这杯酒便走。"婆子真个喝干了酒，摸摸嘴便走。阿巧娘道："干娘便算不吃饭，也要拧把手巾，擦擦脸，才好出门。似这般油嘴油脸的，怎便去见老爷？"当下便唤阿巧拧手巾，请干娘擦脸。阿巧送过手巾，婆子见这手巾脏得同油抹布一般，怎好上脸，又却不过阿巧娘的情，只得抖了开来，在脸上擦了一擦。谁知不擦犹可，经这一擦，觉得脸上冷冰冰，湿黏黏，胶住了一条蜗牛般东西，赶把指甲剔去了，原来不是蜗牛，却是一条黄胆鼻涕干。婆子皱着眉头，连打几个恶心。阿巧娘不好意思，一叠声地骂女儿，又把手巾在洗衣盆里搓了几下，重取热水拧了一把，送给婆子。婆子只擦了一擦手，同着春桃，匆匆自去，不在话下。

青岩、阿巧娘送过婆子，重归原座，残肴剩汁，吃得精光。只因这一番联络，早已打通了刘姓的内线，不但冷板凳上贴着保险的证书，并且里应外合，将来或有意外的机缘，也未可知。青岩不免暗暗地欢喜，又想到方才姓陆的这副盛气难侵的态度，却是可恶，他又不是刘少爷的亲母舅，怎配来教训我，现在暂时忍耐着，好歹要借着他女儿身上，发泄我这一口恶气。阿巧娘心里却也有一番得意，暗想青岩做了刘府里的先生，我便是刘府里的师母，将来起家发迹，都靠着这条门路，况且刘剥皮的为人，虽是一钱如命，十分精刻，然而他有一种脾气，最喜吃马屁，戴高帽儿，在他门下的，只要会得趋奉，便可当得重权。青岩这个人，外貌看来却是呆头呆脑，其实是刁猾不过的，算得拍马屁的健将，戴高帽的好手，刘剥皮一定欢喜他，相信他，将来执掌重权，真是十拿九

稳，一条冷板凳上，倒可以翻出花头，做出好戏。……两个人心里，各有绝大的希望，所以互相笼络，互相利用，彼此打得火炭一般热。

这几天内，青岩只在阿巧娘家里鬼混，每天候着王嬷嬷前来谈话，干娘长，干娘短，叫得沸天价响，把那刘公馆里的情形，打听一个透彻，金儿的性情习惯，细微曲折，一一洞晓。等到正月十六日实行上课，金儿的脾气，青岩早已摸熟，教授的时候，自然容易敷衍。金儿见先生识趣，放学入内，便一叠声地赞先生好。柳娘子道："不枉你老子礼聘名师，果然请到了一位好先生。"柳婆子道："去年赵酸鬼在这里教书，孙儿偶然同他作耍，他便扳起脸皮，拍戒方，骂学生，全失了做先生的体统。现在这位伍先生，打他不回手，骂他不开口，像这般的好耐性，才配做我孙儿的先生。我们大户人家的孩子，在书房里读书，不过挂一个虚名儿罢了，先生的脾气好了，孩子读得沉闷的当儿，偕着先生开开心，寻寻快乐，便不会读出什么病来。看不出姓伍的这般呆头呆脑，倒是一位品学兼优的老夫子。"王嬷嬷听在耳朵里，暗暗告诉了青岩，青岩满怀得意，不消说得。

书记徐勉斋，把青岩荐进了公馆，红纸包里的东西，言明利益均沾，所以他在妻子面前，喜滋滋地说道："做了一次大宗师，按月多了六块钱的入款。拜师有贽敬，逢节有节敬，姓伍的取一半，我也取一半，按月束脩，都在月底发给，十二块大洋，分而食之，按月六块钱，真是不劳而获。"娘子道："你既多了六块钱，便该在我身上想想。我穿的一件皮袄，还是小狗子出世的一年做的，现在破得不成模样，你便不做新的给我穿，也该替我换个面子。并不是我要出什么风头，也是装你做丈夫的体面。"小狗子猴在他老子身上，也是要这样要那样的，一派要求。勉斋正在得意的当儿，便容纳了他们的请求。大新年里，娘子的破皮袄，果然换

了假哗叽的面子，小狗子头上戴着新帽儿，手里还有金钱炮玩弄。虽然利益均沾的六块大洋尚没到手，然而迟早终是自己荷包里的东西，千稳万妥，不怕青岩变了卦，所以放心托胆，买衣料，买帽儿，布店帽店里，都挂了帐。现在青岩开馆多天，一块钱的贽敬，不曾分给他一半，第一个爆竹便不响，勉斋心里早起了恐慌，趁着没人的当儿，便向青岩理论。青岩高拱手，低作揖，只说领到了束脩，一并酬谢。勉斋防他再变卦，说领到束脩后，即日便要付款。青岩说决不拖延，只会错时辰，不会错日子。勉斋问他交款的地点，青岩说当着学生的面，不便瓜分束脩，届时交款，只有这里最妥当。原来两人密话的所在，便是书房后面的卧室。这卧室并列两间，右一间安放青岩的卧榻，左一间堆置什物，并没人居住，果然是个妥当的所在。勉斋见青岩这般说法，谅他不敢狡赖，便也没有话说，只眼巴巴地盼望付款的日期。

青岩每天放了学，不是在阿巧娘家里鬼混，定是在子才住的一条巷里往来打转，慧姑的闺名年龄，早从王妈妈那里探得详细，并晓得她虽已及笄，尚未字人，又闻得两三年前，邦平想替玉儿去求亲，柳娘子心里大大地不以为然，说什么陆家的女儿，在洋学堂里读了多年书，沾染了许多习气，开出口来，动不动便是文明野蛮，将来过了门，我们做翁姑的哪里看得上她的法眼，金鱼缸里出了黑鱼精，只怕家门从此便要多事了。邦平素听娘子的话，自然打消了这主意。然而娘子心里还有一层意思，他哥哥柳小宾有一个女儿，名唤翠娥，恰与玉儿同年，想把翠蛾配给了玉儿，与自己却有许多便利。玉儿虽不是自己所出，翠娥却是自己的侄女，有她做了监督，便不怕玉儿生出异心。况且祖孙三代，都娶了姓柳的做媳妇，倒也可算得家庭的佳话。柳娘子也曾把这层意思，同婆婆柳婆子、丈夫邦平商量过几次，柳婆子同邦平满口应允，十二分赞成，柳用宾与柳小宾自然情愿，不消说得。偏偏玉

儿从中作梗，斩钉截铁般地拒绝，说自己尚在求学时代，谈不到婚姻二字，便算提起婚姻，也须得看他的同意，像柳家的女儿，他决计不敢高攀，假如父母强行作主，把柳女娶了过来，柳女今朝进门，他便当夜去蹈海；柳女今夜进门，他便当朝去蹈海。这几句话不打紧，早把柳氏婆媳气得面皮铁青，邦平也是一叠声地骂“畜生该死”！经这一闹，柳姓的婚姻，果然暂时搁浅，柳氏婆媳对于玉儿的感情，也就一天薄似一天。这些话，都是王嬷嬷讲给青岩听的。

玉儿订亲不订亲，同青岩没什关系，只当秋风过耳一般，不起什么感想。慧姑字人不字人，同青岩也没什关系，当然置诸脑后。然而不然，青岩听到“尚未字人”四个字，竟直钻地钻人两只耳朵里，既不置诸脑后，也不置诸脑前，偏偏位置在头脑中间。这个冬烘头脑，化成了精良的珂罗版，把这“尚未字人”四个字，印得清清楚楚，再也不会模糊。他想自己没有妻子，慧姑也没有丈夫，我未成名卿未嫁，前日的一度相逢，真是天作之合。列位，青岩先生就这般嘴脸，难道他没有自知之明，竟起这般妄念？原来青岩对于自己的妍丑问题，始终不曾解决，他在少年时，也曾揽镜自窥其貌，觉得这副尊容，委实难看，暗想：“我的面貌不信这般丑陋，这面镜子靠不住。”换了一面，也是这般模样，他便认做镜子有意欺侮他，一时性起把镜子摔个粉碎，当做恶魔看待。从此二三十年里，他竟避镜若仇，立誓不再接近。刘公馆里的书房左边，本有一面大着衣镜，青岩每从这里经过，只是别转了头，正眼都不瞧一瞧。他自己不承认面丑，所以在慧姑门前打转的当儿，还只道是美貌潘安，定邀佳人掷果。然而青岩枉劳脚步，跑了多天，却不曾见得慧姑一面。

编书的丢下青岩，再把慧姑叙述一番。慧姑自从那天回来后，晓得拦路冲撞的便是刘家西席伍青岩，一寸心头，怎不恼恨。

这副白绒手套，濯了又洗，洗了又濯，洗濯都毕，还搁着不肯用，又催着老子去告诉邦平，把这不长进的西席辞去了，免得误人子弟。子才笑道："邦平延聘了这个东西，当做宝儿一般看待，我把这话向他说，他怎肯信？"慧姑道："信不信由他，我们同他谊关至戚，须得忠告一番，怎好坐观成败？"子才点头道："你的话也不错，我遇见邦平时，须在有意无意间，点醒他的迷梦。若这时便去告诉他，一来觉得我们的器量太狭，二来昨天在席上同青岩抢白，今天便说青岩的坏话，邦平不但不信，并且要算我有意诬蔑他的良师。慧儿，你以后出门，须得注意一些。目今虽说男女立于同等的地位，然而社会上的恶习惯，仍把女子当做玩物看待。"朱氏娘子接说道："方才你没回来的当儿，你爹爹正同我谈论这个问题。"子才叹道："社会上的道德，真是一败涂地，像青岩这般的人，实在不可计数，还有一般没教育的儿童，见了青年妇女，也是有意的恶作剧。我昨天经过一条巷，见有一个女郎正在前面低着头行走，蓦地里跑出一个顽童，手儿一扬，擦出一个金钱，着地时一声响亮，吓得这女郎倒退几步，面庞失色。路旁的行人，不去责怪这顽童，反而拍手大笑，笑这女郎胆怯。女郎又羞又愤，涨红了脸，趄入一条小巷里去。我见了，老大不服气，唤住了孩子，待要教训他一番，谁料说得两三句，旁边钻出一个妇人，向我啐了一口道：'你走你的路，他放他的金钱包，鹅食盆里，要你鸭子来插嘴，倒尽了老娘的胃口。'那妇人又向他孩子说道：'小狗子，里面来，休得听他的混话，除了你的老子娘，谁配教训你……'我听了，晓得这妇人不可以理喻，只得快快走开。你想社会上这般景象，悲观不悲观？"慧姑道："刷新社会，正是我辈青年的责任。今年夏假毕业后，我也要跟着锦姊姊在社会上尽些义务。爹爹，你允许不允许？"子才道："你同锦心在一起儿办事，再好也没有，怎么不允许？"

闲谈了一会子，子才有事出门。去不多时，刘宅的王妈妈便捧着玉儿寄来的信，请子才过目。慧姑心里诧异，接信看时，却是洋洋洒洒的一封白话信，写得又是恳切，又是悲壮。大概说："父亲拥了这钜万家私，多财善贾，长袖善舞，经营的商业，都与贫苦小民有密切的关系，苏杭两地的缎庄，上海、无锡的织布厂，父亲投资最多，魄力最厚，历年的盈余，大有可观。孩儿既做了富家子，怎不巴望父亲的产业，继长增高，今年多十万，明年多二十万？"看到这里，有八字旁批道："此数言者，破有道里。"似通非通，连篇别字，想是邦平的亲笔。慧姑笑了一笑，又把这信看下去，道："古语道得好，富人的资本，穷人的性命。富人靠着穷人扩充他的资本，穷人靠着富人养活他的性命，贫富相连，全仗彼此互助，才不闹出乱子。孩儿虽是父亲的亲儿子，现在尚在分利时代，不能替父亲生利，这些贫苦的机匠、织工，倒替父亲挣得许多财产，他们便是父亲的亲儿子。父亲果然把这机匠、织工，常做亲儿子看待，教训时候，须得教训，体贴时候，只管体贴，恩威并用，才可以消弥将来的祸变。父亲上次来信，叫孩儿不要随着北京的学潮，胡行乱为，老人家的深思远虑，孩儿自当受教，但据孩儿看来，目前的学潮不打紧，将来的工潮却是大大的可怕。资本家再不觉悟，将来捲入旋涡里面，只怕难以摆脱。父亲左右的人，都是一般应声虫，父亲唯唯，他们也唯唯，父亲否否，他们也否否，谅来不敢说什么逆耳之言。孩儿替父亲祝福，替贫苦小民请命，才有这许多话说，明知父亲见了不喜欢，然而心所谓危，不敢不告，父亲怒我骂我，不把家产传给我，尽可使得，只要父亲肯俯纳我说的话。"慧姑看完信后，芳心可可，不住点头。然而字里行间，却被邦平竖着许多杠子，捌着许多粗点，还加着许多别字的旁批，信后还缀着几行道："子才内兄，读此小儿荒堂之来信，即以此信交付来伛之手，原物奉还，千万勿悟，千万要守比密，得便速将驾

临舍间一谈。”看到这里，几乎失声而笑。因老妈子在旁，勉强忍住了。王嬷嬷要讨还这信，慧姑道：“且慢，留给父亲看了，再行缴还。”王嬷嬷临走时，慧姑问及青岩的容貌衣服，果然同路上撞见的一一相符，心里恨得什么似的。王嬷嬷去后，慧姑守候父亲回家。直到傍晚，子才方才回来，看过这信，不禁浩叹。那时邦平又差仆人前来索还原信，并约子才明天到公馆里商议要事。

一宿已过，来朝正逢星期一，慧姑读书的学校，即于是日开课，她便收拾书夹，检点铺陈，雇人挑了，堂前辞别父母，匆匆地赴校上课。这一去，须隔了六天方能返家，青岩在门外团团的打转，恰值慧姑在校里琅琅地读书，不见一面，却也怪无其然。正是：

仆仆往来，不惜脚步；眼福未修，鞋跟已破。

第十七回　误青春抱无夫主义　坐蓝舆夸中将家风

慧姑这几年来，却在平江女学校里肄业。这所女校，原是私立性质，开办了十余年，曾经举行多次毕业，倒也栽培了好几个人才。向来办理私立学校，最困难的便是经济两个字，一切设备，样样需钱，就算办学的肯解悭囊，职教员肯尽义务，也只可敷衍一时，终不是个长久之计。学校的经常费，全靠着官厅的补助，绅富的捐款，同那学生的学费膳宿费，这几项不敷周应，学校便不易支持。所以平江女校里的校长，十余年来，换过了七八人，就中也有几位校长先生，上场的当儿，发表那最热心最坚决的意见，不是说撤除钗珥，以充经费，定是说变卖田产，以尽义务，慷慨淋漓的宣言书，用着五色纸印刷几百份，特开大会，广请来宾，稠人广坐，这一张张的宣言书，分执在手，宛比五彩蝴蝶，满堂飞舞，谁不说这位校长先生，毅力热心，一时无两，竟是巾帼丛中的楚子文，钗裙队里汉卜式。过了一年半载，这五色宣言书还没褪色，然而这位校长先生早已脱离学校，下台而去。便算同人把他勉强挽住了，也挨不到一个半个学期，仍归一走。上台时采烈兴高，下台时没精打采，毁家兴学的宣言书，同那脱离学校关系的广告，两篇文章，相距总没有多日，只要觅得替人，便把楚子文汉卜式的荣誉，让给他人享受。历年平江女校里的校长，都沿着这个惯例。

现在这位校长，却是素负盛名的安子虚女士，受事以来，足

足的三阅寒暑，比着从前的校长，她可算得最有热心最有恒心的了。安女士的老子，本是前清的道员，换了民国，什么实业厅长、财政厅长，他都做过，新旧宦囊里面，着实挣扎些家私。他虽是河南省籍贯，只因久在江苏做官，贪着苏州山明水净，风俗清嘉，在这里罢办田产，建造房屋，也有三十多年。

这位子虚女士，生长苏州，现年二十九岁，也曾在教会学校里读过书，只是不曾毕业，便即自行退学。及笄的时候，他老子择婿甚苛，踵门求亲的本来不少，只是难于当选，偶然看中了，又要同女儿商议，叫她自放眼光，分别去取，初选权属于老子，复选权属于女儿。这位子虚女士，又是眼高于顶的，不但注重门第品貌，而且有三大条件，做那择婿的标准。一是二十万以上的家产，二是二十岁以下的年龄，三是大学毕业的程度。这三大条件，便难倒了许多待阙鸳鸯，觅偶鸾凤。休说苏州城里觅不到这般的理想夫婿，就是全国统计起来，要完全有这三项资格的，也是寥寥无几。因此把子虚女士的芳龄，一年一年的蹉跎去。后来他老子业已去世，自己又过了花信年纪，平日又喜吃肥鱼大肉，胖鸭壮鸡，不知不觉地换去了全副秀骨，长就了一身痴肉，同那及笄时代的模样，竟是天差地远。从前的模样，亭亭倩影，三分是精神，七分是风韵；现在的模样，团团肥面，三分是糟粕，七分是脂肪。从此安氏的阶石上面再没有求亲人的足迹，休说三大条件令人望而却步，便是无条件的说合，只怕也没人理会。子虚女士受这戟刺，便激成了她的一种不嫁主义。她有两个哥哥，一个是南京政界里的红人，一个是省会里的代议士，两房嫂嫂，都住苏州，还有许多侄女儿，虽不用她管理家政，然而觉得住在家里怪麻烦的。恰好平江女校里缺了校长，有人请她承乏，她便毅然不辞，担任这教育事业。支持了三年，学额比前扩充，经费也比前充足，她又素与官场接近的，阔公馆里的太太、奶奶，同她很有交情，所以她向官

场募捐，凭你吝啬鬼，也须在这悭囊里面，破费一二。只有登门向邦平募捐，却是一毛不拔，白白地费了许多唇舌。子虚女士把捐款做了临时费，学校里的经常费，全仗公款补助。好在请款的当儿，自有两个哥哥从中帮忙，官厅素重情面，不来抗驳，议会全赖疏通，哪敢否决。所以学校里的经济部分，倒也不生恐慌。

平江女校的性质，包括三个阶级，一是国民小学，二是高等小学，三是中学，学生程度上的阶级，止此三种，学生贫富上的阶级，却是叠叠层层，不可计算。陆子才在这学校里也曾助过捐款，又闻得里面的科学，虽不说好，尚能敷衍，但是英文、算学二科，却可算得特色。慧姑的中文程度，经子才亲自指授，早有根底，入校的宗旨，原想研究英算，以补从前所不及，她插在中学级里，本届暑假，便要毕业。

这番辞别父母，拎着行李，迳向学校里去。走近校门，早见门前热烘烘，同学姊妹们，到了不少。坐藤轿的也有，坐包车的也有，还夹着许多送上学的仆人、佣妇，此进彼出，你去我来，几乎把门槛都要踏破。慧姑的行李，自有校役照管，便把挑夫的力钱开发了，由他自去。校门里面，一片广场，两旁种几棵柳树，杈牙着空枝，尚没茁生新叶。中间一条水门汀的甬道，直达校舍。慧姑在甬道上行走，偶抬俏眼，早见对面校舍的楼上，有许多姊妹们，穿得花花绿绿，都立在露台上瞧望。他们瞧见了慧姑，远远地先招呼起来，有唤慧姑姊的，有唤慧姑妹的，有唤密司陆的，也有点着头的，也有举着手的，也有扬着手帕的，慌得慧姑没口子的答应，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就中有两个与慧姑最投契的，望见了慧姑入门，早已旋风也似地下楼，迎上甬道，你拉着慧姑的左手，我拉着慧姑的右手，操着西语，说什么“黑斑牛和盐鸭”，无非是祝颂新禧的意思。慧姑也循例答复了几句吉语，三个人并着肩，挽着手，齐着脚步，缓缓地在甬道上走，一壁儿走，一壁儿互

相讲话。这挽着慧姑左手的，唤做蒋飞霞，挽着慧姑右手的，唤做沈莲芬，都是中学班里同年级的学生。当下谈谈说说，跨上阶石，左面便是校长室，右面便是应接室，中央三间并列，就是礼堂，门口交叉着国旗，堂上交叉着雏形的万国旗，五光十色，映入眼帘，好一个开学景象。飞霞、莲芬都道："你去见校长，我们在楼上等你。"说罢，释着手，穿过礼堂，迳自上楼去了。

慧姑转入左面，走近校长室的门口。先在棕榈毯上踢去了鞋泥，然后把纤指儿在门上弹了几下，里面坐的子虚女士，操着西语，说了一声"克敏"，慧姑才旋着门钮，推将进去。室内窗明几净，陈设美丽，铺着五彩的地衣，挂着雪白的窗幔。校长背着壁炉，坐在自转椅上，阅看报纸。慧姑顺手旋上了门，觉得里面暖烘烘，同着外面的空气相比，竟是炎凉不同，便把身体正向着校长，行一个深深的鞠躬礼。校长忙即离座，还了半礼，指着旁边的沙发，请她坐了。慧姑待校长坐下，方敢就坐。校长肥胖的身躯，坐满了一椅子，团团的脸上，架着一副克罗克眼镜，茶青色玻璃，同那浓涂雪花粉的面庞，两两相映，煞是好看。当下校长旋转椅子，同慧姑寒暄了几句，且问及子才先生近日可好，慧姑欠身回答，无非是托庇安好的套语。在这当儿，又听得门上剥啄有声，校长也照例说了一声"克敏"，推门进来，却是一双姊妹，也把门随手关了。慧姑认得这姊妹俩姓林，是学校里的半费生。原来子虚女士接办这学校时，生怕读书的不能踊跃，便在章程上添一条细则，凡是贫素人家的女儿，只收半费，以示体恤。后来学额渐渐发达，这条细则便已无形地取消了，但林姓姊妹俩尚没毕业，既不能半途中止，又无力缴纳全费，校长没奈何，只得仍许她们俩享受半费的利益。好在全校的半费生，只有林姓两生，收入上受些损失，却也有限。当下她们俩见了校长，也是立正了，彼此厮并着，毕恭毕敬地行个鞠躬礼。校长略点一点头，并不离座。他们

俩见校长没话吩咐，便即退了出去，把门旋上了。校长笑向慧姑道："本校的生徒，竟一年多似一年了，苏州的风气，毕竟开通得早，赴校报名肄业的，本届有六七十人，学额有限，不能够一榜尽赐及第。"说到这里，把电铃捺了两下，不多时，便有一个仆妇推门入室，校长吩咐道："你去请方师爷来，有话面议。"仆妇答应着，返身而出，把门旋上了。

慧姑见校长有事，起身告退，校长道："且慢，我有话同你讲。"慧姑只得又坐了。校长道："今年中学班里，新添一位姓方的教员，是个秀才出身，人家说他学问是很好的……"话没说完，听得室隅的电话机铃声作响，校长便去接电话。唅唅唅，哇哇哇，没有不及格一定及格的说了一会子，放下听筒，重复归坐，笑向慧姑道："今年学校里又要添一位阔同学，这位同学不是等闲之辈，便是张中将的女公子。方才张太太同我通电话，说她女公子已出公馆，到我这里来投考……"说时，门上又剥啄有声，校长连说了两句"克敏"，却不见推门进来，便晓得门外的人，不懂英语，换了一句"请到里面来"，才听得呀的一声，门儿洞开了，走进一位长袍方褂的先生，见着校长，连连拱手，校长欠身答礼。慧姑也站起了。校长双方介绍，这是方厚卿先生，这是陆慧姑女士。指着书案旁边的座椅，请厚卿坐了。厚卿不懂校里的习惯，不曾掩上了门，慧姑便代他旋上了，仍在沙发上坐下。看这先生时，花白胡须，黑苍苍的面庞，约莫望六年纪，驼腰曲背，像个私塾先生，却不像学校里的教员。在这当儿，校长在抽屉里取出一张名单，付给厚卿，说名单上有双圈的，试验的时候，一定要录取；有单圈的，要从宽录取；没有圈的，凭着先生的法眼，秉公去取便了。厚卿藏着名单，没口子地答应，离座出室，又不曾将门儿掩上。慧姑也想告退，远远地听得校门外吆喝声响，校长揭开窗幔，从玻璃里望将出去，却见四个黄衣军士，分站校门两旁，又见四个轿夫，

抬着一乘锡顶宝蓝呢的大轿，四平八稳地抬入甬道，后面还随着两乘轿，声势异常显赫。校长忙道："张中将的女公子来了。"便唤慧姑退出，自己直抢着出去迎接。慧姑退出室外，回头看时，校长挪动又肥又胖的身躯，迎上甬道。这时大轿已打了戳，停着不动，在后的两乘小轿，先落了地，轿帘揭开，跑出两个妈子，三脚两步的抄到大轿前面，左右站立，大轿才去了轿夫戳，唤了一声落平，这乘大轿，便安安稳稳地歇下。一个妈子打轿帘，一个妈子捧出这位中将女公子。从前是大脚的服侍小脚，现在是小脚的服侍大脚，这位女公子，裙下一双天然脚，倒要叫那莲步姗姗的妈子，从旁搀扶她。女公子见校长出接，立正了行鞠躬礼，校长赶忙答礼。校长的腰比学生折得还下，学生折成九十度的直角，校长却折成四十五度的锐角。慧姑暗暗地叹了一口气，便不耐烦再看，迳自上楼，寻同学们谈话。

可巧这许多同学，都在露台上瞧热闹，有些看得眼热，十分羡慕，有些连连地瘪着嘴，说她来到这里充当学生，用不着装腔作势，摆这臭架子，正是人心不同如其面，论调不同如其口。慧姑找着蒋飞霞、沈莲芬二人，同到自己房里谈话。这时行李等件，已经校役布置妥贴，慧姑略略整理，便请二人坐着闲谈。好在二人与慧姑同住一间宿舍，彼此坐在床沿，细诉别后状况，又渐渐说到校里的事。莲芬道："你在校长室里坐了良久，谈论些什么？"慧姑笑道："谈论些什么，把我闷得够了！才说两三句话，这个来看她，那个来看她，一会子捺电铃，一会子接电话，我要走，她又拉着我谈话，要同她谈话，她又事忙，把谈锋时时打断，现在又不是大冷天气，壁炉里烧得烈烈烘烘，我枯坐了四十分钟，烤得面部都热，跨出了门，才换了一个清凉世界。"飞霞道："方才你上楼时，我见你脸上堆着红云，心中正自诧异，校长同你谈什么，值得这般羞臊，难道同你提起亲事不成？"慧姑笑道："你道我脸上飞

起红霞，照这么说，我便配唤做飞霞了。”飞霞扑嗤一笑道：“我要取笑你，倒被你取笑了。闲话少说，今年我们的一班里，又换了一个中文先生。去年的叶先生，思想颇新，又提倡新文学，我们得益很多，逢星期六作文，常令我们学做新体诗，怪有趣的，因甚校长把他辞掉了，却在旧货摊上，觅得这个老古董，来做我们的教员？”慧姑道：“管他呢，横竖半年以内，我们就要毕业，古董不古董，由他去混闹，我们只须在科学上用功夫，中文课堂，本是我们休息脑筋的所在，认什么真。”莲芬道：“你的中文本来很有根底，便不认真，也不打紧。我们的程度浅薄，……”说时，楼下的零零、的零零，一片摇铃声响，打断了楼上的说话。慧姑晓得要行开学礼了，便随着众人下楼，在操场上排了队，鱼贯似地进了礼堂，唱开学歌，行开学礼，不须细表。

校里的旧生，在礼堂上行礼，投考的新生，却在课堂上试验国文，监考的教员，便是新来的方先生。慧姑行礼已毕，闲着无事，便偕同飞霞、莲芬，各处散步。道经课堂，这时投考的新生约有三四十人，都在这里搔头摸耳，搜索枯肠。慧姑隔着玻璃窗望将进去，见这位方先生高坐讲坛，巍然不动，同入定老僧一般，黑板上写着三个文题，一是“天圆地方说”，二是“用夏变夷论”，三是“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义”，慧姑见这题目，迂谬可笑，便不耐再看，正待走开，飞霞忽拉着她去看一个人。正是：

到处炎凉，随地阶级；冷眼旁观，能无于邑。

第十八回　女公子姓名魁多士　老秀才著述冀千秋

飞霞拉慧姑去瞧一个人，慧姑便停了脚步，随着她的指点，隔着玻璃窗，望将进去，原来飞霞指点的，便是方才坐大轿的中将女公子，只见她也坐在课堂里面，同那新生一起儿试验。她的面前，放着长峰双料的羊毫笔，烂银也似的墨盒，摊着一本课卷，大大地写着三字姓名，一个字要占五六个卷格，写得歪歪斜斜，不成模样，仿佛是张女权三字。人家的卷上，也有写了三四行的，也有写了五六行的，也有将近完卷的，只有张女权的卷上，除却张女权，再没有第四个字。她却从容不迫，掏出了赤金质的怀中镜盒，左一照，右一照，一会子取出象牙小梳，梳理鬓角；一会子取出粉纸，在脸上一按一按的补那残粉。她不是来应考，仿佛是来试妆，几间课堂，认做了妆阁；一张旧案，错比了妆台。飞霞忍不住要笑，慧姑向她摇摇手，再看莲芬时，早已远远地跑开，将手帕儿按着嘴，吱吱格格地笑。在这当儿，却见校长安女士也到课堂里来监视，巍然不动的方先生，瞧见校长进来，赶忙离着座，垂着手，站立在讲坛一边，驼背曲腰，毕恭毕敬，校长摆摆手，招呼他坐了。方先生还座后，校长摆动这肥胖身躯，却在学生的座次中间，往来监视。原来学生的座次，桌椅相连，是用纵列式排比，座次中间，只有一尺多宽的空缝，可通往来出入，倘然校长在及笄时代，从这座次中间行走，不但毫无阻碍，且有回翔的余地，现在可不能了，只得侧着身躯，螃行蟹步地走将过去。

慧姑悄向飞霞道："我与你到别处去散步，立在这里，算做什么。被校长见了，便要起疑，不道我是替人家传递，便道我是替人家捉刀。"说着，先自走了。飞霞赶步跟上，仍约同了莲芬，到后面校园里去闲走。莲芬道："我们的学校，渐渐要变做贵胄学校了，什么县知事的侄女，旅长团长的女儿，都会跑到这里来读书，架子十足，程度毫无，平时遇着同学们，高插着眼睛，大模大样不理人，到了考试时，奴颜婢膝，四处去讨救兵。"慧姑叹道："现在各处学校都主张废去考试，却也不为无见。"飞霞道："方才黑板上写的三个题目，简直不成话。倒亏这许多新学生，却会就题作文，勉强完卷。慧姑姊，你的文才是素来敏捷的，只怕遇着这般题目，也要束手。"慧姑笑道："遇着这般题目，委实一句也做不出，准备交个白卷。"

三个人散步了一会子，飞霞、莲芬又被别个同学唤去游玩，慧姑性耽清静，只拣着无人处信步闲行，吸纳新鲜空气。校园左首，围着一带麂眼篱，里面两株绿萼梅，都已著花，枝干杈牙，戴着许多绿玉也似的花朵，又高洁，又幽倩，娇小玲珑，盈盈欲笑。慧姑便不知不觉地羁绊了双足，徘徊徙倚，只是舍不得走开。正在出神的当儿，忽听得背后一阵脚步响，接着"陆小姐，陆小姐"的叫唤，回身看时，却是校里的女役，气吁吁地赶来，一壁喘气，一壁说道："陆小姐，把我寻得够了，楼上也寻，楼下也寻，操场上也寻，礼堂里也寻，只是寻不见你，亏得蒋小姐说起你在这里。"慧姑道："寻我做甚？"女役道："校长安小姐唤我来请你，也不晓得是什么事。"慧姑觉得诧异，赶忙去见校长。

将近校长室，校长早在室门前打转，望见了慧姑，不住地招手道："慧姑，来来来，有话与你讲。"慧姑便跟着校长入室，顺手掩了门。校长隔着玻璃窗，向外面望了一望，见有许多学生在草地上行走，便道："这里不大稳便，同你到里面去谈话罢。"便引着

慧姑走入里面的一间。原来校长室划分前后两间,前间是办事处,后间是存放文件处,慧姑见校长鬼鬼祟祟,心里更自委决不下。校长拉着她,同在一张沙发上坐下,凑着她耳朵说道:"我有几句秘密话,须得与你商议。"说时,又吞吞吐吐,似乎不好意思一般。慧姑满腹狐疑,蓦然想到方才飞霞取笑我,说什么提亲不提亲,难道校长真个有这意思不成?想到这里,不觉面红耳赤起来,低垂了粉腭,只不作声。却也奇怪,校长也不说什么,慧姑抬眼看时,校长的脸上,也有微微的红云,从雪花粉里透出,暗想一定是这个意思了,她也是个未出阁的闺女,替人家作戏,难怪她不便启齿。隔了片晌,校长插手怀里,掏出一张字条儿,授给慧姑观看。慧姑接取在手,不晓得是说些什么,觉得有些手颤,揭开看时,方才的满腹疑云,一齐解散,然而一转念间,又有许多疑云起于方寸之地,原来这张字条,写着三个问题,什么"天圆地方说",什么"用夏变夷论",什么"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义",却与方才在黑板瞧见的一般无二,便晓得与自己亲事没关系,因此把满腹疑云解散了。转念一想,校长把题目给我看,是甚用意?难道方才我们在楼上议论这题目,却被校长听得不成?想到这里,疑云又重重叠叠的,散而复合起来。校长低语道:"慧姑,这三个题目,是今天试验新生的国文题目,我方才到课堂监视时,大家都是振笔疾书,陆续交卷,只有张中将的女公子,不成一字,依旧是一本白卷,张中将是有势力的人,张太太又和我拜过把子,又曾在学校里捐过巨款,他的女儿来读书,任是不及格,也要算她及格,发榜的时候,又不好奉屈这位女公子,去掮这张考试榜,这与张中将的面子有关,须得斡旋,须得把他女儿排列在前。然而不着一字的,居然高高在上,又怕同考的群起不平,因此我要奉托你替她周旋,这三个题目,任凭你选择一个,随便替她做几句,也不须做得长,一二百字便够了。你是文才敏捷的,又是对于本校很热

心的，周旋这位女公子，就是维持本校的常年捐，你是义不容辞的。”说着，便在慧姑肩上轻轻地拍了两下，又在薄克上撕下一张纸，衣襟上取下自来墨水笔，说道：“纸笔都有，你随意发挥几句是了。”慧姑正待推辞，忽听得外面电铃响，校长道：“我要接电话去，这事拜托你，千万守秘密。”又连说了两句“生客游河”的西语，迳到外间去接电话。

慧姑却不过校长的情分，没奈何，拈笔在手，飕飕地写了几行字，比及校长接罢电话，慧姑早已套起自来墨水笔，把这几行字，用吸水纸吸干了，一并授给校长。校长没口子地称谢，慧姑道：“校长命，不敢辞，写便替她写了几行，但觉对于自己的良心……”说到这里，把下半句缩住了。校长听着，雪花粉的面庞又微微地一红，忙道：“不碍不碍，这是维持学校的苦衷，诉诸良心，也没惭愧。慧姑，你千万莫讲给同学知晓，拜托拜托。”说罢，扣着墨水笔，藏着文稿，呀的开了门，径向课堂那里去了。

慧姑跟着她出去，自向校园里散步，暗想校长踏上课堂，表面上监视作文，暗地里替人传递，这般举动，真不堪诉诸天良。又想校长从前的举动，却也光明磊落，怎么近年以来，变作这般行径？可见中将的势力，却能转移人的素志，崇拜他的势力，便是崇拜他的金钱，金钱之下，自有重重叠叠的阶级，要人怎么样，便怎么样，无怪邦平姑丈，靠着资财雄厚，竟一天一天地骄蹇起来。他接到玉哥这封信，勃然大怒，家庭里面，定要闹出绝大的风潮。玉哥玉哥，我真替你担忧不浅咧。慧姑思潮起伏的当儿，却又走到鹿眼篱旁，心里有了感触，便觉得同是一棵梅树，怎样绿沈沈的花儿，含着惨色，不似方才的盈盈欲笑，便不高兴驻步赏玩，径回到楼上，寻同学们闲话。

这天，除行开学礼外，并没有什么功课，须待星期二正式上课。应试的新生，不到正午时分，都已交卷，就是这位中将女公

子，居然提起笔来，一挥而就，随着众人去交卷。交卷出来，校长要留她午餐，张女权闷坐了大半天，早已归心如箭，怎肯俄延片刻，便推托着家中有事，要紧回去。校长也不便强留，携着她的手，相送下阶。两个妈子，挪动裙下金莲，兜兜地抢到前面，伺候上轿，四名大轿夫，四名小轿夫，远远地望见小姐动身，提起嗓子，招呼了一声"走啦"，提轿到甬道中间，小心伺候。不多片刻，校长携着女权，已到轿旁，分手作别。妈子打轿帘，扶小姐，校长看女权上轿，鞠躬相送，不须细表。作文用的长锋羊毫，赛银墨盒，早经妈子收拾在手帕里面，携带上轿。当下大小三乘轿儿，鱼贯也似的出了校门，门外四名黄衣军士，抖擞着尚武精神，抢回轿前，左右护卫，齐着脚步儿，陆军靴橐橐作响，一时扬威耀武，簇拥着这块没字碑，径向中将公馆里去，按下不提。

且说校长送过学生，催着中文教员方厚卿赶紧阅卷，下半天便要放榜。午饭后，方先生坐在教员预备室里，面前叠着试卷同那校长交下的名单，看一本，在名单上检查一次，有双圈符号的，把来都取了；有单圈符号的，取了十分之九；没有符号的，便由着他胡批乱抹，大约也取了十之四五。只有张女权一卷，名单上既圈着双圈，这篇文字，又是一气到底，颇觉矫矫不群，只可惜有几个误字，稍形缺点。方先生便描摹卷上的笔迹，代她改正了，然后磨得墨浓，蘸得笔饱，链条般的圈儿，层层密密，从首句直圈到末句，卷面判着几行评语，说什么"有书有笔，不蔓不支，扬之高华，按之沈实，雷霆精锐，冰雪聪明，玉磬声声彻，金铃个个圆"。把从前八股文上的评语，一古脑儿都写上了卷面。原来八股文废止已久，八股文的评语，却不曾随着八股文一齐废止，不但方先生的笔下不脱八股窠臼，便是现在学校里的国文课卷，只怕也有许多八股评语大书特书在上面，可见八股虽然废止，八股的潜势力，却依然存在。国文教员里面，八股出身的，谅来不少，专把教授八

股的方法教授国文，选择八股的方法选择国文，评判八股的眼光评判国文。在旧学家说起来，真是一发千钧，斯文未丧，其间有绝大的关系，只可恨蓦地里闹出什么新文学，专同那些八股气息的教员作对，无怪他们叫起撞天的冤屈。

闲文剪断。且说方先生看罢试卷，排定了名次，心里异常得意，暗想："去年我同着老廉两个，到徐勉斋家里谋干馆事，却遭一场奚落，说我们年逾六旬，都不合格，便下了逐客令，催我们出门，老廉回家，便气出一场大病，现在尚没复原，我算天大运气，打干得这般美缺，方才考试的当儿，高坐堂皇，看这许多女弟子作文，真所谓不世之遭逢，罕有之盛举。从前袁简齐先生，广收女弟子，也没有这么样多，我在女校里多教几年书，手头宽展了，也可刻一本女弟子文选，标榜才名，提倡风雅，只怕千百年后，方厚卿三字大名，也要脍炙人口，与简齐老人一般无二。"想到这里，便下劲地挺一挺腰，只可惜背上压着一座山峰，依旧是驼背曲腰，不能挺直。当下捧着试卷名单，到校长那里去销差。校长见张女权一卷，取列高等小学班第一名，便说："先生老眼无花，佩服佩服。今天不上课，先生请回去，明天来。"厚卿得意扬扬，自回家里，不在话下。

校长立请女书记，抄录名次，张贴校前，随即摆动肥胖身躯，走到电话机边。铃声的零零，便说："接中将的张公馆。……太太在家么？……在家，请她谈话。……太太，恭喜你，令爱考列第一名。……太太，休得这般说，一来是令爱的大才，二来是敝校的荣光。……再会，再会。……"不提校长打电话，再说校里的生徒，探听得张中将的女儿考列第一，也有羡慕的，也有疑惑的，飞霞、莲芬两个，都向慧姑说道："这事诧异不诧异，方才我们在课堂外窥望，张女权的卷上，并没见她写什么，怎说披露的时候，却是裒然首选？"慧姑听着，暗暗好笑，吃了油火虫，肚里雪亮，却又不便

说出，假意儿道："作文的习惯，各各不同，文章的来源，也是各各不同。有的颠头播脑，她的文章，是从脑盖骨里摇出来的；有的搔发摸耳，她的文章，是从太阳穴里抓出来的；有的两眼翻得白果似的，她的文章，是从眼睛里眨出来的；有的嘴里嗡嗡作苍蝇声，她的文章，是从牙缝里迸出来的。这些都不好算做上品，惟有安坐从容，不动声色，人家见了，只道她无所用心，谁知她暗地里预备腹稿，腹稿已成，自然一挥而就，文不加点。方才这位张女权女士，论不定也在那里起腹稿。"这一席话，说得大家似信非信，都道："待她来校上课时，便知端的，我们议论她做甚。"当下散步的散步，闲谈的闲谈，温课的温课，这天容易过去。

来朝清晨，一阵铃声，摇醒了各人的清梦。慧姑随着众人起身，梳洗都毕，正待上饭堂进早餐，忽听得隔壁寝舍里一个同学，提高着嗓子，一叠声地唤那校役张妈，慌得张妈脚不点地地奔将过去。那个同学道："张妈，你快到新开的万源馆里，唤一碗轻面重浇宽汤免青的大鸳鸯，鱼要肚档，肉要硬膘大精头，还要底浇硬面加红油，一件都不可少，你记得么？"这累累赘赘的话，却把张妈缠昏了。正是：

别翻花样，巧立奇名；无怪佣妇，说嘴不清。

第十九回　鸳鸯面名目繁多　龙虾精形容毕肖

这位女学生，吩咐张妈买一碗面，累累赘赘，说出八九个花样，并且一件都不可欠缺。张妈虽然诺诺答应，但是记得了这样，忘却了那样，一时却没做理会处，又晓得这位女学生，是庞旅长的女公子，声势赫赫，很有脾气，她说怎样，便怎样，校长都惧怕她三分，何况区区一个校役。当下撮着笑脸说道："贵珍好小姐，请你再说一遍，免得我临时忘却。"庞贵珍骂道："青肚皮的猴子，你耳朵里没塞黄豆，怎么听不明白？从来好曲儿不唱三遍，算我晦气，再向你说一遍，你拉长着耳朵听了。红两鲜的大鸳鸯，轻面重浇，宽汤免青，加红油，做底浇，肉要硬膘大精头，不要瘦五花，鱼要肚档，不要臯水，快去快来，休得欠缺一样。欠缺了，抽你的筋，剥你的皮。"贵珍说时，又是快，又是响，张妈听得咭咭括括，放着鞭炮似的，比着第一遍，又多了些花样，怎敢再向她劝问，只得快快地退出。

列位，面便面了，怎么有这许多讲究？原来苏州人的性情习惯，比众不同，豆腐般的肩膀，担不起重量，芝麻般的胆子，受不起风险，件件桩桩，都肯退让，独有一饮一啄，一茶一饭，却是掂斤播两，标新立异，一点儿不肯将就。上海要算是繁华地方，任凭什么东西，应有尽有，然而茶点上面，没有苏州这般顶真。上海茶寮里，只有红茶、淡茶，苏州茶寮里，便分出什么君眉、寿眉、雨前、雨霖、龙团、螺春，一逢夏令，不是泡一碗洋莲汤，定是泡一碗

双花点汤的红龙镶，上海面馆里，也不过直截爽快的鸡面、鸭面、鱼面、肉面，苏州面馆里，花色便多了，名目便繁了，细针密缕，五花八门，在下要把它调查清楚，一桩桩写将出来，却没有许多闲工夫，千言万语，编撰这篇面馆里的说明书。

现在单把庞贵珍点出的花样，略加疏解，写几句简单的说明书。列位没有到过苏州的，看了也容易明白。原来苏州面馆里，凡是佐面的鸡鸭鱼肉，一律唤做浇头，一碗面堆着两样浇头，便唤做鸳鸯，堆着鸡鸭浇头，就是鸡鸭鸳鸯，堆着虾蟹浇头，就是虾蟹鸳鸯，又唤虾蟹糊涂。此外，又有小鸳鸯，大鸳鸯。把猪肉切成小方块，红汤煮熟了，唤做臊子肉，又唤做卤子肉。另把黄鳝丝镶配做浇头，唤做小鸳鸯，又唤做鳝鸳鸯。前人吴门杂咏诗道："红日半窗刚睡起，阿侬浇得鳝鸳鸯。"可以算得有诗为证。大鱼大肉镶配做浇头，唤做大鸳鸯，又唤做红两鲜。贵珍所说红两鲜的大鸳鸯，便是这般解。还有轻面重浇，是说面要减少，浇头要加多。宽汤免青，是说汤汁要宽些，葱蒜要免除。加红油，便是另加鱼油。做底浇，便是把浇头藏在面底。肉要硬膘大精头，是说拣选精肥各半的肉，不要瘦五花，是说不要一层精一层肥的五花肉。鱼要肚档，是说拣选鱼肚上的肉，不要凫水，是说不要鱼尾巴。这一篇累累赘赘的话，比着鲁智深在状元桥买肉，拣精拣壮，拣寸筋软骨，还要加倍挑剔，加倍疙瘩。贵珍虽不是苏州人，却在苏州住了多年，对于苏州的习惯，早已起了同化作用，饮食上面，自然异常考究。

话休累赘，接说贵珍吩咐张妈的话，隔舍的慧姑，听得句句入耳，正在嗟叹的当儿，却见张妈走进自己的房里，轻轻地央告道："陆小姐，费你的贵手，替我抄写一篇帐。"慧姑忙问什么帐，张妈道："庞小姐点出的名目，听了两遍，委实弄不清楚，你在隔壁，料想听得碧波清，多谢你替我抄写在纸上，买面时，便不会弄

错。就算面馆里人不识字，也好请识字的念给他听。好小姐，千万替我写一笔，免得回来时挨骂。”慧姑见她说得可怜，真个替她抄写了。手里写时，心里却起了贫富阶级的感想，没来由做了两次捉刀人，无非受那阶级的压迫。阶级阶级，实在是一个恶魔！慧姑心里想时，手里却几乎抄错了，赶忙抛撇了念头，把这帐一气抄完，付给张妈。张妈千恩万谢，接了字条便去，临走时，嘴里轻轻地说道：“现在柴荒米贵，许多穷人，干瘪着肚皮过光阴，富的不知穷的苦，有了面吃，还要点精点壮，装头装尾，摆这臭架子。”慧姑听着，又起了感触，现在米价飞涨，一斗米一千多钱，贫苦小民，终日勤劳，不能博一饱，资本家不但不怜念他，专在那里贩米出洋，断绝小民的生命。听得父亲说，邦平姑丈也是米蛀虫的一分子，贩米出洋，他都有分，似这般剥削穷人，怪不得玉哥要寄这封谏父书。这时，楼下一阵铃声，楼上大部分的寄宿生，都到饭堂上去早餐，另有小部分的寄宿生，得着校长的特许，可以不上饭堂聚餐，要吃什么，不是唤校役上街购买，定是吩咐厨房另行置办。慧姑是深恶阶级制度的，自然随着大部分去聚餐，不消说得。

餐罢，随班上课，没有什么可说。比及上了国文课堂，受那方厚卿先生的教育，大家都吃了笑药似的，这边嘻嘻嘻，那边哈哈哈，混笑了一会子。迂谬朽腐的教师，同那流利活泼的生徒聚在一堂，自然处处都见笑话，桩桩都是笑柄。这一点钟的教授，别的成绩都没有，却作成了方先生一个徽号。只为方先生第一天来上课，改换了全副行头，不知哪里借来的酱色袍褂，披着在身，要想遮盖遮盖这副酸气。跨上讲坛时，弯着弧线形的背脊，背脊越弯，头颅越向前方伸出，头颅越伸出，这飘飘荡荡的白发，映着酱色袍褂，越是红白分明，论这模样，竟同放大的龙虾一般。课堂里几个刻薄学生，便替方先生上了一个徽号，唤做龙虾教员，又唤做龙虾精。其实方先生的酱色袍褂，只穿得一天，到了来朝，便不像

鲜红的龙虾了，无奈这个徽号已定，便永远不能取消。龙虾教员，从此叫得怪响。

匆匆数天，没有什么重要事可记。只有这位张女权女士，每天到校，总是乘着大轿，护卫着军士，吆吆喝喝，从热闹丛中冲撞过来。到校以后，也不过念几句“某儿大悦”、“童大哭”、“张生告李生，甲生语乙生”的国文教科书。午后两三点钟，学校里尚没下课，那四名黄衣军士，又从中将公馆里，押着蓝呢大轿，迳来平江女学校，迎接小姐。女权收拾了国民教科书，大模大样上了轿，又是吆吆喝喝，从热闹丛中冲撞过去。苏州市上的街道，本不甚阔，沿路又设着鱼桶菜担，以及一切赶市的东西，往来有轿有马，又加着一种铛铛铃声的包车，乱七八糟的当儿，突然来了四名卫兵，一乘大轿，雄赳赳，气昂昂，飞也似地经过，让都不及让，避都不及避，女公子出足风头，小百姓吃尽苦头。这一册国民教科书读毕，热闹丛中，不知撞倒了几只桶，倾翻了几副担，踏烂了几棵菜，踹破了几个蛋。

校中住宿的学生，都眼巴巴盼望星期六回家，以便家庭聚首，乐叙天伦。慧姑这时，思家尤切，一来挂念着父母，二来挂念着刘氏家庭，可有什么意外风波，到了星期六，只望完了功课，早早回家。然而光阴的迟速，同那心理学有密切关系，时间最长，没有长过星期六最后一课的钟点，全级学生的眼光，都注射在壁钟上面，捱过一分一秒，委实把肚肠都要磨细，头颈都要拉长。好容易一阵铃声，的零零摇将起来，直使朵朵心花，一齐怒放，课堂门首，一拥而出，收拾东西，急匆匆地回去。校门左右，七纵八横的轿儿车儿，都在那里伺候，便是不用车轿，也有佣妇丫环，前来接取小姐。就中最阔绰的，自然要推那蓝呢大轿、黄衣卫士，最可怜的，只有那半费生林姓姊妹，由她们自行返家，既没有车轿代步，又没有佣妇陪伴。人家归去，都是快快活活，度那休息日子，林姓

姊妹归去，却要帮着老娘做活计，成日成夜，哪有片刻闲暇。所以休息日三个字，适用于一般生徒，却不适用于林姓姊妹，就她姊妹俩的眼光看来，说什么休息日，简直是个劳动日。这些都是后话，暂缓交代。

单说慧姑课毕以后，辞别了校长，步出校门，偶抬俏眼，却见王妈也在人丛里相待，慧姑把手一扬，王妈挪动小脚，这个肥胖身躯，从人丛里挤出，赶把慧姑手里的东西接了。慧姑道："你拿了东西慢慢儿走，我自先行，不要你陪送。"王妈鬼张鬼智地说道："不行不行，太太吩咐我陪着小姐同行，休得远离。"又凑过头来，轻轻地说道："小姐你留心着，前天上门的怪东西，今天也在这里打转，多半不怀着好意。"慧姑忙向四下看时，但见十余步外，立着一个面目可憎的伍青岩，正把眼镜卸下，在破袖上擦拭玻璃。慧姑乘他没有看见，把王妈一拉，竟是匆匆地走了。王妈紧紧跟着，两只小脚，支撑着肥胖身躯，气喘吁吁，哪里追赶得上，亏得慧姑时时停步等待，转弯抹角，只拣清静的地方行走。青岩擦拭眼镜，准备把慧姑看个十分饱，解他多天的眼馋，可巧慧姑出门，他正卸落眼镜，明明在他眼前，他却丝毫不觉得，比及眼镜拭净了，架上鼻梁，早见花花绿绿的女学生，三三五五的从校里出来，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青岩一双饿眼，弄得应接不暇，口里念着两句孟子，说什么"鱼我所欲也，熊掌亦吾……"书句不曾念完，蓦听得一阵吆喝道："站开，站开！"这护卫张女权的四名军士，见青岩障碍去路，一壁吆喝着，一壁伸手把他拦开。青岩喃喃道："仗势欺人，摆什么……"拍的一响，把青岩下半句话打断，熊掌没有吃，吃了一记巴掌，踉踉跄跄，倒退了四五步，铜丝绕脚的眼镜撞下鼻梁，又受了第二次的刖足刑，赶紧拾起，已成了独脚铜人，怎能架上鼻梁。脸上一记巴掌不打紧，这副眼镜是探艳的法宝，渔色的利器，眼镜打断，青岩怀抱的野心，完全失败，只得

自认晦气，摸摸索索地回去。再说王妈赶上慧姑，诉说道："这个没廉耻的东西，不晓得什么时候跑来，他方才见了我，尚盯了我几眼，便问道：'妈妈，你可是陆府上的女管家？'我说，便是陆府上的女管家，待怎样？他又笑问道：'可是前来接小姐的？'我说，便是前来接小姐的，待怎样？他隔了片刻，又问道：'你家的小姐青春几何，可曾许过亲事？'我劈口骂道：'干你甚事，谁要你来多管！你打听她做甚，歪嘴吹喇叭，一团邪气。你再絮絮叨叨，老大的巴掌，给你受用！'他讨了没趣，才搭讪着走了。隔了片刻，他又折了回来，踮着脚尖，睁圆着双目，只在学堂门首张望，狗肚皮里，不晓得存着什么念头。"慧姑一壁走，一壁听王妈讲话，又好气，又好笑，便道："王妈，你以后遇见这混帐人，休去理睬他，他与你讲话，你只算没有听得一般。"王妈道："小姐缓步儿走，还有话讲给你听。自从小姐到了学堂，每天下午五点钟光景，总见这怪东西在门前打转，舒头探脑地张望，约莫三四天，都是这般模样。我曾回过太太，太太说：'礼拜六你去接小姐回来，须得陪着同走，这怪东西不是好人，须得防备他。'"慧姑愤愤道："似这般的下流东西，却还有人请他做西席，王妈，你想可笑不可笑？"王妈道："刘姑老爷请了这位先生，真是造屋请教箍桶匠，买眼药走进石灰店了。似这般的下流东西，休说不配做先生，便是给我王妈烧洗脚汤，我都不要。"慧姑听了，不觉扑嗤一笑。

当下谈谈说说，早已到了家门。子才正同张达夫在书房里谈话，慧姑见过父亲同姨丈，略说了几句话，便到里面见母亲。朱氏早得了王妈的报告，见着女儿，便道："慧儿，亏我有主张，料定这东西不是好货，又要阴魂不散，团团地在左近打转，特地差王妈来校，伴你回家。果然不出我料，这东西竟在校门外候你。他的耳朵倒长，怎的知晓你在平江女校里读书？谁有这空闲舌头，把你的读书地点告诉他？"慧姑道："管他呢，似这般肮脏男子，见了

我，他敢怎么样？给他一个不理便了。越是怕他，他越要来纠缠。女子家畏首畏尾，便一步都难行，只好坐守深闺，捧着一部闺门女训，混过这一世，怎能服务社会，大大地挣扎一番事业。”朱氏笑道：“你拢总不过十六岁，口气却恁般阔大。小马儿学跑嫌路近，这是经历太浅的缘故。现在女子家虽不能坐守深闺，然而出门时也不能过分大意。须知这恶毒社会，步步都是荆榛，处处都是陷阱，青年女子，须得格外谨慎，才是道理。”娘女俩谈些闲话。聪生多天不见姊姊，缠着慧姑讲童话，慧姑便拣几桩故事，讲给他听，敷衍了一会子。慧姑问起刘氏情形，朱氏正待开谈，却闻履声橐橐，子才送过了客，走入内室。正是：

学校一周，笑谈百出；阶级重重，不可究诘。

第二十回 夸妙解发明宝训 设神位崇拜先师

张达夫素来热心社会事业，十余年来，对于实业与教育，提倡不遗余力。他挈眷住在苏州，本为女儿锦心读书便利起见，现在锦心既经毕业，且在新村学校里服务，自己住在苏州，正想办些公益事务，发展生平的怀抱。可巧有一位同学，从湖北武昌打电前来，请他去办平民工厂。达夫得了电报，正遂了自己的志愿。只为平民工厂，与那实业、教育两方面，都有绝大关系，生平怀抱，又可借此发展一番。好在他的儿子张云士，也在武昌经商，父子俩同在一处办事，很不寂寞。有此两层原因，所以立即回电，把这事应允了。他同娘子陆氏商议，说自己动身以后，家眷或住苏州，或回无锡，听凭娘子自决。娘子说："住在苏州，虽有哥哥陆子才照拂，然而女儿锦心不在左右，心里未免挂念。况且无锡本籍，有住宅，有田园，丈夫同儿子都出了门，一切内场外场的事，都要自己照管，自然迁回无锡，较为稳便。且与锦心亦得时时见面，免却许多挂念。"达夫听说，深为赞成。

这天，达夫去访子才，就是报告这事，且说拟在一个月内，束装上道，目前先把家眷迁往无锡，布置已毕，然后按期赴鄂。子才与达夫，本来志同道合，听说分袂在即，未免依依不舍。达夫又说："动身以后，止有妻女在家，一切事情，全仗内兄照拂。好在苏州与无锡，交通极便，须得内兄时时光顾，不吝指导。慧姑甥女暑假毕业后，倘能同小女在一校办事，彼此都有照应，小姊妹俩素

来莫逆，慧姑甥女又才德兼全，小女得他相助，庶几新村学校可以大放光明。”子才答说：“彼此都是至戚，尊府的事，同寒舍的事并没两样，大驾荣行，不须内顾忧虑，自当随时赴锡，照顾一二。慧儿在暑假时，不知能否毕业，倘然侥幸合格，一定遣她到新村学校，充当令爱的助理员。况且听说新村地方，办得井井有条，不愧模范乡村，寒舍久居城市，也觉有些厌倦，将来天假之缘，论不定也要迁往那边，做新村里的村民，借此可以荡涤尘嚣，变换空气。”当下郎舅两个，又谈了些别话，达夫便作别回家。

子才送过达夫，转身入内，便把方才的话述了一遍。慧姑听说暑假毕业后，许她去帮助锦心，怎不欢喜。又听说日后也要移家在新村居住，益加乐得什么似的，忙道：“爹爹真个要搬到新村居住，可算是适彼乐土，适彼我郊了。听得锦姊说，新村居民，一例平等，不分什么阶级。孩儿这几天来，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总不脱阶级二字，头脑涔涔，被这阶级闹得昏了，但愿早早住到新村里，把脑膜上印着的阶级，洗涤一个净尽，便是脱胎换骨，洗髓伐毛。”子才道：“你说的话，想是有感而发，莫非见着邦平的所作所为，发这不平之鸣？”慧姑道：“孩儿也不专指姑丈而言，目今世界，无论智愚贤不肖，都有这牢不可破的阶级观念，越是口口不离平等的，越是念念不脱阶级。现在且置不论，先要动问爹爹，邦平姑丈得了玉哥的家书，可闹出什么乱子？”子才皱着眉道：“怎说没有，变幻正多咧。”说着，便唤王妈倒了一杯茶，润一润喉咙道：“原来你娘不曾讲给你听。”慧姑道：“母亲正待发表，听得爹爹进来，才不说了。究竟有何变幻，请爹爹告诉孩儿知晓。”子才道：“你说越是讲平等的，越是重阶级，此语定有来历，你何妨讲给我听。”慧姑道：“爹爹先讲了，孩儿再讲。”子才笑道：“现在最流行的，便是交换条件，不道此风传播到家庭，父女俩谈些闲话，也有个交换条件。”说着，又向朱氏道：“你与我下个断语，究竟谁

先讲，谁慢讲？”朱氏正待回答，聪生却抢着说道：“我不要爹爹讲，我要姊姊讲。小王子遇见妖怪，乌鸦公主招亲，听来很有趣的，姊姊快讲，爹爹不要讲。”大家听了都好笑。朱氏笑向慧姑道：“老的小的都要听你讲，你便讲了罢。”

慧姑道：“方才说的几句话，是指校长安子虚女士而言。安女士莅校的宣言书，说什么‘教育之下，一律平等，本此宗旨，以平等二字，为本校之校训’，这几句话，想爹爹、母亲，都还记得。”朱氏道：“这张宣言书，是在会场上派给来宾的，我也曾见过，记得这几句话，是用大号的铅字印出。”子才道：“可不是呢，宣言书既这么说，并且校里的应接室，也悬挂着平等二字。”聪生睁着两只小眼睛，听了片晌，一句都不懂，竟大大地失望，拖着王妈，自向别处去游玩。慧姑道：“这平等二字现在依旧张挂着，笔势雄厚，墨色鲜明，一点儿不会走样。若说两字的内容，竟是背道而驰，变做了层层叠叠的阶级。可见平等名词，不过是纸面上的空谈，应接室里的点缀品。”说时，便把六日内校里经过情形一一说了。讲到张女权怎样应试，安女士怎样舞弊，庞贵珍怎样点面，女校役怎样抱怨，子才夫妇听了，不免又气又笑。又讲到龙虾教员怎样打扮，怎样谈吐，怎样曲背弯腰，怎样咬文嚼字，子才大笑道：“据你说来，又是第二个伍青岩了。我且慢提邦平的家庭内幕，先把青岩的笑史，讲给你听。我见了这段笑史，真是见所未见。你听了这段笑史，只怕也是闻所未闻。”朱氏笑向子才道：“待你讲给慧儿听了，我也有一桩最新的青岩怪史，讲给你听。”子才也笑道：“好好，你也提出交换条件了。请你讲了，我再讲。”慧姑道：“爹爹休得作难，赚了人家的话，你偏不讲。”

子才道：“你别性急，待我讲给你听。你到学校的一天，达夫邀我小酌，邦平又连连着人来相请，我不能分身前往，便先赴达夫那边的约，把酒论文，几忘晷刻。待到酒罢，时候已不早，我想

邦平是个急躁人，候我不来，定要疑我闹什么意见，所以别了达夫，便急急地去访邦平。及到刘家，邦平却已出门，原来他等得焦躁，所以自己上我的门寻我谈话，又恐彼此相左，临行吩咐门役老王，说舅老爷来时，你把他留住了，别放他走。所以我听了老王的报告，不好便走，只得到里面客厅上等候。坐了片刻，不见邦平回来，我觉得没理没睬，忽然想及青岩在书房里，不知采用什么方法教授学生，横竖没事，何妨参观参观。当即走到书房门首，探首望时，静悄悄不见一人。青岩已放了学，出外散步去了。我便走入书房，先生书案上，放着几本亡清的缙绅录，同那玉匣记、牙牌神数、直省关墨、柳庄相法，只就这几部书，先生的胸襟，也就可想而知。居中供着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神位上首，黏着一条红纸，浓浓地写着八个字，仔细看时，不觉失声大笑，原来也是一个神位，这名称很奇怪，题着极圣先师某某神位八个字。"

慧姑抿嘴笑道："自从生了耳朵，也不曾听得有什么极圣先师。究竟这位极圣先师是谁？"子才道："你是聪明人，何妨一猜。"慧姑道："难道是周公？"子才道："倘是周公，便该称元圣先师。""难道是孟子？""倘是孟子，便该称亚圣先师。"朱氏道："慧姑，你别猜了，照这么猜，便猜一百年，也猜不中。他那天回来时，也把这哑谜儿叫我猜，周公、孟子，我都猜过，他说都不对，我又把孔孟的弟子都猜遍了，重又猜到伊尹、太公、诸葛亮、刘伯温，他说愈猜愈远了，左猜也不是，右猜也不是，直到他披露了，我才明白，所以你也不须白用心思，叫他直截爽快地讲了，岂不是好。"慧姑道："爹爹，真个直截爽快地说了，休得兜这远道儿。"子才道："你道他写的什么？写的是'极圣先师阳货神位'八个字。"慧姑笑道："只怕没有这般事，多半是爹爹编造的笑话。"子才道："不但你听了不信，便是我目见的，也只道是一时眼花看错了，拭目细看，却又一字不误，心里很是奇怪，且不晓得这八个字的命

意所在。比及邦平回来了，我无暇谈别话，先把供奉阳货的理由，向他请教。邦平不慌不忙地笑道：‘这位阳货先师，我辈理当崇奉，可惜从前延请的西席，多没有真才实学，却不曾把这位圣人的好处，讲个透彻。亏得这位伍老夫子，才高学广，与众不同，今天第一次讲书，我也在旁边听讲，正讲着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两句话，讲得句句打穿后壁，字字咬出汁浆。那天伍老夫子席上的宣言，委实不曾撒半句谎。他说，这两句话是阳货所说的。阳货是一个大大的人物，论语小注云，夫子貌似阳货，貌似两个字，不专说面貌相似，便是夫子的道德文章，也是貌似阳货，可见阳货这般的人物，实在没人及得他，就是孔夫子，也不过貌似他一二，具体而微，未必十分相像。阳货是老牌的圣人，孔子只算得冒牌的圣人。阳货是真正的先师，孔子只算得仿真的先师。古人不说阳货貌似夫子，却说夫子貌似阳货，可见夫子比着阳货，程度相差还远。夫子既称至圣先师，阳货便该称极圣先师。即就阳货说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两句话，真是大圈而特圈，又精而又妙。一部四书里面，只有这两句话，可以压倒一切，休说孔孟的弟子说不出这般爽快话，便是至圣先师，料也见得到，达不出。阳货的气象，实在是远远地胜过孔子。人家只知崇拜孔子，不知崇拜阳货，却是绝大的谬误。孔子口中，最喜与门弟子论仁，然而终究不曾把这仁字，讲得清楚，只为误把仁字看得极高，所以说来说去，不免隔靴搔痒。惟有这位极圣先师，独具眼光，把仁字看得透彻，知道这个仁字，不是一件好东西，却是讨饭的祖师，破家的魔鬼，所以爽爽快快道出这两句话，做富翁的一定不能做仁人，做仁人的一定不能做富翁，不仁的是造物所喜，仁的是造物所忌。……我听了伍老夫子一席话，才晓得这位阳货先师，实在是一位大圣人，他的见解，同先祖筱山公的遗训，算得一鼻孔出气。筱山公说的‘不杀穷人，不成富翁’就是为富不仁的注脚。我们三代相传的

祖训，无非遵守阳货先师的教训。阳货先师委实是一位极圣先师，各处都替孔子立庙，不替阳货立庙，未免不合情理。我便请伍老夫子沐手焚香，为了阳货先师的神位，写得又方又正，不歪不斜，委实是写神位的好手，把这神位，粘贴在孔子神位的上首，每达朔望，准备点两支烛，烧一炉香，我要整肃衣冠，向阳货先师行三跪九叩礼，然后再唤小儿行礼。尊奉阳货，便是尊奉我们三代相传的祖训。我向来昏昏沉沉，受了迂夫子的毒，只道这个仁字是很体面的，所以心里反对仁字，嘴里却不便自认不仁。现在得了阳货先师的宝训，伍老夫子的妙解，便晓得仁字没有什么体面，不仁两字，没有什么不体面，立即吩咐书记徐勉斋，从今日起，一切函牍，不用称呼人家什么仁兄仁翁，须知这个仁字，面子上虽是颂扬，骨子里却是骂人。称人仁兄，便是骂人穷兄；称人仁翁，便是骂人贫翁。……'慧儿，你想这般说话，可笑不可笑？"

慧姑听了良久，初时觉得好笑，瓠犀微露，粉腮上现着浅浅的涡儿，听到后半，倏地改变了朱颜，笑意全无，怒容满面，愤愤地说道："这一派话，简直是个醉话！"子才道："你说他醉，他却说人家醉咧。他说听了伍老夫子的话，确是一味醒酒汤，什么沉醉的人，都变了清醒，可笑世上的人，酒浸了头脑，放着为富不仁的路不走，却去走那为仁不富的路，无怪触了天怒，穷得狗肝都出。"慧姑啐道："醉人却骂起醒人来了！越是醉人，他却死不认醉。"子才叹道："列御寇有两句话，'孰为盗耶，孰为不盗耶？'盗不盗是这般讲，醉不醉也是这般讲。我们眼光里，看得邦平是沉醉，邦平眼光里，也看得我们是沉醉，而且像邦平这般的，滔滔皆是，像我们这般的寥寥可数，说我们醉的是多数，说他们醉的是少数，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论不定我们倒做了醉人，邦平倒做了醒人。"朱氏笑道："你那天去访邦平，本带着几分酒意，自然邦平是醒人，你是醉人。"又道："你把青岩的笑史讲得够了，笑史已

毕，便要谈他的怪史。方才王妈去接慧儿，……”话没说完，王妈进来报道：“刘宅打了轿儿，来接老爷去谈话，立候上轿，说有要事商议。”子才满怀诧异，只得匆匆地上轿而去。

子才去后，慧姑问娘道：“究竟刘宅的事，闹得怎么样了？说了半天，依旧是个闷葫芦，教人怎不心焦？”朱氏听着，不慌不忙，说出一番话来。正是：

人谓我醉，我谓人醺；是非未定，醒醉不分。

第二十一回　绝苞苴侃侃发正言
借鞋袜申申捱毒骂

慧姑课毕返家，急急地要探问邦平接到家书，作何办法，谁知老子谈了半天话，竟没有落到本题，便匆匆地乘轿去了。慧姑掉转身来，央她娘披露这事的内容，朱氏便一是一二是二的，讲个透彻。编书的但求省笔，按着朱氏的报告，写几句概括的说明。

原来邦平接了他儿子的谏父书，胸头十分恼怒，一批一批地催着子才去商议，其实不是商议，竟是断绝父子关系的口头宣告。他向子才说道："小儿荒谬到这般地步，竟是不可为人，不可为子。去年寄一封信，胡诌什么公德、私德，把我气个半死。我便重申祖训，大大地把他戒饬一番。从本年起，一切学费、零用费，我便不寄分文。他敢同老子作对，他决不敢同金钱作对，断绝了接济，手头没钱，自然会向老子陪话服罪。但使他洗心革面，力改前非，我这口气也平了，自然仍把他做儿子看待。我不是爱护幼子，薄待长子，手心也是肉，手背也是肉，大指儿咬着也痛，小指儿咬着也痛，我是存心公平，并没一毫私意。谁料这不肖子越搀越醉，第二次信来，又把我气个半死。这信已请你过目，简直胆大妄为，不成体统。料他不是鬼摸了头脑，定是邪侵了心络。他说不要我的财产，哼哼，我这财产，不是容易挣来的，本不配给这小畜生。先祖筱山公空拳赤手，勤俭起来，偌大产业，全仗这位老人家，信实不欺挣扎来的，先君观保公以及兄弟都是善承先志，只会增添产业，不会消耗产业，三代相传，才有今日这般财产。小畜

生既不把我做老子看待，我也不把他做儿子看待，这一封信，便是绝大证据。从此断绝父子关系，好好歹歹，成人不成人，都由着他。总而言之，刘姓的产业，他休想丝毫有份。子才兄，你是孩子的亲母舅，从前孩子入校读书，又是你一力主张，今天的事，不得不请你做个证人。”

子才听了不服气，便道：“财产不财产，并不是今天的先决问题，况且令郎也不是倚赖财产的人。他与我通信，常说一做富家子弟，便脱不了依赖性质，专在财产上觅生活，养尊处优，什么事都不理会，金银气中，只生俗物，纨袴队里，都无俊人，他立定主见，把这许多财产，看做没有一般，只知劳力博金钱，不知其它。我复信对他说，你的独立志愿，很可钦佩，你虽不在财产上觅生活，然而财产继承权的惯例，现在尚没有废掉，将来的遗产，你总不能脱离关系。不是拥着财产便成了废物，只要积而能散，也可大大地干一番事业。我只望你做三散千金的陶朱公，不望你做辟兄离母的陈仲子。这信发后，长久没得他回信。上星期他又有信来，大概说，直言谏父，不蒙明察，昨得父书，大加训斥，且将本年学费停付，甥毕业在即，学费停付，自当藉卖文之资，以为挹注，吾父此举，无非以独立勉其后人，甥感且不暇，曷敢怨尤。惟父子之亲，不能视同秦越，心所谓危，不敢不告。顷又以长书谏父，父能垂听大妙，父不能听，乞舅父婉喻曲讽，竭力规劝云云。这封书中，并没半句话不把你做老子看待，便是写给你的前后两封信，也没半句话，不把你做老子看待，你说他不把你做老子看待，所以你也不把他做儿子看待，这话完全没有根据。既没根据，父子的关系，当然不能断绝。父子关系既没断绝，财产不财产，便不成了问题。”子才斩钉截铁地发了几句话，乘着几分酒意，怒冲冲地拂袖便去。回家告诉朱氏，说：“邦平听了后妻的怂恿竟要做这没天性的勾当，放着我陆子才在世，断不使这守财奴灭绝伦纪，混

淆黑白。”朱氏听了，惟有嗟叹。

过了一天，忽然邦平来访子才，坐定以后，却不像前日的盛气侵人，转是笑欣欣地说道：“子才兄说小儿信里，并没半句话不把我做老子看待，诚然诚然，但是他虽把老子看在眼里，他却不曾把金钱看在眼里。看轻老子的罪小，看轻金钱的罪大，须知刘氏三代，从筱山公、观保公传到兄弟，眼巴巴，气嘘嘘，图些什么？无非为着金钱二字。兄弟虽是小儿的老子，这金钱又是兄弟的老子，且不但是兄弟的老子，也是先君观保公的老子，也是先祖筱山公的老子，小儿得罪了兄弟，不过得罪了一个老子，小儿得罪了金钱，却是得罪了刘氏三代的老子，兄弟为这缘故，不得不与小儿脱离父子关系，保全刘氏三代相传的家产。好在小儿有言在先，他会劳力博金钱，并不靠着家产生活，脱离了父子关系，倒可磨炼他的志气。子才兄，你是小儿的舅父，须得请你做一个证人，立一纸证单，父子关系，从此一刀两段，既可保全刘氏的家产，又可增长小儿的志气。应有报酬，自当竭尽绵力。子才兄义不容辞，万万不可推却。”

子才听他一叠声的老子、老子，肚里暗自好笑，又听他说什么酬谢不酬谢，觉得欺人太甚，十分恼怒，然而不就发作，冷冷地候着邦平，看他作何举动。邦平误会了意思，只道子才闻有酬，意思活动，赶从怀里掏出一大卷钞票，一五一十地揭动，两手颤巍巍，嘴里还喃喃说道：“从来亲兄弟明算帐，虽说至亲莫若郎舅，然而子才兄果然做了证人，立了证单，这区区……”话没说完，子才的胸头愤火，哪里按捺得住，倏地从座上立起，指着邦平发话道：“刘邦平，你把我陆子才当做什么样人！难道图着你荷包里的东西，竟忍心害理，卖掉我的死妹，卖掉我的亲外甥？你倚仗着富有金钱，只道金钱万能，要怎样，便怎样，什么丧心病狂的事，都有人帮着你干，须知万能的金钱，只可诱动你门下豢养的一辈走

狗，我陆子才却不受金钱诱动。万能的效力，在我陆子才面前，却是完全消失，休说万能，竟是一万个不能！你今日这般举动，我认为生平未有的奇辱，不是看着至亲份上，定要向大庭广众，论个是非曲直。我陆子才只会调和人家的父子，不会破坏人家的父子。从此以后，关系调和的事，请来与我议，关系破坏的事，休来与我议。”子才这几句话，关了门，又落闩，说完，拂袖入内。

邦平碰这大大的钉子，怎不懊丧，一壁收藏了钞票，一壁自言自语道：“钞票、钞票，向日掏出了一张两张，便要享受人家的许多恭维，怎么今天失了风，大卷钞票送给人，不受人恭维，却大大地受了一顿排揎。子才，子才，你不该这般使性，你得罪妹婿不打紧，你得罪金钱，却是罪深孽重，永远不会起家立业。你做舅父的这般没志气，无怪小畜生那般不长进。外甥不出舅家门，古老道人的话，委实不曾说谎。”说着，怏怏地自去了。这便是子才邦平交涉的近状，都从朱氏口中，讲给慧姑知晓。惟有邦平自言自语一节，那天被王妈听得，故从王妈口中报告。

慧姑听罢，依旧委决不下，便说：“姑丈与爹爹既然这般决裂，今天打轿来迎接，又是什么意思？”朱氏道：“我也在这里疑惑，打轿迎接，算是什么意思？刘剥皮一钱如命，平白无事，怎肯破费轿钱？你爹爹有言在先，只管调和的事，不管破坏的事，他有破坏举动，断不再请你爹爹去商议。他请你爹爹去商议，定有调和的希望。从来父子天性，一时决裂了，久后自能悔悟，据我看来，莫非邦平悔悟了不成？”慧姑叹道：“我们的中华民国，竟变作‘意见国’了。家庭闹家庭的意见，政府闹政府的意见，家庭闹意见，要请调人，政府闹意见，也要请调人，但是政府里请的调人，经一次调和，多一次决裂，调人的效果，适得其反。儿愿爹爹这番做调人，真个把刘氏父子的感情调和了，便是他们的绝大幸福。”朱氏道：“我仔细思量，只怕调和的希望，依旧渺茫无凭。论邦平

的为人，也许激发天性，然而有这小柳树精在旁，分明是一把拨弄是非的小扇子，邦平天性发现时，经这小扇子轻轻几扇，只怕天性变做了犬性，腔子里的一颗良心，也要被她扇到膈肢窝里，本来鲜红的颜色，也要被她扇得同炭墨一般黑。”娘女俩闲谈的当儿，不知不觉，早已暮色苍茫，良心一般的赤日，坠落虞渊，竟把卵色青天，变作炭墨一般黑，遮莫九霄云外，也有小扇子在那里作怪，否则湛湛青天，因何黑暗到这般地步。编书的插几句诨话，借此把朱氏慧姑两人，暂时脱卸。

话分先后，书却平行。青岩受了老大一下巴掌，脸上早红肿了一大块，隐隐作痛。这一下巴掌，打得青岩莫名其妙，他不晓得这人面长面短，年老年少，被打的当儿，只听得拍的一响，睁眼看时，早已似雾里看花，变做模糊一片。收拾了断脚眼镜，摸摸索索地行走，一路走，一路思量：这一下巴掌，委实是天外飞来。捱这一打不打紧，把我眼镜打断，却是老大的冤苦。打断眼镜不打紧，在这紧要当儿，把我的法宝破坏了，却是冤苦中的冤苦。真所谓一点水滴在油瓶里，要看慧姑的俏容庞，这法宝偏偏坏了，坏其宝而迷其庞，如之何其可也。方才被打时，仿佛有许多女学生立停了脚，在那里笑我，她们瞧着我，清清楚楚，我瞧着她们，糊糊涂涂。这许多人里面，论不定也有慧姑在内，别人笑我，尤可说也，慧姑笑我，不可说也，这一下巴掌，都是为了你捱打，虽不是你亲手打我，仿佛是你亲手打我，果然是你亲手打我，倒也落得捱这一打，软绵绵玉致致的纤手，沾染我的皮肤，只怕要余香绕颊，三日不绝。……

这极形可掬的青岩，一路穷思极想，想昏了头脑，不知不觉，踅入了一条小巷。两眼虽然恍恍惚惚，但是走熟的门路，目力不济，也无妨碍，知道阿巧娘的家里近在咫尺，且到她家里坐坐，把眼镜修理好了，再作计较。主见打定，脚下便紧了几步，约莫已到

了门首，大踏步跨将进去，只听得扑通一声，把这右脚浸个透湿。青岩喊声不好，赶忙跨出时，已成了一个湿东西。阿巧见了，从里面直窜出来，指着青岩骂道："失了你的魂，落了你的魄，你生着眼睛，只算两个出气洞，这么大的一只洗衣盆，你都瞧不见，里面的衣服都被你弄脏了。"又提高嗓子唤道："妈妈快来，你浸着的衣服，被他弄得乌糟糟了。"

阿巧娘抖动了斗鸡脚，急急忙忙地从房里出来，瞥眼见了青岩，上下端相，老大诧异，唤了一声："啊咦？"见他眯着双眼，红肿着一块面皮，淋淋漓漓，浸透了一只脚，这般穷形极相，便雇着二十四个书师，一时也描摹不出。青岩搭讪着说道："好阿巧娘，亲阿巧娘，可有鞋袜借给我一用？"阿巧娘冷冷地说道："你今天为着甚事，眼镜也没了，面皮也肿了，不尴不尬，似醉似痴，装出这般怪模样，叫老娘见了生气。"青岩不好把探艳被打的事依实奉告，正想饰词对付，怎禁得阿巧娘锐利的眼光，只在他红肿的脸上打转，瞧料了七分，冷笑了一声，便道："你原来受了说不出的苦痛，面皮都给人打肿了。哼哼，这一下巴掌，受用不受用？"青岩打了一个寒噤，暗想这婆娘真是精灵鬼怪，这一下巴掌，竟被她一语道破，一口咬定，难道她也在学校门首看打不成？阿巧娘见他不开口，又喃喃说道："你进了刘公馆的门，我只道你一跤跌在青云里，替老娘面上增光，你今天捱了打，却来上我的门，面皮肿得同拍熟猪肺一般，眼睛睁得同吓呆松鼠一般，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叫老娘见了，怎不生气？"青岩搭讪着道："你说我给人家打肿了面皮，你且还我一个证据，打我的是男是女，是老是少？你且交代个明白。"阿巧娘气愤愤地说道："老娘的一双眼睛，便是两颗夜明珠，什么事都瞒不过我，打你的人，我怎么不晓得，这人是个男子，说老也不老，说少也不少。"青岩吐出半个舌头，佩服这贼婆娘的一双贼目，委实利害。阿巧娘又一口气说道："待我再说

爽快，这人年纪在四十左右，撇着几绺短髭，大耳朵，壮下颏，双料身体，是个很有脾气的人。”

青岩肚里寻思，我吃了哑苦，伸手打我的人，怎生模样，我都不晓得，这婆娘倒一一看在眼里，便是看在眼里，也不该向我呕气，难道我盘问陆宅妈子的话，又被婆娘听得，猜出我不怀好意，却在那里捻酸泼醋？阿巧娘见青岩半晌没说话，觉得自己所料非虚，却把许多希望，都落了空，一时没好气，使出破锣般的嗓子，大骂特骂道：“千杀的，你原来是抱不上树的鸭蛋，没笼头的野马，老娘为了你的事，白白地折了许多心思，叫你认干娘，替你通内线，穷思极想地代你策划，原想你在这只冷板凳上，翻出花头，做出好戏，也叫老娘面上添些光彩。谁料千杀的不长进，闹出这般乱子，命里穷，只是穷，拾着黄金要铜，从今天起，与你一刀两段，你也不认得我阿巧娘，我也不认得你老青。你快快离开这里，再也休上我的门，左脚上我门，打断你左脚骨，右脚上我门，打断你右脚骨！”阿巧听着打脚骨，麦柴当做令箭一般，捎着一根捣衣棒，授给她娘，叫她打青岩脚骨。

青岩捱了一顿臭骂，才晓得这婆娘是未明真相，完全误会，不慌不忙地说道：“且慢，你骂我的话，全是文不对题，冬瓜缠到茄门里。我且问你，打我的是谁，你可知晓？”阿巧娘道：“老娘说的话，记记敲在鼓当中，怎会缠误。打你的是谁，定是你东家刘剥皮。”青岩格勒一笑道：“放其黄犬之屁，刘剥皮同我亲热得什么似的，今夜请亲戚，还央我去陪席，他因甚要打我？”阿巧娘听着，怒容顿变了笑容，骨碌一声，捣衣棒丢落在地。原来她神经过敏，只道青岩触怒了东翁，一下巴掌，把饭碗都打碎了，所以怒形于色，恶狠狠地一顿臭骂，现在解释了误会，撮着笑脸，忙问青岩道：“打你的委实是谁？”青岩只说误冲了一个兵丁，被他拦嘴一记巴掌，阿巧娘忙唤阿巧道：“你不见干爷踏湿了脚，大冷天气，

沾受了寒湿，不是耍的，你快去取鞋袜，替他换上。床席下有李伯伯的破袜，床背后有张叔叔的旧鞋，你都去取出来。”阿巧答应着，自进房去。正是：

取诸宫中，旧鞋破袜；多夫公司，用品不竭。

第二十二回　进茶寮夸谈幸福　设筵席强订婚姻

苍狗白云，易生变幻，不及阿巧娘的面皮，变换得快，一会儿脸上堆着严霜，一会儿脸上又含着春风。峻阪走丸，急转直下，不及阿巧娘的言语，转移得速，一会儿说千刀万刮，一会儿又说千恩万爱。可惜她是个洗衣妇人，没有得着一官半职，在那政界里发展能力，要是阿巧娘进了政界，倒也是个见风使舵的官僚，顺水推舟的政客，见人得势时，称功颂德，献几篇拍马文章；见人失势时，落井下石，打几个讨伐电报。

闲话丢开，休生枝节。且说青岩怎能晓得慧姑在平江女校里读书，前书没有说明，这回须得交代。原来青岩屡次在陆姓门前打转，却不曾见得慧姑一面，心里诧异，免不得在干娘面前，有意无意地打探消息。王嬷嬷只说慧姑在洋学校里读书，也不晓得学校何名，坐落何地，青岩无法可施，只得暂时抛撇这个邪念。一天，放了晚学，偶到小茶寮里去喝茶。这小茶寮，就是第二回书中，勉斋所说的教书匠茶会，每逢夕阳落山的当儿，酸朋醋友，挤满了一茶寮，跷腿而作高谈，哆口而发阔论，醋瓮中资料，谈不了子曰诗云；面袋里货色，用不尽之乎者也。苏州有一句俗语，唤做“落山王”，像这小茶寮的一辈斯文，真所谓落山之王。夕阳落山，便可脱离束缚，在茶寮里逍遥自在，南面之王，不易此乐，这落山王三字，可谓名副其实。青岩从前失馆时，没事可做，常常提着紫泥茶壶，到茶寮里消遣日月。自进了刘公馆的门，公私交集，一时

没闲暇，却不曾到小茶寮里去走动，这番重临故地，却见故地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去年在徐大宗师门下落第的考生，如方厚卿、廉老头儿、雌鸡嗓子的吕文甫、栏杆充数的曹墨亭，都在这里喝茶。青岩进门时，大家都忙着招呼，只有文甫与青岩，为着投标问题，犯了心病，大家招呼青岩，文甫别转了头，不来理睬。青岩也知道厚卿做了学校教员，所处的地位很好，觉得众人里面，只有厚卿一人可与自己分庭抗礼，接席谈心，当即在厚卿的座位旁边，泡茶坐定，有的没的，只与厚卿敷衍。厚卿问他馆况，青岩夸说东翁怎样殷勤，学生怎样服从，馆馔怎样丰盛，馆仆怎样周到，厚卿听着，说了许多艳羡话儿。青岩也问厚卿学校里状况，厚卿道："学校里的供馔，虽不及尊馆万一，然而当了女学教员，也有特别的幸福，许多红粉女，伴我白头人，看这女学生分上，供馔菲薄些，打什么紧。古人不云乎，秀色可餐。与其饱于食，宁饱于色，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这几句话，竟有提取津液的效力，直把青岩的舌本馋涎，都提到唇边嘴角，便问学生里面，谁是才貌双绝。厚卿道："才貌双绝，自然要推陆子才的女儿慧姑，首屈一指。"青岩无意中得了慧姑踪迹，怎不欢喜，又探得慧姑住在校里，逢星期六归家。所以到了这天，巴巴地赶到平江学校门首，餐一餐秀色。谁料秀色没有餐得，巴巴地讨了一下巴掌。赶到阿巧娘家里，又捱了一顿臭骂。比及说明原委，阿巧娘返嗔作喜，张鞋李袜，都取了出来，多夫公司的出品，要算应有尽有。

青岩一壁换鞋袜，一壁又遣阿巧买铜丝，修理这副折脚眼镜。阿巧娘笑道："我也料得刘剥皮不会打你，这几天干娘来说，剥皮口口声声只道你的好处，没有半句说你不是。剥皮的脾气，你又摸熟了，断然不会讨骂讨打。方才见你吞吞吐吐，闪闪掩掩，不肯讲老实话，遣将不如激将，不是经我这一激，你怎肯吐露真情？现在权把这页书揭开，我且问你，刘剥皮请哪一个亲戚吃夜

饭，要你去陪席？”青岩道：“这位亲戚非同小可，老柳太太的亲侄，小柳太太的胞弟，刘东公的内弟，刘少爷的舅父，玉叶金枝，高亲贵戚，唤做柳小宾先生。”阿巧娘舐嘴咂舌般说道：“老青，你的吃运真亨通，天吃星高照你的命宫。富家一席酒，穷汉半年粮，你进门没有多天，倒扰了刘剥皮两次酒席。”青岩笑道：“论不定还有第三次谢媒酒吃。”阿巧娘诧异道：“你替谁做媒，我倒不晓得，干娘也没有提起。”青岩道：“这是东翁同我商量的秘计，现在不便泄漏，过了今天同你讲。”阿巧娘道：“呸，你使什么刁，丢掉青竹竿，忘却讨饭时，没有我阿巧娘这条门路，你怎会爬上台盘。从来瞒官不瞒私，瞒上不瞒下，别人都可瞒，同床共枕的人须瞒不得。”青岩道：“你休得这般猴急马慌，我说便说，你不能讲给人听。东翁听了小柳太太撺掇，屡次要把大儿子驱逐，只是不曾实行，一来碍着古怪东西陆子才，二来他儿子又没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里。自从得了两封家信，忤逆不孝，有了老大的证据，驱逐劣子，自然师出有名。他唤了子才前来，宣布这层意思，谁料这古怪东西口齿利害，说来说去，倒是做儿子的理长，做老子的理短。东翁又同小柳太太商议，小柳太太说：‘皇帝不差饿兵，你没好处给他，他便和你作对。你多少给他些好处，凭他铁一般的嘴，也要软化了。’东翁听了，怀着大卷钞票，去见子才。谁料这古怪东西，不识抬举，把事闹得愈决裂了。”阿巧娘道：“这些话，谁要你倒黄霉，干娘都和我讲了。我只道你有什么异样新闻，原来吃了新鲜饭，专在那里放隔夜屁。”青岩道：“你别性急，异样新闻便来了。”说时，阿巧买了铜丝回来。

青岩一壁修理眼镜，一壁讲道：“小柳太太因子才两次作梗，晓得这古怪东西，很难讲话，这事颇有些棘手。可巧他兄弟柳小宾挈着女儿翠娥前来探亲，小柳太太见了翠娥，又勾起从前的心事，便与东翁商议，要把翠娥配给玉儿，趁着今年暑假里完婚，把

玉儿托付给她亲侄女看管，便不怕他生出异心。东翁说：‘我早有此心，叵耐小畜生寻死觅活，百般挟制。’小柳太太说：‘横竖你要驱逐他，由他寻死觅活，休放在心上，我们只打定主意便了。我把花朵一般的侄女嫁给他，她不曾亏待了他，为什么要寻死觅活？他不过说说罢了。将来成亲以后，一切银钱出入，都要从我侄女手里经过。俗话说，表壮不如里壮。玉儿纵然没志气，有了贤慧娘子做了监督，自然服服帖帖，再也不会起什么风波。我侄女又是个精明强干的女子，叫她来缚丈夫，一点也不难。我也曾在翠娥面前试探口风，翠娥笑道：侄女当了家，只许男子捧了大把金银从外面搬到家里来，不许男子带着一文半文，从家里搬向外面去。你想翠娥小小年纪，道出这两句话，真是又漂亮，又能干。可见柳氏门风，做女子的总不弱，命宫里都交着帮夫好运。你错过了这个机会，凭你踏破铁鞋，再也觅不到这般大贤大德的女孩儿来做媳妇。’东翁说：‘便依着你的主意，也要请子才前来，商议商议。’小柳太太说：‘陆酸鬼又不是你的亲老子，值得这般怕他？话虽如此，你要请他来商议，我也不阻挡，他若说好，你便请他做了男媒，伍先生做了女媒；他若说不好，你便请伍先生做了男媒，徐勉斋做了女媒。好不好由他说，男婚女嫁，须由得我们做父母的作主。’……东翁夫妇的谈话，干娘在旁，听得清清楚楚。今天大清早，我才起床，干娘蹑手蹑脚，踅入旧房，从头至尾都一一告我知晓。后来东翁又招我谈话，又介绍我与柳小宾相见，又约我今晚八点钟陪小宾吃酒，你想东家这般抬举我，差不多把我做老子看待，哪有平白无端，伸手打人的道理？”

阿巧娘尚想说什么，早见门外闯进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头上歪戴着帽儿，脚踏着皮鞋，身上穿一件黑色皮袍，只扣着下半截三个钮子，上半截的衣襟，倒挂在怀里，露出一大块白羔羊皮，手里握着烂银也似的两个铁丸，一盘一转，不住地拨弄，嘴里还

哼着没板眼的戏曲。阿巧见了那人，一叠声地唤“张叔叔”。青岩架起眼镜，离座相迎，便说：“张老三，许久不见了。”张老三一壁点头，一壁睁着眼，骨溜骨溜，只向青岩的脚下注视。阿巧娘扑嗤一笑：“便说，这个失魂落魄的老青，折了眼镜，瞎了眼睛，扑通一声，踏进了洗衣盆，弄得鞋袜湿淋淋，一时没得换，只得借你的旧鞋，做个春风人情。”青岩道：“好好，你把我的事，编做滩簧唱了。”说着，大家都笑起来。青岩见时候不早，急匆匆便要回馆，临行，又叮嘱阿巧娘，把湿鞋袜代为烘干，明天来掉换。阿巧娘答应不迭，张老三道：“老青，你坐坐不打紧，怎么我来了，你忙着要走？我又不催你动身。”青岩道：“这是前客让后客。”老三道：“你倒不说乌龟让嫖客。”阿巧娘听着，便要拧老三的嘴，青岩乘这当儿，早已大摇大摆出了门。原来多夫公司的股东，不止青岩一人，青岩与阿巧娘结交，本来另有作用，不专图那公司里的分红给彩。张老三也是股东一分子，青岩遇着他，总是相推相让，并不计较权利。依着青岩的心思，将来还有仰仗老三的地方，落得大度宽容，做个谦谦君子。这是后话，暂时不提。

且说青岩离却阿巧娘家里，迳回刘公馆，恰是上灯时候，邦平、小宾、勉斋，都在花厅上谈话。彼此相见坐定，小宾见青岩颊上红肿，忙问缘由，青岩已有了准备，答说：“这几天牙齿作痛，牵动了面颊，都浮肿了。”邦平听说，连道：“可惜可惜。”青岩觉得突兀，睁圆了双目，只向东翁呆瞧。邦平笑道：“今晚备着粗肴，正要奉屈老夫子多喝几杯酒，偏偏尊齿作怪，早不痛，迟不痛，却在紧要当儿作起痛来，所以我说可惜可惜。”这几句话，分明一记兜心拳，十分难受。青岩本是个饕餮祖师，哺啜大王，这一席盛筵，怎肯轻易放过，休说牙齿不曾痛，便是真个齿痛，图着肠胃受用，也顾不得牙齿委屈。然而东翁既这么说，少顷入席，又不好吃个杯盘狼籍，肚里一阵盘转，情极计生，撮着笑脸说道：“东翁，敝齿委

实作怪，前几天痛得厉害，自从奉了招饮之谕，颊上便肿起一大块，虚火就此打消，牙齿便不痛了。足见东翁是一颗福星，福星招晚生饮酒，敝齿怎敢作梗，自然要立时止痛。东翁的命令，比着立止牙痛散，要加一百倍灵验，以后晚生患着牙痛，只求东翁赏一份招饮的柬帖，不待药到，自然病除。这柬帖儿的效力，却与小宾先生的药方，同一神效。”

邦平、小宾受了这几句恭维语，拍手大笑，夸奖老夫子的口才不弱。勉斋在旁，虽也随声附和，但这一颗心，宛似浸在醋罐里面，暗想姓伍的进门没多天，处处都被他占着上风，真是人不可貌相。他虽生得这般呆头呆脑，倒是一个拍马屁的专家。东家一见了他，便没口子地赞许，半个月的新西席，比我多年老书记，还要格外体面。他的拍马手段，委实利害，馒头大过蒸笼。我荐引他进门，休得搬了砖头，压痛自己的脚，以后倒要随时抵制，给他尝些厉害。勉斋想到这里，心窝里一阵酸溜溜，不知怎么是好。邦平告青岩道：“方才唤着藤轿，接子才前来，商议这段亲事，子才也没说什么，只说婚姻大事，须得男女彼此合意，勿论舅父不能作主，便是做父母的，也只作得一二分主，大部分的主权，须听男女自由。我听了自由两字，老大不快活，便和子才抢白了几句，子才没好气地走了。我本好意请他来做媒，他既没福赚我的柯仪，吃我的谢媒酒，难道除了陆子才，便没人做大媒？一发作成了两位，老夫子做了男媒，勉斋做了女媒。过几天，便要行聘，行了聘，然后发信到京，谕知小儿，谅他也不敢倔强。”青岩把头颅打个圈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之何其倔强也。”

当下谈论一番，早已摆上筵席，分宾坐定，不待细表。一主三宾，传杯弄盏，勉斋和青岩起了一个竞争心。若问什么竞争，便是拍马竞争。逢着青岩献媚的当儿，勉斋也想出许多恭维话，一五一十，专拍东翁的马屁。青岩暗暗好笑，你要和我在马屁上争胜，

却是错了主意。马屁不在多拍，全在拍得其法，现在便饶让你多拍几拍，少顷看我发放手段，少许胜你多许。青岩定了主见，只不作声，勉斋不停嘴地拍马，青岩不停嘴地吃菜。吃得饱了，疏疏落落地向邦平颂扬几句，博得东翁心许，赞不绝口。拍马时少许胜人多许，吃菜时多许胜人少许，两种竞争，都是勉斋失败。

小宾近来境况，大不如前，老子柳用宾瘫痪在床，动掸不得。他虽悬壶行医，终年没有人上门看病，素来又喜挥霍，坐吃山空，经济上渐形竭蹶。柳氏婆媳，暗地里常常津贴娘家，只为邦平看守得紧，也不过零星接济，没有什么大宗巨款孝敬娘家。小宾膝下，只有翠娥一人，蓄意要把她嫁给刘家，做个泰山之靠，依他心里，最好把女儿嫁给亲外甥金儿，只是金儿尚没成丁，授室日期还远，和翠娥的年龄又不相当，不得已而思其次，还不如嫁给玉儿，可以从早结婚。况且邦平曾有宣言，儿子做了亲，便许分掌家中财产权。他与玉儿感情薄弱，信任儿子，不如信任媳妇，这财产权便会到我女儿手里。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怎能轻易错过。小宾既这般存心，所以邦平答应了亲事，他便满肚里快活，席上谈话，无非一味地称功颂德。这三位宾客，你一句，我一句，车轮般的周番拍马，拍得邦平异常得意，暗想像他们三个人，才不愧识时务的俊杰。却怪老陆不识趣，不达时务，屡次与我作对，我须给他些利害，把他摆布摆布才好。又想老陆不靠我生活，不仗我声势，不候我颜色，便要摆布他却又没法。当下一主三宾，都有各人的心事，直待酒阑席散，早已十点多钟。小宾住在邦平家里，青岩这夜也住馆中，勉斋辞别回家，青岩抢上几步，在勉斋耳边咕哝了几句，勉斋点点头，满怀欢喜地出门。正是：

颂扬之语，出于酒杯；开筵买谀，以广招徕。

第二十三回　递条子暗通关节　送轴头饱受风霜

勉斋介绍青岩时，本有利益均沾的特约，眼巴巴望了长久，明天才是月杪，照例发给脩俸，青岩抢上几步，附耳细语，便是向勉斋报告这个消息，并说领到脩俸，即在前日预定的地点实行瓜分，卧室里没有闲人往来，十分秘密。勉斋听了，怎不欢喜，乘着酒兴，大踏步回家，门上砰砰几声，比向日敲得格外有力。娘子掌着灯，扭扭捏捏地来应门，迎面一阵酒气，直向娘子鼻管里扑来，举灯看时，见勉斋面赭眼饧，已有七八分醉意。娘子一壁闭门落闩，一壁嗔怪道："你在外面喝黄汤，也不向家里关照一声，我们娘儿俩等你回家吃晚饭，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小狗子等得不耐烦，胡乱吃了一碗，先已睡了，我又等了一下钟，肚里饿得慌，也只得胡乱吃了，忍着冷，在这里等你。"娘子闩上了门，回转身来，却见勉斋昂着头，绕着破藤椅，只在里面团团地打转。娘子瞧料八九分，暗暗欢喜，原来勉斋回家，有个惯例，胸头有甚得意事，面部便仰翻了，有甚失意事，头脑便倒垂了，娘子见他昂着头，早把方才的嗔怪意思，一齐消释，当下撮着笑脸，便问他与何人饮酒，在何处勾留。勉斋便把两桩喜事，一起报告，东翁怎样请他饮酒，怎样央他给儿子作伐，青岩怎样与他耳语，怎样约他瓜分脩俸，铺张扬厉，讲个不休。这许多话，落在娘子耳朵里，化做两道甜汁，奔赴心坎，却把娘子这颗心，在甜汁里浸一个透。勉斋酒后口渴，要茶要汤，娘子没口子地答应，脚不停地在厨下扭出

扭进，约莫走了十多次，夫妇俩的谈话，也比向日格外亲热。一宵易过，不烦细表。

来朝勉斋出门，娘子要香粉，要肥皂，要洋袜，要洋钮扣，勉斋屈指计算，价值不满一元，惠而不费，落得满口应允。小狗子又嚷着要买金钱炮，娘子骂道："小冤家，又要弄这玩意儿，前天放了一个，受那行路没相干的一顿排揎，倒累老娘大大地怄气。"小狗子见娘这般说，便哇地哭起来。其时勉斋早已出门，娘子见小狗子哭个不休，便说："别哭别哭，我今天要出去打牌，你陪我同去，路上有好东西，我便买给你吃。"小狗子才住了哭。耽搁没多时，娘子打扮齐整，换着新制的假哔叽皮袄，小狗子戴上新帽儿，娘儿俩携手出门，这所空屋子没人看管，自有铁将军代为把守。娘子扭头扭颈，小狗子一跳一跃，路上行来，自有好一会工夫。

却说平江女校里的半费生林姓姊妹，境况窘迫，星期六回家，便帮着老娘做活计。这一双姊妹，姊姊唤做林善珍，妹妹唤做林善宝，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六岁，论她们程度，却也不劣，都列入中学第二年级里读书。老子在日，是个经纪中人，只为膝下无儿，把两个女孩子当做男儿看待，血汗博来的金钱，巴巴地培植这两颗掌珠，研究些普通学识。后来老子因商业失败，郁郁而死，家中境况一落千丈。姊妹俩新从高小学校里毕业，姊姊考列第一，妹妹考列第二，读书的兴致，蓬蓬勃勃，怎肯半途辍业，尽弃前功。倘然继续读书，这般家况，他娘又无力负担。讲到高小毕业的生徒，倘能考入女师范学校，便可减轻负担，一来免缴学膳等费，二来师范毕业，充当个二三十元薪水的小教员，也可津贴家用。这时与林姓姊妹同毕业的高小生徒，都纷纷去考师范，善珍、善宝，见状心喜，自然结了伴侣，雇了船只，同到某处最著名的女师范学校里去应考。临动身时，高小女校长私问这一双姊妹："你们去投考，可曾托人递过条子？"姊妹回说，报名条子早已

递过。校长笑道："你们的程度很好，只是阅历尚浅，须知到那边去投考，不是成绩上的试验，却是条子上的试验。未考以前，须央托一般势要人物，投递条子，这试验才发生效力。帽子愈大，效力愈神，或是当地绅富，或是军阀要人，或是教育厅中人员，或是省议会里议员，他们开的条子，比着会亲符录还灵。你们要希望录取，须得自寻门路。倘专仗着一枝妙笔，全副心思，要在师范学校里占取一名半名的学额，只怕拔苍龙头上的角，取猛虎口里的牙，也没有这般艰难。"善珍、善宝听了，一团起劲，都掉在冰窖子里。转念一想，师范学校里的女校长，是个女界明星，巾帼泰斗，未必存着这般心思，只要自己分数及格，其他的事都不须顾虑，因此不辞跋涉，依然兴匆匆地去应试。国文、算学、英语三门，一一试验，国文做得很惬意，算题个个合问，英语也不曾弄错。同伴七八人，除却善珍、善宝，谁还有一本完全的卷子？国文不必论，算学的答题，英语的翻译，不是牛头弗对马嘴，定是冬瓜缠到茄门，所以同伴诸人，都说善珍、善宝这会子一定录取，便是姊妹俩心里，也道是十拿九稳。谁料发出榜来，同伴赴考的，个个取在前列，从榜首数到榜尾，数了两三遍，再也觅不出林善珍、林善宝两个名字。林氏姊妹俩嗒然丧气，足足地啜泣了三夜，滔滔不竭的落第泪，几乎把枕儿席儿一齐淌去。

可怜向来这副落第泪，专属于穷途举子、康了秀才，与那女孩儿家没甚关系。自从政治维新，各省遍设了女学校，有了学校，便有考试，有了考试，便有得意与失意，女子的虚荣心，胜过男子，考试得意，欢喜自不待言，考试失意，这滚滚的涕泪，再也留它不住，遂使琐琐裙钗，也领略穷途举子的酸味，康了秀才的苦况。女校里评定分数，厘毫丝都不得粗忽，倘然掉以轻心，少判了一分半分，背地里有人絮泣，正不知要赔却几许眼泪。旧学家说女子善怀，新学家说女子富于感情作用，寻常考试，分数略有出

人，尚不免回肠荡气，饮恨吞声，何况学校招考，有升学落第的关系，做校长的，只知瞻徇情面，不顾屈抑人才，全案披露的当儿，挥洒这副落第泪的，恐不止林氏姊妹二人。

编书的记得某处女师范学校招考，各处高小毕业生都来应考，就中有一个女生，本是高小学校的高材生，论她考验时的成绩，绰绰有余，可以入选，只恨条子不到，遂致榜上无名。自己不入选倒也罢了，偏偏同校的低材生，却个个姓氏高标，声价十倍，这女生一时没好气，便寻了短见。人家悼惜这个女生，对于师范校长啧有烦言。编书的却替校长呼冤，凭条子不凭成绩，算得大公无我，至正无私，这女生有了条子，自当也会录取，放着许多门路，谁叫她不去走？考试落第，便寻短见，谁叫她死？她自己要死，死于条子，并不死于校长，这校长当然不负责任。

善珍、善宝虽不曾觅死，这三夜啜泣，凄动心脾，险些儿哭个半死。她娘没了主见，百般劝解，不生效力。房东张老太太是个逍遥快乐的人，听得哭声，暗暗却是好笑，寻思这小姊妹真痴了，读书不读书，有什么打紧，洋学堂里不要她们读书，落得无拘无束，逍遥自在，因甚哭哭啼啼，凄惨到这般地步？女孩儿家读书，究竟有什么好处，值得这般痛哭？便是要哭，也要有个道理，或者衣饰不称心，或者要紧嫁丈夫，才用得着这般痛哭。她们千不哭，万不哭，偏偏为着不能够读书，哭个无休无歇，这不是浪费了许多眼泪，哭一个没交代？

不谈张太太这般设想，且说安子虚女士，这时正招揽女生，特别优待林氏姊妹，许她们缴纳半费，在中学班里读书。光阴荏苒，早已两载有余，林氏的家况，又一天不如一天，渐渐地缴纳半费，也觉异常竭蹶，她娘便做些女工，补助女儿的学费。苏州是出产绸缎的所在，自从养蚕做丝，以及上机组织，不知要经几百回手续，才能成疋成段，中间也有许多需用女工的手续，最普通的，

便是“掉丝”一项,苏州城里的妇女,靠着掉丝生活的,不知凡几,绣娘、养蚕娘、织布娘以外,便要轮着这掉丝娘,算个重要职业。掉丝的时候,一边放着丝砣,一边放着拽车,手段敏捷的,每天也可挣扎两三角钱,津贴家用。她娘做的女工,便是这个生涯。善珍、善宝每逢星期六回家,总帮着她老娘掉丝,常常捱个深更半夜,待到来日清晨,又要赶到丝帐房里,缴纳已掉的丝,招揽未掉的丝。苏州城里的丝帐房,也是一种重要营业,靠此起家发迹的,不计其数。每日早晨,帐房家尚没开门,门外的掉丝娘挤挤捱捱,早已聚了一大堆,其间有老有少,有村有俏,都是来送轴头。什么唤做轴头?便是向帐房家里领出的丝,经掉丝娘一番手续,条分缕析,一一掉在六角边形的轴杆上,然后取了轴杆,送还帐房家,这便唤做送轴头。既送轴头,又要向帐房家领丝,掉丝时全仗手快,领丝时又靠足捷,倘然迟到了,帐房家丝都发完,枉自气吁吁的白跑了一趟。所以天方破晓,掉丝娘携了大包小裹,纷纷前来送轴头。帐房家的门又不肯早早开放,掉丝娘越聚得多,两扇大门越开得迟,逢着风和日暖不打紧,倘然风雪交加,便冻得瑟瑟索索的抖,又或雷雨并作,便打得落汤鸡一般湿,在这当儿,又要保护这包裹内的轴头,打潮衣服不打紧,打潮了轴头,败了丝色,又要惹帐房家敲柜拍凳,大声疾呼,罚去多少工资,做个相当的惩戒。掉丝娘的苦况,真是一言难尽。

这天,善珍、善宝两姊妹,分携了两包轴头,低垂着头,只管向前行走,路上怎敢抬眼,端怕遇见同学,惹她们说笑。明知劳工神圣,便撞见同学,也没什么内愧,无奈这些同学姊妹,都不曾了解劳工神圣四字真谛,就算一时了解,也不过当做一种新流行的口头禅,未见劳工时,唤他神圣,既见劳工时,依然任意轻蔑,谁复正眼相觑。善珍、善宝猜透同学们的心理,因此低垂着头,不敢左右顾盼,便算遇见同学,也当做没有遇见一般,免得遭人白眼,

受人奚落。幸喜天气尚早，道上冷清清，并没熟人相遇，比及到了丝帐房门首，早有六七个掉丝娘，都在那里站着，姊妹俩算得早起，还有起得更早的，倦眼惺忪，呆呆地守候着开门。可见金钱的权力，可以缩短人的睡眠时刻。善珍、善宝，也只得在门前站定了。停了片刻，掉丝娘越来越众，婆婆妈妈，姊姊妹妹，都在门前互道劳苦，各诉艰难，但是两扇大门，依然紧腾腾地闭着。

墙上的日光，一寸一寸地下移，街上行人渐多，赶早市的各种商贩，纷纷出担，惟有丝帐房里面，依然鸦雀无声，多半是未醒清梦。况且丝帐房定出规例，门前的掉丝娘，只有守候的义务，没有敲门的权利，任凭门户何时开放，谁敢敲动一声？众人等得不耐烦，嘈嘈切切，多在那里怨恨，一个婆子道："苏州城里的丝帐房，只有刘剥皮开设的几家最是十恶不赦，两扇牢门，越是等得慌，越不肯开，有时来得稍迟，这门儿偏又作怪，竟洞洞地开了。来得早也不好，来得迟也不好，这明明同我们做女工的开玩笑。还有里面管收发的小王，最不是个好东西，见了年轻妇女，便同没骨虫一般，瘫化做一垛，见了我们年老的，立时绷紧了面皮，收货时，百般挑剔，鸭蛋里要寻出骨头，动不动便是吃罚料。发货时，专把难掉的丝，胡乱给人。我前几次来领丝，千求万恳，央他给我几缕浅色经，他理都不理，专把几缕佛青经给我。咳，面上添了几条皱纹，到处便吃尽了亏。"一个瘪嘴婆子道："你领得佛青经，到底不曾白跑了路，我比你上了些年纪，小王更不把我瞧在眼里，十次来领丝，倒有五六次脱空，真是人老珠黄不值钱。阎罗老子不肯收我去，放我在阳间受罪，便是十八层的活地狱。"旁边站立的年轻妇女，听着二老谈话，都抿着嘴笑，惟有善珍、善宝，不住地暗暗嗟叹。原来掉丝一项，分做两种，一种是掉经，一种是掉纬，经的光彩好，纬的光彩次，经以缕计，纬以绞计，无论掉经掉纬，大家都喜掉浅色的丝，不喜掉深色的丝，掉浅色的丝，目力

又省，手头又爽快；掉深色的丝，目力又费，手头又黏腻，深色里面，一种佛青色最不易掉，要比着浅色丝，多费一倍工夫，然而赚的工钱，却只与浅色丝一律，所以掉丝娘见了佛青丝，都是横摇着头，一百个不欢迎。

闲话剪住。丝帐房的大门虽然依旧闭着，但是里面已有了声息，想都已离床起身。众人凑过头去，把耳朵贴在门缝户隙，窃听动静，听得也有闲谈的，也有剥落剥落抽水烟的，里面的人，只知自在逍遥，从容不迫，哪管门外的人立得脚软，盼得眼酸。又等了一会子，两扇门才呀地开了，掉丝娘一拥而进，领丝的领丝，缴轴头的缴轴头。里面执事先生，也有五六人，把轴头一一收进了，只向年轻妇女有一句没一句随意攀谈，十句里面，总有六七句不堪入耳。就中一个唤做小王的，斜眯着两只水溜溜的眼睛，一发肆无忌惮，狗嘴吐不出象牙，轻佻的女工，嘻嘻哈哈，也混在一起打扯，规矩的女工，只是闷不开口，由他乱说。善珍、善宝是有程度的人，看在眼里，敢怒不敢言。发丝的当儿，照例年轻妇女可以享受优先权，许多浅色的丝，都发付在嫩皮肤女工手里，那些黄瘦婆子，依然捧着几缕佛青经，没精打采地回去。编书的只说善珍、善宝，各领了十缕妃色经，准备尽着星期日一天的工夫，要把它掉理完毕，门前站立时，枉掷了许多光阴，现在取丝回家，路上怎敢迟延，急匆匆走到自己住的一条巷里，却见迎面来了一个扭头扭颈的妇女，手里携着小孩，却把她姊妹俩唤住了。正是：

理丝终日，不满十缕；彼游手者，遍体绮罗。

第二十四回　做活计补充学费　理乱丝赔贴功夫

善珍善宝正待赶快回家，踅入巷里，离着自己门前不远，偏偏被人唤住了。那人是谁？便是勉斋娘子，携的小孩，便是小狗子。娘儿俩一路走来，娘子眼快，远远地看了这一双姊妹，便高唤道："珍小姐，宝小姐，一双好小姐，你们从哪里来？我正待到你家去，你们请停步，我有话要动问。"姊妹俩没奈何，只得停了脚步。娘子是裹脚妇人，移步向前，只是走不快，小狗子走路没规则，不是直线进行，却是螺旋进行，上街走到下街，只管绕远道儿，却把一双姊妹，等得心焦，别事不打紧，手里十缕妃色经，准备今天完工，怎敢俄延片刻。比及娘子约莫走到，巷口镗镗的几声小锣，一副卖糖担挑将过来，小狗子钉住了脚，又不肯走。善珍低语善宝道："妹妹，你且先回家，我在这里候徐伯母谈话。"善宝点了一点头，携着妃色经，飞步回家。善珍又等了一会子，娘子才携了小狗子走到身边，善珍只道娘子有什么要话动问，谁料娘子道三不着两，只是满口敷衍，先问善珍从哪儿来，善珍回说从丝帐房取经回来，娘子说："取来的经，谁掉的？"善珍回说："我们姊妹俩掉的。"娘子说："你们是洋学堂里的洋学生，怎有工夫在家里掉丝？"善珍回说："趁着礼拜日没事，做些活计。"娘子大笑道："好小姐，你既做了洋学生，怎么不懂洋学生的规矩，逢着礼拜日，谁不嘻嘻哈哈，快快活活，不是在姊妹家里打牌，定是逛花园，坐马车，吃大餐，看夜戏，再不然也要换了时式新衣服，在元妙观里打

几个转，观前街上出一回风头，没的做了洋学生，依旧骨碌骨碌做那掉丝的勾当。你既要读书，掉什么丝？你既要掉丝，读什么书？好小姐，你枉自进了洋学堂，却不懂得做洋学生的规矩。”善珍听了这一派话，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只得勉强答道：“徐伯母，我家一贫如洗，不靠着做些活计，怎能度日？”娘子把善珍身上打量了一遍，点头说道：“一家不知一家的事，我是喜打牌的，便道你们也喜打牌，看你这般境况艰难，自然要赶紧做活计。不比你徐伯母，吃饱了白米饭，成日在家没事做，闯到你家里来，寻张老太太打牌消遣。”善珍听到这里，才晓得她唤住自己，并没有什么要话动问，不过来觅房东张老太太赌钱消遣，便说：“徐伯母请里面坐，张老太太今天在家里，你不妨去会她。”娘子尚不肯走，依旧絮絮答答，说些没要紧话，小狗子吃完了糖，瞧见善珍手里的妃色经，颜色鲜明，十分好顽，伸着潮湿黏腻的指头，想来拔取一缕，慌得善珍掩护不迭。正在没主张的当儿，却见房东张老太太从里面出来，招接徐娘子进门。

善珍如释重负，急急地溜入自己家里，却见善宝帮着老娘，都在那里骨碌骨碌地掉丝。善珍怎敢耽搁，赶把一缕经分做四组，绷在丝砣上，又把六角形的轴头，穿上掉柄，掉柄架上拽车，捉了丝头，然后拽动拽车，姊妹俩各放手段，比较迟速。善珍一壁掉一壁说道：“今天这十缕经，须让妹妹早完，碰着了长舌根的徐伯母，絮絮答答，一时脱不得身。她自没要紧，我们的光阴，是金子做的，白白地为她耽误了一刻钟。”善宝笑道：“姊姊，你久不进门，我料定你被她缠住了，便在张太太那边通个信，叫她出门去招待客人。张太太一出了门，你才能抽身入内。”善珍道：“我原奇怪，张太太怎能晓得门外客来，却不料是你通的信，亏得你替我解围，要不是，只怕这时还不得脱身。”老娘道：“近来的徐娘子，不比从前了，隔了三五天，便要到这里来走动，来时便在房东那

边打牌。她遇见了我，也是这般问长问短，问问不打紧，十句里面，却有八九句提我心境，不是说你死了当家，怎样过活，定是说现在柴荒米贵，你十个指头儿，怎能养活一家三口。她又卖弄自己运气好，算命的说她从本年起，整整地交着十年帮夫运，她丈夫在刘公馆里，向来做书记，现在又兼做了什么大宗师，她说这个大宗师非同小可，却有从前学台大人的身份。……"老娘话没说完，外面客堂里一阵洗牌声响，中间夹着许多嘻嘻哈哈的笑声，编书的这枝笔，随着洗牌声响，要把外面四个打牌妇女叙述一番，只得暂把里面三个骨碌骨碌的掉丝娘按下慢提。

房东张太太向来嗜赌若命，她有三个儿子，大儿次儿都在外面经商，都娶着媳妇在家，第三儿子不长进，没有正当营业，靠着拆梢讹诈，胡乱度日，也没有娶得媳妇在家。要是张太太有了三个媳妇，天天打牌，便不消去邀外客，现在一婆两媳，只有三人，须得来了一个外客，才能成局，所以张太太听得徐娘子到来，兴匆匆地出门欢迎。徐娘子入门后，没多耽搁，两个媳妇，赶忙搬桌子，倒骨牌，摇骰盆，定座位，骨牌一响，眼目清凉，娘子提着线结的小钱囊，向桌子角上啪的一放，笑道："今天带着两块大洋，十只小洋，三十个铜元，谁有本事，一古脑儿都赢去。"张太太道："要赢你的钱，千难万难，你是交着帮夫运的，财神菩萨跟着你走，你这宝囊只会进货，不会出货，今天的一局牌，多半又是你做大赢家。"这几句话，引开了徐娘子的牙钳，乘着洗牌砌庄的当儿，笑说道："李铁口的算命，真是千灵万验。他说我从今年大正月起交着帮夫好运，委实没有半些儿谎。当家的今年进款，比着去年，要添出两三倍，这不是当家的办事能干，实在是我的命宫亨通。自从大年初一直到今朝，足足的三十天，当家的有事和我商量，只要我说一句这事干得，当家的依着我干，多少总得些利市。"张家大媳道："照这么说，徐伯母说的话，也是千灵万验，不

是铁口，定是金口。”次媳道：“徐伯母倘挂了算命招牌，只怕徐金口的名望，可以压过李铁口了。”大家听着，不由得哗笑了一阵。

开始打牌，徐娘子连赢了三副，小狗子觉得没精没采，硬要拖着娘回家，娘子在囊内掏出几个铜元，叫他到门前买东西吃，经此一番疏通，小狗子才不来搅乱这和局。然而疏通的效力，可暂不可久，小狗子手头的钱用完了，依旧跑到娘身边，要长要短，纠缠不休。娘子道：“冤家的，蚂蝗叮住鹭鸶脚，专和老娘缠绕，下次再不带你出来。”说时，又在囊内掏出两个铜元，给了小狗子。原来娘子摸的牌，正自顺手，今天的和局，操着胜算，这区区疏通费，自然不须计较。小狗子三番五次，窜出窜进，娘子随带的三十个铜元，被他索去了一半。

晌午时分，和局结束，徐娘子果然得了胜利，扭扭捏捏，推说要回家吃饭，吃了饭再来展局，嘴里说时，两只脚站立在地，只是不动，裙下一双六寸长的铁莲，宛比上了吸铁石，牢牢吸住，休想挪动分毫。张太太道：“你不嫌怠慢，便在这里吃些东西，胡乱充饥。我早知你到来，便该吩咐媳妇们，备些粗肴请你，现在可来不及了。厨房里耽耽搁搁，便要错误了打牌时刻。自古道，熟不拘礼，徐娘子要赶快展局，倒有个简捷办法，不如向面馆子里叫了几碗面，大家权时当了饱，放下面碗，便摸骨牌，尽着下半天的工夫，还可打八圈牌，一得两便，爽爽快快，免得碗儿碟儿，酒儿肴儿，闹这虚花儿。徐娘子，这一碗大面，本不好算请客，好在你是杜园客人，有什么礼数不到，想你也不计较。”娘子道：“面当饭，再好也没有，只是赢了你们的钱，又要你们做东道，赚了你干的，吃了你湿的，好生过意不去。”说时，大媳妇上街去叫面，二媳携着茶壶，到外面去泡茶，客堂里人声稍静，却听得骨碌骨碌林姓那边的掉丝声，声声相续。徐娘子低声说道：“这骨碌骨碌的掉丝声响，钻进耳朵里，不由人不厌烦。同是一般声响，只有骨牌声，

骰子声，钻进耳朵里，非常适意，休说不厌烦，并且使那腔子里的心花，一朵一朵地开放。”张太太也低语道：“徐娘子说的话，委实是老太婆刺袜底，千真万真。掉丝声已是讨厌，读书声一发麻烦。同居家这两个女书呆，不是骨碌骨碌地掉丝，定是咕噜咕噜地读书，深更半夜，闹得人睡不稳，眠不成。她们靠着掉丝做生活，骨碌骨碌，也叫没法，这咕噜咕噜的读书，读它做甚？女子家不比男子汉，像你家的徐先生，读通了书，有大宗师做，她们俩读通了书，休说大宗师，连小宗师都没得做，成日成夜读这捞什子，正是好肉上生疮，拉个虫放在头发里搔。她们读了多年书，贪图些什么？只见她们捧了银钱，从家里送到学堂里去，不见她们捧了银钱，从学堂里搬向家里来，似这般的读书，越读越穷，读它做甚？女孩子家只要嫁个称心合意的丈夫，有得吃，有得着，有得打牌消遣，便半个字不识，也可快快活活，度一辈子安乐日子。”

话到这里，二媳妇泡茶回来，大家酽酽地喝了一碗茶，不多一会子，大媳妇领着送面的一同进门，热腾腾的几碗面，一一搬在桌子上。送面的才答转身，小狗子先闹饥荒，伸着手在面碗里乱抓，赶向嘴里乱塞，娘子见了，却是好笑。二媳妇捧了一把筷子，先授给小狗子一双道：“狗官，仔细烫着手，取了筷儿吃。”那时大家都捧了面碗，客堂里面，霍落霍落的声响，搅做一片，却兴那边骨碌骨碌的掉丝声，声声应答。可怜她们娘女三人，掉了大半天，尚不曾吃午饭，外边霍落霍落的声响，传入她们的耳朵里，触动了五脏神的欲望，肚肠里也掉起丝来，骨碌骨碌地作响。老娘道：“时候不早了，待我暂时歇歇手，把昨天的冷饭，倒在锅里炒一下子，胡乱充了饥，然后再做活计。这一做须做到晚，才能歇手。”善珍、善宝同声道：“妈妈，烧火的当儿，赶快一下子，休误了掉丝时刻。”

编书的一枝笔，写两处事，客堂里四个婆娘，一个孩子，都已

胡乱充了饥，重摇骰盆，再定座位，纵横着八只手，把一百多张花骨头，揉得怪响。列位，天下最勤奋的，莫如一般赌客，试看这四个婆娘，放下面碗，脸都没有擦，嘴都没有揩，便在那里继续打牌，三索四索、七同八同地乱喊，料想吐哺握发的周公，也不过这般勤奋。"尚赌精神"四个字，真是中国家庭的特色。这时座位既已变动，牌风也便转移，小狗子故智复萌，几番向他娘索钱，娘子分文不给，给了他几个白眼。孩子肚里奇怪，呆呆地瞧着娘，只见娘的面庞，不似方才般活动，皱紧了双眉，响都不响，两片嘴唇，合得紧紧的，拱得高高的，倘使挂着油瓶，一百年都不会打碎。再看他人时，却是和颜悦色，有说有笑，不像他娘这般穷形极状。隔了一会子，听得张太太道："徐娘子放铳了。"又隔一会子，听得大媳妇道："徐伯母又铳了。"又隔一会子，听得二媳妇道："徐伯母连放三个铳了。"再看他娘时，绷紧了面皮，闷闷不开口，几次三番数签码，赔给他人，额上迸出亮晶晶的汗珠，两只手瑟瑟索索地抖。小狗子不懂风云气色，依旧猴在娘身边，要讨取这钱囊里的钱，钱没讨得，讨得一顿臭骂道："小冤家，小畜生！都是你猴在娘身边，带累老娘摸不着好牌，一叠手放了三个铳。你这讨债鬼，晦气星，远一步好一步。你再在旁絮聒，仔细揭你的皮。"小狗子讨了没趣，便不向门前游玩，一溜烟闯进同居林姓的屋内。外面娘子遣开了小狗子，以为牌风转移，输钱便可恢复，谁料越赌越输，身边的签码，输得一根也没有，借了一底，又输得七零八落，心中闷得什么似的，两片嘴唇，尽力地耸起，和猪八戒的嘴巴一般，休说油瓶挂得，便是醋瓶酒瓶一古脑儿的瓶，也都可以挂得。

正在没好气的当儿，忽然小狗子从林姓那边，哭哭啼啼地走出来，捏着一把鼻涕，哭告道："妈妈，我没有弄乱她的丝，她硬派我不是，嗳嗳，我不要！"说时，刁嘴欠舌，同怪鸟叫唤一般。座上四个人，除却娘子，大家都听不明白。娘子正待动问，早见林老娘

捧着丝砣，气吁吁跑到面前，向娘子声诉道："徐娘子，你看丝砣上几组丝，被令郎弄得乱七八糟。"小狗子又哭又跳道："老太婆，活见你的鬼，你自己弄乱了，倒怪着我，嗳嗳，我不要！"娘子瞧这丝砣时，上面套着的丝，果然都脱了腔，同乱发一般，便冷冷地问道："林太太，孩子弄乱你的丝，你可曾亲眼瞧见？"林老娘道："方才令郎到来，我们娘女三个，正在厨下吃饭，我曾叮嘱令郎，这里逛逛不打紧，休得去弄丝砣上的丝，弄乱了，再也理不清楚，令郎没口子地答应，谁料吃完一顿饭，砣上的丝都脱了腔，不是令郎弄的，这里更没第二人。"娘子道："呸，你原来不曾亲眼瞧见，怎好咬定是我孩子干的？你那边虽没有第二个人到来，论不定是猫儿打架，把丝抓乱了。我的孩子，年纪不过九岁，却不曾说过谎，是他干，他不赖，不是他干，他也不肯胡认。"小狗子见娘帮着他，便又哭道："老太婆瞎了眼睛，明明给猫儿抓乱了丝，却说是我，嗳嗳，我不要。"娘子喝道："不许开口，今天老娘倒尽了霉，专碰这呕气的事，输了钱，谁替我认帐。"说时，眼睛又瞧着牌，再也不来理会。林老娘弄得没下场，只好自认晦气，捧着丝砣，回到自己的住屋。娘女三个，忍气吞声，同理这砣上的丝，直理到黄昏人静，方才就绪，却肮脏了许多掉丝时刻。这是后话，叙过不提。

再说客堂里四人打牌，直到傍晚，方才散局，娘子的钱囊，都倒空了，还挂着三元五角的赌帐，乘兴而来，败兴而返，携着小狗子，一路归家。及到家门，只见丈夫徐勉斋，垂头丧气，呆呆地立在门前。正是：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嗒然丧气，夫妇同情。

第二十五回　祸延饭碗夫妇举哀　自录口供贪奴中计

徐勉斋噙着两眶眼泪，捧着一肚皮牢骚，准备赶回家中，抱着黄脸婆子一场痛哭，谁料跑到门前，门儿闭得紧腾腾，那职守管钥的铁将军，巍然不动，把守得异常严密，看它不过三寸长，一朝得势，手段却恁般凶狠。勉斋进门不得，又不晓得她们母子俩哪里去了，动问邻居时，又都说不知。原来娘子和邻居，感情上很是冷淡，只为小狗子和邻儿拌嘴，哭哭啼啼，娘子袒护着自己孩子，十家邻居，倒吵断了八九家，所以娘子出门，邻居家都不来多管。要是勉斋省得娘子爱赌钱，便自会向张太太家里寻觅，无奈娘子在家，什么事都不瞒丈夫，单有赌钱一项，却瞒得铁桶似的。勉斋回来时，只道娘子在家里，料理开门七件事，谁晓娘子在外面，掏摸一百三十六张花骨头。偏偏勉斋这天回家，又比向日早了一下钟，望门投止，室迩人远，这两眶眼泪，待向谁去挥洒？一肚皮牢骚，待向谁去发泄？

抬头望时，夕阳挂在树梢头，乌鸦从阳光里飞来，翅膀一扇一扇，满身都带着光彩，巢里小鸦，一一伸出头来，咿哑咿哑，欢迎那倦飞知还的老鸦。想到自己，兴匆匆地出门，乌糟糟地归家，以前的光彩，今朝刮削尽了，赶到家门，谁来欢迎我，却在这里做门外汉，可是人面不如鸟乎？勉斋满腹盘算，只在门前团团的打转，把头向两下张望，再也不见她娘儿俩回来，真是等人心焦，同热锅里蚂蚁一般，不由得信步走到巷口，想在小茶寮里敷衍片

刻。进门一望，又吓得倒躲出来，原来去年在他手里应考的酸朋醋友，都在这茶寮子里叙话，彼一时，此一时，去年考验时，摆足大宗师的架子，吹毛求疵，他们都落了第，今日里自己也变成丧家之犬，怎有颜面与他们相见？趁这辈酸朋醋友不注意的当儿，勉斋脚下明白，急忙退出了茶寮，一路垂着头，折回自己的门口，呆呆地站着，心里七上八下，又是闷又是气。一时失魂落魄，直等到娘儿俩跑到面前，方才觉得，不由得道出一个“哼”字。娘子没好气，也回答他一个“哈”字。哼字里面，含着愠怒，哈字里面，含着诧异。勉斋见娘子这时才来，倒抽了一口气，从鼻孔里哼出一个“哼”字，娘子见勉斋光着两手，早晨嘱买的肥皂香粉，一件都没有，老大失望，不禁落开了嘴，喉咙里哈出一个“哈”字，一哼一哈，算得夫唱妇随，彼此面面相觑，都没说话。小狗子逼着娘开门，娘子才掏出钥匙，开了锁，三个人推门入室。

勉斋在门外立得腿酸，跑到里面，便躺在破藤椅里，不住地长吁短叹。娘子肚里忖量：“莫非他听了什么混帐人的挑拨，说我在外面打牌，不管自家门户，他才板起面孔，摆出当家人的架子，想把我吓倒了，以后便不敢去赌钱。……哼哼，你若这般设想，便是错了主意。亏得老娘命宫好，造化你多赚几块钱，便是老娘天天去打牌，你也不好说什么。今天老娘输了钱，正没好气，你倒要撩蜂拨蝎，火上添油，扮这鬼脸儿吓人，老娘经你这一吓，难道便瘫化做一垛？你不惹动我，便罢，你若惹动我，准备同你吵个天翻地覆，闹个落花流水。……”娘子一壁思量，一壁换衣服，点灯火，再也不向勉斋兜搭一言半语。勉斋仍是一长一短地吁气，也不向娘子兜搭一言半语。然而这一长一短的吁气，传入娘子耳朵里，宛比火炉旁边放着一扇一拉的风箱，直把烈火熊熊，都要从脑门里透出。在这当儿，只待勉斋发出什么话，这一场恶战便要立时发作。那小狗子偏偏不知趣，拉着老子的衣袖，刁嘴欠舌般说道：

“爹爹，每天回来，都带着好东西，今天回来，怎没有好东西吃？”勉斋瞪了一个白眼，双脚在地上一拍，自言自语道：“什么好东西吃，坏东西吃，老子的衣食饭碗，今天都砸破了，从此以后，只怕连饭都没得吃！”这句话传到娘子耳朵里，陡地一吓，真个瘫化做一垛，当头直淋着冷水，却把脑门里面的熊熊烈火，打得烟消火灭，犹恐听不清切，误会了意思，便道：“你喃喃呐呐，嘈着些什么？”勉斋大声道：“我在刘公馆里的饭缘满了，好好一只饭碗，打得粉一般碎。”娘子又问这话当真不当真，勉斋道：“咦，这是什么事，怎好混说？我是素拘忌讳的，便是上坑缸，也要讨个口彩，没的平白无端，自己咒自己的饭碗打碎。”

娘子察颜观色，觉得此事十分真确，正是万般没趣事，一一上胸来，喉咙里曷答曷答的几声，那两行急泪，潮水般地淌下来，便在勉斋旁边坐了，左一把鼻涕，右一把眼泪，絮絮叨叨地哭道：“你这不挣气的东西呀，老娘交着帮夫运，你却犯了讨饭命，好好的一只饭碗，你为着甚事，却把它砸得粉一般碎呀？老娘嫁了你，替你撑家立户，替你烧茶煮饭，克勤克俭，有什么亏负了你，原望你也是克勤克俭，捧着这只衣食饭碗，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我的天杀的呀，你撞见了什么鬼，碰见了什么邪，平白无端，干这不挣气的勾当呀！”娘子哭得厉害时，捶胸拍肚，跳脚蹋地，便是死了亲爷娘、亲丈夫，也没有恁般苦楚，足见饭碗两字，关系非常重要。旧学家只理会得三纲五伦，据我看来，三纲的第一纲，五伦的第一伦，端要推着饭碗两字。勉斋经这一番哭闹，半句话都说不出，躺在藤椅里，陪着娘子淌泪，喉咙里也起了曷答曷答的声响。在这当儿，小狗子瞧瞧娘，娘也哭，瞧瞧爷，爷也哭，又听得说什么饭碗打碎，从此没饭吃，一时着了慌，也随着老子娘号啕大哭。毕竟勉斋的饭碗，为着何事砸个粉碎，少顷哭罢，娘子当然要问及，勉斋当然要报告。但是现在正哭得热闹，仿佛替那饭碗举哀，

须得哭个深更半夜，勉斋才把那饭碗去世的哀史，依实报告。报告的当儿，呜呜咽咽，断断续续，仿佛苫块昏迷，语无伦次，须待好一会工夫，才能报告完毕。编书的是个急性人，爽爽快快，不如替他做个简章报告。

这天恰是正月三十日，伍青岩第一期束脩领到，须得与勉斋分而食之。勉斋屈指计算，十二元平分，便是六元，还有开馆日的贽敬半元，合计六元半，都要入我的囊橐，替人荐一个馆，月得六元半，这种生涯，却也做得。所以到了刘公馆，先去会见青岩，悄悄地问他何时交款，青岩也是悄悄地答道："这束脩少顷便要送出，当着学生，不便瓜分，下午五点钟，放了晚学，便在前日预定的地方，如数奉纳。"勉斋听了，当然没有话说。待到五点钟，便向书房里去找青岩，青岩已放了学，一个人在这里守候，见了勉斋，鬼鬼祟祟地说道："勉翁先生，这里不是讲话之所，门口来往人多，被人窃听了，不大稳便。来来来，这里来。"一壁说，一壁把勉斋引入卧室。

青岩的卧室，并列两间，右一间安放卧榻，左一间堆置什物，并没人居住，第十六回书中，早已表过。两人进了卧室，青岩拽上了门，笑道："这里真是秘密所在，什么话都可讲，人家便要窃听，也没有这么长的耳朵。"又道："勉翁先生，权在榻上一坐，这红纸包里的东西，我已收拾在书箱里面，待我取钥匙，开书箱，把这四块大洋，捧将出来。"勉斋听得数目不符，沉着脸说道："老伍，你别油嘴滑舌，把四块洋来搪塞我。去年要约的话，你难道忘了不成？"青岩道："去年怎样要约，委实有些模糊。"勉斋冷笑道："你别假痴假呆，想在我手里弄花弄巧。哼哼，你错了主见，我徐勉斋是何等样人，难道受你的拨弄？你推说前约模糊，我便重言以申明之，你且伸长耳朵听着。按月束脩，利益均沾，你取六元，我也取六元，其余执敬节敬，都照前例，有一块钱，大家五角，有一角

钱，大家五分，你省得不省得？”青岩答说：“不错，不错，勉翁先生别生气，是我一时忘了。”说时，已开了书箱，取出一包银洋，纸包打开，又不即付给勉斋，先央告道：“勉翁先生，这第一期酬金，便依了台命，以后可否通融，减少二成数？”勉斋连连摇头道：“不行不行，我定出的规例，丝毫不得情让。”青岩道：“难道勉翁介绍的人，都有这个规例？”勉斋忿忿道：“谁说没有，刘府里，上自东席西席，下至挑水打杂，凡经我徐勉斋引进的，都有这个规例。”

话到这里，猛听得呀的一声，左面空关的一间房，忽然开出门来，门里踱出一个人，这人是谁？便是生得肥头胖耳，很有脾气的刘邦平。看他大模大样，踱进青岩的卧房，眼睛看着屋梁，右手拈着短髭，一言不发，只是冷笑，早把两人里面，吓坏了一个。邦平冷笑了一会子，渐渐把锐利的眼光，注射到勉斋面上，勉斋吓得瑟瑟索索地抖。青岩拖过座椅，请东翁坐了，忙说：“不知东翁在隔壁室内，方才我们说话，有失检点，要求东翁原谅。”邦平道：“伍老夫子，我此来并不是要探听秘密，这一间屋子，本来两面都有门户，我方才寻觅一件东西，从那面开将进来，东西觅到，正待出室，却听得你们的声音，说什么秘密不秘密，我老大诧异，因此静听了一会子，被我听个透彻。原来姓徐的不是东西，竟敢讹诈你的束脩！”这几句话，说得勉斋满面通红，深恨没个地洞藏身。青岩忙分辩道：“东翁，并没这般事，晚生欠着勉翁一笔款项，今天领了束脩，正待……”话没说完，邦平发怒道：“伍老夫子，你不用代他掩饰，方才只隔得一层薄板，他说的话，句句入我耳朵，怎会缠误？说什么平分薪水，利益均沾，说什么上自东席西席，下至挑水打杂，他都定出这个老例，我用了他多年，只当他是个人，原来他安藏着蛇蝎心肠，背着我的面，竟做出这没廉耻的勾当。”又回头申斥勉斋道：“你的奸诈伎俩，都已被我瞧破，你便浑身是嘴，想已图赖不得。若是知趣的，赶快离我的两扇大门，我也不为

已甚，要不然，我便送你到县知事公署，追究你历年讹诈的赃私。有了伍老夫子做证人，不怕县长不准。”勉斋听了，也顾不得什么，连连向东翁打拱作揖，哀求宽恕，青岩在旁，也是高拱手，低作揖，代为央告道：“东翁看伍某薄面，饶恕他一遭，伍某愿保他以后不再发生此事。”邦平只是摇头，青岩又道：“东翁不纳伍某所请，定要逼勉斋辞职，伍某是勉翁引进的人，勉翁辞职，伍某也无颜在门下混饭吃，只得一同告别。”说时，便做出匆匆欲走的样儿。邦平一把拖住道：“伍老夫子，这事不与你相干，他走他的路，你教你的书，没的为了恶人，倒累了好人。我自悔眼光不亮，误把恶人当做好人，自古道，浑浊不分鲢与鲤，水清方见两般鱼，现在我的眼光可亮了。伍老夫子毕竟是个真君子，以德报怨，代人受过，真教人又是器重，又是佩服，我正有许多仰仗你的地方，万万不许你走，由他滚蛋，你只好好儿在板凳上坐。”一壁说着，一壁在青岩肩上，轻轻地拍了几下，拍得青岩骨节轻松，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那愁眉泪眼的勉斋，又上前央告道：“东翁，求你老人家宽我既往，成全则个。”邦平瞪了他几个白眼，理都不理，挥挥袖，竟走了。邦平走后，青岩低语道：“勉翁，不是我伍某不替你着力，东翁盛怒之下，什么话都说不进，徒然碰了大大的钉子。勉翁今天请暂回，东翁面前，凭着伍某三寸不烂之舌，总要说得他心回意转。”勉斋没奈何，光着两只手，没赚得银洋，转向青岩说了许多仰仗拜托的话，怏怏地归去。

其实这桩事，都是青岩弄的元虚，他与王干娘、阿巧娘商议多时，才商议出这条计谋。当那发给束脩时，王嬷嬷却去报告小柳太太道：“太太，你想姓徐的心肠狠不狠，手段辣不辣，他因荐了伍师爷进门，硬要把伍师爷的束脩，按月分给一半与他，你想伍师爷的束脩，拢总不过十二只大洋，分去了一半，只剩六块钱，给师爷做零用都不够，我们公馆里请师爷，也不是容易的事，总

算少爷福分好，请到了这位好师爷，倘被姓徐的逼走了，偌大苏州城，凭你踏破铁鞋，再也寻不出像伍师爷这般好的好师爷。”柳氏娘子忙问此话何来，王嬷嬷回说：“姓徐的硬逼伍师爷的钱，方才我走过书房门口，是被我亲耳听得。姓徐的还说，这六块大洋，限定今天五点钟，在伍师爷的卧室里交纳，少了一个，他便要撵逐伍师爷出门。”柳氏娘子道：“阿呀反了，我们请的先生，姓徐的竟敢撵逐，这事怎还了得，没的人吃了饭，倒让狗去做主。少停告诉了老爷，少不得把狗头撵逐出门，看他再敢嘴硬。”王嬷嬷献计道：“老爷当真要撵他，这狗头诡计多端，口说无凭，难保他不满口抵赖。好在伍师爷的卧室隔壁，有一间空屋子，堆置什物，没人居住，到了五点钟，老爷悄悄地坐在空屋子里，听那姓徐的怎样向伍师爷强逼硬索，那时老爷板起面孔，捉住证据，把他撵逐出门，他便没得话说。”柳氏娘子忙说好计，赞不绝口，果把这个方法，传授了丈夫。可怜徐勉斋十余年的饭碗，竟打破在烧火凳上铜镜先生的手里。

然而勉斋背述这饭碗去世的痛史，只把东翁窥破秘密的情形，一一向娘子报告，还不疑及是青岩弄的元虚，倒是娘子乖巧，便说：“不对不对，你莫非入了姓伍的圈套，他舍不得把束脩分给你，才想出这条恶计，把你陷害。”勉斋犹豫不决，娘子早已千刀刮，万刀割，替青岩上了一夜的寿。待到来朝，勉斋心犹不死，到刘公馆探听动静，听说自己的书记职役，早由西席伍青岩一人兼充，暗暗喊一声“苦也”。从此刘公馆里，再没有勉斋的足迹。正是：

悬饵捕鱼，设食擒鸟；哀哉贪奴，胡为自扰。

第二十六回　出风头谈论未婚婿　觅戒指冤诬苦学生

这天，正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的天气，隔夜又刮着几阵风，洒过几场雨，许多艳李秾桃，零落得不成模样，飘飘扬扬的花瓣，都与故枝脱离关系，飘茵堕溷，各随自己的命运，丝毫做不得主。九十春光，本是一篇花团锦簇的文章，经此风风雨雨，这文章才有了收束。向来的词章家，遇着落花时节，都替那满院菲菲，无限惆怅，那“妒花风雨”的论调，摇笔即来，脱口而出，竟把风伯雨师，判决了一个妒字的罪名。吾却替风伯雨师，叫起撞天冤屈，从来不经破坏，便不能建造，烂漫可爱的桃李，不经风雨摧残，怎有结果的希望？待到花事阑珊，果实成熟，大家咀嚼，这鲜桃甘李，竟把风伯雨师的功劳，置诸度外，只记他破坏的罪，不记他建造的功，风伯雨师，受这老大冤屈，真是没说处的苦。在下这一番话，并非有意翻案，撰那风伯雨师的辩护书，不过借着风雨，说到落花，借着落花，说到一家园子。

这园子经落花点缀，一发可赏可玩。碧油油的浅草上面，戴着密密疏疏的花片，多谢那风风雨雨，织就斑斑点点的地衣。园内女郎，约莫有十八九人，却是三三五五，自由游戏，垂柳荫里的秋千，一上一下，那人影儿只在粉墙上打转。墙东夕照光中，扑扑地飞来一只彩蝶，被那拍球女郎瞧见了，口中嚷着：“蝶，……蝶，……标本，……标本。……”却把拍球的板，代那扑蝶的扇，皮鞋格登登，赶来扑那彩蝶。蝶没扑得，给那草地一滑，却把自己扑翻

在地，亲亲热热地和那地上花瓣接一个吻，赢得旁边女伴，拍手大笑。那女郎赶忙爬将起来，看这彩蝶时，早已翩然遐举，离地一丈多高，把双翅一拍一拍的，只在空中打转，仿佛也在那里拍手大笑。那一带麂眼篱边，有一双姊妹，齐着脚步，手搀着手，一路踏歌而来，歌的是“朱门蓬户，春色平分，彼苍毕竟多情，飞花作片，堕地成茵，愿将阶级铺平”。唱完这几句，早已转到绿荫深处，那柳条儿一颠一拍，一俯一仰，也在那里击节叹赏。草地上有两个髫龄女郎，收拾了许多花片，满满地把衣襟兜了，然后横一片竖一瓣地铺列在地，准备铺成“花花世界”四个大字。铺到第四个字，蓦然间一阵风到，四散花飞，竟把花花世界，搅做落花流水。

那靠墙一带长椅上，并坐着两个女郎，喁喁细语，耳鬓厮磨，不是我把点朱般的嘴唇凑上去，定是你把搓粉般的耳朵送过来，这又轻又细的语调，再也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听得，虽没有第三个人听得，然而编书的这枝笔，却把两人的说话，听得又清又澈。原来古今中外的小说家，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单有腕下这枝笔，却是异常古怪，无论人家听不到的，瞧不见的，他都会听得瞧得，便是脑海里的烟云，肚肠角落里的渣滓，都瞒不过小说家的笔，也会滔滔汩汩，说将出来。编书的虽算不得什么小说家，然而编书的这枝笔，写到这里，却也不由自己做主，竟有些古怪起来，偏把那哝哝唧唧的语言，写个明明白白。

一个女郎道：“慧姑妹，这新来的学生柳翠娥，听说是你的表嫂，这话确不确？”慧姑道：“谁说不确，莲芬姊，你从哪里探听出来？”莲芬笑道：“不须探听，她自己当着众人，背书般地背将出来。”慧姑也笑道：“亏她生成这副厚脸，怎样讲给你们听？”莲芬道：“她新来的一天，功课完了，便拉我到自修室里，向我问道：‘方才和你一起儿走的学生，你唤她做慧姑妹的，可是陆子才的女儿慧姑？’我说：‘她便是陆慧姑，你怎样晓得她？’她说：‘慧姑

的表兄,便是我的未婚夫,我怎么不晓得她?'这时自修室里,恰有六七个同学在这里自修,听得未婚夫三字,觉得有些刺耳,翠娥旁若无人,一点儿不羞臊,说什么她的未婚夫姓刘名琪,表字玉如,乳名玉儿,现在北京大学校里读书,转眼便要毕业。又说北京大学校,是全国最高等的学校,什么大官僚大富豪的子弟,都在这里读书,听说北京大学校的校舍,有一百个平江女学校般大,里面的学生,比前清的状元榜眼探花还阔,说时,还把眼睛一瞟一瞟,头颈一扭一扭,当着众人,卖弄她的未婚夫,你想奇怪不奇怪。"慧姑听着,忍不住好笑。

那时一阵革履响,又来了一个女郎,挨着慧姑坐了,忙问慧姑笑什么,慧姑只是格格地笑,也不说什么,那个女郎莫名其妙,肚里好生诧异。莲芬道:"飞霞姊,你道慧姑笑什么,她笑你想扑蝴蝶,倒被蝴蝶扑了一跤。"飞霞认道是真,呵着指头儿,要来搔慧姑的痒筋,慌得慧姑分辩道:"你休听莲芬的混话,我们正谈论着一桩事,怎有工夫来笑你。"飞霞道:"你们谈论些什么?"慧姑凑到飞霞耳朵边,却把方才谈论的话,约略报告了。飞霞道:"这姓柳的卖弄未婚夫,我那时也曾听得,倒累我笑了半天。现在同学们都替她上了一个徽号,因她说话时,扭头扭颈,同柳条儿一般,便唤她做柳树精。我有话要问你,往日常听你说,这位令表兄刘玉如先生,是新世界的模范人物,在那北京学校里,很有声誉,因甚和柳树精订了婚姻,白白地辱没了令表兄的名望?"慧姑微微吁了一口气,答道:"处于家庭积威之下,自由神自当退避三舍。"飞霞笑道:"你和玉如先生,又是中表姊妹,又是道同志合,怎么不……"说到这里,只把这个不字延长下去。慧姑明知这不字以下说的话,不待言而自喻,不由得晕红了双颊,不由得呵了指尖,也来搔飞霞的痒筋,飞霞道:"我不曾说什么。"慧姑嗔道:"我便搔你这不曾说什么。"说时,这十指葱尖,只向飞霞腼肢窝

里乱抓，慌得飞霞讨饶不迭，道："好妹妹，我不，……不敢了。"

在这当儿，忽见女校役张妈，急匆匆地向校园里跑来，嘴里一叠声地唤："林善珍、善宝两位小姐！"姊妹俩方才携着手，在柳荫里唱歌，听得叫唤，忙从柳荫里转将出来。张妈道："快去快去，校长安小姐立待你讲话。"姊妹俩不知什么事，匆匆便去，慧姑肚里寻思，校长平日专和阔同学周旋，那些寒素学生，她正眼都不瞧一瞧，因甚今朝特招林姓姊妹去谈话？正待向张妈动问，可巧张妈打从身旁走过，见着慧姑，便立停了脚，低声悄语道："陆小姐，这里又要闹出什么笑话来了。"慧姑忙问怎的，张妈道："春假后新进来的柳翠娥小姐，恰才下了课，在楼上卧室里洗手，偶然不注意，遗失了一只嵌珍珠的金戒，四处寻觅，都觅不到，据说卧室里面，只有庞贵珍小姐和那林姓姊妹俩曾经走动，她便把这事禀明了安小姐，安小姐道：'庞贵珍是有声价的小姐，万不会取你东西，林姓姊妹，境况很拮据，人穷志短，论不定做这下贱勾当，待我唤她们前来，严加盘问，盘问不出，便要实行搜检。'安小姐说话时，我恰在校长室里擦拭玻璃，安小姐便遣我来唤林姓姊妹，前去质问。"慧姑道："啐，这姊妹俩都是有志气的女郎，怎肯干这不端事。看人要看个透彻，善珍、善宝的品行，吾是深信得过的，校长枉戴着眼镜，看起人来，只是模模糊糊，宛是雾里看花一般，这件事，我们为同学份上，须得主持公论，休委屈了这一双姊妹。"说着，便约同了飞霞、莲芬，去见校长，代两林剖白。

当下三个人离了校园，向着校长室行进，早见室门外聚着许多同学，都在那里探听动静，也有把耳朵贴着门缝的，也有把眼睛凑着窗隙的，也有窃窃私议，说这只戒指，倘果是两林偷的，这便是害群之马，容留不得。也有帮着两林的道，她们不过境况困难一些，在校多年，也不曾干过什么不端事，校长欺贫重富，不疑他人作贼，偏疑她姊妹俩行窃，难道手头拮据一些，面部上便挂

着偷鸡摸狗的招牌不成？慧姑听着，暗暗点头，足见众人自有公论，便和飞霞、莲芬，从人丛里插身进去，挨到门口，未入门时，倾着耳先探动静。只听得里面有嘤嘤啜泣的声音，分明是两林受了委屈，在里面哭泣，又听得翠娥在室内插嘴道："安先生，她不肯解开衣襟，足见得是情虚，这一只赤金嵌珠的戒指，不是在这个身边，定是在那个身边。"又听得校长叹声唉气地说道："善珍、善宝，我怜念你们无力纳费，才许你们做个半费生，不料你们干这勾当，辜负我一番盛意。"又听得善珍带哭说道："安先生，这话从哪里说起，难道有什么真凭实据，……"又听得翠娥插嘴道："不肯解开衣襟，这便是作贼的真凭实据。"慧姑听到这里，觉得愤愤不平，便伸手在门上弹了几下，校长忙问是谁，慧姑报了名字，校长又问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慧姑答道："只有学生陆慧姑、蒋飞霞、沈莲芬三人，要见校长。"隔了片晌，才听得校长道出一句"克敏"。原来校长听得门外闹哄哄，端怕学生都哄了进来，塞满了屋子，别事不打紧，她的肥胖身躯，先要吃那挤轧，现在听得只有慧姑等三人，便应许他们入室。

三人进门时，随手旋上了门，只见两林向隅啜泣，衣襟上都是泪点，翠娥在旁，向姊妹俩怒目而视，校长挺着胸，反靠在书案旁，胸前一起一伏，兀自不住地吁气。慧姑上前说道："学生等来见校长，专替林姓两同学担保，她们俩的学行，学生等相处有年，深知其细，断然不做这卑劣的行为，校长休得误听了人言，使她们俩含冤抱屈。"校长尚没有回答，旁边的柳翠娥，把眼睛瞟了几瞟，头颈扭了几扭，掀动轻唇薄嘴，连连络络地说道："我与姓林的往日无冤，今日无仇，没凭没据，怎好冤人作贼？方才我在房里洗手，把戒指脱下，放在桌上，偶一转身，便遍觅不得，只有贵珍姊和姓林的两个在这房里走动，贵珍姊是金枝玉叶般的小姐，她手指上常套着两三只钻戒，谁希罕我一只珠戒？只有姓林的两

个，平日里穷形极相，寒酸得不成模样，听说要搜检，下死劲地不肯解开衣襟，她们不做贼，因甚要这般慌张，黄鼠狼躲在鸡棚上，不是偷鸡，也是偷鸡。"翠娥说话，是咭咭刮刮，又是快，又是响，宛比咬着炒豆一般，飞霞听了，愤愤地说道："翠娥姐，从来捉贼捉赃，你便认定她们俩是贼，然待搜出赃证，再行发话，也不为迟。现在不曾水落石出，休先要出口伤人。"翠娥冷笑道："她们不偷我东西，因甚要遮遮掩掩，不把衣襟解开？你们旧学生只帮着旧学生……"翠娥没说完，却被慧姑剪住道："翠娥姐，我们说话，都凭着良心上的主张，说新旧成见，一律破除，便是贫富阶级，也都看做一样，并非强词饰理，专替她姊妹俩辩护。不过就我们的眼光里看来，她姊妹俩一定不干这事，多半是你的一时误会，你要搜检她们俩的赃证，不如先在你自己脑海里搜检一下子，究竟你洗手的当儿，可曾脱下戒指，可曾放在桌子上，可曾瞧出她们俩攫物的破绽，不妨搜肠索肚，详细考察一下子。常言道：事不三思，必有后悔。这个贼名儿，怎可轻易出口？"翠娥听着，恶狠狠地瞅了慧姑一眼，便说："好好，做贼的不错，倒是做失主的担受不是，做贼的不该搜检，倒叫做失主的搜检一下子，反了反了，这世界真反了，听你们的口风，好像我自己藏起了戒指，冤人家做贼，敲人家的竹杠。这姓林的两个，是著名的穷鬼，穷得狗肝都出，我贪图着什么，要向她们去敲诈？自从生了耳朵，不曾听得千金小姐去敲乞食婆的竹杠，况且真赃现在，只要搜检一下子，包管立时破案。"

翠娥说到这里，把手拍着胸脯，仿佛这事已有十分把握，谁知放下手来，无意间在自己衣袋上一碰，暗暗吃了一惊，赶把手在衣袋里摸时，原来这只戒指，好好地在衣袋里藏着，猛然想着天天洗手时，常把戒指脱放在桌子上，今天匆忙，随手在衣袋里一塞，比及洗毕了手，一时恍惚，却向桌子上觅戒指，觅不得时，

也不细细思索，才闹出这场笑话。翠娥自己知道错误，这只手只在衣袋里停顿，人时容易出时难，在这当儿，嘴也说不响，手也伸不出，校长见这情形，心里已有八九分明白，便道："翠娥，你便一时错误了，也不打紧，心急匆忙时，着了袜寻袜，戴了眼镜寻眼镜，我也常常闹这笑话。你的戒指倘不曾失掉，只要说个明白，也好叫善珍、善宝脱离干系。"翠娥没奈何，只得认了鲁莽：戒指不曾失掉，是我错怪了她们。经这一声明，小小风潮，方才平复。

翠娥首先退出，心里好生没趣。门外窃听的学生，纷纷散去，只有少数人，替两林不平，其他富贵人家的小姐，和两林感情冷淡，两林受屈不受屈，丝毫都不放在心上，慧姑却去劝慰两林，情意殷勤，和自家姊妹一般。两林感激涕零，不消说得。飞霞、莲芬在校长前请求，说翠娥不该诬人作贼，须得予以相当的惩戒。校长道："她已自认了鲁莽，这事便不该深究。我们办学校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要大事化做小事，小事化做没事，便好了。"众人没奈何，都退出了校长室。比及晚间，两林同到慧姑等三人卧室里道谢，说今天若没有三位仗义执言，我姊妹便冤遭不白，永无面目见人。三人都把好话劝了一番。莲芬忽问两林，因甚不肯把衣襟解开，惹人家疑惑？两林惨然道："我们穿的衣服，怎好与人家相比，外面青松松，里面一包葱，解开来时，这千补百纳的衬衣，给人家见了，又不知要骂几声乞食婆。"正是：

以衣取人，势利眼孔；绣花枕头，众人所捧。

第二十七回　戛玉敲金唐人诗意　继膏焚晷午夜机声

平江女学校里，怎么来了一个新生柳翠娥？上文并没交代，合该补叙。原来翠娥读书，另有一番作用，这种作用，唤做挂牌作用。那天邦平设席款待柳小宾，当面订了姻娅，原定伍青岩做男媒，徐勉斋做女妁，后来勉斋被青岩倾轧去了，书记的饭碗打破，大媒的资格，当然一并剥夺，邦平便另委了一个东席先生，充当女妁，不到三天，果然行了聘礼。柳氏婆媳，欢天喜地，不消说得。翠娥心窝里，甜津津开了糖食蜜饯店，两只笑眼，挤成一丝半丝的缝，一张笑口，成日价同木鱼嘴般地扯开，巴不得今日订婚，明日成亲，限时限刻，早早和那粉搓玉琢的粉郎玉郎，饮交杯酒，唱结婚歌，如是这般，成一对儿。叵耐玉儿得了订婚消息，写信前来，竭力反对，词句里面，无非说翠娥不曾受过学校教育，完全是个旧社会里的女子，倘然强加作合，只怕夫妇俩志趣各异，嘉偶变做了怨偶。邦平看了信，大骂一场，把信札扯个粉碎。

这话传到翠娥耳朵里，暗思：他说我是旧社会里的女子，旧社会变做新社会，算不得什么难事，我幼时也曾读过几年书，什么女孝经、女四书、闺门女训，也曾读了好几本，学问虽不好说广博，但是什么倭袍传、描金凤、文武香球等唱本，拿到了手，我都唱得出，我的祖父常说，柳氏三代的女儿，惟有翠娥的文学最好，可见我的才情很不弱。他说我没受过教育，我便到女学校里混一混，挂一扇教育招牌，便是一位新女界里的人物，尽可做得大学

毕业生的德配。当下想定了主意，便向柳氏娘子说了，娘子怜爱侄女，满口应允，见了邦平，便把翠娥的意思，一一告诉了丈夫。邦平只是摇头，忙说："不行不行，好好一个女孩儿，又要把她送入酒铺子里，饮什么狂药，虽说只挂着一扇招牌，然而换了牌号，里面的货物，难保他不变换。你从前嫌着陆家女儿，沾染了洋学堂习气，只怕娶了过来，金鱼缸里出了黑鱼精，你有这般见识，怎么又要翠娥去读书？"娘子道："翠娥这女儿，不是寻常女儿，她受了我爹爹哥哥的多年教训，根基坚固，丝毫动摇不得，休说在学堂里略混几个月并没打紧，便是住过十年八年，她总摆定主见，不随着没长进的女子去胡闹，不比陆家的女儿，从小没受过好教训，进了洋学堂，便同杨柳条一般，东也倒，西也倒，一点不能自主。所以洋学堂里，别人去不得，只有翠娥去得。"邦平听了，沉吟不决，娘子又道："你若不叫翠娥挂一挂学堂招牌，端怕这畜生不肯回来成亲，不如拚着几个月学费，买一个女学生做做，畜生羡慕女学生，我们便为他娶一个女学生做媳妇，也可堵住他的嘴，没甚推托。"邦平本是棉花般的耳朵，经这一说，不由他不首肯。这便是翠娥入校读书的原委。

但是学校招考的通例，都是秋季始业，惟有平江女学校，是个私立性质，不受官样文章的束缚，翠娥便前去报名投考。这位龙虾教员方厚卿，出了一个"汉高祖论"的题目，翠娥头脑里省识什么汉高祖汉低祖，执笔在手，不成一字。厚卿怕她交白卷，放些口风，说汉高祖是古代的皇帝，亏了这一句话，翠娥才敷衍了二十八个字，草草完卷，写的是："且说古代一皇帝，不知居住在何方，高祖其名汉其姓，五更三点坐朝堂。"厚卿看到这四句，非歌非谣，不衫不履，忍不住哈哈大笑，笑了一会子，牵动了咳嗽，合罕合罕地干呛起来，依着厚卿的意思，要照看从前考试违例，把这卷登诸蓝榜，校长不答应，说这卷虽不合格，但是声调琅琅，怪

好听的，仿佛唐诗唱句一般。厚卿点了一点头，重把这卷吟哦了几遍，便说："校长的法眼真高妙，我起初读了这四句，觉得无甚深意，现在细辨其味，玩索而有得焉。这四句词意虽浅，却是唐诗正执。"又把头儿打了几个圈，舔嘴咂舌般说道："唐诗唐诗，委实是唐诗，唐诗的滋味来了，不是盛唐，也不是晚唐，戛玉敲金，大有中唐诗人的笔意。"校长扑嗤笑道："方先生老大误会了，我说的唐诗唱句，就是弹词唱本里面的开篇，我又省不得什么是盛唐、中唐、晚唐，你只管唐唐唐地唐个不休，约莫满口子都填塞了糖。"厚卿听了，暗自好笑，便把柳翠娥一卷，插入高等小学班里。

过了几天，翠娥便进校肄业。校长招她入室，询问家世，翠娥一古脑儿和盘托出："刘邦平是我的亲姑丈，又是我的表伯伯，又是我的公公，刘玉如是我两重表亲的表哥哥，又是我的未婚夫，我的祖姑母，便是我的太婆，我的姑母，便是我的婆婆，我们柳姓三代的女儿，都和刘姓三代联姻，将来伟大的财产权，都要入我掌握。"这许多牵亲带眷的话，把安女士的脑筋都要绞乱，但是听到末两句，知道这位学生不是等闲之辈，自然另眼看待，肃然起敬。所以翠娥诬陷人做贼，照例应当惩戒，校长不敢得罪了女财神菩萨，只是含容过去，可怜林姓姊妹，白白地受了冤枉，暗贴了许多涕泪，校长也没有一句半句慰藉语。倒是慧姑等三人，破除贫富阶级，代为辩诬，方才有个水落石出。从此善珍、善宝，结感在心，常想得当图报。然而翠娥心里，却深怪着三人多事，不该当着校长，丢我的脸，飞霞、莲芬犹可恕，惟有慧姑这丫头，是我丈夫的表妹，和我关着亲谊，不该胳膊向外弯，帮着两个哭丧鬼数说我的不是。她分明挟着嫌恨，见我和玉郎订着亲，夺了她的心头恋爱，因此公报私仇，前来羞刮我一场，她嘴里说着公话，她满肚皮都是私意，又不是她和姓林的有甚关系，却要她前来干涉。翠娥既这般着想，从此和慧姑犯着心病，见了面，便别转了头，再

也不交一言半语。慧姑见了，只有付诸一笑。学校里面，物以类聚，常和翠娥作伴的，便是张女权、庞贵珍一辈人物，她们都是挂牌学生，一星期内，至多不过上两三天的课。上课时候，也不当什么真，只要晶镜革履，长袜短裙，挟着金字皮脊书，说几句也斯恶来，使那庸耳俗目，都知道是时髦女学生，便比挂着特别改良文明卫生的招牌，簇簇生新，大可一换面目，所以翠娥和他们宗旨相同，异常莫逆。

一天又是星期六，午后散课，校门外的轿儿车儿，佣妇丫环，以及中将公馆里的蓝呢大轿，黄衣卫队，都和从前一般热闹，不待细表。单有这位铜镜先生伍青岩，却几个月不曾来打转。编书的仍唤他做铜镜先生，是偶不检点，一时笔误。其实这时的青岩，已非从前的青岩，那副折脚铜边镜，早已送给阿巧做玩耍品，青岩的鼻梁上，早换了一副簇簇生新的十四开金丝眼镜。世界的进化，是从石刀时代，变为铜刀时代；青岩的进化，是从铜镜先生，变为金镜先生，冷板凳上，果然翻出花头，做出好戏，从六元束脩，一跃而为三十六元束脩。自从勉斋砸破了饭碗，二十四元的书记薪水，都归青岩享用，荷包里多了油水，自然改头换面，气象不同。若问青岩因甚不到校门前来打转，其中却有几种原因。一来翠娥进了学校，青岩有些顾忌，每逢星期六，倘仍在这里打转，给翠娥见了，告诉东翁，岂不惹东翁疑怪？二来陆子才遇见邦平时，曾把青岩的轻佻行为，约略报告，邦平只是不信，转把子才说的话，告诉了青岩，青岩把子才恨得牙痒痒地，然而形迹上面，不得不格外谨慎，因此便不来校门前打转了。三来青岩手头宽绰，饱暖便思淫欲，他在这时，另有一番野心，便要到校门前打转，也觉分身不得。有这三层原因，慧姑回家时，便少了这恶魔纠缠，觉得清净了许多。

林氏姊妹俩匆匆回家，恨不得一步两步，便跨到家里，帮着

老娘，拚个深更半夜，骨碌骨碌，多掉一缕半缕的丝经，又怕在路上撞着什么徐伯母，不管人家的时间宝贵，强要拖住了，说长道短，只管絮絮聒聒，快刀都剪不断她的谈锋，说话中间，无非笑人家寒酸，摆自己阔绰，说得恁般嘴响。姊妹俩低垂了头，路上风景，都无暇观览，好容易到了家门，正待跨将进去，蓦然间里面撞出一个男子，烂银一般的铁丸，直向眼帘里映入，慌得姊妹俩站立一旁，低低地唤一声“三叔叔”。那男子向两林瞪了一眼，手里仍不住地盘转那两个铁丸，嘴里却唱着没板眼的腔调道：“我道是哪里的一双学生，却原来同居家两位千金。”两林见他不痴不颠的模样，也不来理会，待他跨下了阶石，方好进门。那人偏站着不走，忽向两林动问道：“你们学校里可有一位才貌双全的学生，唤做陆慧姑？”善珍、善宝见问，都怔了一怔，善珍答说：“三叔问她做甚？”那人笑了一笑，趿着皮鞋，踢蹋踢蹋地上街去了。

善珍、善宝赶向里边，见过了老娘，放下书包，便去理那丝轴。老娘道：“我儿，大远地跑了一趟，也须接接力儿，要是口渴，我恰才泡得一壶浓茶，专备你们解渴。昨天房东张太太送我两个枣泥麻饼，是从木渎镇上买来的，我放在抽屉内，舍不得吃，留给你们姊妹俩，各人吃一个。”善珍道：“茶便喝一杯，这麻饼我却不要吃，请娘自己点饥。”善宝道：“娘有东西，娘自吃便了，我们在学校里，每日三餐又不曾缺少，哪里会饥饿。娘在家里，又要做活计，又要烧茶煮饭，深更半夜，尚不得卧，这两个麻饼，娘便吃了，有什么舍不得。娘也是一张嘴，我们俩也各是一张嘴，难道我们俩该吃好的，娘该吃坏的？”说话时，却引起了老娘的一番感触，暗想张太太常向我劝告，叫我休把女儿放在洋学堂里读书，女儿进入洋学堂，不消一个月，回到家里，便不认得娘，我听了他的话，虽不全信，也有些委决不下，后来看我两个女儿，在学堂里读了多年书，放学归家，总和我亲亲热热，也不见得进了学堂，便卖

去了娘。

老娘肚里打算时，善珍、善宝都已开始做工，一壁掉丝，一壁把翠娥诬人作贼的事，告诉老娘知晓。老娘听到安校长偏听谗言，强要搜检，愤愤地说道："亏她做了校长，恁般不解事，学生虽分穷富，道理总是一条，怎么学生穷了些，有理也是无理；学生富了些，无理也是有理。学生穷了些，满肚皮都是道理，她只不信；学生富了些，放一个臭屁，她也觉扑鼻子的香。"又听到慧姑等仗义出头，分清皂白，便道："谢天谢地，偌大的学堂，不见得人人都和校长一般见识，毕竟还有好人相逢。我儿，你受了人家的好处，休要忘怀了。"

善珍猛想到方才门前的事，便问娘道："房东家的张老三，今天到来做甚？"这老娘叹了一口气道："房东张太太，桩桩件件福分好，惟有生出这个老三，却是她没福，一向不务正业，近来益加不成模样，日里吃太阳，夜里吃月亮，专在外面拆梢吃白食，胡乱度日子。手里有钱时，经年经月不向家里走，手里没钱时，跑到家里，伸着手向娘索钱。他娘又生成一副怪脾气，老大老二会赚钱，会养家，他娘心里倒不欢喜，老三东飘西荡，两只肩儿扛张嘴，他娘见了，倒是心肝般看待。今天老三到来时，我恰泡茶进门，张太太就我手里讨了一杯茶，又把新手巾在杯口抹个干净，巴巴地送给好儿子吃，可那张老三高喝一声：'放着！'又接说道：'老太婆，谁要你这般鬼讨好，……'我在旁边倒吃了一吓，因掉丝事忙，无暇管这闲事，便自去做我的活计。像张老三这般儿子，还不如没儿子的好。你问他因甚上门，除着向他娘索钱，还有什么事？他只认得钱，不认得娘，这番上门，不是来望娘，是来望钱。"姊妹俩听了，暗暗叹息。这夜，吃过晚饭，娘女三个拥着一盏灯火，大家手不停摇地掉丝，当天一轮皓月，从破纸窗里透进光来，和那轴上的丝光，两两映耀。善珍手里掉丝，嘴里还喃喃地背诵日间功

课，善宝肚里寻思，张老三无端问及慧姑姊，大是怪事，端怕老三怀着歹意，倒要时时提防他。

这时一室里面，除却机轴转动，更无别种声响。蓦听得张太太那边，豁喇豁喇，一阵阵牌声响亮，慌得善宝急忙地把门掩上，又落了闩，老娘忙问做甚，善宝道："不记得两个月前，徐伯母在这里打牌，小狗子闯将进来，把丝砣都弄乱了。这番打牌，难保无徐伯母在内，不如早些防备，免得小狗子又来淘气。"老娘笑道："你还提起勉斋娘子咧，听得张太太说，这娘子从那天打牌回去，他丈夫便歇了生意，夫妇俩哭哭闹闹，没有一天安静。他家本是外强中干，寅年吃了卯年的粮，一旦没有了职业，度日艰难，哪有闲工夫前来打牌。昨天我上街买东西，碰见娘子，挈着小孩，从当铺子里走出，她见我时，满面不好意思，嘴里却支吾着道：'想到金铺里兑首饰去，却不料误进了当铺子。妇人家不识字，真有诸多不便。'我明知她是掩饰，却只唯唯诺诺，不去点破她。"姊妹俩听了，各各好笑。

娘女三人，掉到两个更次，善珍、善宝催着老娘安卧，说老年人捱不得深夜，况且劳碌了多天，今夜理该早歇。老娘也催着女儿安卧，说你们辛苦了一礼拜，明天又要早起，还是你们先睡的好。娘女互相推让，尚没解决，忽听得有人在街上唤门，却是张老三的声音，又听得那边房东太太没口子地答应，仿佛出去开门。门儿开的一响，仿佛有三四个男子，一拥而入，跑到房东那边，高唤着捉赌、捉赌。慌得善珍、善宝，赶快熄灭了灯火，匿在门背后潜听。正是：

喁喁一室，女孝母慈；挝门深夜，彼何人斯。

第二十八回　母护劣儿偏心有药　娘怜弱女补脑无丸

一片捉赌声浪，惹得全家都起了惊慌，房东那边的忙乱，更不消说得，林氏室中，亏得早已关门落闩，善珍、善宝，都静悄悄地在门缝里窥视。这夜月色皎洁，外面跑进三四个男子，都打从林氏室外的天井里经过，当头的一个，分明是张老三，手里两个铁丸，映着月光，闪闪生色。后面三个男子，认不清面部，都操着不纯粹的官话，说甚么深夜窝赌，该当何罪，捉到警区里，重重地惩办。随后走进的，便是张太太，一壁走，一壁颤声儿说道："阿弥陀佛，这便怎么是好。"姊妹俩听在耳里，看在眼里，肚里老大诧异，悄悄儿告老娘道："真是奇闻罕见的事，儿子唤了巡警，捉娘的赌。"老娘摇摇手，叫她们休响，歪歪嘴，叫她们再去潜听。这时室中虽没灯火，但这皓月穿窗，分外皎洁，要不是老娘做的手势，姊妹俩怎会瞧见，编书的便不免大大地落了破绽。

话休枝节。姊妹俩再往门后听时，只听得房东那边的声浪，乱糟糟搅做一团，也有怒骂的，也有哭泣的，也有拍桌的，也有踏脚的，人多口杂，没有清清楚楚的一句入耳，胡闹了一会子，才听得脚步声向外面来，姊妹俩赶向门缝里张望，月光底下，三个人影子一闪而过，随后张老三也跟了出来，隔了半晌，又见张太太送两个妇人出门，说道："两位吃了虚惊，种种对你们不起，亏得他们不顶真，这事才私和了。真是天大官司，只要地大银子。"两个妇人出了门，张太太掩上了门，落了闩，走入里面，婆媳三个，

又复勃谿起来，哭哭啼啼，闹得落花流水。老娘道："毕竟房东那边闹些什么事，我们住在一屋子，不能装聋做哑，须得去劝解劝解。今夜的活计，大家都歇着手，明天再做罢。"说时，点起灯火，正待开门去闩，却听得那边婆媳三个，纷纷扰扰地出来，都说究竟谁是谁非，请同居林太太判个曲直。两林慌忙开直了门，迎将出去，张太太气喘吁吁，两个媳妇眼泪汪汪，都一一闯将进来，也不待人家招呼请坐，却在娘女三个掉丝的座位里，大马金刀地坐下。老娘拖条板凳，打横陪了，善珍、善宝没了座位，只得站在娘旁边，听她们讲话。

张太太伛着腰，把手揉着胸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林太太，告诉你，我活了这一把年纪，从没受过这场大气。林太太，我好气呵！气、气、气。"一壁说，一壁把胸脯乱揉。林老娘只道她受了老三的气，便说："张太太，从来母子天性，一时顶撞了几句，停会子便好了。你是有年纪的人，凡事看破些，休得过分认了真。"张太太睁圆了眼问道："你道我受了谁的气？"老娘诧异道："你说老三是么？"张太太道："啊咦，东瓜缠到茄门里了，我若没了老三，早已生生地给她们气死了。老三的外貌，虽是强头强脑，其实他的肚里，却是真心真意，从小到大，百般地体贴娘亲，算得是个再好没有的儿子。我见了他，说不出的欢喜，因甚要呕气。今夜的气，都是这两位贤慧媳妇给我受的，她们当着人前，婆婆长、婆婆短，仿佛是依头顺脑的媳妇，谁晓都是棉里针，蜜饯砒霜，嘴里说出糖来，腰里掬出刀来。唷唷，我好气。"说时，又把胸脯乱揉不休。大媳妇拭着泪诉说道："林太太，这是她老人家容易生气，我们并没伤犯她。今天老三回来，向婆婆要钱，婆婆给他一块钱，他嫌不够，便向婆婆变嘴脸，婆婆倒茶给他吃，他都没有好声，开出喉咙吓煞人，宛比吃了凶神的脑子一般，这是林太太亲眼看见，须不是我们说谎。老三毕竟是婆婆肚里装过的，凭他怎样响喉

咙，婆婆只是和颜悦色，不动一丝半毫的气，我们毕竟是外头人，好好地说话，倒恼得婆婆这般模样。婆婆和媳妇，怎有什么是非讲得，千不是，万不是，总是做媳妇的不是。"说着，便凄惘凄惘地梗塞了喉咙。张太太指着大媳妇道："你倒说得好听，无风不能起浪，没的无缘无故，我向你们呕气。"老娘听了半天，恰似丈二长的和尚一时摸不着头脑，便请张太太暂时息怒，又问两个媳妇，究竟闹些什么事。

次媳妇诉说道："好教林太太得知，这泼皮的老三，索钱不遂，怀恨在心，他晓得今夜约了女客，在家里打牌，他便纠合了几个流氓，赚开大门，拥到里面，冒说巡警捉赌，我们是猜透他的心思，倒也不惧，却把两位女客吓得没路奔跑。老三帮着几个流氓，大声恫喝，说要捉到区里去重办，我们挺身愿去，那两位女客哭得泪人儿一般，只是哀求。老三和流氓通同一气，一边扮白面，一边扮红面，一边说，免得出丑，不如私休，一边说，定要送到官厅，照赌棍治罪。婆婆落了儿子的圈套，也是苦苦哀求，除赌柜上的钱钞，都被他们掳去，还在婆婆和两位女客身边，敲诈了十多块大洋，方才一哄而出。这两位女客，都是我们的干姊妹，难得在这里打牌，累她们吃了惊，赔了钱，姊妹分上，须不好看。当着两位姊妹，又不好把老三的圈套说破。姊妹去后，我们便告婆婆道：'这都是老三做的圈套，捉赌是虚，敲诈是实。他敲诈婆婆的钱，整百整十，只要婆婆愿给他，做媳妇的不好说什么。现在他的胆子越大，手段越狠，竟敲诈到我们的干姊妹身上来。这两位干姊妹，素来的情分很好，今夜的赌局，原是我们千请万请，好容易她们给我大大的面子，才来这里打牌，不料平白无端，闹出这乱子，宛比我们通同一气，有意做了圈套，叫人上当。自古道，恶人带累好人，老三放了这把野火，连累我们见了干姊妹，分辩不清，这不是恶人带累了好人？'……这几句话，并没有伤犯婆婆，谁料老年

人的肝火，比年轻的还旺，听见我们议论了老三，便即大声辱骂，惊动乡邻，带累林太太不得安眠，要替我们断曲直。”

张太太捶胸拍肚地喊道：“好好，你们俩串通好了，竟编派婆婆的不是，千张嘴翻不过你们两个牛屎孔，你们说老三不好，我偏说老三好，老三比了你们，要加一百倍的好。方才巡警来捉赌，倘没有老三在旁劝解，只怕一条铁索，套了头颈，在场的几个，都要捉将区里去。我是年纪大了，便到官厅里也不见得有什么大罪，你们年纪又轻，口里又没高没低，不肯让人，区里的老爷，不比你们的婆婆，婆婆受你们顶撞，奈何你们不得，你们顶撞了区里的老爷，五百下藤条，二百下巴掌，打得背皮都裂了缝，两片面颊，同拍熟的猪肺一般，到了那时，你们受用不受用？亏得老三一片好心，替你们解下这个劫，没良心的贱妇，只记仇，不记恩，正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婆媳们不住斗口，倒弄得林老娘没了主意，论那辈分，是婆婆长，论那道理，是媳妇正，只好两下敷衍，也不便判断什么是非。善珍、善宝姊妹俩，也帮同劝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婆媳三人，劝了开来。

这时恰交半夜，城外的丝纱厂，已呜呜地放着汽声，老娘道：“时候不早了，今夜这几缕经，多半不能掉完，不如大家赶紧安睡，明天我拚个清早，到丝帐房里送轴头、领丝经，你们起身后，且把今夜不曾掉完的丝，尽着明日上半天赶完。”娘女们彼此说定了，各自安睡。那边婆媳三人，又吵闹了一会子，也各负气归寝，直待同入梦境，嗔爱胥忘，万籁都寂，单留一轮皓月，不言不语，只依着轨道儿走。

红光一抹，起自东方，值日班的太阳出现，值夜班的太阴，暂时告别。林老娘瞧见纸窗发亮，便一骨碌从床上起身，但愿两个女儿多睡一时半刻，因此放轻脚步，不敢惊动她们的清梦。走过女儿房门外，却见房门洞洞地开着，心头正自诧异，那时善珍、善

宝早从厨下捧了面水，走将进来。原来姊妹俩比着老娘先起身，蹑手蹑脚地到厨下烧水，预备老娘洗脸。水烧热了，姊妹俩不敢惊醒老娘，只在厨下伺候着。后来隐隐听得老娘床上有了声息，姊妹俩方才你取了水，我捧了盆，进来侍候老娘。老娘洗了脸，把轴头裹在包袱里，准备出门，善珍一把拖住了娘，善宝从抽屉里取出两个囊泥麻饼，硬要老娘吃了上路。老娘不肯吃，善珍道："老人家大清早出门，空心空肚，怎么使得？娘不吃，便不放娘走。"老娘道："空着肚子出门，有什么紧要，路上饥饿时，我自会买东西吃。你们在学校里读书，一天里绞多少脑汁，不比有家私的学生，费了些脑汁，自有补脑汁补脑丸取来滋补，可怜你们两个苦学生，在校时用心用脑，受冤受枉，回家来，又要捱深夜，起清早，帮着我做活计，可怜我又没钱买东西，滋补你们的心血，这么个麻饼，你们便吃……"说到吃字，便觉有些口吃，原来老娘的心已酸了。善珍、善宝听了，也各凄然，过了良久，老娘才吃了一个饼，善珍、善宝分吃了一个饼，娘女三人，才没有话说。老娘出门后，姊妹俩自理丝轴，从清早直掉到十点钟，简直没有停过手。

那时房东家里，依旧静悄悄不闻声息。张太太动着隔夜气，醒了良久，偏捱着不肯起身。两个媳妇也醒了，向例媳妇比婆婆先起身，揩柜抹凳，扫地洗衣，自有一番早晨功课。这天大家没好气，都想婆婆吃了偏心药，做媳妇的十分巴结她，却口口声声只道是老三好，我又不痴不颠，也不犯俏眉眼做给瞎子看，横竖她有老三服侍，我且安安稳稳睡这一睡。当下你也不肯起，我也不肯起，直到十点钟，尚没动静。原来家庭勃豁，也有一定的顺序，斗口不胜，便是赌哭，赌哭不胜，便是熬饥，熬饥不胜，便是捱卧，他们婆媳三人，彼此不肯起身，就是履行"勃豁学"里的第四条件。

回转笔来，再说善珍、善宝，早把昨夜不曾掉完的丝，都已一

一赶完，专待老娘取丝回来，重理丝轴。听得外边敲门声响，认道老娘回来了，姊妹俩都急匆匆地去应门。善珍伸手去拔闩，善宝心急，已叨叨地问道："娘，取来的丝，是深色还是浅色，莫非又是佛青色？"话没说完，门儿呀的一响，早有一种轻圆流利的声音，传到姊妹俩的耳朵里，说道："珍姊姊，宝姊姊，都在府上，妹子不曾白跑一趟，巧极巧极。"姊妹俩停眼看时，原来叩门的不是别人，却是同学陆慧姑，见她淡妆常服，和蔼可亲，后面紧跟着一个肥躯小脚的佣妇，手里还携着一包东西。慧姑虽和林姓姊妹同学，却不是同班读书，平日除在学校里会面，并不曾通过往来，这番忽然登门，姊妹俩自然出于意外。慧姑跨入门时，从佣妇手里接了东西，指着门口一条长凳道："王妈，你只在这里坐候着，我和林小姐到里面谈话，隔一会子便要出来。"王妈答应着，便在门口坐下。善珍、善宝的心里，又是欢喜，又是羞惭，欢喜的，仙心侠骨的陆慧姑，今日里从天下降；羞惭的，自己家里同破窑一般，怎好款待嘉宾。慧姑含笑道："妹子突如其来，实做那不速之客，两位姊姊，幸勿见怪。"善珍道："慧姊光临，喜出望外，但是贵人踏贱地……"慧姑道："咦，又来了，这般'阶级制度'的套语，我们须得捐除。人有什么贵不贵？地有什么贱不贱？"说时，姊妹俩早引导了慧姑，走到自己屋子里。善珍把那丝砣丝轴移过一旁，拭一拭座椅，请慧姑上坐，善宝取了茶壶，便要上街去泡茶，被慧姑一把拖住道："不用忙，我略坐一会子，便要告别，现在且请伯母相见。"姊妹俩回说："家慈出门送轴头，少顷便回。"慧姑道："那么大家都坐了谈话，彼此时间宝贵，不用拘守虚文，捱延晷刻。两位姊姊只管掉你们的丝，一壁掉，一壁听妹子讲话。"姊妹俩都说丝已掉毕，本来没事做，慧姊不嫌简慢，何妨多坐一刻，从容赐教。

慧姑道："妹子宣言之前，预告一个冒昧的罪名，这冒昧两个字委实不可掩饰，但其间却有个分别。妹子的冒昧，是为着敬爱

两位而起，不是为着藐视两位而起，且先说明了，省得两位见怪。”善珍、善宝都摸不着头脑，但说：“慧姊见谕，我们理当洗耳恭听，说什么见怪不见怪。”慧姑道：“两位不见怪，妹子才敢披露衷曲。须知我们的学校，虽把平等两字当做校训，其实种种情形，都和那平等两字背道而驰，两位前天所受的冤诬，便是大大的一个证据。妹子和两位虽经同学多年，却不曾谈过肺腑，自从那夜两位光降寝舍，灯下谈心，才知两位处着艰苦卓绝的家境，操着劳工神圣的职业，半工半学，不厌不倦，妹子心中，真是万分敬爱。昨天回家，向父母说知，父母说这般有志的同学，须得竭力扶助，鲍叔通财，须贾赠袍，勿让古人专美。妹子本有此心，加以父母赞成，自然一发坚决。此来报告两位，所有两位的学费，家父允许一力担任，代为缴纳，这包内有几件家常单薄衣服，是家慈吩咐奉赠两位，以后如有所需，自当竭尽绵力，源源补助。明知两位高尚纯洁，义不苟取，但此举专为敬爱两位起见，既不是市恩买惠，也不是钓名干誉，两位看妹子的父母分上，万万推却不得，倘一推却，妹子这番冒昧登门，一发无以自解。”说着，便打开衣包，捧出几件新制的春衫，赠给善珍、善宝。

那时姊妹俩受也不好，不受也不好，竟实实做那受之无名却之有愧两句话，欲待伸手去接，却又缩住了手。亏得善宝有转变，笑答道：“慧姊此举，真是仁至义尽，我们的方寸里，满贮着感戴二字，倒弄得没话可说。且容我姊妹商议数分钟，然后拜领大惠，不知是否使得。”慧姑点头允诺，善宝和她姊姊，同到老娘房里密语了一会子，然后归座。善珍向慧姑申谢道：“慧姊，得你这般竭力扶助，人非草木，怎不衔感。那天替我们昭雪冤诬，今天又特地送衣服到这里，令尊令堂又这般体贴周至，慧姊又这般情真语切，我们倘坚执己见，拒却盛惠，也未免不合了人情。但有几句老实话，须得奉告。我姊妹俩虽不敢过分执拗，做出那不受人怜的

样子，然而桩桩件件，都要倚仗着人家，我们也自觉惭愧。掉丝钱补充学费，身体虽劳，心却安然，有人替我们缴了学费，身体不劳了，天君却无一日安宁，所以尊大人代缴学费一层，万万不敢领受，慧姊赠我们的衣服，敬谨拜纳，永感赠绨之恩，但是可一而不可再，倘慧姊续有惠赠，我们敢预先声明，不复拜受。”慧姑听了，频频嗟叹，士各有志，怎好相强，也只得暂时承诺，再作计较。当下略谈几句话，起身告辞，姊妹俩受了衣服，又说了许多感谢的话，正待相送出门，忽听得一种不规则的戏调，唱将进来，姊妹俩蓦记着一桩事，善珍赶把慧姑拖住道：“慧姊，暂缓片刻出去。”善宝道：“慧姊，且在门缝里瞧一瞧来人，你可认识。”慧姑猜不出什么意思，倒觉怔了一怔。正是：

谁谓道坦，寸棘咫荆；欲前又却，迟迟我行。

第二十九回　便园居士提倡风雅　高邻公所召集诗人

说时迟，那时快，泼皮张老三早一路唱将进来，只因王妈坐在门口，大门没有闭，所以他一闯便入，打从天井经过时，慧姑已在门缝里偷瞧，这副衣衫歪扯皮鞋蹋蹋的形状，实在不堪入目，更兼手里盘着两个光油油亮晶晶的铁丸，仿佛挂了流氓的招牌，贴了光棍的证书。慧姑瞧了一眼，赶忙回头向善宝道："这人我不认识，你叫我瞧他做甚？"善宝不即回答，待那泼皮的脚步声走得远了，然后轻轻说道："他是房东的儿子，唤做张老三，昨天遇见我们时，曾问我们的学校里可有一位才貌兼全的陆慧姑，我们好生诧异，像慧姊仙佛一般的名字，怎配在这无赖嘴里乱嚼，转念一想，也许这无赖曾和慧姊识面，所以知晓慧姊的名字，现在慧姊既不认识他，这件事便一发诧异，多半他不怀着好意。"善珍也说道："这无赖是家庭的恶魔，社会的蟊贼，他既晓得慧姊的名字，什么才啊貌啊的混嚼，究竟存些什么念头，总要提防一二为是。"慧姑素来不肯示弱，便说："两位但请放心，做了一个女子家，到处怕人欺侮，怕人暗算，便觉得局天蹐地，寸步难行。妹子只知我行我素，由这无赖嘴里混嚼，当做鸡鸭犬吠，不去理会他便是了。俗语道：见怪不怪，其怪自绝。难道魑魅魍魉，敢在白日里攫人不成？"说罢，重又与辞。姊妹俩送出大门，道谢而别。

不谈善珍、善宝回到里面，坐候老娘返家，单说王妈陪着慧姑，一路行走，王妈道："怎么林宅两位小姊，和那张老三做同

居?”慧姑诧异道:“你也认识张老三么?”王妈道:“左近人家,谁不认识他? 他是饿不杀打不死的泼皮,从前的官府,因他在外滋事,也曾把他访拿到案,一顿板子,几月监禁,照光棍例治罪。但他吃一次官司,名字更响亮一次,现在阊门城外三十小弟兄,都推他做老大哥,拆梢打架,他总有分,并且和那太湖里面的盐贩,都有往来,所以他的声势,竟一天大似一天。”慧姑一发诧异,道:“王妈,你怎么打听得这般详细?”王妈道:“不瞒小姐说,我的儿子阿金,在城外水果店做生意时,也曾受过这泼皮敲诈,后来便不敢和他相近,见着他的影子都怕,这些话,都是儿子讲给我听的,所以我知道一个详细。”慧姑暗自沉吟,原来这东西果是一个恶魔,林姓姊妹叫我随时提防,不为无见。但是我的名字,怎么被他知晓,竟有些揣摸不出,实在令人气闷。慧姑沉吟时,王妈又赶上几步说道:“说着张老三,我又想起了一桩事,刘姑老爷那边的混帐先生,却和老三异常要好,常见他们在酒铺子里喝酒,有说有笑怪亲热的。正是歹人只交歹人,烂木头都淌在一浜。”慧姑恍然大悟,暗想:“我正奇怪,这东西怎会知道我的名字,原来他和伍青岩结交,这些话定是青岩讲给他听的。为了这个青岩,早把人闹得厌烦,现又添了一个恶魔,都在暗地里讲我,莫非有什么阴谋诡计?”想到这里,一阵昏闷,脚步儿都跨得慢了。回到家庭,见过父母,单把两林拒却学费的事,报告一遍,却把张老三说话,一字不提。一来怕说了带累父母担扰,二来慧姑素性活泼,只怕提起这事,父母多所疑虑,不肯轻放她出门,倒落得诸多不便。

时光迅速,忽又一个多月,慧姑在学校里,照常上课,并没发生什么意外,单有柳翠娥请了一个月的长假,许久不来上课,学校里少了她一人,倒省了许多闲事闲非。慧姑只道她不受学校拘束,就此退学,柳树精去了,再也不会兴妖作怪,心头暗暗欢喜。其实翠娥这番告假,另有缘故,在下乘这当儿,表叙一遍。

翠娥本来家住上海，自从正月里随着老子到苏州来探亲，探亲探亲，倒成就了一桩亲事。柳氏婆媳，便把翠娥留住了，意思要叫小宾搬家苏州，以便将来迎娶时候，少一往返。小宾本要倚仗刘家，听了这话，自然乐从，回到上海，向他老子用宾说了。用宾久住上海，安土重迁，未免有些恋恋不舍，然而自己犯了瘫痪症，妹子女儿又都嫁在苏州，到了下半年，孙女也做了刘姓的人，七十衰翁，老妻又亡过了，单有一子一媳，怪寂寞的，不如搬到苏州，多少总得些帮助。所以翠娥正月里定亲，柳家全眷二月里便搬住苏州，住的房屋，离着刘家不远，又是邦平的产业。论理邦平便不该征收房租，然而不然，邦平抱着"至亲好友现钱交易"的宗旨，依旧按月收租，毫无情让。谁知柳氏婆媳，帮着娘家，暗地里把租钱送还了，又把柴米油盐，源源接济，用宾父子白住了刘姓的房屋，开门七件事又都有人供给，比着住在上海，自然便利了许多。然而邦平见他丈人和舅子，按月租金，不曾丝毫差欠，心头暗暗欢喜，想他们毕竟识趣，并不靠着亲戚，叫我感受损失。翠娥入校读书时，应缴的学费，依着邦平意思，要他丈人和舅子担任，他娘柳老婆子道："你也太精刻了，我哥哥和侄儿，虽同你关着几重亲谊，却是明清皎洁，钱财上不曾沾你一分半分的光，翠娥这妮子，既做了你的媳妇，几个月学费，你也要这般计较，叫我哥哥和侄儿担任，他们没有沾你的光，你倒要沾他们的光，道理上也讲不过去。从来只有藤绕着树，哪有树绕着藤。"邦平没奈何，只得破了悭囊，承认三个月学费，心头兀自疼痛。谁知翠娥进了学校，交结了几个阔小姐，手头的费用也是阔绰起来，更兼校长知道她是刘富翁的媳妇，常常请她到校长室里谈话，甜言蜜语，称赞她的成绩优秀，性情温柔，是此间数一数二的好学生。翠娥戴了高帽儿，得意扬扬，不消说得。过了几天，校长又请她去闲谈，谈论中间，校长道："翠娥，有一件东西送给你。"一壁说，一壁在

插袋内乱摸。翠娥私自欢喜，多半是校长给我的奖品，奖品到手，便好向着同学摆架子，向着家庭出风头。校长一只手尚没伸出插袋，翠娥两只手已赶忙去接受，比及校长把这东西掏出，翠娥要想缩手，已苦不及。原来这东西不是奖品，是一个乞助经费的募捐启。翠娥接受回来，向柳氏娘子说知，便瞒了邦平，在学校里多少助了些经费。自从翠娥在学校里输过捐款，一发增长了几分气焰，所以那天诬人作贼，校长明知翠娥的不是，看了捐款分上，却不敢去伤犯她。

若问翠娥因甚请假？翠娥读书，本是一种挂牌主义，请假不请假，打什么紧。不过此番请了一个月长假，却也有所借口。一来四月十六日，是邦平的祖母尤氏九十岁阴寿，也是尤氏五十年前的死忌，二来四月二十四日，是翠娥的祖父用宾七十生辰，这两桩事，并没有什么重要关系，然而翠娥借此请假，从四月一日起，至三十日止，足足请了一个月的长假。究竟翠娥在家做些什么事，咳，说也希奇，这时的翠娥，已做了“吴中诗社”里的女诗人。这吴中诗社，究竟何人发起，翠娥有何本领，怎么挂着女诗人的头衔，其中也有一番交代。

原来这位女学教员方厚卿先生，自从担任了平江女校的国文功课，便觉胸有千秋，目无一世。他是素来崇拜袁随园的，暗想随园老人的诗名盖世，虽出于天分高超，诗笔优美，然而也是借着许多女弟子的著作，标榜鼓吹，才享受那千秋盛名。我方厚卿暮景桑榆，偏碰着这般好机会，有许多扫眉弟子，傅粉门生，伴着我白发衰翁，咿哦诵读。有了随园老人的一般遭遇，不可不有随园老人的一般诗名。我方厚卿今年六十一岁，夕阳虽好，红不多时，便是活到七十岁，也不过八九年在世，这般难得的机会，稍纵即逝，怎便可以蹉跎过去。我方厚卿千秋诗名，须在这八九年内挣扎到手。有了这许多女弟子烘托，大约随园第二，便要轮到我

姓方的身上。自古道：牡丹花好，全仗绿叶扶持。我只放着胆，老着脸的做法，古有袁随园，今有方便园，吾何畏彼哉！

列位，这方便园是谁，原来便是厚卿的别署。厚卿近来自署便园居士，这个别号，也是摹仿袁随园的意思。他既姓袁，我恰姓方，他既自署随园居士，我便自署便园居士，好在一圆一方，恰是天造地设，随园的随字，是随随便便的随，便园的便字，也是随随便便的便，他既叫得随园居士，我也该叫得便园居士。厚卿既这般设想，把便园居士四个字雕刻一方图章，胡乱做了几首诗，写在斗方上面，盖着鲜明的朱砂图章，先与那同人唱和起来。起先唱和的诗友，也不过是小茶寮几个酸朋醋友，什么廉老头儿呢，雌鸡嗓子的吕文甫呢，栏杆充数的曹墨亭呢，都摩擦着鼻尖，嘤咛着声调，随着方老先生作诗。有了诗翁，便该起个诗社，那提倡风雅的吴中诗社，就在这时成立。有了诗社，便该举个社长，那一群酸朋醋友，都推举着便园居士方厚卿，做那吴中诗社的社长，从此方便园三个字，叫得怪响。作诗朋友来入社的，也一天一天地加多，这个小小茶寮，大有实不能容之势，方便园诗胆愈大，诗兴愈浓，便在“高邻公所”里面，借着三间房屋，充做骚人的坛坫，雅士的会场。

列位，这高邻公所，又是什么地方？这名目起得不尴不尬，委实有些奇怪。倘然望文生训，单就高邻两个字猜测起来，仿佛高邻公所，便是邻舍组织的公所。哈哈，照此猜测，那便愈猜愈远了。要是有了邻舍公所，便也该有妻妾会馆，邻舍和那公所，不相黏合，可见高邻公所，并非邻舍的公所。后来种种营业，都有公所，缎业、钱业、典业、金业，都有规模阔大的公所，下至剃头有剃头的公所，捍脚有捍脚的公所，种种公所里面，却不闻有什么高邻公所。这高邻两个字，究竟说的是什么营业，只怕把这题目当做灯谜儿张挂，也不是一时一刻容易猜破。原来近时有一种卖醋

的生涯，异常发达，什么陈醋、新醋、中国醋、外国醋，一经出售，往往利市三倍。以前卖醋的营业，附属在酱业范围里，并不独树一帜，后来营业渐渐发达，便有许多人专靠着卖醋过活，人数既多，合当设立公所，做个同行集议的所在。但是质而言之，唤做卖醋公所，觉得有些不雅，那时醋业中人，便去恳求方老先生，代题一个适当的名字。方老先生说："卖醋两个字不大好听，不如用个代名词，唤做高邻公所。醋字的故实，只有论语上乞醯两字最古，当时微生高的邻人，藏着醯醋，可以应人需要，他实在算得卖醋的祖师，高邻两个字，便是微生高邻人的意思，把他题做公所招牌，比着直呼卖醋公所，大有雅俗之别。"这一席话，说得醋业中人，人人拍手，个个点头，都道方先生究是秀才出身，秀才肚里古典多，题个名目，委实风雅得很，明明是卖醋的招牌，却不犯着醋的字面。

这座高邻公所，和那小茶寮相距不远，所以方便园和醋业中人商议，让出三间房屋，充做吟坛，按月照例缴纳租金。醋业中人，也便认可。从此高邻公所的门前，钉着一块吴中诗社的招牌，每日夕阳光里，便有许多做诗朋友，出出进进。若论方便园的名望，本不能号召这许多诗友，只为他的诗社章程，无论男女，都可入社，大家又晓得他是女学教员，门下的女弟子，一定都在那里作诗，所以报名入社的，格外踊跃，格外热闹。自从诗社成立以后，里面的诗翁，挨挨挤挤，里面的诗婆，却是寥寥可数。照着便园居士的意思，本要把学校里几个高材生，都罗致在诗社里面，热闹一番，他曾经捱着几个黄昏，刻意经营，做了一篇征求男女诗友的小启，什么"且夫尝思"，什么"盖闻伏以"，夹七夹八，胡诌了几百个字，借着学校里的铜笔版，刷印了一百多份，见一个学生，分派一份。他以为学生见了，一定绝对欢迎，诗社里面，便可平添着许多女诗人，隔了几个月，便可印出一册"便园女弟子诗

选"，从此便园女弟子，便可名传四海，誉播九州。那么女弟子不朽，我方便园也可不朽。袁随园收了女弟子，曾画一幅湖楼请业图，我方便园收了女弟子，也可画一幅高邻请业图，千秋万世以后，便园居士的诗名，或者可以压倒随园居士，真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方出于圆而胜于圆。我方便园倘能如此，明日便死，也就瞑目。

方便园虽作此想，无奈盼望了多天，女校里的生徒，对于这事，十分冷淡。慧姑得了这小启，略看一遍，随手扯个粉碎，飞霞、莲芬又是喜做新体诗的，见了当然不赞成，林氏姊妹要帮着老娘做活计，谁有这闲情逸致，其他程度幼稚的生徒，见了这小启，不知里面道些什么事，一发不生效力，只有柳翠娥一人，十分起劲，竟在那吴中诗社里，充当着一位诗婆。翠娥本来喜看弹词唱本，每逢作文日期，任便什么题目，她总胡诌着几行七言唱句，便园知道她是校长的心爱门生，落得做个春风人情，批改课艺时，再也不敢轻易一字，链条般的圈儿，圈个无休无歇，批给分数时，真是特别放盘，不批一百分，定批九十九分。好在圈点和分数都是笔尖儿上的人情，不要破费方先生的悭囊，落得慨当以慷，惠而不费。然而翠娥经这奖励，便自信本领高强，算得数一数二的才女，有了这绝妙诗才，不在大庭广众里卖弄，未免辜负了锦心绣口。她既这般设想，所以听得开了诗社，赶快入社报名，既挂着一块女学生的招牌，又挂着一块女诗人的招牌，待到暑假时，玉郎回来做亲，怕他不五体投地，拜倒石榴裙下？

吴中诗社第一期会课，择定阴历四月初一日举行，社长方便园先生检点社员名册，男社员果然不少，女社员只有翠娥一人，似乎不成模样，他便穷思极想，四处搜罗，方才凑足了四个诗婆，除却翠娥以外，一位是吕郭夫人，一位是方咏絮，一位是吴吟梅。待到开社日期，又是星期日，方社长没有学校功课，清早起身，便

首先光降诗社。待到九点钟，诗翁、诗婆络绎而至，高邻公所里，顿时热闹起来。正是：

乞醯之地，号曰高邻；醯鸡舞瓮，自命诗人。

第三十回　摘艳薰香丑人作怪态　行吟觅句狭路遇诗婆

吴中诗社开幕的那天，惹得门外闲人，纷纷奇怪。苏州人本来喜管闲事，路上听得人家高咳一声嗽，响放一个屁，都要停了脚步，呆巴巴地瞧望，何况这卖醋公所，平时难得开门，今日里两扇大门，洞洞地开着，又有许多长袍短褂的人，三三五五，摇摇摆摆，踏着八字步，都向公所里行进，路旁人见了，怎不诧异，不由得钉住了脚。一个人停了脚，那停脚的人，愈积愈多，恰似电车轨道上发生障碍，只消一辆停止，那后面驶行的电车，也便接二连三地停止。公所对面，本有一片空场，那些闲汉们挨肩擦背，都在这里瞧热闹，你一言，我一句，夹七夹八，没头没脑，只是胡猜乱测。“咦，卖醋公所里今天开什么会，难道是同行公议，这酸醋儿也要加价不成？”“不对不对，卖酸醋的，没有这般文绉绉的态度。”“知道了，这些斯文朋友，定是卖酸醋的代表。”“阿咦，怎么公所里面，也有女人在场？”“女人家本来喜吃醋，合该到场。”“这个二十左右年纪，打扮得花花绿绿，满面雀斑，浓涂着雪花粉，行路时扭头扭颈的，好像刘剥皮家里的亲戚。”“有什么不是，这只寡老，住在苏州没多时，大街小巷，出出入入，谁不认识她？不但认识她，并且她的丑历史，大家也都晓得。”“臭嘴三官，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别胡说罢。”

门外汉窃窃私议，编书的不再铺叙。社长方便园打起精神，和那许多社员谈话，一个道：“方大吟坛，有你老人家主持风雅，

顿使吴门生色，茂苑增光。”一个道：“方老前辈是词场里的广大教主，有此一番提倡，足使吴下俗尘，一齐洗却。”一个道：“方先生门墙桃李，都是艳若神仙。我们三生有幸，今日里和贵门生接席吟诗，真是获益不浅。”一个道：“从来名师出高徒，经方先生培植的女门生，一定是才高咏絮，格擅簪花，只怕拈题斗韵的当儿，我辈须眉，都要搁笔叹服。”方便园虽然满口谦逊，但是心窝里乐不可言，高伸着背，扯开着嘴，手拈着几茎虾须，专待社员到齐，一堂吟咏，挣扎好千秋盛业。雌鸡嗓子的吕文甫，兼充社里的会计员，社员的入社费，都由他收管。栏杆充数的曹墨亭，兼充书记员，正在那里登录入社的姓名。还有大多数的年轻社员，入社宗旨，醉翁之意不在酒，都慕着便园女弟子的艳名，才肯花这五角钱的入社费。谁知待了良久，却不见半个女诗人入场，便疑及方先生欺诈取财，故意掉这枪花，准备要向他理论，索回方才的入社费。

在这当儿，外面恰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生就一副刮肉脸儿，两块颧骨，高高地耸起，穿着七分旧的淡荷色纺绸衫，又长又大，掩过了膝盖，这是三十年前出色当行的时新女衫，下面没穿裙子，两只裤管，都用腿带束住，一双小脚，裹得又尖又瘦，倘被那三十年前的诗人瞧见，便要步香郎罗袜之吟，续飞卿绣鞋之赋，可惜到了今朝，社会的心理转移，诗人的眼光变换，凭你三寸金莲，一握春钩，再也不把她收入香奁诗料。这妇人行路时，仰着脑袋，反接着两手，肩膀儿左一扯，右一扯，下面一双小脚，居然也踏着八字步，做出那沿路寻诗，随地觅句的模样。里面许多诗翁，见这婆娘进门，好生诧异，看她的装束，又不是道婆、佛婆，又不是媒婆、稳婆，倒有些像嫖院戏剧里的虔婆。方老先生见了，陡地离座而起，嘴里连嚷着：“女诗家来了，吕郭夫人来了。”一壁说，一壁蹒跚着双脚，降阶迎接。那些年轻社员，呆等了长久，等

着这一个诗婆，只落得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套着神童诗的句调，轻轻吟哦道："诗人何太苦，遭此丑婆娘。"

编书的讲话时，女诗家吕郭夫人早已跨入里面，扑起着两只大袖，向左万福，向右万福，两面招呼道："列位大吟坛，大方家，有劳久待了，玉侬今日倦卧碧纱窗下，被枝上黄莺儿，唤醒睡梦，水晶帘前，梳洗都毕，便闲步回廊，教架上绿鹦哥读唐人小诗，顺便转入潇湘吟馆里，画几笔没骨花草，题几首七言绝句，算做兰闺清课。亏得侍婢春兰，提起今天诗社开课的事，玉侬一点灵犀，被她引动，因此收拾笔墨，前来应课。从后园里分花拂柳，径出园门，金莲蹴损牡丹芽，玉簪儿抓住荼蘼架，一路行吟，寻章觅句，虽没有随着小奚奴，挈着古锦囊，效法那唐代苏东坡的故事，然而零章断句，却也收拾了不少，且待少刻写将出来，在列位面前求教。但愁下里巴人句，难入阳春白雪篇，这便如何是好也。"说时，把头儿连打几个圈，脑后拖着的发髻，随这姿势，也便风车般转动起来。

旁边的年轻社员，见这情形，满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喉咙里一阵奇痒，几乎把隔夜饭都呕将出来。只有方老先生没口子地称赞道："吕郭夫人的谈吐，真叫做薰香摘艳，没有一字不香，没有一句不艳。我们诗社里，有了这位巾帼诗人，实在增光不少。"会计员吕文甫也向众人介绍道："这位玉侬女士，便是区区的弟媳，她的诗才，真是尽善矣，又尽美也。她和舍弟彬甫二人，夫其唱而妇其和，半其斤而八其两。惜乎啊惜乎，三年以前，舍弟竟做地下之修文，舍弟媳便成闺中之寡妇，花晨月夕，美景良辰，如之何其伤心也耶！"吕郭夫人微微地叹了一口气道："自古红颜多薄命，从来造物忌佳人。"说到这里，刮肉脸上，淡淡地罩了一层红云，两只水溜溜的眼珠，只在四下里打转。

婆娘打转时，早把一位西厢待月生，吓得倒躲倒躲。这位西

厢待月生是谁？却是一位翩翩少年宋吟香，他的别署，便唤做西厢待月生。原来少年人取的别署，都与自己的性质有关，这西厢待月生五字，又风流，又香艳，见得吟香崇拜君瑞，梦想双文，是一个自号钟情的人物。他这番来入社，也是慕着便园女弟子的艳名，想物色几位才貌兼全的诗友，做那知心伴侣。清早起身，下工夫把头颅洗净，薄薄地罩着一层雪花香粉，乌黑的鬓发，分清头路，浓涂着凡士林，全身簇新行头，齐齐整整，舌底还压着口香片，预备接席吟时，口颊生香，不惹那闺阁中人憎厌。谁料吕郭夫人眼锋打转的当儿，转到吟香身上，水溜溜的眼波，化做火绰绰的眼毒，两道眼光，直向吟香浑身注射。吟香暗想不妙，这婆娘看中了我也，赶紧向后退时，吕郭夫人挪动金莲，却偏偏迎将前去，扑着两只大袖，向吟香福了几福，笑问道："这位社兄贵姓大名，玉侬还不曾请教。"说时，扯开了嘴，立待吟香答复，口边唇角，透出一股又腥又臭的味儿。原来这婆娘才吃了腌鱼大蒜，便来赴会，因此开出口来，透出这般气味，慌得吟香别转头去，答了一声："区区便是宋吟香。"早已脚下明白，向人丛里钻去。众人见这情形，拍手大笑，那婆娘满面羞惭，便自去回廊里打转，依旧仰着脑袋，反接着手，踏着八字步，做出那寻诗觅句的模样。

在这当儿，又来了两位女诗家，一是便园的侄女方咏絮，一是便园的甥女吴吟梅。咏絮二十多岁年纪，吟梅尚在髫龄，见了这一辈诗翁，却有些伸伸缩缩，不好意思跨步进去。便园招呼道："来来来，你们都做了大诗家，休摆这小家子态度。从来诗胆大于天，几曾见入社吟诗的，还怕着脸嫩。"两位女诗家听了，都把手帕掩了嘴，扭扭捏捏地进去签名缴费。在那众人眼光里瞧来，这两位女诗家，各有三四分姿色，可惜装束不大入时，举止不大倜傥，然而比着回廊里打转的痴婆娘，真有上下床之别。曹墨亭检点社员名册，只有柳翠娥一员不曾签到，其余的都已到齐，便问

社长可要开课。社长道:“翠娥这女弟子,才既超群,貌又出众,诗社里缺少了她一个,便减少了许多光彩,横竖时候尚早,不到九点钟,列位男女大吟坛,都是倚马才高,千言立就,略待一下子,也不会误了吟哦时刻。”众人初时等得厌烦,巴不得早早开课,早早完卷,现在听得超群出众两句话,宛如服了两贴兴奋剂,立时精神抖擞起来,都道:“社长说得极是,我们理当静待。”那西厢待月生宋吟香,一发感受了魔力,闭目凝神,细细咀嚼这柳翠娥三个字,别的姓不姓,偏姓着柳,姓得风流了;别的名不取,偏取着翠娥,取得旖旎了,柳翠娥,柳翠娥,我不曾认得你面庞,我早已识得你姓名,你这三字姓名,香也香到极处,艳也艳到绝处。想到得意的当儿,便也反接着手,信步闲行,谁料狭路相逢,却与回廊里一个人撞个满怀,停睛看时,又是这个痴婆子吕郭夫人,只见她扯开阔板嘴唇,露出垢腻牙齿,笑向吟香道:“宋吟兄的锦囊佳句,可曾被玉侬撞翻了?彼此行吟觅句,都忘了形骸,才有这一下冲撞。宋吟兄,你究竟吟哦些什么,玉侬愿洗耳以听。”说时这腌鱼和大蒜的气味,又向吟香的鼻孔里猛扑过来。吟香暗暗地喊声“阿呀!”更不答话,掉转身躯便走。那婆娘又讨了一个没趣,仰空嘘了一口气,微微地吟道:“我本有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在这当儿,蓦然间一种似兰似麝的香气,从外面传将进来,引得众人的眼光,一齐向外注射,但见一个艳妆女郎,花枝招展地进门,上身穿着一闪一烁的什么外国缎衫,下面系着玻璃也似的纱裙,映着里面一闪一烁的缎裤,一双又光又滑又娇又艳的长丝袜,裹在腿上,算得骨肉停匀,修短合度,蹑着的一双鞋子,又像是黑皮制的,又像是黑玻璃制的,这满身的光彩,早把里面的措大先生,耀得眼花缭乱。那位西厢待月生的眼光,毕竟比众不同,专就面貌、身段、态度三大要件,下一个精确的评语,身段的评说是苗条,态度的评语是风骚,面貌却也不恶,只可惜雪花粉

里，隐隐地透露几处雀斑，未免有些美中不足。社长方便园拍掌道："欢迎女诗家，欢迎柳翠娥女士。"他一拍掌，这拍掌声便如雷而起，年轻的拍得起劲，年高的拍得一发起劲，六十多岁的廉老头儿，忘了自己有腕痛的疾，拍得三两下，便紧皱着眉头，一叠声地唤那唷唷唷。单有吕郭夫人，反接着手，只是冷眼旁观，还不住地连连瘪嘴。翠娥受着多数人的欢迎，怎不得意，她的俏眼儿，随着拍掌声浪，四下里打转，见着老年人拍掌，她睬都不睬；见着少年人拍掌，便有个相当的报酬，报酬些什么？报以眼角一瞟，酬以腮涡一笑。许多少年里面，只有吟香所得的报酬最丰，受了美人的特别青眼，觉得翠娥的身段一发苗条，态度一发风骚，说也希奇，宛比受了一种隐眼的魔术，只见樱桃口中，微微地露着犀齿，再也不见雪花粉里，隐隐地藏着雀斑。

编书的写到这里，要替社长便园居士表白几句。便园组织诗社的意思，不过怡性陶情，辟一吟风弄月的俱乐部，并非逾闲荡检，开一窃玉偷香的会合场。无奈中国人办事，往往出了一个极好的题目，偏不肯按照题目做文字，题目志在和平，做出的文字，却是性喜捣乱；题目是服从民意，做出的文字，却是摧残舆论。可怜便园居士一番提倡风雅的美意，生生地给这辈诗翁诗婆弄糟了。然而便园这时还没有觉察，依旧一团起劲，全副精神，高耸着驼峰，笑拈着虾须，向那大众宣言道："今日诗社同志，都已到齐，便要开始吟哦。鄙人忝长坛坫，须得有几句刍言奉告，男女诗家，各归座次，男有男座，女有女席，彼此不得紊乱，吟诗时刻，九时起，十二时止，违格者概不录取。社中但备茶点，不备午餐，诸君交卷，以早为贵，休得延迟晷刻，受饿捱饥。"众人听说，都携着纸笔墨盒，纷纷去拣选座位。公所里三间会议厅，椅儿桌儿，早布置得齐齐整整，一张方桌，合坐四人，每张桌上，安放着一把茶壶，四只茶杯，两盆干点，男女诗人，不多不少，恰恰三十六人，占了

九张桌子。吕郭夫人、方咏絮、吴吟梅、柳翠娥四位诗婆，合坐一张桌子，其余八张桌子，都给诗翁们占了。宋吟香想在靠近翠娥的座次坐下，不料偶一徘徊，却被吕文甫占得了好缺，正在团团打转的当儿，吕郭夫人连连招手道："宋吟兄，来来来，玉侬左近有个空座次，快快请坐，休给他人占去了。"吟香更不答话，只是远远地另寻了座位坐下。玉侬靠近的座位，却没人坐，隔了一会子，这位步履蹒跚的廉老头儿走得独迟，见没有第二个空座，便在这座位上坐了，吕郭夫人别转了头，一递一声地吁气。

社长方便园掏出一纸题目，高高地张贴了，题目是："高邻雅集即事诗，七言绝句，不限韵。"题纸发表，便园高坐在堂中一张炕上，左顾右盼，怡然自得，侧耳听时，老大奇怪，不闻吟哦声，但闻咀嚼响。咀嚼些什么？每桌上面的两盆干点，怎禁得你咀我嚼，立地化成净光王菩萨。干点吃毕，又是拚命地喝茶，你一杯，我一杯，实做那"诗清只为饮茶多"的一句诗，累却公所里两个茶房，脚不点地地前去冲水。又隔了一会子，这位女诗家吕郭夫人，忽然捧着肚子，连唤唷唷起来。正是：

大雅扶轮，沾沾有喜；今日诗坛，他年笑史。

第三十一回　千百个蜂蝇作怪响　五十年鹣鲽证前盟

吕郭夫人捧着肚子，连唤唷唷唷，赢得在座的诗翁、诗婆，都一齐向她注目，暗暗奇怪，从来做诗的态度，不是拈着吟髭，定是耸着吟肩，却不曾听得做诗的要捧着肚吟，吟哦的当儿，不是嘴里嘤嘤嘤，定是嘴里嗡嗡嗡，又不曾听得做诗的要喊出唷唷唷，莫非这特别的诗婆，生就特别的诗肠，所以吟起诗来，也有特别的态度，特别的声调。不表在座众人，暗想猜度，单说高坐炕上的方便园先生，见这情形，也很奇怪，便蹒跚着脚步，前来动问道："女诗家这般模样，莫非是搜肠索肚，要做出什么惊人奇句？"吕郭夫人涨红了脸，只是摇头，肚子一发捧得紧，唷唷唷一发唤得急。方咏絮猜出吕郭夫人的意思，便在方先生耳朵边咕哝了几句，方先生恍然大悟道："嗄，原来如此，我只道夫人要吟这首诗，却不料夫人要题那首诗。有有有，里面自有方便的所在。咏絮，你陪着夫人去一去便了。"咏絮答应着，和吕郭夫人进去了好一会工夫，方才归座。

这时诗社里面，吟声大作，宛比千百个苍蝇蜜蜂，在这几间屋子里，嘤嘤嗡嗡地作祟，那些诗才敏捷的，都纷纷前去交卷，方先生横在炕上，接着诗卷，一本一本地细细吟咏，唱到得意时，不住地把头颅乱打着圈。也有平仄失调，词意荒谬的，方先生唱了一句，舌头上便生障碍，再也唱不下去，紧皱着眉头，随手放掉了，再取别本来唱。那些已经交卷的诗人，纷纷拥在方先生炕前，

不肯散去，要是方先生读着他的大作，偶把头儿打个圈，立是朵朵心花，随着这打转的头儿开放；要是方先生摇一摇头，皱一皱眉，没有把他的大作读完，便立时恨得牙痒痒地，暗骂社长没眼睛，我不该把俏眼儿做给瞎子看，便愤愤地归去。比及诗榜披露，那些名落孙山的，都写着匿名信，把方先生一顿痛骂。这是后话，表过不提。

单说方先生看到吕郭玉侬一卷中，有二句，叫做“是玉似侬侬似玉，侬须怜玉玉怜侬。”方先生吟了又哦，哦了又吟，把这头颅，足足打了十几个圈儿，捋着虾须，连连称赞道：“香绝，艳绝！有此香艳名字，才有此香艳笔墨。玉似侬，侬似玉，问得妙绪环生；侬怜玉，玉怜侬，答得耐人寻味。即此一十四字，已可压卷。真是少许胜人多许。”吕郭夫人听着，乐得扯开了嘴，半晌合不拢来。宋吟香生怕沾受她齿颊余芬，早已远远地走开。旁人听了这两句诗，觉得十二分肉麻，十二分恶劣，其间有一个少年诗人，悄向吟香道：“这两句诗，只须改几个音同义异的字，读了一发可笑。”吟香忙问怎样改法，那人道：“玉字改做肉字，侬字改做脓字，似字改做是字，怜字改做连字，你照此读一遍，便觉可笑。”吟香真个曼声吟道：“是肉是脓脓是肉，脓须连肉肉连脓。”吟了一遍，喉咙里觉得腻腻的，连打了几个恶心。吕郭夫人听得吟香朗吟她的诗句，喜得什么似的，摆动金莲，一扭一扭地前来敷衍。吟香眼快，早向人丛里溜去。吕郭夫人又扑了个空，肚里打量，他若无情于我，因甚吟我诗句？他若有情于我，因甚见我远避？莫非是表面上装做无情，肚皮里藏着真情，越是无情，越见得真情，越是真情，越装作无情，想到这里，便不知不觉地念着几句西厢记上的小赞道：“是多情，是无情，无情之情，乃是真情，此之谓痴情。”

这壁厢吕郭夫人情意缠绵，情文周挚，正自揣摩情的趣味，

吟哦情的文章,那壁厢宋吟香和柳翠娥立在一起儿,吟香堆着满面春风,翠娥凝着双瞳秋水,都在那里索阅诗稿,研究诗理。吟香道:“女士的大作,颗颗都是精圆珍珠。”翠娥道:“先生的佳章,片片都是琼瑶美玉。”两个儿互相恭维,说得正是热闹,却不料旁边坐着的吕文甫,两眼火焯焯,几乎把睫毛都要焚去。文甫占着接近翠娥的座位,做诗的当儿,闪电也似的眼光,瞄准着翠娥,连连掷去,翠娥掉转头儿,不来接受。文甫不肯心死,兀自涎着脸儿,寻出什么没要紧的话,来向翠娥兜搭,翠娥绷紧了面皮,瞅都没有一瞅,睬都没有半睬。现在文甫瞧着翠娥和小宋有说有笑,异常莫逆,眼睛里怎不放出炎炎的火来,当下离了座次,便在社长耳朵边,咕哝了几句话。方先生点了几点头儿,便站在中间,向着众诗人宣告道:“今日第一次高邻雅集,承蒙男女诗家,不吝珠玉,宠惠琳琅,五光十色,美不胜收,容俟一一拜读,再行诠次披露。现在时间已到,宣告散会,男女诗家,出门时须分先后,请女诗家先行,男诗家慢行。”这几句宣告,却把翠娥和吟香的谈话,就此打断。

不提诗人纷纷散去,单说翠娥出了高邻公所的大门,柳家早打着轿儿,守在门前迎接。翠娥骂那轿夫道:“我又不是没脚蟹,谁要你们抬着走。”轿夫道:“老爷吩咐来接取小姐,说府里老太爷病势紧急,叫小姐休得耽搁,立时上轿。”翠娥没好气地坐在轿里,轿夫着了肩,一路吆喝而去。依着翠娥的心思,本要在公所门前捱延一会子,待那姓宋的诗友出来,细问他通信地点,以便互递诗筒,结个良好的吟伴,却恨借重了轿夫的肩背,失却了个人的自由。轿夫两条飞毛腿,越是流电般的快,自己一点灵犀心,越是春水般的绉。今天的诗会,虽亏着方先生主持风雅,聚了许多吟朋诗友,在一块儿挥毫,然而方先生太不晓事,做诗的当儿,不该男女异席,出门的当儿,不该男女分途,现在男女尚且同校,何

况暂时同坐同行,有什么妨碍?我柳翠娥说新也不新,说旧也不旧,算得是个新旧并行的中心人物。新也有新的好处,旧也有旧的好处,只要放出眼光,自己去拣择。新社会说的公德私德,听了很厌烦,只有男女同校的主张,我却十分赞成。旧社会说的三从四德,听了很昏闷,只有才子佳人的典故,我却异常中听。可惜我们学校里不收男生,要是宋吟香也来读书,才子佳人,朝夕相对,我便死了亲爷亲娘,也不肯请一天半天的假。……

翠娥正在思潮起伏的当儿,轿儿已到了门前。前后轿夫,都落了肩,翠娥款款盈盈地出了轿门,走进自己家里。见过老子柳小宾,小宾道:“翠儿,你回来了,方才你出门没多时,床上的老祖父,蓦地裹痰迷了心窍,倒眨着两只眼,嘴里夹七夹八,都说些五十年前的故事。……”翠娥听说,恍然梦醒,方才轿夫口里,原说什么老太爷病势紧急,我那时恰有满肚皮的心事,轿夫的话,似乎入耳,似乎不曾入耳,现在听着老子这般说,床上的祖父,真个病势紧急了,便道:“这是怎么说起,没多几天,祖父便要做寿,正要热热烘烘地闹一闹,这病怎不凑巧?千不害病,万不害病,偏在这紧要当儿,害起一场大病。”小宾皱着眉说道:“真个不凑巧,靠着老头儿七十生辰,你祖姑母和姑母那边,暗地孝敬的寿仪,多虽不敢说,大约四五百金,一定可以稳取荆州。偏偏老头儿病得这般模样,距着寿辰,虽没多天,只怕他一丝残喘,捱延不到这个好日子。不是说一句口硬的话,他要呜呼,便捱过了寿辰呜呼,既有寿仪到手,又有丧费津贴,老头儿前后总是一死,这般死法,死也值得。”

父女俩正在书室里谈话,小宾娘子急匆匆地走来,见着翠娥忙说:“好了好了,你却回来了,快快和我到里面去,床上的病人,嘴里唠唠叨叨,专说些怕人的话,我一个人陪着,浑身的汗毛,根根都要竖起,要是不陪,你那姑爹姑母,少停便要到来,瞧见病人

房里没一个亲人相陪，见得我们不孝顺。你老子又是鼠子般的胆，不肯在病人房里多坐一时半刻。好女儿，来来来，你和我同到病人那边，好叫我壮一壮胆。"说着，拖了翠娥便走。没多时，进了病人的房，翠娥揭起蚊帐，把祖父瞧了一瞧，他祖父柳用宾倒插着双睛，只向帐顶里望，手脚直僵僵，动都不动。翠娥唤他，他不理会，忽然白须飘动，口角翕张，唤出一声："我那亲亲热热的好姻伯母。"翠娥打了一个寒噤，松手把蚊帐下了，拖着他娘出房去，不肯在这里相陪。小宾娘子道："不行不行，现在两次差着人，请你公公婆婆到来，他们来了，见房里没人，便要发话。"翠娥笑道："娘这么大年纪，却一些儿没主意，就算公公婆婆要到来，也不是一步便跨进了房，我和你到隔壁房间里坐坐，离开了病人，胆儿也壮些，落得躺在榻上，吸一支纸烟，休息一回儿。倘然听得公公婆婆的声音，我们便三脚两步赶到那边，陪伴病人，也不为迟。"小宾娘子道："好女儿，你的主见真好，做娘的不及你。正是有福不会享，坐着等天亮。"

原来翠娥的房和他祖父的房，只隔得一层板壁，娘女俩便抛却病人，踅进隔壁的房里。翠娥知道邦平喜欢朴素，便把自己的艳服都卸去了，换了家常便服。小宾娘子躺在藤椅上，衔着一根大喜牌香烟，细细地吸。翠娥更衣完毕，又因时已晌午，尚没进餐，揭开玻璃缸，掏摸些杏仁饼、枣泥馍馍，乱嚼了一会子，然后笑问娘道："病人说的姻伯母是谁？"他娘连抽了几口烟，指头反夹着烟卷，悄声儿答道："提起这事，又出了你公公婆婆家的丑。好在这里只有你我二人，便说了也不妨。你道这姻伯母是谁？便是你婆婆的太婆，你太婆的婆婆。"翠娥道："哦，知道了，莫非是本月十六日五十年死忌九十岁冥寿的尤氏老太太？"他娘点头道："是。"翠娥道："因甚说了出来，便出了我公公婆婆家的丑？"他娘正待回答，却听得隔壁房里的病翁，一阵子怪笑，便即摇着

手道："莫响，莫响，你听他又要和五十年前的死鬼讲话了。"翠娥侧耳听时，听得病翁在床上说道："姻伯母，承你这般看待，教小侄怎样图报。……姻伯母，放尊重些，休教为了小侄一人，牵倒了你的节妇牌坊。……"欲待再听，外面履声橐橐，逼近内室，知道有人来视疾，便霍地起身，向病人房里去坐着。他娘也放掉了半卷残烟，跟脚走进了房。

娘女俩同坐在病榻旁边，做出那愁眉泪眼的模样，没多时，只见门帘揭处，先露肚皮，慢儿全身，那大富翁刘邦平先生，早已踱将进来，小宾随后陪着，一叠声地说请坐。娘女俩都站了起来，一个唤声姑夫，一个唤声姑爹。原来翠娥背着邦平，公公两字叫得怪响，见着邦平，却叫得一声姑爹，不是翠娥面嫩，只为邦平很有脾气，翠娥虽是他的媳妇，毕竟尚没过门，倘把公公相称，定要惹他大大地一顿教训。话既表明。邦平进了房，远远地靠窗坐了，问道："究竟老丈的病，从何而起？"小宾娘子道："好叫姑夫得知，今天早晨，公公还好好的，约莫十点多钟，忽然痰声咯咯，人事不知。我同翠儿两个，慌得什么似的，叫唤的叫唤，揉胸的揉胸，老人家方才回转起来，只是依旧不认识人，嘴里絮絮叨叨，又像是痴话，又像是梦话。翠儿禁不起恐吓，只道老人家便要动身，凄恫凄恫地哭了一会子。"翠娥听娘这般说，赶把衣袖揉着眼，揉得眼圈儿红红的。邦平瞅了翠娥一眼道："这女孩子很有良心，也不枉舅兄舅嫂一番教导。"又道："老丈将近大庆，怎么又打起岔儿。家母杭州进香，尚未回来，已写着快信去通知，内人这几天内，又患着伤风，方才尊处佣妇来报信，内人还睡在被窝里，听说老丈有病，便要立刻起床，前来探望，我劝她别忙，且先差王嬷嬷前去看视，再定行止。"小宾娘子道："府上的王嬷嬷，恰才已来过，她说这病多半是中了邪祟，这里有一位赵仙人，善看香头，不如请他来瞧瞧，究竟是中的什么邪，什么祟。"说到这里，床上的病翁又

是一阵子怪笑，接着说道："姻伯母，我有一句话，正要问你。听说你家筱山姻伯在世的时候，杭州人都唤他做木犀财主，可是有的？……哈哈，姻伯母别瞒我了，你说什么话，都不瞒我，怎么把这件事瞒起？瓶口扎得住，人口扎不住，早有杭州人讲给我听，筱山姻伯怎样的不认发妻，怎样的干没珍珠，怎样的惹人家不平，请他享受那木犀滋味，……"这絮絮叨叨的话，钻入邦平耳里，又是诧异，又是羞惭，又是害怕，便不敢在房里久坐，奔逃也似地出去，小宾留他吃饭，他也不吃，只说："尊大人的病症，很是蹊跷，莫非真个遇见了邪祟。方才说起的赵仙人，很有些法术，舍间也曾请过他看香头，委实活灵活现，未卜先知，舅兄要去请他，还是快快去请。看来尊大人的病症，吃药是没效的，死马当他活马医，除却这一着棋，再也没有别的法儿。"说罢，匆匆辞别，上轿而去。

邦平去后，柳宅的佣妇从刘公馆回来，说姑太太即刻便来，现在差遣王妈妈，前去邀请赵仙人来到这里看鬼，大约姑太太一到这里，赵仙人跟踪便到。小宾听着，怎敢怠慢，赶同娘子女儿，胡乱吃了午饭，安排香烛，专待仙人降临。约莫午后二三点钟，他妹子柳氏娘子，果然邀同了仙人，乘轿跟来，王嬷嬷在后跟着，轿儿落了肩，王嬷嬷忙打轿帘，先扶仙人出轿，再扶小柳太太出轿，小宾和着浑家女儿，都到门前迎接。仙人大模大样，略点了一点头，眼观着鼻，鼻观着心，首先走入门来。只可惜仙人的裙下，却是一双斗鸡脚，走起路来，脚尖相对，跑一步，斗一步，越想跑得快，越是斗得利害。列位，列位，这斗鸡脚的仙人，端的是谁？正是：

裙下双鸡，斗而不已；仙人是谁，我知之矣。

第三十二回　伍学究巧肚巧肠
赵仙人鬼头鬼脑

列位看到这里，不待思索，便晓得这个看香头的赵仙人，定是那个洗衣服的阿巧娘。话虽如此，阿巧娘因甚改行换业，不去洗衣服，却来看香头，因甚改头换面，不唤做阿巧娘，却唤做赵仙人，其中有一段小小的因缘，编书的忙里抽闲，合该补叙几句。

阿巧娘替青岩寻觅门路，串通内线，气嘘嘘，热腾腾，忙些什么，无非都为着自己打算。自从青岩火并了勉斋的书记一缺，按月薪水三十六元，稳稳到手，俗语道：团多汤腻。阿巧娘当然沾受了许多好处，便是干娘王妈妈，也时时身受干女婿的孝敬，又方又正又肥又壮又浓厚又鲜明的四喜肉，约莫叨扰了十多次，吃得油嘴滑舌，一发见得干女婿情意殷勤，便是亲生儿子，也没有这般孝顺，恨不得把青岩搂在怀里，亲亲热热地唤几声心儿肝儿肉儿宝贝儿的好儿子。阿巧娘几次三番，央托青岩和干娘，想在刘公馆里钻谋一个事简钱多的职役，婆子虽然诺诺答应，只是几个月来，寻不出什么相当位置可替她干女儿设法。阿巧娘盼望了多时，眼睛都要望穿，头颈都要拔长，依旧是消息子敲锣，丝毫不得影响。没奈何，又在青岩跟前，絮聒不已。

青岩道："你别慌，我自有绝好的方法传授与你，包管你吃着不尽。你想在刘公馆里谋个职役，不是我和干娘不肯出力，委实是十分为难，千锤不合了秤。公馆里的佣女，又赚钱又省力的，只有梳头和针线两项，要是荐你去做梳头娘姨，你梳的宝髻，远看

是个乱柴把，近看是个老鸦巢；要是荐你去做针线娘姨，你的针线，只会捺几条尿布上的瞎缝，补几个臭袜上的破洞。看来这两项职役，你都不在行，你最擅长的，只有揪搓揪搓地洗几件衣服。你便到公馆里，至多也不过充当个洗衣职役。苏秦仍是旧苏秦，又不曾占得一丝半毫的胜。我与你虽是露水夫妻，算不得明媒正娶，然而我的地位增高了，你的地位也该增高，假如你做了刘公馆里的洗衣服娘姨，你见了我，须得唤我一声师老爷，也不好老青老青地混叫，我有什么裹脚布给你洗时，你也只得诺诺连声，双手接受着，立刻便洗。逢着令节，我随意打发你几个节赏，你便要撅起了屁股，向我扑通扑通地碰几个响头。你贪图着什么，白白地降低了身分。所以我替你划策，你要在刘剥皮手里沾受些油水，不一定要进他的大门，充当什么职役。他家的老柳太太，平日里很信鬼神，香烛元宝，钱粮锭帛，从来没有断绝的时候，便是一钱如命的刘剥皮，件件色色，异常精明，无论什么人的算盘，都打不过他，惟有借着泥塑木雕，可把他收捉得服服贴贴，强都不敢一强。你要赚他的金钱，惟有装神做鬼，是个绝妙的方法。你不妨破费几个资本，什么看香头，掉水碗，替身关亡，抽牌算命，拣容易的学习一二桩，逢着他家有什么疑神疑鬼的事，我和干娘，自然竭力把你推荐。好在他家历年的事实，干娘肚里都有一篇细账，到了那时，你走通了内线，断出什么祸福，自然容易动听，既可大大地赚他一笔钱，又不降低你的身分。这般生涯，胜过了洗衣服的百倍，我做我的师爷，你做你的师娘，我不辱没了你，你也不辱没我。”

阿巧娘听着，乐得什么似的，亲亲热热地叫了几声老青，说道：“真个是福至心灵，自从你交了好运，你这一颗心真是玲珑乖巧，比我阿巧娘要加千倍万倍的巧，约莫是嚼了巧糖，吃了巧果，才有这副巧心思，巧肚肠。可惜你这颗心，不能够掏出来给我瞧

瞧，要是掏出来时，一定是七巧板搭就，巧连环穿成。”当下商议定妥，阿巧娘便依着青岩的主张行事。好在阿巧娘的拜把子姊妹很多，就中也有专做看香头的，阿巧娘向青岩挪借了二十块钱，充做从师求学的费用。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况且看香头的职业，又没有什么无穷奥妙，只要装腔做势，打呵欠，讨口气，几个过门懂得，便可出去骗钱。阿巧娘学习了一个月，便得了速成科毕业的证书。回到家里，便不做那洗衣服的生涯，整日价开直了门，大马金刀地向外坐着，倒插了眼睛，提高了嗓子，敲柜拍桌，大呼小喊，不是唱着夹七夹八的机器人调，定是操着不尴不尬的官话，惹得左近乡邻，纷纷私议。有的说：“莫非大仙殿里的仙人，上了她的身？”有的说：“定是上方山的老爷，附了她的体。”经这几番装神做鬼，阿巧娘惯会看鬼的名声，愈传愈远，渐渐传到老柳太太的耳朵里，自然容易动听。王嬷嬷又有意无意地打着边鼓，说什么张姓家宅不安，请她去看了鬼，烧过几串锭，家宅便安宁了；李姓犯着怪病，她一去看过香头，拜了几天忏，送了几次羹饭，病也就好了。老柳太太点头播脑，深信不疑。

一天，老柳太太午梦初回，倦眼惺忪的当儿，蓦见玻璃窗上映着一只又大又黑的手掌，赶紧叫喊，一霎眼便不见了，当唤佣妇丫环，到窗外去找寻，哪里有什么影响，老年人不禁恐吓，当夜便发了一个寒热，蓦然间想着了这个看香头的阿巧娘，一到天明，便打发人去招请到门。比及请来，阿巧娘看过香头，便诌出几句歌调道：“吾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佛堂里面坐端正，眼观着鼻儿鼻观着心，善才龙女左右分。阿呀呀，你们真正不该应，不替我菩萨装金身，累我面上没光彩，累我手上沾灰尘。玻璃窗外显威灵，便是区区菩萨观世音。”众人听着，疑信参半，小柳太太私向堂中供的佛龛查察一遍，只落得伸出半个舌头，良久缩不进去，

原来佛龛里面供奉的观音，年岁过久，金身都失了光彩，观音的双手，果然沾受了灰尘，乌糟糟不成模样，可见玻璃窗外的黑手，确是菩萨显灵，怪我们供奉不虔，顶礼不诚。当即告禀了婆婆，赶紧备了香烛，在菩萨前通诚许愿，说择了吉日，要替菩萨重装金身，再塑法像。说也希奇，小柳太太日间许了愿，老柳太太夜间便退了热，从此刘公馆里，上上下下，都把阿巧娘当做活仙人一般。又因阿巧娘的夫家姓赵，大家都唤她做赵仙人。列位，阿巧娘虽开着多夫公司，人尽可夫，股东何止一姓，然而第一次投资的股东，却是姓赵，合该享受那公司里的优先权，所以阿巧娘每逢人家问她的姓氏，她只说姓赵，刘公馆里上下人等，因此把赵仙人三个字，叫得怪响。话虽如此，刘公馆却有三个人，在暗地里格格地好笑。这三个人，一是王妈妈，二是丫环春桃，三是西席伍青岩。自从那天王妈妈在阿巧娘家吃四喜肉，被春桃赶来撞见，婆子生怕她在主人面前说出什么话来，便把春桃百般笼络，认做干女儿，一媪一婢，串通做一气，这番玻璃窗外的黑手，观音手上的尘垢，都是两个人在那里弄鬼。春桃晓得老柳太太目力不济，待她午梦初醒，暗把黑纸糊就的大手，在玻璃窗外乱晃，待她大呼小喊，早已一溜烟跑去，婆子又拾些灰尘，预把佛龛里的观音大士像，涂抹了双手，这都是青岩定下的锦囊妙计，三个人串通一气，朋比为奸，专替阿巧娘着力，刘公馆里上下人等，都被这三个人瞒过。所以大家称赞赵仙人的当儿，三个人却在暗地里笑。

这天，赵仙人替柳用宾看鬼，王嬷嬷肚里的五十年细帐，早向赵仙人摘要报告，仙人胸有成竹，一发兴高采烈，大模大样地进门，眼观着鼻，鼻观着心，扮出那仙风道骨，可惜裙下一双斗鸡脚，依旧是一步一斗，丝毫没有仙气。到了病人房里，讨取三炷香，点得氤氤氲氲，揭开病人的蚊帐，把香儿一阵子乱晃，又吩咐病人对准了香头，张开了嘴，大大地呵一口热气。用宾宛似没有

听得一般，依旧是看着帐顶，姻伯母长姻伯母短地乱叫，仙人捧着三炷香，喃喃地祝告道："前世的对头，今世的冤魂，柳氏门中三代的祖宗亡人，要讨什么经忏，要讨什么金银，来来来，来到这三炷香头上说个分明。"一壁祷告，一壁斗动裙下的双鸡，慢慢儿出房。那时堂中早已铺设香案，明晃晃燃着两枝蜡烛，仙人把三炷香都插在炉内，大马金刀般地朝外坐了，嘴里又延长着声调唱道："你们柳氏门中的男女至亲，要指望病人早早康健，冤鬼早早脱身，怎么见了我仙人，还不跪倒在地，默默通诚？"慌得小宾夫妇和邦平娘子，插烛也似地跪下，捣蒜也似地磕头，喃喃呐呐，祷告不迭。翠娥毕竟受过学校教育，见这装神做鬼的举动，很有几分不信，只立在侧厢门口呆看。不料仙人拍着香案喝道："立在左侧厢的，二十上下年纪的，头颈一扭一扭的，眼睛一瞟一瞟的，脸上有一点一点雀斑儿，她是刘氏门中没过门的媳妇，柳氏门中未出阁的姑娘，为什么见了我仙人，只把两眼替换地瞧着，跪都不跪，拜都不拜，也不唤几声活佛，也不念几句弥陀？"翠娥听着，背脊上一阵冷冷的，不由她不走到面前，伏地叩首。王妈妈立在旁边，肚里暗暗好笑，干女儿装龙像龙，装虎像虎，难为她有这口才，有这机智。那时炉里的香烟，缭绕上升，空中发现了许多不规则的篆文，仙人瞪着两眼，瞬都不瞬，只在香烟上端相，一会子点头，一会子摇头，一会子伸着舌头，一会子皱着眉头，只落得面前跪着的四个人，揣摸不出其中的花头，只是胡乱磕头。

仙人端相了半晌，擎起双手，大大地伸了一个懒腰，扯开阔嘴，深深地打了一个呵欠，蓦然间眉梢一竖，眼睛一努，使出破锣般的嗓子，拍案喊道："来了来了，五十年前的亡人来了。"忽又改变着声调道："阿呀呀，在我面前跪的，都是我的亲人，一个是我的孙媳妇，一个是柳用宾的媳妇，一个是柳用宾的孙女，下半年便要嫁给我的曾孙。"案前跪着的四个人，慌得连连叩头，老祖

宗、老太太地混叫。王妈妈也在旁边插嘴道:“唷唷唷,好奇怪,这声音宛似五十年前的尤氏老太太。”仙人又拍案说道:“这旁边说话的婆子,她的面目,我还记得分明,她头发里面有洋钱般一块光疤,人人唤她做瘌痢头阿金,她是五十年前的小丫头,为什么不跪倒在地,认认那五十年前的主人……”王妈妈没奈何,只得爬在地上,连碰几个响头,连唤几声老太太,暗思干女儿倒会和我使促狭,开玩笑,叫我六十多岁的干娘,向她三十多岁的干女儿下跪,明知道我不敢说破真假,落得把我作弄作弄,真是哑巴吃黄莲,没说处的苦。仙人见众人都跪了,又接着喝道:“亡人亡人,不是新死的亡人,却是五十年前故世的亡人。我也不要什么经忏,我也不要什么金银,只要寻觅一个五十年前的相好,便是躺在床上的柳用宾。”邦平娘子又连连碰头,替他老子乞命,仙人又唱道:“若要我饶赦床上的病人,须要拜三天经忏,超度我的亡灵,又要焚化三千卷心经,心经上面写着刘门尤氏冥中收用,须要写得端端整整,不用别人书写,须要请教一位文曲星君。”邦平娘子叩求道:“拜经忏,焚化心经,件件都可依得,只有这位文曲星君,待向何处寻觅?”仙人又拍案唱道:“咦咦咦,你们生了两只乌溜溜的眼睛,原来只算得两个出气洞,完完全全不认识人,这位文昌宫里的文曲星君,早在刘姓家里亲身降临,他便是书房里坐板凳的老法先生,他姓伍,名字唤做老青。”仙人唱到老青两字,暗想不好不好,我把老青叫得烂熟,不知不觉,竟露出马脚来了,连忙变换着唱句道:“他便是赫赫有名的伍青岩先生,你们请他坐馆教书,也是刘姓家里的祖宗有灵,在他手里教出的学生,不是考取个状元头名,定是做到那总统督军。他写的字又方又正,又光又明,倘然写在经卷上面,一卷心经,便抵得万卷心经。我说的话都已交代分明,今天要紧回到酆都城里,过了几天再和你们谈心……”仙人话到这里,又是大大地伸了一个懒腰,深深

打了一个呵欠，做出那事初醒的模样。

那时跪在香案前的众人，都已站起，你一言，我一句，都赞着仙人灵验，仙人道："不灵还洋，灵便加倍，向例出门看香头，大洋六元，不灵时一钱都不要，灵验时却要大洋十二元，一钱少不得。"少宾夫妇怎肯出这般重价，邦平娘子道："别人身上，都可算计，仙人身上，算计不得。这十二块钱，算得什么。"说着，便掏出怀中皮夹，拣了两纸钞票，一纸十元，一纸五元，要仙人找出洋三元。仙人道："好太太，你慷慨一些也好，这三块钱，便结个仙缘，算得什么。"说着，赶把两纸钞票，向袋里一塞，道声叨扰，便掉转身躯，驱动裙下双鸡，一斗一斗地上轿去了。邦平娘子听着仙缘两个字，暗思多花了三块钱，倒也值得，小宾心里，觉得异常肉痛，自己挂了医生牌子，捱着一年半载，也赚不到十五块钱，不料这婆娘没多几句话，倒得了大大的酬金。

再说仙人回家以后，编书的只得改换名称，依旧唤她阿巧娘。她自从变换了行业，比着从前的光景，早已天差地远。苏州人本来一窝风，听得刘公馆里把她做仙人看待，顿时你也说仙人，我也说仙人，那赵仙人三个字，便哄动一时，靠着连篇鬼话，却被她掏摸了许多钱钞。这天从柳宅回来，便唤阿巧上街买些酒菜，专待王妈妈和青岩到来，请他们吃个杯盘狼藉。约莫傍晚时候，青岩才一摇一摆地进门，见了阿巧娘，便说："你好你好，干娘要和你算账咧。"阿巧娘笑问算什么账，青岩道："干娘好好地促了你生意，你不该把她作弄，强逼她做磕头虫。这几天内，干娘正逢着夏至节令，腰酸骨痛，方才又爬倒在地，良久不得伸腰，教老人家如何打熬得起。干娘吃了你的亏，本要亲自赶来，和你讲话，只为柳家老头儿病重，唤她去陪夜，她不得分身，却叫我先给你一个信，你这张说神道鬼的嘴，早晚要吃她撕破了，她才甘心。"阿巧娘笑道："干娘一大把年纪，值得为这些事计较？她说腰骨酸

痛，我便买两张伤膏药给她贴贴，再请她吃一顿四喜肉，她便腰不酸，骨不痛了。”青岩道：“你把膏药给她贴，寻常膏药是没效的，须要特别膏药。方膏药是没效的，须要圆膏药。软膏药是没效的，须要硬膏药。黑膏药是没效的，须要白膏药。”阿巧娘啐道：“什么膏药长，膏药短，又不是打翻了膏药铺，怎有这许多膏药。老青，你打量老娘不知，老娘也是个漂亮人物，干娘那边的孝敬，早已预备着大洋二元，也不待干娘开口。”青岩拍手道：“这两个膏药，便是万应万验膏，你若给了她，包管她骨节轻松，一点儿不酸，一点儿不痛，休说不来撕你的嘴，只怕还要捧你的臀，掇你的屁。”当下青岩便在阿巧娘家里扰了酒饭，醉醺醺地回馆住宿。

若问青岩因甚舍近就远，不在阿巧娘家里双宿双栖，却要回馆去孤眠独宿，原来这几个月里，青岩和那春桃丫头打得火炭一般热，怎肯再在阿巧娘那边度夜。当夜乘着酒意，一步高一步低地向前行走，不到一条巷，却见电灯光里，黑影一闪，蓦地里跳出一个人来，把青岩当胸揪住，喝道：“你好，你好！”吓得青岩十分酒意，醒了九分。正是：

不期而遇，无意相逢；冤家狭路，休矣冬烘。

第三十三回　事多拂意悍妇反唇　语出有心匪徒切口

刘公馆书记徐勉斋，自从打破了衣食饭碗，穷得不可开交，几个月来，把头颅削得尖尖的，只向有缝处钻，谁料四处钻谋，却不曾觅得一个位置，心里暗自诧异，难道除了刘公馆，便没有第二只饭碗？偏要发个狠，寻得一个较高的位置，也叫刘剥皮不敢藐视。此地不用人，自有用人处，足见俺这里自有颠扑不破的饭碗。然而这只颠扑不破的饭碗，须是勤奋工厂的出产品，用着真实本事的坯料，施着诚正不欺的彩釉，自然工料道地，坚固耐用，凭你千般颠，万般扑，再也不会破碎。可惜勉斋有志未逮，说得到，做不到，休说颠扑不破的饭碗不易到手，便是一个月半个月的短期饭碗，也没人来荐引。

为了饭碗问题，家庭里面，自然闹起大大的饥荒，从来说柴米夫妻，柴米两个字，便是夫妇结合的元素，没柴没米，便变了不夫不妻，他娘子又不是好惹的，成日成夜地噪聒，闹得落花流水，小狗子帮着他娘，见了老子也是百般吵闹，勉斋异常纳闷，在家里坐，宛似在牢狱里坐，迟一天恢复饭碗，便多一天拘禁牢狱。想到这里，便深恨少年时多事，为什么不抱定独身主义，偏要娶妻生子，钻进这个烦恼圈。有时听娘子噪聒不休，稍稍地对付了几句话，娘子一腔烈焰，浇灌了许多火油，大骂："天杀的，到此地步，怎会说得嘴响！"没好气的头拳撞去，一把抓的胸脯扭来，有盆摔盆，有碟摔碟，小狗子助娘为虐，把老子书案上的水盂，也摔

一个粉碎。他若任凭娘子噪聒，不则一声，娘子又喃喃呐呐地骂道："不要脸的东西，你平日花言巧语，说得天花乱坠，现在这张嘴到哪里去了？原来也有开口不得的时候。老娘和你讲话，你只装聋作哑，三拳头都打不出你一个闷屁。你不开口，难道老娘便罢了不成？你不讲，老娘偏要你讲。有话快讲，有屁快放！"说时，指着鼻，搠着腮，揪着耳朵，硬要他回答一言半语。勉斋到此地步，开口也不好，闭口也不好，才晓得家庭里面的法律，男子打破了饭碗，便犯了极大极恶的罪名，真是法所不恕，律所难容。每天床上起身，揉开眼睛，开门七件事，一件都少不得，没奈何，只得走到娘舅家里，暂去挪借。

编书的不曾说起勉斋有什么娘舅，怎么蓦地里跳出一个娘舅来？须知这个娘舅，却是公众的娘舅，不是勉斋个人的娘舅。原来苏州人的习惯，喜欢搭空架，装虚幌，明明捧着大包小裹，向当铺子里去走动，偏要拉个面子，不说到当铺子里去，只说到娘舅家里去，积习相沿，便把娘舅家三个字，做了当铺子的代名词。虽然同是一句话，然而说了当铺子，觉得异常寒酸，说了娘舅家，觉得稍为体面。勉斋的娘舅家，不消说得，便是上文说的当铺子了。然而这几个月内，只见他捧了东西向娘舅家里去质当，不见他备了银钱向娘舅家里去取赎，俗语道：坐吃山空，渐渐地质无可质，当无可当，娘舅家里的踪迹，便也一天一天地疏远起来。

这天，勉斋大清早出门，东也去寻朋，西也去觅友，也有勉强出见的，也有托故不见的，白白地奔跑了许多路，依然丝毫没有影响。彼一时，此一时，这辈朋友，平日价勉翁勉翁叫得怪响，到了这时，都是冷冷地另换一副面目。勉斋没奈何，左作一个揖，右作一个揖，说了许多仰仗拜托的话，人家只是疏疏落落，回答几句没要紧的话，面部上面蒙罩着几层严霜，遇着促狭的，还要话里藏机，语中带刺，把他奚落一番。只为他平日仗了刘剥皮的声

势，大模大样的惯了，无论什么人，都瞧不上他的法眼，一旦失了势，只有人笑他，哪有人怜他。挨延到晌午时分，肚里骨碌碌作响，蛔虫儿大闹饥荒，又不敢回家去吃饭，饼摊上买了两块大饼，权且充饥，又怕撞见熟人，路上吃东西讨人家笑话，便把大饼纳在衣袖子里，走到街头巷口，假做读告示看广告的模样，仰着脸儿，面墙而立，把袖口紧紧地套着嘴巴，暗地里啃嚼这两块大饼。一块啃完，接啃第二块，却听得弄里一阵脚步声，走出几位斯文朋友，满口之乎者也，在路上论文谈艺。勉斋觉得声音很熟，多半是小茶寮里的酸朋醋友，在路上咬嚼文字，我且别和他们照面，他们从前上门试验时，饱受我一番奚落，今天别遭他们的报复，因此呆看着墙上招贴，不敢回转头来。

蓦地里有人拍着他的肩头，使出雌鸡般的嗓子，向他招呼道："咦，徐老先生，久不见面，却不料在这里相会，真叫做萍水相逢，尽是家乡之客也耶。"勉斋听这声调，早晓得来人是谁，比及回头看时，果然是私塾先生吕文甫，还有方厚卿、曹墨亭一辈人，都和他点头招呼。勉斋没奈何，也和他们点头答礼，头却可以点得，口却不便开得，喉咙里筑起了一条墙，两腮鼓得高高的，大有吹喇叭的模样。吕文甫心知其故，偏偏有的没的用话兜搭，说什么："适从何处来？今向何处去？近来雅兴如何？贵相好伍青岩先生可曾见面？听说阁下在刘公馆里，业已分手，想一定另有了高就，近在何处得意，倒要请教请教。"这一叠声的问话，连珠般的放出，急得勉斋没话可说，只是竖一点头，横一摇头，宛似双簧戏里扮脸的人，只见他做势，不见他出声。勉斋越是不回答，文甫越是盘问得急，勉斋待要回答，再也腾不出这个空闲舌头，只是急圆了双目，涨红了两颊，额上汗点子绿豆般地淌下。方厚卿见这情形，又是可笑，又是可怜，毕竟他尚存心忠厚，便拉着文甫道："他既不屑教诲，你也不须多问，时候不早，快快到舍间小酌

几杯，细读那诗社里的同人佳作。”曹墨亭道：“不错不错，我们何苦在这里受人冷淡，不如随着便园居士小酌三杯，区区不才，也好在其间栏杆充数耳。”当下几位诗人，踏着八字步，吟风弄月般地过去。

他们去远了，勉斋赶紧疏通了喉咙，回转一口气来，连唤几声：“晦气晦气，倒霉倒霉。”原来文甫拍肩的当儿，勉斋嘴里正含着一段大饼，吐又不能吐出，咽又不能咽下，方才哑口无言，都是大饼在那里作祟。勉斋又想到暗地里吞吃东西，迟早终有哽住喉咙的一天，我为了暗地里吞吃东西，生生地把这只饭碗断送了，不料今天又吃了第二回的痛苦。但是今天的东西，不过暂时在喉咙里作哽，毕竟被我吞在肚里，那天的东西，休说不曾进肚，嘴都没有进，我这二十四元的书记薪水，却从此让给别人，偷鸡弗着蚀把米，明明入了姓伍的圈套。想到这里，便把青岩恨得咬牙切齿。待要闯进刘公馆，一把拖住这狗头，拼个你死我活，转念一想，公馆里人众手多，我若登门问罪，这些豪奴悍仆，狗仗人势，哪里肯放我进去？好在青岩放了晚学，常常在一条僻巷里出入，我且捱延到傍晚，只在僻巷左近守候，被我撞见狗头时，总要发泄我这口恶气。主意想定，便向别处找寻几个朋友，打干打干自己的职业，依然徒劳往返，没甚眉目。

几番耽搁，时候不早，这一轮红日，渐渐躲到西面树林里去，天半晚霞，渲染得深红浅紫，宛似垂着鲜艳颜色的薄幕，枝叶缝里漏出的阳光，闪闪烁烁，令人目迷五色，料想太阳舞台，闭幕在即，演到最后一出戏，全神贯注，格外讨好，所以有这种种特别的色彩。勉斋肚里打算，时候到了，书馆里的猢狲王，一定离却板凳了，赶紧奔向僻巷里去，早望见青岩的背影，一摇一摆，走进一家屋子里去。勉斋得了他的踪迹，便死守在左近，不怕他插翅飞去。谁料青岩在里面和阿巧娘对酌，左一杯，右一杯，说说谈谈，全忘

晷刻，却把巷口的勉斋，等得焦躁欲死。比及酒罢出门，青岩的目力，本来不济事，又挟着醺醺醉意，一发迷离恍惚，仿佛在云雾里行走，勉斋早匿身电杆木后，这两道恶狠狠的眼光，只在青岩身上打转，比及走近，使出一个苍鹰扑鸡的手段，乘其不备，早把青岩劈胸扭住，接连几声："你好，你好！"青岩到了这时，才晓得勉斋和他寻仇，暗唤几声："不好，不好！"待要挣扎，又挣扎不脱，待要叫喊，深夜里又没人经过，叫喊也是徒然，没奈何，用个缓兵之计，央告不迭道："徐老先生休得这般模样，坏了斯文人体统，有话但请吩咐，晚生可以遵命，无有不遵命之理，但请放了尊手，晚生和你从长计较。"勉斋听到晚生两个字，一发火上添油，喃喃地骂道："没廉耻的畜生，还敢晚生长，晚生短，你从前自称晚生时，老子只道你真是个谦谦君子，循规蹈矩，不敢和老子抗礼，谁知都是些假意儿，过桥拔桥，暗地里把老子来算计，老子这只饭碗，全被你晚生两个字所误。"说到这里，便腾出一只空手，辣辣地打他嘴巴，拍的一声，左颊上着了一下；拍的一响，右腮上也着了一下。青岩这番未雨绸缪，先把眼镜抢在左手里，却把右手握着锥钻拳头，向勉斋头上凿去，毕竟吃亏在目力不济，连击了两次，都击了个空，勉斋眼明手快，左一挥，右一拍，又辣辣地打了好几下。青岩一来情虚胆怯，慌了手脚，二来左手握着新制的金丝眼镜，生怕碰折了脚，撞碎了玻璃，破坏了这副探艳法宝却是非同小可，所以勉斋着力打他，他竟没有丝毫抵抗力。好在青岩这副面皮，本不是吹弹得破，那天张女权的黄衣卫队重重地赏他一掌，也不见得皮开肉烂，曾经沧海难为水，勉斋毕竟是个文人，狠狠地打了十多掌，怎有那天一掌结实，青岩这副老面皮，并没十分痛苦，转是勉斋的掌心，拍得异常辣痛。青岩叫喊道："你、你、你，怎么没头没脑，把人乱打？便要打人，也须有个理由，我又不曾亏待了你。"勉斋气吁吁地说道："还说不曾亏待人，那天的事

情，都是你这只老狗布就的圈套，我把你老狗牵引进门，只为你摇尾乞怜，动了我的恻隐之心，便赏你吃一碗狗饭，谁料狗有了饭吃，竟反咬起人来，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不打死你这只老狗，怎泄我胸头愤恨。"青岩声辩道："阿弥陀佛，冤哉枉也。我伍青岩倘有此心，将来不得好死。"勉斋道："你便满口赌咒，我只算你放狗屁，谁来信你。你说将来不得好死，我却叫你现在不得好死，横竖一命抵一命，你这条命，有按月三十六元的身价，我这条命，穷得不名一钱，我便和你拚这一拚。来来来！"说到来字，便下死劲地把青岩向岸边拖去。这处又是僻巷，下岸便是河滩，青岩被他一拖，醉步欹斜，早拖过了六七尺，再过一二尺，便要应了"拖人下水"的一句俗语，街上没人来往，站岗的巡警，又不知在哪里打盹，青岩没奈何，只得徐祖宗、徐老爷、徐菩萨地混叫，勉斋更不答话，横一拖，竖一扭，渐渐扭近河滩，拚与他载沉载浮，同归于尽。也是青岩命不该绝，蓦听得有人唱着没板眼的戏曲，远远而来，青岩急喊几声："张老三，快来救我！"勉斋吃了一吓，把手一松，拚命地逃去。

比及张老三闻声来救，勉斋早已不知去向，单见青岩立在河滩边，喘做一堆。老三诧异道："老青，你大呼小叫做甚？难道城市里面，有什么翦径强人抄你的腰包？"青岩摇摇头儿。老三道："那么河水里测老出现，向你讨替？"青岩又摇摇头。老三道："这不是，那不是，因甚乱喊着救命？"青岩透了几口气，定了一回神，才操着切口答道："方才黑暗里，窜出几个蚊虫，把人乱咬，一时没法，只得乱喊着救命。"老三道："蚊虫呢？"青岩道："听得有人来救，蚊虫都逃去了。"老三笑道："你枉做了一个人，见着蚊虫都怕，好不惭愧。我且陪你走一程路，倘有蚊虫咬我，一脚也踢死了几个。"原来江湖上的切口，把狗唤做蚊虫，青岩不说勉斋来寻仇，只说狗来咬人，他肚里也有一番用意，倘说是勉斋来寻仇，老

三便要盘问启衅的根由，倒叫我难于对答。我是何等身价的人，也不犯和穷汉计较。从来说不怕他凶，只怕他穷，我和他结仇到底，无论谁胜谁败，终究贬了我的身价。他虽恨着我，方才打了我几下，这口穷气，也该发泄了，以后见了我，不见得再和我拼命。……他把我扭打时，我虽失败，他也不曾占了胜利，手掌也是皮肉，面颊也是皮肉，用他的皮肉，打我的皮肉，我的皮肉吃亏，他的皮肉难道不吃亏？我的皮肉疼痛，他的皮肉难道不疼痛？况且我的面颊，曾受磨练，他的手掌，尚没经验，只怕皮肉冲突的结果，依然是我占了胜利。……

青岩戴上眼镜，整理衣襟，一壁跟着老三走，一壁肚里不住地盘算。老三道："老青，你说陆姓家里的寡老，有才有貌，这句话委实不错，那天我在巷里走，曾经碰见她一面，她肚里有才无才，我不晓得，但论这副照会，要算一等，我再要细看时，怎耐背后紧跟着一个小脚娘姨，恶狠狠地瞅了我几眼，我怕她起疑，便搭讪着走开。老青，你有什么方法，把她弄得到手？据区区的眼光估价，这副照会，至少也要掏摸一二千粒瓜子。……"原来江湖上切口，把面庞唤做照会，银洋唤做瓜子，铜钱唤做芝麻。青岩道："老三好没分晓，这是三尺六裹的勾当，怎好在街上乱讲，将来要开文差使时再和你商议。……"青岩说的切口，"三尺六"便是秘密会场，"开文差使"便是掠卖妇女。老三听了，便不开口。不多一会子，早到了刘公馆门前，老三道："到了、到了，再没有蚊虫咬你了，你自去敲门，明天和你相会。今夜送了你一程，天合该大大地降一阵红花雨，把我浇灌浇灌。"青岩满口应承，老三又唱着戏曲，自回家去。原来"红花雨"三个字，是酒字的隐语，虽出江湖切口，字面却异常风雅，倘被提倡风雅的便园居士知晓，第二期高邻雅集时，不愁没有绝好的诗题了。正是：

盗贼行径，学究头巾；岸然道貌，比之匪人。

第三十四回　绿闺寂寞烧桦烛　翠袖殷勤捧茗杯

柳宅自经赵仙人装神做鬼，说得活灵活现，小宾夫妇又都是鼠胆，禁不起恐吓，翠娥又是害怕，又是昏闷。害怕些什么？只隔一层薄板，便是老祖的病榻，听他喃喃呐呐，和五十年前的死鬼讲话，怎不害怕？昏闷些什么？好好的在诗社里吟诗，结纳几个诗朋韵友，却不料出了这个岔子，床上的病人不死不活，又不知捱延到几时去，心里怎不昏闷？邦平娘子送过仙人，赶紧遣人到寺院里定经忏，又派人到广化庵静修师太处定下三千卷心经，布置完毕，吩咐王嬷嬷传唤轿夫伺候上轿，临起身时，叮嘱小宾夫妇道："爹爹病得这般模样，做女儿的，论理合该在家侍奉汤药，但是有这心，无这力，一来贱体不大舒服，须得回去服药，二来婆婆进香未回，家事乏人照料，不便抛了家务，在这里住宿。好在贤夫妇侍奉病人，素来体贴周到，翠娥这妮子又是很有孝心的，爹爹左右，不愁没有人照管，我便住在这里，既不能替你们手脚，转要累你们送茶送汤，添酒添菜，真叫做帮忙帮忙，越帮越忙，一发使我过意不去，我竟老老实实地回去了。你们嫌寂寞时，我留王妈妈在这里陪夜，老人家年纪大，阅历多，又很有忠肝义胆，你们有什么疑难事情，和她商议，多少得些帮助。客堂里须得打扫洁净，明天请来的和尚，都是大丛林里的有名高僧，这三千卷心经，尽着明天，总可赶完，我便请家里的文曲星题写签条，送来焚化，也叫冥间的尤氏太婆，得些实惠。……"

这拉拉杂杂的嘱托，慌得柳姓全家，答应不迭。小宾道：“妹子尽管回府，一切事情，我们都理会得。”小宾娘子道：“妹妹万金之体，千万保重，明天公公不增病，妹妹可不必到来。”翠娥道：“姑母今天很劳乏了，方才仙人来时，又俯伏了良久，约莫腰儿有些酸，腿儿有些软。好姑母，请你略坐片刻，待侄女替你捶一回背，好么？”邦平娘子格格地笑道：“好媳妇，你真知心贴意，算得是我脏腑里的蛔虫，你既有这一点孝心，不好辜负你，便替我敲捶几下也好。”说时，重又坐下，把头颅磕在案上，掀起了背脊，待她敲捶。翠娥怎敢怠慢，揎起衣袖，捏着半空半实的拳，使出半硬半软的劲，在姑母背脊上，轻敲慢捶，忽而上，忽而下，约莫敲捶了五六分钟，娘子道：“好了，好了，救了田鸡饿了蛇，我的腰背松快了，你的手臂怕不要酸痛。”翠娥笑道：“好姑母，别闹什么客套，你且伸一伸腿，待我在腿上捶几下，包管你腿脚轻松。”娘子便扭转身躯，腿子伸得直直的，翠娥屈了一膝，拳头上下，只在娘子腿脚上敲捶，王妈妈笑道：“真正是孝顺媳妇，跪在婆婆身边捶腿，休说现在世界上没有这般好媳妇，便是什么二十四孝四十八孝里面，也寻不出这般孝顺媳妇。”说着，引得大家都笑了。这时，刘公馆里恰又打发小丫环前来迎接太太回去，娘子不便耽搁，重又起身作别，说道：“爹爹那边，我也不去话别，待他清醒时，你们代我致意便了。”说罢，扶着丫环出外上轿。翠娥随着父母，相送出门，丫环打起轿帘，侍候太太进了轿门。轿儿上肩，两名轿夫轻移缓步，抬回公馆。

若说轿夫怎会轻移缓步，其中也有一个讲究。原来苏州和上海，相距虽然很近，风气却截然不同。上海妇女坐汽车，越是开得快，越是出风头；苏州妇女坐轿儿，越是抬得慢，越是出风头。轿夫都是飞毛腿，怎肯慢慢儿走？然而轿儿前面，有了摆轿的娘姨大姐，凭你飞毛腿，也只得轻移细步，要快也不得快。那时邦平娘

子吩咐王妈妈和小丫环在前面摆轿，婆子本来步履蹒跚，丫环又恰才跑伤了鸡眼，一老一小，一跷一拐，别人跨一步路，她们要分作三步，轿夫闷气吞声，跟在她们后面，她们跨一步，轿夫也跨一步，她们跨半步，轿夫也跨半步，柳宅相距刘公馆不到两条巷，似这般轻移细步地抬轿，走两条巷，宛似走了六七条巷，压得两名轿夫，几乎把痨病都要压出。

再说小宾夫妇等送过客后，转身入内，把病人房里当做魔窑看待，再也不敢跨步进去，病人依旧直着嗓子，姻伯母长姻伯母短地乱哼。比及上灯时候，王妈妈奉着主母的命，前来陪夜，却在房门外团团打转，也不敢跨入房内。翠娥想出主意道："家里四个人，连同王妈妈，都在隔壁房里坐着，阳气甚旺，自然大家胆都壮了。"小宾夫妇点头赞成。小宾本备着酒肴，想留妹子便饭，妹子既已回去，落得做个人情，把这现成酒肴，结交了王嬷嬷，她在刘公馆里很有些势力，斋僧不着，斋了香火。浇花不着，浇了叶子，也是一样的。当下便在翠娥房里排设杯箸，端上菜肴，邀请婆子上坐饮酒。婆子假意推托道："舅老爷，舅太太，这个断断使不得，我是何等样人，怎好和爷们太太们一桌子吃饭。"小宾娘子道："嬷嬷说甚话咧，我们的光景，也瞒不过你老人家，你靠着主子吃饭，我们也靠着亲戚吃饭，一样都是靠人吃饭的，还要分什么上下。我们家里全仗你老人家暗暗照顾，你家老太太和太太，瞒着你家老爷，按月津贴我们的家用，都是你老人家亲手送来，为了我们的事，费了你多少脚步，又不曾得着我们一丝半毫的谢意，这些现成酒饭，不过借花献佛，算得什么。和你熟不拘礼，你便老老实实地上坐了，畅饮几杯，也算领了我们的情，要不是，便觉得生疏过分了。"婆子嗅着酒味，酒虫儿都要飞出，忙道："酒便叨扰几杯，上坐却不敢当。我来替你们定席，舅老爷坐第一位，舅太太坐第二位，好小姐坐第三位，我王妈妈坐第四位。一张方桌，各占

了一面，算得公平交易，大家都不吃亏。我是爽快性子，快刀热手巾，再也不会扭扭捏捏，滚烫的酒趁热吃，若再推让，酒肴都要冷了，吃了也不舒服。"说着，便拣了下面的座位，一屁股坐下，大家也就坐了。

婆子喝了几杯酒，问道："舅太爷絮絮叨叨，说些什么话？"小宾娘子道："他的病犯得真古怪，专和你家的尤氏老太太讲话。尤氏老太太故世了五十年，老头儿平日常常谈起她的好处，我们听了，只道老太太在世的日子，待人接物，会做人情，所以老头儿感激不了，现在听他病里说的话，专讲些暧昧不明的事，我们听了还不打紧，方才你家老爷到这里探病，他又是姻伯母长、姻伯母短，说了许多肉麻话儿，我们暗暗着急，又不好掩住他的嘴。你家老爷又是爱体面的，当着他的面，揭他五十年前的家丑，叫他怎不恼恨？他面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便不肯在房里耽搁，转身便走。嬷嬷，害病的人，我也见了许多，却不曾见这千奇百怪的病，老头儿整整活了七十岁，这几年来，又是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从来长病无孝子，我们夫妇俩尽心服侍，并没有半句怨言，不是当着嬷嬷自己称赞自己，大约小辈服侍长辈，像我们夫妇俩，算得是数一数二的了。小辈既然孝敬长辈，长辈也该照顾小辈，不料他害出这般不挣气的病，有嚼没嚼，得罪了你家老爷。他活了一大把年纪，今天便死，也不算短寿，全不想小辈的日子正长，单靠着刘姓的亲戚养活，断绝了这家亲戚，便是致了我们的死命。好嬷嬷，你回公馆时，老爷倘有什么话说，须得替我们周全一二。"婆子一壁吃东西，一壁含糊回答道："舅太太，这事包在我王嬷嬷身上，管教老爷不生什么意儿。"小宾道："仰仗仰仗。"便满满地替婆子斟了一杯酒。婆子喝了酒，又道："不瞒舅老爷说，我做黄毛丫头时，便投靠在刘公馆里，前后五十多年，他家的事情，我肚里都有一篇细账，舅太爷病里说的话，都是五十年前的实情，他

同我家的尤氏老太太，……”话没说完，翠娥赶着问道：“他同你家老太太便怎样？请你细细讲给我听，我也来满满地敬你一杯酒。”说着，提起酒壶，真个筛了一杯酒。婆子喝干了酒，正待讲话，忽听得病人房里又唤道：“来来来，姻伯母，和你一块儿坐，谈谈知心话儿，咳，你死得好苦，你执着烛台，跑到楼头做甚。……原来是照我上楼，我这夜有事牵缠，不曾来赴约，倒负了你的恩情。……你怎么一时失脚跌下楼去，你竟跌死了，你竟为着我死了，我竟害了你了！……”大家听着这许多话，满身都浇了冷水，翠娥倒在娘怀里，连说：“怕人，怕人！”小宾叮嘱婆子道：“我们寻些闲话谈谈，别谈五十年前的旧事，防你老主母在冥间发怒。”婆子果然谈些闲话，不敢提起尤氏的旧事。

比及酒饭吃罢，婆子隔不多时，便拜佛般地打起盹来，娘子怕她受寒，吩咐佣妇领她到厢房里去歇宿。翠娥生怕大家都睡了，留她一人在房，听那隔壁床上的老祖父说鬼话，惊心动魄，不得安睡，便向老子娘要约，叫他们轮流陪伴她，不得走开。又道：“房里这盏灯，不大明亮，替我点起两枝明晃晃的蜡烛来，好叫一切邪魅，都不敢闯到里面。那天婆婆家里预送的四枝通宵桦烛，本备着二十四日祝寿用的，看来这老头儿没有多天活命，断断捱不到做寿日子，落得废物利用，在我房里光辉光辉。”小宾夫妇听着，真个点起两枝大烛，翠娥才弛衣宽带，安安稳稳地上床睡卧。小宾夫妇本来疼爱女儿，况且转眼之间，女儿便是刘姓家里的媳妇，执掌他们的财政权，做父母的须要靠女儿过活，怎好违逆她的意思，当下便叫佣妇自去睡歇，夫妇俩轮流在女儿房里值夜，你坐上半夜，我坐下半夜，眼都不敢闭，嗽都不敢咳，屁都不敢放，小心在意，陪伴这位又娇又贵的千金。只有隔壁房里的老头儿，没个亲人相伴，依旧喃喃呐呐，和那五十年前的死鬼讲话。一宿无话。

到了来朝，客堂里布设钟磬经卷，开始拜忏。五众高僧，一齐光降，先擂几通鼓，接着发喊似地诵起佛号。翠娥在睡梦里，正和西厢待月生接席吟诗，并肩谈学，被那不做美的鼓声佛号，惊醒好梦，微微地吁了一口气，就此推枕起身，盥洗都毕，她娘自己蓬着头，却先替女儿整理云髻，王嬷嬷坐在镜台旁边，一叠声地赞美这几绺青丝。隔壁房里的病人，嘴里不再絮聒，只是喉咙里咯咯作响，约莫是痰声。

比及翠娥打扮完毕，进了晨餐，忽见佣妇捏着一张卡片，笑嘻嘻地进来，说道："外面来了一位年轻的客人，白净的脸儿，乌黑的发儿，身上衣服很时髦，走近人前，一阵阵的香水气扑鼻，他说是小姐的朋友，特来拜会小姐。"小宾娘子道："哦，我理会得了，想是同学姊妹，特地来探望，不是张公馆里的小姐，定是庞公馆里的千金，你请她到小姐房里来谈话便了。"庸妇道："不对不对，这位年轻的客人，是男客不是女客，怎好请他到小姐房里来。"说时，翠娥早把佣妇手里的卡片抢取在手，仔细看时，小小片片，周围都用金镶，中间印着宋吟香三字端楷，下面注着两行小字，叫做"亚东第一钟情男子，别号西厢待月生"，忙把卡片在怀里一纳，笑向佣妇道："快请这位少爷到书房里坐，说我立刻出见。赶把上好茶叶，泡一碗酽酽的茶，请少爷喝。"佣妇答应出房，翠娥又把她唤回道："来来，你先把鸡毛帚儿，在座椅上细细扫几下，别把灰尘脏了少爷的新衣服。你泡茶时，先把茶碗拭抹干净，端茶时，须端着茶托，别把指头儿抠在茶碗边，叫少爷见了生厌。"佣妇忍着笑，答应自去。小宾娘子摸不着头脑，两只眼睛睁得乌眼鸡似的，只向翠娥呆看，翠娥急匆匆地换了一件咖啡色的华丝葛夹衫，套了裙儿，用丝巾在漆皮鞋子上揩拭几下，照一回镜，拭一拭青丝，准备出去会客，却被娘子一把拖住道："且慢，且慢，这是谁家的男子，却来会你？你老子尚没起身，便要相会，且

待我唤你老子出去见他。年轻男女，坐在一室里讲话，只怕不大稳便。”翠娥嗔怒道：“娘，你这么大年纪，还不曾见过世面，现在文明世界，男女公开社交，这是极体面的事，值得这般絮聒。”说着，头也不回，皮鞋格登登，竟向书房里会客去了。

娘子毕竟不放心，笑向王嬷嬷道：“一种时代自有一种人，女儿进了洋学堂，自有洋学堂里的洋派，我和你都是老派，见了自然诧异，现在横竖没事，我和你到书房门外窃听窃听，究竟新派的男女相见，用着怎样的文明客套，我们听得时，也好增长些见识。”王嬷嬷本来喜管闲事，便随了娘子，蹑着脚步，向书房门外站定。这时，佣妇恰送茶进来，娘子摇摇手，叫她别声张，便一眼阖一眼开地向门缝里瞧看，恰见一个二十左右的少年和女儿坐在一起。这少年模样儿倒也漂亮，只是滑头滑脑，漂亮得过了分儿，敢是什么拆白党，来吊女儿的膀子，心窝里不禁卜卜地跳动。又见佣妇送进茶去，她女儿伸手来接，却叫佣妇退出，便一手摸出丝巾，把茶碗口上抹了几抹，又把手在碗盖上试一试冷热，然后双手捧着茶碗，恭恭敬敬地授给少年，轻轻地说了一声：“吟兄请用茶。”娘子又暗暗生气：“吾把翠娥养育到二十多岁，也不曾享受她这样恭敬的一杯茶儿，这滑头是何等样人，值得把他这般奉承，值得把他银兄金兄的混叫?”再要窃听时，外面客堂里，又拜起第二时经忏，鼓声佛号，聒得絮烦，书房里男女密谈，再也听不清切。又见那少年从怀里掏出一张字条儿，授给女儿，女儿笑盈盈地接取在手，读了又看，看了又读，把头儿乱打着圈，耳上挂的赤金环子，激得一摇一荡，鼗鼓般地打那粉腮，又见那少年伸过头去，和女儿同看这字条，娘子暗暗着急道：“阿呀，这滑头不怀好意，头儿越凑越近了。阿呀，耳朵碰着耳朵，腮窝碰着腮窝了。阿呀，该死的滑头，青天白日，敢来调戏黄花闺女，辣辣的耳刮子，打他出门去。”娘子肚里盘转，心头火发，回头看那婆子时，

也在门缝里瞧望，恰正瞧出了神，扯开这张瘪嘴，几乎把唾沫都要淌下。娘子把她拖过几步，想和她商议一个驱逐滑头的方法，正在交头接耳的当儿，猛听得小宾从里面喊将出来，说道：“不好不好，老头儿咽了气了。”正是：

情话缠绵，互倾肺腑；霹雳一声，死矣老祖。

第三十五回　惨凄凄借泪哭尸灵　话叨叨背人训娇女

小宾在好睡的当儿，也被鼓声打醒了睡梦，一骨碌爬了起来，念念不忘这好女儿，趿着皮鞋，先到女儿房里，伺候翠娥的起居，谁料跑进房里，静悄悄不见一人，唤翠娥时，翠娥也不应，唤娘子时，娘子也不答，唤佣妇和王嬷嬷时，也都没人理会，心里老大诧异，她们都到哪里去了？敢是在客堂里，看那光头拜忏。一路自言自语，竟向外边来寻觅。打从他老子的房门外走过，却听得痰声咯咯，带着呼吸短促的声响，不觉心坎里动了一动。列位，毕竟父子天性，无论什么天性凉薄的人，到那生命呼吸一息千秋的当儿，便是铁石肝肠，也要减少几分硬度，人类所以优胜于别种动物，全在这一些儿上面判别高下。编书的发论的当儿，小宾的两只脚，不知不觉地不向客堂里走，竟向病房里行，可见最后的天性，自有一种吸引的魔力。当下揭开帐门，把头颅探将进去，瞧瞧那垂危的老父。原来用宾说了一天的鬼话，临断气时，心地却转清楚了，眼见儿子探头进来，立即眼儿一眨，脚儿一伸，两颗老泪，算做最后的话别，不多一会子，气便绝了。小宾见这情形，心坎里微微地一酸，两颗眼泪，待向眶子里滚出，转念一想，娘儿们究竟向哪里去了，须得唤她们进来，帮同料理。方寸里起了杂念，那两颗业已出发的眼泪，临到眼眶，却又打了倒车，退还原驻地点。可见父母垂危的当儿，要享受儿女几滴心坎里发出的真泪，也是万难的事。

话休絮烦。再说小宾抛了死父，来唤娘女时，却见娘子和王妈妈在书房门外讲话，便说："不好不好，老子咽了气了。"娘子也不及理会这书房里的滑头，赶和小宾跑进房里，见公公真个死了，便干喊了几声："公公死不得呀，怎么丢掉了儿子媳妇孙女，竟向西方路上去呀！"王嬷嬷随后进来，也是舅太爷长、舅太爷短的混哭，小宾不见翠娥进来，拉着娘子问时，娘子正哭得热闹，捏着一把鼻涕，带哭带答道："她是去会见一个同学的呀，隔一会子，便要进来的呀，不用着急呀，阿呀，公公死得好苦呀！"嘴里哭时，手里却拖住了小宾，生怕他撞见了滑头，带累女儿害羞。

书房里一对男女，恰才谈得投契，被小宾几声叫喊，接着又是号啕哭声，倒弄得西厢待月生坐不安席，赶忙起身告别道："小弟冒昧登门，不知府上恰有事故发生，委实惶恐。"翠娥道："不妨不妨，家祖父恰才寿终，里面自有人料理，你且宽坐一会子，因甚匆匆要走。"吟香听说翠娥的祖父死了，怎肯坐定，忙说后会有期，容再相见，便与翠娥握手告别。翠娥款款盈盈地送到大门口，临别时，又说："吟兄宠赐的佳章，容小妹依韵奉和。"又约了续会的日期，见吟香去得远了，方才回到里面。这一番相送不打紧，却惹得客堂里几位高僧，眼见那小妹送郎的活剧，一阵心慌意乱，擂鼓棒误打了柜脚，木鱼捶撞痛了头颅。

翠娥先到自己房里，换去了衣服，然后赶到老祖床前，掩面大哭起来，倒哭出了许多真泪。这副眼泪，不是哭祖父死得可惨，却是哭祖父死得不巧，早不死，迟不死，偏偏在这紧要当儿，出了岔子，算得煮鹤焚琴，大杀风景。想到这里，便把满肚皮的不高兴，借这一哭发泄发泄。并且翠娥心里，还有一桩说不出的苦痛，近月以来，曾经连写了几封情书，寄往未婚夫刘玉如那边，谁料似井落银瓶石沉大海一般，只有去雁，没有来鸿，但见投桃，不见报李，翠娥等得不耐烦，重又套了唐诗唱句的腔调，做了几首情

诗，结束一首，说什么："联姻中表乐如何，宛比当年陈翠娥。君似河南方秀士，妾无珠塔送哥哥。"这几首诗，用着双挂号寄往北京，过了多天，只盼到邮局一纸回单，仍不见玉如只字答复。翠娥恨得牙痒痒的，似这般情意缠绵的好诗，再不能打动他的心坎，可见刘玉如这个人，外表虽然漂亮，内容却是漆黑，识不得风雅，懂不得情韵，多半是妍皮包着蠢骨。好容易在吴中诗社里面，认识了一位温文尔雅秀外慧中的西厢待月生，相见之下，如逢旧雨，可见风流才子，世间未尝无人，似这般知音识曲，送抱推襟，才不愧唤做亚东第一钟情男子，比着木石心肠的刘玉如，真有天壤之隔。偏偏相会不多时，碰着这没趣的事，做我二人的情敌，这满肚皮的牢骚，乘着号哭祖父的当儿，潮水般地推将出来，泪儿涕儿，淋淋漓漓地沾湿了两袖，惹得王妈妈称赞不迭道："毕竟舅太爷福分好，修得有这般的好孙女，倘然小辈没良心，便是生姜也辣不出半点眼泪。好小姐，你别伤心了，你哭了一会子，也得休息休息，年轻时多出了泪，老来便要眼目昏花的。好小姐，你的眼泪也出得够了，舅太爷今年正交七十岁，死也是全福了，他在黄泉路上，享受你这副眼泪，死也死得快活了。好小姐，你这副眼泪，便出了万两黄金，也是不容易买到的。"翠娥越扶越醉，经这婆子解劝，转哭得前仰后倒，肝肠断绝。那时王嬷嬷自赴刘公馆里去报信，小宾跑出跑进，准备后事，忙得不可开交，客堂里几众高僧，收拾玉皇忏，来念领路经，不在话下。

小宾娘子趁女儿哭罢的当儿，拖着翠娥到自己房里，用话责备道："翠儿，你也闹得不成模样了，青天白日，怎好和年轻男子在一室里讲话？我也晓得你学着洋学堂里的洋派规矩，并没有什么暧昧不明的事，然而这里人口多，耳目众，终觉不大稳便，倘有什么嚼舌根的，装头装尾，加油加酱，传到你公公婆婆耳朵里，他们又是不信洋派规矩的，岂不要闹出什么乱子？好女儿，你须听

纳你娘的教训，以后总要稍稍敛迹，才是道理。”翠娥噘起了嘴，别转了头，只不做声。娘子又道：“好女儿，你若不曾受过刘姓的茶，要怎样，便怎样，我也不来管你，要是到了下半年，你已做了刘姓的人，嫁出女儿泼出的水，你任凭干什么事，与我没相干，我也不便来管你。现在正是紧要的当儿，受了人家的茶，不曾进人家的门，做父母的，这时脱不了干系。好女儿，你娘的教训，你且细细儿想。”

翠娥听了，满肚皮不服气，正要对付什么话说，只见佣妇慌慌张张地来报道：“姑太太的轿儿来了。”娘女俩得了报告，赶忙跑到尸床旁边，举起哀来。不多一会子，邦平娘子哭哭啼啼地走进房来，也加入在娘女里面，放声大哭。三个人的哭声，混在一起，也不辨谁是真哭，谁是假哭。哭了一会子，小宾娘子挂着鼻涕，劝住姑太太，叫她别哭，说：“你贵恙未痊，休得过分悲痛，弄坏了身子。”邦平娘子也觉得这场痛哭，总算对得起老子，人死不能复活，自己的身体，却是要紧，落得借她一劝，见风转篷地收住了涕泪。翠娥赶忙拧手巾，给婆婆擦脸，又掇了椅子，请婆婆坐定，然后一上一下地替她揉摩胸脯。邦平娘子细看翠娥时，见她双眼哭得核桃般的肿起，听她说话时，嗓子都哭得哑了，不觉肚里寻思：“翠娥这妮子，委实是个有良心的女孩儿，她待祖父这般孝顺，将来嫁到我家，一定是个又孝顺又贤慧的媳妇，真不枉我看中了她，撺掇丈夫，替玉儿定了亲事。”隔了一会，邦平也到了，再隔了一会，邦平的母亲柳氏老太太也从杭州赶回，妹子哭哥哥，自有一副照例的涕泪，丧家的娘女俩，照例也须陪着号哭。邦平娘子便劝住了婆婆，说：“你老人家大远地从杭州赶回，歇都没有歇，怎禁得起这般痛哭，快到榻上躺一会子，接接力儿。”老太太见媳妇来劝，便也见风转篷地收住了涕泪。

原来丧家的排场，都是妇女的哭声组织而成，孝幔里哭声喧

闹，人家听了，都要频频称赞，说那死者福分好，一声儿简直不曾断绝，真不枉这一死，死得很有排场。要是孝幔里静悄悄没有哭声，人家又要批评道，死者的生前，不知作了什么孽，似这般鸦雀无声，真不成了丧家的排场，临死没人哭，来世投生定要投一个哑巴，罪过罪过，作孽作孽。社会上有了这种心理，所以一般丧家，都重视这妇女哭声。好在“哭尸灵”的本领，是中国妇女的一种特长，教育不曾普及，哭尸灵的本领，不待传授，早已普及，二千余年前的孟老夫子便说：“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这两个妇女，要算是哭界的大王，自从那时变起国俗，直到如今，还相沿这个习惯，所以不识字的妇女，到处都有；不会哭的妇女，亘古罕逢。哭有哭的音节，哭有哭的腔调，哭有哭的作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可见哭字里面，也分着程度高下。所以孝幔里一有了妇女哭声，那些没相干的婆婆妈妈、姊姊妹妹，都挤在孝幔左右，拉长了耳朵，听一个饱，还要窃窃私议，说谁哭得好，谁哭得不好。况且无论什么人，胸襟里面，总不免有些牢骚抑郁，会做诗的，借着诗歌里面发泄发泄，会做文的，借着文章里面发泄发泄，那一般不识字的妇女，她们也有牢骚，也有抑郁，要是没处发泄，免不得肚皮都要胀破。她们既不会发泄在文字里面，只得借着人家的孝幔，左一把鼻涕，右一把眼泪，嘴里絮絮叨叨，发泄这一肚皮闷气。俗语道得好：“借孝堂，哭自身。”这便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意思。所以妇女走进了孝幔，无论和那死者有感情，没感情，总会拉开了喉咙，抽长了声调，夹七夹八地混哭一会子。

这时老柳氏停了哭声，接着又是佣妇哭，王嬷嬷哭，刘公馆里的小丫头哭，孝幔里面很不寂寞，用宾的听觉已失，偏有人环绕着他的尸体，女儿哭爹爹，媳妇哭公公，孙女儿哭爷爷，谁晓他临危的当儿，瞧都没人一瞧，理都没人一理。所以就这孝幔里的

情形而论，人人都是孝子，个个都是顺孙，再不信世间尚有忤逆的事。无怪那些冬烘学究都说道："先王制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原来有这些特别的妙用。

闲话剪断。再说老柳氏横在榻床上，翠娥又去献殷勤，握着空心拳儿，替她敲膀捶腿，老柳氏瞧见翠娥的眼圈儿又红又肿，心下十分疼爱，便道："好孩子，苦了你了，瞧你的眼睛，晓得你陪着病人，好多天没有睡了。"翠娥尚没回答，小宾娘子抢着说道："姑婆，你老人家明见万里，料得一些也不错，公公病里，她足足地陪了三个全夜，几番叫她睡，她不肯睡。她说，这么大的年纪，犯了这么重的病，休说是自己的祖父，便是邻居人家的老头儿，也不该袖手旁观，拢总不过陪了两三夜，算得什么，便是十天八天的通宵不睡，也是该的。姑婆，你想这妮子痴也不痴？"老柳氏点头拨脑，肚里寻思，翠娥小小年纪，难得她有这般孝顺心，将来待我一定不错的，修得这般孝顺孙媳妇，也不枉我天竺进香，在观音大士座前，焚化这许多香烛元宝。

停了一会子，刘公馆里的金儿，也坐着轿来前探丧。这小子才出了轿，倒累了柳氏全家都抛撇了灵床上的干瘪死人，前来欢迎这位财主少爷。小宾娘子把金儿搂在怀里，亲外甥、好外甥地混叫。翠娥赶向自己房里，装出几样茶食点心，把金儿搀入书房，请他上坐了，用茶用点，金儿也不推辞，大马金刀般地向外坐了，仰着脸儿，不大理人，左顾右盼，目空一切。惹得柳宅的佣妇，啧啧称羡，说道："财主人家的少爷，毕竟比众不同，坐相也好，看相也好，不比我们家里的阿土生，年纪和少爷一般大，只是贼头狗脑，爬不上台盘，见个面生的人，野鸡藏头般地不肯出来，真叫做龙生龙，凤生凤，贼养的儿子掘壁洞。"小宾娘子笑道："你的儿子怎好同刘少爷相比，刘少爷是天上的星宿降凡，又请了一位文曲星做他的师傅，他的福分真不小，你看他立如松，坐如钟，将来一

定要做大总统。"老柳氏听得文曲星三个字，茫然不解，便问这话怎讲，小宾娘子便把赵仙人说的话，一是一二是二地讲给老柳氏听。老柳氏暗暗惊讶，便道："唷唷唷，了不得，这位先生，原来是文曲星降凡，刘氏门中的福分真不小，有了文曲星做师傅，这孩子的前程，一定是强爷胜祖，大振门庭，不枉我巴巴地到天竺去进香，在观音菩萨座前，许下许多誓愿，可见天不亏人，行了好事，一定有好报，观音菩萨真是威灵显赫，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邦平娘子猛想到静修师太念的三千卷心经，须请文曲星题写经签，我几乎把这事忘却了，便吩咐王嬷嬷道："你快到广化庵里取了经卷，送与书房里的伍师爷题写经签。伍师父是文曲星下凡，你见了他，须得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尊他一声师爷。"王嬷嬷诺诺答应，自去取经。娘子又把她唤回，叫她洗净了手出门，别把脏手污了经卷，焚化时便不生效验。婆子真个洗净了手，蹒跚着脚步出门，一路自言自语道："什么洗手不洗手，我的手怎会脏？我是六十多岁的人，又不养什么汉子，再洁净也没有，不比书房里这位文曲星君，背地里偷鸡摸狗，什么事不干到。他的手，比我脏得多咧。"原来青岩和春桃丫头偷偷摸摸，都是婆子做的牵头，所以青岩近来的行为，婆子肚里和油火虫一般明亮。况且今天刘氏全家都在柳宅帮忙，青岩乘这当儿，不知在书房里干什么好戏，眼见得三千卷心经经他题了签条，竟似撩在粪窖子里一般，要灵也不灵了。

不表婆子自去取经，再说柳宅当夜赶制棺衾，延请僧侣，木鱼钟磬，喧闹了一宵。到了来日，举行大殓，孝幔里面，自有许多哭声，不须赘叙。柳宅的殡事完毕，过了十余天，便是四月十六日。这天尤氏九十岁冥诞，五十年死忌，依着邦平的初意，本想做几天水陆道场，替祖母追庆冥福，谁料岳父病危时候，道出许多

暧昧的事，便晓得祖母生前做下的事很不名誉，到了现在，带累子孙面上没有光彩，谁耐烦去超度他。所以到了这天，不过拜了一天清忏，毫无举动。时光忽忽，又是五月初旬，眼巴巴盼玉儿暑假回来，早和翠娥完婚，成就好事。正是：

以鸮配凤，以薰附莸；证诸古训，怨偶曰仇。

第三十六回　贴报单邻舍惊心　买文凭先生染指

自从柳翠娥与刘玉如缔结婚约，忽忽数月，这跳丸般的两轮日月，忽而去，忽而来，不知不觉，已到了五月初旬，北京各学校为着学潮问题，一律提前放假。玉如肄业的北京大学校，早已举行了毕业典礼，刘琪两字，竟冠全军。喜信传来，邦平也暗暗快乐，犹恐传闻未确，买了一份上海报纸，细细检查北京大学的毕业名单，看到工科毕业项下，果然第一名是刘琪，第二名是华国，以下的姓名，也有相熟的，也有不甚相熟的。邦平又暗暗奇怪，玉儿同那华姓孩子，从小便在一起儿读书，却不料这番毕业，也会考个联名，无怪他们异常莫逆，十分知己。邦平在少年时代，白白地应过几回小试，不曾博取一名半名的秀才，然而他的科举毒，却是根深蒂固，牢不可拔，深恨那科举已废，贡院已毁，什么进士、翰林、秀才、举人的名目，都已消灭。现在玉儿虽是个大学毕业生，然而学校毕业的光荣，终没有金榜题名的阔绰，况且他毕业的专科，又是什么工科，这个工字，委实不体面。金石木工叫做工，苦工小工也叫做工，就算他在工科里占取了头名，至多不过做一个工头罢了。好好的财主人家公子，便要巴图上进，也该挣扎个体面的出身，没的费了许多资本，捱了多年辛苦，捐一个工头做做。想到这里，觉得儿子这番毕业，又似快活，又似不快活。正在难分难解的当儿，早有许多门客听得玉儿毕了业，都纷纷到刘公馆里贺喜，倒弄得邦平忙做一团，应接不暇。他有什么疑难

事件，都和西席伍老夫子商议，当下便步入书斋，就正有道。

宾主坐定以后，邦平拈着短髭，笑吟吟地说道："小儿考取了什么工头，我心里正是异常烦恼，那辈不识趣的朋友，都纷纷到我这里，高拱手，低作揖，向我道贺。我想儿子做了工头，做老子的，左不过是个老工头，这般头衔有什么荣耀？况且我在前清时代，也曾捐过二品职衔，戴过红顶，拖过花翎，谁希罕这老工头的头衔。他们不是来贺我，竟是来羞我。夙仰老夫子才高学广，替我决断决断，似这般的贺客到门，还是理他的好，不理他的好？"青岩笑道："怎说不理也！东翁此喜非同小可，理当受贺。"说时，便在案头检出一本亡清缙绅录，揭开几页，指示邦平道："东翁，休得小觑了工头两个字，这个工头，不比那个工头，是很有荣耀的，很有体面的。东翁，你看前清的官阶，尚书、侍郎里面便有工部尚书、工部侍郎，给事中里面便有工科给事中，这个工字也不见得不体面，不荣耀。况且做了学台，人家便唤他做大宗匠，做了诗翁，人家便唤他做老斲轮，宗匠和斲轮，都是工人的意思，即如晚生在尊府教读，表面上唤做西席先生，实际上唤做教书匠，人家听了教书匠三个字，觉得不大好听，似乎其间含着几分轻薄的意思，晚生却不以为然，越是唤晚生做教书匠，越是尊重晚生。孟老夫子有两句话：大匠诲人，必以规矩。这个匠字，何等贵重，须得以晚生一般的诲人规矩，孳孳不倦，才配唤做教书匠，倘像那些误人青年的馆师，毁瓦画墁，荒乎其唐，怎配唤做教书匠？"邦平听了，频频点头，青岩又道："匠字既不能轻视，工字也不容小觑。东翁说儿子做了工头，做老子的左不过做个老工头，谁晓老工两个字，到了现在，比什么样人都体面。晚生常听得一辈新学界的谈论，都说老工神圣，老工神圣，初时莫名其妙，现在可明白了，大约老工两个字，是指这辈工科学生的老子而言。儿子在工科学校里毕了业，转眼便做工程师，这工程师的官阶，便和前清

的工科给事中一般，再一转眼便做总工程师，这总工程师的官阶，便和前清的工部尚书、工部侍郎一般。东翁，你想令郎做了大工师，做老子的天然是个老工师，老工者，神圣也，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东翁的福分真不浅。这是天大般的喜事，有人前来贺喜，东翁合该受贺。”

这一番议论，真把邦平说动了，他平日不喜阅报，世界的新潮流，无论怎样汹涌，他都效法老僧，以不见不闻为上乘，惟有劳工神圣四个字，他仿佛曾在哪里听过，当时只算耳边风，也不曾研究这句话的意义，所以青岩把劳工唤做老工，他也深信不疑，当下便和青岩商议开筵受贺的方法。青岩道：“开筵受贺，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好在令郎不日回南，授室的吉期，便在目前，大登科后小登科，两桩喜事，并在一起儿做，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自然一发热闹。但有一层，须得早日预算，鸣金锣，贴报单，这些虽是俗套，却也少他不得。自从光复以后，人家墙上的报单，也都一扫而光，这般杀风景的举动，晚生很不赞成。近几年来，一切风俗习惯，渐渐复旧，城中绅宦人家，渐渐也贴起黄纸报单，什么考取县知事，当选省议员，居然大书特书，在门前张挂起来。东翁有了这般大喜，也该从着习惯，吩咐报房，分投亲友家里，鸣锣报喜。”邦平起立拱手道：“老夫子见多识广，一切都要仰仗大力，应该怎么办，便怎么办，老夫子尽可便宜行事。”青岩假意道：“晚生怎敢一人做主，令郎的母舅陆先生，是府上的长亲，又是喜发议论，很有意气的人，一切事情，还是请他主政的好。”邦平皱眉道：“这个怪东西，理会他做甚。自从那天和我抢白了几句，几个月不上我的门，近来听说他到湖北去了，也不曾到我这里来辞行，也不晓得他何日才能回来。他这般的亲戚，宛比没有一般，所以一切事情，都要重托老夫子，不用客气，也不用过虑。”说毕，便转身去了。

原来陆子才到湖北去公干，青岩早已探听确切，并且想利用这个机会，和张老三商量什么诡计，摆布慧姑。这番见着邦平，假作不知，便把便宜全权，招揽在身，心里暗暗快活，借这开贺结婚两桩事，多少总要掏摸些油水，使我手头滑溜滑溜。当下便向报房里通个消息，叫他们前来报喜讨赏。那些吃报房饭的，本来没事可干，穷得狗肝都出，得了这个消息，怎不满怀欢喜。那时刘公馆的门前，朝也一棒锣声，暮也一棒锣声，惊得左近的邻居，大呼小叫，都说刘剥皮家里约莫失了火，在那里打着乱锣求救。也有神经过敏的，不问情由，先自慌乱起来，丈夫捧了破棉胎，浑家抱了小婴孩，急煎煎，乱糟糟，预备要躲避火灾。比及探问确实，说是刘公馆里报喜，不是刘公馆里失火，白白地吃了虚惊，惹得邻人背地里唾骂道："该死的刘剥皮，打什么乱锣，报什么鬼喜！"那时刘公馆的门墙里面，密密地贴着五六张报单，什么京报、官报、省报，叠床架屋，不厌其多，下面还署着报喜人的名字，无非是高升金印，卜魁联元。

谁晓门前报锣打得热闹的当儿，早打动了里面柳氏娘子的醋兴，暗想："这孩子不过在洋学堂里毕了业，有什么希罕，值得这般小题大作，乱出风头，要是进了洋学堂便该鸣锣报喜，那么翠娥侄女也是洋学堂里的学生，难道不该鸣锣报喜？"当下便唤王嬷嬷传语青岩，叫他多备一份翠娥的报单，也要鸣着金锣，登门报喜。青岩道："柳小姐虽在学校里读书，只是没有毕业，报单上写不出什么衔条，张贴时颇不好看。"王嬷嬷道："你有什么法儿，替她弄一个毕业玩玩？"青岩道："这也不难，只要有了这个东西，什么事都干得。"说时，把大指和食指搭成一个圆圈儿，向婆子表示手势。婆子会意，里面去回主母，说报单可以办得，只是毕业的衔条，须出了钱才可捐得，柳氏娘子道："斗财不斗气，斗气不斗财，我要替翠娥挣面子，钱财上面，自然不好计较。你快去央

托伍师爷，请他想个方法，替翠娥报捐一个毕业生，应有的费用，请他开个单儿，向里面支领便了。”婆子诺诺答应，暗想干女婿财运亨通，这番便接到好生意了，便把主母说的话，回复青岩。青岩满怀欢喜，不消说得。

青岩和方便园本来熟识，又把这事央托了便园，不到一两天，果然运动成熟，便园信来，说前途倘能捐助学校经费二百元，所委之事，校长自当遵办云云。青岩接到这信，提起笔尖儿，把二百元的“二”字，轻轻加上一笔，变作了三百元，放下了笔，把这三百元的“三”字，细细端相了一遍，却没有什么破绽看出，不觉心花怒放，一个儿自言自语道：“古云一字值千金，我现在轻轻加上一笔，却有百元到手，算得一字值百金了。我见时下的著作家，绞了许多脑汁，做了二三千字的文章，也不过博得十元八元的润资，却便头重脚轻，志高气傲，不是自命大文豪，便是自称大著作家。我伍青岩动一动笔尖，便得百元的代价，似这般的文字价值，才算得真价值。他们要称大文豪，我便是太上文豪；他们要称大著作家，我便是太上著作家。”当下便把原信交给王嬷嬷，叫她去回主母。去不多时，婆子便领出三百元钞票，一纸一纸地点交青岩，问他数目可有错误。青岩忙说：“不错，不错。”婆子道：“老娘气嘘嘘，热腾腾，替你作成了生意，也该掏摸一纸玩玩，使我手头沾受些香味。”说时，便随手取了一纸，向怀里乱塞。青岩忙道：“干娘且慢，你这纸钞票破烂了，不好玩，待我换一纸新鲜的给你玩。”说时，便拣了五元的一纸，向婆子调换。婆子扑嗤笑道：“干女婿，你真当我是瞎子咧，老娘虽不识字，这十元五元几个字，却还认得清楚，老娘替你出了许多力，也不该在五元十元上计较。”说罢，答转身躯，蹒跚着脚步，径向里面去了。

青岩明知钞票进了婆子的袋里，宛似猫嘴里挖鳅，再也挖不出来，完完全全地百元进帐，经这婆子一扰，便打了一个九折，暗

想这婆子委实厉害，我要赚取百块钱，也须动一动笔尖，这婆子一伸手便要十块钱，笔尖都不曾一动，她的本领比我伍青岩还大，我算是太上文豪，太上著作家，她却是太之又太的文豪，上而复上的著作家，棋高一着，缚手缚脚，我伍青岩哪得不拜在下风。当下把钞票分作两卷，一卷二百元，用纸包封裹，粘了红签，预备送往学校，给那校长安女士亲手接受；一卷九十元，该入自己的囊橐，已经纳在袋里，却又重行掏出，自言自语道："不妙不妙，这不是安稳的所在，倘然喝醉了酒，被那阿巧娘掏掏摸摸，这九十元钞票，便逃不出她的掌握。哦，有了，与其藏于袋中也，宁藏于书箱之中，韫椟而藏之，吾何畏彼哉！"

主意打定了，先把纸包封裹的一卷，暂放在抽屉里，然后握着九十元的一卷，一步一踱地迳向卧室里走，取了钥匙，开了书箱，正要把那九十元钞票安放妥贴，冷不备眼前一暗，从脑后钻出两条手腕，把他两只色眼，连同探艳法宝一齐掩住。青岩轻唤道："春桃姐休得胡闹，被人撞见了，须不好看。"春桃格勒一笑，把手松了，便低声道："老青，你倒乖巧，你不曾见我的面，怎便晓得是我，亏得躲在你背后的是我，要是老爷躲在你背后，瞧出你的作弊情形，只怕你的饭碗，拍地打破，便同姓徐的一般，捏着两把眼泪，骨碌碌地滚出大门。"青岩道："春桃姐倒会取笑，这两条软绵绵滑溜溜的手臂圈在我脑袋上，不待见面，便晓得是你春桃姐。况且指上的戒指，腕上的腕钏，触着我的皮肤，不待开口，便认定你春桃姐。没的老爷套了戒指，戴了腕钏，变换了皮肤，平白无端，和我老夫子开玩笑。况且我又不曾做什么歹事，便算老爷躲在我背后，姓伍的心头无事亮晶晶，却怕谁来？"嘴里说时，赶把手头的一卷钞票向书箱里乱塞。春桃手快，一把抢住道："老青，你真是热锅里的鸭子，身子烂化了，嘴儿还硬。你不怕谁，这一卷东西，却是哪里来的？你打量我不知，我早在书房门外偷窥

了多时，你这副穷形极相，贼头狗脑，都逃不过我的眼里。你在干娘那边倒晓得使些费用，却在我面前弄乖巧，见了大佛答答拜，见了小佛踢一脚，枉和你相好一场，谁料你的心肠，比你的嘴巴还硬。”青岩见春桃生了气，免不得拣出一纸钞票塞她的嘴，春桃见是五元的，赌气不要，换了一纸十元的，才笑吟吟地纳在怀里，和青岩亲热了一会子，说了许多肉麻话儿，方才蹑手蹑脚地出了书房。

青岩叹了一口气，喃喃自语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好好的百元进帐，经她们两番缠绕，这二十只大洋，竟扑翅扑翅地飞去。钞票钞票，我把你锁在书箱里，再不怕你插翅飞去。”说时，锁上了书箱，拽上了房门，借重铁将军把守门户，看那墙上挂钟，尚不曾到六点钟。五月天气，日晷正长，青岩已放了晚课多时，乘这余闲，不如到平江女学校里去一走，会会这位新人物安子虚女士，顺便参观参观女学生，陆慧姑也该在校内，我许多时不曾见她的面，不知她长成得怎样俊俏，出落得怎样风流，我借着参观的名义，不妨把她看一个饱，她待逃向哪里去？当下便把衣服整理整理，穿了杭纱马褂，取出抽屉里的一卷钞票，纳入怀里，又把金丝眼镜擦了又擦，揩了又揩，暗想：“这副法宝，那夜亏我抢得快，要不是，吃那姓徐的打坏了，便断绝我的探艳利器。面皮拍破了，自会重生肌皮，眼镜打碎了，却不会重圆破镜，故面皮可破也，眼镜不可碎也。”又取了一柄摺扇，摇摇摆摆地踱出书房，顺便在着衣镜里端相了几遍。这面着衣镜，青岩向来当它恶魔相待，往来出入，都别转了头，不去瞧它。近几月来，却与这面着衣镜抛弃前嫌，言归于好。究竟忽恩忽怨，是何缘故，这也不消细说。衣衫褴褛的时候，自然与镜为仇；衣服华美的时候，自然与镜为友，俗语道：人要衣装，佛要金装。青岩自经衣服更新以后，不但众人见了他大都另眼看待，便是巷口的几只黄犬，也和他摇尾

为礼，不似从前汪汪地乱叫。

闲文剪住。青岩对镜端相了一会子，觉得衣履翩翩，大有三五少年时的气慨，这番带着二百元钞票去助学校的捐款，到了学校门首，尽可大模大样闯将进去，不比从前在门首打转时舒头探脑，露出那寒乞态度。当下摆动纸扇，慢慢地走出大门，径向学校而来。正是：

一纸文凭，可以买得；毕业生徒，真有价值。

第三十七回 勃勃野心参观成绩 泠泠琴韵欢迓嘉宾

学校规例，每逢下午四点钟后，一律散课。全校的学生，陆陆续续，捱捱挤挤，散步的散步，归家的归家，课堂里面，便静悄悄不闻声响。只有负墙而立的一块黑版，面向着许多椅儿桌儿，屹然不动，相对无言。然而这时的平江女学校，却又不然，壁上的挂钟，已铛铛地敲了五下，却依旧是生徒济济，一个都不曾散归，校长教员，指挥一切，忙碌得不可开交。若问何事忙碌，编书的也有几句话交代。

原来时下办学校的，往往有三种秘诀，叫做三忙三不忙。第一是平日不忙，忙在临时。他们天天上课，无非虚应故事，惟有在那紧要当儿，或是视学员前来视察，或是外宾前来参观，那些职员教员们，便吃了一贴兴奋剂，提足了五分钟的教育精神，以便掩饰掩饰人家的耳目。只要人家跨出了校门，他们的心窝里，掇去了一块大石似的，难关已过，便不免故态复萌起来。第二是授课不忙，忙在开会。授课和开会，本不是两桩事，授课即开会的预备，开会即授课的实验，无奈他们都看作两橛。授课时，随随便便，做一天和尚撞一天的钟，全不作他日开会实验的地步，直到开会期迫，一桩桩，一般般，生吞活剥，硬叫生徒们从头记起，怎不闹得手忙脚乱。第三是实事不忙，忙在虚文。五光十色的西贝成绩，细针密缕的欺人表册，也有装潢在镜框里面的，也有陈设在玻璃橱里的，职员教员们疲精劳神，专在这些捞什子上，忙个

不了，虚文上多用一分心思，自然实事上便少尽一分精力。何况这所平江女学校，全赖捐款补助，又值办理毕业的当儿，开会实验，当众出彩，倘没有几出拿手好戏，博人叫座，学校的经济上，便要大大地受一打击。为了这个缘故，校长安子虚女士提起了十二分的精神，督同男女教员，布置一切开会的事务，校中生徒，都要延长两点钟上课时间，直到钟鸣六下，才许散归。

刘公馆距离学校本不甚远，一带夕阳光里，早见这位三好先生伍青岩，晃着脑袋，摇着纸扇，鹅行鸭步地向那学校而来。比及到了学校门首，高咳一声嗽，壮一壮胆，便洒着两只衣袖，一摇一摆，大踏步地闯将进去。谁料走不到三两步，门房里跑出一个校仆，从后赶上，把他拦住，忙问："先生到哪里去，这是女学校，闲人不得乱闯。"青岩经他拦阻，只得停了脚步，圆睁着两只怪眼，气嘘嘘地说道："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怎知我是闲人，难道有'闲人'两个字，写在我的脸上不成？你说这是女学校，门前的招牌，早已写得明白，我费了十年窗下功夫，难道连这女学校三个字，都不认识不成？"校仆见青岩废话，又猜不出他是什么样人，看他的外貌，虽有些呆头呆脑，但是衣服很体面，说出话来，又像是有来历的，常听得有什么县视学、省视学、部视学，跑到学校里，都是仗了官势乱闯直撞，不须门役通报，他敢莫是个视学员？却不要伤犯了他，闹出什么乱子。当下便陪着笑脸说道："你老休得生气，我也晓得你老到这里来，定有什么公干，但是充当门役的规矩，遇见了客人，须得问一声来意，讨一张名片，好向里面去通报。"青岩高声道："你且听着，我姓伍，是来会见你们校长的。"吓得门役直垂了双手，一迭声地道那"是"字。原来他听得省视学里面，也有一个和他同姓的，多半就是他，所以不敢怠慢。在这当儿，青岩从怀里掏出一纸卡片，授给校役，慌得校役双手来接，仔细看时，却不是那个省视学的名字，也没有省视学员的衔条，便

晓得是老大的缠误，当下取了名片，叫青岩暂待片刻，回过校长后，再来相请。说罢，走着甬道，径向里面去了。

青岩没奈何，只得钉住了脚，在那门房左侧守候，但听得悠扬宛转的琴声，向耳朵里直扑进去，踮起脚尖儿看时，甬道尽处，一带露台上面，影影绰绰，花花绿绿，有多少女郎在那里走动，只是面庞儿都认不清楚。一来被这闪闪烁烁的夕阳所摇，二来被这疏疏密密的树影所乱，虽有探艳法宝，也觉鞭长莫及，效力全失，又不知许多女郎里面，可有一个陆慧姑在内。“少顷她见我时，倘然亲亲热热地唤我一声伍伯伯，和我行一个文明握手礼，我便不记他老子的前嫌，要是……”想到这里，方才的门役，又急匆匆地从里面走出，青岩只道是校长遣他相迎，提起脚步，想往里面跑时，又吃那门役迎面拦住，说道：“且慢，且慢，校长见了名片，说这位伍先生素不相识，到此有甚贵干，叫我问明了再去回话。”青岩皱着眉道：“急惊风遇着了慢郎中，你们的校长太不晓事，要是我没有要事，巴巴地来此做甚。待我实告了你罢，我伍先生是从刘公馆里来的，带着一注大大的捐款，补助你们的学校经费，顺便参观参观学校里的规模。校长肯见我时，快快相见，要是不肯见我，也不用推三阻四，我自会带着捐款，转身便走。”门役忙道：“你老别性急，待我再进去回话，管教校长立刻便来欢迎。”青岩又等了一会子，才见门役出来招手，便整一整衣襟，踏着水门汀的甬道，一摇一摆地进去。门役高举了卡片，在前引导，跨上阶石，转向右边，便是应接室。门役道了一声：“客到。”早见这位安子虚女士，满面堆欢地在门外迎候。门役把卡片交给女士，自去守门不提。

青岩正待上前招呼，校长早迎上数步，笑唤了一声：“伍先生！”伸出一只又白又肥的手来，待和青岩握手。青岩的右手正执着一把纸扇，一时没做理会处，情急智生，赶把纸扇在脑后领圈

里一插，然后腾出空手，和校长行一个握手礼。青岩和文明女界行握手礼，这是破题儿第一遭，肌肤接触，感想纷纭。究竟他起的什么感想，编书的也不去细表。握手礼毕，重执纸扇，校长让青岩入室，当下跨步入内，室中布置，颇觉不俗，中间挂着擘窠大书的平等两字，两旁镜架，足有二三十架，里面五光十色，也不知装潢些什么东西。校长含笑让座，青岩也不客气，便在一只摇椅上坐下，觉得一摇一动，没有冷板凳上安稳舒服，便又陡地立了起来，另在一只藤椅里坐定。校长看这情状，暗暗好笑。青岩细把校长打量一遍，见她三十上下年纪，生长得十分肥胖，虽只穿得一领薄薄纱衫，然而痴肥臃肿，恰似着了几件翻厚棉袄一般，暗思做了校长，多少总可掏摸些油水，心广体胖，真所谓居移气养移体了，我伍青岩若能够充当个校长，少不得也是肥头胖耳，同富家翁一般模样。青岩心头盘转的当儿，校长含笑说道："闻得伍先生光临敝校，专为赍送捐款而来，敝校经济上异常竭蹶，全赖几位热心官绅，源源捐助，伍先生既做刘先生的代表，足见也是一位大热心家，对于教育，定有许多心得，鄙人得亲雅教，要算莫大之幸。"青岩被她几句恭维，乐得骨节轻松，便道："安师母谬赞了，想伍青岩何德何能，不过在刘公馆里教授小公子，兼理文牍职务，虽承敝东人竭力抬举，说我是个有品有学的好先生，然而青岩自思，从小不曾进过学校，对于教育，终觉是个门外汉。今日三生有幸，得与大教育家安师母相见，宛比小巫见了大巫，安师母倘肯指教，青岩不胜欣幸之至。"

青岩见了校长，遽以师母相称，似乎有些冒昧，然而他道出这两个字，也曾费过一翻思索。他想唤做太太不好，唤做奶奶不好，唤做姊姊、妹妹更不好，常听得教会里面，都唤女先生做师母，还是这个称呼最为稳当。论她的年龄以及所处的地位，都合师母资格，唤她一声师母，料想没有妨碍。谁知这位安女士，却是

一位终身不嫁的老小姐，小姐师母，界限分明，恰似密斯和密雪斯一般，该唤师母的，唤她一声小姐，做师母的不但直受不辞，并且肚里自思，我这么大年纪，又曾养过几胎孩子，论理也该老了，怎么人家见了我，还把小姐相称，可见我生得娇嫩，年纪老了，面相却不曾老。自然听了这小姐称呼，心窝里乐不可支。该唤小姐的，唤她一声师母，做小姐的听了，觉得声明也不好，不声明也不好，答应也不好，不答应也不好，真是又恼又恨，又羞又窘。所以青岩唤得几声安师母，早把校长的两颊红云一齐唤起，只得含含糊糊，又似答应，又似不曾答应。青岩说得起劲，没有觉察，又道："安师母真是磐磐大才，偌大苏州城里，再也觅不出第二个安师母，盈门桃李树，都是贵门生，孟老夫子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安师母在这里开办女学，虽不能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却也好说'得吴中英才而教育之'了，青岩辱在下风，真个佩服安师母，敬仰安师母。"校长听他咬文嚼字，又咬嚼这许多安师母出来，一时羞到极点，恼到极点，倘无捐款关系，早已吩咐门役，驱逐恶客出门，现在看这钱财上面，也只得捺住了气，一言不发，听他嘴里的安师母咬嚼到何时才休。

在这当儿，女校役进门报告，那边有电话来，请安小姐去接话。校长故意问道："你请谁去接电话？"校役又道："请安小姐去接电话。"校长道："原来叫我去接电话，你倒懂得唤我安小姐。"校役摸不着头路，眨着两只眼睛，暗思安小姐因甚和我闹脾气。校长挪动肥躯，离了座位，笑向青岩道："伍先生原谅，略待一会子，我便来。"说时，同了校役，跨出应接室，自向那边去接电话。青岩豁然醒悟，原来这位校长，还是个未出阁的闺女，我要算是拍马屁的专家，怎么聪明一世，朦懂一时，马屁没拍着，却拍了马脚，少停待她出来，须得改换称呼才好。又想校长这么大年纪，为什么还没嫁人，她年在三旬左右，我年在四十上下，她没有嫁，我

也没有娶，想到这里，唇角两滴馋涎，便蛛丝般的吊将下来。那时一阵革履声响，校长重又入室，青岩赶把涎沫拭去，起立招呼，校长道了一句“对不起”，彼此归座。青岩果然改换称呼，敷衍了一会子，十句话儿，倒唤了九声安小姐，说时，怀中掏出钞票，请校长点数。校长点视无误，把钞票藏好了，填了收条，授给青岩道：“相烦伍先生上复贵东翁刘邦平先生，捐款如数收到，实在感佩热忱。所有嘱办的事，鄙人自当照办，好在这位柳小姐品学兼优，算得敝校里的特别人才，素闻外国学校的通例，遇着特别人才，往往赠给学位，以示荣宠。鄙人办学的宗旨，至公无私，一律待遇平等。伍先生但看挂着的平等两个字，便见鄙人生平的志愿。论柳小姐的在校年限，当然不能毕业，论柳小姐的在校成绩，实在可以毕业，鄙人举办毕业，一些儿不肯苟且，学行平常的生徒，便是满了年限，也不许轻邀毕业；学行优秀的生徒，便是未满年限，也可以提前毕业。似柳小姐这般学行优秀，当然适用赠给学位的文明惯例，这是鄙人爱惜人才的苦心，其间并没有别种用意，相烦伍先生见了贵东翁，把鄙人的意思，代为转达，拜托拜托。”青岩口头诺诺答应，眼睛只注视这收条上填写的数目，但见收到捐款洋二百元的“二”字，没有写做大体的“贰”字，暗暗唤声侥幸，少停加上一笔，便可毫无破绽。

当下把收条摺叠好了，藏纳怀里，笑向校长请求道：“敝东翁夙仰贵校名誉发达，生徒广多，特嘱区区专诚到校，一来赍送捐款，二来参观成绩，拜烦安小姐饬人引导，以便区区扩充扩充眼界。少停回复敝东翁时，也可把安小姐办学的成绩，详细报告。”校长暗暗沉吟，这般呆头呆脑的人，跑到课堂里去，岂不惹生徒们耻笑，欲待拒绝他的请求，他又是刘富翁的代表，拒绝了，富翁面上须不好看，当下含笑答道：“伍先生代表贵东翁莅校，敝校全体，自当竭诚欢迎，且待生徒下了课堂，吩咐她们在礼堂上齐集，

恭请伍先生指教一切。”说时瞧了一瞧手表，便道：“快了快了，再隔十分钟，她们便要下课了，伍先生暂待片刻，容鄙人吩咐她们，早早预备。伍先生嫌寂寞时，壁上挂的，都是她们的成绩品，不妨细细展览。”语罢，起身出室，顺便把门旋上了，早把野心勃勃的伍青岩软禁在应接室里。

足足有二十分钟的长久，才听得革履声响，校长推门入室，请伍先生登堂指教，赢得青岩心里，又是欢喜，又是惶恐。从前在校门外舒头探脑，捱打嘴巴，今天也会跑上礼堂，受那全体欢迎，怎不心头欢喜，但是一切文明礼式，俺这里未之学也，倘然有什么举动失措，岂非求荣而反辱乎？心头又不免惶恐起来。青岩一路盘算，不知不觉，早已跨入礼堂，举眼看时，许多女学生，一律穿着白色操衣，整整齐齐，都在礼堂里面站定。校长问了一声到堂人数，早有一个班长站起答道：“除却陆慧姑因患头痛，临时请假，其余的同学，一律在座，实数一百零一人。”校长点了一点头儿，便向学生宣言道：“今天承蒙大教育家伍青岩先生莅校参观，伍先生学问优长，对于教育，又是异常热心，鄙人因此介绍这位先生和诸生相见。”当下便请青岩跨上讲坛，校长喝道：“一。”学生一齐起立，倒把青岩吓个一跳。又喝道：“二。”学生一齐鞠躬。又喝道：“三。”学生一齐坐下。青岩方才醒悟，原来学生向我行礼，赶紧回礼时，学生都已坐下，见他呆头呆脑，手捧着纸扇，行这不规则的鞠躬礼，宛比道士执笏朝真的模样，笑得一百零一张樱口，都露了齿，二百有二颗星眸，都合了缝。校长怕青岩羞窘，忙喝道：“按琴唱欢迎歌。”早有两个学生，忍着笑，呜呜地踏着风琴，众学生齐声唱着爱甫调的欢迎歌道：“欢迎欢迎欢迎，天上客星临，吾侪曷胜荣幸，有道堪就正，金尔音，玉尔音，金玉无须吝。欢迎欢迎欢迎，快快锡南针。”琴止歌歇，校长又喝道：“请伍先生当众演讲教育原理。”

若问校长因甚把青岩作弄，寻出这个难题和他开玩笑，编书的要替校长表白几句。这不是校长的本意，方才校长从应接室出来，招呼众学生齐集礼堂，开一个临时欢迎会学生大半不起劲，都说学校里的欢迎会，开得厌烦了，今儿旅长太太来，要开欢迎会，明儿营长太太来，又要开欢迎会，我们的学校，简直要变换名称，唤做欢迎学校了。校长说：现在这位伍青岩先生比众不同，是一位盛名鼎鼎的大教育家，你们好歹看我分上，敷衍这一下子。学生又要求一个交换条件，一方面开会欢迎，一方面须要当众演讲。校长没奈何，含糊答应了，再作计较。慧姑听得伍青岩三字，早已脑疼，便推说有病，自向卧室里去静坐。学生唱的欢迎歌，并不是临时编就的，原来校里预备欢迎歌，不下五六阕，音调虽同，词句稍异，这一阕，是欢迎演说家的乐歌，词句里面，大有要求演说的意思。青岩是个知声而不知音的，只懂得琴声歌声异常悦耳，校长却懂得歌曲的意思，暗想这番演说，是不可免的事实。便喝了一句："请伍先生演讲教育原理。"经这一喝，又把青岩吓呆了。正是：

诗云子曰，装满头颅；教育原理，唯我独无。

第三十八回　登讲坛侈谈教育　访吟朋伪托文明

俗语道得好，“上场容易下场难”。伍青岩扬扬得意，跳上讲坛，谁料校长道出这句话，竟是当头一棒，顶门一针，待要滑脚，一时怎好下坛，待要托词规避，又失了大教育家的体统，心头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转念一想，不觉胆儿顿壮，丑媳妇难免见公婆，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躲避他怎的？校长明欺我冬烘头脑，懂不得教育原理，我却偏要和她谈谈教育原理，正理只一条，歪理十八条，管他中听不中听，我只在十八条歪理里面，寻出一条教育原理，和他们敷衍一会子，便可借此下场了。当下凝凝神，镇镇心，干咳几声嗽，打扫打扫喉咙，涎着脸儿演讲道：“今天承蒙校长安小姐命青岩登坛演讲，又用了一个教育原理的题目，青岩才疏学浅，怎懂得教育原理，况且这个题目，又是包罗万象，断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尽，片刻工夫，可以讲毕。……”校长在旁，频频点头，难为他道出这几句，虽是空套，却也得体。又见青岩把头打了一个圈，转变着论调道：“虽然，青岩者，圣人之徒也嗄，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者也嗄。教育之道，其详不可得闻也嗄。其义则青岩窃取之矣嗄。……”每逢煞脚的虚字，便把音调拖长，又添上一个嗄字，做个尾声，这般肩背高低口角咿呀的态度，引得满堂的学生，笑得前仰后倒，嘻嘻哈哈的声浪，充满了一屋子。慌得校长连连摇手，好容易把笑声遏止了。在这喧笑当儿，青岩自思，你们只管笑，我只管说，我是不

怕笑的，你们越笑，我的面皮越老，假如你们爱笑，我便叫你们笑一个畅，当下打定了主意，待那笑声停止时，便继续演讲道："何谓教育，教且育之谓也嗄。何谓原理，原其理之谓也嗄。且夫夏商周之教育也嗄，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者也嗄，庠者养也嗄，校者教也嗄，序者射也嗄，学则三代共之者也嗄，皆所以明人伦也嗄。……"青岩讲得起劲时，便一句一嗄起来，嗄的当儿，把头颅不住地打圈，打圈的当儿，手里这柄摺扇，也是一摇一摆，在那里帮助姿势。满堂的学生，几曾见这般的怪态，哄堂大笑，比第一次还要响亮。校长自己也忍俊不禁，怎能够维持秩序。那些程度较高的生徒，便不耐烦看这怪剧，都把手帕掩着嘴，纷纷自由离座，有些就此返家，有些自向校园里去散步，礼堂里只剩一部分幼稚学生，都扯开了笑嘴，向着青岩呆看。青岩拱拱手儿，乘势下坛，大家都不拍掌，校长敷衍来宾的面子，疏疏落落地拍了几下掌，又向学生说道："这位伍先生专讲些趣味教育，所以大家听了都发笑。"

青岩见天色垂暮，便向校长告别，校长亲送出门。青岩这时有了预备，赶把右手的纸扇调在左手，腾出一只空空的右手，待向校长亲亲热热握一回手，行个告别礼。谁知校长只把头儿略点一点，倏地掉转肥躯，履声橐橐地踏着水门汀甬道，径自进去。青岩没奈何，只得嗒然而归，一路自思自想，我伍青岩要算是个顶刮刮的势利人物，却不料这位校长，竟是势之又势，利而又利，二百元钞票入了她的腰橐，便不来和我握手，是何前恭而后居也嗄。我自悔缴纳捐款，太觉爽快，要是在临别时给她，怕她不和我再握一回手。又想："这陆姓丫头，倒也放刁，临时托病请假，不来欢迎我，这明明是扫我的脸，是可忍也嗄孰不可忍也嗄。慧姑慧姑，多则一月，少则十天，管教你逃不出我伍先生的掌握。"

不表青岩自回公馆，再说平江女校的生徒，自从听了这位大

教育家的趣味教育，不但听讲的当儿，嘻天哈地，笑个不休，便是过了几天，大家谈起这个怪人，兀自笑个无休无歇。程度较高的学生，都说真个蹙眉头，倒胃口，哪里跑来的茫司探，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怎配我们去欢迎；年龄幼稚的学生，都说这个怪东西，倒也好玩，要是天天来演讲，我们倒也天天有好戏看。这时，中将女公子张女权，觉得这个怪物似乎在哪里见过一面，搔头摸耳，想了一会子，便拍手笑道："我可想着了，几个月前，我打从学校里坐轿回去，曾见这个怪物，立在学校门口，舒头探脑般张望，吃我家里的卫队重重地给他一下嘴巴，把眼镜都打去了。"众人听着，又都好笑起来。单有慧姑心里纳闷，这魔物倒也神通广大，怎会跑到学校里来胡闹，亏得一星期内，我便要毕业离校，凭他怎样胡闹，都不与我相干。

再说校长安女士得了捐款，便替翠娥预备一份毕业证书，分数单上，胡乱造些分数，专待给凭的一天，再行知照翠娥，随着众人，一体受凭。若说翠娥做些什么事，可曾在学校里预备功课，那天一百零一人的欢迎大会，可有翠娥在内，编书的却说不曾不曾。自从四月里请了长假，直到今朝，翠娥的足迹，从不曾踏到平江女学校，她拢总在学校里肄业，不过半个月光景，居然取得毕业资格，况且夫婿刘琪，又在大学校里毕业，不日便要南归，燕尔新婚，即在目前，重重叠叠的喜事，并在一块儿，论理也该快活。然而翠娥的心头，却皱得似春水一般，揉得和乱发无二，重重叠叠的喜事，仿佛都和自己没甚关系。一来贿买文凭，翠娥毕业，都是邦平娘子在那里串戏，翠娥自己尚没知晓；二来刘琪那边，并无只字复音，翠娥心里，怎不恼恨？她想刘琪和我有夫妇的关系，不该寄了二十多封书札，一字不复，便算没有订婚，看那表妹分上，也不该只有去雁，没有来鸿，可见他早存什么野心，不知在外面干些什么事。倘然我不贪恋刘氏的财产，便早已提起诉讼，和

刘琪脱离关系。怎及我的知心诗友西厢待月生，端的不愧亚东第一钟情男子，他赠我的十愿诗，语语都从心坎里挖出，我最爱的是结末两首，一发见他的真情真义。一首道的是："痴心愿作花间蝶，常绕裙边款款飞。"一首道的是："痴心愿作阶前草，印得蛮靴浅浅痕。"他和我并无中表关系，又不是从小便见面的，不过在诗社里面，邂逅相逢，便把我钦佩到这般模样，服服贴贴地做我的奴隶，他不但肯做我的奴隶，并且肯做我裙边的蝶，脚下的草，似这般的真情真义，无论亚东亚西亚南亚北，再也觅不出第二个照样的人。他说是亚东第一钟情男子，据我看来，竟是世界第一钟情男子。

翠娥既这般着想，所以几个月来，她的心理上，竟起了大大的变化，对于时间问题，便存了两种观念，不曾入社吟诗时，是一刻抵三天，到了现在，恰是三天抵一刻。怎么唤做一刻抵三天？翠娥和刘琪订婚，是在二月初旬，这时离着暑假日期尚远，依着翠娥心里，最好这日子快快儿过去，刘琪快快儿回来，眨一眨眼便是暑假，早早儿洞房花烛，成就了五百年风流眷属。然而越是等得焦急，这日轮越是黏着鳔胶似的，不肯轻易过去，等过一刻，足足的有那三天的长久。怎么唤做三天抵一刻？翠娥入社吟诗，和那西厢待月生宋吟香一同往返，是在四月初旬，这时离着暑假日期很近，依着翠娥心里，最好这日子慢慢儿过去，刘琪慢慢儿回来，日光菩萨多打几个盹，柳梢儿挂在斜阳，再也不放它下去。然而越是恁般设想，这日轮越是揩油似地转得飞快，过了三天仿佛只有一刻的光景。

从来知女莫若母。小宾娘子见翠娥这般失魂落魄，早已瞧料了八九分，暗想女儿枉算聪明人，怎么一时糊涂起来，现在的情形，须不能和从前住上海时一般胡闹，住在上海时，一来没许过人家，二来离着刘家是很远的，便闹出什么孩子气，(溺爱不明之

父母对于女子不规则举动悉以孩子气三字目之)他家也不会晓得,现在又是许了亲,又是住在苏州,又是离着刘家很近,往来的耳报神很多,女儿不过闹些孩子气,落在人家嘴里,添枝添叶,装头装尾,便要闹出不好听的说话。况且吉期近在目前,至多不过一个月,送佛送到西天,便要圆满功德,脱卸干系,却不要临时上阵马撒尿,在这紧要当儿,出了什么岔子。又恨自己肚皮不挣气,偏偏生女不生男,要是生了个男子,长大起来,做娘的倒可少操许多心思,现在像翠娥这么大年纪,什么事都晓得了,又似叫春猫儿般的,不知她存着什么念头,做娘的须得耳聪目明,时时刻刻的看守她,却不要眼睛一霎,老婆鸡变化了鸭,却不像他老子,成日家在外闲荡,糊糊涂涂地度那日子。

列位,小宾娘子怎么道出这几句话?原来柳用宾死后,小宾却实行那寝苫枕块的一句古训,用宾死了一个多月,殡也出过了,一切掩人耳目的居丧礼制,都是假设的,惟有寝苫枕块四个字,小宾竟认真去做,直到如今,依旧是寝苫枕块。这不是编书的撒什么谎,说来却是信而有证。小宾从前在上海时,本来沾染烟癖,只因生计困难,吃他娘子喃喃地数说,便告个奋勇,立志戒绝了,现在住居苏州,常得他亲戚的补助,借着替老子举办丧事,姑母和妹子那边,大卷的银洋钞票,暗地里源源接济,丧事完毕,手头便多了几百块钱,一时故态复萌,便和那阿芙蓉重修旧好,又不敢在家里吸烟,惹他娘子罗唣,便借着出外访友,常到燕子窠里去过瘾,烟榻上面铺着破毡单,和那些鸦片鬼睡在一起,对枕吸烟,好在枕块的块字,分拆开来,便是土鬼两个字,所以说他实行那寝苫枕块的一句古训。

翠娥见老子不在家里,一发肆无忌惮,借着谈诗为名,常常约吟香到家里来叙话,小宾娘子几番劝阻,禁不起女儿一味撒娇,只说他娘没见过世面,现在男女社交公开,彼此讨论些学问,

算得是文明举动，谁要你来干涉。娘子没奈何，只得定下几条约法，从中取缔。一、只许姓宋的上柳姓的门，不许翠娥去上宋姓的门；二、姓宋的来时，只许趁没人来往的时候，从后门僻巷里出入；三、翠娥和姓宋的谈诗，须得自己在旁监督，只许在书房里面谈些斯文话儿，多则一点钟，少则半点钟，谈毕便去，不得逗留。那时翠娥只要和吟香常常见面，便依了她娘的三章约法，有时翠娥因事出门，他娘便差遣佣妇跟随后面，不得半步轻离，须要同出同归。娘子心里，以为似这般保险办法，算得万稳万妥。谁料翠娥跨出了门，怀里掏出些东西，暗向佣妇袖子里一塞，又把一手搭在佣妇肩窝上，和她喃喃呐呐，咬了一会子耳朵，佣妇笑嘻嘻地答道："好小姐，千万放心，任凭小姐这么长，那么短，我的嘴巴是贴着封皮似的，再也不敢多说。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倘然背着小姐搬是非，三寸舌儿嚼得雪花一般飞。……"从此以后，娘子的保险办法，完全失了效力。

然而娘子竟丝毫没有觉察，但见佣妇伴着女儿，一起儿出，一起儿进，不是说到同学家里去闲谈，定是说到元妙观前去购物，娘子深信不疑，暗暗唤声侥幸。有时吟香上门来谈话，娘子板起了面孔，赶到书室里去监视，坐定的当儿，娘子叫吟香坐在这壁，女儿坐在那壁，自己横插在中间坐下，却又摆足了坐马势，左一顾右一盼，乌溜溜的眼珠儿，不住地打转，一个头颅，旋到东，旋到西，简直没有片刻停止，翠娥和吟香谈一回时，娘子的头颈，足足有三天的酸痛。时时自言自语道："亏得日子短，吉期一到，我把明清皎洁白玉无瑕的小姐，捧上了花轿，这副千斤重担，立时可以脱卸，以后好好歹歹，邪邪正正，全是刘姓家里的门风，便和我姓柳的没相干了。要是结婚的日子还长，女儿一举一动，也要我这般操心挂肚，时时刻刻地提防，只怕女儿没有上轿，娘的心思折尽，痨病都犯了。"在那娘子监视的当儿，吟香和翠娥，都

是文绉绉地谈些诗句，娘子懂不得文墨，但觉他们出言吐说，是很文明很规矩的，不似街头巷口的男女调情，专说些粗俗不堪的话儿，更兼吟香见了娘子，不住地伯母长，伯母短，甜言蜜语，尽多尽少地竭力奉承。娘子见吟香上门来谈话，不曾安放着歹心恶意，监视一层，比从前松懈了许多，却又自言自语道："怪不得现在年轻的都喜欢新派，原来新派的行径，毕竟比众不同，像我女儿和小宋，一对年轻男女，在那一屋子里谈话，料想没有什么好话说出，却偏是规规矩矩，文文雅雅，一句粗俗话都不曾出口。要是我在年轻时，和这般的男子坐在一起儿，其间便说不得了。"想到这里，便自笑这番监视，实在是无端多事，多半是"想起自己比他人"，只道他们有什么苟且行为，谁料新派男女的规矩，要胜旧派百倍，我也不用白操这番心思，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他们只不过咬文嚼字，怎会道出粗俗不堪的话。

然而编书的却要穿插几句道：娘子差矣，越是咬文嚼字的人，越是会说粗俗不堪的话，并且说得淋漓尽致，比着粗俗的人，还要十倍利害，只为粗俗的人，说那粗俗不堪的话，开口出来，人人可以懂得，他们倒有些顾忌，不好讲个酣畅，惟有这辈咬文嚼字的人，他们肚里有许多龌龊典故，许多龌龊代名词，尽把那极猥亵的话，借着之乎者也，发表出来，在那不懂文理不识文字的人，听在耳朵里，毕竟莫名其妙，只道是研究些诗云子曰，讨论些圣贤学问。咬文嚼字的流弊，直到这般地步，从来物极必反，无怪现在新文学的潮流，汹涌澎湃，一日千里，借那白话的势力，专把旧文学里面的许多龌龊典故，龌龊代名词，洗涤一个净尽。果能有此一日，这才算得是文学界里的救世军咧。

闲话剪断。单说翠娥和吟香谈的话，可是借着咬文嚼字，说些粗俗不堪的话，编书的也不用武断。小宾娘子以为他们说的话，又文明，又规矩，编书的姑信为真，也算他们说的话，又文明，

又规矩。一天，他们俩并坐在书室里面，套着文明的论调，道那规矩的话儿，蓦听得一棒锣声，在大门外镗镗的乱打，两人正自诧异，待要出去问讯，却见小宾娘子喜洋洋地进来报告道："翠儿，真是天大的喜事，你也和你的夫婿一般，在那洋学堂里，考中了头名毕业生，门前高贴着黄纸报单，你快去瞧一瞧咧。"正是：

一棒锣声，登门报喜；当局快心，旁观冷齿。

第三十九回　拍胸脯闺阃审新郎　打脚背街坊骑醉汉

翠娥听说，十分奇怪，笑向吟香道："究竟闹些什么一回事，我和你出去瞧瞧，便知分晓。"说时，携着吟香的手，向外便跑。却被娘子从中拦阻道："咦，翠儿，你这么大年纪，也该有大人气派，不要闹这孩子气，大门前有人报喜，人在那里讨赏，又有许多乡邻，挤在一块瞧热闹，你们年轻男女，手携着手，不成模样，给人家见了，便要当做笑话乱讲。"翠娥笑了一笑，把手放了，三脚两步，跑到门前看时，果见黑压压地挤着许多人，都是昂着头儿，向那门墙瞧望。翠娥随着众人的视线，也向门墙瞧望时，只见黄澄澄的两纸报单，高贴墙上，都是淋漓浓墨，大书特书，一纸写的是："捷报官报：柳大人添喜，令郎少大人刘官印琪，蒙北京大学校校长取中第一名工科大学毕业生，送部注册，得应高等文官考试，报喜人高升金印。"一纸写的是："捷报学报：柳大人添喜，令爱小姐柳名翠娥，蒙平江女学校校长取中第一名高等小学毕业生，升入女子中学校，一体肄业，报喜人卜大中贺抡元。"翠娥虽曾受过教育，然而新教育敌不住旧观念，她是素喜看弹词小说的，千金小姐游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脑筋里科举思想，洗濯不尽，所以看了这科举时代的怪东西，正似哑巴拾黄金，说不出的欢喜，转念一想，却又倒抽了一口气，要是这纸报单写着我知心吟友宋吟香的名字，那么才子佳人，天然配合，我便一辈子欢喜不尽，可惜泥金报捷的，偏写着刘琪的名字，他是妍皮包着媸骨

的人，懂不得吟风弄月，识不得蜜意柔情，把我嫁给了他，宛似一块羊脂白玉落在污泥里一般，白白地埋没了我许多才学。

不说翠娥胡思乱想，肉麻当做有趣，再说几个报喜人，头戴着红缨大帽，口称着恭喜小姐、贺喜小姐，屈着一膝，向翠娥讨赏赐，翠娥猛然想到自己在平江女校里肄业，首尾不满一个月，安安稳稳地坐在家里，怎么毕业报单上面，却有了我的名字？难道有人暗地里使什么促狭，弄这捞什子，和我开玩笑不成？再不然，或者校长赏识我的真才实学，把我拔升到中学级里去，也未可知。正在沈吟不决的当儿，王妈妈蹒跚着脚步，打从外面进来，见门前挤满了人，便道原来报喜的人早到了，怪不得这般热闹。小宾娘子忙向吟香歪歪嘴儿，吟香会意，便从人丛里钻出，却不曾被婆子瞧见，娘女俩和那婆子相见了，婆子便问报喜人的喜钱可曾开发了，母女俩回说不曾，婆子拖过娘子数步，附耳说道："太太叫我关照舅太太，这回小姐毕业，是天大的喜事，须得重重的赏赐报喜人。"说时，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授给娘子道："这是太太瞒着老爷，送给小姐的贺仪，且说借这喜事，府上也该热闹热闹，预备几席酒，请请亲戚朋友，倘嫌费用太大，自有我们太太包场，不用忧虑。"娘子摸一摸纸包里的东西，满怀欢喜，依着婆子的叮嘱，把报喜人赏赐了几块钱，遣发出门，然后娘女俩推让婆子到里面坐定，吩咐佣妇泡香茗，买点心，忙个不了。佣妇嘴里答应，肚里老大不起劲，又不曾到了什么贵客，值得这般忙碌，她也是个妈子，我也是个妈子，芦席上翻到地下，分什么高低，却叫我送茶送点，蒲鞋去服侍草鞋。

娘子笑向婆子道："我们家里事，多谢你家老太太和太太这般操心，真叫人过意不去。"婆子不答应，转向翠娥道："好小姐，恭喜你，做了个烘火炉的和尚了。"翠娥莫名其妙，却把一双眼睛，向婆子瞟个不停。婆子道："好小姐，你是伶俐乖巧的人，请你

猜一猜，我说的是什么话？”翠娥做贼人心虚，只道自己和小宋的暧昧行为，都被婆子知晓，用这巧话儿来取笑我，烘火炉的和尚，莫非说我欲火炎炎，和极僧一般，想到这里，越想越像，凭她千锤百炼的面皮，也不禁火绰绰地飞起两朵红云，从雀斑里面透现出来，真个和烘火炉的和尚一般。小宾娘子侧着头颅，也在那里猜这哑谜儿，多半婆子没有什么好话说出，忙道：“好妈妈，你是忠厚人，没的编着巧话儿来笑人。”婆子不慌不忙地说道：“这句巧话儿，我也是新近学来，我们公馆里的伍师爷，才学很好，肚里有一部万宝全书，他说和尚烘火炉，便是逼热僧，小姐现在考中了毕业生，所以说你是个烘火炉的和尚。”翠娥听着，方才宽心，格勒笑了一声道：“不料这位呆头呆脑的伍先生，偏有巧话儿编出，真个是千年的死桃树，也会开出鲜花。”

婆子道：“你不要小觑这位伍师爷，小姐的亲事，既是他在暗里撮合，现在考中了毕业生，又是他在暗里出力。”翠娥诧异道：“毕业不毕业，和他没相干，他怎好替我出力？”婆子喝了一口茶道：“说来话长咧，我们家里的老爷太太，近来却似查潘斗富一般，老爷向来不爱大儿子，现在得了毕业的喜信，却似儿子做了什么官员一般，镗镗的锣声，整天价地在门外敲动，听说择了吉日，还要大排筵席，邀请阖城的官员乡绅，大大地庆贺一场。却不料老爷满肚皮地起劲，倒惹得太太满肚皮地没趣。”小宾娘子道：“这也奇怪，人逢喜气精神爽，你们太太怎么倒没趣起来？”婆子道：“舅太太，真是一家不知一家的事，俗话说，隔层肚皮隔层山，太太和那大少爷，犯着心病似的，她把小姐配给大少爷，并不是怜爱大少爷，正要借重这位伶俐乖巧的好小姐，把大少爷收捉得服服贴贴，使他倔强不得。现在大少爷不过考中了一个毕业生，老爷便把他抬举到云端里去，太太心里，怎不气恼？后来太太发了一个狠，向我说道：‘他会抬举他的儿子，难道我不会抬举我的

侄女？他的儿子会毕业，难道我的侄女不会毕业？王妈妈，你替我告诉伍师爷，叫他快到洋学堂里，和那校长商议，好歹弄一个毕业生，给我侄女玩玩，也教我发泄这口闷气。'我便依着太太的嘱咐，通知了伍师爷，谁料校长狮子大开口，说要我们老爷捐助一千块钱，方才肯奉送小姐一个毕业生。"娘子听着，伸了一会子的舌头，便道："唷唷，真正不得了，买一个毕业生，怎要这许多钱。"婆子又喝了一口茶道："可不是呢，我们太太也是这般讲，虽然挣气不挣财，要和老爷闹脾气，便免不得有些费用，然而把这雪白的一千块钱，换一个小小毕业生，太太心里，毕竟有些肉麻，亏得书房里这位好伍师爷，人缘又好，办事又能干，三番五次，和那校长相商，方才讲到一个最克己的数目，三百块钱，丝毫没有折扣，这都是伍师爷在暗地里出力，替东家节省了七百块钱，又把这事办妥了。气嘘嘘，热腾腾，完全办些清公事，似这般忠心人，真是天下罕有。休说伍师爷十分尽力，便是我和春桃两个，为着这件事，跑出跑进，替太太和伍师爷两下里传话，也不知跑了多少脚步，气嘘嘘，热腾腾，又是贪图些什么？也不过替东家办事，须要掏出良心来干，辞不得劳苦，惜不得脚步。"

娘子点头播脑了一会子，便向翠娥说道："翠儿，你的福分真大，遇着这般疼爱媳妇的婆婆，不是前世敲破了木鱼，怎得有这般好机会，好姻缘？"翠娥肚里寻思，婆婆果然不恶，财产也是很大，可惜嫁了这个不知风趣的丈夫，未免美中不足，不好算是全福，将来进了刘姓的门，我便要发放一个下马威，问他接到了二十多封书札，一个字都没有回复，究竟知罪不知罪，他若低头服罪，从此洗心革面，不再干这无情无义的事，我便和他做夫妇；要不是，我自有我的自由，名义上是刘琪的娘子，实际上是吟香的夫人。翠娥沉吟的当儿，婆子又道："太太替小姐打干毕业时，叮嘱我和春桃，休得向舅太太那边走漏风声，好待镗镗的锣声，敲

上大门，他们出其不意，自然格外地快活。”娘子笑道：“你们太太，真是想得周到，方才报喜人到来，我们娘女俩，又是快活，又是奇怪，这个喜信，宛似从云端里掉下一般。却不料你们太太替翠儿这般操心，这般破费，不仗你老人家和春桃往来传话，亏得这位伍先生办事能干，从中出力，翠儿不知轻重，倒说他呆头呆脑，老妈妈，你千万莫告诉你们伍师爷知晓，防他要生气。他是翠儿的媒人，翠儿背地里常说他好，方才不过说一句玩耍话，当不得真。”婆子笑道：“我也晓得是玩耍话，从来九子不忘媒，没的成就了这般亲事，倒把媒人咒骂起来。”

娘子道：“你们大少爷想该有回来的消息？”婆子道：“论理也该回来了，前几天北京有信来，说即日便要动身，大约在这三四天内，大少爷一定可到苏州，况且听说吉期定的是下月十八日，专等大少爷到了家里，便要送吉期，送大盘，干办这桩喜事。但有一层，太太心里不快活，大少爷寄来的家信，从没一句说及回来结婚的话，端的存着什么心肠，委实不明白。好小姐，太太叫我嘱咐你，将来成亲后，大少爷倘有什么野心，你只管放出手段，打也由你，骂也由你，须一些儿纵容不得。大少爷不是太太的亲儿子，你却是太太的亲侄女。信任儿子，不如信任媳妇，凭他野马一般强，你只把三尺裙带，缚得他服服贴贴，他若不服，太太便助着你抽鞭，看他强到哪里去！”翠娥没口子地答应道：“老妈妈，你上复太太，叫她千万放心，你家少爷，素来目无尊长，我是深知其详的，休说太太气恼，我也替你太太不服气，然而他是表兄我是表妹，有许多话不便向他劝导，待到下月，进了刘姓的门，我跨进新房，便要在明晃晃的花烛底下，审问他忤逆不孝的罪名，倘有半语差池，整备精皮肤一顿打，从前莺莺小姐乔坐衙，也是这般的，他只算是我妆台下一只狗，要打要骂，由得我处分，也好替你太太发泄一口闷气。我生了眼睛，只见不孝爹娘的儿子，没见不怕

妻房的丈夫，放着我翠娥在家里，怕他怎的。"说时，便着力地在胸前拍了几下。婆子笑道："好小姐，你说的话，委实是斩钉截铁，算得两截穿衣的好男子，三绺梳头的大丈夫，停会子禀复太太，她一定满怀欢喜。俗话道：嫁妆好，吓公婆；容貌好，吓丈夫。柳府和刘府亲上加亲，嫁妆不嫁妆；这句话不须提起，便是我们老爷太太，也不在这些上计较，单讲小姐这副容貌，真是一等那摩温，瓜子般的脸儿，樱桃般的口儿，琼瑶般的鼻儿，两只俏眼睛，又活泼，又流动，眼睛里都说得出话来，婆子活了六十多岁，经你眼梢儿几瞟，便觉浑身酥麻，这一颗心，浑似掉在酒缸子里一般，何况我们大少爷，怎禁得起你眼梢几瞟，一定化做了没骨虫，搓也搓得他圆，捏也捏得他扁。"翠娥见婆子取笑她，便捏着蟹钳拳头，要来拧婆子嘴，婆子连忙摇手道："好小姐，说说笑笑，别认了真。我还有正经说话，讲给你们知晓。"小宾娘子从中拦阻道："翠儿，别闹孩子气，且听老妈妈讲话。"翠娥本是装腔作势，假作害臊，当下便笑了一笑，重归原座。

婆子道："我们太太替小姐打干毕业，既是和老爷斗气，老爷怎样干，太太也要怎样干，大少爷的报单，既然镗镗地报到柳姓府上，好小姐的报单，也可镗镗地报到刘姓府上，好在有现成的报房，不必另去找寻。少爷的报单上面，写着令郎少大人的称呼，小姐的报单上面，也可写着令媳少太太的称呼，他那边的报锣敲得响，你这里的报锣敲得更响。还有一桩事，设席请客的当儿，须得备着梅红全柬，请我们的伍师爷赴席，他替小姐出了一番力，须得请他南面高坐，小姐亲敬他几杯酒，谢谢这位好伍师爷。横竖一切开销，都有我们太太包场，舅太太不费一草一木，落得替小姐阔这一阔。"小宾娘子一一答应，彼此又说了些闲话，婆子告辞起身，蹒跚着脚步，回去复命。

这时天色将晚，市面上的电灯都放了光，婆子脚乱步忙，越

要快走，越走不快，好容易穿过一条热闹的街道，正待趸入小巷，冷不备转角小酒店里，冲出一个醉汉，酒气熏天，跌跌撞撞地出来，婆子赶忙闪避，才不曾被他撞倒。说时迟，婆子皱着眉，蹙着口，哭丧着脸，一叠声地唤："阿唷阿唷！"那时快，一件亮晶晶光油油圆溜溜冷冰冰的东西，猛向那婆子的脚背上，着着实实地打了一下。列位，这是什么东西？原来是一个精光滑溜的铁弹丸。那人从酒店里撞将出来的当儿，手里正盘弄着两个铁丸，婆子闪得快，那两个铁丸，吃这一碰，早有一个从那人手里掉下，不偏不倚，正打在步履蹒跚的脚背上。婆子本来跑不快，经这一打，痛彻心髓，嘴里不住唷唷唷，早痛出了一身冷汗，赶忙撅着臀，伛着腰，伸手抚摸这只痛脚，一颗落地的铁丸，早已骨碌碌地滚在婆子背后。那个醉汉，东倒西歪地转到婆子背后，拾取铁丸，毕竟多饮了酒，醉眼迷离，手里又没有把握，铁丸拾到了，重又落地，骨碌碌地直向婆子胯下滚去，赶忙向前去抢，却不料脚底一滑，拜佛般地伏在街心，和那地皮接吻。婆子本来脚软，又吃了这一惊，觉得站脚不牢，待要挺腰撑住，怎由她自己做主，腿儿一软，便插烛也似地向后面坐下。这番婆子却不曾吃亏，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坐在那人背上，婆子做了骑驴的张果老，醉汉做了出胯的淮阴侯，惹得往来行人，哈哈大笑，大家钉住了脚，争看那老太婆骑醉汉的趣剧。

在这喧闹当儿，酒店里面跑出一位戴眼镜的先生，抢步上前，双手把婆子捧将起来，连唤："干娘看仔细，好好儿走，且到这里坐一坐。"一壁说，一壁把婆子捧到酒店门口，讨张椅杌坐定了。跌在街心的醉汉，觉得背上一轻，才拾起这一颗铁丸，慢慢地爬将起来，嘴里还含糊着说道："老青，我没有醉，和你再喝一壶。"青岩道："老三，你把干娘都撞倒了，还说没有醉，快快来陪罪。"老三揉了一揉眼，才认得是王干娘，便唱了一个无礼喏道：

"王干娘，冒犯冒犯，明天吩咐贱内阿巧娘，烧几块四喜肉，替你老人家压惊。"说时，又笑向青岩道："我的贱内，也是你的尊夫人啊。哈哈哈！"嘴里一阵哈哈哈，手里骨碌骨碌地弄那铁丸，两条腿儿，划符般的行动，东倒西歪，自回家里去了。婆子在阿巧娘家里，和老三本系熟识，也曾叨扰过他的酒肉，这番受了苦痛，不便向他发话，依旧按摩着这只脚，连连哼痛。青岩道："不碍不碍，替你揉一下子，便好了。"当下揎起衣袖，俯倒着身躯，把婆子的脚搁起在门槛上，运动按摩的功夫，替婆子揉这痛脚。旁人觉得诧异，都挤在酒店门前，看这第二幕的怪剧。却不料许多看客里面，却有一个人在那里频频冷笑。正是：

肺肝如见，丑态毕呈；穷形尽相，旁观者清。

第四十回　作壮游临别赠言　演怪剧旁观侧目

自从高邻公所缔结诗社以后，编书的专替柳翠娥写照，却把这位陆慧姑女士，抛撇一边，长久没有提起。不是编书的贪懒，实在百忙之中，再也没有插笔的机会。但是写到这里，却被编书的寻出一个绝好的机会。列位，须知婆子打痛了脚，坐在酒店门口，不是一坐便走，青岩揎起衣袖，替那婆子揉脚，不是一揉便好，那个冷眼旁观频频冷笑的，不是一看便休，三方面都有一会子耽搁，趁他们耽搁的当儿，恰是编书的腾出笔墨，叙述慧姑的好机会。但要叙述慧姑，先要把他老子动身到湖北的缘由，补写几句。

陆子才这番赴鄂，本是他妹婿张达夫写信到苏，招他前往，达夫在湖北武昌办理平民工厂，几个月来，很有成效，他和子才素相投契，便切切实实地寄了一封快信，殷勤劝驾。信中说的话，约分两层意思，一层说工厂事业，正待发展，一切进行办法，必须就正高明，执事对于民生主义，素抱热忱，当必惠然肯来，匡予不逮；一层说桑弧蓬矢，志在四方，郁郁久居乡土，必非丈夫素愿，武汉三镇，胜迹较多，大可来作壮游，一吐胸中磊落不平之气。子才得了这信，投其所好，便决计到武昌一走。娘子朱氏素晓丈夫的性质，好动不好静，好远游不好家居，这番去志已决，便也不加劝阻。动身的当儿，子才向他娘子自有一番叮嘱，说："我出门以后，你们娘儿三个，住在苏州，觉得没甚趣味，刘邦平和我宗旨不同，这家亲戚，须得少和他往来，越是疏远越好，慧儿不久便要毕

业，又曾和锦心甥女订过预约，毕业后便到新村学校，担任教科，姊妹俩一起办事，趁这当儿，便把全家搬到新村，和张宅一起居住，你和我妹子作伴，慧儿和锦心作伴，彼此志同道合，不嫌寂寞，又吸受新村里的文明空气，强如住在苏州，受那刘姓的闷气。聪儿已届学龄，便好随着他姊姊，到学校里读书。素闻华女士创办的学校，规模完备，校风优美，比着安女士那边，相去奚啻霄壤，小孩子先入为主，这层却关重要。我也曾致书华女士，把这事重重地央托她，得她回信，一口允许。到了下半年，姊弟俩都进了学校，你在家也清净，我出门也放心。还有一层，我那玉儿外甥，不日暑假毕业，便要回来，我和他许久不曾会面，这番他要回苏，我又赴鄂，东劳西燕，实在耿耿于心。可怜他遭逢不偶，碰着这顽父嚚母，强订那柳氏的恶姻缘，他写给我的信，字里行间，多抱着一种悲观，我也曾盈篇累牍，用着许多话，百般地劝慰他，不知他肯听不肯听。他是个有志气有思想的孩子，对于专制家庭，难怪他满腔悲愤，这番归家，一定要生出许多变幻，然而父子天性，宜接近不宜离散，宜调和不宜挑拨，从前的一般愚孝，果然不合中道，时下的昌年非孝，也是矫枉过正。你们遇见玉儿时，须得把我的意思，曲折传达，叫他放开怀抱，休得过分懊恼，消磨了凌云壮志。他若在家气闷，便叫他常到新村来走走，也好荡涤烦虑。他和华女士本有交谊，华女士的侄儿，又和他同学，他到新村，华女士一定异常欢迎。总而言之，他是个很有用的好青年，须把自己身体，看得郑重，无论家庭怎样腐败，他又不靠着家庭生活，大丈夫海阔天空，都可建功立业，何苦做那家庭的牺牲。我只望他以自身战胜魔难，不望他被魔难战胜自身。言尽于此，你们反复讲给他听便是了。”朱氏和慧姑听此吩咐，一一允诺。比及相送出门，自有一种黯然销魂的态度。江文通一篇别赋，早已描写尽致，编书的不必人云亦云，浪费笔墨。

子才动身以后，慧姑因毕业在即，常住在学校里面预备开会的功课，校长安子虚女士，深悉慧姑是全校的翘楚，人品也好，口才也好，中学的根底也好，学科的程度也好，所以毕业会的节目单里面，凡属重要演讲，都署了陆慧姑的名字。慧姑又素有好胜的性质，便也承诺不辞，所以开会前的一切预备，她比着别人，要添加几倍的忙碌。并且别人预备演讲，无非做那教员的应声虫，教员怎么讲，她们也怎么讲，只要把那演稿读个烂熟，届时跳上讲坛，便好滔滔汩汩，口若悬河，欺骗来宾的耳朵。惟有慧姑预备演讲，都是自出心裁，不烦教师传授。她说毕业生登坛演讲，本是生徒最后的试验，试验得好，博那多数来宾的拍掌，便是自己不曾辜负那毕业两个字；试验得不好，博那多数来宾的批驳，便晓得自己的学力尚浅，毕业两个字，有名无实，以后须要痛下功夫，把各种学问，补习一番，才是道理。倘然平日不肯用功，临毕业时，又把教员做的底稿，掠为己有，向着大众演讲，纵使满座掌声拍得春雷一般响，自己心里，怎不惭愧？这是教员毕业，不是学生毕业，是教员试验成绩，不是学生试验成绩，似这般诈伪行为，万万不敢效颦。安女士听到这一番议论，连连点首道："慧姑的议论，可谓实获我心，本来办学校的，都要从诚实入手，一些儿诈伪不得，我心里要说的话，都被慧姑道个透彻，你们众学生，须得牢牢记着，把慧姑的话，当做读书的模范，办学的标准。"安女士当着慧姑，是这般说，背着慧姑，又把几个毕业生唤进校长室里，轻轻叮嘱道："慧姑的议论，你们切莫信以为然，这是不适于用的空论。像她这般程度，不烦教员指导，是会自己预备的，你们倘也这般办法，那便糟了，快把教员给你们的底稿读个烂熟，万不可自作聪明，在那讲坛上闹出笑话，使我校长丢脸。好学生，你们无论如何须要顾全我校长的面子。"

毕业生听了校长叮嘱，当时都无话说，比及退出校长室，大

家便窃窃私议起来，有的说："慧姑的议论，果然颠扑不破，校长的叮嘱，却也体贴入微。照慧姑这般办法，诚实是有余了，端怕在讲坛上闹出笑话，临时不免丢脸。照校长这般办法，成绩是不错了，然而诉诸天良，逃不出诈伪两个字。毕竟是怎么好，真教人左右为难。"有的说："我们巴巴地三年毕业，无非挣扎一个面子，无论如何，面子最是紧要，诚实两个字，原是修身教科书的一句门面话，当不得真。"又有神经过敏的说道："你们莫信慧姑说的是真话，她在表面上是向我们进忠告，实际上却和我们弄乖巧，她说毕业演讲，都要学生自动，这般欺人话，谁信她呢?论不定她的演稿，也是教员暗地里给她的，她私自念熟了，却在我们面前称强，她自己有了靠傍，却撺掇我们自出心裁，完全自动，比及开会演讲时，人家演讲得不好，只有她一人演讲得好，岂不落了她的圈套?"众人听了，疑信参半，惟有林姓姊妹和那沈莲芬、蒋飞霞，都赞成慧姑的主张，各把平日受业时的心得，编成底稿，预备演讲。其余的毕业生，便都依了校长的叮嘱，专把教员发给的演稿，读个稀烂，不在话下。

单说慧姑预备了多天，一切演稿，都已纯熟，便抽个空儿，回家省视母亲。她娘见女儿足足有十天不曾回家，见面的时候，自然更觉亲热，幼弟聪生，偎傍着姊姊，要她讲童话，慧姑一壁捏着聪生的小手，一壁动问她娘，说爹爹那边可有来信，锦心姊姊何日可到苏州？朱氏便检出一束信札，一一给慧姑过目，也有是子才从湖北寄来的，也有是玉如从北京寄来的，也有是锦心从无锡寄来的，还有几封没关紧要的，也无非是离校同学阔别通问的信札，慧姑逐件展读，目不暇给。聪生又在旁催促得紧，叫把最好听的童话，讲给他听。朱氏道："好孩子，别和姊姊胡闹，姊姊多天不回家，要看信，要写信，怎有闲工夫和你讲童话。横竖明天是星期日，姊姊成日在家里，我叫她多讲几桩故事给你听便是了。"聪生

听得明天有故事讲，便欢欢喜喜地自去游玩。编书的写到这里，便想起普通家庭里面，小孩口头有一句通套话，不是说爹爹骗我，定是说妈妈骗我。原来旧式的家庭教育，对付小孩，逃不脱一个骗字诀，做父母的，见小孩天真烂漫，容易受骗，便不向他说真实话，后来父母的欺骗伎俩，渐渐给小孩窥破，便存了不信任的意思，明明向他说真实施在，小孩的眼光里看来，只把父母当做两个大骗子看待，动不动便是爹爹骗我，妈妈骗我，成了一种小孩口头通套话。若说陆氏家庭，对于小孩却不曾失过信用，所以朱氏这般说，聪生听了，满怀欢喜，丝毫没有疑虑。

慧姑看完了信，向他娘说道："爹爹到了湖北，兴致却是不浅，黄鹤楼纪游一篇，写得淋漓尽致，令人神往。"朱氏道："毕竟是做男子的好，天空海阔，到处为家，何等逍遥自在。做妇女的，有了家事束缚，凭你什么黄鹤楼白虎观，要游也不得游。"慧姑笑道："娘这般说，又唱着重男轻女的老调了。下半年迁往新村，姊弟俩都进了学校，娘在家里没事干，游山玩水，都可使得，谁好来拦阻？"朱氏笑了一笑道："你说的话，倒也不错，到了下半年，我也要做一篇惠山纪游，寄往武昌，骄骄你的老子。"当下娘女俩讲了些闲话，慧姑自归书座，伏案写信，她娘已复的信，不再作复，她娘没复的信，便按照来信说的话，一一答复。约莫傍晚时候，信件都已写好，吩咐王妈投入巷口的邮筒，快去快来，王妈答应自去。

母女俩倚灯谈话，聪儿搬出许多画片，在灯光下逐张玩弄。慧姑谈到搬家的事，朱氏道："新村里面的房屋，锦心早替我们看定了，和她家恰是贴邻居住，彼此往来，很不寂寞。据称新村里面的住户规则，一不吸烟，二不赌博，三不买奴婢，四不迷信鬼神，五不穿着华服，似这般的五不主义，却见新村里的公共信条，我们要在那里居住，须得遵守他们的信条。好在前列四项，我们一

项也不犯，惟有第五项不穿华服，其间却有些斟酌。似我的年纪，本不是考究衣饰的时代，便不穿着华服，也没妨碍；你是花朵一般的年纪，倘也是钗荆裙布，和那村姑娘一般装束，只怕不大美观。”慧姑笑道：“做女子的，自有女子的天然美，既不在容貌上面，也不在衣饰上面。这个美字，本是抽象的名词，倘在物质上面，计较美恶，便是根本上的谬误。我已打定主意，从今天起，便要力求俭素，虽不必钗荆裙布，矫枉过正，却也该摒绝舶来品，穿几套本国原料的衣裙。况且锦心姊的来信，也和我一般主张，我们既要搬往新村，当然要服从新村里的信条。若说衣服俭素，便减美观，且不把别人来作证，单看柳家的翠娥，素喜舶来品，一味考究衣饰，竭力摹仿时下装束，然而我见了她，只见她的丑，没见她的美。”朱氏道：“提起翠娥，我便替你的玉哥担忧，听得她近来行动很不规矩，外面浮薄少年，编着五更调，把她乱唱，里面很有许多不好听的话，那都是王妈在外面听来，讲给我知晓。……咦，王妈出去送信有了一会子功夫，怎不回来？”慧姑也觉王妈出门过久，早该回来，多半是小脚伶仃，街坊上跑痛了脚，所以走不快。

当下母女俩又谈些闲话，渐渐谈到学校里的事情，慧姑便把伍青岩演讲趣味教育的事，一五一十讲给娘听。朱氏听了，笑得合不拢口。聪生丢掉画片，睁着两只小圆眼睛，忙问妈妈你笑谁？朱氏道：“这个人你也该认得，他在春间曾到这里来，你说要把门闩打他出去，现在我们笑着的正是他。”小孩子记不起春间的事，呆瞧着娘，连问门闩要打谁？聪生越问得急，朱氏越笑得厉害，正在嘻嘻哈哈的当儿，却听得外面敲门声响，慧姑道：“多半是王妈回来了。”随赶忙去开门，果然是王妈送信回来。

王妈到了里边，却又捧着肚子，哈哈大笑。朱氏道：“阿呀，大家都吃了笑药了，我们正是不停嘴地笑，怎么你也笑个不停嘴？”

王妈正待对答，聪生迎上前来，拉着王妈衣襟，也问你笑谁，你笑谁？王妈搀住聪生的小手道："好官官，你问我笑谁，我笑的一个人，你该认识。今年大正月里，你说要给他吃门闩的，就是他。"聪生老大奇怪，怎么都是这般说？仰着头儿，只向王妈呆瞧。不但聪生奇怪，连那娘女俩也是满腹狐疑，莫名其妙。朱氏道："阿咦，这也奇怪，你又不是顺风耳朵千里眼，怎么我们恰才讲的话，你都会晓得？我们这般说，你也这般说，我们笑着他，你也笑着他。"这几句话，又把王妈弄得莫名其妙，忙问太太你笑着谁？朱氏道："还有谁呢，自然是这古怪东西伍青岩。"聪生抢着问道："王妈，你可是笑这古怪东西？"王妈道："谁说不是他？"嘴里说时，心里暗自盘算，我们太太也不是顺风耳朵千里眼，怎么我在外面瞧见的笑话，她先会晓得？慧姑不耐烦，便道："王妈，你笑的是什么一回事？"王妈道："我也不晓得你们笑的是什么一回事。"慧姑便把青岩在学校里闹出笑话，略说一遍，王妈道："原来另有一桩笑话，却不是我恰才所见的。"说时在旁坐定了，便把巷口瞧见的怪剧，一出一出地披露，怎么酒鬼打混，张老三烂醉出门，怎么铁丸落地，老婆子打伤脚背，怎么管家婆骑着醉汉，怎么老夫子替人揉脚，联联络络，讲个不绝口，讲得娘女俩又是好气，又是好笑。王妈又道："方才瞧热闹的，都立在酒店门前，把街坊都挤断了，我躲在人背后偷瞧，好在姓伍的醉眼朦胧，瞧不见我，便是这婆子哭丧着脸，也没暇去看街坊闲人，这出新鲜活巴戏，被我看一个饱，他们俩都不曾觉察。当那婆子骑醉汉时，街坊上人都说老太婆骑醉汉，后来姓伍的替婆子揉脚，街坊上人又拍手说：'好一出来富唱山歌，'什么唤做来富唱山歌，这句话我却不懂。"朱氏和慧姑听了，也都不懂，便道："旁人的闲话别管他，究竟他们俩后来怎么样？"王妈道："后来姓伍的唤了一乘藤轿，送婆子回去，自己仍在酒店里喝酒。他们俩闹出这桩笑话，倒累我站了多时，

脚都站得酸痛了。”聪生听了良久，忽然插嘴道：“王妈，你的脚酸痛，怎不也唤姓伍的替你揉一下子？”这句问话不打紧，却把娘女俩和那王妈，一齐哈哈大笑，聪生自思这句话没甚好笑，睁圆了小眼睛，只向三个人呆瞧。王妈笑了一会子，抚着聪生的头颅道：“好官官，你说姓伍的给我揉脚，我的脚谁要他揉，没的辱没了我一双脚。”慧姑也笑道：“姓伍的给你烧洗脚汤都不要，自然不配替你揉脚。”

晚景休提。到了来朝，便是星期日。慧姑清晨起身，先把几段童话讲给幼弟知晓，以践昨日的诺约。少顷又来了两位同学，便是沈莲芬和蒋飞霞，都为着毕业的事，来和慧姑商议。莲芬道：“星期二便要举行毕业礼，校长素重虚荣，这番中学小学，同时毕业，一切铺张，都极华丽，我们毕业生，都要担任费用，什么结采费、军乐费、茶点费，都是我们几个毕业生按份均摊，可怜林姓姊妹，一贫如洗，怎有这些闲钱，供给毕业的费用？校长又叮嘱她们，不缴毕业费，要把她们姊妹俩的文凭扣除。我听得这个消息，很替她们担心。照我的意思，想替她们从中周旋周旋，联络几位同学，大家凑集些款项，代她们缴纳了这笔费用，也算成人之美，不枉做了几年的同学。”慧姑笑道：“这桩事倒不须忧虑，毕业时的费用，我早在三日以前，全数替她们缴纳，并且央告校长，不要告诉她们有人代缴这笔费用，只算校长有意成全，免了她们的毕业费就是了。”莲芬听说，连连赞美，飞霞道：“慧姑妹，你因甚买了炮仗让给别人去放？这位校长又是素喜掠人之美的，你替她做面子，她自然直受不辞。据我看来，不如老实告诉了姊妹俩，也见得你的一段美意。”慧姑只是摇头，莲芬道：“我可猜着你的心思了，大约你抱定‘阴德犹耳鸣’的宗旨，只许自己听得，不许别人知晓？”慧姑笑道：“越猜越远了。我只知道公德私德，不知道阴德阳德，况且区区费用，也说不到什么德字。我所以不给姊妹俩知

晓，只为她们都是取予不苟的人，从前有一回，我要补助她们的学费，她们完全拒绝，生怕这番也不肯受，误了她们的毕业，才想出这个方法。二位须得替我守这秘密，别向姊妹俩走漏风声。”两人听了，各各敬佩。飞霞道：“毕业生里面，有了一个柳翠娥，真叫做羞与为伍。”慧姑道：“横竖她是小学毕业，我们是中学毕业，风马牛各不相关，别去管她。”飞霞道：“听说她是暑假期内，便要和你的表兄结婚，这话可确？”慧姑正待对答，忽见他娘朱氏，手执着一纸字条，急匆匆地跑入书房道：“慧儿不好了，你的表兄跳海死了！”说时，两行急泪滴溜溜地滚下。这两句话，不但惊呆了慧姑，便是莲芬、飞霞，也都十分奇讶起来。正是：

鸳盟未订，鱼腹遽沈；悲哉子敬，痛矣人琴。

第四十一回 闻警报将信将疑 夸贞操有声有色

慧姑得了玉如的警报，事出意外，背脊上宛似浇了一桶冷水，举起一条粉腕，接受她娘手里的字条，一阵瑟瑟索索，把粉腕颤个不住。细看这字条儿，却是一纸电报，旁边译出两行中文道："苏州某巷刘邦平先生，令郎今晨跳海，捞觅无踪，华国自天津发鱼。"慧姑看了又看，鼻儿一酸，断线珍珠般的泪颗，滴沥笃落，齐向纸片上打来，直把电报打个湿透。那时莲芬、飞霞，也都凑过头去，同看这纸电报，莲芬抽了一口气道："好好的一个青年，却被恶家庭折磨死了。"飞霞连连摇头道："不该自杀，不该自杀。便算家庭专制，婚姻不得自由，将来总可设法离婚，也不犯遽萌短见，牺牲这宝贵生命。从来轻生自杀的，都是意志薄弱的人，刘玉如既是二十世纪的新人物，便不该和这些人一般见解。"这几句话却提醒了慧姑，忙把泪痕拭抹干净，问着朱氏道："母亲，这电报从何而来？我想事有可疑，玉哥哥是聪而绝顶的人，又经爹爹写着盈篇累牍的信札，三番五次，竭力劝导他，难道他体会不得，骤然行这下策？"朱氏道："这事本出于意外，我也不敢十分深信，但是这纸电报，明明是刘公馆里的刘福送来，刘福还候在外面，说奉主人之命，送这电报给我们过目，看过了，仍要把原电带回，以备查考。况且这一纸电报，明明有电局人员的签押，断然不会假的。署名的华国，又是你玉哥哥的好友，也不会拍发这莫须有的电报，前来吓人。你玉哥哥纵然聪明绝顶，不肯行这下策，但凡聪

明人的希望，一定是很高的，他遭着绝大的失望，刺激过甚，神经错乱，便是自己也不能做主。你玉哥哥屡次来信，总抱着一种悲观，十封信里，倒有八九封说着‘国难家祸，前路茫茫’，可见他的心绪，却是异常恶劣。这番跳海自尽，倒有六七分确实不虚。”朱氏又望了一望墙上挂的日历牌道：“今天是初七日，电报末尾署着一个鱼字，是初六日拍发的。天哪，但愿津门续有电来，说你玉哥哥跳海以后，业已遇救出险，这便是天大的喜事，要不是，只怕这孩子便没有希望了！”说时，又禁不住两行清泪，抛向衣襟。慧姑听了，觉得玉如的凶信，又不似子虚乌有。

正在鹘突不定的当儿，王妈跑来说道：“外面守候的刘福，叫我禀报太太，公馆里即刻备轿前来，迎接太太去商议方法。这纸电报，他要带回销差。”朱氏气愤愤地说道：“这一对糊涂虫，接我去做甚。平日价向他们进忠告，耳朵里塞着黄豆似的，怎肯听人一言半语，现在闹出事来，却叫我去商议。”慧姑见手里的电报，淋淋漓漓，湿了一大块，忙在案头吸水纸版上，把泪渍都吸干了，然后授给王妈，叫她交付来人带去。朱氏便吩咐道：“你传话刘福，少顷我自会到公馆，和他主人讲话，也不用备轿前来接取。”王妈答应自去。莲芬、飞霞乘这当儿，也都告别，慧姑相送出门，飞霞又轻轻嘱咐道：“你不用为这事焦急，真假未可知，你且静待几天，自会披露真相。”慧姑强笑点头，直待她们走远了。

正要转身入内，眼梢一掠，远远见巷口站着四五个人，向着她指指点点。慧姑眼快，早认识就中一个无赖，手盘着光油油亮晶晶的铁丸，便是那天在两林家里窥见的张老三，其余几个人，也都是衣衫歪扯，鞋皮踢踢的下流人物。慧姑老大诧异，停着脚步，只向他们注视，这几个人却又躲避慧姑的眼锋，交头接耳了一会子，鬼鬼祟祟，各自转身跑去了。慧姑心里明白，多半不怀着好意，却不敢去禀告母亲。她正得了玉如的凶耗，心乱如麻，要是

禀告了，难免她愁上叠愁，急上加急，况且住在城市里面，又不是穷乡僻壤，怕他们怎的。只要自己留意，别向冷僻地方走动，过了几天，搬家到新村里，吸那新空气，度那新生活，一切恶魔，自然灭迹，那时再把这事，禀告母亲知晓，也不为迟。主意想定，然后懒怏怏地入内，却见朱氏打扮整齐，迎面出来，叮嘱慧姑道："慧儿，我到刘家走一趟，探听一个确实消息。我没回来时，你休得出门，且伴着聪儿在家里坐。"慧姑道："母亲尽管放心前去，我自会照料门户。"那时王妈早唤了一乘藤轿，伺候朱氏上轿，朱氏道："我心急如箭，不用小脚娘姨在前面摆轿。王妈留在家里，帮同小姐照料门户。"吩咐已毕，便匆匆地上轿而去。慧姑回到里面，心中百般不快，按下不提。

且说朱氏到了刘公馆，下轿进门，这些丫环仆妇，瞧见舅太太到来，宛似蚂蚁报信一般，接二连三的向主母禀报。那时邦平娘子，正和小宾娘子在里面讲话，听得朱氏来了，两人都把眼圈揉得红红的，然后起身迎接，彼此相见坐定。邦平娘子先启齿道："玉儿这孩子，不知为什么事，蓦然间寻这短见。我得了孩子的凶信，几乎把这颗心，剪得一片一片的碎。自从清早见了这个电报，一阵阵地淌泪，把眼泪都淌得干了。"说时，又掏出手巾，擦那一双又干又燥的眼睛。朱氏道："妹妹，玉儿跳海，这事真来得突兀，我也揣摸不出什么缘故，大凡自尽的人，总有什么大失望的事，生趣索然，方才行这下策，玉儿的家庭，又素来美满，妹妹又素来疼爱玉儿，难道他活得不耐烦，好端端地去跳海？"邦平娘子也晓得朱氏用话讥刺他，但只装做不知，转向朱氏说道："嫂嫂，你毕竟是明白人，说的都是知心的话。要是不明白事理的，便要疑我做晚娘的虐待了儿子，逼得他走投无路，行这下策。"小宾娘子忽插嘴道："妹妹，你忒多虑了，似你这般晚娘，比着亲娘还好。你若不疼爱玉儿，怎么自己的儿子不曾订亲，却先替玉儿定了亲事，

又把心爱的侄女嫁给他?这番他在北京考中了头名毕业,你乐得什么似的,整日扯开了嘴,同着木鱼嘴一般,替他鸣金锣,贴报单,又听得他不日便要归家,你朝也伸着头望,暮也伸着头望,几乎把脖子都拔长了几寸,眼巴巴盼他回来,早早和我家的翠儿成亲。似你这般好晚娘,走尽天边只有一,踏遍海内不逢双。这不是我做嫂子的奉承你这位姑娘,从来好好歹歹,都瞒不过众人耳目,你存着好心肠,人家硬要编派你不好,料想天下没有这般没心肝的人。妹妹你虑他做甚。"朱氏见了这副谄媚状态,直欲作呕,又见小宾娘子说话的当儿,头颈一扭一扭,眼睛一瞟一瞟,轻唇薄嘴,伶牙俐舌,真不愧是翠娥的亲娘,便冷冷地说道:"柳家嫂嫂,你说好好歹歹,都瞒不过众人耳目,既然这么说,公道自在人心;好的硬派他是歹,果然没人心,歹的硬派他是好,也是没人心。一切都听公论,我们也不犯讲什么闲话。况且今天也不是讲闲话的当儿,可怜我那已死的小姑,留下这个心肝般的孩子,好容易读书成就,到了扬名显亲的时代,谁知又出了这个岔儿,……"话没说完,簌落落的眼泪,早已滚将出来。邦平娘子见着,赶把手巾去擦眼,装着哭声儿道:"孩子呀,你怎不顾做娘的心碎,无事无端,去跳什么海呀!……"哭声儿一扮便像,泪点儿却不能一挤便出,纵把手里的丝巾摩擦眼皮,无奈越摩越干,越擦越燥,便把丝巾摩穿,眼皮擦破,也不会流出一点两点的汁水。

那边朱氏呜咽了一会子,接续说道:"虽然出了这个岔儿,我的心里,总望这消息不真,便算是真,也望他绝处逢生,有人搭救。我此来正待和姑夫商酌一个办法,怎么姑夫不见面,姻伯母也不得相会?"邦平娘子道:"他得了凶信,急得什么似的,搓手顿足,淌了一会子的泪,现在去找我哥哥小宾,商议一个办法。若问我家婆婆,她从那天杭州进香回来,身子便不大健旺,直到如今,已病倒了多时,半个月没有起床了。"朱氏道:"依着贤夫妇的主

张，这件事应该怎样办法？”邦平娘子道：“我们夫妇俩都疼爱这个孩子，孩子忍心把我们抛撇，我们却舍不得抛撇这个孩子，无论如何，总要对得起这个孩子。自从接到了这个电报，我们夫妇俩早定了一个办法，他去找我哥哥，便是为着这桩事，我请两位嫂嫂来家，也是商议这桩事。”朱氏不知她葫芦里卖什么药，息心静气，听她说出什么办法。邦平娘子又掩着眼睛说道：“玉儿虽不是我亲生孩子，我却和自己孩子一般看待，俗语道：‘隔层肚皮隔层山’，他对我可存这般异心，我不晓得，我待他却没有这条心思，可以对得天地，立得誓愿。从道理上讲来，这孩子便不该觅死。然而海水测得够深浅，人心测不够深浅，论不定有什么促狭鬼，在暗地里挑拨捉弄，存着歹心恶意，离间我娘儿俩的情分，再不然，他在天津，不知撞着了什么精灵鬼怪，一时昏了头脑，乱了心思，人搀不走，鬼搀直溜，无事无端，竟向大海里断送生命。现在且别议论他觅死的缘故，单说我们得了这个凶信，好好一个孩子，抚养得这么长，这么大，也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多少血汗，倘不商量一个稳妥的办法，不但对不起这个孩子，并且对不起我们自己。”朱氏听她说了多少话，牵泥带水，指桑骂槐，心中怎不气恼，听到说什么稳妥办法，便按住了胸头气恼，静候她宣布办法，剖开这个闷葫芦。

邦平娘子停顿了一会子，装做哽咽的模样，续又说道：“玉儿的结婚吉期，定的是下月十八日，只为他尚没回家，所以不曾发出请柬。却不道吉期没到，凶信先来，他是我们的长子，不好使他没后代，招魂立座的当儿，没个亲人替他披麻戴孝，道理上也讲不过去。将来金儿成亲后生出的儿子，先要尽着长房，替玉儿立后，也好使他享受那永久的羹饭。只是金儿年纪尚小，授室生子，至少要隔六七年，远水救不得近火，我们夫妇俩的意思，想仿照‘抱牌位做亲’的俗例，拣个吉日，用着全副仪仗，花花轿儿，把我

侄女翠娥娶将过来，抱着玉儿的牌位，捉对儿参拜天地和合，和那刘氏门中的列代祖先，成亲完毕，换去吉服，改着素衣，替玉儿穿戴三年重孝。那么孩子死在黄泉，也挣扎得许多体面。但是翠娥心里愿不愿，我们却不能勉强，所以请了我家的嫂嫂，想把这桩事和她商议。”说时，又指着小宾娘子道：“谁料我不曾向她启齿，她却先向我说，翠娥得了这个凶信，哭得死去活来，一会子觅剪刀要刺喉咙，一会子讨条麻绳准备悬梁自尽，她忙乱了手脚，向翠娥百般劝解，翠娥说：‘要我不死，除非许我到刘姓家里，戴孝三年，替玉郎守一辈子的寡。’”说时，又向朱氏道：“嫂嫂，这女孩子花朵一般的年纪，倒不料三贞九烈，有凭般的好志气。可惜我们的玉儿没福，不能够和她百年偕老。”小宾娘子又瞟着眼，扭着头，从旁插嘴道：“我家翠儿得了这个凶信，宛似青天劈下一个暴雷，喊声阿呀，向后便倒，倒插着眼睛，紧咬着牙关，晕去了半点钟，动都不动，慌得我们叫唤的叫唤，揉胸的揉胸，捋唇的捋唇，忙乱了一会子，才见她三魂返舍，六魄附身，哭喊着：‘生是刘家的人，死是刘家的鬼，他会觅死，我也会觅死，黄泉路上一起走，生不同帐死同坟。’我急得没了主意，千方百计的劝导，她只口口声声，咬定一个死字。后来应许她穿麻戴孝，到刘府上去守寡，她方才停了哭声，铛的一响，把那金珠首饰，尽行摔去，哗的一声，把那绸罗衣裙，尽行撕破。现在蓬松着发髻，穿了一套粗布衣裙，兀自在家里淌泪。”说到这里，恰巧王嬷嬷一跷一拐地走来，便也和着调道：“柳家的好小姐，毕竟从小受过舅老爷舅太太的好教训，什么女孝经、女四书、闺门女训，都曾读得烂熟，所以今番轰轰烈烈，有这般的好志气，听得人家出了贞烈女子，家宅六神，都敬重她的苦节，她走到厨下，灶神菩萨要向她唱喏；她走过庙门，土地公公要向她打拱，……”

朱氏听得不耐烦，便向邦平娘子道：“我道妹妹有什么好办

法，原来只是这般讲。妹妹，电报上虽说玉儿跳海，却不曾说明玉儿的下落，怎见得他一定没救？便算他命运该绝，一定没救，也该设法寻觅他的尸身，究棺盛敛，盘柩还乡，和他亲娘葬在一处。诸事都毕，再提议这桩事，也不为迟。妹妹，凡事都有个先后次序，究竟访问他的生死下落要紧，还是抱牌做亲要紧？"这几句话，却问得邦平娘子哑口无言。小宾娘子向朱氏瞟了一眼道："陆家嫂嫂，你说的话，却也不错，但是他们夫妇俩，早已虑到这层，方才邦平姑夫，早已拍电到天津，询问玉儿的下落，倘能逢凶化吉，果然最妙，要不是，这抱牌做亲的事，便该早早布置。若说定要觅得了尸身，盘柩还乡，安葬完毕，才提议这桩事，陆家嫂嫂，不是当面和你抢白，你也休得见气，大海茫茫，天连着水，水接着天，你怎见得玉儿的尸身，一定可以觅到？要是十年八年，觅不到他的尸身，究竟算他已死，还是算他没有死？况且翠娥得了恶消息，痛不欲生，日子延长了，闹出什么三长两短，谁担这个干系？玉儿这苦孩子，死于非命，既没有人替他招魂立座，也没有人替他穿麻戴孝，孤魂飘飘荡荡，永远没有着落，死者心里，又要抱怨着谁？陆家嫂嫂，要知道我家妹妹想出这个办法，委实是一团好意，因你是玉儿的嫡亲舅母，所以请你过来，通知一声，你休误会了意思，错怪了我家妹妹。……"小宾娘子一席话，咭咭刮刮，恰似咬着炒豆般的松脆，朱氏满肚皮的道理，转变做呐呐不能出口，当下长叹了一声，便即离座告别道："你们既然定了办法，便唤我来商议，也是徒然。你们要怎么办，任凭你们怎么办，我又不便来作主。但是玉儿这孩子，性情纯正，心地光明，看来不像是个身遭横死的，我总望他逢凶化吉，得遇救星，好好地生还苏州，这便是天大的喜事。"邦平娘子见朱氏要走，也不挽留，只说了几句府上何日兴迁，容再到府谢步，顺便送行的套语，当下相送出外，打从书房门口经过，斜刺里跳出一个顽皮孩子，嘴里乱嚷道："今天死哥

哥，明天娶嫂嫂。”娘子连忙喝住道：“金儿别胡闹，快快过来，叫一声舅母。”金儿只向朱氏扮了一个鬼脸，掉转身躯，猴子跳圈般地跳入书房里去了。娘子送朱氏上了轿，自回里面，和他嫂嫂商议这抱牌做亲的事，不在话下。

时光匆匆，早已是星期二，这天，平江女学校举行毕业典礼，里面雇佣的军乐队，吹打得震天价响，水门汀的甬道上面，张挂着万国小旗，绵绵连连，直达礼堂门口，衬着两旁柳树，更见得花花绿绿，十分灿烂，远远望去，恰似许多彩蝶儿，在柳荫里排队。门前交叉着国旗校旗，迎风招展，又有四名巡警，和那张中将公馆里借来的四名卫队，看守校门。这番举办毕业，哄动了许多苏州人，藤轿公司里的轿儿，雇赁一空，男男女女，都向平江女学校里去瞻礼。正是：

女曰观乎，士曰唯唯；裙屐纷纭，其门如市。

第四十二回　妙撰文逢迎社友　诵哀史演讲贞姬

安子虚女士素广交游，专重场面，这番举行毕业，铺张扬厉，刊布入场券一千纸，分赠各界，所以到了临时，男女来宾，格外拥挤。除却学生的亲戚朋友，占了大部分，其余都是些没相干的人，辗转相托，索得了一纸入场券，来瞧热闹。就中却有两个野心勃勃的人物，混在来宾席次，彼此不怀着好意，一个把眼镜揩拭得表里洞澈，不染纤尘，暗暗寻思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天这法宝恰用得着也。"一个高昂着鹅头，伸长着鸭颈，只向讲坛上面，目不转瞬地呆望。一个当然是伍青岩，还有一个是谁？原来不是别人，便是雌鸡嗓子的吕文甫。青岩赴会的心思，当然不利于慧姑，他和张老三布设的恶计，不日便将实行，这番赴会，不但是探艳性质，还有一种阴谋的作用，两只色眼里面，吐露着许多毒焰。

那个吕文甫，怎会跑到这里来？他又包藏着什么野心？原来他的野心，发生在订结诗社的一天。他在诗社里吟诗，未中诗魔，却先中了色魔。那天和翠娥接席吟诗，满拟送抱推襟，订个吟坛腻友，谁料翠娥疏疏落落，正眼都不瞧他一瞧，却专和宋吟香絮谈密语，他瞧在眼里，不免又妒又羡。后来举行第二期诗课，宋柳两人一发莫逆，文甫大动酸兴，几乎把高邻公所里的多年陈醋，一口气喝个净尽。他也曾打听得吟香借着谈诗为名，常到翠娥家里去走动，便暗地里告个奋勇道："一般都是吟坛诗友，他能上门

谈诗，难道我不能上门谈诗？”当下写了一个短柬，无非是约期谈诗的话头，却又拉拉杂杂，填砌几个风花雪月的字面，又夹着许多“也耶也耶”的语助字，自信是会亲的符录，寄将前去，一定可得好音。谁料盼望多日，消息杳然，他又不肯罢休，备着“同社弟吕文甫顿首拜”的柬帖，涎着脸儿，自去登门访友，谁料翠娥没有会面，却吃那小宾娘子一顿臭骂，什么“冒失鬼、糊涂虫，瞎了眼睛，落了灵魂”，联联络络，放着鞭炮也似的，骂个不停嘴。又把这副同社弟的柬帖，撕个稀烂，撂在门外，飘飘扬扬，恰似红蝴蝶从空飞舞。文甫谈诗而来，捱骂而返，羊肉没吃得，惹了一身臊，似乎可以心死。然而他得了翠娥毕业的消息，勃勃野心，却又死灰复燃起来。他千方百计，要向翠娥通个殷勤，却恨没有相当的机会，这番翠娥毕业受凭，他便认做绝好的机会，捱着几个黄昏，抠心肝，挖肚肠，擦鼻尖，打头圈，撰就一篇来宾颂词。这篇文章，是专向翠娥致颂的，无非说她才貌双全，心思灵敏，在学校里是个文章魁首，在诗社里是个仕女班头，居然也凑成了四言韵文，觉得音调铿锵，十分惬意，便打着雌鸡声调，摇头摆耳，先自读个烂熟。这天，他向方便园索得了一纸入场券，便把这篇颂词，叠个同心方胜儿，揣在怀里，大摇大摆，在那来宾席里坐定，呆视着坛上挂的开会顺序牌，第十一节毕业给凭，第十二节便可来宾颂词，他便磨练精神，打扫喉咙，准备到了临时踱出席次，怎样地向着翠娥深深地行一个鞠躬礼，怎样地揭开颂词，从头朗诵，怎样地抑扬顿挫，读得津津有味，一来好使翠娥心里晓得，诗社里面，除却小宋，尚有一个识曲知音的吕文甫，二来捱着几黄昏的辛苦，今天当众出风头，也不埋没了我这篇佳作。

文甫和青岩的座次，相距不远，只因为着投标问题，青岩占夺了他的馆地，所以两人存了心病，彼此别转了头，都不招呼。不过大家心里奇怪，青岩暗道：“姓吕的伸长鸭颈，想吃什么天鹅

肉?”文甫暗道:“老青圆睁着两只鼠目,一定不怀着好意。”那时男宾席里,尚有三个不伦不类的人物,打扮做斯文样子,混迹在内,一个是无赖张老三,其余两个,便是拉黄包车的小江北,卖大饼的王麻子。这三个人都身穿着夏布长衫,戴着草帽,摇着纸扇,乔充做上流人物。老三盘弄的一对铁丸,暂时藏在怀里,不敢取将出来,惹人侧目,小江北和王麻子,都是有腿没裤子的穷朋极友,从不曾到过文明会场,觉得正坐也不好,侧坐也不好,伸腿也不是,缩腿也不是,恰似偷鸡贼上了摆渡船,遮不住穷形极相。毕竟这三个人来此做甚,当然不利于慧姑,多半是青岩设下的阴谋毒计,瞒得过在座众人,瞒不过阅者诸君的眼光。

编书的说话当儿,这位校长安子虚女士,早已挪动肥躯,慢慢地步上讲坛,报告开会宗旨。她满面堆着笑容,演讲那几年来经过的事实,怎样地撤除钩珥,毁家兴学,怎样地注重平等,不分阶级,原原本本,汩汩滔滔,倒也异常动听。来宾座里,掌声顿起,三个无赖,懂不得道些什么,却也随着众人,绰拍绰拍地鼓掌,应了一句“瞎绰拍”的苏州俗语。这时正值阴历五月上旬,天气渐热,礼堂里面,陡增了五六百人,比着外面的天气,寒暑表约莫相差了十度,男宾座里,蒸出了许多臭汗,女宾座里,更有种种复杂的气味,汗气、粉气、香水气,氤氤氲氲,混合在一起儿,宛比那不伦不类的政党,嗅不出是哪一种的气味。校长报告了良久,点点汗珠,都从坶花粉里透出,当下擎起黄澄澄的手表,瞧了一瞧,便说:“今天时间很短,不及详细报告,且待众学生挨次登坛献艺,请诸位不吝赐教。”说罢,拽裙下坛,转到礼堂背后,吩咐几个小学生,执着芭蕉扇,一上一下,向她用力打扇。

第二节便是全体唱歌,这一百多名学生,分着两种装束,没有毕业的,都一律穿着白色校服,已届毕业的,不须穿着校服,都换了自己新制的华美衣服。从前科举时代,一经释褐,唤做脱去

蓝衫换锦袍，现在学校毕业，却也有这种习惯，合该唤做脱去校服换锦衣。这时小学毕业生，曾结个妆饰同盟，今天上场，一律都穿着妃色的藕丝纱衫裙，菜绿色的长丝袜，白帆布鞋。中学班毕业生，也曾订个妆饰协约，一律都穿着菜绿色的玻璃纱衫裙，妃色的长丝袜，黑漆皮鞋，以便压倒小学班里的妆饰同盟。集议的时候，虽然多数赞成，却不能全体一致，今天上场，恰有三个毕业生，不肯俯受那协约的拘束。第一便是陆慧姑，她既有言在先，指日便要搬往新村，须得服从新村里的信条，今天只穿着浅青色的葛布衫，下系一条黑色的杭纱裙。其他两个，便是善珍、善宝两姊妹，她们受那经济上面的束缚，所以全身装束，都不考究。除却三个人，其余的一一履行她们的协约。这时礼堂上面的风琴，和那礼堂外面的军乐，同时并奏，一百多名学生，踏步上场，惹得满堂来宾，眼花缭乱。张老三嗓子作痒，忽又高唱那没板眼的戏曲，才哼得半句，吃那众人的眼光，一齐都向他注射，当时有一个佩挂纠仪员徽章的老教员，耸起驼背，高翘虾须，立在高处摇手道："会场规则，不得高声喧呼。"张老三讨了没趣，只得把那将要出口的戏曲，随着唾涎，咕罗咽入肚里。军乐既停，琴声未绝，全体学生，随着琴韵，唱那悠扬宛转的校歌，大家屏息静听，正自得神，冷不备男宾座里，哼出"阿咦"二字，众人的视线，又随这哼声注射，原来不是别人，却是那个高昂鹅头伸长鸭颈的吕文甫。他的赴会目的，全为着柳翠娥一人，偏偏毕业生里面，觅不出一个柳翠娥，这篇惨淡经营的四言颂词，不能当众出风头，白白地呕了几黄昏的心血，一时自忘形骸，不由得哼出"阿咦"两个字。比及众人都向他呆看，他方才觉察，涨红了脸，低着头不敢作声。青岩瞧了文甫一眼，暗暗冷笑道："他毕竟是个冬烘学究，没见过世面，到了文明会场，便不免失魂落魄，惹人耻笑。不似区区伍青岩，也曾当着众人，演讲教育，也曾领略她们的欢迎歌。观于海者

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和这辈冬烘学究，真有上下床之别咧。”这时坛上的游艺节目，照着预定的秩序单，一节一节的奏技，跳舞时五花八门，手足敏捷，演讲时指东话西，语音清晰，春雷也似的掌声，一阵紧似一阵，惟有三个无赖，不省得什么，趁着鼓掌声里，便退出了会场。他们的来意，不过趁此机会，认明慧姑的面庞，以便施行毒计，既和慧姑打过照面，他们的来愿已偿，便都出了校门，暗地里去商量他们的勾当。

再说学生奏技，演到第十一节，便是毕业生受凭。那时礼堂外面的军乐，吹打得一发响亮，男女来宾，都是全神贯注，瞻仰这给凭盛礼。吕文甫希望未绝，想这一会子，总有翠娥在内。比及毕业生排队上场，穿莱绿色衫裙的，九人为一组，另有三个家常便服的，也在一起儿站定；穿妃色衫裙的，二十三人为一组，文甫把眼光打了几个回合，仍没有柳翠娥在内，便倒抽了一口气，这心血真白呕了。军乐停止，校长重上讲坛，向着来宾报告道：“今天敝校中学毕业生，陆慧姑等一十二人；小学毕业生，柳翠娥等二十四人，除却柳翠娥因事请假，其余都在这里受凭。翠娥为着何事请假，另有一桩可泣可歌的事实，少停再向诸君报告。现在开始给予文凭，倘有礼节错误，要请观礼诸君，格外原谅。”报告完毕，便向那个驼背虾须的老教员说道：“请方先生登坛唱名。”方便园诺诺连声，步履蹒跚地跨上讲坛，在校长左侧站着，另有两个垂髫学生，各捧着金漆盘儿，盘中堆叠着一卷一卷的文凭，中学文凭，系着莱绿色的彩绸，小学文凭，系着妃色的彩绸，彼此捧上讲坛，在校长的右侧站着。方便园报告了一声：“给予中学毕业生文凭。”那一十二名中学毕业生，都掉转身躯，面向着校长站定，方便园按照名次，从陆慧姑起，逐一唱名，每唱一名，即有一个学生，上前接凭，向校长鞠躬行礼。中学文凭给发完毕，奏了一套军乐，又给小学文凭。第一名柳翠娥不到，这纸文凭，少顷自有

小宾娘子领去，其余二十三名，都一一给发完毕。校长自有一番照例的训话，不待细表。退席的当儿，大众都鼓了一会掌。

第十二节来宾颂词，却有几个政界代表，和那张中将公馆里的书记官，都一一登坛致颂。吕文甫老大没趣，一叠声地吁气，本待转身便走，只因要听校长报告翠娥请假的缘由，所以不曾退席。来宾致颂已毕，便有几个演说家登坛演说，无非说些女子为国民之母，关系重要的套语。演说完毕，便该散会，校长却又拽裙登坛道："诸君暂坐片刻，鄙人尚有一桩要事，当众报告。鄙人办学多年，素抱一种稳健主义，科学务取其新，道德务重其旧，本末兼顾，新旧合参。科学上的成绩，业已当着诸君，一一就正了道德上的成绩，却有柳生翠娥一人，可以当之无愧。"来宾听到这里，要走也不肯走，肃静无声，要听那以下的报告。文甫一发注意，侧着脑袋，掀起着耳朵，听那校长道出些什么。校长道："柳生平日的品行，本来温柔敦厚，有大家闺秀的风范。自从进了敝校，受那师长的训练，同学的切磋，温柔之中，参以刚健，敦厚之中，加以果决，道德上有了进步，所以一朝遇了事变，才有这番可泣可歌的举动。柳生的未婚夫，唤做刘琪，号叫玉如，是个很有志气的青年。他在大学校毕业以后，痛恨外交失败，国权堕落，一时愤不欲生，竟在海洋里牺牲性命，实做那鲁连蹈海，唤醒同胞的迷梦。柳生得了这个消息，荡气回肠，惊心动魄，一天晕绝了八九次，立志坚决，希图要设法自裁，追随她的未婚夫婿于地下。经她父母百般救护，几番劝导，她说不做地下鸳鸯，定作人间寡鹄，不效赵女摩笄之风，定守共姜柏舟之誓，生是刘姓人，死是刘姓鬼，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皇天后土，实鉴此心。……"哈哈，编书的错了。安校长虽不是个崭新人物，然而也曾出身学校，受过文明教育，她的嘴里，怎会道出这几句学究派的论调，冬烘式的辞源？编书的道：不瞒列位说，校长报告的稿底，并非自出心裁，却出于这位方

便园先生的大笔，登坛以前，很费着许多预备功夫，把底稿读个烂熟，才能够滔滔汩汩，熟极而流，不啻若自其口出。这时满座来宾，大部分都是旧社会人物，听这拘文牵义的报告，自然句句人耳，直赴心坎，一刹那间，但见许多冬烘头脑，在人丛里乱摇乱晃，恰似风前摆动的稻穗一般。校长道："她父母的心里，以为柳生和那刘琪，虽曾系足以赤绳，尚未盟心于白首，倘然抱其位而做其亲，过其门而守其孝，岂不耽误了如花美眷，断送了似水流年？无奈柳生抚膺大恸，顿足哀呼，泪尽则继之以涕，涕尽则继之以血。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她父母没奈何，只得容纳了她的请求，择定下月十八日，把柳生送入刘家，终身守寡。诸君，试想这琐琐裙钗，纤纤弱质，虽然桃李其貌，却是冰雪其心，大之足以树人伦之模范，小之足以补女教之衰微。翠楼徙倚，见柳色而黯然销魂；娥月凄凉，照玉容而潸焉出涕，这不是一桩可泣可歌可敬可仰的事实么？鄙人办学多年，培植了这位贞姬淑媛，不敢自信有功，庶几可告无罪。现在当着诸君，不过叙述大略。要知详细情形，须请柳小宾夫人登坛报告。"

校长说毕，转身下坛，接着便是小宾娘子登坛报告。谁料娘子平日伶牙俐舌，一上了讲坛，见了这许多来宾，倒变做闭口葫芦一般。这时男女来宾的眼光，都一齐向她注射，娘子满肚皮的话，竟被这多数的眼光吓退，又不好一语不发，就此下坛，当下把眼睛瞟了几瞟，头颈扭了几扭，合罕合罕干咳了几声嗽，方才搭讪着说道："诸位伯伯叔叔，合罕，姊姊妹妹，合罕合罕，因为，合罕，这个，合罕合罕，……"她拢总不曾说满一句话，倒合罕了七八声，合罕两字，做了小宾娘子的语助字。众人听了，忍不住好笑。娘子趁此下场道："羞人答答的，我不会演说，横竖许多话，校长都说过了。"说罢，眼睛又瞟了几瞟，扭扭捏捏地转身便跑，引得满座来宾，一齐鼓掌，分明是喝个倒彩。会场分散，不待细表。

单说慧姑领凭回家，时已傍晚，只为日间忙碌辛苦，明天又要清晨起身，亲到城外车站，欢迎她的表姊张锦心女士，所以晚饭以后，和母弟略谈片刻，即便归寝。睡到下半夜，却听得外面一片敲门身响，把睡梦都惊醒了。正是：

人心叵测，何事图依；门敲半夜，忧心如舂。

第四十三回 隔板壁潜听毒计 坐包车误中奸谋

这一片敲门声响，十分紧急，早敲破了慧姑的睡梦，推枕起坐，揉着倦眼，正待要动问情由，尚没启齿，只听得王妈房里，呀地开出门来，一阵小脚声，舂得地板上格登格登地响，一壁走，一壁自言自语道："三更半夜，谁在这里敲门，好不奇怪。"又听得她娘在床上吩咐道："王妈，你须问明了来人是谁，到里面回了话，再出去开门。外面歹人多，你须仔细着。"王妈诺诺答应，去了一会子，不见进来。那时朱氏和慧姑，都已披衣起床，慧姑把桌上洋灯，旋得亮亮的，一手掌着灯，正待出去瞧王妈，却见王妈挪动小脚，急匆匆地来说道："小姐，这敲门的人，真来得古怪，听她的口音，是个女郎，仿佛是一个人，又似两个人，问她何事敲门，她不直说，只说要面见小姐，有紧要事相告，问她端的是谁，她又不直说，只说和小姐见了面，自会认得。我因事有蹊跷，怎敢把大门开放。但是门外人的口音，觉得很熟，想了一会子，再也记不起是谁。"慧姑听说，也不答话，掌着灯向外直跑，慌得朱氏跟脚赶上，连说："慧儿别鲁莽，盘问清楚了，再作计较。"慧姑道："娘请放心，我自理会得。"慧姑说话时，早被门外的人听出口音，一个道："慧姑姊，快快开门。"一个道："慧姑姊，我们立了一会子，腿都酸了。"慧姑高呼道："阿咦，这不是林家的善珍、善宝两位姊妹？"两林都道："慧姑姊别高声，开了门再讲话。"那时王妈早已拔闩开门，门儿响处，姊妹俩早已跨将进来，随手掩上了门，都是气喘吁

吁。善珍握住了慧姑的手，善宝一壁拭汗，一壁说道："慧姑姊，明日早晨，千万莫到火车站，有人设着阴谋毒计，乘你出城的当儿，要把你劫去。我们窃听得实，冒着黑夜，特地来报信。慧姑姊，明日千万莫出门。"善宝说话时，形色仓皇，声音颤动，说完，便要转身，却被朱氏拖住道："林小姐，谢你特地来报信，究竟谁在暗地里图谋我的女儿？"善宝尚没回答，善珍代答道："伯母，我们急得慌，见了伯母，也不曾招呼伯母，这事说来话长，明天到府，再行奉禀。总而言之，莫放令嫒到车站，切记切记，我们就此告别。一来家母在彼候门，二来天色黑暗，防要降雨。"说毕，拉着善宝便走。慧姑道："两位姊姊，大黑夜怎好行走，待我唤王妈打着灯笼，送你们回府。"姊妹俩拉开大门，向着外面直跑，连说："不用伴送，你只切记我言，休要忘怀。"说时，头也不回，迳自匆促归去。

慧姑立在门口，探首呆望，这时巷里早断了行人，天上云如泼墨，星月无光，东南角上，金线也似的电光闪动，电光里照见林姓姊妹，互携着手，向巷口转弯而走，霎时隆隆雷声，又刮起一阵大风，却把慧姑手里的洋灯吹灭，慧姑道："不好，快要降雨了，待我取了雨伞，追上去送给她们。"说时，王妈手里的灯火，也被大风刮灭了，便从黑暗里掩上了门，比及摸摸索索地走到里面，觅洋火，点灯台，寻雨伞，已耽搁了一会子工夫，慧姑取了雨伞向外便跑，却被朱氏一把拖住道："慧儿，你痴了，她们去了多时，现在约莫要到家里，你追赶也是徒然。我得了她们的报告，仿佛大祸临头，心胆也吓得碎了，你是女孩儿家，怎好在黑暗里独自行走。你老子又不在家，你若不听我劝，定要出门，岂不把我吓个半死？"王妈也说道："本该我去送伞，恨我小脚伶仃，哪里赶得上她们。小姐，你看黑云渐渐推开，微微地露出星光，阿弥陀佛，亏得起了个空阵，她们一定不会遇雨。"慧姑推窗看时，果见黑云缝中，隐隐地推出半轮皓月，风声停止，雨意打消，便暗暗唤了一声

侥幸，不再出门送伞。王妈自去闩上大门，娘女俩商议方才的警告，自有一番揣测。朱氏道："这桩事虽然离奇突兀，令人不可捉摸，但她姊妹俩冒夜前来报信，一定是十分危险，不可小觑。明天你千万莫到车站。"慧姑道："青天白日，怕什么鬼魅攫人，我偏去走一遭，看他们怎么样。况且锦心姊姊常向我说，女子家须要有胆有识，万不可畏首畏尾，做那从前的闺阁千金，伴房小姐。"毕竟到了来朝，慧姑去与不去，看书的心里，当然急要分晓，编书的却道，且慢、且慢，横竖没到来朝，到了来朝，自有一个分晓。

现在且把娘女俩暂行按下，回转笔尖儿，再提那黑夜行走的一双姊妹。善珍、善宝本来胆量很小，为着援救慧姑，胆量竟放大了，五月天气，衣衫单薄，一阵阵的狂风，迎面刮来，刮得透骨生寒，毛发都竖，苏城街巷，虽然设立电灯，然而一灯如豆，依旧是满街黑暗，亏得闪闪电炮，替她们在前面照路，姊妹俩恐怕遇雨，奔也似地回家。街上断了行人，许多看家狗，顿长了几分气焰，听着脚声，不管是好人歹人，一味地狂吠乱叫，姊妹俩躲躲闪闪，好容易逃过几处魔难，又碰着站岗巡警，当街拦住了，盘问来踪去迹，亏得姊妹俩平日送轴头时，常从这条巷里出入，巡警见是认识的，才放她们行走，然而已饱受了许多轻薄的话，姊妹俩只当没有听得一般，脚乱步忙，好容易赶到家门。这时倚闾而望的林老娘，正自焦急欲死，盼见一双女儿从黑暗里回来，轻轻地说道："方才起阵的当儿，几把我吓个半死，阿弥陀佛，皇天不负好心人，你们不曾遇雨，竟好好儿回来了。"姊妹俩都指着里面，悄声问道："娘，这无赖可曾睡醒？我们出门，可曾被他觉察没有？"老娘悄声答道："没有没有。"当下娘女三个，轻轻地把大门闩上了，不敢点灯火，蹑手蹑足地从黑暗里摸进房间，大家哝哝唧唧，偷讲了一会子的话，方才解衣就枕。毕竟姊妹俩怎样地探得秘密消息，编书的趁她们上床安睡的当儿，须得补叙几句。

原来姊妹俩自从那天碰见无赖张老三，问及学校里可有一个才貌兼全的陆慧姑，便晓得这无赖不怀好意，遇见张老三回家时，姊妹俩格外留神，探听他的动静，却也不露什么破绽。一夜，张老三酒醉回来，没好相地打门，一阵蓬蓬蓬，擂着大鼓似的，几乎把大门打个窟窿，吓得他娘张老太太，跌跌撞撞地出来应门，一壁走，一壁自言自语道："阿呀，门儿打得凶，莫非老三多喝了黄酒。"比及把门开了，张老三撞将进来，揎袖捋臂，把他娘当胸扭住，大声喝道："老太婆，你没生眼睛，怎么把我张老爷当做驴儿骑，明天着你点大蜡烛，放高升鞭炮，向我张老爷叩头服礼。"他娘摸不着头脑，忙道："好儿子，你夹七夹八，说什么驴儿马儿，烛儿炮儿。"老三摩挲醉眼，才晓得误认了人，便道："不是你，不是你，我只和王干娘算帐。"当下手拍着娘肩，一壁走，一壁唱那没板眼的戏曲。娘道："好儿子，我正交着节令，肩骨疼痛，你莫把肩头乱拍。"老三不理会，含含糊糊地唱道："陆慧姑，张慧姑，你休要嘴硬，……逃不脱，张老爷，两只手掌，……"这几句话不打紧，却把冷眼旁观的林姓姊妹，吓得心惊肉跳，暗想不好不好，醉人口里，漏出真话来了。老三的卧房，和林姓的厨房只隔着一层薄板，房里有什么说话，厨下总可听得，姊妹俩告禀了老娘，轮替在厨下窃听动静。谁晓老三到了床上，只有呼陀呼陀的鼾声，再也听不得他一句半句的醉话，姊妹俩蹑着脚步，此来彼往，白白地守了半夜，耽误了许多掉经工夫。后来老三每晚回家，姊妹俩总是这般窃听，不听得消息，不肯心死。

直到校里开会的一天，善珍瞧见男宾席里，有张老三和两个尴尬人物同在一起儿坐，便告诉她妹妹善宝："这无赖来得诧异，须得暗地里察看他的举动。"果见慧姑登坛演讲的当儿，老三和着两个同伴交头接耳，不知说些什么话，嘴里哝哝唧唧，两道凶恶眼光，只向坛上的慧姑注射，姊妹俩瞧在眼里，早已猜出他们

的用意，会场散后，姊妹俩飞也似地回家，见着老娘，不谈别话，先问张老三可曾到来？老娘道："他恰才和两个同伴到家，停一会又相率出门而去。"姊妹俩又问："这两个同伴怎样打扮？"老娘道："面貌都是下流人模样，却身穿长衫，头戴草帽，乔扮做上流人物。比及出门时，这两个却又脱去草帽，卸去长衫，光着腿赤着脚，看来不是个马夫，定是个车夫。"姊妹俩听了，又晓得这两个便是方才和老三交头接耳的尴尬人物，当夜打定了一个决心，无论如何，总要探得一个实在消息，倘然事情紧急，便冒着黑夜，向慧姑那边通知消息，好叫她自知防护。姊妹俩商议停妥，便告禀了老娘，提早吃了晚饭，预备闭户熄灯，早早安寝。房东张太太诧异道："阿咦，你们娘女三个，往日都是捱着三更半夜，怎么今夜却预备早睡？千日难得虎瞌铳，倒也希奇古怪。"林老娘隔着房门答道："张太太，不瞒你说，我今天害头疼，捱不得深夜。善珍、善宝，又因日间开会辛苦了，巴不得早早安睡。张太太，和你明天开门会。"老娘这般说法，明明要叫老三回来时，没有什么顾忌，或者可以听得几句秘密的话。其实娘女三个，怎肯安睡，大家屏着气定着神，拉长着耳朵，一言不发，只在黑暗里坐，专等老三归家，以便窃听虚实。

约莫黄昏时分，才听得外面打门声响，张太太出去开门，老三和着两个同伴，一哄入内，打从林姓的天井经过，老三道："咦，时候还早，怎么林太太那边灯火都熄了？"他娘道："今夜真难得，老的害头疼，小的……"以下说话，听不清楚，大约他们已走到里面了。黑暗里，娘女三个，怎敢怠慢，都准备到厨下探听动静。善珍凑着她娘的耳朵，轻轻说道："娘只在这里坐，别走动，我和妹妹耳朵比娘灵便些，脚步也比娘轻松些，待我们到厨下去，得了消息，再告娘知晓。"当下姊妹俩蹑着脚步，走到厨下板壁旁边，各把耳朵贴上壁缝，悄悄不露声息。隔了一会子，才听得三个无

赖先后进房，那两个说话很低，听不清切，张老三道："怕什么，提高了嗓子讲话，放大了胆子干事，值得这般鬼鬼祟祟，哝哝唧唧。……"又笑道："不瞒你们说，这里讲话，再秘密也没有，要是同居林姓家里不曾安睡，我们还要提防一二，现在她们都睡了，人不知，鬼不觉，不用多疑。我们干我们的正经。"听得锵的银钱声响，仿佛是老三给发他们的使用，两个叽哩咕鲁，嫌钱太少，老三道："只要事成了，怕没有整封的洋钱，给你们受用。"一个江北口音的道："要是这只寡老不到车站，我们便白操心了。"老三道："我已探得确实信息，明天无锡早班车来，她一定到车站去招接一个亲戚。……这瓶麻醉药，你们须得好好儿使用，临用时，先把自己的鼻孔塞住，休得手忙脚乱，不曾麻醉了她，倒先麻醉了自己。……"隔壁姊妹俩，暗暗地伸出半个舌头，黏黏地急出一身冷汗。比及老三送那两个同伴出房，姊妹俩蹑着脚步，走到老娘身边，各把听得的消息，悄声儿告禀，老娘道："阿呀，这便怎么样，待我连夜到陆家去报信。"善珍道："娘去不济事，你又不曾到过慧姑姊那边，深更半夜，何处去打听住址？不如待那无赖睡熟了，我们静悄悄开了大门，娘只在这里守门，我和妹妹到陆家去报信。好在这里离着陆家，至多不过三条巷，我们冒着黑夜，放胆去走一趟，也好教慧姑姊早知防备，免得着了奸人的道儿。"娘女俩密议停妥，彼此无话。

那边老三送了两个出去，闩上大门，自向房里安歇。姊妹俩又躲在厨下窃听，只要听得老三的打鼾声息，便好出门报信。往日老三归家，横到床上，鼾声便起，偏偏这夜睡不着，上了什么心事似的，左翻一个身，右翻一个身，嘴里喃喃呐呐，不知乱嚼些什么，姊妹俩侧耳听时，才听得两三句，便即倒退几步，赶把耳朵掩住。约莫静待了两小时，才听得隔壁房里，黄牛叹气似地发出鼾声鼻息，姊妹俩怎敢延缓，便叫老娘守了门，趁着夜深人静，飞也

似地到慧姑那边去告密。以下说话，上文都已表明，这便是姊妹俩星夜告密的缘由。

编书的补叙明白，接着便讲明天车站上的情形。早班的锡沪快车，经过苏州车站，定在上午八点钟，所有搭客，约在七点钟左右，早已陆陆续续到车站上去候车。这时恰值学校暑假的当儿，一般候车的，大多数是学校青年，头二等休憩室里，捱捱挤挤，坐满了许多人，酒排间里，调咖啡，进吐斯，忙个不了，车站小贩，提高了嗓子，唤那南京豆腐干，五香茶叶蛋。比及到了卖票时间，卖票处小洞开放，外面挤满了男男女女，伸长了手腕，紧握着银钱钞票，争先恐后，但求早早地交纳车资。俗语道：用钱容易赚钱难，看那车站上购票情形，便是用钱也不是容易的事。外面拥挤的男女，要想赶快付钱，里面的卖票员，偏是从容不迫，慢慢儿地伸手来接受，接过一块银钱，钉钉铛铛，敲个不停；接过一纸钞票，翻来覆去，看个不绝，累得许多购票人，又是拥挤，又是焦急，上气不接下气，小汗变做大汗，有些手腕迟钝，身躯呆滞，紧捏着一块钱，拥挤了多时，银钱捏得温热，却依旧没人来接受，可见使用银钱，也不是容易的事。一个乡下老人，含着三尺长的旱烟袋，也在人丛里挤轧，黄铜烟袋头烧得滚烫，不料擦肩来了一个长袜短裙的女郎，滚烫的烟袋头，隔着丝袜只一烫，烫得这女郎直跳起来，唇枪舌剑，险些儿大起冲突。比及铛铛钟响，大家都到月台上去候车，远远见黑烟缭绕，不到片刻，火车呜呜，里面这辆锡沪快车，早已风驰电掣般地向东而来。车轮停，铁栅开，趁这几分钟停车时间，上的上，下的下，自有一番忙碌。

再说拉包车的小江北，受着张老三的赌嘱，拉着空车，在车站左右打转，两只贼眼，专在人丛里注射，却不见有慧姑的踪迹。车站上没有慧姑，月台上也没有慧姑，暗唤了一声："搠霉头，造化了这只寡老。"霎时汽笛一声，车辆开动，一般下车的和那送客

迎客的，都纷纷坐了马车包车而去，惟有小江北仍拉着空车，没精打彩，正待回去，却见一个女郎从那出口处冉冉而来，上穿浅青色夏衫，下系杭纱裙，手提着小皮包，一路东张西望，仿佛是觅人一般。咦，这不是陆慧姑还有那个？小江北拖着空车，飞也似地迎上去道："小姐到阊门去？这里有空车，只要四个铜板。"女郎点了一点头，跨上车儿，小江北拉了便跑。正是：

才脱鱼钩，又罹鸿网；有美一人，邂逅彼犷。

第四十四回　走羊肠有心谋弱女　脱虎口无意遇书生

林姓姊妹，星夜赴陆氏告密，慧姑得了警报，便不该冒着万险，亲赴车站，更不该踽踽独行，没人陪伴。列位看到小江北拉着车儿，拔脚奔跑，当然要替书中的慧姑担惊受吓，不是说慧姑轻入虎口，太觉胆大，定是说编书的搦弄兔毫，未免腕辣。究竟是慧姑胆大，还是编书的腕辣，论理应向列位表白一番。但是编书的写到这里，百忙中插不下闲笔，只好请列位暂时原谅。

却说车夫小江北，拉动车轮，拚命奔跑，脚打屁脚似的，没多时刻，早已离开了车站。这处恰是荒野所在，马路两旁，都是空地，没有人家店铺，更兼时在清晨，马路上尚没行人来往，只有几辆车儿，载着下车站的客人，远远地在前面行动，离着小江北的车辆，约莫有三四丈的远近。小江北要行歹事，不怕前面的车辆，只怕后面的行人，一壁拉车，一壁扭转头颅，向后面望了几望，却见后面静悄悄，更没来人，良心一横，贼胆一壮，拉着这辆车，不向马路上跑，却向斜刺里走。这处都是泥途草径，地势不平，车轮一高一低，一上一下，糠筛般似地簸动，几乎把车上女郎，簸得发昏。女郎见不是道路，忙在车上问道："向阊门去，怎么在这里跑？"小江北答道："前面修造马路，禁止通车，须得在这里抄将过去。"嘴里说时，脚底揩油似的，又拉了一丈多远。迎面绿树荫浓，高照着一轮旭日，条条光线，从枝缝叶罅里射将出来，惹得人眼色迷离，不可仰视。

女郎见这道路越走越岔了，情知车夫不怀着好意，正待提着皮包纵身下车，说时迟，那时快，猛听得树林后面，血列列的一声吹动，转出两个长大汉子，一个手托着两颗铁丸，骨碌碌地盘转，一个满面麻瘢，把破巾扎着口鼻，一手执着玻璃小瓶，一手捏着棉花，恶狠狠抢步上前，却把右手的瓶翻倒在左手的棉花上面。在这当儿，小江北早把车杠停下，着捏鼻儿，闪在树林下躲避。女郎叫得一声苦，提着皮包，正待觅路奔逃，吃那麻面汉子迎面拦住，擎着湿淋淋的棉花，来掩女郎的口鼻。霎时间蓬的一声，女郎丢去皮包，向前便倒，直僵僵伏在草地上，动都不动。小江北捏着鼻儿说道："王麻子，你看这只寡老不济事，一麻便麻倒了，你快把麻药远远地丢掉了，药性厉害，休得麻倒了自己人。"王麻子尚不放心，向女郎踢了一脚，依旧动都不动，料得她已中了麻药，不省人事，便把药水瓶和湿棉花远远地一齐丢掉，然后拉去扎嘴的破巾，邀同张老三，把女郎捧头捧脚，捧上车儿，地上的皮包，拾将起来，塞在车里，然后下了布篷，挂了门帘，装做拉着病人似的，车轮辗动，拉向河埠，以便趁早下船。小江北这番拉车，不似方才的狂奔乱窜，晓得车中人已失了知觉，不经一周时，不会清醒，况有车篷和门帘遮住，便是路过行人，也没妨碍，断然不会闹出什么乱子，所以拉着车儿，只向河埠缓缓而行。张老三和王麻子紧随车后，一壁走，一壁讲话。张老三道："慧姑慧姑，这番也着了我们的道儿。船里坐的这位军师，看他呆头呆脑，想出的计谋，要算神出鬼没，和诸葛亮一般。少停我们把慧姑扛进船舱，看这只馋嘴猫儿急到怎么田地。"王麻子忙止住道："你看对面有人走将过来，别多说罢。落在人家耳朵里，须不好听。"老三向前看时，果见一个西装少年远远地迎面而来。原来车儿已拉到沿河塘岸，离着河埠不远，所以常有行人来往。老三见那少年越走越近，毕竟贼人心虚，闭了嘴，便不多说。

比及少年走近车辆，猛听得车中人高声呼唤道："捉贼，捉贼，捉这白日掳人的恶贼！"小江北大惊，晓得机关破露，拉着车，正待夺路奔跑，吃那西装少年，抡动手里司的克，没头没脸地打来。原来马路上的车夫、马夫，生成一种奴隶性，见着西装打扮的，往往惧怕三分，何况干了这歹事，便不由自己做主，把车杠停落下来。这时车中的女郎，提着皮包，揭开车帘，从车中跳将出来。少年见了女郎，不觉呆一呆。女郎道："先生助我一臂，捉那白昼掳人的恶贼。"小江北见不是道路，情急智生，便也嚷着道："捉贼，捉贼，替你捕捉这个恶贼。"嘴里说时，辘辘地拉着空车，向斜刺里奔跑，当下脚里明白，不管路高路低，只拣荒僻处逃走。一口气跑了半里路，却不见背后有人追来，惊魂略定，才把空车放下，倚在树上，喘得不可开交，满头脸满的汗，潮水般地淌下，便拉着一块破毛巾，不住手地擦脸，一壁擦拭，一壁心里盘算："这陆慧姑委实刁钻促狭，幸亏跑得快，不曾吃他们捉住，似这般的利害寡老，我们要想摆弄她，真呀做乖乖乖，蜒蚰枉想吃百脚，……"

在这盘算的当儿，冷不备树背后伸出一只手腕，把小江北胳膊拉住。小江北惊弓之鸟，怎禁恐吓，正待扎挣脱逃，却听得背后那人格勒一笑道："都是自家人，怎么吓偏了心，只想滑脚？"小江北听出是张老三的口音，才敢回转头去。原来车中女郎喊捉贼时，老三和王麻子生怕拖累，也都逃之杳杳，却不料逃到这里，和小江北不期而遇。老三从后面走来，小江北正自呆想出神，不曾注意，所以受了这一番虚惊。当下三个无赖见了面，都是长吁短叹，互相埋怨。老三抱怨小江北："怎不夺路奔跑，却把车儿停落下来？"小江北又骂着王麻子："你这冒失鬼，没生眼睛，人家不曾麻醉，你便算她是麻醉，只有死马当做活马医，哪有活马当做死马医？"王麻子天生急性，一言不合，便涨得面红颈赤，粒粒麻瘢

里面，都要迸出火来，当下破口骂道："都是你这贼王八，撺掇人把药水瓶丢掉，被你坏了事，却在这里胡乱骂人。"说着，提起碗口粗的拳头，来打小江北。小江北也不肯相下，舞动乌鱼的胳膊，准备和王麻子扭打，张老三插身其间，把两边拦开，忙说："都是自家弟兄，为着些些小事，休得伤了和气。且到船埠边，和那军师商议商议，再作计较。"

这位军师何人？当然是三好先生伍青岩。他把小小船舱，当做发号施令的中军帐，冬烘头脑里面，想出这条恶计，以为千稳万妥，毫无破绽，量这小小慧姑，逃不出天罗地网。况且他早和著名蚁媒，暗地里几次接洽，只待慧姑上了船，便把船儿开到冷僻所在，实行他的掠卖计划。行船的船家，又是老三的帮里弟兄，通同一气，狼狈为奸，再也不会泄漏秘密。料得慧姑上船时，一定麻醉未醒，他又打定了许多暧昧不堪的主见，当下把那探艳法宝，擦了又擦，揩了又揩，从船窗里探出脑袋，呆呆地只向岸上盼望，盼望那一只天鹅，扑翅扑翅地飞进癞虾蟆嘴里，心头七上八下的当儿，一副穷形极态，都显出在面部上面，便是聘请了二十四位著名画师，也描摹不出这副尊容，何况在下的半锭枯墨，一枝秃笔，当然不能替他绘个小影。他又一个儿嘻嘻哈哈，十分得意，稳坐中军帐，静听好消息，只落得全身骨骼，都减轻了份量，约莫四两不满，三两有余。谁料锦囊妙计，第一次便遭失败，岸上的三个无赖，气急败坏地赶来，败兵报进中军帐，吓倒军师诸葛亮，初出茅庐便失风，依旧一个教书匠。然而青岩怎肯心死？免不得再定什么计较，再起什么风浪，按下慢提。

回转笔尖，重提那车中脱险的女郎，正要请少年帮助一臂，协同捉贼，谁料这三个贼徒，都已乘隙脱逃。少年又不知道哪个是贼，比及女郎说明缘由，贼徒早已不知去向。少年跌足叹道："造化了这三个贼人，早知他们这般行为，三个里面，捉住了一

个，也好问他因甚使这阴谋毒计，白日掳人。”女郎道：“横竖我不曾吃亏，便造化了他们，也没紧要。”当下谢了少年救援美意，便问少年贵姓大名，少年自称姓何，名韬，表字葆真，新从日本东京回国，舟泊金阊门外，偶然上岸眺览风景，却不料与女士邂逅会面，便也请问女郎姓名。女郎自称[姓]张名锦心，无锡人氏，这番趁车到苏，探问亲戚，却不料中了奸人的恶计。……编书的你写错了，车中的女郎，小江北认得她是陆慧姑，张老三和王麻子也认得她是陆慧姑，怎么叙到这里，却变换了一个张锦心？哈哈，列位且慢责备，车中的女郎，委实是张锦心。本书第十二回，曾说锦心和慧姑，虽是姑表姊妹，但是两个人立在一起，人家见了，都认做是同胞姊妹，面貌身段，语音态度，彼此都是酷肖。这三个无赖，和慧姑只见得数面，自然见了锦心，认定她是慧姑。况且慧姑立志要遵守新村里的公共信条，锦心怎样打扮，她也怎样打扮，表姊妹时通函札，也曾缔结个装束同盟，锦心和慧姑一般装束，所以三个无赖见了，始终认定是陆慧姑，再也想不到无端跑出一个张锦心，暗地里移花接木，李戴张冠。若论这位陆慧姑女士，得了隔夜的警告，当然不到车站上走动，便算慧姑要出门，他娘朱氏一定不许她走，所以马路上闹这风波，慧姑那边，竟丝毫不曾感受影响。编书的叙述的当儿，顺便要向着阅者诸君，在那纸片上道一个歉，慧姑并没遇险，转累诸君替她担惊受吓，委实过意不去。

闲话少叙。且说何葆真和张锦心一壁走一壁谈话，没多耽搁，早到了阊门马路，这处人烟热闹，车马喧阗，还有许多抬藤轿的劳工，沿路呼唤，招揽生意，葆真替锦心代唤了一乘，请她上轿进城。锦心素重人道主义，生性不喜乘坐肩舆，但是方才倒地的当儿，浅青色的夏衫，大大地沾了一块泥污，女儿家爱好天然，怎肯穿了泥污的衣衫在街坊上行走，临上轿时，锦心又询问葆真的

通信地点，以便日后常通尺素，葆真叹道："不瞒女士说，葆真在东京学校时，抱着宏大的志愿，以为这番毕业回国，定可大大地挣扎一番事业，谁料身入国门，周围的空气，都和我的思潮抵触，所以回国多时，尚没有一定地点可以发展我的抱负。然而无论如何，总想在社会上干些事业，不图名，不图利，只图有益于社会，便把全副精神都牺牲了，也觉甘心。将来定了行踪，再向女士报告住址，以便函札在还，随时可以领教。"说时，便也询问锦心的通信地点，锦心从皮包里取出一纸卡片，授给葆真，上面刊明"住无锡新村"五个字样。葆真瞧着卡片，沉吟片晌道："新村，新村，仿佛华帼英女士也住在这个新村。"锦心道："她便是敝校的校长，请问先生怎么认识她？"葆真正待回答，旁边两名抬轿的劳工先生等得焦躁，一叠声地催促锦心动身，葆真也道："女士便请上轿，容再相见。"说罢，脱冠为礼，握手道别。锦心身坐轿内，暗暗钦佩这位何先生，态度光明，语言恳挚，真不愧新学界的模范人物。抬轿的阿罕几声，放开脚步，如飞地进城而去。

方才两人谈话的当儿，道旁往来的闲人，都钉住了脚，恰似看戏一般，目不转眼地向他们注视，原来葆真生得气宇轩昂，锦心长得眉目清秀，两人立在一起儿，恰是珠玉交辉，冰雪比洁，善才和龙女谈心，玉女共金童握手，行人见了，自然容易注目，有的说是少年兄妹，有的说是新婚夫妻，还有许多人见这情形，起了老大误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便不把两人当做正经男女。比及两人走了，大家便胡猜乱测，自然道不出好话。就中有个臭嘴阿三，听得众人谈论，一时嘴上痒痒的，便引开了牙钳，信口开河，编造了许多谎话，说什么男的是男校里的学生，女的是女校里的学生，男校和女校同在一条巷里，这一对男女每日放学归家，总在一起儿走。其间有许多说不得的事情，吾不敢直说，免得伤了我的阴骘。今天这一对男女，同在旅馆里住，不知哪个耳报

神，报与男学生的娘子知晓，他娘子醋兴大发，寻到旅馆，和女学生扭打，女学生被她扭倒，险些儿饱受老拳，亏得男学生竭力救护，才把娘子劝住，然后亲送女学生到这里，代唤藤轿，送她进城。你们看这女学生，云髻蓬松，衣襟上还沾染着一大块泥污，这便是方才厮打的凭据。众人听着，都道是千真万确，谁疑他编造着天大的谎。那时有一个小报馆的马路访员，远远见许多人聚在一块儿讲话，便即两脚开着快车，气嘘嘘地赶将过来，钻头觅缝，挤入人丛里，拉长耳朵，听得臭嘴阿三满口胡柴，他便道听途说，混充做新闻资料，来朝小报趣闻栏中，便刊布了一条新闻，唤做醋海鸳鸯，装头装尾，添叶添枝，字里行间，又点缀着许多香艳词藻。看报的见了，都道是事出有因，谁知驴唇不对马嘴，都是臭嘴阿三的一篇鬼话。

闲话剪断。再说慧姑听着她娘劝阻，只在家里等候锦心，不敢到车站迎接。等了一会子，锦心没有来，却来了林姓姊妹。相见坐定，娘女俩都称谢不绝，且问昨夜的警报从何得来。林善珍不慌不忙，便原原本本，从张老三醉后漏言讲起，直到密室阴谋，机关破露，朱氏听得面色转变，连说："不得了，不得了，我家和张老三往日无仇，昔日无怨，怎么行使这般毒计？"善宝道："我也疑惑他的秘密行动，定有人在暗地里指使。"王妈在旁插嘴道："张老三是个粗人，想不出计谋，据我看来，多分是这替婆子揉脚的怪东西，在暗地里做军师。我常见他和张老三在酒铺子里喝酒，交头接耳，十分亲热。"林姓姊妹听了，很诧异，都问道："替婆子揉脚的是谁？"聪生抢着说道："大正月里，我要请他吃门闩的，便是他。"姊妹俩听了，一发不懂，拉着慧姑，叫她讲个明白，慧姑便把青岩一桩桩的笑话，讲给她们知晓，善宝笑道："怪不得那夜老三酒醉归来，把他娘当胸扭住，说什么老太婆把我当做驴儿骑，不服礼不肯甘休，原来事有来历，醉人嘴里，句句都是真话。"慧

姑道："这个计谋，定是姓伍的指使，毫无疑义。昨天学校里开会，我也见姓伍的和那张老三一般人，都混在来宾席里，便晓得他不存好意。"说时，又将怎样在林姓家中窥见张老三进门，怎样和王妈中途谈话，晓得老三和青岩结交，怎样送莲芬、飞霞出门，见老三和几个无赖在巷口舒头探脑，一一讲个透彻。朱氏道："好女儿，亏你嘴儿扎得紧，把我瞒得铁桶似的，直到今天才说明。"慧姑道："我怎敢早说，一来怕娘替我担惊受吓，二来怕娘把我拘束得紧，轻易不放我出门。"善宝诧异道："那个姓伍的，曾在学校里演讲教育，呆头呆脑，笑得人肚皮怪疼，他是个又朽又腐的学究，怎会想出这般毒计？"慧姑叹道："善宝姊有所不知，现在的国事，正败坏在一般学究手里，多少学究式的官僚，学究式的政客，都在那里舞文弄法，作奸犯科，纸片上说的话，无非引经数典，为国为公，方寸里的心思，都是肥己瘠人，自私自利，面目是学究，心肠是强盗。像伍青岩一般的人，所在多有。"朱氏道："好了好了，你又要滔滔汩汩，借题发挥了。话虽如此，你今天要到车站上去，他那边怎会晓得，难道他未卜先知，熟悉奇门遁甲？"慧姑呆想片晌，也揣摸不出什么意思。王妈拍手道："我可猜得了，那天刘公馆里打发春桃到这里来，说奉主母之命，向太太谢步，顺便送行，谈话中间，太太曾把这事告诉她，据我看来，定是春桃走漏的消息。"朱氏道："便是我告诉了春桃，这怪东西怎会知晓？"王妈笑道："太太有所不知，这怪东西和春桃两个，早有许多不好听的说话。"

朱氏正待盘问，恰听得外面叩门声响，王妈忙去应门，没多时，早见这位虎口脱险的张锦心女士，提着皮包，径向里面来。彼此都厮见了，锦心见着慧姑，便说："慧姑你好，险些儿桃僵李代，把我葬送了。"这句突兀话，把众人吓个一跳。林善珍一时心灵，便道："不好不好，我可害了这位姊姊也。"正是：

虎贲中郎，其貌相仿；远而望之，是一非两。

第四十五回　运急智履险如夷　起异心转忧为喜

善珍见了锦心，怎么唤声“阿呀”，道出这惶急话来？只为林姓姊妹，和锦心从未谋面，不料锦心的面貌，和慧姑这般相肖，恰才锦心从外面进来，姊妹俩骤见之下，老大奇怪，怎么里面坐着一个慧姑，外面又跑进一个慧姑？里面的慧姑这般打扮，外面的慧姑也是这般打扮，里面的慧姑是天仙化身，外面的慧姑也是安琪儿降世，比及两人立在一起，彼此相较，才知道锦心是锦心，慧姑是慧姑。锦心比慧姑清瘦几分，慧姑比锦心减短一寸；锦心比慧姑眉峰略起，慧姑比锦心樱颗稍红；一个儿婀娜之中，参以刚健；一个儿沉静之中，寓以活泼，真是玉琢粉搓双姊妹，脂烘铅染两裙钗。又听得锦心说出桃僵李代四个字，善珍心里突然一跳，暗想：“我和慧姑同学多年，见了锦心，险些儿认做慧姑，何况这几个无赖，一定把锦心当做慧姑看待，施展他们的恶计。”心里一慌，不知不觉地道出“害了这位姊姊”的一句话。朱氏娘女俩，正待盘问锦心，怎样地桃僵李代，锦心不答，注视着善珍道：“姊姊，你怎说是害了我？”善珍道：“你曾碰见张老三没有？”锦心诧异道：“谁是张老三，我不认识。”善宝埋怨她姊姊道：“你怎的没头没脑，道出什么张老三？难怪锦心姊姊不明白。”便问锦心道：“姊姊从车站来，可曾碰见三个人，一个江北口音，一个满面麻瘢，一个骨碌骨碌地盘弄着两颗铁丸？”锦心一发诧异道：“不错不错，三个恶奴，果是这般模样，你们怎会知晓？”这时慧姑拉着锦心的

手道:“都是我不好,没有虑到这层,不曾先给你个信息。好姊姊,你碰见这三个无赖,可曾吃了他们的亏没有?”朱氏也把锦心上下端相,便说:“不好不好,你怎么鬓松发乱,衣襟和裙幅,都沾染着泥滓,多半吃了无赖的亏。好妮子,你怎么能脱身到这里来?”锦心听着,不肯辩说,却先盘问慧姑道:“你们讲的张老三张老四,究竟闹些怎么一回事?”慧姑便把这事的原委曲折,一一说了,锦心方才明白,便道:“怪不得这辈恶奴,口口声声,只当我是慧姑,又说什么军师在船里坐,这个军师,定是你们说的伍青岩了。”慧姑道:“好姊姊,我的话都说了,你碰见了恶魔,究竟怎么样?”

锦心不慌不忙,便把怎样误坐包车,怎样走入岔路,怎样恶魔拦路,怎样跌翻在地,讲到这里,早把朱氏娘女林姓姊妹,吓得一齐失色。朱氏捧着锦心道:“好甥女,这这便……”一阵发抖,把下半句话都抖掉了。锦心道:“舅母别替我担惊,你道我真个被他们麻倒么?要是真个麻倒,我便休矣,再不会和你们相见。原来这拉车的贼头狗脑,专向荒僻处走,树后打着唿哨,又闪出这两个恶奴,我心中早有了戒备,又见这麻脸的恶奴,布扎着口鼻,手里弄这玻璃瓶,我便料定是个麻醉药,乘他拦路的当儿,假做受了麻醉,一跤扑翻在地,却把脸儿贴在草地上,躲避这毒药气息。这是我一时急智,除却这法,再也没有脱险的良策,一来地方荒僻,没人援救;二来彼众我寡,抵拒不得,一经抵拒,他们转用强暴的手段,硬把毒药来灌我,那便没有命活了,不如将计就计,扑倒在地,待有行人走过,再行声张。他们见我扑翻了,都道我真个麻醉,便丢弃了药水瓶,说什么慧姑慧姑,你枉自逞强,原来不中用,一麻便醉了。其实我哪里是醉,再清醒也没有。他们强把醒人当做醉人,强把张锦心当做陆慧姑,我不曾中蒙药,他们倒先中了蒙药,醉的不是张锦心,却是这三个恶奴。”说时,微微一笑,

粉颊上起了两个酒涡。

朱氏和慧姑都宽了心，胸头掇去一块石头。林姓姊妹见锦心叙述遇险情形，从容不迫，谈笑出之，暗暗佩服她的胆识非常，有巾帼丈夫的气概，聪生在旁，虽然不懂得什么，却也听得出神，忙道："锦姊姊，怎么你不曾醉，倒醉了三个恶奴？他们醉了，几时才能醒来？"锦心道："好弟弟，你问他们何日醒来，除是挨到了末日裁判，这三个恶奴，再也没有清醒的日子。"聪生不明白，只圆睁了两只小眼睛，向锦心呆瞧。锦心又把以下脱险的情形，讲了一遍。慧姑听罢，连道："可惜可惜，怎么这三个恶奴，半个都不曾捉住？原来西装少年，也是个不济事的。"锦心道："这也难怪他，事起仓促，我又不曾指定谁是贼人，所以让他们都逃了。"慧姑紧皱了眉峰，越想越气，便轰地起立道："锦心姊姊，你虽不曾吃他们暗算，然而这辈狗肉不食的恶奴，留在世间，终究是社会之蠹。我便要亲到刘宅，和邦平姑丈开个谈判，问他因甚延请这般十恶不赦的西席，和那无赖张老三，鬼鬼祟祟，行使这般毒计，不怕他不把伍青岩送到法庭，连同那三个恶奴，一起儿判决罪名！"说罢，向外直走。朱氏忙唤道："慧儿别鲁莽，须得从长计较。"善珍、善宝也都抢步上前，把慧姑拦住了，慧姑道："拦住我做甚？"善宝道："慧姑姊，难怪你气愤，但是你和令姑丈素来隔膜，你去报告，令姑丈怎便相信？"慧姑道："信不信由他，报告由我。"善珍接着说道："他若信了，果然没话说，要是不信，几个恶奴得知，一发怀恨在心，你早晚要迁往新村，他们纵然怀恨，也奈何你不得，可怜我们姊妹俩，住在蝎子窠毒蛇洞里，张老三晓得是我们走漏消息，怎肯放我们过去？姊姊一声张，岂非害了我们姊妹俩？"

慧姑肚里自思，这层虑得甚是，她们好意来救我，我若冒昧从事，坑害了她们，以怨报德，怎便过意得去？当下深深地吁了一口气，仍回原座，问着锦心道："姊姊，你是阅历深，经验富，对付

这几个恶魔，该用什么手段？”锦心笑道：“妹妹，别把这事放在心上，我们是什么样人，值得和几个恶魔计较。你又不曾吃亏，我又不曾吃亏，恶魔摆弄他人，转摆弄了自己，这是自然的报应，精神上的苦痛，他们都已失败，何消用什么对付手段？便要对付他们，也该有个充分的证据，我们又不曾捉住贼子，林家姊姊又不便出面作证，倘若声张起来，撩蜂挑蝎，也不是个道理。并非我示弱于人，犯而不校，其实经一番阅历，得一番教训，今天的事，恰是社会教科书的一种教材，对于我们，很是有益的。妹妹，你不犯着为这桩事生嗔。”慧姑经她解释，嗤地一笑，心也平，气也和了。朱氏道：“慧儿，你瞧锦姊姊比你长得三岁，她的见识和阅历，却比你高出几百倍。”锦心道：“舅母，别说客气话，似慧妹这般烂漫天真，胸襟爽朗，我是望尘莫及的。但是要在那机械社会里走动，‘莫信直中术，须防人不仁’，毕竟要戒备几分。好在府上不日迁住新村，从此光天化日，再没有魑魅现形，所以对付恶奴这一层，现在却不成问题。我的心里，另有一桩对付不得的事。”说到这里，却又沉吟不语。慧姑性急，忙问这话怎讲，锦心道：“一个人要脑筋清净，最好是不记人怨，不受人恩。恩怨两个字，容易把清净脑筋，搅得纷乱。便似方才几个恶奴，干这昧良行为，我脱险以后，早把这事看得似太空一尘，洪炉片雪，境过情迁，便当作没事一般。惟有这位何葆真先生，路见不平，竭力相助，我经他援救出险，没有相当的酬报，难道也当做太空一尘、洪炉片雪不成？要是寻常人援我出险，我便重重地出资酬谢，倒了却一桩心事，偏偏他又是高尚青年，不求人报，临别时，又不曾说什么通信地点，便要设法酬报，也教人无从措手，一桩心事，没时了却，这便搅乱了我的脑筋。”

这几句话，却又引动了慧姑的心事，忽地回头，向林姓姊妹俩说道：“两位姊姊援我出险，我也没有什么报答，我的脑筋，一

发比锦姊姊搅乱得紧。”姊妹俩听了，局促不安，一个道：“这是同学应尽的天职，值得什么？”一个道：“慧姑姊是我们的恩人，一辈子报答不了，昨夜的事，……”朱氏道：“好了好了，恩也不须挂齿，怨也不须记怀，讲了多时，大家都嘴干了，喝一杯茶，再议别事。”旁边站立的王妈，笑将起来道：“阿呀，我可昏了，张小姐来了多时，茶都没有送，我只光着手在旁边呆听，你们发抖，我也陪你们发抖，你们发笑，我也陪你们发笑，要不是太太这么说，我不晓得立到何时才休。”说时，挪动小脚，自去料理茶汤。林姓姊妹起身告别，朱氏和慧姑相送出门，又说了许多感谢的话，不须细表。

回到里面，重和锦心谈话，慧姑取了一套衣裙，叫锦心把泥污的换去，授给王妈去洗濯。锦心道：“换便换了，洗却不要洗，一套泥污衣裙，恰是今天遇险的纪念品，理当保存。”慧姑笑道：“锦姊姊，这便自相矛盾了，你说把方才的事，目做太空一尘，洪炉片雪，怎么又闹出什么纪念品来？我问你太空一点尘，保存到几时不变？洪炉一片雪，保存到几时不融？快快下一转语来！”锦心一壁换衣裙，一壁笑道：“你怎么和我参起禅来，我方才有言在先，表明宗旨，何须下什么转语。怨可忘，德不可忘，保存这套泥污衣裙，是记德不是记怨。”朱氏点头道：“锦心的话，委实不错，记德不记怨，论理也该如此，要叹目今时世，皂白不分，人心险到极点，有什么公是公非。倘有是非，玉如这孩子，也不能横遭惨死了。”锦心道：“我在新村，也听得玉如有跳海消息，究竟是真是假，你们总该知晓。”朱氏道：“我说是真的，慧儿说是假的，好甥女，你是有阅历的，究竟是真是假，替我们下一断语。”锦心道：“这却不敢妄断，只为家严和刘姓起了恶感，一向断绝往来，我和玉如虽是姨表兄妹，却不曾会过一面，他的胸襟如何，我都不晓得，怎好断定他的生死？”

正说话间，王妈从外面走入，执着两份梅红请帖，说是刘公馆里派人送来的。慧姑接取在手，抽出看时，忍不住樱颗半开，微微地笑了一声，旋又柳眉双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咳，这算什么话，简直是混帐请帖。"朱氏和锦心凑过头去同瞧，瞧了一眼，彼此都道出一个"呸"字，原来那两份请帖，一份是邦平具名的，上写着："谨詹于六月十八日，为亡儿琪授室，洁治礼筵，恭候潭第光临。"一份是柳小宾具名的，上写着："六月十八日，小女翠娥于归彭城，出阁守寡，是晚，亡婿小女双归，洁治礼筵，恭候光临，并请见礼。"三人看罢请帖，都叹息了一会子，慧姑道："似这般半阴半阳的结婚式，亏他们刊上请帖，真是荒谬绝伦，违反世界的潮流。"锦心道："你说他们违反世界潮流，我说他们迎合社会心理，目今社会上通行的日历，也是半阴半阳，唤做阴阳合历，既有半阴半阳的日历，应有半阴半阳的婚仪，既有阴阳合历，应有阴阳合婚。"

不谈他们对于请帖，纷纷议论，回转笔锋，再提那出阁守寡的柳翠娥女士，因甚的订成生死鸳鸯，谱就阴阳鸾凤？原来抱牌做亲一桩事，小宾夫妇十二分满意，翠娥心理一百个不愿。那天小宾娘子在刘公馆里，夸张女儿贞操，说得活灵活现，有色有声，其实信口开河，都是做的反逼文章，没有一句真话。不但看书的看时肉麻，编书的写时笔软，便是那天在座的朱氏和那邦平娘子，也何尝信以为真？朱氏素知翠娥的行为，当然不肯相信，邦平娘子虽然宠爱翠娥，只是揄扬过了分寸，也觉小宾娘子说的话，十成里面，约莫有两三成鬼话。然而世上说鬼话吹牛皮的，人家信不信，都不理会，只图在三寸舌头上占些风光，两片唇皮上讨些便宜，笑骂由他，夸张由我，有了千锤百炼的面皮，做个保障，自然海阔天空，任意乱嚼，再也不曾嘴软。若说小宾夫妇，因甚的强迫翠娥去替未婚夫守寡，都只为刘邦平曾有宣言，将来儿子成

亲以后，便当划聘部份财产权，由媳妇亲手执管。小宾夫妇眼巴巴地盼望玉如回来，眼睛都要望破，却不料一纸惊耗，天外飞来，死掉刘玉如打什么紧，眼看这许多财产，女孩儿没福享受。夫妇俩得此消息，两副囫囵心肺，恰似寸寸缕缕地切个粉碎，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哭丧着脸儿，实做那楚囚相对的模样。再说翠娥和小宋打搅得火炭一般热，情丝束缚，正自摆布不脱，玉如回来的日期越近，翠娥的心思越是千皱百绉，加着小宋信来，常有提心吊胆的诗句，说什么“刘门一人深如海，从此香郎陌路人”。翠娥把这一十四个字，看了又看，读了又读，一个字里有一个勾魂使者，把翠娥的魂灵儿捉住，只落得唉声叹气，没精打采，整日价情思昏昏，一百个不自在。她娘见女儿的容颜，比从前消瘦了几分，心里怎不着急，逐日买了鲜鱼肥鸡，做了羹汤，劝女儿多吃一口饭，谁料翠娥饭也懒得尝，汤也懒得饮，任凭什么佳肴到口，总是味同嚼蜡，吃饭是宛比数着珍珠，十粒五粒地纳入嘴里，吃得半碗，便搁着筷不要再吃。

那天，玉如跳海的消息传来，恰值翠娥吃饭的当儿，抢着电报看一个饱，恰似吃了几颗定心丸，服了几帖兴奋剂，立时意气飞扬，精神饱满，朵朵心花，一齐怒放，三万六千个毛孔，个个都开着笑口，暗暗地谢天谢地，谢那祖宗菩萨，说道：“冤家，你一去不返，这才逞了我柳翠娥的心愿也。”肚里这般想，嘴里霍落霍落，放开喉咙吃饭，恰似风卷残雾般的，没多时，早吃了三大碗饭，鸡羹鱼汁，嚼得津津有味，碗儿碟儿，都向了天。吃饭完毕，诗兴勃发，扭了几首歪诗，题目唤做“闻玉如跳海，喜赋七绝四首以慰香郎”，把诗笺摺叠个同心万胜儿，珍重加封，吩咐佣妇到吟香那边报喜。却不料小宾夫妇，希图刘姓财产，强逼她过门守寡，翠娥怎肯答应？叵耐她老子娘催逼得紧，三番五次，只在她耳边絮聒，劝了多时，翠娥方才应许。表面上总算十分委屈，强从亲命，

其实暗幕里面，有那宋吟香竭力撺掇，叫她将计就计，落得应许。吟香道："我那甜蜜心肝儿的翠娥妹妹，他们叫你过门守寡，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不妨满口应承，还有什么疑虑？一来替未婚夫守寡，彤管清芬，可以传之千古；二来刘姓的万贯家私，人你掌握，你便一辈子享用不尽；三来名义上做刘玉如的浑家，实际上做宋吟香的夫人，无拘无束，便遂了你的心愿。一举而三善备，你切莫错过了这般的好机会。"翠娥被他说动了心，这抱牌做亲的一句话，果然成了事实。

直到六月十八日这一天，刘柳两家，都是挂灯结采，十分热闹。偌大的一个苏州城，轰动得人人都知个个尽晓。还有吴中吟社里面的一辈诗友，对于这事，聚议纷纷，社长方便园先生，召集会员，在高邻公所里，开个临时会议，发表他一番意见。正是：

将假作真，看朱成碧；鱼目混珠，燕石误璧。

第四十六回　曹诗翁痴想文苑传　贾太史谬附逸民篇

“咦咦咦，哈哈哈，老夫名山著作，流播千秋，却不料发生在这小妮子身上。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小妮子不朽，老夫也可不朽了。咦咦，哈哈，咦哈咦哈，合罕合罕……！”这一片得意声，喧笑声，咳嗽声，都从一位虾须老人的嘴里透出。起初的咦咦哈哈，是纯粹的笑声，后来的咦哈咦哈，笑声里面夹杂着几分痰嗽，比及咦哈转为合罕，竟是纯粹的咳呛声。原来方先生的嗽病新痊，经这一番狂笑，却又牵动了他的宿疾，狂笑得没多几声，倒累他咳呛了一会子，咳得驼背愈耸，虾须愈跷，赶快揉着胸脯，把咳呛平复了，呵出一块浓痰，却又不即唾去，放在嘴里咀嚼，一壁嚼，一壁说道：“生今之世，行今之道，贞节两个字，早已没人讲求，却不料琐琐裙钗，竟有这般轰轰烈烈的举动，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平江学校里出了一个贞节的学生，吴中诗社里添了一个贞节的诗友，我方某躬逢其盛，真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合罕合罕……”又是一阵咳呛，前痰未唾，接着新痰，赶把两块痰儿一起唾去，方才腾空了嘴，又好说话。

那时雌鸡嗓子的吕文甫，插嘴说道：“社长先生言之有理，这位柳翠娥女士，三贞九烈，誉满东南，虽是社长教育之功，也是吾辈切磋之效。”说时，伸长鸭颈，在人丛里望了一望，见宋吟香不在诗社里面，才敢放胆说道：“好教社长得知，柳女士的家里，我曾到过好几回，接席谈心，甚为莫逆，她的肺腑，我都知晓，她不

是贞洁女子，还有谁是贞洁女子也耶?”便园瞪了文甫一眼道：“吕先生，你太多事了，柳生和你虽是诗坛文字之交，然而瓜田李下，也须分别嫌疑，无事无端，你去找她做甚?”文甫笑道：“我何尝去找她，却是她来约我。承她的青眼，屡次折柬相邀，文甫是何等样人，怎敢却其情而拂其意？自然登门访戴，接席谈诗。我文甫又是个坐怀不乱的鲁男子，和她谈论时，规而矩之，正大而光明之，有什么瓜田李下也耶?”方先生点了一点头儿，问道：“谈诗以外，讲些什么话?”文甫道：“我是第一正经人，谈些都是正经话，非其礼者勿言，非其礼者勿语，谈论中间，专把古往今来的贞孝节烈，和她细细而研究之，从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知不觉，便把她的气质一齐变而化之，这番翠娥立志守贞，轰轰烈烈地做将出来，不是我文甫的功，却是谁的功也耶?她和我做至友，宛似入了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岂非习与俱化也耶！……”

也耶的尾声未绝，蓦听得人丛里面，飞出一种尖脆的声音道：“大伯，你道些什么来？你算是正经人时，只怕遍天下更没有一个不正经的人。你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我玉侬。你去访那翠娥，多半是安着歹心恶意，孤男寡女，坐在一块儿，哪有什么好事干出?大伯大伯，你怎还说得嘴响。”说时，恨恨地瞧了文甫几眼。原来说话的不是别人，却是文甫的弟妇吕郭夫人，牙缝口角的腌鱼气味，也随着尖脆声音，一齐飞出，慌得许多吟朋诗友，各个倒退了几步。惟有文甫动都不动，一来他对于弟妇，存着三分惧怕，二来这种腌鱼气味，平日间时时领略，也不觉得什么难闻，只是当着众人，饱受一番奚落，不免老大的丢脸，又见众人的眼光，都向他面部注射，一发不好意思，愧从心里发，红向耳边生，没多片刻，竟把完全的面部，揩抹上一层红油。大凡羞耻的招牌，先从耳根挂起，耻字半个是耳，半个是心，可见古人造字，一一从经验上得来。

闲话剪断。方先生见这情形，端怕闹出笑话，忙道："快把闲谈收拾起，大家准备作诗翁。列位社友，须知传世之文，最难得逢好题目，题目好了，便是寻常题咏，也会传诸久远；题目不好，凭你江海一般的诗才，毕竟是没世不彰，归于磨灭。老夫费了数十年心血，惨淡经营，才有这一部便园诗集，留传后世，将来刊行以后，方不如趁这当儿，把诗集编定，预备刊布于世，传诸久远。其间名作虽多，尚少一篇压卷杰作，不无毫发之憾，天幸碰着这个好题目，怎肯轻易放过？老夫不敏，早做就一篇长歌，题目唤做女贞木，做得又凄又艳，可泣可歌，必须柳生这般的贞洁，才不负老夫这般的笔墨，必须老夫这般的笔墨，才写得出柳生这般的贞洁，真叫做离之则两伤，合合，……合罕，……"便园的意思，是要说一句"合之则两美"，谁料说到合字，嗓子里痒痒的，又一阵干呛起来，这一会子呛得厉害，良久说不出话，把面部涨得通红，鼻涕眼泪，都一齐呛了出来。

在这咳呛声中，诗社里许多吟友，个个扬着脑袋，高视阔步，做出那自命千秋的模样，你也掏出诗稿，我也摸出诗笺，彼此交换诵读，嘤嘤嗡嗡，千百个黄蜂苍蝇，又在诗社里作祟，惟有吕郭夫人，别转了头，只在那里吁气。吕文甫道："拙作第二联'孤心苦诣归空帐，软玉温香抱木牌'，这十四个字，自信倒也工致。"曹墨亭道："下句更妙，妙在引用成语，却一些看不出是成语，西厢记上只说'软玉温香抱满怀'，你把满怀二字，换作木牌，比原句胜过十倍，这叫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者耳。"廉老头儿道："曹墨翁的大作，引用成语何尝不妙，但看起笔两句，'自从盘古分天地，夫配阳兮妇配阴'，首句虽用成语，却用得堂皇冠冕，包罗万象，次句看似平常，然而细细研究起来，却是妙想天开，算得宇宙间有数的文字。"这时方先生呛已止，听得这般讲，便把"夫配阳兮妇配阴"七个字，放在嘴里咀嚼，咀嚼了一会

子，觉得没甚滋味，便道："廉兄怎么赏识这一句诗，其间有什么深意，左不过是夫配阳刚，妇配阴柔的老话罢了。你说是宇宙间有数的文字，倒要请道其详。"廉老头儿道："社长先生，你原来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墨翁这一句诗，却是妙语双关，匪夷所思。就那字面上看来，夫配阳刚，妇配阴柔，似乎是些陈腐话，然而这个配字，又可移作别解。夫配阳者，阴间的夫，和阳间的妇成配之谓也；妇配阴者，阳间的妇，和阴间的夫成配之谓也。阴夫配阳妇，阳妇配阴夫，这便唤做'夫配阳兮妇配阴'。"方先生使劲地拍了一下掌道："墨亭，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不料你的诗才，长进得这般迅速，千秋以后，老夫不能独享盛名，文苑传里，却被你分占一席。"说时，又把这一句诗放在嘴里咀嚼，却越嚼越有滋味。墨亭经他们一番夸奖，十二分快活，都向骨髓里直钻，眼睛合成线一般的缝，唇皮扯得木鱼般的大，心花开并蒂，骨节解连环，仿佛见千百年后的文苑列传，大书特书，标题着曹墨亭三字姓名，心头虽然得意，嘴里却还谦恭，酸溜溜地咬着文字答道："曹某袜线之才，而栏杆充数者也。大方家如此奖励，则万万而不敢当者耳。千岁后不朽盛名，非曹某所敢望之者耳，大凡五百年间，区区曹墨亭三字姓名，庶几不致埋而没之乎哉。将来一部文苑之传，曹某得备员其间，三生而有幸矣。若要首屈其一指，坐第一把银交之椅，方先生乎，舍足下其谁者乎。……"快刀截不断的之乎者也，泉水般地从墨亭嘴里喷出，倘有几位新文学家在旁听得，怕不要避之若浼，赶快把两只耳朵，在西太湖里浸个七昼夜。然而诗社里的酸朋醋友，物以类聚，专靠着咬文嚼字度日子，好似一天不说焉哉乎，西山不肯落金乌；又似一天不说也欤耶，太阳不肯向西斜，所以墨亭的掉文谈话，落在众诗人的耳朵里，司空见惯，觉得平淡无奇。

在那众诗人传诵佳作的当儿，便园居士不慌不忙，从怀里掏

出皮夹，从皮夹里拈出“女贞木”长歌的底稿，送给众诗人传观，也不道声呈请教正的客套话，大模大样地说道：“看老夫手段何如。”众诗人曲着背，觑着眼，栲栳圈似地围住，看那社长的分上，任凭下里巴人曲，也算阳春白雪篇，何况方便园的大才，在众诗人里面，算得是乌鸦林中的孔雀，小鸡队里的凤凰，那时一般诗友，除却吕郭夫人不在座，谁不五体投地，奉承这位诗坛祭酒？若问吕郭夫人究向哪里去了，原来她的来意，贪图和吟香接席吟诗，订一个知心韵友，谁料扑了个空，人人都到诗社里，惟有吟香不到，一团起劲，化作十分失望，便捧着满肚皮的牢骚，踏着小脚式的八字步，不别而行，怏怏地自回家里，按下慢题。

再说众诗人读罢这篇长歌，欢喜赞叹，手舞足蹈。有的说比着白香山的《长恨歌》，要加几倍光彩；有的说读了方先生的大作，觉得元微之连昌宫词，真卑卑而不足道焉者矣，当下你一句，我一言，给方先生戴了十七八只炭篓般的高帽，便园满怀快乐，收回了这篇底稿，横一摺，竖一叠，摺叠成个方胜式，依旧纳在皮夹里面，向着众诗友说道：“这小小皮夹里面，却不料包藏着千秋盛业。”众诗人随声附和，一叠声地千秋盛业，百世不祧，把那位方老先生，一直捧到三十三天以上，又把诗王诗伯诗仙诗圣的马屁颂语，替方先生加上许多荣号，便园拈着虾须，居之不疑。冷不备人丛里面，钻进一个十三四岁的顽皮孩子，把方先生一把拖住道：“给我钱来。”方先生瞅了孩子一眼道：“咦，阿虎，早晨给你三角钱，怎么一会子便用掉了？”阿虎道：“赌摊上掷得一把羊，起手便是四老鸦，区区三角钱，扑翅扑翅飞去了，快快给我钱，待我翻本去。”他老子尚没回答，阿虎眼快，见桌子上放着一个羊皮夹子，抢取在手，一转身便向人丛里钻出。方先生舍不得千秋盛业，断送在小孩子手里，蹒跚着脚步，待去追赶，阿虎已离着一丈多远，哪里赶得上？只得高声喊道：“好孩子，还了我诗稿，里面的

钱，都由你拿去。"阿虎听得老子这般呼唤，才把皮夹打开，取出诗稿，向着地上一摞道："谁希罕这捞什子，送给换糖的都不贪。"说罢，一溜烟地跑出高邻公所，自去赌钱，不在话下。方先生驼背曲腰，从地上拾起诗稿，自言自语道："好了好了，千秋盛业，又被我挣扎到手了。"当下又和众诗人谈了些闲话，看看时候不早，便道："刘公馆肆筵设席，此其时矣，我们快快登门献诗，叨扰他一杯喜酒。请请请。"一声请字，众诗人相率出门，都离了高邻公所。路上摇摇摆摆，排着鸭阵一般，脚里行步，嘴里兀自咿哦着诗句，障碍交通，遮断来往，惹得一般行人，怨声载道。

编书的抽出空闲，且把刘公馆里热闹情形，叙述一遍。大门开得直洞洞地，大吹大擂，欢迎贺客，从大门、仪门、轿厅、正厅，一直望将进去，张挂得灯天彩地，气象一新。两旁矗立着许多前清的衔牌，都是雪白的银两贸易而来，什么"候选悬左堂"、"候补县正堂"、"候选同知"、"候补府"、"候选道"，一古脑儿，都是"候选"、"候补"的特别商标。可怜满清覆亡，已经了十周纪念，这位刘邦平先生，还在那里候选、候补，正是棺材出了，远在那里讨挽歌郎钱，多半是一场痴梦。公馆里管家仆役，雁行般地站立，簇新的民国头颅，却戴上一顶满清的红缨大帽，主人刘邦平，也不管人家当面奚落，背后唾骂，竟硬着头皮，老着脸蛋，尽把甚么红顶花翎朝珠补挂，没人雇问的关店底货，一古脑儿都穿戴起来，墙壁上的喜幛，密密层层张挂得不留罅缝，四字标题，无奇不有。有的是"人天嘉偶"，有的是"生死姻缘"，有的是"异路同心"，有的是"相攸隔世"，这些话头，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更有荒谬的竟把"聆凤阳凰"、"死鸳生鸯"的不通名词，也都凑合起来。中间一副泥金堂对，是前清太史公的手笔，上聊"箫管齐鸣阴阳合律，"下聊"人天异路和合同参"，这位太史公，又是议会的议员，两项出身，都不忍抛撇，竟把死的资格，活的资格，一齐写在上面道：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浙江省议会议员出阴逸民贾夷齐拜”。这天的结婚礼节，男家主张用旧法，女家主张用新法，经那冰上人伍老夫子往来磋议，才定了新旧合参的礼节。好在今天的婚式，本来是半阴半阳半生半死，当然适用那半古半今半新半旧的礼节，大媒伍青岩迎合主人翁的心理，也向冷摊上觅得一个黄铜顶儿，高高矗起在帏帽上面，大摇大摆，在花厅上往来打转。

地方绅士，陆续前来贺喜，他们强半都是科举出身，脑袋里面，满装着许多天经地义对经贤传。刘贡生一壁嗅鼻烟，一壁大发议论道：“已嫁守寡易，未嫁守贞难，一部列女传，冰霜节操的寡，吾见其人矣，冰霜节操的贞妇，未见其人也。若柳女刘贞妇者，有妇者之名，无妇之实，刘郎死后别订丝萝，此人情之常，吾辈亦为得议其非。而不圆立志坚决，一至於斯也，难矣难矣。”马孝廉鼓着掌道：“诚哉是言也，未嫁守贞确是不易，一来不会参天拜地，无名分之可守，二来不会合丞同牢，无爱情之可说，像刘贞妇这般苦节确实不易。谁料民国时代，有此祥麟威凤?”贾夷齐正捏着象牙小梳，在唇边一上一下，整理几茎焦黄色的短须，听得这般谈论，放下牙梳，瞅了马孝廉一眼道：“马年兄不是这般讲，现在的时代，三纲沦九法敉，乾坤清淑之气，发泄净尽，再也没有甚么贞节女子出现，你把刘贞妇的节操牵拢到民国上面真是绝大谬误。马年兄，你也是发过榜的人物，怎么只是这般见识?”马孝廉听着一叠声道“是”，怎敢和翰苑老辈辩论曲直。贾太史又取牙梳，把短须梳了几下，整衣肃容，发出那庄重的声调道：“刘贞妇的节操，和民国两个字，毫不相干，养成她的苦心孤诣，都是对清治化之效。对清二百六十余年，深仁厚泽，浃髓论肌，所以琐裙钗，具有这般毅力，可以敬鬼神而泣风雨，贞妇生长诗礼之家，习闻弄於之化，轰轰烈烈，立志不凡，……”说到这里忽听得门外炮声隆隆，夹着大吹大擂，一阵热闹，大家都说县长到了，贾夷老，

你是乡绅领袖，理该做县长的陪客。贾太史笑道：“老夫清室遗民，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怎好和地方有司相见？但是主人翁既委托我做官厅的陪客，自然不使固却。论那遗民资格，不配见官，论那议员资格，又不妨见。官程子目中有妓，心中无妓，老夫目中有官心中无官，胡乱去相会便了。”正是：

首阳山下，薇蕨精光；夷齐踪迹，出入官场。

第四十七回　照红鸾丈母怜女婿　放白鸽顽父骂亲儿

贾夷齐本是个宜古宜今的人物，装龙像龙，装虎像虎，一见了县长，高拱手，低作揖，收拾起遗老面孔，揣摩那俗吏心理，汩汩滔滔，快马剪不断的谈话。他有一个儿子叫做小齐，新在县公署里充当庶务员，所以他和县长叙过寒暄，便说："小犬辱荷栽培，感同身受没齿不忘大德。"又把县长的政绩，有的没有的胡乱恭维了几句。古有扣马的夷齐，今有拍马的夷齐，扣马拍马，同是一马，不过扣是扣的马首，拍是拍的马屁罢了。

隔了一会子大门外炮声又起，张中将、庞旅长都骑着高头马儿前来贺喜，随从的丘八太爷，雄纠纠气昂昂，装出上阵般的威严，使出行锋般的气焰，惹得左右邻居，个个侧目，都说刘剥皮神通广大，有财有势，替那死儿子结婚调兵遣将，把这条街巷塞断了。……其实帮平和张中将、庞旅长并没交情，这番登门贺喜，都是翠娥的联络手段。中将的女儿张女权，旅长的女儿庞贵珍，都和翠娥同校肄业，声应气求，翠娥出阁的当儿，会向张、庞两同学当面要求，吉期的一天，定要拜恳两位老人家，虎驾光临，替寒家装个礼面。女权、贵珍都答应了，所以到了今天，那赫赫炎炎的中将、旅长，都前呵后拥地到刘公馆里去贺喜。帮平恭迎虎驾，自有一番忙碌。隔了一会子，大门外炮声起，原来张中将太太、庞旅长太太，也是统领着许多健儿，坐着绿呢大轿，前来贺喜，慌得帮平娘子带着丫环仆妇，毕恭毕敬地欢迎虎驾。早见两乘大轿四平八

稳地抬进轿厅，两旁迎客乐工吹擂得震天价响，护卫军士，擎着簇新的枪枝，插着雪白的马刺，一声口令嗯喇喇两旁站开，恶狠狠严阵以待，帮平娘子的眼里，几会见这般的威武气象，没奈何放大了鼠胆，从那马林枪树中，欢迎这两位贵客。比及轿儿落地，两位太太都出了轿门，张太太豹头环眼，庞太太狼背熊腰，不愧将门之妇，虎虎都有生气。后面随来的婢女，却都是袅袅娜娜，娉娉婷婷，侍奉这两位太太出轿，真叫做丑丑夫人相，娇娇是贱人，打不破这两句俗语。帮平娘子把两位太太的虎驾迎入内厅坐定，嘴里寒暄，心头快乐暗想："翠娥这妮妇，委实能干，亏她认识这般的阔绰太太，她身子尚没进门早替我争得许多光彩，门前马儿轿儿刀儿枪儿，都是翠娥裙带来的，要是像这刻薄鬼，一个鹅眼钱看得磨盘般大，平日不舍得交结官场，哪里来这体面？……"

不谈帮平娘子和这两位太太在内厅谈话，再说高邻公所里的一辈诗友怀抱着千秋盛业，也来刘公馆里贺喜，龙虾教员方便园做前导，雌鸡嗓子吕文甫做押队，晃动头脑，摇动身躯，肩背高低脚步下下，齐向这条巷里行进，才走进了巷口，早望见许多刀光枪影，和那挺胸凸肚的丘八太爷。众诗人都打了个寒噤，便吓得两条腿被地皮吸住，休想抽拔得起来。文甫伸出鸭颈，向前面望了一望，唤声："不得了也耶！"颈子缩短了三寸，舌头却伸长了五分。众人里面，还是曹墨亭有些胆量，便道："诸位吟兄，莫须害怕，李太白尚要力士脱靴，区区小卒，何足哉。"说时便冒到前面，做个鹅群鸭队里的领袖。众人干咳一声嗽，揉一揉胸，把胆儿放大了跟着墨亭行进，约莫走到刘公馆门首，早听得一片吆喝道："吠，哪里来的混帐人，鬼鬼祟祟做甚么？咱们大人在里面，谁敢乱跑？这里下了特别戒严令，你们要进去报个口号来，倘然半句支吾，捉对儿送营里去，每个结实打五百皮鞭。"原来众诗人欲前且却的模样，被兵士们瞧在眼里，只道是甚么歹人，在这里舒头

探脑，心怀叵测。吕文甫经这一吓，别转屁股，便想把脚底给他们看，廉老头儿气得瑟瑟缩缩，浑身肌肉都在那里零碎活动，方便园正想拔脚奔跑，恰似纸上躲着的苍蝇，休想拔动分毫，就中还是墨亭有主意，泞泞地一拱到地道："列位仁兄，且容兄弟说明，兄弟等无事不登三宝殿，都只为邦平翁备着梅红之帖，兄弟等特地而来应召者也。"众军人自然懂得之乎者也，只道他们情虚胆怯，信口胡柴，当下摩掌，便想打人，亏得公馆里走出一个老管家，认识这鹅群鸭队都是左近的斯文朋友，便向军士们打了一个招呼，方才解释误会，放他们进门贺喜。

诗人进去不多时，又见两面校旗，打着"平江女学校"的名号，飘飘扬扬，从巷口舞将过来。后面一对对的女学生身穿雪也似的校服，齐着脚步儿，都向刘公馆里面行，每人手里都执着一面小旗，五光十色照耀眼帘，旗帜上面都写着四字颂词。在那军人眼光里，怎省得写的甚么话，但是编书的略知一二。众学生排队前来，不但是登门贺喜，并且向那九烈三贞的柳翠娥女士行一个赠旗典礼，旗帜上面，都是搬运些贞烈词典里的套话，甚么"城崩杞妇"，甚么"泪淋湘妃"，甚么"共姜再世"，甚么"曹女重生"，这些话不问可知，是出於方便园先生的大笔。赠旗的学生，并不是全体，出发拢总三十二名，约占全校人数三分之一，人虽不算多，却费了校长九牛二虎之力，东也牵拢，西也拖扯，唇焦舌敝，百般央求，学生却不过校长的情面，只得胡乱去走一遭，才组织了这三十二名的赠旗队。这赠旗队的押队，便是校长安子虚女士，难为她肥胖躯，也跟着学生，跑走了两三条巷，胸前挂着黄澄澄的金章，额上悬着圆溜溜的珠颗，金章是真珠颗是假，不过是汗点罢了。校长穿的藕丝纱衫，吸着半背的汗液，牢牢贴在皮肉上面，恰似冷雨浇背一般。她们师生多人，直入刘公馆大门，却一些儿没有拦阻，那些持枪的军人，眼瞧得花撩千百万，早忘却了

方才的特别戒严令。

赠旗队人门不多时，又听得巷口呜都都咚隆隆，一队军乐款款地吹打过来。军乐后面，四名黄衣军士，抬着一方“节操冰霜”的匾额，匾额上面，颤巍巍插着金花，鲜艳艳披着红绸，高头马上，驮着一个军官，在后面押队，这是张中将表扬贞操，给与刘贞妇的荣典。一行人直送刘公馆门口，军官滚鞍下马抢步到里面报喜，霎时间三声炮音，刘邦平翎顶辉煌，出门迎接这方匾额，直达大厅，高高悬挂在正梁上面，满堂贵客，一齐瞻仰，许多赞欢声，搅作一片，细细研究起来，却也见解放这些波话，落在女孩子耳朵里，比那炸弹爆乐，要加一百倍厉害。好容易出了刘贞妇这般的节烈人物，倘不表扬一下子，这便算不得社会的先导了。说时，手捋着鸟菱髭须，隐隐以会先导自命。安校长汗液未干，气喘吁吁地插嘴道：“张大人你老见得很透辟，解放两个字，委实误人不浅。鄙人辩学多年，严禁生徒们沾染这般习气，倘然他们主张解放，鄙人便立地把她们姓名开除，有此一番整顿，校风自然清淑，才培植了这般的贞妇。”贾夷齐在旁连连地摇头道：“学校培植之功，怎及先朝作育之效，自从我世祖皇帝入关伊始，便以注重女教风天下，传至今日，尚有刘贞妇其人，替先朝生色圣清涵濡之泽，经二百六十余年之久，其所感人者深矣。”方便园打着头圈道：“有了表扬贞妇的旗匾，便该有表扬贞节的诗歌，我方便园做了四十余年的诗人，到了今天才觅得一个传世的题目，贞妇的芳名便园的诗名真是‘不江湖万古流’了。”吕文甫的雌鸡嗓子，一时作痒，吟哦自己的警句道：“孤心苦诣归空帐，软玉温香抱木牌。”曹墨亭也接着念道：“自从盘古分天地，夫配阳兮妇配阴。”尚有两位女诗人方永絮和吴吟梅，也在那里轻声吟咏，一个儿咏她的絮，一个儿吟她的梅，只可惜吕郭夫人不在场，没了几首香绝艳绝的佳章。

不表众人谈谈说说，单说来宾里面，却有两个少年，不和众人一般见解，一个儿暗暗地笑得嘴歪，一个儿愤愤地气得肚痛。笑的是谁？便是亚东第一钟情男子宋吟香。这几天内，他形影不离，专和翠娥作伴，吴中诗社里面，久已断了他的踪迹，无怪吕郭夫人今天扑了一个空。小宾夫妇曾和女儿有约，只要翠娥肯到刘公馆抱牌做亲，什么事都尽她自由，所以吟香在家里停眠整宿，夫妇俩都装聋作哑，不去干涉。吟香又是个甜嘴蜜舌的人物，跟着翠娥，向他老子娘讲话，总是爹呀妈呀地混叫，夫妇俩初听时有些刺耳，日子长了，不觉得刺耳，倒觉得窝心。原来"窝心"二字，是一句苏白，仿佛"称心如愿"的意思。娘子背地里拉着小宾说道："阿翠干的事，虽然是说嘴不响，偷来的锣鼓，一些儿声张不得，然而她的眼力，倒也算得一等，她看上这个小白脸，实在是百中难得一，千中难得双。休说她快活，我见了也欢喜。况且这些私订终身的事，算不得什么不规矩，也是古来常有的事。没见识的人，看在眼里，便当做笑话讲，知书识字的人，把这事看得入情入理，一些儿没有诧异。你看古来的唱本书上，有才有德的千金小姐，谁不红莺照命，在后花园里，和小白脸私订终身，后来一样也做了状元妻子，宰相夫人，富贵荣华，一辈子享用不尽。况且我们的女婿已死了，阿翠嫁到刘家，不过担个虚名儿，阿翠嫁后，我们俩又没有子媳，屁股后面光达达，成日价在家里坐，你瞧着我，我瞧着你，怕不凄凉出病来。有这不出名的女婿，常常到家里走动，亲亲热热地叫几声爹，唤几声妈，遇寂寞时不寂寞，遇冷静时不冷静，这般快活，出了黄金也买不得，真应了苏州人的俗语，丈母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小宾听这一席话，嘴里诺诺答应，肚里倒起了疑惑，翠娥出嫁后，他便担了几分心事，身在燕子窠里吸烟，心里却勃勃地跳动，不晓得小白脸可曾在家里打转，这些都是后话，暂时按下。

单说翠娥出阁的一天，吟香还捱着翠娥，哝哝唧唧地讲话。小宾娘子见这光景，毕竟怀着鬼胎，似这般相亲相近，分拆不开，终不成花轿临门时，一乘轿儿，抬着两个人去，抱牌做亲时，左手抱着死牌位，右手又抱着活牌位。当下便叮嘱吟香，暂时回避，遮掩众人耳目，将来的日子正长，也不争着一时半刻的相偎相傍。吟香听说，恍然梦醒，他想起今天方便园召集社友，准备收集诗稿，表扬翠娥的贞节，吟香的诗稿，数日前早已做就，并且曾和翠娥坐在一起儿，商量诗中的词藻，什么冰清玉洁、九烈三贞的字样，都是听着翠娥的主张，一一填砌在内。这几首表扬贞节的诗儿，是出于贞妇的指授，自然比众不同，格外贴切。现在小宾娘子嘱他回避，他便想起诗社开会的事，时间业已错过，来不及赶到诗社，不如径赴刘公馆里去献诗，所以赠旗赠匾的当儿，吟香也随着众人，在那里瞻仰盛典。众人对于贞妇种种欢喜赞叹的情形，吟香见了，怎不发笑，暗想贞妇的起居行动，区区肚里有一篇小传，他们不是个中人，怎晓得其中的真相，随声附和，说些都是混帐话，因此别转了头，用手帕掩住了嘴，只是吃吃地笑。

笑得嘴歪的，业已表明，气得肚破的，又是谁呢？原来这位少年，姓华名国，表字人杰，华校长的侄儿，刘玉如的好友。这番从工科大学毕业回南，行装卸后，便到苏州谒见刘邦平，报告玉如蹈海的情形，怎样地意气颓丧，忽萌厌世，怎样地奋身跃海，捞觅无踪，报告时声情激昂，可歌可泣，但是邦平听了，歌却不歌，泣也不泣。华人杰又道：“小侄本该早日南下，只为觅不到玉兄遗骸，因此在津门逗留了两星期。小侄和玉兄交好多年，又是同乡，又是同校，又是同时毕业，这番本约他同伴还乡，却不料途中出了这个岔子，丧我良伴，踽踽独行，真叫人千般地不快。”邦平听了，依旧漠然不动。人杰又道：“小侄查点玉兄行李，检得一纸诀别书，才晓得他牺牲此身，另有一番说不出的苦楚。玉兄遗下的

行李连同诀别书，特别赍送到府，留作纪念。”说时便把行李和诀别书，一一交纳。邦平对於行李物件倒很注意，一桩桩，一件件，按照人杰开出的行李单细细点查，肚里暗自盘算，这副行李连同物件还值百十块钱，亏得人跳了海，行李物件却不会跳海，要是一古脑儿都淹没了，这便叫做人财两失咧。查点行李时查到一双网篮，邦平便让刘福打开细看，恰有一件东西，直刺帮平的眼帘，不看犹可，看时丹田怒气，倏地升提到脑门，脑门怒气飕地行破了青天，便从仆人手里，套取这件东西，一口气跑到庭心，下死劲地向空中只一撩，东西脱手，恰似两只白鸽扑扑地破空飞去，没多片刻，又从空中直掼下来，掼得庭心石板，都作怪音。那时仆人刘福，猜不透主人心理，只是在旁呆看，人杰也觉莫名其妙，只道他神经病发，失了常度。邦平指挥刘福道：“赶快把这东西向街坊丢掉了，我不要看，看了便生气。”人杰忍俊不禁，忙问老伯何事气恼，邦平吁吁地说道：“华世兄，你想玉如该死不该死，他的心肠铁一般硬，明明要咒我死，才预备着这般的不祥的东西，我不会死，他就先死了，皇天的眼，咒人就咒了自己。”人杰听了，心里才明白，当下扑嗤一笑，便把学校惯例的话，竭力向邦平分剖。邦平听了，只是摇头不信。列位，你道网篮里有甚么奇怪东西？原来平淡无奇，只是一双白帆布鞋儿。邦平素多忌讳，又和玉如犯了心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所以见了白帆布鞋，只道是玉如诅咒父母，不怀着好意。隔了一会子，怒气渐平，才把这纸诀别书望了一眼，紧皱着双眉道：“不长进的孩子，这封书也不套红笺，工楷也不写，就把一张白纸歪歪斜斜胡乱写这么几行字算甚么……”话没说完，早把诀别书说的话，一一看在眼里，怒火里面又添了几块炭，说时迟，那时快，嗤地几声，诀别书扯做粉碎，紫涨着面皮，一叠声地“该死、该死”。其实书信里面，并没甚么触怒的话，不过说：“儿今长往矣，牺牲一生，促吾父改悔，多困金钱，徒

为怨府，宜稍散之，以平环怒。柳氏表妹，儿未承认为妇，听彼嫁人，以断瓜葛。儿琪最后忠告。”寥寥数语，明明是一服清凉散，无奈邦平见了竟化作干柴烈火，不可向。人杰见这光景，只得起身告别。邦平就把他勉强留住，说道：“刘世兄，屈留一天，明日是小媳抱牌做亲的吉期，满城的官绅都要到这里表扬贞节，儿子不争气，亏得媳妇争气，似这般的盛举，千载难逢，你何妨宽住一宵，在这里增长些见识。”人杰本不愿留宿，但听得抱牌做亲四字，恰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起了一种好奇心，所以今天的赠旗赠匾，人杰也在旁参观，万不料二十世纪的新中国，尚有这般不可思议的怪现象，当那众人赞叹声中，人杰只是垂倒了头，暗闷气。

话休絮聒。比及交子午刻，大门前一阵喧闹，新娘的彩头早到，炮声大作，鼓乐齐鸣。在这当儿做新郎的理该出堂行礼，但是新郎在哪里？早见一个妖妖娆娆的丫环抱着霁红色的花瓶，轻移慢步，走上氍毹。正是：

欢联秦晋，界判幽明；稳瓶在抱，以代藁砧。

第四十八回　振木铎苦口警痴人　抱花瓶疑心生暗鬼

似这般单独结婚，有了新娘，没有新郎，分明唱一出独脚戏。虽说牌位便是新郎，然而牌位又不生脚，怎便可以并立行礼？怎便可以相对鞠躬？为了这个缘故，世俗相沿的抱牌礼节，就有一个救济方法，抱的不是牌位，而是一个花瓶，不须新娘亲抱，就用丫环代抱。那丫环抱着花瓶，便有了新郎的资格，一样可以步上氍毹，和新娘捉对儿立，行礼也无妨，鞠躬也不疑。邦平为着结婚礼节，也费过一番斟酌，邦平的意思，是要翠娥亲抱牌位，娘子的意思，是要丫环代抱花瓶，彼此商议不决，邦平便去就正於翰苑前辈贾老先生。贾夷齐道："抱牌做亲，非礼也。武王载木主以出征，古之夷齐，既然议其不仁，令媳抱着位以做亲，今之夷齐，当然让为非礼。为得己而思其次，抱牌不如抱瓶。瓶者平安之象也，令媳抱瓶，尊府从此平安矣。"邦平听说大喜，便定了这个计划。

然而到了临时，却又发生一层困难情形，原来习俗相传几世抱着花瓶乔扮新郎的人物，一上氍毹，便有鬼魂来附体，生人的业气，被那鬼魂吸收，轻则连发三天的寒热，重则害一场大病，一年半载，不得起床。刘公馆里的婢女，拢总也有五六人，都是抱着这个迷信，谁肯以身尝试，好端端去触甚么霉头？经那柳氏娘子唇焦舌敝，百般拉拢，又许了一双金钏做犒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才见这春桃丫头向主妇告个奋勇。娘子请了赵仙人到来，行个镇压的方法，使那瓶里鬼魂，永远不得出现。赵仙人打扮一新，

干黄脸上，遍搽花粉，额上一搭青皮肤，隐隐从花粉里泛出，此番正遂了心愿，一来可索重酬，二来讨杯喜酒吃，三来借着镇压鬼魂，预备一种玩意儿，发泄她的胸头怨气。外面三声炮声，里面的赵仙人，把自己的嘴凑着瓶嘴，喃喃呐呐，念了几句秘密神咒，再把大红绫子紧扎着瓶口，插上金花，黏上玉如的生辰八字，预备完后，授给春桃，叫她牢捧着这个稳瓶，不须害怕，这鬼魂儿经老娘压住再也不会缠绕人身，但有一说，你抱瓶时，须得心地清净，打扫邪念，要不然这鬼魂儿便要在瓶里作怪。春桃嘴里答应，肚里好笑，这婆娘的弄鬼手段，瞒得过别人，瞒不过我春桃。从前装神鬼，活灵活现，都是我春桃干的，没有专会弄鬼的张天师，真着了鬼迷。春桃一路盘算时，早已步到堂前，在红氍毹上，亭亭站立。堂上热烘烘地拥挤着许多女客，一条条的视线，电掣般地向她面上射来，许多视线里面，惟有伍青岩的两道眼光，格外利害，他心里又喜又羡，恨不得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春桃交换了，春桃坐我的板凳，我替春桃做新郎，真所谓青岩春桃，易地则皆善也嗄。

闲话剪断。大吹大擂声中，一乘镂金错彩的大轿，前后八名轿夫，四平八稳地抬将进来在那书堂前面，轻轻停下。安校长带着两名学生把翠娥从轿中捧出。那时的翠娥，你要唤她一声翠妃，她的浑身上下，仿佛在妃色染缸里浸一个透，衫是妃色纱衫，裙是妃色纱裙，绣鞋是妃色缎鞋，头上幕着的珠罗纱巾，也是一律妃色，虽在盛暑之中，新娘的十指春葱，一双玉腕，还笼着又长又薄的妃色手套，便是面上烘晕的脂粉，也成了个妃色脸蛋。翠娥件件桩桩，都爱妃色，只可惜不做美的几点雀斑，不肯也化做了妃色。新娘出轿后，和春桃捉对儿做亲，一切不新不旧半阴半阳的礼节，不待细表。行礼完毕，平江女学校里的赠旗队，一对对的上场，向翠娥谨致颂词，翠娥鞠躬答礼。抱瓶的春桃，也陪着答

礼，说也希奇，她不知着了甚么鬼迷，手捧着瓶儿，只是瑟瑟缩缩地抖。赠旗完毕，接着便是同社诗友手捧着诗稿，向翠娥高声朗诵，一个下，一个上，就捱延了许多时刻。翠娥一一行鞠躬礼，吕文甫上场谈诗时，声调既然不佳，词句又是恶劣，翠娥听着，几乎嗓子里作呕，没奈何，也只得还个鞠躬礼，把文甫喜得甚么似的。"永永念，没齿不忘。"宋吟香诵的几首词，一句句，一字字，真溜的溜人翠娥耳朵里，甜津津的一颗心，恰似浸在蜜饯罐子里一般。诵诗完毕，接着又是中将、旅长、县长、校长先后上场，各致颂词，就中单苦了这位安子虚女士，一经挤轧，又挤出了满背的汗汁，把这纱衫儿似用着浆糊，裱在背皮上面，当着众人，又不好让小学生在旁打扇，真是说不出的鏖糟。

胖校长下了场，大家都道来客颂词，可以告个结束，谁料男客座里，跑出了一位英俊爽朗的西装少年，向着新人浓浓地一鞠躬，抱着很诚挚的态度，提着很清澈的声调，当众演说道："华国新从北京回来，道经贵门，承邦平先生的厚意，留在这里，参观盛典，但是华国个人的意见，对于这般盛典，抱着绝大的疑惑，却不敢随声附和，唱那冰清玉沏的高调。今天的婚堂里面，赠旗也有，赠匾也有，赠诗也有，列位提介贞节的盛心，煞是可敬。然而列位都是诵习孔孟学说的人，孔孟学说，开口便说仁字，这个仁字，便是现在所请的人道主义。试问妇人守节，和这人道主义，毕竟行突不行突？便如方才这位白髯先生诗中说的，'一兴之齐兮终身不移'，这句话也是相传的经训，然而却解释错了。经上所说的齐字，含着男女平等的意思，终身不移一句话，是男女双方共守的信条，不是妇人一面独受的苛约。要是专许男子重娶，不许妇人再醮，便违反了这个齐字的真义。表面上提介妇人的节操，实际上降低妇人的人格。何况今天的结婚，却是未兴之齐也。要终身不移起来，为着一个虚名儿，竟把终身幸福，全部牺牲，便算出于

女子的自愿,做家长的,也要明明白白,向她竭力地开导,何况未嫁守贞,多半出于矫揉造作,不是受着环境的压迫,定是存着特别的觊觎,今天举行的婚礼料想也逃不脱这个惯例。华国虽是贺客一分子,然而这般婚礼,怎说是可贺?简直是可悲可叹!婚堂里面,塞满了许多愁惨的空气,好好一个活泼女青年,给那破烂不全的经训,残酷不仁习惯,牢牢束缚,一些儿动弹不得,可悲,又可叹!"说罢,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转身便走。

这一席话,分明在兴高采烈里面,浇一杓冷水,轻歌曼舞中间,筛几下乱锣,众人听了,论理也该恼怒,然而恼怒的虽然很多,欢迎的却不少,但听得劈拍劈拍,从三十二名赠旗队里,飞出六十四双手掌声音。原来这辈学生,虽然拥着表彰贞妇的旗帜,然而纯是却不过校长的情面,论她们的心理,个个爱活泼,爱自由,对于翠娥的抱牌做亲,本不赞成,所以听了华国的演说,便努力鼓了一会掌。不但众学生听得起劲,便是站在红氍毹上的刘贞妇,听这演说,也觉句句入耳,语语惬心,一时忍俊不禁,便在珠罗纱的幕面巾里,偷抬俏目,向华国瞟了几眼,一见之下,腔子里的一颗心,勃勃地跳个不止。翠娥自思似这般的漂亮少年,合该有这般的漂亮演说,他的态度,他的面貌,休说寻常人比不上,只怕和她的吟香,也只好拜倒下风,心里这般想着,便觉手腕痒痒的,待要随着众人,劈拍劈拍地鼓一会掌,又恨身在红氍毹上,受着无形的束缚,两条手腕,却不便自由活动。在这当儿,翠娥活动不得,旁边捧瓶的春桃,却又全部肌肉都在那里零碎活动。

话休枝节。单说众人听了这一席话,直把邦平的面皮涨得猪血一样红,便园的胡须,吹得絮花一般飞,吕文甫提起雌鸡嗓子,连唤:"岂有此理!"贾太史浩然长叹道:"是何言欤,是何言欤!"张中将拍着县长的肩道:"演说的少年,委实荒唐,敢怕是个过激党,老哥倒要防范一下子。"县长答道:"不错不错,我也是这般

想。”邦平娘子不省得华国道出些甚么，她见女学生都在那里鼓掌，料想说的定是很吉祥的颂词，便也提起手腕，准备拍几下人情掌，才拍得一下，早吃胖校长安子虚女士扯住了，说道：“他在那里骂人，嫂嫂颠倒拍起掌来。”邦平娘子才红涨着面皮，放下手腕，不再鼓掌。

那时结婚礼节，都已告毕，沿着俗例，便把全部细乐，伴送新郎新妇同入洞房，里面的女客，都一窝蜂地去瞧热闹，外面的男客早排座席，大众都想拉那演说的少年，和他大开谈判。但是华国早已不别而行，自回新村去了，众人东找西觅，哪里寻得出他的影形。再说新郎新妇，款步进房，那个乔扮新郎的春桃，害着疟疾似的，一路走，一路发抖，二尺长的霁红花瓶，一颠一簸，也随着她的身体活动，颤巍巍的两朵金花，枝叶摩擦，瑟瑟槭槭地作音，恰似秋风里的树叶一般。那些迷信未破的女客，见这情形，怎不老大奇怪，又见春桃的面色如土，多半中了邪魔，便暗暗地替她捏把汗，好容易捱到新房门口，更抖得不成模样。在这当儿，只要把这稳瓶儿好好地抱上牙床，那便不会闹出甚么乱子。偏偏事有凑巧，春桃才跨入洞房，蓦地里唤声“阿呀”，向后便倒，连人带瓶，一齐扑翻在地，崩的一声，瓶随声破，早把稳瓶儿跌做两块。说时迟，那时快，早见一件黑乎乎的东西，托地跳将起来，才一霎眼，便向女客的裙幅下乱窜，不见时，万事全休，一见时，异口同声，都嚷着“有鬼、有鬼”，立时躲的躲，逃的逃，乱七八糟，只是夺路奔跑。这时的新娘柳翠娥，可也不受新娘物束缚，飕地扯去幕面巾，自由活动，拼命奔逃。一辈细吹细打的乐工，却也不禁恐吓，抛去喇叭，撇去笛子，手捧着脑袋，混在女客队里狂奔乱闯。别人恐慌不打紧，谁料这位豹头环眼的中将夫人，那位虎背狼腰的旅长太太，外表看来，却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其实她们的胆比着鼠子还小，女客队里，惟有她们俩跑得最快。张夫人被这妃

色罗巾绊跌一交，庞太太吃那丢下的喇叭滑倒在地，她们俩跌得快，跑得更快，眨眼时，早已跑在众女客的前面。想见中将和旅长都已研究过"跑跌扒"三字秘诀，所以夫倡妇随，亦趋亦步，不会辱没了武人的门风。若说瓶里出现的究竟是个甚么东西，惟有赵仙人肚里明白。家人慌作一团，她却不慌不忙，慢慢地摆动一双斗鸡脚，躲在没人处捂着嘴巴，一个儿暗暗好笑。家人惊魂略定，你问着我，我问着你，究竟瞧见了甚么鬼怪，却都各说各话，没有一个瞧得真切。有的说，敢怕是一条壁虎。有的说，仿佛是一只黄狼。有的说，只觉得一圈黑气，向我裙幅下滚。有的说，只觉得毛茸茸的东西擦着我的脚跟。揣测的口吻，种种不同，然而认定是刘玉如的鬼魂在瓶里出现，却是众口一词，众人一致。

在那众人揣测的当儿，编书的却先把这个哑谜儿揭破。原来阿巧娘和春桃两个，平日联络一气狼狈为奸，再要亲热也没有。自从青岩和春桃勾搭上了，熟一边，荒一边，阿巧娘家里，青岩不肯轻易去走动，便去走动，也不过打个转儿，说不到三言两语，便扑着袖子，一挥一洒地出门。阿巧娘是个精灵鬼怪的人物，见这情形，怎不疑惑，她想我这里的椅子，和从前没两样，从前的椅子，不曾抹上粘胶，今天的椅子，也不曾生着刺撬，怎么从前的老青，坐上椅子，屁股粘得牢牢的，拖他走也不走；今天的老青，才坐上椅子，转身便跑，生怕刺痛他的皮肉一般？阿巧娘遇见王嬷嬷，也曾把老青的近状，细细盘问，王嬷嬷瘪着嘴干笑，只不肯直说。后来几杯黄汤，一块四喜肉，把那婆子的牙钳挑动，什么话都留不住，一五一十，背书般地背了出来，从此以后，阿巧娘把春桃恨得咬牙切齿，握拳透爪。阿巧娘开的多夫公司，原不争老青一个股东，便被春桃剪了边，也没妨碍，然而老青和春桃勾搭上了，红纸包里的东西，便不曾落到阿巧娘手中，阿巧娘心里怎不恼恨？春桃剪我的人去，我不恨，剪我的钱去，便似剪我的心肝一

般，不由我不恼。阿巧娘既这般存心，便想把春桃摆弄一番，只恨没有相当的机会。恰逢翠娥抱牌做亲，春桃充当捧瓶的职役，阿巧娘得了这个消息，便触动她的报复念头，想在瓶里弄些玩意儿，把春桃吓个半死，只是想不出这东西。不料事有凑巧，听得床脚下一阵吱吱地叫，她便俯倒身躯，细细地向床下一瞧，不禁一朵心花，瓣瓣开放。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床下踏笼里面，踏着一只又壮又胖的老鼠，这时房里无人，便是阿巧也不在左右，人不知，鬼不觉，把那老鼠捉住，用着细密工夫，抽根纱线儿，四足攒蹄地缚一个紧，又用手帕裹了，藏在怀里，专备临时应用。恰好彩兴临门的当儿，邦平娘子唤她去镇压鬼魂，乘众人不注意，便把这捞什子纳入瓶里，却又胡诌着秘密咒儿，用红绸紧扎着瓶口，瞒过众人的耳目。春桃初抱瓶儿时，还不觉得里面有东西，比及踏上氍毹，却听得瓶里吱吱地鬼叫，吓得毛发直竖，又不好撇着瓶儿便跑。偏偏结婚的时间又很长久，老鼠在瓶里，早把攒蹄的纱线一一咬断，东奔西窜，自由活动，任凭春桃胆大，再也担当不起。全部细乐，送入洞房，乐工们细吹细打，老鼠在瓶里却是大纵大跳，吓得春桃魂飞魄散，才闹出这般的怪剧。

话既表明，再说这许多女宾，惊魂略定，伸伸缩缩地回到新房，探听一个确实消息。这时的春桃，早经人扛抬上床，延医疗治，翠娥捧抱着婆婆，嘤嘤啜泣，破瓶滚在地上，尚没收拾。邦平瞧着瓶儿，跺脚叹气，连唤"可惜、可惜"，谁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嬷嬷赶来报告道，床上卧的老太太，叫她不应，唤她不理，推她不动，多半是没了气了。正是：

瓶之破兮，惟家之索；牛鬼蛇神，一时俱作。

第四十九回　薛家园壶瓶开大会　妙严墓香火结仙缘

自古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花园锦簇的刘公馆，只为打破了壶瓶，闹得天翻地覆，落花流水。邦平夫妇听着王嬷嬷的禀报，觉得事有诧异，赶向老母房里，探听病人的动静，揭开帐幔看时，早已直僵僵躺着不动，向那来的路上去了。邦平埋怨着王嬷嬷道："老太太的病势，怎会变得这么快？你也不早来说一声。"王嬷嬷道："老太太的病势本不凶险，自从薛家园里闹起什么仙水，老太太巴不得水到病除，吩咐我备着香烛元宝，到妙严娘娘坟上去求仙水，求了满满的一壶，拍拍的一瓶，恭恭敬敬，捧到家里，老太太也不问冷的热的，清的浑的，咕嘟嘟喝了一瓶，又是一壶，谁料睡到下半夜，必列列地泻个不止，慌得我和小丫头两个，把老太太捧上捧下，半夜工夫，约莫泻了三五十次，泻到今天清晨，早已有气无声，动弹不得。我也曾向太太那边报信，太太说今天大好日，满堂都是宾客，你别把这没趣事禀告老爷，待过了吉时再讲。太太这么说，我怎敢到老爷那边来禀报？"邦平为着花瓶里闹出鬼怪，胸中正没好气，偏偏又是瓶儿壶儿里的仙水送了他娘的生命，眼见床头桌子上，还搁着一把茶壶，一个玻璃空瓶，瓶里边留着余沥，又浑浊，又龌龊，和阴沟洞里的泥水一般，邦平恨恨道："这算什么仙水，简直是毒药，生生地把娘毒死了。"嘴里说时，准备拉着玻璃瓶，向地上掼个粉碎，谁料胳膊尚没举起，斜刺里伸出一只手腕，忽地把玻璃瓶抢去，接着喃喃呐呐地骂道："你

这人好没道理，顶着磁盘不知重，放着鹅毛不知轻，从来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婆婆大限难逃，和菩萨没有相干，要是婆婆昨天死了，只怕今天的吉礼便干不成。眼见得婆婆死在今天，都是妙严娘娘在暗地里保佑，饮了她的仙水，才多延了一天的命，捱到翠娥进了大门，老人家才咽气，孝幔里面添了一个守尸灵的孙媳妇，也挣得许多风光。这都是老人家平日吃素念佛，才有这好报，论理也该备着香烛元宝，我们夫妇俩到薛家园去走一遭，在娘娘坟上烧香还愿，没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咒天骂地，得罪这位妙严娘娘。”列位，从来妇人家的溺爱，却有两种，不但是溺爱子女，并且是溺爱菩萨，任凭菩萨把人药死了，总说是病人大限难逃，和菩萨没相干，邦平娘便是这般儿解，然而邦平听了，不由得点头播脑，仿佛大梦初醒一般。那时许多吃喜酒的男女来宾，得了这个消息，老大扫兴，草草终了席，弄得不欢而散。喜筵散后，里面方才举起哀来，一切丧事排场，自有许多热闹，草草表过，不在话下。

且说苏州城里，怎么闹出一位妙严娘娘，这妙严娘娘又是什么人？原来提起这事，却有一番小小因果。苏州城有一条巷，唤做因果巷，单论这条巷名，也经了几番沿革，在那苏州府志上参考，是叫做鹦哥巷，在那明人编的吴郡志上参考，又叫做乘鲤坊，乘鲤两个字，本含着神话的气味，列仙传上说的仙人责任心同，乘着一尾大赤鲤，和诸弟子在水边相会，这便是乘鲤两个字的出处。但是乘鲤坊怎么变做了鹦哥巷，鹦哥独创性怎么变做了音同字异的因果巷，无非以讹，没有考证的价值。且说因果巷后面一片荒地，唤做薛家园，园里有个大土丘，苏州人唤它做妙严公主坟。这位妙严公主，名字不见史传，据吴郡志上说，梁武帝的公主，下嫁苏州人孙附马，公主出家后，便把故宅改建妙严尼寺，这个大土丘，便是妙严寺的废址。然而孙附马，确有这个人，一部梁

书里面，实在找不出什么妙严公主，惟有梁简文帝的长山公主，名唤妙碧，和那妙严公主，仿佛是个姊妹行，然而也是猜测之词，算不得实录信史，便算是实录信史，也是简文帝的公主，不是武帝的公主，可见吴郡志上说的话，全然不能当真。况且这个土丘上面，既没有华表，又没有碑碣，往来的行人，熟视无睹，不曾惹起什么注意。数年以前，官厅为保存古迹起见，在那土丘前面，建起一块三尺长的短碣，绣着妙严墓三个大字，然而往来行人，也不晓得坟里的妙严是男是女，是古代人是近代人，依旧是熟视无睹，不曾惹起什么注意。土丘旁边，有一个水池，水极浑浊，年深月久，分明是微生虫的出产地，水池里也没有什么风景，每日早晨，只听得萧萧马鸣，更唱迭和。列位，这是编书的穿插的诨语。水池里面，怎会跑出马来，不过每日早晨，左近的小家妇女，团团围住这个水池，左手提着马桶，右手捏着竹筅，在池潭里洗一个畅，你也豁绰豁绰，我也豁绰豁绰，一阵马鸣声，闹得怪响。苏州土白，把洗马桶的洗字，读做萧字，所以说是萧萧马鸣，更唱迭和。似这般藏垢纳污的池潭，蓦地里交了好运，人家竟当做体泉甘露看待，恰应了“臭腐化为神奇”的一句古话。土丘上面，乱丛丛生些青草，牛羊践踏，肮脏得不成模样。万不料到了今朝，瓦片也有翻身日，一团茅草，人家竟当做灵芝仙草看待。若问人家怎会这般迷信，其中自有主动的人物，暗地里散播谣言，行那诬世惑民的诡计。有的说，每夜月光之下，常见妙严公主从坟墓里出现。有的说，昨夜星梦里，公主特地来托梦，说已修成正果，上帝许她享受一方香火，她愿把坟上的仙草仙水，救济四方病人。这般无稽之言，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恰似蚂蚁报信般的，城乡内外，把妙严娘娘四个字，叫得怪响。一般奶奶社会里，听得这个消息，也不问是真是假，立时仰着嗓子，佛菩萨，活仙人，一叠声地乱叫起来。若问主动的人物究竟是谁，编书的也没有调查清

楚，大约都是三姑六婆，在暗地里捣鬼。

鬼头鬼脑的阿巧娘，也算主动的一分子。她曾头插天赦牌，颈套黄布袋，手提菩提子念珠，随带女儿阿巧，手捧香烛元宝，亲到娘娘坟上，磕头礼拜。阿巧娘拜罢，便唤女儿多磕几个头，保佑无灾无晦，一辈子不生病。阿巧噘着腰儿，不肯下跪，嘴里喃喃道："活见什么鬼，又不是我亲爷亲娘，拜什么魂。"她娘道："好孩子你别混话，娘娘听得要恼怒，快快下拜罢。"阿巧劈口答道："不拜不拜，一百个不拜，怕她唤夜叉小鬼，勾了我的……"蓦听得蓬的一声，阿巧向后便倒，手脚伸得直僵僵，倒插着眼珠，嘴里只吐着白沫。那时旁边烧香的，也有一二十人，见这光景，一齐吓得战兢兢，热背上逼出冷汗。阿巧娘爬在地上，捣蒜也似地磕头，连唤："娘娘息怒，小孩子不知轻重，胡言乱语。娘娘宽恩大量，宰相肚里好撑船，饶了这孩子一遭。"旁边的婆婆妈妈，也跪倒了三五个，替阿巧娘说情，那时的阿巧，嘴里嘤的一声，手脚方才活动，揉揉眼，打个呵欠，一骨碌扒了起来。她娘又连碰了几个头，谢过娘娘的恩，才敢站起，然而头额上面，早磕出了一个青胖块。直到刘姓结婚的一天，胖块虽平，额上一搭青皮肤，兀自未消。自从娘娘坟上演了这一出鬼戏，落在婆婆妈妈的嘴里，添枝添叶，一发说得活灵活现。后来鬼戏越闹越多，谣言越传越广，不但奶奶社会里噪起活佛，便是丈夫社会里，也闹着仙人，不但没受教育的崇拜公主，便是稍有常识的也敬礼娘娘。

列位，见童初入学校，国民教科书里，便有破除迷信一句话，算得平淡无奇，人人都该知晓，无奈三岁孩子童都晓得，八十公公行不得。那些不识字的愚民，迷信未破倒也罢了，最可怪的，明明知书识字，和普通社会的程度不同，惟有这个迷信观念，却是根深蒂固，始终不曾打破。似这般的人物，却也分着三派，一是开通派，二是半开通派，三是顽固派。三派的迷信论调，各个不同。

开通派的论调道：崇拜鬼神，算不得迷信，现世界的灵魂学和心灵学，一日千里，非常发达，大有研究的价值。可见主张有鬼的不是迷信，主张无鬼的才是迷信咧。半开通派的论调道：破除迷信不过一句话罢了，其实鬼神之道，说他是有，又像没有，说他没有，又像是有，无论科学怎样发达，鬼神两个字，大概总参不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顽固派的论调道：破除迷信，委实是一句混话，鬼神两个字，一定是有的，自古道，不信阴阳，但听雷响。……社会上的论调既是这般，所以妙严公主显圣一句混话，竟把一部分的苏州人，说得疑信参半，不问贫的富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丑的俏的，潮水般地涌到妙严墓上来，从大天明直到深更半夜，拔来报往，脚踪儿没有断绝，一片娘娘灵验的声浪，沸沸扬扬地宣讲起来，街头巷口，东也围着一个栲栲圈，西也围着一个栲栲圈，个个伸着脖子，扯着耳朵，听谈妙严娘娘的灵验史。"唁，朋友，娘娘坟上的草根树皮，比着白娘娘盗得的仙草还灵，张果老巷里的老张，瘫痪三年，寸步不能行动，昨天把娘娘坟上的草根树皮，浓浓地煎了一桶水，空通空通地洗了一个澡，立时手脚活动，和年轻时没两样。……""这还不算奇，像那周哑子巷里的小周，才算希奇呢。小周从小便是个哑巴，生了二十多年，简直不曾说过一句话，昨天饮了娘娘坟上的仙水，嗓子里一阵痒痒的，吐出一块顽痰，立时讲起话来，伶牙俐舌，任凭什么人，都说不过他。……""你可晓得妙严娘娘和观音菩萨是同胞姊妹，一个是三公主，一个是四公主，三公主唤做妙庄，四公主唤做妙严。……""我晓得的娘娘出身，不是这么讲，薛家园坦克的娘娘坟，又唤做雪娘坟，这位雪娘，便是一捧雪剧本里的雪娘，生前贞烈，死后成了正果，听说这只一捧雪的温凉杯，也沉没在这个池潭，倘有人掏取到手，委实是一件无价之宝，夏季里，热酒筛入杯里，转眼便变做冷酒，冬季里，冷酒筛入杯里，转眼便变做热酒，所以唤做温

凉杯。"似这般的街谈巷议,说的不是一人,谈的不是一处,句句都是实在,编书的却不曾撒半句谎。笔尖上开着留声机,不过把当日的兴论,披露一二。

再说妙严墓上一天一天地热闹起来,大家小户,有了病人,不用延医,不用服药,便向薛家园里去走动,顿使一般医生,可以同盟罢工,一般药铺,可以停止营业。但是相距没多时,医生家里,药铺门前,却又异常拥挤,比向日利市三倍。原来大家饮了这肮脏仙水,没病的变做有病,轻病的变做重病,到了这时,才晓得仙草仙水,毫无仙气,没奈何,赶紧延医赎药,忙做一团。这些都是后话,表过不提。一条因果巷,本来很是清净,却在这时,竟开了个壶瓶大会,鱼贯不绝的善男信女,不是拎着茶壶,定是提着洋瓶,气嘘嘘,急煎煎,不知忙些什么。比及取得仙草,汲得仙水,便把仙草塞在怀里,牢抱着茶壶,高捧着洋瓶,兴匆匆,喜喜洋洋,不知快活些什么。苏州城里面的失业朋友,瘪腮码子,利用这个时机,一齐来赶香市,因果巷里的香烛摊,约莫有二三十处,五步一个摊,十步一个摊,一般卖香烛的,望见过往行人,便托地跳将出来,高张着两手道:"请了香烛去。"不但因果巷里这般热闹,其余通着薛家园的大街小巷,都被这香烛摊团团围住。妙严墓一块短碑,早已剔去苔藓,焕然一新,妙严墓三个大字,朱光灿然,重加煊染,碑碣上面,披着大红绸缎,插着金花,好不庄严富丽,一个土丘,立时化做了人山,许多男男女女,一伙儿上,一伙儿下,乱哄哄地在那里钻动,恰似一个放大的馒头,攒聚着无数两脚苍蝇。大家扒上土丘,赶快搜寻草根树皮,挖的挖,掘的掘,手忙脚乱,闹做一团,这时的土丘上面,挖掘都尽,应了一句"寸草全无"的俗语。还有许多苦力,帮着人家挖掘,搜得一二枯梗,卖给这辈善男信女,掏摸些钱钞,也算一种投机营业。这个土丘,拢总没有一丈高,你也践,我也踏,你也掘,我也挖,不到四五天,早

已矮了斗截，再闹几天，怕不踹做了平地。旁边的池潭里，团团围住了许多人，空通空通的，你也舀一瓶，我也舀一壶，多年的洗马桶水，巴巴地取回家中，充做饮料，鼻尖嗅了又嗅，竟一天一天地热闹起来。公馆里的太太、奶奶、小姐、姨太太，都到薛家园坦克来走动。阿巧娘甜嘴蜜舌，专向绅宦人家的妇女，百般笼络，劝人们出钱布施，替妙严娘娘建造庙宇，大家被她说动了，你也写缘簿，我也写缘簿，专待开工有日，便要付款，不但劝动了城乡居民，便是上海开来的火车，也有一部分搭客，花着川资，专为乞取仙水而来。还有四乡八镇的阿木林、阿土生，率领着家中的黄脸婆子、黄毛丫头，赶着二三十里的路程，前来乞取仙水。他们随带的壶儿瓶儿，和城里人不同，城里人用的是磁茶壶、玻璃瓶，乡下人用的，无非是砂锅、瓦罐和那醋瓶、油瓶，更有贪心不足的，两个人合扛着大缸，到潭子里来取水，准备扛回乡间，零碎出买，倒也算得一本万利的好交易。后来越闹越利害，妙严墓上的人声，竟是通宵不绝，官厅见这情形，生怕影响治安，撰着白话的文告，四处张帖，劝大众莫信谣言。然而往来烧香的，见这文告，便一齐别转了头，正眼都不瞧一瞧。商学两界的明白朋友，也曾当着大众，指导他们的痴迷，谁料话没说完，一叠声的打打打，喊声震天价响，凭你一等辩才，也只好忍气吞声，赶快躲避。原来张老三领着一队小流氓，专在那里巡风，遇着反对烧香的，他便不问情由，首先喝打，大家怕他凶横，再也不敢多嘴。有几处地方团体，开了紧急会议，都说池里的水不干，烧香的便不曾断绝，当下趁着大清早，架着多条水龙，吸取池里的水，向空场上乱射。谁料事有凑巧，池里的水尚没吸干，崩的一声，把皮带爆了一条裂缝，那时议论纷纷，都道是娘娘在暗地里发怒，才有这个警报，吓得水龙队里的人，伸出了半个舌头，只落得有兴而来，没兴而去。

一天，阿巧娘坐在家里，正和张老三商议建造庙宇的计划，

面前摊着缘簿,教老三读给她听,什么张太太助洋三百元,庞太太助洋二百元,庞贵珍女士助洋一百元,正自读得起劲,冷不备门外闯进几名警察,取出一条黑索,把老三锁住咽喉,猴子般地牵向外面而去,直把阿巧娘吓个半死。正是:

欢笑声中,风波忽起;铁索锒铛,捉向官里。

第五十回　求福得祸误信观音　除旧布新改造空气

张老三被捉出门，阿巧娘呆了半晌，赶忙追出问时，哪里追得上，斗鸡脚斗到门前，向巷口东西张望，哪里有老三的影像。呆立了一会子，却听得巷口一阵脚步响，夹着七张八嘴的婆娘声音，举目看时，都是道中的娓妹，也有看香头的，也有掉水碗的，也有捉牙禹的，也有替身关亡的，这伙婆娘，都是慌慌张张，赶到阿巧娘面前报信道："不好不好，我们的天鹅肉吃不成了。"阿巧娘忙道："这怎么讲？"那替身关亡的王大嫂，把白眼儿左一瞟，右一瞟，掀起嘴唇，咬牙切齿地说道："赵家嫂哇，说起这件事故经，实在气哇气煞了人。不知哪个烂良心的，嚼舌根的，瞎三话四，造言生事，和那妙严娘娘做尽对头人，谎报官府，调齐兵马，雪白的刀枪，长大的汉子，把那薛家园围得密密层层。"阿巧娘忙道："人马围困薛家园做甚？"王大嫂打了一个呵欠，又使出关亡的声调道："赵家嫂嫂哇，提起这件事故经，实在怕哇怕煞了人。我不说，你不明，说了出来哇，只怕冷汗吓出两三身。薛家园里跑来许多天杀星，雪白刀枪耀眼睛，横行直撞赶闲人，将那烧香念佛婆婆妈妈拢总赶得干干净。跌的跌，奔的奔，搠霉头的王大嫂，被人踏破了一条纺绸百裥裙。赵家嫂嫂哇，烧香念佛不是犯法事，婆婆妈妈不是犯法人，当今官府痰迷了心，欺侮我辈善良人，欺侮我辈还可说，欺侮菩萨不应该。南无佛，南无僧，南无妙严观世音，莲台上面高高坐，一定不肯饶赦这辈黑心人。……"

不表阿巧娘门口，有这鬼鬼祟祟的婆娘讲话，单说苏州城里，闹了七储备天的妙严公主，闹得不成了模样，地主绅士，为维持治安起见，要求官厅，严行禁止，一面又拍电到南京军署，请饬下所司，实行保存古墓，解散愚民。官厅得了这个消息，即便雷厉风行，派出许多保安队骑巡队，全副武装，追风逐电般地迳向妙严墓上，驱散一般愚民，那些烧香的不禁恐吓，撇着壶，丢着瓶，怎敢逗留片刻，都向四下里躲避。薛家园里，依旧清净寂寞，和从前没两样。哄动一时的观音菩萨，从此威灵扫地，再没有人去坟前祈祷。万人空巷的壶瓶大会，变做了一场春梦。后来筑起一带围墙，把土丘和池潭一齐圈在里面，从此妙严墓上的池潭，人家不把马桶洗，也不当做仙水吃，无荣无辱，倒也不失水的本性。张果老巷里的瘫子老张，周哑子巷里的哑巴小周，依旧是瘫的瘫，哑的哑，仙草仙水，怎有丝毫仙气，倒是枉死城中，顿添了许多新鬼。刘公馆里的老太太，便是新鬼队里的一分子。不但有直接受害的，也有间接受害的，薛家园左近，有一家不戒于火，里面六七个妇女，误信谣言，气嘘嘘地赶到苏州，向亲戚人家借住宿，准备明日起个大清早，掬着一片至诚心，到娘娘坟上烧香点烛，乞取仙水，谁料仙水尚没到口，火却早已临身，这便是间接受那仙水的毒害。然而无论直接受害，间接受害，都是散播谣言的罪恶，与其说是仙水杀人，不如说是谣言杀人。天下杀人的利器，端推谣言居第一。论理该把造谣的人，重重地惩办几个，无奈没有凭据，官厅不便追究，惟有张老三领着流氓，在坟前耀武扬威，不是打架，定是角口，因此被人告发，捉将官里去，判定两个月拘役罪名。他是吃官司的惯家，短期的拘役，打什么紧，一些儿不放在心上，惟有两个月没得铁弹丸弄，觉得手掌怪痒，没做消遣处。

刘邦平听着娘子的话，拣个大吉日，安排香烛元宝，夫妇俩想到娘娘坟上去还愿，后来听得坟墓已被圈禁，也只得罢了。娘

子却喃喃地骂那官场道："怎么一做了官，良心都被狗子吃了去？休说虐待百姓，连那威灵显赫的观音菩萨，都不人在眼里。"邦平笑道："怎见妙严娘娘便是观音菩萨？"娘子道："阿呀，你做了一世的看财童子，原来只认得财神菩萨，却不认得观音菩萨。你伸长了耳朵，待我把佛门故典传授你，也教你长些见识。观音菩萨有四尊，配着东南西北四大海。住在南海的是南海观音，大家唤她做妙庄三公主；住在东海的是东海观音，大家唤她做妙严四公主，这些都是佛门故典，曾经赵仙人讲给我知晓，可知当今的官员，和你一般见识，睁开眼睛，竟不认得东海观音是什么样人。"

再说张老三被拘以后，他母亲张老娘吓得心胆都碎，似这般的好儿子，捱着苦去吃官司，教他心里怎生抛撇得下，预备着一纸呈词，到衙门里去乞情，她愿拚着老命，代儿子去坐牢。休说两个月，便是四个月也不妨，但求把儿子早早释放。隔了几天，官厅严词驳斥，说的是："母代子罪，法律上不曾规定，所请荒谬已极，着不准理。此批。"张老娘没奈何，只得左一把鼻涕，右一把眼泪，到"罪犯习艺所"里去送饭。老三见了娘，也没甚话说，今天索鱼羹明天索鸡汁，要是菜肴不周，便把老娘一顿臭骂。老娘撮着笑脸，连连陪话道："好儿子，别动怒，今天将就一下子，明天办着好菜给你吃。"到了来朝，老娘买了生鱼肥鸡，吩咐两个媳妇做羹汤，预备前去送饭。两个媳妇满肚皮不高兴，免不得语中带刺，讥笑她袒护劣子。老娘对付媳妇，却是掂斤播两，丝毫不肯迁就，半句话不中听，怒火冒得三千丈高，敲柜拍桌，闹得鸡犬不宁。以前还有同居林老娘从中劝解，现在林姓母女三个，早已搬往他处，任凭天翻地覆，也没人来相劝。

若问林姓母女因甚搬出，编书的便要从慧姑搬家的那一天说起。话说慧姑依了张锦心的劝告，和母亲收拾家具，隔日搬往新村，他们的行期，极守秘密，除却两林姊妹，和沈莲芬、蒋飞霞

几个同学外，其余的亲友人家，一概瞒起。依着慧姑的主见，本要把几个知己同学一齐拉到新村里居住，无奈飞霞已有了出阁的日期，当然不便移家，莲芬虽有迁居新村的志愿，叵耐她老子娘不表同情，都说住在苏州，又热闹，又繁华，谁愿意到乡村里去过活，住在乡村里，要一样，没一样，要吃点心，新村里怎有皱沙汤包，蟹粉烧卖？要吃茶果，新村里又不开着“稻香村”和“叶受和”，住惯了苏州，无端搬向乡村去，恰似从三十三天，跌下十八层地狱。况且新村里又有什么苛刻规约，不准吸烟，不准喝酒，不准赌博，似这般缚手缚脚，竟是活活地受罪。他们口口声声只说文明自由，定出的规约，却是野蛮压制，还不如住在苏州，实行吾们的烟酒自由，赌博解放。莲芬没奈何，也只索作罢。善珍、善宝本不愿和张老三同居，早有迁地为良之意，只是为着经济迫压，活动不得，慧姑虽许她移家以后，一切日用，由自己代为开销，不须她们丝毫顾虑，然而越是这么说，两林越不肯迁移，一家三口，怎好扯开了嘴，靠人家养活，不如住在苏州，做那掉经生活，倒不失自立的气象。慧姑也素知姊妹俩的志气，自然不便勉强，临时握别，自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态。两林回到家里，相距没多天，接到南京来的快信，是毓秀女校的格校长，敦聘她姊妹俩充当小学助教。原来毓秀女校的校长，从前在苏州小学校里，也曾当过教员，和两林有师生关系，感情很好，所以此番聘请她们到南京。小学的俸给虽薄，然而至少各有二三十元的入款，也可养活老母。当下写了复信，承诺了这桩事。又不能把老母抛在苏州，决计奉了老母，同住南京。临动身时，房东老娘又妒又羡道：“阿咦，你们小姊妹俩，也曾交着好运，真个冷钻里爆出了热栗。从前咕罗咕罗，拚着深夜读书时，我听得很觉麻烦，却不料读了几年，一双姊妹，都坐赚二三十块的雪白洋钱。我家两个儿子，也没有赚这许多，看不出你们的赚钱本领，比男子还大，真个改变了世界，男子失

风，女子当道，江北的河豚雌的大，应了这一句俗语。”姊妹俩听了，付之一笑，也不和她计较，奉着老母，搬出这个毒蛇窟穴，自向南京去担任教育事业，按下慢提。

张老三见林姓搬去，少了几个碍眼人物，愈加肆无忌惮，常常约着伍青岩到家里谈话，说那天吃了陆姓丫头的亏，偷鸡不着蚀把米，被弟兄们晓得了，怎不传做笑话讲，老青须得筹划一个报复的妙策。青岩道：“那天干的事，都是你们疏忽了，才吃了这丫头的亏，要是我在旁边，便不问她真醉假醉，须把药瓶儿凑对她的口鼻，着实地浇灌几下，才肯歇手。现在事已弄糟了，说也徒然。惟有那天的使用，小江北、王麻子和那船户名下，拢总花了二三十块钱，便是你老三，也曾向我支过十多块钱，这四十多块钱，块块都有血腥气，全是我青岩的心血变化，好容易揩磨了两个月的板凳，抠心肝，挖肚肠，替人家认真教书，才有这四十多块钱到手。偷鸡不着蚀把米，休说你们不甘心，便是我也怎肯瘪气？陆姓这丫头，好歹终要给她一个辣手，不过她已搬家到无锡，如要施展手段，比从前更觉困难，只好居以俟命，待有了机会，再作计较。便是这丫头弄不到手，我另有一个生财之道，做出来时，多少总可掏摸几千块钱，少不得又要你们几位从中效力，一不做，二不休。不是我青岩昧了天理，干这没良心的勾当，须知良心两个字是孔方兄的七世冤家，为了孔方兄面上，便该把良心圈起，这是有诗为证的。诗经上说：‘人之无良，我以为兄。’这个兄字，便是孔方兄之谓也嗄。……”老三懂不得青岩掉文，但是听说另有生财之道，便凑到青岩耳朵边，盘问根由。青岩不肯宣布，只说过了刘公馆的结婚日期，再作商议。比及婚期过了，正待和老三计议这桩事，偏偏老三又遭了官司，在习艺所里充当劳工，不得自由行动。青岩没奈何，只得把妙计暂存锦囊，专待老三罪满释放，再图实行这个勾当。

刘公馆里的春桃丫头，自从那天抱瓶受吓，一病不起，两三个月不得起床。春桃病倒不打紧，却累了青岩没精没采，懒向书馆里住宿，不时到阿巧娘家里去叙旧。阿巧娘暗暗欢喜，不是瓶里的鼠子作祟，老青怎会跑到这里来？可惜鼠子跑掉了，要不是，我便要烧几样菜，谢谢这位老鼠媒人。

编书的把上文许多头绪，略略整理一下子，腾出笔墨，又要提起这位迁居新村的陆慧姑女士。慧姑道："母亲，我们住在苏州时，只有自己的屋子里面，满满的都是新空气，一出了屋子，任凭走到哪里，这空气没一处是洁净的。却不料搬到这里，处处的空气，都和我自己的屋子里一样，新村的新字，算得名副其实。可惜清洁的空气，只限于新村一隅，要是全国的空气都和新村一般清洁，我们的中国，便有绝大的希望了。昔人说的澄清天下，无非把恶浊空气，换做清洁的意思。我恨不得左挟一个抽气筒，右挟一个打气筒，跳上昆仑最高峰，先把械手的抽气筒，簌簌地抽一下子，那么恶浊的空气都吸去了；再把右手的打气筒，咕咕地打一下子，那么清洁的空气都放出了。我们改造社会，先从改造空气做起，倘把空气都改造了，这才算得是大改造家。"慧姑说时，伸着柳眉，鼓着粉腮，举起着手腕，一副热血奋涌的神气，流露于不知不觉之中。说到大改造家，便捏着一个粉团般的拳儿，单把大拇指高高翘起。她娘朱氏笑说道："慧儿做什么？又要猜那一星高照拳儿了。你有多大本领，又不曾翻着筋斗云，怎能跳上昆仑最高峰？抽气筒有多大，打气筒有多长，你有多大神通，怎能把全国的空气，一边吸入，一边放出，通通都改换了？好孩子，你小小年纪，开出口来，总是一口吸尽五大洋，全不想想自己的能力，干得干不得。你不记得那天华校长说，凡是志气太高的人，和没志气的程度相等。又说，开万朵理想的花儿，不如下一粒真实的种子。你想华校长这般才具，这般阅历，绞了许多脑汁，耗了许多金

钱，也不过革新了一个村落。她还说是得了几个同志的帮助，通力合作，才有这般的成绩，要是单靠她一人，这新村便不能成立。你想办事这般万难，怎好轻易出言，唱那改良社会、改造空气的高调？”讲到这里，王妈走来说道：“师母，面粉和鸡蛋都调匀了，请到厨下做糕去。”

原来新村里破除阶级，仆役对于主人，不过唤一声先生和师母，朱氏搬家后，便把原来名称，实行革除，叫王妈改唤师母。王妈不肯，推说叫惯了太太，一时不便改口，况且我又不在这里读书，怎好师母师母地混叫，叫出来也羞人答答。似这般推三阻四，惹恼了旁边的慧姑，连连向王妈数说道：“你这人真有了奴隶根性，人家尊重你人格，把你抬举起来，你颠倒向泥潭子里直钻地下去。叫人师母，你害羞，叫人太太，你倒不羞，你不叫，我偏要你叫。”王妈没奈何，只得含含糊糊地唤了一声师母，慧姑拍手道：“好好，索把从前的称呼，一齐改造了。”便指着自己的鼻尖道：“你唤我时，唤我一声妹妹。”又指着聪生道：“你唤他时，唤他一声弟弟。”王妈道：“这般称呼，怎不折了我的草料，那是万万不能依从。”朱氏也觉慧姑的主张，未免矫枉过正，便道：“称人小姐，并没分着贵贱阶级，你只依旧称呼，不须改变。惟有你唤聪儿做官官，这两个字觉得刺耳，似乎轻视了这个孩子，你以后别把官官相称，只唤一声宝宝，我们不是害着官迷的人家，听得官字，便惹动了我们的气。”王妈从此便一一改称了。慧姑笑说：“这是解放兴改造的入手办法，解放了太太、官官，改造了师母、宝宝。”朱氏指着王妈的小脚，笑向慧姑道：“你有本领，也把它解放改造起来。”慧姑毕竟有些孩子气，便强逼王妈抽去裹脚布，实行解放，王妈吓得倒退了几步，两只手摇个不休，忙说：“使不得，使不得。”慧姑道：“又脏又臭的裹脚布，恋它做甚，快快解放了。新字典里面，怎有使不得三个字？”王妈皱着眉头道：“好小姐，好解放

时，我不待小姐吩咐，早已解放了。这两条臭脚带，我吃了它一辈子的亏，巴不得立时撕去，抛在东洋大海，永远不和它会面。无奈我的一双脚，是受惯了束缚，靠着两条臭脚带，还好胡乱跑几里路，扯去臭脚带，便一步也行不得。”慧姑叹了一口气道：“这也难怪你，本来恶政府胜于无政府。”这些都是前话，补叙完毕。

且说朱氏听得王妈叫她去做糕，把壁钟望了一望：“呀，三点一刻了，我们的茶点会是五点钟开始，相距没多时刻，我和王妈到厨下去做蛋糕，你在这里料理茗盏。聪儿这孩子在他姑母家里游玩，少顷和他姑母姊姊一起儿来，你见了他，叫他对了宾客，一一鞠躬，休失了礼数。”慧姑含笑点头，朱氏和王妈自到厨房里去。慧姑取出十多套的白磁杯碟，都是景德镇的出产品，坚固耐用，比那东方来的阿呀货，强过十倍，当下一字儿排列案上，把湿毛巾一一揩过了，又把干毛巾细细地抹，真个是表里清澈，不留点尘。又把宣传部的雨前茶叶，一份份安放杯里，指尖上有正确的天平，分派停匀，一些儿没有多少。再把福建出品的金漆茶盘，揩抹干净，放在旁边应用。正在料理的当儿，却听得一阵步履声中，夹着笑语，慧姑自语道：“原来聪弟弟真个和锦姊姊一起儿来了。”正是：

空气既换，清光大来；纤尘不染，方寸灵台。

第五十一回 兴土木另辟桃源 试旗枪特开茶会

前几回书中，专把牛鬼蛇神的现象，从笔尖儿描写出来，编书后这枝笔，几乎也沾染了妖气。列位，须知表露社会上的弱点，并不是编书的本意，编书的一枝笔，也想拣择个模范社会，供我挥洒，供我陶写，无奈削尖了笔头儿，钻头觅缝的，在种种社会里泥出混进，再也觉不出一个模范社会，遂我这枝笔的心愿。在这当儿，惹恼我的笔性，几乎怒发冲冠，实做那蔺相如第二。后来仔细一想，倒也心平气和，这不是社会不好，寔在编书的笔运不好。社会好不好，编书的没有转移社会的能力，笔运好不好，编书的自有斡旋笔运的手段。趁着陆慧姑搬住新村，度那新空气里的生活，编书的一枝笔，也向新村里打个转儿，在那新空气里洗一个澡，解除解除那妖魔气息。闲话剪断。

这个新村究竟在哪里？原来无锡城外，有一半村半郭的所在，唤做缥缈乡虚无境。这处背山面水，风景很好，旷地也很多。城里有一位华帼雄女士，爱那地方清净，俗尘都飞不到，曾在这里建造一所消夏的别墅，每逢炎日当空熏风煽暑的时候，常在这里度夏。后来受了种种的激刺，便彻底地觉悟道："许多同胞，都在火坑里度日子，我独在别墅里享受清凉的滋味，秦肥越瘠，漠不关心，道理上怎讲得过去？"当下便发了一个决心，情愿牺牲全部财产，建筑一个模范的村落。这便是新村成立的起因。讲那帼雄女士，籍隶无锡，现年四十有一岁，她父亲华宗海，信实经商，

称有数十万资财，临殁时候，打破遗产传子不传女的习惯，却把所有财产，分做两份，儿子少海，女儿帼雄，彼此各执一份，兄妹仰承遗训，彼此都无异言。少海娘子又是个明白道理的妇女，眼见一半财产落在小姑掌握，她却落落大方，一些儿不入在心上，转向丈夫说道："男儿不吃分家饭，靠遗产度日子，本是一桩可耻的事。你须轰轰烈烈，挣些事业，莫失了男儿的身份。"少海虽然生长富家，却很有独立性质，不曾被那金银气息汩没了性灵，宗海死后，少海在商战场中，守着信实两字的先训，到处都占着胜利，除那遗产不计外，又积得数十万的财产。他单生一个儿子，取名一个国字，表德唤做人杰，从幼便英英露爽，矫矫不群。少海夫妇有了这个玉雪可爱的孩子，立志要教他得受完全教育，造就高尚人格，所以从小学校读书，直到大学毕业，竭力栽培，从不曾吝惜学费。人杰也努力向学，没有纨袴子弟习气。他在同学里面，和刘玉如最为莫逆，常说："做了富家子弟，居移气，养移体，受了环境的诱引，往往沉没在金银堆里，不能彻底觉悟，我和玉如两个，虽然生长在豪富人家，亏得性灵未泯，觉悟尚早，竟被世界潮流，行破了沉沉睡梦。但是玉如的自觉力，比我还高出十倍，我所处的是开通的家庭，玉如所处的是顽固的家庭，亏他不为环境诱引，从污里开出青莲花，爵然泥而不滓，这般自觉力，怎不教人心折？"因此人杰和玉如，订了个金兰之好，不愧异姓的骨肉，彼此志同道合，从小学校直到大学校，一向同班读书，直到毕业，彼此还考个联名。

若说帼雄女士，也曾在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受过十年教育，她见办学的美国女士，往往守着独身主义，摆脱一切，绝无牵累，单把学校当做家庭，生徒当做儿女，云天万里，替异国人开通风气，不分畛域，不辞劳苦，实在令人起敬。虽说他们来华办学，是为传教起见，然而信教与否，悉听生徒自由，信教的不必说，便

是不曾信教，多少总得着些良好模范，所以帼雄女士暗自觉悟："这十年里的学校生活，简直把我的全部脑筋，一齐都改造了，要是我躲在家里，懒去求学，单讲究些调脂弄粉，戴金插珠，胡乱做几年闺阁千金，将来出嫁了，也只昏昏沉沉，从少奶奶做起，直做到老太太，一辈子的光阴，从此了结，几十年的行状，只有穿衣吃饭四个字，可以包括无余。换一句话讲讲，竟是做了一辈子的活动衣架，有机饭桶，兀的不把天赋的本能，一古脑儿都埋没了。"帼雄女士既这般着想，便向她哥嫂面前，斩钉截铁般地宣言，愿守独身主义。少海夫妇都道："这是妹妹的自由权，妹妹既有了决心，我们做哥嫂的，只有赞成，断无反对。况且堂上又都亡过了，我家人口也不多，妹妹出嫁，家里益加寂寞，既肯终身不嫁，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事。"帼雄听了哥嫂的话，暗暗欢喜，从此以后，便好一心一意地替社会效力，免做那活动衣架，有机饭桶，和庸脂俗粉的女子一般埋没了。她在教会学校毕业时，年龄尚在三十左右，毕业以后，曾向各处学校，充当过十年教员，热心教授，颇有卓卓的称誉，后来得了许多教育上的经验，便立志开办一所完善的学校，把自己避暑的别墅，捐做校舍，又见四围空地很多，便吩咐侄儿人杰测绘村落的全图，克日兴工，建起周围三百余家的新村落。人杰本来肄业土木专科，对于建筑一门，素有心得，那年又值暑假回家，一切建筑方法，绘图帖说，大大地用过一番脑力，所以这缥缈乡的新村告成，和寻常村落，迥然不同，船中人凭舷眺远，从那柳条罅里望将前去，白白的灰粉墙，整整的鱼鳞瓦，疏疏的麂眼篱，密密的虾须帘，新村全景，一一可以收入眼底。每逢傍晚的当儿，全村房屋，都沐浴于斜阳光里，一带玻璃窗，烘染得黄金一般，光线反射，自有特殊的色彩，衬以篱中的绿树，屋后的朱霞，船中人指点相告道："似这般的去处，休说住在里面的，定是神仙中人，便是我们坐船的，沿这河岸经过，也似武陵渔人，路入

桃源，几不作民间想。”

列位，这三百余家的新村，面积虽不甚大，然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学校，有医院，有图书馆，有公园，有公共操场，有公共厨房，最近又就山麓平原，建筑一个面积十余亩的公墓，这些都是旧村所无而新村所有的。还有旧村所有而新村所无的，如茶坊、酒肆、赌场、烟窟、土地堂、猛将庙等类，新村里早订规约，永远不许发生。华女士建筑这个村落，曾经许多顽固人物种种阻挠，种种破坏，女士振起全副的精神，和那旧社会奋斗，好容易战胜魔难，才奠定了模范村落的基础，一切设施，力求扩充，便聘请了张锦心女士，相助为理。锦心和华女士既是同乡，又是累世的交好，锦心的祖父张啸歌在日，和女士的父亲华宗海在日，彼此莫逆，锦心的父亲张达夫，和女士的哥哥华少海，又是十分莫逆，有此种种渊源，所以女士把锦心聘请到来，做个得力的帮手。

这番陆慧姑奉母移家，又肯在学校里担任教务，华女士素慕慧姑的才德超众，怎不竭诚欢迎。他们移家来时，女士联合同志，曾在村中开一个欢迎大会。古语道得好，礼无不答。慧姑和母亲商量多次，才拣定了这天的下午，开一个茶话会，柬邀女士一辈到家，答谢他们的盛意。客单上开列的人名，原定八位，校长华女士、村长华师母、葛孝思医师、葛师母、张师母、张锦心女士、李人文先生、李师母，后来在名单上面，又添列了两位宾客，一位是华人杰先生，一位是美国白爱丽女士。人杰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南迳到苏州，在刘邦平家里住了一宵，昨天才从苏州返家卸装，白爱丽是苏州教会学校里的教师，和华女士很为投契，今天才从苏州到来，参观新村里的规模制度。慧姑得此消息，所以把两人的名字，临时加入客单。

编书把以上说话，交代明白，接讲慧姑听得锦心和聪生的声音，慌忙出去呼道：“锦姊姊真个和聪弟弟同来了，姑母呢？”锦心

笑道："今天公共厨房里的饭食，轮到家母值监察，停一会子，才能到这里来。妹妹你一切茶点，可曾预备停妥？要是不曾，我便帮你料理。"说进，已携着聪生，走入里面，瞧见碗儿碟儿，排列得齐齐整整，便道："妹妹都已布置了，也用不着我来帮忙。"慧姑笑答道："区区茶点，不费什么手续，又不办什么筵席。"锦心道："这便是住在新村的好处，盛筵请客，新村里没这个风气。"慧姑嚷着锦心上坐，锦心道："且慢，我尚不曾见过舅母，舅母在哪里？咦，这不是一阵玫瑰蛋糕的香味，舅母想在厨下做糕。聪弟弟，我和你到厨房中去。"慧姑笑道："锦姊姊，你不妨在这里略坐一会子，没的请来的客人，只向厨房里跑。"锦心笑答道："你休和我拘这礼数，我是杜园客人，熟不拘礼的。"嘴里说进，脚踪儿已到了厨下。慧姑依旧在会客室里，细细地拭抹桌子，抹得桌面和镜面一般光洁，瓷盆里的素心兰，古铜瓶里的并蒂莲，一一都挹注了清水。却听得里面一阵笑声，夹着王妈的说话道："锦小姐，你是来做客人的，怎么也陪着我们做糕？真个是风水不涸，客人背牵了。"又听得锦心答道："只怕帮忙帮忙，越帮越忙咧。"慧姑肚里自思，似锦心这般表姊妹，便是同胞姊妹，也没有这般情分，她待我的好处不必说，她待我母亲，待我弟弟，都和自家骨肉一般。想到这里，又联想到刘玉如的身上，他从前待我的情分，也和同胞兄妹一般，却不料变生意外，出了这个岔子，似他这般的学问，这般的胸襟，我虽料定他不会寻这短见，但是生死下落，至今尚没有确信，昨天人杰回来，母亲要向他打探消息，他又事忙不得会面，少顷人杰到来，我须问一个水落石出。

隔了一会子，壁钟铛铛地敲了五下，新村里的规矩，凡有订约，都能尊重时间，不误晷刻，钟声才停，早见这位和蔼可亲的华校长，和着一位三十多岁的西国女士，齐着脚步儿，一路谈笑，从门前走将进来。这个大门，本是张陆两姓共同出入，门内一片草

地，平铺着翡翠地衣，中间的甬道，都用石子铺成，恰似一个丫字形，前斗条是总道，后斗条左右分叉，向左的直通张姓住宅，向右的直通陆姓住宅。那时斜阳光里，华校长和白爱丽女士，都向右面的叉道进行，走不到三两步，早见慧姑抢步下阶，飞风也似地迎到前面，和华校长、白女士先后都握了手。白女士把两只碧眼儿，向慧姑上下打量，暗思我只道安琪儿专产西主，原来“欠倪司”里面也有这般美丽人物。慧姑见白女士浑身上下都是雪也似的装束，金黄发上，压着一顶白帽儿，白帽顶上，矗着几片白鹅瓴，衫裙一色白洋纱，蹑着白帆布鞋，皮肤又是雪白，在那斜阳光里，一发白得耀眼，真不愧唤做白女士。慧姑操着西语，连呼“密司歪哀脱”，请她里面坐。白女士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道：“陆小姐，请你原谅，你不要叫我密司歪哀脱，你只叫我白小姐，恐怕白小姐的称呼，比密斯歪哀脱还好，恐怕西国人和中国人讲话，还是说中国土白的好。陆小姐，原谅原谅。……”原来西人说中国语，恰似华人说西国语，语气之间，总不能十分酷肖，白女士在华多年，颇能和中国人直接讲话，只是发音的当儿，异常迟缓，语尾拖带的余音，略似唱那赞美诗的声调，而且十句话里，总有两三句用着“恐怕”两字，做那领句的名词，遇着谦逊时，便一味地说那原谅原谅。

闲文剪断。接说慧姑陪着华校长、白女士，同进会客室时，朱氏和张锦心都在那里迎接，彼此让坐，白女士脱下白帽儿，和华校长捱肩坐下，校长一一介绍道：“这是陆师母，这是张小姐。”白女士含笑道：“陆师母，张小姐，今天机会好，和两位会面，原谅原谅。”嘴里说进，碧眼儿只向锦心注射，心里一阵奇怪，便忍不住问道：“嗄！奇怪，奇怪，我的心里，恐怕有些不明白，张小姐和陆小姐，恐怕是一对好姊妹，怎么姊姊姓张，妹妹姓陆，倒要嘴跷嘴跷。”列位，这嘴跷两个字，作什么解？原来白女士心里要说指教

指教，嘴里只道得“嘴跷嘴跷”。华校长代为说明道：“白小姐有所不知，他们俩虽不是同胞姊妹，却是中表姊妹，张小姐的母亲和陆小姐的父亲，是同胞的哥哥妹妹，因为血统的关系，所以姊妹俩面貌很像。”这时慧姑托着金漆盘儿，酽酽地泡着几杯茗茶，一一送遍，白女士左右浏览，把室中看一个遍，肚里暗思，原来“欠倪司”的家庭，也有这般的干净整齐。在这当儿，早见葛医生夫妇，李先生夫妇，一对对的前来。朱氏赶忙离座出室，欢迎他们到里面坐定，照例送茶，不待细表。葛医生和葛师母，都是五旬左右年纪，李先生和李师母，年纪都在二十四五上下，彼此正待攀谈，只听一阵革履声响，大家向外看时，早见一位二十左右西装少年，急匆匆地从外面走入，华校长道：“人杰侄儿来了。”朱氏正待招呼，人杰已在室门外挂了草帽，放下司的克，向朱氏鞠躬行礼，当下逊让入室。华校长便把侄儿的名字，向几位不曾和人杰识面的介绍，又向人杰介绍道：“这是陆师母、陆小姐、张小姐、白小姐。”人杰便一一上前握手。……且住，这位陆慧姑女士，和人杰初次识面，怎肯轻易与他握手？原来女孩儿别嫌明微，专为不正当的男子而设，现在人杰含笑上前，眉目之间，含有一副正大光明的态度，慧姑何嫌何疑，有甚避忌，便也提起粉腕，和他行一个握手礼，仿佛行所无事一般，不比那天碰见色眉色眼的伍青岩，故意的迎面撞来，手腕上吃这一碰，倒累她一双白绒手套，从此搁着不用。人杰坐定后，才说了两三句话，锦心的母亲张师母也来赴会。

在座宾主十一人，都已齐集，慧姑一一送茶完毕，王妈从厨下托出一只大方盘，盘中放着十余盆出笼蛋糕，切得又方又正，蒸得又匀又净，表面密蜡也似的黄，中间薄薄补着一层清水玫瑰，色比胭脂，煊染得格外娇艳，热气蓬蓬，化作篆烟四散。托进室中时，聪生随后也到，遍向在座宾客，行了一个鞠躬礼，小手里

执着一叠皮纸，依次敬授来宾，以便进点时遮衣之用。慧姑就王妈的盘里，把一盆一盆的蛋糕，分授来宾，姊弟俩彬彬有礼，大众连连赞美。那时的王妈，把面颊儿涨得猪血一般红，觉得进又不可，退又不可，这是什么讲究？原来白女士的一双眼儿，钉住了王妈的裙下双翘，瞬都不肯一瞬，王妈幼年缠脚时，满拟缠就纤纤金莲，博大众喝一声采，谁料天然脚风行以后，人造脚就此倒运，三百余家的新村落，再也觅不出一个缠脚妇女，这番白女士的眼光，专向王妈的小脚注射，王妈自觉不雅，又没个遮丑的法儿，只落得进退两难，涨红了脸儿不作声。比及盘内的蛋糕，都已取去，方才倒提了空盘，遮蔽着两只小脚，一步一步地退将出去。

众人用点都毕，慧姑便向人杰询问道："华先生，那天玉如跳海的电报，是先生在津门拍发，请问这跳海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别有用意？"人杰向慧姑望了一眼，微微地吁了一口气，便有一番对答。正是：

泥马入江，银瓶落井；消息无凭，终朝引颈。

第五十二回　柴米生涯虚抛岁月　羹饭主义贻误儿孙

人杰见慧姑动问，便叹了一口气道："玉如跳海，事出意外，休说女士怀疑，便是我们同学诸人，对于这事，都算做一件很有研究的问题，谁肯贸然相信。此番玉如南归，本约定和我同行，到了津门，略作勾留，这天恰是旧历五月初五日，有几位同学，约我们酒楼小饮，庆赏端阳。谁料玉如喝了几杯酒，满腹牢骚，一齐勾起，席上谈论，态度消极，专说些悲观话儿。我们从旁劝解，玉如若有所悟，便也强自驱遣，谈笑如常。席散以后，玉如当夜不曾返寓，我虽十分诧异，还算他在友人家里歇宿。到了来朝，一定返寓。谁料来朝空等了半天，不见回来，约在傍午时分，邮差送来一信，拆开看时，却是两纸诀别书，一纸给我，寥寥数语，只说'与子别矣，借大海脱离羁绊，不得已也，夫何言。'一纸给他父亲，说话也不多，无非劝他改行为善，体恤贫民，并说柳氏亲事，始终不曾承认，听彼改嫁，以绝瓜葛。我看了这信，乱了主意，一面拍电到苏州，报告凶信，一面雇着舢板，找寻他的遗骸，找寻了几天，不得下落。后来和几个同学研究玉如的生死问题，都说玉如跳海，未必是真，一来他从天津赶到大沽海口，多少也有百里之遥，怎能跬步便到？二来他这诀别书中的一个'借'字，很可研究。借大海以觅死，是叫做借；借大海以隐遁，也是叫做借。我听了同学的话，如梦初醒，这两层意思，本是容易想到，无奈我当时乱了方寸，轻易拍电到苏州，敢怕玉如的老父，得了凶信，霎时间祸从天

降，吓个半死。”朱氏接嘴道：“华先生说什么咧，须知这位老仇，铁打肚肠钢打肺，得了凶信，笑都来不及，怎说是吓。”人杰点头道：“这位刘先生，果然异乎常情，我和他会面以后，才晓得他的顽固脑筋，简直不可救药。”当下便把在苏州和邦平问答的话，一一报告，讲到白帆布鞋抛向半空，算儿子不怀好意，生生地把老子咒死，大众听了，除却白女士，都是哈哈大笑。白女士莫名其妙，便扭转了头，向华校长询差别道：“这位刘先生，怎么不喜欢白帆布鞋儿？恐怕有些不明白。华小姐，谢谢你，嘴跷嘴跷。”华校长忍着笑，便把旧社会喜红忌白的话，讲给他听，白女士把自己身上瞧了一瞧，便道：“阿呀，危险危险，亏得我在苏州不曾和刘先生会面，要是会了面，恐怕他一定不喜欢我，因为我的姓是白，我的衣服帽鞋，没有一件不是白，恐怕他也要把我撩在空中，重重地掼一下子，掼出了满身的红血，恐怕他倒要喜欢我。”这几句话，又使得众人哈哈大笑。

笑声敛后，白女士又问及新村的风俗习惯，华校长道：“不瞒白小姐，敝国的病根，全误在习惯两个字，只为几千余年的旧习惯，根深蒂固，凭你如何奋斗，总打不破这个习惯观念。政体虽然改革，习惯却不曾改革，历年纷纷扰扰，把时局越闹越糟，全是习惯两个字，在那里兴风鼓浪。鄙人告着奋勇，想和那几千余年的旧习惯，决斗一场，然而自己究有多大能力，拈着绣花针去掘井，掘了一世也没用。敝国二千余年前，有一位哲学家唤做老聃，他的救世方法，要从‘小国寡民’入手，鄙人创办的三百余家新村落，算得是小国寡民了，绣花针掘井，虽当没用，绣花针去挑那皮肤里的芒刺，不好说是没用。”白女士听到这里，连连拍着掌道：“也斯恶来。”忽又想到和“欠倪司”讲话，怎么这般说，赶忙改变论调，操着生硬的苏白道：“蛮对蛮对，一些也不错。”华校长又道：“创办的当儿，鄙人曾有宣言，新村落和旧习惯，势不两立，拘

守旧习惯的，休来居住新村落，居住新村落的，须得破除旧习惯。起初这里的村民，也不过十家五家，算不得什么村落，后来渐渐发达，直到现在，居然聚到三百多家。大小学校有三处，除却鄙人担任一校以外，这位李先生和李师母，便是其它两校的主任。还有医院一处，这位葛医生和葛师母，都是医院里的主任。鄙人才力薄弱，好在这几位帮手，办事热心，不避劳苦，才奠定了新村的基础。”又指着华师母道：“这是我家的嫂嫂，村里一切的公共事业，全仗我嫂嫂主政。嫂嫂才大心细，办理得井井有条，三百余家的村民，心悦诚服，全体一致，公举我嫂嫂做村长。”

白女士听说，便向华师母瞧了一眼道：“华师母，你的本领好，我很欢喜你。你们三百余家的新村，怎么办得这般好，华师母，多谢你，嘴跷嘴跷。”华师母谦逊了一番，便把新村里举办的公园、工场、公墓、宣教堂、俱乐部、公共厨房，一件件，一桩桩，向着女士报告。女士道：“请问华师母，这公共厨房共有几处，里面的办法怎么样？多谢你，细细嘴跷。”华师母道：“这公共厨房，共分四处，大约七十五家里面，便有一所公共厨房。我们要办这公共厨房，却有两层原因，只为旧家庭里的习惯，专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当做开门七件事，寻常人家的妇女，为了这七件事，成日价闹得手忙脚乱，丢下这样，便是那样，再没有空闲工夫研究自己应有的常识和那儿童应受的教育。现在我们要把纷乱的家庭，一一都遵着秩序，不得不把柴米琐碎的时间节省出来，使妇女们都有余暇工夫，干那别项重要事业，这是第一层原因。还有景况从容的人家，开门七件事，一齐委托仆妇厨役们去料理，只懂得饭来开口，筷来伸手，然而这辈仆妇厨役，大都没有卫生上的知识，烹调的东西，偶失检点，往往容易致病。自古道病从口入，这是颠扑不破的格言。我们所办的公共厨房，一切都从清洁入手，厨房里执役的人，都有卫生上的常识，尚恐偶有疏忽，又公举了几位

督察员，轮流在厨房里面监督。自从有了公共厨房，新村里的医院，往往十天也不见人来院里治病，可见却病良方，全在改良庖厨，这是第二层原因。”白女士道：“办法是很好，但有两个问题，恐怕我有些不明白。”华师母忙问何事，白女士道：“吃饭的当儿，却有两个问题，不是七十五家的人，都到厨房里会食，定是厨房里饭食，分送给七十五家的人。照第一个办法，恐怕家里有了老人小儿，扶的扶，抱的抱，同去会食，是很困难的。照第二个办法，天暖时不打紧，恐怕大冷天气，把饭食送到家里，早已减了温度。华师母，你们总有救济的法儿，嘴跷嘴跷。”华师母道：“白小姐虑得甚是，我们也料到有这两层困难，所以厨房里的制度，会食也可，送出也可。要是家中没有老弱，尽可前来会食，那边有宽敞的会食堂，不怕拥挤。要是不便会食，厨房里有多辆饭食车，车里安着小炉笼，便在大冷天气，也不会减了温度，按时出发，车上击着响铃，人家听得铃声，便自来盛饭取菜，也没有甚么不便利。”白女士把头乱点，一叠声地“很好很好”，便向华校长道：“华小姐，你们的新村，办得很好，我听了很欢喜，恐怕我们美国的乡村，也不过这般好。……华小姐，华师母，你们姑嫂俩为这新村，绞了许多脑汁，据我看来，恐怕这个新村，合该唤做姑嫂村。”校长笑道：“这是通力合作的事业，我们怎敢掠为己有。”女士又向校长索取新村的章程，校长道：“这却是一件难事，我们创办新村的当儿，也不过联络同志，开过几次会议，议决便即实行，遇着障碍时，重行会议，酌量修改，只有临时的议事录，却没有具体的章程。只为近来办事人的通病，都在章程上用功夫，发表的章程，都是条理井然，毫发无憾，按诸实事，却又大谬不然。鄙人要矫正这个通病，便不顾在文字上面铺张扬厉，遇有前来索取章程的，鄙人便请他实地调查，不用在纸片上研究成绩。”说到这里，又指着锦心道：“这位张小姐的父亲，也会在湖北写信前来，很费踌躇，待要

请他来实地调查，相距又是很远，待要把办法告他，又没有具体的办法，没奈何，只得写了一封长篇信札，把我们所经过的，摘要报告。然而纸片上说的话，错一漏万，怎及实地调查的好。这番白小姐光临敝村，便请多住一天，逐处去细细调查，遇有什么不到之处，随时指导，也好使我们得些补益。”白女士谦逊了几句，便和华校长两个，离座告辞。慧姑相送到大门外，握手而别。那时日晷正长，钟敲六下，夕阳尚不曾落山，两人走了一丈多路，慧姑兀自立在大门外，目送他们的背影，但见白女士雪也似的帽羽，在夕阳光里颤动，熏风吹来，“嘴跷嘴跷”的声浪，隐隐送人耳朵。

刚及转身入内，却见他娘送着人杰，从里面出来，朱氏道：“慧儿，你去陪着里面的客，茶炉正沸，吩咐王妈换过一巡茶，我送华先生后，即便进来。”慧姑诺诺答应，便和人杰鞠躬作别。重入会客室里，那时王妈不待吩咐，早已换过了一巡茶。不到片刻，朱氏送过人杰，也归旧座。华村长道：“陆师母，你太客气，人杰这孩子，和你自己子侄一般，由他自去，何消送到门外？”朱氏道：“他第一次光临敝舍，怎好怠慢他。俗语道得好，一朝生，两朝熟，以后相见，便不必拘这客套了。”当下又讲了些闲话，渐渐讲到新旧家庭比较。葛师母道：“旧家庭似乎复杂，却是简单，新家庭似乎简单，却是复杂。旧家庭里的事务，千头万绪，犹如乱丝，她们做主妇的，偏会腾出闲工夫，不是和人家打牌消遣，便是向邻舍搬是弄非。新家庭里的编制，家无废人，人无废事，一切无谓的习俗，删除净尽，比着旧家庭，简便了许多，然而我们也觉得日不暇给，自朝至晚，没有一刻暇晷。”葛医生握着一把长髯，笑说道：“旧家庭的忙，是消极的，新家庭的忙，是积极的。消极的忙，忙在打牌消遣，搬是弄非。积极的忙，忙在家无废人，人无废事。”李人文点了几点头儿，便道：“旧家庭忙，忙在分利，新家庭的忙，忙在

生利。旧家庭的妇女,呼姨唤姊,打扮出门,不是到金铺里办首饰,定是到绸肆里剪衣料,要是住在繁华地方,成日成夜地听戏,逛游戏场,这些却是分利的忙。新家庭的妇女,抱着新知识和新希望,摒除浮会,习耐劳苦,推广女子的职业,维持女子的生计,这些都是生利的忙。”李师母笑说道:“你这一席话,仍不出葛医生所说‘积极消极’的范围,据我看来,旧家庭的妇女,忙的是一个舌,新家庭的妇女,忙的是一个脑,旧家庭里的谈话,无非张家怎么长,李家怎么短,二奶奶和三奶奶怎样面和心不和,三婶婶和四婶婶怎背后戳壁脚,你的婆婆活佛般一尊,我的婆婆是阎罗王转世,你的媳妇千依百顺,搓也搓得长,捏也捏得扁,我的媳妇贪吃懒做,恰似算盘珠儿,拨一拨动一动。这般没关紧要的话,当做日常功课干,白白地占胜利,不在舌尖上博便宜。”华师母赞道:“李师母的见解,比李先生更透关一层。据我看来,旧家庭的忙,是对于鬼的,新家庭的忙,是对于人的。旧家庭里的习惯,抱着一个‘羹饭’主义,看得羹饭二个字,比什么事都重大,生下孩子,便欢天喜地的,说这是我家的‘图死’。因甚叫做图死?便是贪图死后风光,有人抱头送终,有人穿麻戴孝,有人春秋祭扫,有人逢时逢节做羹饭。脑筋里充满了羹饭观念,他们眼光里的子息,也不叫做国民一分子,也不叫做中国主人翁,单单只见得‘羹饭招牌’四个字,孩子在襁褓当儿,忙忙地替他对亲,十五六岁时,便忙忙地替他娶媳妇,生下孙儿,欢喜得什么似的,羹饭传了种,一碗羹饭,化做两碗羹饭了。他们又牢抱着一种成见,以为做人的时少,做鬼的时多,做人的期限,至多不过七八十年,做鬼的期限,千秋万世,没有穷尽,所以在世的三顿茶饭,不妨将就,死后的一碗羹饭,却一些儿将就不得,宁做饿人,莫做饿鬼。人饿了不过几十年受苦,鬼饿了却有千万年受累。”说到这里,大家忍不住好笑。华师母又续说道:“他们的羹饭观念,既这般的根深蒂

固，牢不可破，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什么国庆纪念，统一纪念，拢总不入在心肝上，惟有逢着七八代祖先的生辰死忌，牢牢地记挂着。到了那天，香儿、烛儿、锭帛儿，一桩桩地预备，办着丰盛的酒肴，排列齐整，领着子子孙孙，多磕几个头，这便是做个榜样给儿孙看，以为我向祖宗进羹饭，这般恭敬，将来你们向我进羹饭，也不可不这般恭敬。家庭越大，陈死人的生错忌越多。他们家里的妇女，尽着工夫念心经，摺锭箔，办酒肴，已够了一辈子的忙，可惜都忙在鬼的身上，忙煞也没用。新家庭的妇女，对于这般无谓忙碌，力求简省，逢着先人纪念，鲜花几簇，嘉果几色，也可表示一种敬意，省下繁文缛节，腾出工夫，努力地教育子女，扶助社会，这便是忙在人的身上。”华师母这一席话，博得大家拍掌。朱氏道："上斗截的说话，恰似舍亲刘邦平的家庭，他们家里，终年忙忙碌碌，都是干这鬼戏，人道不走，鬼路直溜，总有人鬼结婚的怪剧出现。”张师母也想发些议论，他女儿锦心指着外面道："母亲，不见这轮红日，转眼要落在地平线下?时候不早了，我们也该告辞，别贪着谈论，应了李师母一句话，独忙了一个舌头。”众人听着，彼此一笑，都向朱氏母女道谢作别，分道散归，不在话下。

过了一天，慧姑、锦心陪着白女士到各处参观，白女士挨家逐户，实地调查，果然三百余家，都在文明空气里生活，男勤女俭，秩序井然，所有旧社会里种种弱点，湔雪无余，赢得白女士赞不绝口，说道："我见了这般良好社会，几乎忘了这个村落是中国的村落。”当下又在宣教堂里开了一个演说会，白女士引了许多宗教家的格言，竭力向村民演讲，大众满意，点头称善。白女士在村里连住了三天，才还苏州，按下慢提。

一天，几净窗明，花香满室，慧姑独坐书房里，随手抽了一册昭明文选，揭开看时，恰是江文通的一篇别赋，起首两句，便说“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一转念间，想到父亲离家，瞬已数

月，尚没有回来的消息，方寸里便黯然起来。又想到玉如表兄的存亡问题，迄今尚难解决，生离死别，两不分明，方寸里愈发黯然起来。便把书册掩了，兀自呆想出神。冷不备有人在背后叫道："慧姑妹，我和你相聚没多时了。"慧姑听着，不觉愕然。正是：

春水绿波，送君南浦；读之魂销，何况目睹。

第五十三回　路迢迢休谈别怨　欲逐逐未战邪心

好好的一双姊妹，同在新村里住，如胶似漆的感情，一辈子不愿分离，谁料锦心跑来，偏偏报告这别离消息，慧姑听了，一寸芳心，不免叠起了许多皱浪，呆呆地注视了锦心一会子，才问道：“锦姊这话怎么讲?”锦心不慌不忙，从怀里掏出一封快邮的家信，授给慧姑观看道：“你看信中既这么说，我不免亲到湖北去走一趟。”慧姑不及答话，先把这封信从头至尾看一个明白。

乘她看信的当儿，编书的先把这件事报告一个明白。原来锦心的父亲张达夫，在湖北办理平民工厂，开办至今，成绩卓著。这工厂的资本，都是城里一位富翁独力担任。富翁姓周号大赉，半世经商，积资钜万，年在五旬以外，尚没个子息。周夫人循着俗例，力劝丈夫纳个偏房，说道：“纳了偏房，天可怜见生下一个孩子，也好绵延周氏的宗祧，否则万贯家财，交给谁去掌管?你我都是半百以上的年纪，去日苦多，来日苦少，族里几个过房侄子，心是糊涂，眼光短小，觊觎我们的财产，都打斡做我们的儿子，只怕将来骨肉未寒，为着财产问题，便要闹出一场恶斗。倘然有了一点亲嫡血，一来宗祧不绝，二来可以断绝人家的妄想。”大赉的宗旨，和他夫人截然不同，他说：“遗产制度，本是制造废物的大工厂，休说我们没有儿子，便是有了儿子，也要教他脱除依赖，打破这‘父产子得’的恶习惯。至于纳妾一层，最是我生平深恶痛绝的事，我常劝人家不要纳妾，没的口不应心，自己先纳起妾来。”大

赉立定了主见，便欲牺牲财产，替社会图谋幸福，他和达夫本是好友，先把达夫请来，办理平民工厂，比及有了成效，又从一厂化做两厂，仅达夫一人，其势不能兼顾，又把子才请来，办理这个分设的新厂。然而大赉的志愿，尚不止此，他听得华女士办理的新村，井井有条，不愧是村落的模范，不觉见猎心喜，也想在湖北开办一个模范村，曾托张达夫写信到华女士那边，乞取建筑新村的图样，和那组织新村的章程，后来接到复信，单把图样寄来，却没有具体的章程。大赉想到组织新村，非有熟手不可，和张达夫商议定妥，要把他妻女请来，做那组织新村的主任。张达夫离家已久，本来思念家中妻女，况又是公益事业，论理也该赞成，公谊私情，两不可却，才写了这封快信，接取娘女俩到湖北，组织这第二新村。信中说话，异常恳切，无非说"服务社会，是国民应尽的天职，在理不当惮此一行，倘虑华女士左右，陡然失了臂助，横竖慧姑侄女，徙家新村，华女士不愁没有得力的帮手。此间新村，业已开工建筑，预计两三个月内，定有一部分可以落成。见信以后，从速动身，不得有误。"

锦心得信，先去谒见校长，报告情由，校长那边，同时也得了张达夫的快信，不待锦心启齿，早已猜出了来意。校长道："锦心，令尊接你到湖北，组织第二新村，你便要推辞，也是义不容辞，我便要挽留，也是义不容留。新村愈多愈妙，我自恨魄力不大，拚着全副精神，只变换了三百余家的周围空气，幸有这位周大赉先生，闻风兴起，仿照我们的办法，又有第二新村发现，将来风气大开，从第三第四，直至无量数的新村，陆续举办，这便是大大的一桩快心之事。锦心，锦心，要是你为着别事离开我们的新村，无论如何，我总不放你走，惟有这番湖北之行，你既辞不得，我也留不得，不但不留你，还要赶着你走。"锦心听了，行志更加坚决，辞了校长，便带着原信，来向慧姑那边报告。

再说慧姑看过原信，微微地叹了一口气道："相逢没多日，又要别去，天下的事，真是缺陷多，圆满少。"锦心笑道："我说的缺陷和圆满，却和你的论调不同。天下的事，该从缺陷里求圆满，不该从圆满里求圆满。既已圆满，尚有何求？圆了再想圆，满了再想满，其势必事实上要闹出大大的缺陷。惟有从缺陷里找出的圆满，才是个真圆满。明了这层道理，暂时圆满何足喜，暂时缺陷又何足悲？"慧姑点头道："话虽如此，但是悲离怨别，人有同情。凭你旷确定，终觉抛撇不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怎说不是一桩缺陷事？"锦心大笑道："你说的南浦不南浦，这两句好似在哪一本书上见过，却记不起是何人所说，大约是旧文学里的一种惨的境遇，千篇一律，千口一吻，只说别离苦，不说别离乐，只说行道难，不说行道易。从前家父不曾出门时，常把什么古唐诗合解、唐诗三百首，做我灯下的功课，我读到一首诗，说什么'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几乎笑得合不拢嘴来。有合必有离，谁能一辈子住在家里，临歧握别，怎说是天下伤心的事。况且一个人离家远行，定有一番新发展，不替他快心，却替他伤心，怕不挫折了出门人的志气。自己伤心还不够，又把不相干的春风柳条，编派做伤心的伴侣，为了有人远别，春风吹都不敢吹，柳条青都不敢青，凭空捣鬼，你想可笑不可笑？"慧姑道："照你这般讲，直把古业的诗人，攻击得体无完肤。然而古人送别，也有不作颓丧语的，有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四句却是十分洒脱，你读了也该首肯。"锦心道："前两句还说得过去，后两句我又老大不服气。怎见得做了儿女子，就非得要临歧淌泪，难道这副眼泪，是儿女子的专利品，难道做了儿女子，便做了一副淌泪机器？我也是儿女子，从不曾轻易淌过泪，可见儿女沾巾一句话，没有充分的理由。"慧姑也笑道："锦姊姊，你不大做诗，你的评诗眼光，却比什么人都利害。你

动身时，我本该做几首小诗赠行，被你这么一说，直把我的诗胆吓破，只得搁笔不做了。”锦心道：“你有诗赠行，我正求之不得。但是我喜新体诗，不喜旧体诗，一切惊心动魄伤离别的论调，都该扫除净尽。你只说风儿柳儿，都喜欢我离家远行，却不许说风儿为了我，吹都不敢吹，柳儿为了我，青都不敢青。”慧姑拍掌道：“新体诗不须做得，我只把你几句话，点窜几个字，便是一首新体诗。我试念给你听：‘风儿柳儿，都喜欢你离家远行，风儿为了你，吹都吹得紧，吹送你一程半程；柳儿为了你，青都青得深，青偏了长亭短亭。’你道这几句如何？”锦心也拍掌道：“只这几句，便足壮我的行色，我真感谢你不尽。”

朱氏听得拍掌声，携着聪生从外面走进，见过了锦心，笑着说道：“原来你们姊妹俩在这里讲话，我方才听得拍掌声，心里诧异，慧儿又不痴，又不颠，怎的一个人坐在书室里，劈拍劈拍地鼓起掌来。”锦心也笑道：“一个人拍掌，本来不成问题，这叫做孤掌难鸣。”这句话又引逗了慧姑的笑声，瞧着锦心，眼睛都笑得花了。朱氏点头道：“难怪你们这般快活，我替你们也快活。姊妹俩在一个学校里办事，一个乡村里居住，同出同入，同坐同起，怎说不快活。”锦心笑答道：“我们的快活，却和舅母所说的成个反比例。我们因甚快活，快活的不在一个学校里办事，不在一个乡村里居住，异出异入，异坐异起。”朱氏听着，仰着脑袋，思索这话里机锋，却一句都不懂。慧姑道：“母亲不用白费着心思，我来披露这个哑谜儿。”说时，便把锦心赴鄂的缘由，一一说了，又把这封信，也给他娘过了目，朱氏呆了半晌，大有依依惜别的模样。聪生听得锦心要动身，也想跟着同去，锦心道：“好弟弟，你只在这里认真读书，把书读得好了，将来南天北地，什么地方去不得。”当下又说了些闲话，锦心为着拼挡行李，不便久留，辞了娘女俩，自回家里。

匆匆过了三天，恰是张锦心束装就道的日期。在这三天内，新村里的人家，都纷纷向锦心母女设饯。村长设饯、校长设饯、同校教员设饯、学生家族设饯，把娘女俩忙个不了。直到临动身时，车站送别的人，异常热闹，都缘锦心和新村人民感情很厚，且一年来的办学成绩，大众信仰，有口皆碑，人家听得她要远行，都忽忽如有所失。这时恰是金风拂暑玉露零秋的当儿，距着学校开课，为日无多，锦心的职务，都重托慧姑一人担任，所有家中的日用家具，央托华校长代为存顿，行李简单，飘然上道。一声汽笛，众人都扬着白巾，珍重作别。车中娘女俩都探身窗外，向他们扬巾答礼。火车开行，车轮转动得缓，比及出了栅门，才风驰电掣般地过去。倘经旧文学家的点缀，不是说车儿里面，满载着千斛万斛的离愁别怨，教那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定是说这几个转动的轮儿，都知着离人的意味，人也惜别，轮也惜别，人儿轮儿一样心境，所以发轫的当儿，转动得百般不快。……

娘女俩一壁扬巾，一壁点头，渐渐不见了月台上的人影，彼此扭转身躯，准备坐下。张师母不觉得什么，锦心眼光一瞥，早有两个触目的东西，和她打个照面，不由她不芳心生惊，赶快凑到娘的耳朵边说："我们别在这里坐，另找个妥当的所在，以便脱离障碍。"她娘猜不透锦心是什么用意，便提了革囊，和女儿移向后一节的三等车里，找觅座位。这节车并不拥挤，然而座位里却不见有空隙，锦心目光所注，见有两个中年妇女，占着四五人的位置，一妇左放着一个青布包，右放着一只网篮，一妇横卧在座位上，伸头舒腿，扩充她的地盘，她娘陪着笑脸，和那横卧的妇人说道："嫂子，请你暂时起坐，让给我们两个座位。"这妇人本来张着眼，听得这般说，理都不理，索性把眼睛都闭了。锦心指着上面的承尘，向那妇人说道："你的东西该搁在上面，你不搬，我替你搬。"说时，便伸手去提那衣包。那妇人转觉不好意思，忙说："不

消你费力，我自会搬。”当下便搬去东西，腾出了两个座位，娘女俩厮并着坐了。她娘才问着女儿道：“你急张急智的，瞧见了什么东西，怎么那边不坐，却坐到这边来？”锦心正待回答，猛见前一节的车门口，有两个怪东西，在那边窥望，便附耳告诉她娘道：“这两个舒头探脑的，都不是好东西，谁耐烦和他们一起儿坐，因此搬到这边来。”她娘举目看时，一个男子生得呆头呆脑，扯开了一张大嘴，两只色眼儿，只在眼镜里面打转，一个男子盘弄着两枚铁弹丸，眼睛里透露凶光，也不是个善良人物，但都是素昧平生，不知道姓甚名谁。锦心道：“这弄铁弹的，便是那天碰见的张老三，戴眼镜的，我不知道是谁，瞧他的模样，恰和慧妹讲及的伍青岩差不多，多半就是他。”

娘女俩讲话当儿，这个戴眼镜的怪东西，正自满肚皮打算道：“远远望去，俨然是个慧姑，与其望之俨然，不如即之也温，吾伍青岩何妨温她一温也嗄。”肚里打算，脚步儿早已行动。沪宁路上的三等车，座位都用纵列式，中间留着尺许宽的空地，以通出入，便是鲫溜人物，尚且要侧着身体，螃行蟹步，才能往来无碍，何况这怪东西的身体，本来累赘臃肿，不合程度，自在刘公馆里坐馆半年，享用了鳟鱼肥肉，把身体发酵了许多，现在也要插身在狭路里行走，摩腿擦膝，惹得一般搭客，老大的厌恶。他打从女客身旁经过，脚步儿故意移得缓缓的，两双眼睛，钉住在女客面部上，眨都不肯一眨，生怕一眨了眼，眼睛上的便宜，便打了一个折扣，那些持重的女客，别转了头不理他，也有泼辣的，便劈口骂道：“你瞧我做甚？老娘不用你来相面。”他便涎脸答道：“我正善观气色，惯会替人家相面咧。”一路打扯，渐渐地走近锦心的座位所在，色眼里面的邪光，从探艳法宝里直射出来，行路更自不规则，一歪一扯，只向锦心那边捱将过来。锦心本来垂腿坐下，见他来意不妙，赶把身体侧坐，双腿提上座位，抱着膝，别转了头，只

向窗外看风景。他走到身边，却又不走了，干咳几声嗽，想把锦心的面庞赚将转来。在这当儿，火车上的小贩恰在他的背后，见他站定不走，使发话道："快走快走，人家提起了脚让你走，你怎么不走，这是往来出入的所在，谁容你钉住了脚跟？"说时，便把他一步一推，不由他不走。青岩走后，锦心才转身坐正了，放下双腿，理一理裙子，他娘道："方才这个人，好不惹厌，走近人前，臭气直喷，亏得我掩住了嘴，要不然，隔夜饭都要呕将出来。我本意要买二等车票，座位也宽绰，搭客也整齐，偏是你要坐三等车。……"话没说完，抬眼瞧见这个怪东西，又从那边折将回来，探艳法宝里的邪光，射得益加利害，锦心含着嗔怒，又将身躯转向这边侧坐了，依旧抱着膝，向窗外眺望风景，他娘也别转了头，预把手帕掩着嘴鼻。相隔没多时，青岩又螃步，一歪一扯地捱将过来，肚里盘算，这丫头很可恶，见了我，只是别转了头，正眼都不瞧一瞧，我须想个法儿，赚转她的头颅，把她瞧一个清切，究竟是慧姑不是慧姑。比及走到锦心身边，青岩又钉住了脚，她的正面瞧不见，便从侧面瞧一个饱，但见漆也似的黑发，粉也似的耳朵，羊脂白玉也似的头颈，不是慧姑，还有哪个。诗经上说"肤如凝脂，领如蝤蛴"。古之人岂欺我哉。青岩想到这两句诗，便吸引了许多唾液，一阵干咳嗽，合罕声中，早掉下了两条唾液。

说时迟，那时快，托地飞起一双手腕，戟着两个指头儿，直向青岩的面上射来，接着一片叫骂声道："你这混帐东西，走路不带眼睛，怎么稀臭的馋唾，掉到老娘嘴里呀，你休走，老娘给你一顿嘴巴子受用！……"这一片叫骂声，当然不是锦心，却也不是她的母亲，原来方才横卧在座位上的妇人，仰着脸，扯着嘴，似睡非睡，正在得趣的当儿，冷不防一个水点子打在脸上，她只道窗外飘进的雨点，睁眼看时，早见第二个水点子，又从青岩的口角掉将下来，待要躲过，早已不及，不偏不歪，恰恰打在嘴里。这妇人

怎不恼怒，一手拭着脸，一手指着青岩的面皮，准备和他理论。青岩见势不妙，嘴里连称“对不起”，早已心里明白，准备退还自己坐的一节车里。这妇人怎肯干休，飕地撑起身躯，待要三脚两步赶将过去，谁料喊声“阿呀”，一步都行不得，同车的见这情形，不觉哈哈大笑起来。正是：

滥争座位，扩充地盘；顾此失彼，作如是观。

第五十四回　结鬼缘未雨绸缪　闻仙乐漫天谎话

这妇人阿呀一声，倒惹起了同车人的注意，但见她的脚上，光穿着一双六寸模样的蓝色丝袜，卸下的莲瓣，已化了一双凫鸟，不知飞往何处，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这妇人生怕弄脏了这双丝袜，怎敢起立，紧皱着眉头，东也窥，西也望，再也瞧不见鞋儿的影形，便说："鞋儿不见了，怎么好?"有人笑问道："鞋儿穿在你脚上，怎会飞去?"妇人哭丧着答道："我方才卸去鞋儿，略睡一下子，这鞋儿明明卸在这里，怎么一转眼便不见了？可怜我寸步难行，列位替我搜寻一下子。"大家好笑道："你这人好没分晓，自己脚上的鞋儿，却教人家来找寻。"妇人没奈何，顾不得人家耻笑，伶伶仃仃，在车厢里往来寻觅，跑了三五趟，好容易一双凫鸟，被她寻觅到手，她只道有人使促狭，故意和她开玩笑，其实不然，她的鞋儿脱卸在出入要道，出入的人，不知不觉地你一踢，我一蹴，鞋儿便失了原有的位置，一只踢向东面十余步，一只蹴向西面八九步，都是她横卧的当儿，贪占地，反而失却了立脚的位置。旁人都向她好笑，惟有张姓母女，却暗暗地替她嗟叹。

不多一会子，汽笛呜呜，早到了苏州车站，伍青岩、张老三两个逢站下车，以为车中的女郎，一定也在苏州下车，他们俩守候在栅门口，专俟女郎下车，以便尾追她的踪迹所在。约莫五分钟，轮儿转动，车儿又向东开行，青岩叹道："好好的一只天鹅，眼见又扑翅飞去了。"老三道："老青，你莫心急，且把这件事办妥了，

再想方法摆布这个促狭女子,也不为迟。”便拉着青岩,在那附近小茶楼里,商议他们秘密的勾当。车中的张氏母女,自向上海下车,搭了长江轮船,迳向上游而去,按下慢提。回转笔来,再把青岩、老三的近状,约略补叙。

青岩在数月以前,图谋慧姑,竟遭失败,冬烘脑袋里面,存着一不做二不休的念头,但是觅不着一个好机会,一来慧姑已搬了家;二来刘公馆里喜事已毕,又接着丧事,青岩夹在内帮忙,绝少闲暇;三来张老三吃了官司,不满了一个月,不得恢复自由,须待他罪满释放,才能狼狈为奸,行使那阴谋毒计。他盼望了一个月,好容易盼到老三罪满的一天,便在阿巧娘家里,办着酒肴,替老三压惊。老三受了一个月拘役罪名,身体转养得肥胖了,吃酒中间,便问青岩道:“你从前说什么另有一个生财之道,做出来时,多少总可掏摸几千粒瓜子,要做快做,休得错过了机会。”青岩笑道:“这件事,人多不得,人少也做不得。我们今天的一席酒,一来,你干燥了多时,须得大大地降一阵红花雨,浇灌浇灌你的喉咙;;二来,权把赵仙人的家里,当做我们三尺六的会场,前番的计划,虽然落了空,今番的计划,却是十拿九稳,无论知何,总逃不出我伍老夫子的掌握。将来开文差使时,你们须得服从我的命令,掏摸几千粒瓜子,宛比探囊取物,再也不会失败。事成以后,按照大小份摊派,管教你们都有瓜子到嘴。”老三和阿巧娘听了,都是馋涎欲滴,恨不得立时立刻,便把这事干将出来。过了几天,青岩和老三搭着火车,贵州一带地方,联络几个帮里弟兄,以便约定日期,干这昧心行为。

两人勾当完毕,搭车还苏,道经无锡车站,恰和张锦心不期而遇,老三眼快,认得是那天赚上包车的陆慧姑,便咬着青岩的耳朵,轻轻地说了,青岩道:“阿咦,有缘千里能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今日里有女同车,颜如舜华,真个是莫大之幸福也嗄。”当

下趁着锦心和众人扬巾作别的当儿,青岩拉着老三道:"迁地为良,我和你乔迁到那边去。"说时,便从这边挂到那边,拣着锦心对面的座位,捱着坐了。青岩肚里打算,以为少顷慧姑回转头来,恰和我面面相觑,我从前吃了她的大亏,枉花了四十多块钱,设下天罗地网,依然被她兔脱,今日里和她在一处坐,待我揩拭眼镜,把她看一个畅,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多少总要看个三五十遍,从前所受的损失,一古脑儿都要在眼皮上挽回权利。那时张老三眼光一瞥,瞧见月台上面,隐隐约约有一个慧姑在人丛里站立,心里老大地奇怪,怎么车站上一个慧姑,火车里又是慧姑?不曾听得慧姑有姊妹,便是姊妹,也没有这般相像。两个里面,定有一个是真慧姑,一个是假慧姑,那天被我们赚上包车的,究竟是真慧姑,还是假慧姑,是月台上的慧姑,还是火车里的慧姑?老三待把两个慧姑细细比较,叵耐火车里的慧姑,探首窗外,只见她的背影;月台上的慧姑,距离较远,难认她的面庞。在这当儿,火车早已开行,月台上的慧姑,越离越远,瞧都瞧不见了。火车里的慧姑,倏地掉转娇躯,回转面庞,却又不肯坐,径向后一节的车儿里走。这一走打什么紧,然而馋涎欲滴的老青,望梅不能止渴,睁圆了两只怪眼,直恨得牙痒痒的,暗想:"这丫头煞是刁恶,见了我的面,如何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一般。我老青年纪虽大,也省得怜香惜玉,送抱推襟,做几首香艳诗,算得一等作家。我和你一起儿坐,也不辱没了你,怎么把我当做吃人的妖魔似的,当着千八百眼,难道好把你生吞活剥,一口气咽在肚里?咳,千刁万恶的丫头,我为你花了许多钱,连这区区眼皮上的艳福,你都不许我占些便宜,慧姑慧姑,你这一颗心,未免又狠又辣也嗄。"老三把方才瞧见两个慧姑的情形,告诉青岩知晓,青岩哪里肯信,便向老三告个奋勇,捱到后一节的车儿,侦探慧姑的真相。谁料捱出捱进的当儿,不曾探得真相,颠倒受了一顿臭骂。亏得脚下明白,

急匆匆地溜之乎也。倘不是溜之乎也，只怕绰而拍之，拍而绰之，眼皮上没占着便宜，面皮上先受着痛苦。老三瞧在眼里，暗暗好笑，比及见了青岩，说了许多挖苦话，嘲笑他的穷形贼相，失魂落魄，不在话下。

翠娥抱牌做亲，忽忽已满两月。抱牌抱位，原是一句空话，翠娥肯嫁到刘家，单独做亲，抱着的不是牌位，也不是花瓶，却是一种金钱主义。花瓶虽然破碎，一部分的财产权，从此归她掌握，十分稳固，却不随花瓶一齐破碎。小宾夫妇向来纵容女儿，不敢拂逆她的意思，现在做了财主人家的媳妇，女儿的声势，比从前更增十倍，夫妇俩提起女儿，无论人前人后，怎敢阿翠长阿翠短的混叫，只是顺着仆妇的口吻，姑奶奶长，姑奶奶短，叫得连天价响。他们又履行翠娥临嫁时的要约，每隔四五天，备着轿儿，接取女儿回家，和宋吟香在一块儿坐，谈论些斯文说话，讲究些文明礼数。翠娥每一次回家，在老子娘跟前，常有大掷的钞票，大捧的银钱，随时津贴，然而小宾夫妇怎敢说是津贴，只说是姑奶奶的赏赐。小宝娘子偶向女儿说道："姑奶奶，难得你一片好心，来家一次，叨扰你一次赏赐。姑奶奶，你是我们俩的财神菩萨，我们俩接你来家，分明接到一位财神。"翠娥向娘瞟了一眼，绷紧着面皮，连连地道那"呸"字，慌得小宝娘子，呆瞧着女儿，恰似丈二和尚，一时摸不着头脑。翠娥发怒道："娘，你真是戚子卿家里的小二，开口道不出好话。江湖上面的绑票行为，叫做接财神，你把我当做财神看待，不是颂扬我，竟是咒骂我。我是你的女儿，我给匪徒绑票，你有什么好处？哼哼，你是我的娘，我不好说什么，你不是我的娘，这般的混话，我便要骂一声狗屁。"小宝娘子撮着笑脸道："姑奶奶，别和我客气，要骂尽骂，我枉活了一把年纪，说出话来，七颠八倒，顶着磨盘不知重，放着鹅毛不知轻，姑奶奶，你别把我做亲娘看待，你便骂我几声狗屁，也好消来我的罪过。"这几

句话，引得翠娥好笑，便放松了面皮。女儿的面皮一松，小宝娘子的心窝里，宛比掇去了一块石头似的，也是陡然一松。

若说刘公馆里，自从老太太死了，翠娥专在公婆面前卖弄本领，办理丧事的当儿，一切内场事务，都由翠娥主持，果然井井有条，一丝不乱。公馆里的丫环仆妇，都受了她的金钱笼络，谁敢说她的不好，一片歌功颂德声，落在邦平夫妇耳朵里，心花怒放，十分满意。单有一个人，却把翠娥恨得咬牙切齿，专待有了机会，便要揭她的痛疮，剥她的面皮。这人是谁？便是卧病在床的春桃。她贪着一双金钏做犒赏，花瓶里鬼魂出现，几乎断送一条性命。邦平娘子见她病得可怜，想多给些犒赏，一双金钏以外，再加给十块钱的压惊费，却被翠娥一力阻挡说："那天很体面的结婚，都被这丫头弄坏了，她自不小心，一个筋头跌碎了花瓶，哪里有什么鬼魂出现？何况抱牌做亲，替死者面上增光不少，玉如鬼魂有知，合该满怀欢喜，因甚要来吓人？"邦平娘子的耳根素软，听了翠娥的话，便也抱怨着春桃，休说压惊费不肯赏赐，连这一双金钏的酬劳，也是无形消灭。春桃病卧在床，不知这事的原委，自有快嘴丫头，开口见喉咙，一一讲给她听，因此她把翠娥恨得牙痒痒地，专待病起以后，觅个机会，发泄这一口毒气。

时光忽忽，早已是七月将尽的天气。旧历七月，唤做鬼月，俗称丰都城里的饿鬼，一年一度，应时上市，混在人间鬼闹，向生人乞求布施。一般迷信未破的人家，营齐设奠，超度孤魂，点玉色莲灯，做水陆道场，放俞伽焰口，纷纷扰扰，忙个不了。邦平娘子本来佞鬼成癖，凡是迷信举动，她都勇跃争先，从不曾步人后尘，做了几天道场，放了几夜焰口，她的兴致兀自不衰。比及七月三十的一天，九幽教主地藏王菩萨生日，苏州城盘门内的开元古刹，香天烛地，例有一番热闹。邦平娘子许下大愿，到了这天，亲赴寺院里脱纸裙，黠肉身灯，三日以前，便已齐沐浴，不许邦平进房。

翠娥曾受过几个月教育，对于这事，尚抱些怀疑态度，邦平娘子道："好媳妇，你别疑疑惑惑，听我道来。为人在世，本是一场空梦，这一场空梦，梦得长，梦得短，迟早终有醒悟的时候。比及醒悟，人已化做鬼了。在那黄泉路上，多少总得经过四五百年，才能达转人身，可见做人的日子少，做鬼的日子多。趁着做人的当儿，预替做鬼的时候打算，这才是长线放着远鹞，将来黄泉路上，一辈子不会吃亏。你婆婆四十多岁，已做了大半世的人，再没有四十多年在世，苦海茫茫，回头是岸，所以打定主意，宁可结鬼缘，不肯结人缘，宁可救穷鬼，不愿救穷人。结了人缘，不过博得人爱几句奉承，值得什么？像我们这般富贵人家，还怕没人奉承，便不结人缘，也没妨碍。惟有这个鬼缘，非同小可，将来黄泉路上，人地生疏，不靠着众鬼帮忙，靠着什么？救了穷人，穷人怎懂得好歹，一定贪心不足，惹他们搅扰不休。从来善门难开，一切施衣施米的善举，都不是我们富贵人家做的。我只打定'救鬼不救人'的主见，要我施衣施米，我便一毛不拔，要我施锭帛，施经尾，要多少，便多少，我是很慷慨的。"翠娥听说，便顺着婆婆的意旨道："毕竟老人家见多识广，深谋远虑，句句说话，都是千真万确，永远颠扑不破。"

到了七月三十日，邦平娘子领着媳妇和金儿，三乘蓝呢轿，两名小丫头，迳向开元寺里烧香。住持和尚得了消息，慌得三脚两步，赶出山门，迎接这几位财主人家的眷属。邦平娘子一干人都下了轿，住持合着掌，眼观着鼻，鼻观着心，口称："敝寺有幸，贵人来踏贱地，不但小僧面上增光，连那佛菩萨面上，都装着几重金彩。"邦平娘子笑道："师父说甚客气话，我们赴寺拈香，也不消师父远接。"又回头向翠娥道："这位便是本寺的大愿和尚，是个有道行的长老，一等好根基，在蒲团上打坐，捱着两三个更次，动都不得动，摇都不一摇。"翠娥含笑点头，邦平娘子又指翠娥笑

向大愿道："这便是我们家里新娶的大媳妇。"大愿抬着眼皮，向翠娥瞧了一眼，虽然瞧得一眼，眼锋所射，算得天字第一号的快镜，完完全全的一个翠娥，都被他摄在眼睛里面，永远不曾模糊。编书的穿插当儿，大愿的眼皮，早已放下，依旧眼观着鼻，鼻观着心，喃喃说道："这位少奶奶，非同小可，小僧也曾听得人家说起，少奶奶三贞九烈，抱着牌位做亲，轰轰烈烈，惊动了许多人，少奶奶做亲的一天，不是六月十八日么？这天小僧在佛殿上拈香，陡见佛龛里的地藏王菩萨，高抬着佛眼，向东北角瞧了一瞧，不移进便放下眼皮，依旧低眉垂眼，和从前没两样。据着佛门里的典故，地藏王睁开慧眼，是百年难遇的事，他一睁眼，一定红尘世界，出现了孝子顺孙，义夫烈妇，菩萨心里喜不了，才肯高抬着一双慧眼。"

大愿一壁陪着走，一壁讲那佛门故典，不知不觉，已走进了大雄宝殿。邦平娘子一干人，挨着次序，都参拜过菩萨。那时香烟缭绕，人气氤氲，四乡八镇城厢内外的善男信女，闹嚷嚷，忙碌碌，几乎塞满了这座开元古刹。俗语道得好，见了大佛答答拜，见了小佛踢一脚。和尚眼光里的佛，果然这般看待，和尚眼光里的施主，也是这般看待。大愿便把厢房里的小施主，设法赶开，然后腾出座位，请刘太太、刘少奶奶、刘小少爷，同到里面坐茶。大愿吩咐小沙弥，泡几碗上乘的碧螺春，安排精细果盘，款待施主。邦平娘子道："师父不须忙碌，我们赶快要听师父讲佛门典故，怎么讲了一半，便不讲了？地藏王菩萨睁开了慧眼，以后便怎样？"大愿便在下首一张藤面方椅上坐定，又把眼皮一抬，向翠娥瞧了一眼，见她面有喜色，暗想这部"佛说拍马经"今番正用得着也，当下合着手，接续讲道："地藏王睁眼，定有一番讲究。他既睁着眼，看那东北角方面，一定东北角方面出现了非常人物。小僧拈香已毕，径出山门，踮着脚尖儿，向那东北角上一望，谁料不望犹可，

一望时，两只眼睛，半晌不能睁开。”邦平娘子奇怪道：“这是什么讲究？”翠娥笑道：“多半是师父眼里扑进了什么沙泥点子，所以不能睁开。”大愿道：“阿弥陀佛，哪里有什么沙泥点子，但见东北角上，笼罩着一片祥云，光芒四射，逼得人睁眼不开，一条条的云脚，直向下垂，五光十色，恰似挂着璎珞一般，还隐隐听得云端里面，仙乐悠扬，良久不散。小僧心头明白，料想东北城的人家，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功德，感动上苍，所以降下这般的瑞象，事后向人探听，才晓得施主府上，有少奶奶抱牌做亲的喜事。真是无量功德，怪不得佛菩萨都要睁眼。”邦平娘子正听得出神，忽然厢房里跨进一双斗鸡脚，来了一个婆娘，开口便唤起刘太太来。正是：

僧侣拍马，婆娘斗鸡；习马不察，祸起招提。

第五十五回　探锦被背人求子息　点明灯当众报娘恩

原来阿巧娘在门外舒头探脑，把厢房里几个人，都已瞧得清楚，心头暗暗欢喜，今天依着老青的计谋，做将出来，包管十拿九稳，跳不出我的掌心。里面几个人，听着大愿和尚讲佛门典故，正听得出神，却不觉得有人在门外窥探，比及斗鸡脚跨进厢房，婆媳俩赶快离座，把赵仙人叫得怪响。阿巧娘笑道："好太太，好奶奶，你们都是活佛般的人物，今天来踏着佛地，真叫做佛国有缘，佛法相因。"翠娥道："我们正听着大和尚讲佛门典故，你又是佛天佛地，满口子都说些佛。"阿巧娘笑道："我们都是靠着佛菩萨过日子的，不说佛，说什么？这叫做随口一句波罗密，顺手一个萨摩诃。"邦平娘子道："赵仙人你莫非也来寺里烧香？"阿巧娘道："一来，晓得太太奶奶在寺里做功德，理当侍候；二来，今天佛菩萨生日，怀着一片至诚心，在佛菩萨面前多烧几炷香，多磕几个头，也好修修来生的福禄。"邦平娘子笑道："你已做了仙人，要修什么？"阿巧娘道："太太倒会取笑，休说我不是真仙，便是真仙，离着佛菩萨，还有五百劫，怎说不要修？我愿敲破五百个木鱼，坐破五百个蒲团，到了来生，也修得似太太奶奶这般福分，我便一辈子欢喜不尽。"金儿坐得不耐烦，拉着他嫂嫂，要向四下里游玩，翠娥也是喜动不喜静的，便向婆婆道："我和金弟弟散步一会子便来。"邦平娘子打发一个小丫头陪去，阿巧娘忙献殷勤道："今天寺院里人多，挨来挤去，容易走散，横竖我闲着没事，便陪

着少奶奶、小少爷同去，也好照顾一二。”邦平娘子道：“有你赵仙人陪着同走，我更放心托胆，多少总有些照顾。小丫头也不用去，单是你们三个人，往各处随喜随喜，我只在这里和当家和尚讲话，你们去去便来。”三个人都答应了，专拣热闹的所在，随意游玩。

但见东向五间佛院，一字儿地排列着，二十扇原红窗子，尽行关闭，彷佛是个秘密所在，禁止闲杂人出入。翠娥肚里疑惑，偏偏要侦探里面的真相，却见第三扇原红窗子，窗纱上面有铜元般大的一个破孔，翠娥取出丝巾，把窗子上的灰尘抹去，然后凑过头去，把一双眼睛贴在破孔上面，向着里面偷瞧。谁知不瞧犹可，一瞧时，这双眼睛，粘着鳔胶似的，再也不肯离开这个破孔。但见居中安设着一张云床，挂着鱼肚白色的皱纱蚊帐，两旁烂银也似的帐钩，把帐门高高吊起，床前踏板上，搁着一双深黄色的僧鞋，一床锦被，重重地遮掩着，枕面上面有一个黄脸头陀，仰面而卧。在这当儿，云床侧首，转出一位浓妆艳抹的少妇，扭扭捏捏地走到床前，向着卧床的头陀，喃喃呐呐，不知说些什么话，蓦地里回转头来，东一瞧，西一望，慌慌张张，怀着什么鬼胎似的，她见四下无人，便把上半身探入帐门，一条粉也似的臂膊，从被窝里横插进去。翠娥暗暗道着“呸”字，我柳翠娥的面皮，算得铜包铁裹，也做不出这般的勾当。

翠娥瞧出了神，正待瞧一个饱，却被阿巧娘一把拖去，拖过几步，轻轻地附着耳朵说道：“少奶奶，你瞧什么，这是瞧不得的，人家掩上窗帘子，避生人耳目，巴巴地来讨一个子息，被你瞧破了机关，断送了人家的子息，却是老大罪过，快别要在这里张张望望，我和你到别处去玩耍。”这几句话，惹恼了翠娥，向着婆娘连道了几个“呸”字，恨恨地说道：“你捣什么鬼，嚼什么蛆，人家的妇女，在这佛地上遮遮掩掩，鬼鬼祟祟，探手在贼秃睡的被窝

里乱掏乱摸，你不说她一声罪过，没的我在窗眼里瞧了一瞧，倒是老大罪过。”婆娘听了，格勒一笑道：“少奶奶，你枉住在苏州，怎么苏州的故事，你都不晓得？”忽又把头一点道：“这也难怪你，本来你生长在上海的，搬到苏州才半年，苏州故事，难怪你不晓得。”翠娥不耐烦，忙道：“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我不信贼秃的被窝里，掏得出什么故事。”阿巧娘道：“罪过罪过，你口口声声只说是贼秃，谁知锦被盖着的，恰是一尊佛菩萨，非同小可，大家都叫他做困佛。从前有一位陈抟老祖，在仙山里打坐，一时困倦，偶在蒲团上打了弄虚作假瞌睡，比及一忽醒来，揉揉眼，伸伸腰，问红尘世界是什么年代，不多不少，恰恰经过了一千年。”翠娥点道：“不错不错。陈抟一忽困千年，我曾在书本上见过。但不知和这尊菩萨，有什么关系？”阿巧娘道：“这尊菩萨，便是陈抟老祖，须要懂得佛门典故，才明白他的来源，不懂得佛门典故的，只叫他做困佛。这尊困佛，异常灵验，人家的太太奶奶们，有了身孕，便怀着一片至诚心，避着生人耳目，悄悄地到开元寺里，在困佛的被窝里乱掏乱摸，摸男得男，摸女得女，再也没有错误。要是被人在暗地里窥破，那便不灵了。”翠娥道：“我只不信，既然是一位陈抟老祖，凭你怎样掏摸，再也掏摸不出一个女来。”阿巧娘笑道：“这叫做佛法无边，仙戏无穷，命里该生男的，摸着的是陈抟老祖；命里该生女的，摸着的便是陈抟老婆。少奶奶，你若不信，何妨……”说到这里，便又笑着道：“罪过罪过，我要伸手打自己的嘴巴，我说得起劲，几忘却了少奶奶是抱牌做亲的贞洁女子。幸而转变得快，把这将要出口的话，一咕噜咽入肚里，要不是，只怕五支美女牌雪茄烟，一定要给我受用。……”又俯着身体，笑向金儿道：“小少爷，你将来娶亲以后，少奶奶有身孕，别忘却了开元寺的困佛。”

金儿听得惹厌，拖着婆娘，专向热闹处走。翠娥听了这佛门

典故，竟然勾起了一桩心事，暗想我也有一个重要问题，须得问问这尊困佛，便向阿巧娘道："你陪着金弟弟在佛殿上候我，别要走开，我落去了一件东西，须得自去寻觅。"说时，拽开脚步，皮鞋格登登，迳投这五间佛院而来。先在窗眼里张了一张，见方才的少妇已不在这里，又头向四下望了几望，也没有闲杂人往来走动，暗想这是绝好的机会，点破疑团，须得求求这尊困佛。肚里想时，早把窗子推开，一闪而入，随手掩上了，三脚两步，跑到云床前面，跪在踏板上，磕头几下，喃喃呐呐，也不知祷告些什么，忽地立起身来，向云床上瞟了几眼，伸出玉腕，插入锦衾，心窝里卜卜几跳，不觉又惊又喜起来，这"又惊又喜"四个字，尚属含混，实则三分是惊，七分是喜。当下离却困佛的所在，扯开纱窗，一闪而出，回头四望，却不曾被人瞧破，恰似哑巴拾着黄金，说不出的欢喜。究竟欢喜些什么，翠娥即不曾明言，编书的也不用赘述。

惟有这尊卧佛的历史，却是千载相传，来源已古。要说卧佛，先从开元古刹说起。原来这座古刹，虽然几阅沧桑，几经兴废，然而推本穷源，尚是三国时代的佛寺旧址。当时吴大帝孙权，受他乳母陈娘娘乳哺之恩，曾在赤乌初年，替陈娘娘盖造一座佛寺，赐名通元，算做报恩酬德。传到唐元宗时，因为他的年号唤做开元，所以他把通元寺变易一个字，唤做开元寺，这便是命名开元的起点。开元寺供奉的卧佛，也是始于唐代。从来佛有无量身，行住坐卧，在在皆见佛相。这尊卧佛，不过是无量身中表现的一身，特地塑作睡眠模样，表明释迦文佛灭度之像。灭而非灭，非灭而灭，在那释典里面，自有无穷妙释。于是承以高座，覆以锦衾，旁塑诸大弟子，各作涕泪悲泣的模样，尚有摩耶圣母像，肃立在侧，神气怅惘，似有兴衰之感。惟曼殊、普贤二大士像，神情闲旷，似乎超出死生以外。比及到了元季，张士成占据苏州，号称姑苏王，他听了五行家说的话，以为佛像偃卧，不是吉兆，当时传下命

令，把卧像毁灭，改造立像。但是佛像立了起来，张士诚在苏州却弄得立脚不住，竟被明太祖遣将吞灭。比及洪武年间，寺僧德严，恢复旧制，又把立的佛卧像碑铭，篇中说此像用意精致，形模宛然，长六十六尺六寸，高一十二尺，曼殊等像高一十八尺。然而到了今朝，寺里只有卧佛像，没有曼殊、普贤、摩耶圣母种种立像，并且卧佛的法身，也和常人无异，没有从前那么长，那么高，可见年远代尘，渐渐失却了古意。一般烧香膜拜的人，也不晓得什么叫做释迦文佛，什么叫做灭度，以耳为目，道听途说，才有这般不可思议的佛门典故，盛行于世。和尚利用时机，揣摩娘娘社会里的心理，锦衾里面，不知安排着什么把戏，引得许多渴望子息的妇人，都向锦衾里乱掏乱摸，竟把庄严七宝庆，当做商场里面的摸彩券，社会心理，重男轻女，摸着男的，宛比摸着了头彩，自然载笑载欣，快活得什么似的。回想我佛灭度时代，诸天哀号，四众悲哽，万不料到了今朝，消受这许多艳福，亏得卧在锦衾里的，是个土木形骸，否则凭你金刚不坏身也不能自持。《楞严经》第一卷，曾说阿难菩萨被摩登伽女用大幻术摄入淫席，偏体摩挲，几毁戒体，这便是个前车之鉴。

闲话剪断。再说翠娥摸彩完毕，径到佛殿，阿巧娘问道："少奶奶，你方才慌慌张张，落去了什么东西？"翠娥想了一想，便道："我落去了一块丝巾，找了一会子，才被我找到。"阿巧娘笑道："这也奇怪，你方才找觅东西时，手里还握着一块丝巾，你莫非一时慌忙，骑了马去寻马，戴了眼镜去找眼镜？"翠娥没话说，单把丝巾掩着嘴，暗暗好笑。阿巧娘又凑到翠娥耳边，轻轻地问了一句话，恼得翠娥连啐带骂道："贼婆娘，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你且仔细着，……"说时，捏着蟹钳拳，来捏婆娘的面皮。婆娘捧着面皮讨饶道："好奶奶，说说笑笑，你别当真。"那进佛殿上有许多僧众，铙钹喧天，正在那里大做功德，都只为一阵莺声燕语，惹动了

意马心猿，光头乱晃，法华乱念，一道道的眼光，都朝翠娥的面部上掷来。在这当儿，寺里的香工，又端出几碗上好的香茗，请少奶奶、小少爷用茶，金儿觉得口渴，取茶便喝，喝了一口，嫌滚烫，便放下不喝，阿巧娘随机应变，骂着香工道："这滚烫的茶，怎好教小少爷喝，烫坏了小少爷，刘太太怎肯干休，怕不教当家和尚，取着毛竹板子，把你劈头劈脑，一口气打出山门。"吓得香工诺诺连声，怎敢道一个不字。阿巧娘讨了一只空茶杯，把那滚烫的茶，腾出倒进，方才灭少了热度，送给金儿，觉得温和可口，便咕都都一口喝尽，婆娘却是暗暗欢喜。又向各处随喜了一会子，跑到一个所在，塑着许多地狱的雏形，什么丰都城、血污池、奈何桥、孟婆亭，都塑得活灵活现，十分精致。金儿毕竟是小孩子脾气，见这塑像都不过四五寸长，玲珑可爱，便要搬回几个，到家里去齐泥模，慌得阿巧娘两手并摇道："小少爷，动都动不得。"当下把金儿拖了出来，又回头向翠娥道："这是威灵显赫的所在，怎好出言不逊，触犯神灵？亏得小少爷福分大，根基深，触犯了神灵，神灵也卖个情面，不加责罚。要是没福分没根基的孩子，在神灵前胡言乱语，怕不立时倒地，反插着两只眼，嘴里的白沫，吐个不住。"

翠娥连连点头，佩服她有识见，阿巧娘却是暗暗欢喜。

比及三个人回到厢房里，但见大愿和尚陪着刘太太，兀自在那里谈经论典，正说得天花飞坠，顽石点头。两个小丫头不在旁边侍立，想她们都是钝根人，还不及顽石的聪明，佛门奥旨，她们怎能理会得，所以远远回避了。比及到了午刻，用过素斋，大愿恭请刘太太上佛殿脱纸裙，点肉身灯，邦平娘子因大殿上看客拥挤，端怕金儿受了暑热，便派两个小丫头，陪着小少爷，只在清净处游玩，别到殿上去挤轧，自己领着翠娥，偕同赵仙人，迳向殿上而去。寺里许多善男信女和那瞧热闹的闲杂人等，听得刘公馆里太太做功德，捱捱挤挤，都在旁边作壁上观。霎时间，金铙法鼓，

一片喧闹，香工捧着一只金漆盘，盘里叠成三条红纸裙，送给刘太太穿着，邦平娘子拿来一一系在腰里。原来世俗相传，每逢地藏王诞日，曾经生产的女人，系了纸裙，在开元寺大殿上解放，来生可免难产的苦厄。曾经产育若干次，纸裙解放若干条。邦平娘子虽只生得金儿一人，但有两次都是生而不育，所以今朝系着三条纸裙。大愿和尚头戴昆庐帽，身穿袈裟，领着徒子徒孙，口中念念有词，不知念些什么经卷。邦平娘子的裙儿，在那念经声中，一条条地解放。脱裙完毕，接着便是点肉身灯。也有个讲究，地藏王诞日，妇女在菩萨面前点肉身灯，其名叫做报娘恩，点过一次肉身灯，所有三年哺乳的娘恩，从此一一抵消，全数清旋。那时邦平娘子端坐在佛殿里，两名香工搬出一个大铁丝罩，把她罩在中央，铁罩周围编缀着许多铁丝针，针上插着许多蜡烛，烛尖上都蘸着樟脑，纸吹触处，一燃便着，立时明晃晃发出四十九支烛光，把这位刘太太包围在烛光中间，远远望去，浑身上下，都透出光明，这便唤做肉身灯。七月天气，酷暑尚未退尽，大殿上香烟人气，早已蒸得怪热，还加着烛焰灯光，火炉般地发出热气。翠娥远远立着，尚不免频频拭汗，何况邦平娘子坐在铁罩中间，直逼得满头满脸，也挂着许多小小的灯彩，赢得旁边瞧热闹的婆婆妈妈们，一叠声宣起佛号，都说修得这般好女儿，佛前来献肉身灯，可见养了女儿的好处，养了女儿懂得报娘恩。邦平娘子听在耳朵里，心暗自欢喜。

在这当儿，蓦见一个丫头，从人丛里钻将进来，急张急智地说道：“太太不好了，小少爷好端端在厢房里，蓦地里中了急痧，痛得刮肠刮肚只在地上打滚。”邦平娘子听着，吓得魂飞魄散，浑身顿浇了一桶冷水。正是：

娘恩未报，子病奈何；求福得祸，枉诵弥陀。

第五十六回　信妖言婆娘舐犊　夸妙计学究吹牛

邦平娘子听得儿子得了急病，这一吓非同小可，三魂六魄，几乎要和她脱离关系，顾不得要报娘恩，顾不得要博人家称赞一声孝顺女儿，立唤香工到来，扑的扑的，把四十九支烛光一齐吹灭，移去铁丝架子，脚乱步忙，只向外面奔跑。慌得翠娥赶步上前，一把拖住道："厢房在这边，不在那边，婆婆这边来。"邦平娘子摸了一摸头脑，果然走岔了道路，一来被这四十九支烛光逼得昏了，二来恐慌过分，行路进也乱了方针。翠娥忙唤小丫头扶着太太，径向厢房而去，邦平娘子两腿软绵绵，心里越急，步子越跨得慢，明明青天白日，眼里昏沉沉，宛似漫天都张着黑幕，嘴里一叠声地"心肝呀、宝贝呀，怎么好端端害着急病呀，不把我的胆吓个粉碎呀，……"

比及到了厢房，果见金儿倒卧在炕床上面，只是乱滚，一件藕丝纱长衫，滚得百皱，满头满脸，痛出许多绿豆般的汗点子，两只小眼睛，只往上翻，脸上都失了血色。邦平娘子跌跌撞撞，直撞到炕前，赶把儿子搂在怀里，放开喉咙，竟号啕大哭起来。翠娥劝道："婆婆且别哭，一哭便慌了手脚，乱了主张，究竟金弟弟害些什么病痛，须得问个明白，赶快延医调理，才是正办。"邦平娘子止了哭，忙道："心肝，你觉得怎样痛？"金儿哭道："肚皮痛，痛得要死。阿唷，妈妈，痛、痛、痛。"邦平娘子发急道："救命王菩萨，心肝的肚皮痛不起，要痛还是痛我的肚皮。"偶尔抬起眼睛，却见阿

巧娘挤在人丛里，和那婆婆妈妈咬着耳朵讲话，连忙唤道："赵仙人，快来救我孩儿。"阿巧娘装腔作势，挪动斗鸡脚，一斗一斗地走将过来，鬼鬼祟祟地说道："刘太太，你不要见气，这位小少爷，年纪虽小，胆子却比磨盘还要大，方才见了十王殿里的神像，说要搬回家去齐泥模，亏得我一把扯住，引他到别处游玩，要不是，真个毛手毛脚，毁坏了神像，怎还了得？"邦平娘子益加发急，期期艾艾地说道："不不得了，得得罪了神道，……"阿巧娘道："太太不用慌，待我看来。"当下便把金儿的浑身上下打量了几遍，又向上下四方打理了几遍，高举着双手，伸个懒腰，打个呵欠，拉出阴森森的声调道："四方值日功曹，上下天地神明，今日里小少爷出言无忌，得罪了十王殿前牛头将军，将军将军，切莫生嗔，你要什么忏，我们便拜什么忏，你要什么经，我们便念什么经，看我仙人分上，放松了小少爷，便一辈子感你的恩。"邦平娘子吓得跪倒在地，连呼："牛头将军开恩，饶赦了我家孩子。"金儿也哭喊着："牛头将军，下回我不敢了。"阿巧娘又捣了许多鬼，才向香工讨了一杯开水，骈着两个指头儿，在开水杯里画了一道符，送给金儿，叫他一口气喝尽。说也希奇，开水下肚，肚痛果松了许多，邦平娘子拜谢了神明，又谢阿巧娘道："全仗了你赵仙人，才救得孩子的性命。"翠娥也道："赵仙人，你的法术真灵，不愧叫做仙人。"门内门外的许多看客，都惊异这婆娘的法术，一片声叫起仙人，叫得怪响。大愿和尚也在旁边问病，见金儿的病势渐渐平复，才掇去了胸头一块石，合着掌乱念弥陀。邦平娘子待要重酬仙人，阿巧娘道："谢我不打紧，最要紧的是拣着吉日，备了香烛，叫小少爷亲到牛头将军坟上，磕头还愿。"邦平娘子道："请问师父，牛头将军的坟墓，是在哪里。"这一问却难倒了大愿和尚，他虽博通佛典，却不晓得牛头将军的坟墓在哪里，正在沉吟的当儿，阿巧娘早抢着答道："牛头将军的坟墓，便是上方山，谁人不晓？"邦平

娘子满口答应道:“拣了大吉日,我便领了孩子,到上方山还愿烧香。”又隔了一会子,金儿的肚痛完全平复,便闹着要回家里去。邦平娘子也觉得自己身上有些不舒服,便待佛事完毕,开发了功德钱,准备回去。大愿又托出缘簿,说小少爷转危为安,都是菩萨保佑,请太太随缘乐助,替小少爷造福。邦平娘子便叫翠娥在缘簿上写道:“信女刘门柳氏,助洋五百元。”大愿大喜,谢过了施主,邦平娘子一干人上轿时,大愿率领着合寺僧徒一百多名,直送到山门以外。

编书的错了,苏州的开元寺,没多几间房屋,只有寥寥几个僧徒,都是苦守清规,哪里有什么奉承施主的方丈,哪里有什么一百多名的僧徒?列位,且慢责备,在下所说的开元寺,是叫做小说里的开元寺,和现在的开元寺,毫不相干。从来小说里面的佛寺,往往有其寺,无其事,凭空结撰,随意点缀,宛比《水浒传》里的大相国寺,《儿女英雄传》里的能仁寺,借这赫赫有名的寺院,做那空空无凭的文章,寓言十九,怎便认起真来?

闲文剪断。且说阿巧娘家里,有两个人相对饮酒,你一杯,我一盅,恰正谈得入港,喝得起劲。桌上几碟下酒东西,却是五光十色,异常鲜明,白的是嫩鸡,黄的是肥鹅,红的是方块南腿,黑的是松花彩蛋,红白对镶的是白肉蘸着虾子酱油,青红对镶的是河虾浸着玫瑰乳腐,黑白错综的是石花菜拌的冬菰,青白错综的是川冬菜炒的鸡片,这几碟东西,都是阿巧娘忙着一清晨工夫,亲手烹调,款待这两位贵客,一位是戴眼镜的军师,一位是盘铁丸的参谋。阿巧娘自己在寺院里装神做鬼,没工夫相陪,却教女儿阿巧,陪着他们饮酒。青岩和老三饮酒中间,眼望旌旗至,耳听佳报来,待阿巧娘办事得手,然后施行第二步的计划。阿巧左一声干爹爹,右一声张伯伯,花嘴巧舌,说得天花乱坠。青岩捏着酒杯,笑向老三道:“黄毛丫头十八变,临时上轿变三变,这两句老

话，确是入情入理。”老三道：“你怎么想起这两句老话？”青岩喝干了酒，指着阿巧道：“但看这丫头，相隔得没多时，早已变换了五个模样。春天我一喝酒时，她的黄脓鼻涕，专在两具鼻孔里做玩意儿，左鼻孔的鼻涕缩进，右鼻孔里的又钻了出来，右鼻孔里的鼻涕缩进，左鼻孔里的又钻了出来，人家叫她把鼻涕擦去，她怎肯听从，擦去了鼻涕，恰似擦去了她的肉一般。……”再待往下说时，却被阿巧猴在他身上，伸手拧他的面皮。青岩撑住道：“说说笑笑，休得动手动脚，失了大小姐的身分。”阿巧道：“干爹爹，你别逞强，你道我会变，你比着我更会变。我是十八变的黄毛丫头，你便加上一倍，竟是三十六变的猪八戒。你那天踏上我们的门，嘴青鼻肿，失魂落魄，面皮打得和猪肺一般壮，眼镜都打断了。……”再待往下说时，青岩便去搔阿巧的痒筋，阿巧怕痒，才讨着饶不说了。老三笑道：“你们俩倒也诧异，一个是十八变，一个是三十六变，那么轮到区区，竟是七十二变的孙大圣，又比老青加上一倍了。”说时，干了一杯酒，又道：“英雄不论出身低，越是会变，越有出头的日子。只就面前的几个人，做个榜样，缩鼻涕的阿巧，现在穿罗着绢，涂着生发油，搽着雪花粉了，穷出狗肝的老青，现在大模大样，打扮得和乡绅老爷一般了，我老三虽然没有什么变化，但愿这回开的文差使，得了甜头，将来一路变上去，变个不休，这便和七十二变的孙大圣一般。”

青岩把指头蘸着残酒，在桌上连画几个圈儿道：“诚哉是言也，人生在世，焉可不变乎哉！《论语》上说君子有三变，我说既然懂得变，怎么只变得三变，至少也要三十变，三百变，才有个出息。要是只懂得三变，那么黄毛丫头的十八变，比君子强过六倍，猪八戒的三十六变，比君子强过十二倍，孙大圣的七十二变，比君子强过二十四倍。”说时，又哼出读文章的声调道：“孙大圣者，变之上者也嗄。猪八戒者，变之中者也嗄。君子之变，变之下者

矣嘎。"嘴里嘎嘎连声，头儿频频打圈，老三和阿巧，都在旁边好笑。青岩又道："做人莫做君子，君子乃饭桶之别名，呆鸟之雅号。……为人在世，须要懂得变字的秘诀。第一，先从良心变起，良心变得快，那么荣华富贵，一辈子享用不尽，权也有了，利也有了，名望也大了。"说时，提起筷儿，在松花彩蛋上点了一点道："要是人的良心，变得比这个还黑，"又指着玫瑰腐乳道："那么人的名望，便比着那个还红了。"老三听说，把头乱点起来，便道："照啊照啊，老青，瞧你不出，会说这几句话，真叫做老道士撒屁，句句真言。老青，你说的话，可是从什么书本上看来的？"青岩听说，鼻孔里哼了一声，连连摇着头道："书本里面，只有些陈旧腐败的议论，哪里寻得出这般簇新的见解。老三，你切莫去信那书本，亏得你不识字，不读书，没有沾染着旧毒，区区虽然读破万卷书，但是自己有把握，有识见，从那毒气圈子跳身出来，才不被诗书所愚。只为书本里说的话，远的是千载以上的旧帐，近的是百年以前的故事，什么福善祸淫，什么赏善罚恶，多半是古人捣鬼，凭空捏造的谎话，又没个见证人，信它做甚。退一步说，便算不是凭空捏造，确乎有这桩事，然而古时的人心和现在的人心不同，那么古时的天道，自然也和现在的天道不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古时的天道，若到现在，便到了转来。你不听得有两句最时髦的格言，叫做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先天道是跟着人心一起儿走的，人心有翻覆，天道也有翻覆。从前东岳大帝执掌的善恶册，功过格，现在全部推翻，另行编造。天道如此，我们却还要迷信古人说的话，不是呆鸟，便是饭桶。老三，你道这话确不确？"老三把大腿一拍道："老青，你的话千真万确，越说越中听，越听越起劲。每天我在家里，老娘向我絮絮聒聒，说些都是不中听的话，打从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从不肯转个大弯，在心窝里停留一时半刻。可见老娘上年纪，糊糊涂涂，还把现在的天道，当做古时的天

道。”青岩道：“可不是呢！老年人只说老话，无非听了放老真传的腐败话，胡乱来训诫儿子。其实书本上的仁义道德，叫做说说罢了，全然不能当真。要谈仁义道德，尽管让古人去谈，和我们没相干。生在什么时代，便该说什么话。”说时，把大拇指一翘道：“你看当今顶刮刮的一等红人，谁不染黑了良心，去博得那荣华富贵？民国时代，自有民国时代的天道，甚么乌龟贼强盗，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也会得着上天的保佑，做那头儿脑儿尖儿顶儿，……”话没说完，早听得一阵笑声笑将进来道：“什么头儿脑儿尖儿顶儿，你翘起着大拇指，又在那里摆什么架子？”

说话的正是阿巧娘，打从开元寺回来，满脸都堆着笑意。古语道得好，入门休问荣枯事，但看容颜便得知。老三和青岩心里明白，多半是第一步计划业已得手，便都迎着她，盘问寺里的情形。阿巧娘向外面望了一望，又从怀里掏出几角小洋，打发女儿去买东西，阿巧嫌路远，不肯去，她娘另给一角脚步钱，叫她慢慢儿去，慢慢儿来，路上嫌吃力时，便在王大娘家里打个尖，喝杯茶，也都使得。阿巧才没话说，欣然自去。阿巧娘又把大门掩上了，方才扭扭捏捏，在那打横的座位坐了，笑向两人说道：“这丫头天生快嘴，什么话都留不住，从前在妙严坟上，叫她装做神灵上身，口吐白沫，当时装得很像，瞒过了众人耳目，谁料瓶口扎得住，人口扎不住，没多几天，竟被这快嘴丫头走漏了消息，前街后巷，都当作笑话讲，几乎把我这只仙人饭碗，打个粉碎。现在这件事，益加重大，我们都担着血海般的干系，打发了这丫头，才好讲话。”

青岩再也打熬不住，忙问这事究竟怎么样，阿巧娘道：“且慢，且慢。”当下扭扭捏捏地走到外面，把大门落了闩，返身归座，笑向青岩道：“我这番可把你老青佩服个不得了，你真是诸葛亮再世，刘伯温转身。你的袖里乾坤，比着诸葛亮马前课还灵。我

件件般般，都依着你的计策行事，骗得他们死心塌地，情愿向这圈套里直钻。只要第二番计策办得妥贴，我们三个人，怕不有整千银子在手里使用。”当下便把寺里做的勾当，从头说起。讲到怎样地在茶杯里下药，怎样地刘太太请她医治儿子，怎样地信口开河，只说是牛头将军作祟，怎样地假作画符，把解药下在开水杯里，怎样地药到病除，刘太太取出二十块钱做谢意，怎样地刘太太约定八日初三日，带领儿子到上方山烧香还愿。青岩大笑道："你到了今朝，才晓得我伍老军师的厉害。不瞒你说，俺这里足智多谋，神通广大，休说掏摸几千粒瓜子，易如探囊取物，便是大总统三顾茅庐，请我去做护国军师，……”老三道："你少要吹牛罢，你的计策虽妙，也得这药力灵验，才遂了我们的心愿。这两包药，我好容易向朋友那边取来的，一包吞在肚里，经过两三个时辰，便痛得扒肠刮肚，一刻也难熬，一包吞在肚里，立进止痛，便和没病一般，现在一一试验过了，我那朋友的功劳可不小。从前向他讨了麻醉药还不曾报答，这番大功成就，须得大大地送他一份谢意。”青岩道："这是应有的办法，何消说得。阿巧娘到手的二十块钱，须得三二六十二，平均分派。”阿巧娘道："早晚总要分派，我又不搬场，急他做甚？只是今天的事，倒作成了这个大愿和尚，揭开缘簿，一写便是五百元，我见了也眼热。”

不表婆娘家里，三个人秘密会议，且说时光忽忽，早到了八月初三。邦平夫妇对于儿子还愿的事，当做一件重大事情，本该娘儿两个同去烧香，无奈邦平娘子从寺里回来，中了暑热，卧病两三天，尚在延医服药，翠娥告个奋勇，愿陪着金弟弟同去走一遭。邦平夫妇还派着刘福和王妈妈，随船同去。自从早晨开船，直到傍晚，还没见他们归来，邦平正觉心头诧异，蓦地里外面传进一封旧信，给邦平过目。不看时万事全休，只这一看，气得邦平脸都黄了，手都颤了。青岩恰坐在一边，见这情形，不觉暗暗地唤

几声快活。正是：

奇祸不测，彼醉未醒；书来一纸，价值万金。

第五十七回　得警报夫妻丧胆　酬香愿叔嫂失踪

邦平看罢来信，面容失色，一叠声地唤刘福，发下紧急命令，慌得刘福答应不迭。“刘福，赶快把下书人扣住了。”刘福道：“是。”“取我名片，把下书人发往县公署去。”刘福道：“是”“严究谁人主使，重重定一个罪名。”刘福道：“是。”这紧急命令，联珠也似地发下，刘福只道得几个“是”字，依旧垂手而立，却不动身。邦平发怒道：“蠢才，我吩咐你的话，你怎么不干？”刘福指着信封道：“下书人便是邮差，老爷尽管严办下书人，小的却没胆量到邮局里去抓人。邮局里有外国人，小的怎敢去乱闯？”邦平瞧那信封，果然粘着邮票，暗想我可气得昏了，这封敲诈信，粘着邮票我不见，还道是下书人送来，当下喝退了刘福，又把这信颠来倒去，重看了几遍，皱皱眉，摇摇头，蓦地里又冷笑了几声。青岩在旁暗暗着急道：“怒者常情，笑者不测，他在那里冷笑，敢怕有什么破绽让他瞧破了，这便如之何其可也嗄。”邦平忽地拍着画案喝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十四个字，直刺青岩的心坎，不由得卜卜几跳，但是不动声色，竭力镇静，听他下文说什么。邦平又叹道：“人有了良心，狗子也不吃粪了，真个人面就是狗面，人心就是兽心。我开了天窗说亮话，从没有亏待人，不该以怨报德，暗地里把我来播弄。似这般鬼鬼祟祟的勾当，打量把我瞒过，谁料我胸中雪亮，什么事都瞒不过我，哼哼，欲人不知，莫若弗为，堂堂刘邦平，怎肯受人家的恫吓？”说时，捏了拳头，重重

地在案上敲了一下。

这一敲不打紧,直把青岩吓个半死,邦平发的牢骚话,句句都刺入青岩的心坎,他想:“不好不好,我的诡计,都被东翁知晓了,絮絮叨叨,分明指着和尚骂贼秃,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此时不走,等待何时?”乘着邦平敲案的当儿,待要提起脚步,溜之乎也,忽听得邦平唤道:“老夫子,你想这姓祝的可恶不可恶,此事又要仰仗大才,代我想一个对付的计划。”青岩暗暗唤一声侥幸,原来和我没相干,枉自担受了虚惊。赶忙透了一口气,揉一揉胸窝,堆着笑脸道:“东翁有何见谕?”邦平道:“这件事你也该晓得,半个月以前,我曾贩运一千五百石米粮出洋,本是一种利市三倍的买卖,和道德两个字,并没相干,叵耐那些徒读死书的迂夫子,把我热嘲冷骂,说我不顾民食,有伤天理,我听了不服气,米粮本是流通的东西,何处需用,便运到何处去,我干这贩米的勾当,正是为着民食起见,怎说我不顾民食?再者,天理两个字,我自问也没有什么惭愧,要是把这一千五百石米粮,抛弃在东洋大海,那么暴殄天物,伤害了天理。现在我把本国的米粮,供给外国的民食,就那天理上讲来,是叫做大公无我;就那商业上讲来,是叫做挽回权利。”青岩点头播脑地说道:“东翁的存心,仁之至,义之尽也,但是和这姓祝的有甚关系?”邦平恨恨地说道:“提起这个祝子刚,实在令人痛恨。他从前在公司里充当文牍,我待他很不薄,后来他有了别就,却在青阳地外国租界,开了一片报馆,专做那捕风捉影颠倒黑白的生涯。我生平最恨的是报纸,谁耐烦看这捞什子,他办的报叫甚名目,说些甚么话,我概不知道,大约该唤做《竹报》,他便是《竹报》主笔,不过借这报纸,敲敲人家的竹杠罢了。别人的竹杠,由他去敲,和我没相干,叵耐他瞎了眼,迷了心,大大的竹杠,竟向我身上敲来。那天他写给我的一封信,老夫子也该记得。”青岩点头道:“记得记得,那天的一封信,委实是荒而

唐之，放其黄狗之屁。晚生曾向东翁说，见怪不怪，其怪自绝。后来东翁采纳刍荛之言，给他一个不理不睬，他果然黔驴技穷，干不出什么事来。”邦平道：“老夫子的见解，确是高超，我依了你的话，他果然奈何我不得。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天他又有信来，借这贩米出洋的题目，意图向我敲诈，我把信看了一半，便不耐烦再看下去，扯做纸条儿，丢在字纸篓内，再给他一个不理不睬，看他待怎样。今天这封信，明明又是他的诡计。他故意变换了笔迹，又不曾署着名，一味虚张声势，说得怵怵可怖。我初看时，不免吃一虚吓，转念一想，我理会他做甚，没见得鼠子的粪，可药死了人。”说时，便把这信授给青岩道：“老夫子不嫌污目，且把这满纸狗屁的信札瞧一下子。”

其实这个狗屁，就是伍老夫子的得意之笔，从头至尾，可以背诵如流，何待细看。然而邦平叫他看信，他便装腔作势，先把眼镜擦抹几下，徐徐地从信封里面，抽出一幅信笺，瞧了一眼，便连连摇头道：“狗屁狗屁。”你道这位伍老夫子，怎么自己把自己痛骂，原来对于骂字的研究，其中分着三种性质，一是怕人骂，二是任人骂，三是自己骂。受着人家的骂，悻悻然见于其面，这种人尚能自惜名誉，不忘羞耻，叫做怕人骂。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种人顽钝无耻，面皮坚厚，叫做任人骂。不待人家骂他，他先自骂起来，自己便是军阀，开口便骂军阀，自己便是强盗，开口便骂强盗，叫做自己骂。三种人物里面，惟有自己骂自己的，最是天良丧尽，不可救药。闲文剪断。再说青岩看这信札时，看在眼里，骂在嘴里，看那起首一句，叫做“警告守财奴刘邦平知悉”，青岩足足骂了七八声狗屁，以后便按着板眼似的，看一句，骂一声，眼里看的是：“尔诸恶必作，众善莫行，人人称尔为刘剥皮。剥皮者善剥人皮之谓也，剥人之皮，人亦剥其皮，岌岌乎殆哉。今与尔剥皮剀切言之，尔欲乐尔妻孥，宜尔室家，限于明日七点之钟，速

备万元通行之钞票，送至城外黄土之桥，桥堍第三根电杆之木，木上系有字纸之篓，篓上粘有红纸之签，以作特别之标记者也。尔将尔之票纳于篓中，我亦将我之票放还尔家，戒之戒之。出乎尔票，反乎尔票者也。尔之票不到，我之票便要撕了，汝其知之耶，其不知之耶？呜呼哀哉，切切特示。”嘴里骂的是“混话”、“胡话”、“狗屁文章”、“文章狗屁”。其实这封之乎者也的匿名信，若经明眼人看来，望而知为伍老夫子的大作，虽然经人誊写，不是他的真笔，然而咬文嚼字，终不脱那教书匠的本色，可惜邦平未通文墨，只会看笔迹，不曾辨文理，想不到批评狗屁文章的，便是狗屁文章的老斲轮，乱骂文章狗屁的，便是文章狗屁的大名家。他见青岩义形于色，代抱不平，暗暗宽慰道：“毕竟这位伍老夫子，忠肠义胆，比众不同。人人都像了他，我还忧虑着什么？”

青岩捧着肚子，气嘘嘘地说道：“这封匿名信，难怪东翁见了要动怒，晚生看了一遍，丹田里的恶气，也都向上升提，气气气，气得肚子都疼了。”说时，弯着腰肢，双手乱揉那肚子。邦平见了，老大地过意不过，转向青岩劝慰，叫他不用着恼，且商议一个计策。青岩一壁揉肚一壁答道：“依旧给他个不理不睬，东翁，此计如何？”邦平皱着眉道：“其间尚有可疑之处，论这敲诈情形，可断定是祝子刚在那里作祟，然而子刚毕竟是个文人，不见得和那帮匪往来，信里说的什么撕票不撕票，又不像是子刚的笔墨。”青岩假意问道：“什么叫做撕票，晚生索解不得，倒要请道其详。”邦平叹了一口气道：“目今的时世，真越闹越糟了。老夫子是规行矩步的人，怎懂匪徒里面有许多切口。原来匪徒掳人勒赎，叫做绑票，要是不赎，便把掳去的人杀害了，这便叫做撕票。”青岩哈哈大笑道：“那么这个匪徒，真是笨不可言了，堂堂刘公馆，铜墙铁壁，门禁森严，又坐落在省会地方，军队密密，警察重重，这匪徒既不是插翅的雷公，八臂的哪吒，又不曾吃什么豹子胆、狮子心，怎会闯

进公馆，掳人勒赎？东翁但请放心，依旧给他个不睬不理，任凭他说得凶险，他只说说罢了。他有多大本领，敢损伤你东翁的一根汗毛？”邦平听到这里，忽地心头一跳，忙唤刘福问话道：“少奶奶和小少爷烧香还愿，可曾回来？”刘福回道：“还没有回来，里面太太也等得焦急，派人在船埠守候。”邦平暗暗喊声：“阿呀！”还愿还愿，别要闹出什么乱子。心头虽然着急，却是假做镇静，端怕一涉慌张，失了主人翁的体统。青岩瞧在眼里，暗暗得意道：“剥皮剥皮，今朝却苦了你也。”

刘福回话后，恰才退出，却又跑回禀告道：“老爷，不好了，王嬷嬷和小丫头哭将进来了。”邦平经这一吓，拔烛也似地立将起来，嘴里连唤：“怎么讲？”两腿瑟瑟索索，抖得不成模样。在这当儿，小丫头自到里面，把祸事禀报主母。老婆子步履蹒跚，一步一哭地来见主人，见面时便哭喊道：“老爷，快打点主意去救人，少奶奶和小少爷，都被强徒劫夺去了。”邦平踢着地板道：“怎怎么讲，你们是活人还是死人，强徒劫夺时，你们怎不拚命夺回来？混帐混帐，论不定是你们勾通强徒，做这勾当。”婆子哭道：“老爷屈陷煞人，强徒有快口，有手枪，我们都是空拳赤手，……”那时青岩劝道：“东翁，且莫乱了主见，别事都不要紧，且问她怎样被劫，我们赶快去救人。”邦平急问道：“怎样被劫？劫到哪里去了？快说快说。”婆子捏着鼻涕道：“少奶奶和小少爷上山时，约莫走了百十步，便听得一声唿哨，山背后跳出六七名壮长大汉，扬着雪白的快口，握着烁亮的手枪，把少奶奶和小少爷，拖的拖，抱的抱，都抢了去。我待上前抢夺时，吃他们推翻在地。我上了年纪，筋骨不灵便，待要挣扎起来，哪里挣扎得起，一阵筋骨疼痛，几乎断送我这条老命。”邦平踢着地板道：“胡说胡说，我不问你别事，只问少奶奶和小少爷劫到哪里去了？”婆子道：“比及我从地上爬起时，早望不见了强徒的影子，光见地上丢着一封信，我不识字，

小丫头识得封面上三个字却是老爷的大名，因此拾了回来，请老爷过目。他们既和老爷书信往来，他们的踪迹，老爷总该知晓。别事都不要紧，赶快打点去救人。”说时，便从怀里掏出信札授给主人过目。

邦平又是气愤，又是悲痛，待要开那信封，两手瑟瑟索索地抖，把信札抖落在地。青岩替他拾起，取把剪刀，剪去了信口，抽出信纸，授给他看，信中没多说话，却是三字韵文，叫做：“刘邦平，尔知悉，一万元，速献纳，朝献银，暮还人，银数足，人安宁，纵有功，违无益，戒之哉，宜勉力。”结尾四句，还套着三字经的论调，又是这位伍老夫子得意之笔。邦平哪里知晓，禁不住一阵伤心，掉下许多痛泪，点点斑斑，把信笺打个透湿。那时船户也上前报告说：“少奶奶和小少爷上山，只带着老妈子、小丫头同去，不用我们跟随，强徒劫夺情形，我们都不在场，求老爷明察。”邦平尚没答话，里面小丫头喊将出来道：“不好不好，太太得了信息，哭得晕过去了。”邦平急匆匆地进去瞧娘子，临走进叮嘱青岩道：“老夫子，今天别出门，少顷尚有要事相商。”青岩诺诺连声，暗思：“你和我商议，恰似生病人和鬼商议，略施手段，便把你搀入鬼庙，怕不大大地揭去你一张皮。”

不表青岩自回书房，等候消息，再说邦平到了里面，却见娘子哭倒在床，旁边丫环、仆妇，都在那里揉胸脯，掐人中，连唤：“太太醒来。”邦平自思枉挣着万贯家财，谁料家庭多故，竟糟到这般地步，不觉号啕大哭。一个丫环劝道：“老爷别哭，你看太太眼睛转动，不多时，便要回转气来。”邦平止了哭，也随着众人，连唤太太醒来，娘子不过一时哭闷了，经这千呼万唤，果然渐渐苏醒，她见丈夫立在床头，便哭着说道：“我和你都是四十以外的人，只有这一点亲骨血，现在却到哪里去了？……我这个贤慧媳妇，三贞九烈，人人称赞，怎么被强徒抢去？……”说到这里，又回

不转气来，亏得小丫头赶紧揉胸，才不曾晕去，回过气来，又指着邦平哭道："我是个没脚蟹呀，得了信息，除却痛哭，什么事都不曾干呀，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呀，媳妇儿子被人劫去，你便该报告官府，央托张中将、庞旅长，调齐人马，赶快到上方山去救人呀。你在这里陪着我哭，哭天哭地，怎能哭得出媳妇儿子来呀？"在这当儿，房门外一阵哭声，却见一个妇人，掩着面，闯进房来，仆妇等都唤一声："柳家舅太太来了。"原来柳家那边，早有船户去报信，小宾不在家里，他娘子得了信息，慌得屁滚尿流，也不及去通知小宾，便哭哭啼啼，一口气跑到刘公馆，不待通报，直闯进上房来，见过邦平夫妇，也没有别话说，口口声声只说："赶快救我女儿。"邦平尚不曾答话，小宾娘子早爬在地板上，扑通扑通地磕着响头，邦平连忙答礼，小宾娘子死赖在地上，怎肯起身，只说："姑夫答应了我的请求，我才起身。"邦平在那楚歌四面之中，没奈何，只得答应了，两人方才起立。床上的邦平娘子，带哭带喊道："快到张公馆、庞公馆，点齐了人马，杀奔上方山，连夜把强徒剿灭了，救出我的媳妇和儿子。"邦平摇手道："你别哭哭吵吵，乱了主见，请兵是没有用的，远水怎能救近火，他们行踪无定，又不占据什么山头，杀奔上方山，也是徒然。"邦平娘子哭道："照你这么说，难道眼睁睁瞧那媳妇儿子被掳，问都不问，理都不理，天杀的你好狠心肠呀！"邦平忙道："太太别骂人，我的话尚没说完，要救儿子和媳妇，方法却有一个，只是强徒的手段，比杀人还要厉害，我若依从了，儿子媳妇自保安宁，只是我这一颗心，生生地被强徒挖去。"说时，哭丧着脸儿，不住地擦泪，声调也颤了。邦平娘子道："阿呀，急惊风遇着你这个慢郎中，你既有方法，还不快说，他们俩都落在大虫嘴里，怎好延缓得。"邦平没奈何，便把两次投信勒赎万元的话，一一说了。邦平娘子道："他们俩都是无价之宝，休说强徒只索万元，便是十万百万你也要依着干，似这般索价，

再要便宜也没有，你别错过了机会。”小宾娘子也敲着边鼓，撺掇邦平早早备款去赎人。

青岩自告奋勇，情愿明日起个清早，带着款项，去赎取令媳和公子回来。邦平点头道：“派遣别人，我不放心托胆，老夫子肯走一遭，万稳万妥。”当下向各处庄家银行兑换钞票，果凑齐了万元之数，每票十元，每束五十票，计洋五百元，拢总二十束，方方正正，打做一包，晚饭以后，邦平把钞票交给了青岩，叫他明日五点钟起身，已吩咐轿班伺候，赶着大清早出城。青岩道：“东翁不用耽心，这件事都在晚生身上，决不有误。”比及捧了钞票，自回寝室，蓦地里心机一动，又涌起了万丈思潮。正是：

方寸思潮，一时涌起；得陇望蜀，如是而已。

第五十八回 一万金重归故主 三间屋深锁财神

青岩把这方方正正的一包钞票，端相了几眼，眼底烘烘热，胸前卜卜跳，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暗暗道："咦，我可痴了，合偷一条牛，何如独偷一条狗？这一包钞票，合之则见其多，分之则见其少，与其鸡零狗碎，按份摊派，何如蚕食鲸吞，完全独得？"想到这里，扑地拍着大腿道："吾计决矣，一定照着这般干。"忽又抡着指头道："且慢且慢，要是一定照着这么干，第一便要牺牲这个门馆，牺牲门馆不打紧，有了万金家私，还坐门馆做甚？第二要和阿巧娘脱离关系，这也希甚么罕，她本是个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有了万金家私，何必恋恋这个鸡肋？第三要和张老三等绝交，老三一辈人，本是个流氓光棍，有了万金家私，我的身份增高，谁耐烦和流氓光棍做伴？"抡到第四个指头，暗暗喊声："阿呀，这个人我却抛撇不得。她年岁又轻，面庞又俏，情分又好，只为那天代主做亲，中了邪魅，一病淹缠，到今尚没有起床，我眼巴巴盼她病痊，和我重续旧好，我若把她抛撇，天理所不容，人情所不许。照此看来，这桩事一定干不得。……"待要收拾这条心，哪里可以收拾得？青岩又把钞票端相了几眼，猛然觉悟道："此中自有颜如玉，我恋恋春桃做甚？春桃我所欲也，万金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春桃而取万金者也。"咬文嚼字一下子，果然打定了主意，便筹划那独吞万金的方法，除却滑脚，再没别法。倘要直接爽快，莫如连夜便跑，然而重门叠户，都已键闭，仓促间怎便可以滑

脚？转念一想，匆忙不在一时，横竖金银落我掌中，到了来朝，落得大模大样，坐轿出城，随机应变，把个脚底给他们看。这一番主意，简直把翠娥、金儿，都宣告了死刑，然而别人死活，哪里在青岩心上，他只捧着一包钞票，安置在枕函边，喃喃祝道："钞票钞票，今夜和你同床共枕，结个相识，过了今夜，你便要跟着我走，天长地久，和你相守到老。"祝告完毕，欣然上床，两眼才合，便人梦乡。

休说世态炎凉；梦境也是炎凉，休说人情势利。梦神也都势利，从前青岩潦倒穷途时，再也不曾做过一个好梦，醒时愁眉泪眼；梦时也是愁眉泪眼，醒时垂头丧气。梦时也是垂头丧气，现在有了一万元钞票压枕，睡梦里也换了一番气象，居然坐汽车，逛窑子，粉白黛绿，左拥右抱，窑子里一片叹声，把伍大少叫得春雷般响，恍惚间，拥了两个心爱的美人，同坐汽车在马路上兜风，腾云驾雾，也没有这般快活，蓦地里一对绝色女郎，迎面走来，仔细看时，那个是陆慧姑的化身，这个也是陆慧姑的小影，一时看出了神，猛不防这辆汽车，直撞地撞将过去，不偏不倚，早把这两个女郎撞倒在地，风也似的车轮，恰从女郎身上辗过。青岩唤声"阿呀"，顿把自己的梦魂唤醒，睁眼看时，横倒的便是自己，哪里有什么慧姑不慧姑？一包钞票，紧紧地抱在怀里，也没有什么左拥右抱的心爱美人。

正待合着眼睛，重寻旧梦，忽听得公馆里面，人声嘈杂，来往脚步，络绎不绝，种种声浪里面，夹着主人翁刘邦平的声音，侧耳细听，听得邦平吩咐刘福："传唤轿夫来问话。"青岩戴上眼镜，把壁钟望了一望，暗暗好笑道："可笑这个剥皮，七颠八倒，把时候都忘却了，他要我坐轿出城，备款取赎，也须挨到天明，才能行事，现在刚打十一点钟，尚没到半夜，因甚的大呼小唤，一叠传唤轿夫？"隔了一会子，又听得蓬蓬有声，书房敲得怪响，青岩忙问

是谁，答应的正是邦平，青岩道："东翁暂请小立，容晚生披衣起床，开门拔闩。"邦平在门外应道："不要紧，不要紧，老夫子尽可从容起身。"青岩肚里寻思，你要我连夜出城，还说什么好听话儿？却道："不要紧，不要紧。……"披衣起床，着裤穿鞋，一一都完毕了，还把这冬烘脑袋，伸入帐门，凑到枕头边，轻轻说道："钞票钞票，你转瞬便要跟着我走也。"比及开门拔闩，刘福掌着灯台，把邦平照进书室，宾主相见时，邦平趾高气扬，面有喜色，全不似日间的哭丧模样。青岩心里怎不奇怪，宾主坐定时，邦平笑吟吟地说道："有一桩天大的喜事，特来报告老夫子知晓，老夫子听了，也该替我快活。原来小媳和小儿，虽被匪徒绑票，却有人路见不平，把他们嫂叔俩一齐救出，好好地坐轿回家，真个是逢凶化吉，绝处逢生。老夫子，你道可喜不可喜？"青岩肚里喊声："阿呀完了！"面子上强作欢容，却说："东翁洪福齐天，百灵效顺，这真是莫大的喜事，晚生听了，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但是怎样遇救，代抱不平的又是何人？"邦平拈着短髭，含笑答道："这叫作天道公平，可见恶浊世界，毕竟也分个青黄皂白。这位代抱不平的，听说是个西装少年，一切详情，尚不曾问过媳妇，到了来朝，再和老夫子细谈。现在要紧通知老夫子一声，明天备款取赎的事，可以作罢。老夫子尽可从容高卧，不必起什么清早。还有一说，方才的一包东西，也不必在老夫子房里存放。"说时，便唤着一声"来"，慌得刘福放下灯台，答应不迭。邦平道："师爷房里的一具东西，你去取来。"刘福便问青岩道："师爷，这一包东西放在哪里？"青岩道："枕枕枕枕边……"挠总不过枕边两个字，好容易颤了几颤，从喉咙里颤将出来，两字出口，这一万元的钞票，便不跟着姓伍的走。从前轻轻窜易一个字，得了百金，现在轻轻道出两个字，失了万金，截长补短，真叫做得不偿失。青岩到此地步，恰似万把钢刀，在脏腑里乱刺，却又不能当着东翁，扯开喉

咙，放声大哭。在这当儿，早见刘福一手掌着灯，一手拎着方方正正的纸包，从房间里走出，邦平道一声："明天再会。"便和刘福一起儿走，青岩还扮着"皮笑肉不笑"的脸儿，亲送东翁到书房以外，呵了呵腰儿，瞧见东翁走远了，返身入内，闩上书房，呆呆地立在灯下，一副难描难画的尊容，比着强盗绑上法场，罪犯宣告死刑，更要可怕。休说万金钞票不能跟着他走，便是同床共枕，结个相识，也只有半夜之缘。上半夜相偎相伴，梦魂都甜，下半夜只留着这个空枕儿，教这利欲熏心的伍老夫子，怎能睡得安稳，只落得五千遍搥枕敲床，一万声长吁短叹，整整地胡思乱想了半夜，直到玻璃窗上露了天光，方才朦胧睡去。

趁他睡梦未醒，且把翠娥、金儿遇救回家的情形，约略补述。话说张老三依了青岩密计，率领狐群狗党，潜伏在上方山树林里面，舒头探脑，专等财神光降，行使他们的绑票手段。这一辈匪徒，无非小江北、王麻子和两个常州来的帮里弟兄，一切伙食费用，都由青岩一力担任。前次枉费心机，白白地丢掉了几十块钱，这番伍老军师布置细密，计算周详，他以为万稳万妥，百发百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再不会蹈从前的覆辙。他有王嬷嬷做内线，早晓得翠娥陪着金儿，同去烧香还愿，邦平娘子害病未痊，不得出门，他初意想把母子俩绑票，邦平娘子既不得出门，他便改变方针，把叔嫂俩架去，不怕邦平不来取赎。翠娥临动身时，刘福奉了主命，陪着同去，翠娥笑向婆婆道："携着男仆同坐一船，觉得不大稳便，不如另换小丫头陪去。"邦平娘子啧啧称赞道："你端的不愧是贞妇，瓜田李下，却分得这般清楚。"青岩听得刘福不会同去，心中益加欢喜。

上方山左近，有三间破屋，本是张老三的家产，只为离着村落很远，一向没人居住，这番绑票，便利用这几间破屋，做个临时财神庙，什么雪白的快口，烁亮的手枪，都是戏班子里的东西，他

们以为瓮中捉鳖，当然用不着真刀真枪，翠娥一干人登岸时，张老三正猱升在一枯古树上，瞧得清爽，立时一跃而下，通知几个党羽，准备动手。老三和王嬷嬷熟识，这番干的勾当，把婆子一齐瞒过，当不能和王嬷嬷会面，他便拉着王麻子，远远地把风。小江北连同常州来的两个帮匪，都藏身在树林背后，各自握着镀镍的铅刀，木质的手枪，使个黄雀捕蝉势，听得翠娥一干人约莫走近，霎时间一声唿哨，三个贼徒，都托地跳将出来。翠娥一干人一吓，非同小可，际此武装世界，一经动刀动枪，什么事干不得，休说真家伙的刀枪，可以横冲直撞，为所欲为，便是银样蜡枪头的西贝武装，也把这几个人吓得死去活来，魂飞魄散。翠娥见不是头路，也不及照顾金儿，返身便跑，任凭她两足天然，在学校里算得赛跑惯家，然而这个小江北向来拉车营生，脚跟打着屁股，二三百码的赛跑，一天要打好几个回合，他见翠娥奔跑，立即向后追来，没多几步路，早被他一把抓住。翠娥待要声张，小江北扬起镀镍的铅刀，指着翠娥心窝道："你敢声张，我便刺你一个透胆窟窿，管教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你若爱惜性命，我们并不把你难为，单请你做个活财神，到那财神庙里权住一宵，明天刘剥皮备钱取赎，立刻送你回家。你别害怕，我们做这绑票生涯，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你只放胆跟着我们走。"嘴里说时，便取出一条又脏又臭的猪肚子搭膊，把翠娥连鼻和嘴一齐扎住。

翠娥到此地步，怎敢抵抗，只得由他摆布，胸窝儿七上八落，说不尽的恐怖。恐怖犹可，惟有这猪肚子搭膊，曾经小江北系缚三年，拢总不曾洗过一次，沾受的汗汁垢腻，不可计数，线缝破孔里面，又被白虱做过几次公馆，虱壳虱子，所在多有，可怜翠娥生了嘴鼻，从不曾享过这般的异味，她的俏鼻儿，向来只闻些花露水，嗅香水精，她的樱桃口儿，向来只含些口香片，嚼些留兰香，万不料到了今朝，阔公馆里的少奶奶，偏和黄包车夫的搭膊有

缘，物极必反，香尽臭来，一阵肮脏龌龊的气息，触鼻刺喉，比着吕郭夫人的腌鱼滋味，尤为难受。小江北又把一条缠脚布，反接着翠娥双手，这条带儿，解从车夫毛腿上系向美人粉腕间，端的交着了幸运。那时的翠娥，口既不得喊，手又不得动，光睁着两只眼睛，被小江北拖着便跑，一颠一蹶，专拣着荦确不平的小径行走，一壁走，一壁肚里寻思，匪徒把我当做财神请去，料想公公婆婆，一定备钱取赎，眼前受些磨难，来朝便该释放回家。猛又想到那天母亲嘴里，说什么接财神不接财神，我当时便寻得出言不利，谁料说好不见，说坏便见，竟被她一屁弹着，我回去时，定要闹个马仰人翻，大大地把她训斥一顿，好教她有话不敢乱说，有屁不敢乱放。

没多片刻，早见山背后一抹树林，隐隐露着几间破屋，小江北把她拖拖拽拽，只向破屋子那边行进。翠娥举目四瞧，除却破屋子，再没有第二家的房屋，道上都是些短草杂树，也没有行人踪迹，屋子前面，立着两个贼徒，握着手枪，恶狠狠地向她注目。翠娥暗思，这个所在，料想便是财神庙了，未入庙门，先把周围的路径瞭望一下子，倘有天幸，也好设法脱逃。但见离着破屋没多路，仿佛有一条小溪，溪边芦荻丛丛，约莫三四尺高，芦荻缝里，隐隐有个白面少年，在那里窥望。翠娥正待凝神注视，却已走近破屋子，两个握枪的贼徒，一齐吆喝着："兀那女子，休得东张西望，快到里面去。"小江北押着翠娥，直达里边，猛听得破屋里面一叠声地唤起嫂嫂来，声唤的不是别人，便是小财神刘金儿。他比翠娥先入庙门，正在那里啜泣，又被贼徒用话恐吓，怎敢高声哭喊，现在瞧见翠娥进门，他哪里忍耐得住，便大唤着嫂嫂，直扑地扑将过来，捧住翠娥的双腿，只说："嫂嫂救我，和你回家去。"那时旁边闪出王麻子，喝住金儿，不许乱喊，又扬着刀，指着翠娥道："你若识得风云气色，安安稳稳，只在这屋子里权宿一宵，既

不高声讲话，也不向外探望，我们便卖个人情，只在外面监视，不闯入那屋子做什么无礼举动。要是你不照着样办，哼哼，我们便不管你是真节妇，假节妇，留得你性命，留不得你贞节。”翠娥开口不得，单把头颅乱点，以表服从之意。王麻子见翠娥软化了，便叫小江北替她松缚，先把缚臂的腿带松去，翠娥腾出空手，忙不迭地把这猪肚子搭膊，竭力抓去，向着地上一撩，接二连三地打着恶心，五脏六腑都下了动员令，便翻肠覆肚地呕吐起来。呕吐了一会子，兀自臭定思臭，还在那里连连作呕，王麻子和小江北见了，也都好笑。比及翠娥呕定了，王麻子重申前说，问她不声张，不探望，究竟依得依不得？翠娥没口子地答应道：“依得依得，只求你们别把脏东西抹我嘴鼻，我便感恩不尽。”小江北拾起猪肚子搭膊，绕做一团，向着翠娥一扬道：“我们不怕你不依，你若不依，便再把你扎绑起来，叫你一夜不得透气。”说时，便在搭膊里捡出几个蚤子，指甲儿掐得卜卜有声，翠娥见着，又忍不住一阵心泛，可怜肠胃里的东西，都已呕出，没得什么可呕，只呕了许多清水。几个匪徒见大事已定，不怕财神插翅飞去，只待明日赎款到来，便可按份发散，利益均沾。张老三挈同常州来的两个匪徒，自向黄土桥边农人家里投宿，以便明晨接受这份大批钞票，临走时，便把翠娥、金儿两人，交托小江北和王麻子看管，千叮万嘱，切莫大意，又说帮里规矩，请来的观音，限期取赎，弟兄们都遵守色戒，不得肆行无礼，要是破了这个规矩，将来第二次架肉蛋，便难得人家的信任。小江北和王麻子都说帮里规矩有什么不省得，你自去干你的事，不用多虑。

老三等去后，王麻子拉着小江北到破屋外面窃窃私议道：“你看太阳将近落山，我们又不曾备着干粮，肚里空洞洞，怎好打熬到明朝，横竖这双寡老服服贴贴，不想滑脚，你留在这里，把他看守，我趁太阳没有落山，拚跑几里路，寻个市镇，买些充饥东

西，回来和你同吃。”小江北道：“很好很好，你顺便买两匣强盗牌香烟，一匣洋火，倘有钱多，一发借个酒瓶，舀几斤麦烧，快去快来，有了这两样东西，便是坐守到天明，也不嫌寂寞。”王麻子一一答应，自去购买东西。小江北在这破屋子门前，席地而坐，亮晶晶的镀镍铅刀，挟在肘下，一手握着猪肚子搭膊，算做制伏翠娥的法宝。翠娥陪着金儿，怎敢离这屋子一步。屋子蛛丝蝠粪，肮脏得不成模样，一股霉蒸气味，直扑鼻观，嫂叔俩立了多时，腿力疲乏，也顾不得地上肮脏，没奈何倚在墙隅，席地而坐。金儿见有嫂嫂在旁，略觉胆壮，枯坐了一会子，不觉睡熟，翠娥也不去惊醒他，思潮万丈，涌上胸来，怎得不忆念家里，忆念别人，还可譬解，惟有这个眼皮上供养，心坎里温存的香郎，哪里抛撇得下。这时赤日已落，新月未升，屋子里漆一般黑，伸手不见五指，草里秋虫，啾啾唧唧地叫得怪响，风刮树枝儿，瑟瑟槭槭，都挟着悲切声调。小江北等候王麻子不见回来，心里正自焦躁，蓦然间树林里转出一个黑影，向着屋子而来。小江北道是王麻子，飞也似地迎将过去，比及走近，那人出其不意，当胸一拳，把小江北打倒在地，铛的一声，这把镀镍铅刀，也都抛落一旁。正是：

螳螂捕蝉，沾沾自喜；黄雀相随，不能以咫。

第五十九回　救红妆秋水溯伊人　绘黑板课堂留肖像

这一下当心拳，拳经上有个名目，唤做黑虎偷心，要是身子怯弱的，便立时要口喷鲜血，小江北虽没喷血，却已痛得挣扎不起，只唤着："好汉饶命。"那人轻轻说道："禁声，你若声张，我便结果你这条狗命。"在这当儿，树林里又闪出一条黑影，飞步上前，向着那人说道："绳索在此，且把这厮扎缚住了，再行打点救人。"小江北暗暗叫一声苦，方才吃了一下当心拳，早打得七荤八素，来人断不是好惹的，要保全这条狗命，只得由着他们摆布。当下两个人把小江北绳穿索绑，两手两脚，扎缚得紧腾腾，动都不得一动，后来的一人道："缚便缚了，防他要叫喊，可有什么东西，塞住他的嘴？"不料事有凑巧，先来的一人，恰踏着一团软绵绵的东西，解开看时，恰是最适用的塞嘴东西，一个臭搭膊，卷住一条绑腿带，便把绑腿带塞了小江北的嘴，再把搭膊紧上几匝，使他作声不得，后来的一人，又踏着地上的铅刀，拾将起来，指着小江北骂道："狗徒，干得好事，也教你吃些痛苦。"飕地一刀，向他大腿上猛力砍去，便老大地受了一处伤，伤的不是小江北，倒是这把快口，铅皮上面，顿起了条卷口。若说小江北的飞毛腿，却不曾损动一根汗毛。

这些话，都是编书的随笔交代，若在那时，黑暗得什么似的，谁能生着夜明眼，瞧得这般清切。然而瞧果瞧不清切，听却听得清切，破屋子里的翠娥，听得外面打架，怎不格外关心，初时还认

道是几个贼徒，自相冲突，哪里敢出头叫喊，后来听出口风，说什么救人不救人，便知道这两个都不是贼徒，却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有这好机会，怎敢迁延自误，赶把金儿推醒了，一把拖出门外，连唤："义士义士，搭救我们两个。"但见两条黑影，迎面走来，比及走近身边，黑暗里认不清面庞，影影绰绰，是个学校青年的模样。两个里面，有一个向她摇手道："别叫唤，你们要回去，只跟着我们走，相去没多路，有船停泊，你们上了船便没事。快走快走。"说时，两个人便在前面引导，翠娥搀着金儿，紧步相随，隐隐见前面的一个仿佛戴着草帽，服着西装，后面的一个，便是方才向他摇手的，却也西装打扮，只不曾戴着草帽。约莫走了百十步路，引导的都已停步，多半已到了河边，翠娥猛想到这个所在来时节曾经见过，还记得芦草丛中，隐隐有个白面少年，在那里窥望，多半就是这两位中间的一位，但不识端的是哪一位，他们因甚来救我，和我有什么关系，可晓得我便是刘公馆里的眷属。翠娥肚里打算，两只眼睛，不住地向他们注射，只恨没有夜明眼，瞧个彻底彻骨，但见在前的少年，立得较远，草帽沿压得低低的，休说在这大黑夜瞧不清切，便是青天白日，也难见他庐山真面，在后的少年，立得较近，正在那里招呼船户，搀扶这脱险的嫂叔下船。翠娥道："两个义士，救了我们的性命，尚不曾请问高姓大名，仙乡何处。"那个立得较近的笑道："邂逅相逢，没有报告姓名籍贯的必要，况且这地又不是讲话之所，快快下船，莫待贼党知晓，追踪前来，再遭毒手。我们就此告别。"翠娥在黑暗里瞟了他几眼，忙道："先生不是这么讲，自古道，受恩不报非君子，负义忘情烂小人，先生莫小觑了我柳翠娥，受人搭救，不思报答，我柳翠娥不是小家之女，等闲之辈，却是刘公馆里的眷属。公公刘邦平，丈夫刘玉如，我在六月十八日抱牌做亲，苏州城里，赫赫有名，谁不道我是九烈三贞。便是这位弟弟，非同小可，是我公公的爱子，

百万家私的继承人，两位救了我们嫂叔俩的性命，这一二千元的酬劳，包在我柳翠娥身上，储款以待，决不食言。两位快把真实姓名相告，并且向船家借个灯火，待我细细的认一认面貌，免得这项酬金，被人家冒名领去。”翠娥说到这里，旁立的少年连连催促道：“别多说罢，你要生命，快快下船，我们没工夫和你谈天。”那个戴草帽的少年，虽不说什么，却在那里吃吃地好笑。在这当儿，芦苇丛中透出一点灯火，小舟靠拢近岸，跳上一个船娘，忙问哪两位要下船，旁立的少年指着翠娥和金儿道：“便是这两位。”船娘先把金儿抱下舱里，回到岸上，来扶翠娥，翠娥向那少年瞟了一眼道：“先生救命大恩，不曾报答，匆匆告别，这便如何是好？”少年连连摇手道：“事不宜迟，别多讲，快快下船。”又指着那个戴草帽的少年道：“救你的是他不是我，你也不须寻根索果，你只陪着你的小叔，好好儿回家，安安稳稳地坐在家里。”翠娥尚待再问，吃那船娘催促得紧，一把搀入舱里，船头上立个船家，竹篙儿点，船儿已远远离岸。

翠娥从篷窗里探出半个身子，向那岸上望时，暗暗唤声奇怪，原来方才的两个少年，手里都提着明晃晃的玻璃灯，在岸上行走，怎么方才和他们相见时不点灯，直到我走了才点灯？若是方才点了灯，我便好把他们瞧个彻头彻骨，现在他们走远了，隐隐地只见得他们的背影，枉自结了个患难知己，可怜观面不相识，和陌路人一般，这突兀惊人的两个少年，因甚怕和我在灯光里相见，难道面上有什么瘢点，生怕被我瞧见了不成？翠娥正想时，这只船儿，已从支港里摇入石湖，回头看时，只有芦荻经风，秋意瑟瑟，一星两星的渔火，印映入波心，在湖泊里忽明忽灭，方才的两个少年，经那芦荻障眼，再也瞧不见他们的形影。猛然想到童年所读的诗经，叫做“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分明替今夜的情景写照。船娘一壁摇橹，一壁询问翠娥，

摇到何处泊岸?翠娥猛又想到,要知两个少年的下落,但问船娘,自有分晓,当下絮絮叨叨,什么长,什么短,向船娘问个不休。船娘答道:“这两个少年,日间在胥门码头,唤了船去逛石湖,逛了一会子,便停泊在石湖边行春桥下。他们上岸游玩,直到太阳落山时,方才下船。我把缆绳解了,待要回转船头,他们都道,且慢且慢,当下付了两块钱的船资,另加两块钱赏赐。我说不用这许多钱,他们都道不用客气,还有烦劳你们的地方。当下吩咐把船移进小浜,停在芦苇旁边,他们解开皮包,取出摺叠的玻璃灯,点了上岸,临走时,又把随带的东西一齐取去,据说上岸以后,不再下船,少顷另有一个女子一个小儿坐这船回去,你们须好好儿侍候。我听了很觉奇怪,但是贪图这两块赏钱,不由我不诺诺答应。我只道你们和两个少年总该熟识,怎么连姓名都不晓,倒来问我。”翠娥便把入险脱险的情由,向船娘一一告诉,惟有臭搭膊扎嘴一层,却藏在肚里,不肯宣布,端怕说了出来,损了自己的体面。船娘听得是刘公馆的眷属,立时奶奶长,奶奶短,掇臀捧屁般的献媚。

编书的在这中间,又要穿插几句话,摇船的一男一女,坐船的一嫂一叔,全船共有四人,怎么只有两个人在那里讲话?其他两个人嘴巴上又不曾粘着封皮,怎么经了良久,只不作声?列位,这不是编书的疏忽,其间也有一个讲究。原来摇船的男子,是个聋子,不凑到他耳朵上大声呼唤,他总不会听得。若论金儿这孩子,自被翠娥推醒以后,拢总不曾开过口,拉他走便走,抱他下船便下船,哭都不哭,笑也不笑,只呆瞪瞪地在那里坐着,翠娥一心要探听少年的底细,金儿发呆情形,她都不曾觉察。船娘凑到船家的耳朵边高声唤道:“你可晓得舱里坐的两位客人,都是顶刮刮的大来头。一位是刘少奶奶,一位是刘小少爷,都是赫赫有名的刘公馆里的家眷。你赶快摇着船,摇到胥门码头,代唤藤轿两

乘，捱着城门，送还公馆，怕不有大大的赏赐。要是摇得慢了，城门已闭，不及进城，公馆里老爷发怒，一顿皮鞭，怕不打断你两条狗腿。”聋子船家听了，两条臂膊，顿长了全副气力，咿咿哑哑，把这支柔艇，摇得怪响。船娘扭着绷绳，一壁扭，一壁和舱里的少奶奶讲话。翠娥又问道：“方才的两个少年，究竟面长面短，面白面黑，皮肤可有斑点，五官可有缺陷？”船娘道：“少奶奶，你若问这两位客人，端的一等好相貌，五官又端正，皮肤又白净，宛然似什么大乡绅大公馆里的爷们。”翠娥又问道：“他们在船里，谈论些什么？”船娘道：“阿呀，这个却不晓得。我们摇船的，都是粗人，谁能懂得爷们的谈论。况且他们都是打着官话，这儿、那儿、今儿、明儿的儿个不了，谁能懂得他们的意思。……”

船上谈谈说说，不觉已到了胥门码头。翠娥就灯下望了望手表，唤声“阿呀”，表面都失掉了，长短针都落去了，惟有机件尚不曾坏，举腕到耳边听时，依旧窸窸窣窣地走动。原来方才吃小江北扎缚时，手表上加了压力，因此受了这损失。翠娥触物起感，又想到那猪肚子的风味，嗓子里腻腻的，尚带着臭秽余气，便向船娘讨了一杯水，漱了几回口，取出小镜盒，理了理云鬓，日间扑的雪花粉，都被猪肚子擦抹净尽，颊上雀斑，一齐透现，亏得镜盒里藏着粉纸，左一扑，右一扑，方才掩没了雀斑。上下衣裙，沾染着许多泥垢，一时却没法整理。在这当儿，那个聋子船家，早把藤轿唤到，翠娥才想到金弟弟还在船里，怎么不作一声，问他可曾受吓，他只点点头，问他可觉饥饿，他也点点头，圆睁着两只小眼睛，恰和吓呆的松鼠一般。当下翠娥搀着金儿，同人藤轿，亏得城门还没有闭，无多耽搁，便返刘公馆。

翠娥和金儿双璧归来之日，恰是伍老夫子万金飞去之时。这万金本是意外之财，扑翅飞去，倒也罢了，偏是这几天来，结交匪党，供应日用，红纸包里的东西，牺牲了不少，本想抛砖引玉，谁

料玉没有引得，徒然损了一块砖。本想撒米偷鸡，谁料鸡没有偷得，徒然蚀了一把米。他的得意文章，说什么“剥人之皮，人亦剥其皮”，明明是夫子自道，当堂画下的亲供。从此冬烘脑袋里面，装满了许多苦痛，比着绑票的苦痛，要加十倍，自作自受，和木匠戴枷一般，谁去怜念他。这一番播弄，倒便宜了两个船家，来朝到公馆里领赏，邦平只赏了一块钱，他娘子和翠娥，暗地里各送船家十块钱，船家千恩万谢，得意扬扬地回去，不在话下。

再说王麻子上镇买东西，一口气跑了四五里，跑到横塘镇，约莫上灯时分。乡镇市面，上灯时便要收拾，好容易东钻西觅，才觅到了几个麻饼，一匣纸烟，一匣洋火，又向小酒店里满满的沽了一桶酒，酒家常例，沽酒自带家伙，没奈何取出一角钱做抵押，才借得这个洋铁酒桶，取道回上方山去。但是回去时，百般地走不快，一来天色黑暗，二来手里端着满满的一桶酒，全仗着轻移慢步，才不把酒泼翻。要是步履稍有高低，那洋铁桶里的酒，受这震撼，便似浪头船一般打落在地。王麻子本来嗜酒若命，惜酒如金，平日喝酒时，偶有涓滴外溢，他便伸出半个舌头，在桌上乱舔，何况满满的一桶酒，准备带回破屋子，当做宵夜资料，怎肯泼翻一滴半滴，减少自己的饮料。他要保全这桶酒，便不免麻烦了两只脚，人家走一步，他要分做三步，这四五里路程，顿化做了十多里。比及摸摸索索，走到破屋子左近，早熬出了一身臭汗，嘴里打着唿哨，便是招呼同党的暗号，却不见小江北前来接应。他心里着了忙，脚下一绊，扑地便倒，却倒在小江北身上，满满的一桶酒，都给地皮喝了去。他自知不妙，爬将起来，取出洋火划着照时，早伸出半个舌头，半晌缩不进去。

后来王麻子把小江北手脚解放，扯去塞嘴的东西，问明情由，顿把这两个少年，恨得咬牙切齿。但在黑夜里没有认明面貌，无法报复，恼恨也是徒然。破屋里胡乱度了一夜，到了来朝，却去

寻伍老青计议。这时的老青，脑筋错乱，怎能定出什么计较？只落得一场抱怨，哑巴吃着黄莲，没说处的苦。小江北捱了这一下当心拳，过了几天，便害着吐血症。他本是靠着苦力度日的，手里拉着包车，嘴里吐着鲜血，似这般捱延日子，总有一天捱不过去，不到两个月，早做了冥都新鬼，在黄泉路上拉包车。张老三、王麻子一辈光棍，两番设计，都归失败，他们贼心不死，依旧干那偷天换日的勾当。后来绑票不成，却吃人家绑去，解送法庭，按律定罪，这不在本书范围以内，一言表过，便不再提。

话说韶光容易，忽忽秋尽冬来，平江女学校的校长安子虚女士，在校里接到一封请柬，却是陆子才具名，说他女儿陆慧姑，和无锡华人杰君举行结婚礼，择于十月之望，在新村公园成礼。校长欢喜道："慧姑是本校高才生，中学级里第一名毕业，她的吉期，理该前去观礼。"又瞧了一瞧日历牌，这天恰是星期日，便打定主见，到那天，率领着一辈学生，同去观礼，一来联络师生的感情，二来参观新村学校，却是一举两得，和寻常酬应不同。又想到观礼的当儿，理该预备一篇典丽堂皇的颂词，这篇文章，该请国文先生主撰，便按着电铃，传唤校役，请吕先生前来讲话。不到片刻，校长室里，便有一位雌鸡嗓子的先生，和校长讲话，满口那也耶，联翩不断地喷出。……

且慢，平江女校的国文先生，是方便园，不是吕文甫，怎么写到这里，龙虾教员变做了雌鸡先生？原来其间有个讲究。自从暑期假满，便园到校续课，不上两个月，忽发宿病，喘时节喘做一团，呛时节呛做一片，初时熬着病痛，勉强上课，谁料脚步才跨上讲坛，便已驼背曲腰，喘个不住，揭开教科书，正待开讲，嗓子里不由自己做主，一叠声的合罕合罕，从上课直到下课，合罕声不曾断绝，赢得全堂学生一致反对，说我们不是来上课，竟是来听合罕，方先生上课一小时，书没讲半句，单单合罕了一百另八声。

还有狡黠的生徒，竟把课堂大黑板，当做滑稽书的稿本，绘一个龙钟教员，虾须翘翘驼背高高，唇边口角，分出两条长长的界线，界线里面，重重叠叠，层层密密，写了一百零八个合罕，无论什么人，踏进课堂，见了这幅书画，都道活现一个方先生。到了明天，便园又来上课，见了这幅行乐图，心头怎不气恼。待要发挥几句话，把生徒训诫一场，叵耐才一开口，又是一阵咳呛，合罕合罕，直到下课时才休。讲坛上的教员，黑板上的画像，真叫做无独有偶，是一非二。照此一天一天地敷衍下去，校长心里，也不谓然，当下嘱咐便园，回家调理好了，再来上课。这里的课程，不妨请人庖代。便园一时想不出什么人，只得央托这位雌鸡嗓子的吕文甫，暂时做个庖代。文甫诺诺连声，愿尽义务，不取方先生的酬金，俨然前去上课。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甫心里，另抱着一种乐观主义，他踏上讲坛时，伸着鸭颈，昂着鹅头，两道眼光，专在全堂学生的面部上打转，赢得学生吃吃地笑，又替他加上一个诨号，唤做相面先生。这天校长托他代撰颂词，他自然十二分起劲，一口承诺。自回家里，拚着几个黄昏，撰就一篇敲金戛玉的文章，也好卖弄自己的才调。谁料尚没到家，半路上撞见方便园的儿子阿虎，把他一把拖住，说老子病势沉重，有话嘱托，请去走一遭。正是：

财奴殉财，名士殉名；名缰利锁，误尽苍生。

第六十回　舞木棒吕诗婆发颠　拥绣衾刘贞妇装病

吕文甫撞见方阿虎，听说他老子病势垂危，有话嘱托，自不免到便园家里去走一遭，便叫阿虎陪着同去。阿虎道："吕叔叔，你自去，我可不能奉陪。我有紧要事情，停停再会。"说着头也不回，扬长而去。文甫素知阿虎有赌癖，这般慌慌张张，事实上去赶赌无疑，当下叹了一口气，迳向便园家里去问疾。可怜这位提倡风雅的便园居士，纵然胸有千秋，无奈命如一线，见了文甫，请他在床前一张椅子上坐定，老先生气喘吁吁，一时尚不能讲话。他家里又没多人，除却儿子阿虎，只有一个雇佣的老妈子，侍奉汤药，桌子上面的东西，药碗茶盏，烛盘医方，都是七纵八横地放着，中间还夹着纸墨笔砚，和那浓圈密点的随园诗话，残缺不全的小仓山房诗稿，高邻雅集的课卷，另有一幅诗笺，压在烛盘底下，字体欹斜，墨痕黯淡，大约是便园居士病中近作。文甫凑头过去看时，却只有七字断句，叫做"玉楼有约去吟诗"，便皱着眉头说道："先生病到这般田地，还在那里呕心血，如之何其使得也耶。"便园叹道："骚人到死诗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又喘了一会子，伸出一双枯枝般的手腕，拉着文甫的手道："文甫，老夫不久于人世矣，诗名满东南，文章冠吴下，老夫虽死，亦无悔焉。足下春秋鼎盛，前程远大，名山事业，一息千秋，足下其勉之。"文甫见前辈勉励，忙不迭地诺诺答应，便园又带喘说道："老夫瞑目以后，一切都无挂念，单有亲手编定的便园诗集，尚没付刊，心中不

免耿耿。虽说这部著作，自有金光宝气，不会淹没，现在不刊，将来终有人把它付刊，然而夜长梦多，人事变幻，小儿年纪还轻，恐不能珍重先人手泽，所以把这事重托足下，老夫瞑目以后，一切丧事排场，概从简省，提出余款，刊刻诗集，所有校雠等事，请足下和墨亭担任，将来敝集行世，两位的大名，也好附刊在集子里面，传诸千秋万世。"文甫道："先生但请宽心，这事都在区区身上，义不容辞者耳。"便园点点头儿，又颤声儿嘱咐道："这部集子，现在放在床下竹箱里面，用油纸包裹，老夫一朝瞑目，请足下检取出来，代为保存。"说时，又直着嗓子唤阿虎，不知要嘱咐什么话，老妈子答道："虎官怎肯在家里坐，只在外面赶赌。"便园听了不作声，只是痰声咯咯，气喘吁吁。文甫不便久坐，说了几句宽慰的话，起身告别，一路回家，在路上时，暗暗心头快乐，便园一死，这平江女校的国文一席，稳稳地由我继续，一堂红粉女，唤我作先生，如之何其不乐也耶。

正在满怀快乐的当儿，一脚跨入家里，冷不防迎面闯出一个婆娘，一手揪住文甫的耳朵，一手指着他的面皮，喃喃呐呐地说道："大伯，你好狠心肠啊，我玉侬柳絮才高，桃花命薄，易求无价宝，难觅有情郎，茫茫红尘，竟不得一个风流才子，如意郎君，温温存存，怜怜惜惜，唧唧哝哝，甜甜蜜蜜，整日整夜，和我玉侬做一对儿。正是我本有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大伯大伯，我好恨啊！"说得一个恨字，竟把文甫的耳朵，狠命地扯了一下。说时迟，那时快，文甫的娘子、女儿，都抢步前来救护，扯住了婆娘的手腕，竭力把她指头分擘，才保全了文甫的一双耳朵。原来文甫的弟妇吕郭夫人，自从那天诗社里回来，梦想颠倒，专在宋吟香一个人身上，只为吟香在人丛里朗诵她的佳句，只道吟香注意于她，她发生了误会，诗魔色魔，乘隙而入，弄得似痴似颠，不知怎么是好。她曾扭着几首歪诗，寄向吟香那边，请那绿衣邮差，做

个青鸟使者，只恨枉自投桃，不闻报李，又曾挪动莲步，到吟香家里去访友，只恨徒劳跋涉，未谋一面。她在少年时候，曾经患过神经病，现在所愿不遂，未免牵动宿疾，又值文甫在女校里代课，每天课毕回家，夸说校里的生徒，怎样绰约娉婷，文甫娘子听了，觉得水米无交，不甚注意，偏偏这位吕郭夫人，听他大伯夸赞女生，觉得句句刺心，饱受了许多闷气，旧恨新愁，纠结不解，才蕴酿了一场痴病，闹出今天的活剧。

后来吕郭夫人的病症，日深月沉，初时歌哭无端，还不失女诗人模样，过了几天，竟自披头散发，手舞足蹈起来。一天，文甫在校里上课，猛听得一声响，这个痴婆娘，竟乱舞着捣衣杵儿，从课堂门外，打将进来，玻璃碎片，触处粉飞，全堂生徒，躲的躲，逃的逃，霎时间慌做一团。文甫也想脱逃，可那痴婆娘当胸扭住，劈劈拍拍，饱受了几下无情棒，直打得雌鸡嗓子叫苦不迭。那时校长安子虚，领着几名男女校仆，高举着扁担门闩，前来拎捉痴婆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吕郭夫人捉住。事后问悉情由，便把文甫立时辞退，课堂上玻璃，都由文甫认赔。一个月薪水，不多不少，只够赔偿玻璃之用。好好的一只饭碗，竟打落在他弟媳手里。若问他和弟媳究竟有什么密切关系，见智见仁，自在阅者，编书的也不用画蛇添足。文甫的事，借此告一结束。这位香绝艳绝的吕郭玉侬女士，从此在疯人院里，寻章觅句，到死才休。

回转笔尖儿，再说社长方便园先生，病缠床席，一息奄奄，不上几天，便离尘世。临终的当儿，嘴里咿咿唔唔，兀自吟哦什么惊人佳句。做了一代的诗翁，毕竟生有自来，死有自往，和寻常人不同。玉楼有约去吟诗，或者竟成事实。从此高邻雅聚，在天上不在人间，吴中风雅，主持乏人，高邻公所里面，除却存储几瓮陈年宿醋，再也不闻开什么吟哦盛会，聚什么裙屐名流。便园的儿子阿虎，堕人下流，不可救药，便园病重的当儿，阿虎偷偷摸摸，早

把老子的历年积蓄，在赌场里牺牲了不少，所以便园身后，家况萧条，休说没钱刊刻诗稿，便是一切丧事开销，还不免西凑东挪，草草了局。后来文甫见了阿虎，向他索取遗稿，以便代为保存。阿虎翻箱倒箧，四处搜寻，再也找不出片纸只字。文甫道："尊翁病笃时，亲口嘱咐，说这一生心血，藏在床铺下竹箱里，用着油纸严密封固。"阿虎笑道："嗄，原来是这个捞什子东西，那天卖糖的到来，我把这东西换糖吃，卖糖的打开看时，说里面的东西不值钱，只好把他抹桌面，填床脚，还是外面包里的一张老油纸，值得几个小钱，因此他便换给我一块麦糖吃。"文甫听罢，嗟叹而去，从此以后，一块麦糖，竟断送了方先生的千秋盛业。

刘邦平见儿子媳妇，遇救回家，万元钞票，不损分毫，况且这两个仗义救人的少年，不曾留下姓名，不曾索取谢意，他心里又是感激，又是快活，似这般光明磊落的人物，才不愧是个好男子。他和伍老夫子商议，想在阳货先生神位旁边，添设两个义勇少年的长生禄位，青岩竭力阻挠，说这个不行不行，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料想天下没有这般的好人，东翁何妨徐徐云尔耶。邦平听了，果把此事作罢。但是邦平在欢喜当儿，又添了许多烦闷，金儿遇变回家，虽保全了性命，但是终日里如痴如呆，除却穿衣吃饭，什么事都不懂得，看鬼看邪，问医问卜，什么事都干到，却分毫没有效验。再说翠娥遭变以后，几个月来，只在娘家居住，推说有病在床，不能起身，邦平夫妇几次打轿来接，翠娥哪里肯上轿，只说病体痊愈后，才能回到夫家。其实翠娥哪里有什么病，不过开元寺摸彩消息，渐渐证实，撑肠拄腹，肚皮儿发起酵来，这叫做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吟诗论文，下了个读书种子，惧的是当着公婆，恰似怀着鬼胎，没法可以遮丑，因此诈称有病，久在娘家居住，和吟香有说有笑，在一起儿打混。但听得刘公馆里遣人来问疾，小宾娘子忙忙地送个特别照会，吟香退到后房，暂在马

桶脚边，躲过一时半刻，翠娥更加忙乱，赶把荷叶水洗一个脸，洗得面上黄沉沉，带着些病容，再把头发揉得乱乱的，倏地跨上绣床，把锦被掩盖了下半截身子，嘴里一呻一吟，把眉心紧紧地皱着，然后小宾娘子带着来人，进房问病，翠娥说话时，没精打彩，有气无力，一句话分作几橛说，分明是个病美人模样，小宾娘子也在旁边，百计掩饰，西贝的病原，捏造得活灵活现，又捡出几纸药帖儿，授给来人，听他带将回去，呈与老爷太太过目。来人见这情形，回去报告，邦平夫妇，当然深信不疑。其实这个药帖儿，也是赝鼎，柳小宾本做医生，医道虽不高明，但是捏造几纸假药帖，也不费什么吹灰之力，并且这药帖儿，也曾在药铺子里赎过药，上面盖着天生堂的药铺图记，只不曾把药煎服，所以明明赝鼎，却不露半些儿破绽。但有一层可虑之处，要是邦平娘子亲来这里，住过一月半月，端怕终有破绽，落在她的眼里，幸而邦平娘子的病症，尚没痊愈，懈于出门，所以翠娥的种种黑幕，一时却不曾破露。她见公馆里人来，只是这般装腔作势，掩人耳目，待馆里来人才跨出门，马桶脚边的吟香便大模大样地踱将出来，依旧是怜香惜玉，倚翠偎红。那时的翠娥，倏地跨下床来，洗去脸上荷叶水，重对圆冰，轻匀雪粉，又把青丝抹得光光的，嫣然一笑，和吟香哝哝唧唧，快刀割不断般的情话。依着翠娥的主意，只要掩饰三五个月，撑肠拄腹的东西和自己脱离关系，那时回到刘公馆，依旧是铁铮铮的一个贞妇，人前人后，说得嘴响，三贞不曾少一贞，九烈不曾缺半烈，将来的贞烈牌坊，高高矗起，问哪个牵拽得倒？然而有这一问，编书的便给她一具答复道："翠娥翠娥，你的贞烈牌坊，不久便要拽倒了。"

俗语说得好，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几天的刘公馆里，竟是警报重重，祸事叠叠，直把这位颐指气使脑满肠肥的刘富翁，困在垓下，有四面楚歌之苦。千头万绪，说来话长，编书的只好撮要

言之。第一个警报，便是邦平创办的织布厂，经理人虐待工人，闹出极大的乱子。经理王子实对待工人，素抱严厉主义，去年冬间，为着厂里一部分女工要求增加工资，子实向邦平那边请示，邦平只教他放大胆子，拒绝要求。子实的胆子本来不小，又吃了几粒放胆丸，益加暴戾恣睢，不堪言状。女工们要求不遂，忍气吞声，没奈何只索罢了。子实见风潮平伏，便自信使用的手段委实适宜，曾在邦平面前，唱一出丑表功，巴巴地来讨赏赐。可怜女工们不曾增加得分文工资，子实的薪水，却按月增加了二十元。然而比来的时代，铜元越贱，米价越贵，洋价越肥，面包越瘦，子实对于工资上的要求，可用着强权，把厂里的女工征服，女工对于生活上的要求，却不能用着强权，把肚里的蛔虫压平，先是肚里叽叽咕咕，蛔虫大闹了饥荒，女工们处于被动的地位，不得不腑受蛔虫的驱策，向经理人要求增加工资，要求不遂，正待相约罢工，做那最后的对付，谁料子实得信很早，用着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乘她们集议未定，设法把为首的一个女工骗人空房，唤仆人把她一顿痛打，恶狠狠驱逐出厂，高贴一纸革条，永远开除了她的名字，又把她应给的工资，一齐罚去。这女工痛哭回家，一时气愤，竟把火柴头吞下，断送了一条苦命。为着这事，惹动了全厂工人的公愤，男男女女，都来找经理人讲话。子实有两种本领，耳朵长，脚步快，见势不妙，早已溜之乎也。众工人扑了一个空，无可泄愤，却把全厂的紧要机件，一齐捣毁，又闯入出品所，把那织就的布疋，撕的撕，剪的剪，没有一疋可以保全。这一场损失，数在钜万。事后虽经借重官方的压力，严拿肇事工人，按律重办，但是损失的资本，单有邦平一人感受苦痛，却教谁来赔偿？

第二个警报，邦平续贩出洋的白米二千六百石，却被粮食救济团里的团员侦探确实，悉数截留。那时正值米价飞涨的当儿，人家得了这个消息，异常愤激，都说刘剥皮为富不仁，干这黑心

营业，救济团召集会议，一致主张，把那二千六百石白米悉数平粜，救济米荒。还有祝子刚办的日报，对于这事，力持公论，把邦平骂得淋漓尽致，替那平民吐气。邦平不喜阅报，任凭骂得怎样刻毒，他都付之不闻不见，惟有白米全数充公，耗折了许多血本，精神上怎不苦痛？

第三个警报，城中机工闹事，把邦平开设的丝经帐房，捣做雪片。原来苏州地方，是绸缎出产之区，靠着织机生活的，人数近万，只因柴荒米贵，生计艰难，机工们为着生计上的要求，向着帐房家要求增加工资，许多帐房家，也曾开过会议，对于工人的要求，待要酌量容纳。独有邦平一个人，力持反对态度，说道："机工要索，刁风万不可长，越是增加工资，越是增加他们的气焰，将来五日一聚众，十日一罢工，我们的资本有限，他们的贪欲无穷，自古道，千朝怪不如一朝怪，任凭他们怎样要索，我们只打事实上主意，对于工资，永不增加分文。"这一席话，资本家听了，个个赞成，单苦了那些神圣劳工，生计上大大地受了一次打击。后来探悉情形，这番资本家们拒绝要求，都是刘剥皮一人作梗，于是一股毒气，尽化在邦平身上，立时纠合了许多神圣，闯入刘姓开设的丝经帐房，发展那穷神极圣的手段，乒乒乓乓，劈劈拍拍，立时捣得一团糟。事后虽曾报告官厅，拘获几名首要，按律定罪，但是邦平所受的损失，却向何处索赔？

这三个警报，都在十天以内发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二连三的挫折，仿佛把邦平的一颗心掉在油锅子里，百般地煎熬，整日价垂头丧气，长吁短叹，百般的不快活，客也懒得见，门也懒得出，每日早晨，枯坐在一间静室里面，不用仆人侍奉，任凭什么客来，都不许通报。枯坐的当儿，待要打破这座愁城，然而铜墙铁壁，哪里可以破得，却听得一片唱歌的声音，隐隐送到耳边。仔细听时，却是园丁小瘌痢担粪浇园，在那边唱歌作乐。猛想到自己

拥财钜万，一生的福分，还不如这个小瘌痢，他虽挑着粪担子，却是无忧无虑，无挂无累，一曲俚歌，百般快乐，我枉做了财主，财多愁也多，枉挣着许多苦痛，却为谁来？又想到膝下的金儿，变做了痴呆人物，万贯家私，托谁看管？从前玉儿劝我的话，我听了很着恼，现在细细辨别，这孩子的话，倒有些橄榄滋味。

话分两处，书却平行。邦平困坐愁城的当儿，他娘子亦遂沦于苦海。娘子从开元寺烧香回来，一病淹缠，直到那时，才能够勉强起床，只是四肢无力，心境又异常昏闷，瞧见了金儿痴呆模样，当然不快活。又因翠娥久返母家，益加冷清清，没人向她说笑，丈夫又因财产上受了损失，同自己一般懊恼，家庭里面，塞满了愁云惨雾，从朝至晚，这个眉心儿，简直不曾开锁。一天早起，春桃丫头正替娘子挽髻，青丝里面，忽发现了几茎白发，春桃道："太太这场病，委实不轻，好好的青丝，却白了数茎。"娘子听了，闷闷不答。春桃又道："太太贵人，病虽好了，却瘦得不成模样，只落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娘子叹道："我们家里不知交了什么恶运，几个人只是轮着害病。我能勉强起床了，少奶奶又不知病得如何模样。"春桃格勒一笑道："少奶奶么，端怕不是害着病，便算害着病，端怕不满十个月，不得病退身安。"娘子听得言中有因，便向春桃盘问底细。春桃暗暗欢喜道："我的报复时机到了。"正是：

胸有芥蒂，祸有胚胎；怨毒于人，亦甚矣哉。

第六十一回 流长飞短顿破机关
弄假成真枉钻圈套

一间化装室里，应有尽有，色色咸备，在这里装扮一下子，脸也变得黄了，发也揉得乱了，衣服也换得黯淡了，这个所在，简直可唤做病容化装室。一霎眼浓妆艳抹，猛抬头发乱鬓松，病也病得容易，好也好得迅速，翠娥仗着这改头换面的本领，遮遮掩掩，果然不曾露出什么破绽。如果真个不曾露出破绽，一辈子三贞九烈，谁敢道个不字？无奈那天在困佛床上摸彩，早被阿巧娘瞧破机关。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既已落在他人眼里，阿巧娘又不是个隐恶扬善的君子，她见了干娘王嬷嬷，唇薄嚣嚣，便把这事当做笑话讲，王嬷嬷听在肚里，知道这事关系少奶奶一生名节，不便逢人乱讲，打定主意，替翠娥代守秘密。无奈她贪饮了几杯黄汤，黄汤是说话的钥匙，黄汤到肚，开动了说话机器，什么话都留不住，因此这个消息，落在春桃耳朵里。今日里乘机报复，发泄那取消酬劳的宿恨。

但是翠娥住在娘家，初不料自己的黑幕轻轻被人家揭破。她每天和吟香在一起儿坐，肩儿厮并，脸儿厮偎，种种肉麻的模样，也不值替他们描写。小宾虽不大住在家里，但是一纸药方，按日替女儿预备，妆台上面，还搁着药瓶药罐和那仙庙里的仙方签诀，小宾娘子对于这事，宛比穿了湿布衫，须待女儿免身以后，这件湿布衫才能脱卸。女儿怀的是人胎，做娘怀的是鬼胎，因此长日不敢出门，生怕刘公馆里人来戳破猪尿胞，一时没法收拾。家

里雇佣的妈子，也受了金钱笼络，嘴巴上贴着封皮，替他们严守秘密，望见刘公馆里人来，便提起着嗓子喊道："太太，刘公馆里打发人来了。"小宾娘子在里面接应道："刘公馆里人来了，快请里面坐。"其实在这当儿，来人尚不曾跨进大门，先经他们大呼小唤，连递着两个照会，房里一对男女，躲藏的躲藏，装病的装病，不多一会诸事多已妥贴。来人进了大门，小宾娘子用着敷衍手段，把闲话来兜搭，老爷可纳福，太太可如意，小少爷可复原，遥没地问短问长，专待翠娥房里有了呻吟的声响，仿佛递着个照复，说诸事完毕，不露破绽，来人请进，毫无妨碍。那时小宾娘子才引着来人，跨进女儿房里，掩耳盗铃，一天一天地敷衍过去。

这天也是合该破露，仆妇上街买东西，尚没回家，小宾娘子觉得防备空虚，生怕闯进什么人来，便在第一道防御线内，履行那瞭望的职务。第一道防御线，便在大门以外，她立在阶石上，伸长着脖子，只向东首瞭望。刘公馆里的来人，定从东首进巷，她因此专顾着一方面，睁开眼睛，怎敢轻轻地一眨，生怕眼睛一眨，老婆鸡变做了鸭。可惜她没有脑后眼，偏偏西首巷口，飞也似地抬进两乘轿儿，在她门口下轿，比及她扭转头颅，竟吓得目定口呆，心房里开了跳舞会。原来这两乘轿儿，第一乘坐的是邦平娘子，第二乘坐的是春桃，她们出门时用的是极秘密的手段，不说到柳家，只说到元妙观进香，比及抬到半途，才传下紧急命令，把轿儿折回，迳到柳家去探病，似这般声东击西，竟使防御线里的小宾娘子，瞭望了一个空。她虽万分着急，兀自提高着嗓子喊道："刘……"刘字方才出口，却见邦平娘子连连向她摇手，叫她且慢声张，她没奈何，只得闭了嘴，第一个照会，便变做没法投递。春桃抿着嘴笑道："舅太太倒也奇怪，谁不晓得我家太太姓刘，没的女儿回娘家，先在门前通姓道名起来。"小宾娘子强笑道："不是这般说，姑太太是贵人，今朝来踏贱地，理当吩咐下人，把客堂打扫

清洁，桌椅拭抹干净，免得脏了姑太太的衣服。”说时，又向邦平娘子道：“妹妹对不起，请你暂立一下子，里面乌糟糟，不成了模样，待我整理完毕，再请你到里面奉茶。对不起，对不起。”嘴里对不起，脚里却是跑得快，突被邦平娘子一把扯住道：“嫂嫂且慢，请你暂立一下子，我无事不登三宝殿，只为外面人多口杂，都把我媳妇的名节破坏，我不信有这事，耳闻是虚，眼见是实，熬着病体，特地来调查，虚虚实实，过一会就明白，嫂嫂不用着忙，对不起。”说时向春桃丢个眼色。春桃会意，便拖着小宾娘子径往外跑道：“舅太太，来来来，和你在门前玩耍一下子。”小宾娘子涨红着面皮，身不由主，只得跟着春桃走，肚里乱念佛菩萨，但愿方才高喊的刘字，飞入女儿耳朵里，早些儿有了戒备。

她在着急的当儿，邦平娘子忙不迭地便向里面跑，跑到翠娥房门左右，却放轻了脚步，暂时驻足，窃听里面的动静。只听得翠娥吃吃地笑道：“妈妈倒也好笑，气嘘嘘地跑将来，却在房门外听壁脚，我们干的事，上不瞒天，下不瞒地，除却刘剥皮夫妇，还怕谁来。香郎，你道这话是不是？”又听得一个男子的声音道：“我爱的，你别把身子倒在我怀里，免得闪动了胎气，断送了斯文种子。”这几句话，直钻入邦平娘子耳朵里，轰轰的一股怒气，推山排海般地涌上胸来，两手两脚，撑不住地一阵乱抖，亏得靠在板壁上，有了倚傍，要不是，她病后足软，怎禁得这般刺激，保不定气愤交攻，一跤栽倒在地。……那时房里的香郎叫将起来道：“妈妈，你怎么笑得回不转气来，吱吱格格，连那板壁也都颤动。你要笑，请到里面来，别在这里做隔壁戏。”嘴里一迭声地妈妈长，妈妈短，不觉跨步出房，看个明白，不看时万事全休，乍一看时，只吓得三魂剩一，七魄少双，立时抱头捧面，一溜烟向后门逃去。翠娥也叫将起来道：“香郎香郎，跑向哪里去？”揭起门帘，也想在房门外看个明白，门帘动处，先露肚皮，慢露面庞，眼梢一瞟，瞟见

了婆婆，暗暗喊声不好，一时没做理会处，赶把面庞向帘后一缩，可是面庞越向后缩，肚皮却越向前凸，邦平娘子瞧在眼里，直气个半死，颤巍巍地骂道："你你干得好事，你这没廉耻的贱人！你把什么来见我?"翠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料想今天的事躲避是没有效的，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硬着头皮，行使一个苦肉计，但求暂时没事，慢慢再作计较。主意打定，便哭丧着脸儿，从房里跨将出来，一把搀住婆婆的手道："婆婆息怒，媳妇委实辜负了你，要打由你婆婆打，要骂由你婆婆骂，媳妇不敢说什么。只是婆婆病体没全好，久立在这里，怕闪了腰，请你到房间里坐定，媳妇顶着竹片，跪在你老人家膝下，求你着力地鞭打。"嘴里说时，不知哪里召来的急泪，点点滴滴，打在他婆婆手背上面，直把邦平娘子的怒火打灭了一半，待要把媳妇痛骂，却呐呐不能出口。翠娥把婆婆搀扶入房，请她在靠窗的椅子上坐定，插烛也似地跪在婆婆膝边，却把吟香遗在房里的一根司的克，一字般地顶在头上，做一出改头换面的三娘教子。

那时小宾娘子知道事已破露，却在门前轻轻地向丫头央告道："春桃姐，穷遮不得，丑遮不得，今天的事，瞒不过你春桃姐，没奈何，求你成全两个。"春桃也知这出戏早已开幕，落得做个人情，和她同到里面，瞧个热闹，瞧那三贞九烈的少奶奶，怎样地冰清玉洁，当下便向小宾娘子说道："舅太太，你莫见怪，这叫做主命难违，今天的事，不知哪个耳报神在太太面前搬唇弄舌，闹出这般的乱子，实则实，虚则虚，料想少奶奶断不干这没廉耻的勾当，舅太太原家教又好，门第又高，雄苍蝇都不放进一个，有什么风吹草动，落在人家的眼里，你只放胆进去，敢怕我家太太，冒冒失失，错怪了人，颠倒要向你陪罪服礼。"小宾娘子吃了这几个盐块，只好忍气吞声，咽在肚里，急煎煎跑到女儿房门口，探头看时，一个坐着，一个跪着，还有一个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暗暗唤一

声："女孩儿闯下了滔天大祸！"她便效法老薛保，硬着头皮，也在邦平娘子的膝前跪倒，惹得春桃在旁掩着嘴只是哑笑。邦平娘子把司的克撩在一边，长长地抽了一口气，翠娥却呜呜咽咽，伏在婆婆膝盖上啜泣，滚滚泪珠，从裙幅上直淌下来，又把她婆婆的心，浸得稀软，一腔怒火，化做了两道清泉，从眼眶里涓涓流出，且哭且说道："翠儿，件件般般，都可替你包荒，独有这件事包荒不得。你肚皮这么大，倘被你公公瞧见，教我把面皮搁在哪里？我在你公公面前，把你说得怎么贞，怎么洁，谁料人要挣气，气不挣人，这事闹破了，教我一辈子见不得人。"翠娥哭道："这事除却婆婆，谁肯成全？我婆婆不替我包荒，我只死在婆婆面前，免得婆婆为了我丢脸。"小宾娘子跪求道："妹妹，千朵桃花一树生，头顶着一个字，彼此都是柳姓的人。你不替翠儿包荒？谁替翠儿包荒。这妮子说死便死，性子是很烈的。"邦平娘子冷笑道："好一个烈性的女孩儿！"小宾娘子伸着手，把自己打了一下巴掌，便道："姑太太，我是跑急的黄狼，放不出好屁，免得你贵人动手，我便自己打自己的狗嘴。但是胳膊总向里面弯，姑太太，你不把翠儿成全过去，这妮子便没有命活。"说时，捣蒜似地连磕着几个响头。翠娥也是苦苦哀求，只说饶过她一遭，以后若再如此，听凭婆处死，死而无怨。

邦平娘子本是袒护娘家的，巴不得把这事遮掩过去，免出娘家的丑，当下把娘女俩搀了起来，商议遮丑的计较。邦平娘子提出三条办法，一要翠娥和吟香脱离关系，一刀两段别无牵挂。二要速服打胎药，把肚里的孽种，连根拔去。三要翠娥常住夫家，永远不得在娘家过宿。前后两条，娘女俩都没口子的答应，惟有第二条答应不得。小宾娘子道："姑太太，你送佛便送到了西天，左不过挨着两个月，这孽种便要下地。到了那时，人不知，鬼不觉，悄悄地把孽种抱入育婴堂里，天大的乌云，吹散得干干净净。从

此以后，翠儿洗过心肠涤过肺，依旧规规矩矩，清清洁洁，在府上守一辈子的寡。大事化做小事，小事化做没事，这便叫做送佛送到西天。若说七八个月的身孕，要仗着药力堕胎，胎儿活不得，产母也不得活，白白地送了两命，依旧遮不得丑。好姑太太，你是佛心佛肚肠，譬如南海烧香，便成全了这两条性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人两命，胜造十四级浮屠，好姑太太，这便叫做无量功德啊。”

邦平娘子没奈何，只得应了他们的请求。

忽忽几天，相安无事。果真相安无事，我这一部书，便不得结束。无如刘公馆里，正逢着多事之秋，邦平既被这三个警报围入楚歌四面之中，谁料没趣的消息，雪片般的飞来。一会儿传说许多劳动社会，因受着米贵的苦痛，纷纷扰扰，要闯入刘公馆里，把邦平活活咬死。一会儿传说城里的机户，因首要人捉将官里去，便疑邦平在暗中作祟，借着官势压人，纷纷扰扰，要求向邦平问罪。可怜邦平做了个惊弓之鸟，怎敢轻易出头，只得就近通报警察局，派出几名巡警，昼夜梭巡，替刘公馆看守前门后户。实则这些皆是无根之谈，过了几天，却丝毫没有影响，邦平方才稍定神，料想外患一层，当然可以无虑。编书的却道：邦平邦平，人的外患暂平，你的内患，转眼却便要发作。

书中单说两番设计的伍青岩，功败垂成，一挫再挫，只落得唉声叹气，好几夜不曾合眼，他在百无聊赖之中，却听得春桃业已病痊，野心勃勃，又复随时发作。他和春桃相会时，情话喁喁，早定下了终身的盟约。他说：“吾在这里坐板凳，你在这里做丫环，彼此都没个出息，要作长久的计较，莫如乘那剥皮夫妇倒运的当儿，和你觑个机会，掏摸些财源，一溜烟向着上海便跑。谁先得手，谁先逃走，到了上海，自有方法和你相会，一辈子做长久夫妻。好在这几个月里，晦气星跟着刘剥皮走，他正心绪如麻，终日

里不和人见面。我们便把这事干将出来，他正乱七八糟，不见得十分严究。”春桃本也怀着这条心，把这话听在耳朵里，便不住地把头乱点。过了几天，邦平恰才起身，刘福从外送进一封信札，邦平怒道：“该死的奴才，我怎样吩咐你，我因心里烦闷，这几天内不会客，不看信，遇有客来，只说我不在家，遇有信来，只送给伍师爷那边，代拆代行，你怎么不省得，却来找我？”刘福垂着手禀道：“本该送到伍师爷那边，他从昨天出门，直到这时没回来，却从哪里去找他？况且这封信上，写着伍缄两个字，论不定就是伍师爷的信札。”邦平听说，很是奇怪，取信看时，果是伍老夫子的手笔。拆开看时，直气得发昏。原来青岩私取邦平的图章，假借名义，向庄家骗取现洋三千元，挟款潜逃，却写了一封留别信，和东翁话别道：“令郎抱恙以来，久未入书房而读经文，晚生在府上教书，有其名而无其实，正所谓素餐者耳。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乃所愿则学君子也。今向东翁暂借三千元，日后当照数奉还。晚生非久假而不归者耳，今生而不能奉还者，来生可以奉还也，来生而不能奉还者，他生可以奉还也。晚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东翁东翁，求其放心而已矣。”邦平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闷在胸头，再没有什么话说，暗思似青岩这般人，也会昧着良心，干这勾当，那么前后左右，再也没有倚靠得住的人。他一个儿自在静室里，翻来覆去，胸窝里思潮起伏。说也奇怪，邦平在趾高气傲的当儿，任凭千思万想，总想不到儿子玉如的身上，现在气急败坏，虑乱心烦，不动念头则罢，一动念头，便把玉如吸入心坎里，待要把他驱遣，哪里驱遣得出？

邦平娘子自从撞破了翠娥的秘密，哑巴吃黄莲，说不出的苦，生怕春桃嘴快，把丑事传播出去，落在人家耳朵里还不打紧，落在丈夫耳朵里，可不把自己的面皮削尽，因此花了许多塞嘴钱，把春桃的嘴巴塞住，不许在人前乱讲。谁料干荷叶包里尖角

萎，越是包裹得紧，越是破绽百出。蓦地里柳姓的左右邻居前来报告，说昨夜小宾家里不知为着什么事，忙忙碌碌，连夜搬家，今朝去探望时，两扇大门，却是虚掩着，推将进去，哪里有什么人影，只留着些粗笨家伙，和那不值钱的东西。原来小宾住的，正是刘姓的房屋，这几家邻居，也是刘姓的租户，承他们关切，特地前来报告。邦平独坐在静室里，诸事都不管，倒是他娘子先得了消息，说不出的酸咸苦辣，一齐兜上胸来，赶快派人去探动静，却和报告人没两样。并且四处探听，探不出柳家搬向哪里去了。娘子骂一声："没良心的贱人，你这一走，却苦了我也。"那时里面的仆妇丫环，都是七张八嘴，当做笑话乱讲。主人翁刘邦平尚在静室里打坐，他不出静室，任凭什么事，谁敢向他禀报？小主人刘金儿，和泥塑木雕一般，任凭闹出什么把戏，他只睁着两只小乌珠，骨溜溜地呆看，什么喜怒哀乐，他一概都不管。娘子因翠娥回娘家后，这里的卧室，几个月不曾开锁，即便舔开锁钥，推将进去，查看她的金珠首饰，凡是贵重的，都掷得空空如也，还有邦平交付媳妇的钱庄存折，银行支票簿，一古脑儿都插着翅膀飞去，可见翠娥脱逃的计划，蓄心已久。小宾夫妇都和女儿通同一气，只瞒着刘姓之人，娘子咬牙切齿，又骂了一声："没良心的哥哥嫂嫂！"气愤愤回到房里，才想到引贼进门，都是自己的不是，少顷和丈夫相见，我的面皮放在哪里？头一横，只喊一声"罢了"，便打量要觅个短见。

那时春桃在旁，假意相劝，说："少奶奶不见得这般没良心，待过几天，自会回来，太太不用着急。"娘子含着眼泪道："管她回来不回来，我总一辈子不愿见她。"又哭丧着声调道："春桃，我有话叮嘱你，少刻老爷出了静室，得了翠娥逃走的消息，自然要觅我说话，那时我若等不及和老爷会面，你可传我的话，教老爷别悲伤，别把我放在心上。"春桃道："咦，太太说什么话咧，难道少

奶奶跑了，太太也跟着她跑不成？”娘子流着眼泪道：“蠢丫头，你省得什么，家里闹出这般事，我怎有颜面活在世上？”春桃道：“太太真个要觅死么？好死不如恶活，劝你放下这条心罢。”娘子道：“说死便死，谁说不真。”春桃道：“我只跟着太太走，你便觅死也觅不成。”娘子道：“好丫头，别放刁，你且到外面探听探听，老爷可曾出了静室。”春桃道：“我懂得太太的意思，明明把我遣开了，你好寻死觅活。”又道：“我走便走，我只不离开这间屋，专在窗儿外打探。”说时，便出了房门，绕到前面庭心中，影影绰绰，在那玻璃窗外窥望。娘子见这情形，立时放心托胆，暗想这便是我寻死的好机会也。原来妇人觅死，也是一种对付丈夫的手段，明知弄坏了事，难免丈夫责备，惟有先演那觅死的活剧，把丈夫吓倒了，自然不敢再加责备。然而觅死的当儿，须得随机应变，不落呆相，才不会弄假成真。要不是呢，只怕活剧演不成，倒演了一出死剧。邦平娘子这番觅死，处处参以活法，先在春桃面前吐露口风，又故意把她遣开，明知春桃不肯远离，只在窗儿外张望，她装作没有瞧见一般，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使劲地说道：“死了罢……”

若问娘子怎样死法，这其间也参以活法，吞烟吞金，动刀动剪，端怕弄假成真，不是稳妥的办法，最稳妥的，莫如悬梁高挂，只要脚底踏上椅子，便钻在圈套里，打着什么紧。抬头看时，中央正挂着一盏白瓷荷花罩的保险灯，娘子搬只椅儿，把身躯垫高了，将保险灯取下，放在一边，又取条浅青色的皱纱汗巾，绾一个活络的圈套，再把一端系在灯钩子里，正待踏上椅子，把头儿钻将进去，只听得春桃在窗外低唤道：“太太，这个使不得。”娘子装作没有听得一般，又使劲地说道：“死了罢！”立时踏上椅子，把头颅钻进圈套，脚下既没脱空，圈套又没打紧，只不过做一套玩意儿，专待春桃进房，大呼小叫，把她解放下来，好教丈夫知道，存一个戒心。那时的春桃，蹑手蹑脚，闪进房间，一声冷笑，却把娘

子垫脚的椅子用力抽去，脚底下脱空，活结竟变做了死结，方才说打什么紧，现在却越打越紧起来。狠心的春桃，她正待觑个机会，掏摸些财物，好和老青在上海相会，所以瞧见主妇上吊，便忍心下这毒手。她抽去了椅子，赶快到妆台左右，东一瞧，西一瞧，待要掳掇些贵重东西，以便乘隙脱逃。

说时迟，那时快，蓦听得一阵脚步声，从背后掩将过来，急忙转身看时，不看时万事全休，乍一看时，只喊一声："不好，这鬼魂儿又在那里出现也。"待要夺门逃走，却被那人使个鹞鹰捕鸡势，劈胸脯一把扭住。春桃经这一吓，论理便该栽倒在地，却又不然，原来那人扭着胸脯，很有些暖气，明明是人手不是鬼手，赶忙跪倒在地，只说："大少爷开恩饶命！"那人喝道："贱婢，你跪着不许动。"当下移条椅子，把娘子垫住了脚，又把扣喉的汗巾渐渐松放，双手捧抱，把娘子抱到榻上放下，忙不迭地替她揉胸接气。春桃几次想要脱逃，吃那人怒目相视，吓得不敢站起。那时娘子两眼渐渐活动，业已回转气来，房门外挨挨挤挤，有许多仆妇丫环在那边舒头探脑，都说："我们放胆进去，明明是人不是鬼，躲避他做甚。"那时一片声地高唤："大少爷，原来你不曾在大海里丧命。"众人又见春桃直蹶蹶地跪在地板上，忙道："春桃，你不痴不颠，跪在这里做甚？"那人便道："方才入内谒母，尚没进房，恰从玻璃窗外，远远瞧见继母悬梁自尽，又见春桃从旁抽去椅子，东瞧西望地偷摸东西，因此心头大怒，掩入房里，捉住了贱婢，搭救了继母。"娘子在小声唤道："玉儿好孩子，你原来不曾死，难得你不记前仇，却来这里救我……"话没说完，仆妇们道一声："老爷进来了。"那时邦平气喘吁吁地跑将进来道："我那玉儿在哪里？"玉儿趋步上前，见了老子，一时不及说话，却抱头一场大哭。原来那人不是别人，便是本书的主要人物，姓刘名琪，表字玉如，小名唤做玉儿。正是：

寒极而燠，郁极而伸；山穷水尽，乃见斯人。

第六十二回　乍合乍离前因后果　不缁不磷众醉独醒

跳海无踪的刘玉如，霎时间天外飞来，刘公馆里上下人等，初时认做活鬼出现，只落得屁滚尿流，拚命躲避，后来晓得游子生还，却又是舒头探脑，争看热闹。在他们的眼光里看来，谁不当作天大的怪事，实则看书的眼光里，早料定玉如不是真死，这番无恙归来，是人人意想中事，何怪之有。至于编书的编撰这部众醉独醒，玉如死活问题，仗我三寸柔毫，可以一言解决。要是玉如真个死了，那么沉沉醉梦的刘公馆，葬送在糟丘之下，一醉到底，永没有醒的分儿，怎便唤做众醉独醒。但是编书的既把玉如当做主要人物，怎么直到第六十一回的末段，才入玉如正传，可见以前所说的，都不是本书主要文字。喧宾夺主，试问编书的何以自解？列位，这不是编书的违反常例，有意走那喧宾夺主的蹊径，只为本书的定名，既然叫作众醉独醒，可见醉的份儿多，醒的份儿少。况且本书的体裁，又是部社会小说，社会的现象，也是醉的份儿多，醒的份儿少。若说醒的是主，可见醉的是宾，众醉独醒，便成了众宾独主。编书的本意，很想替那清醒人物，竭力写照，无奈为那小说名义所包围，社会现象所束缚，却不免把书中主要人物，抛撇一边，冷落了许多时候。话虽这般说，但这玉儿两个字，本书开端第一回，早已包含在内，呼之欲出，嗣后还把他时时提起，算做全书的线索。虽不曾用着特笔，替他做一篇小传，然而众人口中的刘玉如，东鳞西爪，凑合起来，也许抵得一篇小传。何况

玉如登场，不从这回开始，前数十回中，早有个不说真名的刘玉如曾和列位相见，草蛇灰线，自有踪迹可寻。

现在且慢理论，单说玉如生长富家，却深不以坐拥多金为然，他说甘做一辈子的守财奴，果然不可为训，要是挥金如土，把祖宗积累的金钱，一一掷诸虚牝，这便叫做败家精，守财奴和败家精，趋径不同，同一不可为训。总而言之，遗产制度，委实万恶的制度，守财奴和败家精，都从遗产制度底下产生而出，所以猗顿后裔，绝少闻人，陶朱儿郎，竟成败类，金银气中，断丧了许多杰士，人人都说生长富家为幸运，惟有玉如自称为不幸之儿。他既这般着想，却和他老子的思想，起了绝大的冲突，更兼继母从中媒孽，父子之间，貌合神离，所以玉如在家庭里面，一言一动，总不免受他老子的呵斥。亏得在校时多，在家时少，这几年来，尚没起什么意外风波。然而邦平对于儿子的感情，虽甚凉薄，玉如对于老子的感情，依然深挚，累次进规，忠言逆耳，蓦地里噩耗传来，他老子竟强加压力，替他订定柳姓的婚姻，直把热心满腔的勇少年，气得冷了半截。原来玉如对于翠娥，素来鄙薄其人，会面时态度冷静，不肯假以颜色，转是翠娥凑将过来，眼梢儿左一瞟，右一瞟，嘴里玉哥哥长，玉哥哥短，玉如走到哪里，她便跟到哪里，玉如坐在这边，她便坐在那边，翠娥心里越是烘烘的热，玉如心里越是冰冰的冷。这还是三四年前的事，后来听得翠娥住在上海，声名很是恶劣，益加远而避之，不敢轻易和她会面。生平深恶痛绝的人，一旦误占凤卜，强订鸳盟，试想玉如心里，怎不懊丧欲绝，万念俱灰，虽曾写信给他老子，拒绝这段亲事，叵耐邦平来信，十分严厉，无论儿子依不依，这段亲事，竟是铁案难移，并说你若藐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要出尔的族，控尔的忤逆，断绝父子关系，一辈子和你不见面。玉如见来信词意决绝，便知道解除婚约，非笔墨所能为力，除却一死，再没别法。然而青年自杀，

懦夫所为，玉如抱负很大，怎肯怀这短志，辗转思维，除却托词蹈海，假传死耗，再也不能解脱这个束缚。他的同学知己，惟华国是个性命道义之交，曾把自己的苦衷，告诉华国，托他打个急电，报告家中，只说玉如蹈海身亡，以便打消柳氏的婚约。华国也深知玉如的家庭状况，以为不是这么办法，断不能斩绝葛藤，脱离羁绊，当下欣然承诺，引为己任。但有一个疑问，玉如托死以后，对于家庭，是否恩尽义绝，华国也曾把这问题，向玉如讨个答复。玉如惨然道："这个不成问题，父子天性，怎有恩尽义绝的道理。我的托死计划，一来可以取消柳氏的婚约，二来也想启发老父的醒悟。老父拥有资财，怨声载道，一般贫民，尤其恨之切齿，危险万分，不堪言状，我虽屡上谏书，写得笔干墨燥，无如我的谏书越切，老父的怒焰越高，笔墨效力，至是都穷。没奈何才想出这个计较，伪托尸谏，进一番最后的忠告。天可怜见打动了老父心坎，对于劳动社会，稍稍存在体恤，釜底抽薪，消弭巨祸。到了那时，父亲也悔悟了，亲事也断绝了，那么我便泥首父前，负荆请罪，听凭老父怎样处治，决无怨言。"

华国听了，频频嗟叹。后来依计行事，前书都已表明，不在话下。

玉如这时早已变换姓名，潜到苏州，他的假名，唤做何葆真，生怕被人识破，不敢进城，专在离城左近，探听家里的动静，并且不敢向那热闹处行走，专在半村半郭的所在，往来踯躅。遇着城里的来人，偶然攀谈，渐渐提及刘公馆三字，大家听了，哪有好好的口碑，骂一声："刘剥皮这个刻薄鬼，绝子绝孙，一定没有好报。难怪他的儿子要跳海身亡，分明天有眼睛，大大地给他一个警告。"又有人说："似刘剥皮这般造孽重重，作恶累累，欺压贫民，私贩米谷，他死一个儿子，还抵不了他的罪恶，论不定要天火焚烧，满门灭绝。"又有人说："似刘剥皮这般的人家，却修得一个贞

烈媳妇，听说六月十八日，便要抱牌做亲，过门守寡，粪坑里面，却生出了一剪素心兰，委实奇怪。”又有人说：“他的媳妇，哪有丝毫的贞烈气味，打扮得妖妖娆娆，惯在热闹的街道行走，遇着漂亮模样的小白脸，她把两只水溜溜的眼睛，左一瞟，右一瞟，引得少年男子，失魂落魄，步步回头，苏州城里，谁不晓得她的丑历史。”玉如听在耳里，方寸宛如刀割，却把他最后希望，又大大地受了一番打击。他这番匆匆南下潜探暗访，只指望老父改悔，亲事取消，他便要赶回家里，伏地请罪，现在听得这般说法，绝望之中，更无余望。至于翠娥抱牌做亲的事，他做梦也想不到。他在京师时，屡次接到翠娥的肉麻信札，中间还夹着许多丑绝趣绝的歪诗，似这般轻狂女子，断不肯居处无郎，得了自己的死信，巴不得别订良缘，再联佳偶。万不料翠娥过门守寡，竟慕着贞烈的虚荣，演这抱牌做亲的怪剧。他本想借着一死，解除束缚，现在却愈缠愈紧，没法可以解脱，又不便在苏州耽搁，被人瞧破了，便不免横生枝节，因此离了苏州，便在杭州地方觅个冷僻的所在暂时栖隐，借着著书立说，做些文字生涯，也好图个自立。况且玉如在京时，又曾研究过内家拳术，不但科学精通，亦且身手敏捷，他又想着著书之暇，组织一个武术会，以矫正国民柔脆的体质。又因自己是工科专门毕业生，又想联络同志，开办一所平民工场，一方面输以相当的教育，一方面授以改良的技能。但在楼隐时代，自己的真姓确名，不便披露，人家又不知何葆真是什么样人，谁肯加以赞助。有了这层阻碍，没奈何，只得静待时机，徐图发展。

一天，玉如正在六桥三竺间，踽踽独行，游山玩水，冷不防背后有人高唤着“玉如”两字，玉如大惊，回头看时，却是同学萧振亚。原来振亚籍贯杭州，和玉如同班毕业，平日感情也是很厚，这番无意相逢，玉如只得把自己的一番苦衷，告诉振亚，又请他代守秘密。振亚大笑道：“足见区区所料，真实不虚。当时有多数同

学得了你的惊耗，十分悲悼，想在北京开一个追悼大会，追悼你的英魂。我说且慢，且慢，哪有吐气如虹的刘玉如，无端怀抱短志，竟去跳海的道理。你们要追悼玉如，且待寻得玉如遺骸以后，再行开会，尚不为迟。若在这时，我只不信玉如是个真死。同学们听了，才把这事打消。今日里和你邂逅相逢，足见区区所料，真实不虚。”当下玉如便在振亚家里住了几天，只为苏杭两地，距离很近，端怕被家里得了风声，横生枝节，玉如大有舍此他适之意。不道事有凑巧，湖北富翁周大赍，在那边开办新村，大兴土木，有电报打给振亚，聘请他去做个主任，又说倘一时不能亲到，便是荐贤以代，亦所欢迎。振亚接电以后，果因他事羁绊，不能离杭，便把玉如荐到湖北，暂时充当此职。荐书里面，把玉如竭力推举，只不会道破他的真姓确名。

玉如到了湖北，和大赍会面以后，一见倾心，互相叹服。玉如见大赍这般性情豪爽，胸襟豁达，暗想富翁里面，不料有这彻底醒悟的人物。大赍见玉如这般态度轩朗，见解高超，暗想似这少年，定经历过许多艰危挫折，却非一般膏粱子弟所可望其项背。谈论中间，大赍便介绍一位女士和玉如相见。这位女士是谁？便是玉如的姨表妹张锦心女士。锦心和他母亲张师母，也是应着大赍的征聘，前来办理新村，到了湖北，忽忽月余。所有村中的新事业，划分三大部，一是建筑部，二是家政部，三是教育部。张师母充当家政部主任，锦心充当教育部主任，惟有建筑一部，尚不曾聘定主任，所以一切事业，尚不能积极进行。后来大赍报告锦心，说建筑部的主任，已经聘定杭州萧君振亚，前来承乏，萧君毕业大学工科，于建筑上很有经验，此番前来，定可胜任愉快。但萧君因有他事羁绊，须一二月后，才能就职，这里需才甚亟，刻不容缓，另由萧君举荐贤才，暂时庖代。锦心当时唯唯诺诺，却不曾询问大赍，前来庖代的姓甚名谁，此番介绍相见，会面之下，才晓得

来人不是别人，却是救己脱险的何葆真先生。数月来念念不忘的大恩人，不料在这里相见，一种喜出望外的态度，自是不可遮掩。玉如见了锦心，也觉愕然，暗想我更易姓名，远到湖北，原为避人触目起见，却不料和锦心表妹在一起儿办事，亏得刘张两姓，素来疏远，锦心眼光里，还只道我是何葆真，不晓得我是刘玉如的化身。然而这女子玲珑剔透，机警过人，我须得格外注意，免遭她瞧破了真相。当下和锦心谈话，只是疏疏落落，不敢过分亲热。然而大赍见这情形，免不得启齿动问，说两位曾在何处谋面。锦心素性爽快，便把当日在苏州车站，怎样桃僵李代，怎样将计就计，怎样和这位何先生邂逅相遇，怎样路见不平，竭力援助，才能够脱离虎口，都一一说了。大赍听着，不住地称赞"葆真"侠义，锦心机警，一般都是浊世的好青年。嘴里说时，心坎里打动了珠联璧合的念头，似这般的一对玉人儿，要是姻缘簿上载着姓名，却是天然的佳偶。

玉如到了新村，展览风景，辨别土泉，一带平原，背山面水，确是建筑模范村的绝好所在。那模范村的雏形，存放在玉如胸海中间，模范村的稿本，发落在玉如手指底下。这里本有大赍的乡居别墅，玉如便住在别墅里面，窗明几净，心旷神怡，左执密达尺，右执绘图器，绘一幅模范村的俯视图，其中尺寸，一一加以实测，用着最精密的比例，分厘不爽，毫发无讹。绘图余闲，时时和大赍谈话，彼此莫逆，不在话下。

张氏母女，也住在别墅左近，和玉如朝夕相见。张师母第一次和玉如相会，心里好生惊讶，怎么这位少年，声音笑貌，一一和我亡过的姊姊相似？但他姓何不姓刘，要是姓刘，我便道是跳海无踪的刘玉如尚在人世。后来又一转念，声音笑貌相似的人，天下也很多，不见得他便是刘玉如。况且玉如在十余年前，和我见过数面，以后却不曾相会，便算他尚在人世，也不见得长得和何

葆真一般无二。后来又一转念，锦心素抱着不嫁主义，这是妮子眼界过高，看得世上男子，都没价值，才起了这个念头，实则少年里面，似葆真这般人才，却算得国士无双，难得易失，择婿如此，真可无憾。但不知这少年可曾订过亲事，又不识女儿心里，究竟怎么样。

再说玉如在这里住了多天，起居饮食，虽很舒服，然而思潮起伏，总撇不了自己的家庭。他和华国时通信札，常把家里的事情，托他就近探访，及时报告。又知道母舅陆子才，姨丈张达夫，都在湖北办事，一旦相逢，姨丈和我不相识，还好掩饰，惟有见了母舅，我的真相，岂不要立时破露?他在踌躇的当儿，恰巧张达夫前来拜会，相见以后，谈些客套，并道谢援救伊女的美意，玉如谦退不遑，无待细表。达夫又把玉如的家世，从头盘问，渐渐又问到可曾订过亲事，玉如左支右吾，只是随口敷衍，心里却老大奇怪，以为这般盘问，一定有个作用。原来达夫的来意，果然带些择婿的色彩，只为张师母的眼光里，认定这位何葆真先生确是乘龙佳婿，曾在女儿那边，微露其词，征求她的同意。平日提及亲事，锦心不假思索，立时否决，惟有这天提起的亲事，却消受锦心低头片晌，沉吟多时，究竟她的心窝里作何感想，编书的不加武断。但她在母亲面前，有个前提的要求，先把何葆真的家世踪迹，调查清楚，那么再议别事，也不为迟。她说这位何先生，委实有些突兀，几番问他的家世，他只含糊敷衍，令人不可捉摸，而且眉峰中间，隐隐堆叠着许多苦痛，据我看来，他在家庭里面，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痛。张师母点头称是，佩服女儿的眼光，观人入微。后来达夫回家，张师母便把自己的意思和那女儿的主张，一一告诉丈夫知晓。达夫这番特访玉如，问他家世时，他只用些闲话来敷衍，达夫不得端绪，回家向娘子说道："葆真的人品和才学，都极一时之选，惟有他的生平履历，秘不告人，瞧他的神气，仿佛是今

世的伤心人，我曾设法勾探，他只不露一丝口风，他的心事，自有他的秘密自由，苦苦地向他勾探，算做什么，但要和他联成秦晋，这个秘密，总得钩探出来，才是道理。”

过了几天，达夫遇见陆子才，曾把这桩事和他商议。子才暗暗惊讶道：“这个少年，委实突兀，莫非就是他？他的死耗，我料定是一种假托，绝对不确，只不晓得他的下落，今天才有了端倪。”当下便向达夫告个奋勇，说：“愿向葆真那边，钩探这个秘密。他是苏州人，我也是苏州人，便有什么秘密，料想瞒不过我。”一天，达夫恰在家里和妻女俩闲话，却见子才得意扬扬地走来，开口第一句，便说：“果然不出我的预料。”达夫很觉愕然，不晓得他的命意所在，张师母和锦心也都茫然，只向子才注视。子才抚掌道：“我早料玉如不曾觅死，玉如果然不曾死。”达夫益加诧异，便道：“这话从何说起？”子才不慌不忙，便把玉如即葆真，葆真即玉如，一个闷葫芦，从头剖破。又说：“若不是我亲去访问，怎会看破真相。老妹丈物色乘龙，似玉如这般少年，和锦心甥女，真算得秦嘉徐淑，配偶天然。”锦心听到这里，便避入自己房里，一寸芳心，不知是喜是恨。张师母心里，早喜欢得什么的，扯开笑口，只听子才讲话。子才翘着大指道：“玉如这孩子，是个很有志气的少年，生长富家，却丝毫没有膏粱习气，这桩亲事，我便毛遂自荐，替你们两下里做个撮合山。”张师母道：“若得哥哥作伐，万千之幸。但是玉如虽不曾和柳姓结婚，柳女抱牌做亲，名议上早做了玉如之归，端怕纠葛未清，将来发生什么问题。”子才笑道：“妹妹聪明人，怎么理会不出这个道理。玉如托词跳海，正为断绝纠葛起见。刘玉如三字名义，为着柳氏女，早沉没在大海里面，现在活着的，叫做何葆真，不叫做刘玉如。柳女嫁的是牌位上的刘玉如，吾替甥女作伐的，是现活着的何葆真。分道扬镳，哪有什么问题发生。”张师母含笑点头，尚没回答，子才又道：“吾向妹妹说句老实

话，似玉如这般少年，我早思待以东床，本来没有你们的份儿。只为邦平和我意见甚深，更兼慧儿年岁尚幼，正在求学时代，因此把这事拖迟下来。现在慧儿已定了亲事，天使这个少年，留做你们的快婿，难得易失，别错过了机会。”张师母听到难得易失四个字，直打入心坎里面，当下十二分情愿，恨不得请他哥哥立时前去说合。

谁料恼动了一旁的达夫，连摇着双手，只说：“不行不行。”子才也知达夫和邦平臭味不同，平日不能闻问，因其父，恶其子，所以不愿订定亲事。然而自古以来，父子性质，往往相反，顽父诞生质子，历史上时有其人，何况玉如易姓更名，早摆脱了富豪家庭的束缚，一个人不为环境所移，才算得出类拔萃的人物，当下便把这层意思，竭力地向达夫解释。谁料达夫依旧连摇着双手，只说：“不行不行。”子才发嗔道：“你也是个开通人物，怎么凭般的胶柱鼓瑟。别事且莫论，单论那天车站相救的情形，你也不该鄙薄这个少年。”达夫听了，虽然有些动容，但是嘴里依旧说“不行不行”。子才益加发嗔，便叫他宣布不行的理由。达夫又吞吞吐吐，不肯直说。怎禁得子才连连催促，定要他道出理由，达夫没奈何，只得把刘张交恶的历史，从头披露。

原来提起这事，来源很远。本书第七回，补叙邦平的祖父刘筱山，吞没发妻的金珠财物，还把她驱逐出门，那时恼动了卖粽子的张小哥，代抱不平，把筱山赚进茶楼，请他饱受木樨香味，筱山因此不敢在杭州居住，挈了家眷，搬往上海，却把小哥恨得咬牙切齿。后来探得小哥在无锡城里，做些小本经济的生涯，那时筱山早捐了功名，在那绅衿队里厮混，便和几个恶讼师秘密商议，诬陷小哥私通盗贼，坐地分赃，在那无锡县里告发，小哥因此坐了半年的牢狱。后来换了一位清官，知道小哥受冤，把他释放出狱。小哥受这挫折，明知是筱山拨弄阴谋，以报宿愤，却因筱山

有财有势，交结官场，自己的势力，万万不敌，也只好唤声晦气，白白地捱受这苦痛。后来小哥经营商业，勤俭起家，却因小哥两个字不甚雅驯，便改用音同字异的啸歌两个字，当做别署。啸歌临殁时，曾有遗言，将来自己的子孙，别与刘筱山的子孙互通往来，互联姻缘。他的儿子，承受遗嘱，永矢弗谖。他的儿子是谁？唤做达夫便是。达夫素重先训，怎肯到了今朝，违反遗嘱？他生平又是隐恶扬善，便在妻妇面前，也不曾把这事明白宣布，要不是实逼处此，这个闷葫芦也不曾剖破。现在既从头披露，可见玉如和锦心，实有不能订婚的理由。

然而子才心里，却又不以为然，他说："婚嫁两个字，是儿女子绝对的自由，怎好受那先训的束缚？便算先训当尊，试思你和邦平，彼此虽然生疏，但是究有连襟之谊，先训上所说的不通往来，不联姻缘，已完全失了效力。到了今朝，更无遵守的必要。总而言之，我们都是旁人，解决这问题，都在锦心身上，与其无谓辩论，何如直截爽快，取决令爱，也免得我们饶舌。"张师母拍手道："哥哥这话，千真万确，我便依着哥哥干。"当下回到房里，去探女儿的口气。去了一会子，出来报告说："女儿对于这事，或从或违，没有什么表示，单道要看玉如诚意如何，再定方针。要是人家没有这条心，我们忙碌做什么？"子才拍手道："锦心既这么说，那事便好办了。我便担个完全责任，包在几天以内，玉如抱着满腔诚意，自向府上来乞婚。"说罢，欣然告别。

过了几天，子才又到达夫家里，达夫不在家，单由张师母出来相见，问及这事，子才道："毕竟锦心甥女，玲珑剔透，玉如果然没有这条心，我枉自忙忙碌碌，想吃一杯谢媒酒，说来真是好笑。"张师母觉得诧异，忙问其故，子才道："我见玉如时，曾把两姓联姻的事，微露其词，叫他自定计较，谁料他态度异常冷静，一些儿没有表示。我很觉奇怪，问他可是另有了心上人。他道，没

有没有，一来求学时代，不当起婚姻之念；二来家难未已，日在困心衡虑中度生活，更不暇有此念。我道，那么可是对于张姓女，不甚满意？他道，说甚话来，似张女士这般学问，这般胆识，算得女界第一流人物，为什么不满意。我道，既是满意，便不该坐误机会。他道，不行不行，刘张订姻，其间却有三不可。我问怎样三不可，他道，柳姓的纠缠，尚没摆脱，怎好订姻他姓，这是一不可。我道，这是时间问题，柳姓的纠缠，迟早终要摆脱，你不该因噎废食。他道，那天第一次和张女士相遇，攘臂援助，本出无心，今若缔结丝罗，反觉得有意卖恩，不是无心仗义，这是二不可。我道，这更不成为理由，是仗义，是卖恩，自有公论判断，你何须鳃鳃过虑。他又提出第三条理由。证明刘张二姓，不得结婚，我听了，一时没做理会处，只为这理由很充分，我没话把他驳倒，这杯谢媒酒，我便馋煞，也吃不得。妹妹，你道第三条理由，说些什么？"张师母道："这却奇怪，敢怕他们那边，也有什么上代的遗嘱？"子才道："不对不对，你再设身处地，细细地猜猜。"张师母正待思索，却听得女儿在里面唤妈妈，当下请子才暂时宽坐，自己进去了一会子，含笑走出道："哥哥，这个哑谜儿，你甥女早已猜破，谜底在我衣袋里，请你宣布后，再把谜底来对照，合符不合符？"子才笑道："甥女灵心四映，哪有猜不出的道理？"当下便把指头儿醮些茶汁，在桌面上画着"血统"两个字，张师母从衣袋里摸出一纸字条，也写着"血统"两个字，却是女儿锦心的手笔，兄妹二人，彼此相视大笑。原来锦心抱的不嫁主义，依然没有变动，她早料定何葆真不是真姓名，或者便是刘玉如的变相，要是真个刘玉如，玉如的母亲和她的母亲，是一对胞姊妹，有这血统的关系，玉如断不向她乞婚，她故意装这依违两可的态度，把玉如试验下子，现在果不出所料，她益信玉如是个新中国的模范青年，只有极端佩服，更没有其他的感想。

过了数天，玉如行色匆匆，告别回里。玉如此去，却有两层意思。第一，华国来信报告，说玉如的祖母，业已作古，家庭里面，依然黑幕重重，不露一丝光线。第二，萧振亚来信报告，说不日可来湖北就职。玉如得了这两封信，归心似箭，不便久留，先到苏州，私向祖母坟前，含泪拜奠，默默通告，说自己隐遁在外，不克亲视含殓，真是罪大莫赎。那时萧振亚知道玉如回里，便到苏州，和玉如相会，在旅馆里住了几天，玉如陪他到灵岩、天平、石湖等处，游览一周，振亚自向湖北去就职，不在话下。玉如不便久留苏州，又探得老父结怨贫民，毒气日深，端怕祸发便在目前，怎忍撇着家庭，远离乡土。那时华国恰邀他暂住新村，徐图计较，玉如正没个停踪所在，便在无锡新村，一住两个月。

原来华国早向陆姓乞婚，订定了百年良偶，玉如的行踪，慧姑和他母亲，早从华国那边得了确信，所以这番和玉如相见，陆姓母女心里，并不十分突兀。华国和慧姑的婚期，定在十月之望，就本村公园举行婚礼，济济来宾，自有一番忙碌。子才从湖北赶回主婚，锦心也同来观礼，安子虚女士率着一辈学生，前去唱结婚歌，进合欢颂。观礼以后，校长华女士，陪着安女士，同去参观新村学校。只因这一番参观，安子虚猛然觉悟，深悔自己的办学方针，竟是南辕北辙，误尽苍生，从此以后，安女士把平江学校，竭力整顿，果然气象一新。

再说玉如身在无锡，心在苏州，听说苏州闹着米贵风潮，劳动社会，感受苦痛，要把他父亲活活咬死，这个消息传来，却把玉如一颗心，寸寸碎裂。事急危迫，顾不得什么，只得赶回家里，保护着老父，倘遇不测，也好和他老子一块儿死。不料才到门前，看门的老王见了，唤声有鬼，抱着头只向门房里跑，他大踏步走入里面，一切上下人等，望着他的影儿，都是拚命奔跑，真叫做如入无人之境。他别事都不理会，只要寻见老父，说明自己的苦衷，不

料走了数处，都扑个空，一直寻到上房，无意中救了继母一命，又把刁恶的春桃，当胸扭住，也是这丫环恶贯满盈，所以脱逃不得。

当下父子重逢，彼此紧抱着，一场大哭。哭罢，也不及互诉情由，玉如只问他继母因何觅死，他继母无可隐瞒，便把翠娥的事，这么长，那么短，一一和盘托出，从实报告。又说："我误信这贱人是个贞烈之女，强把她迎娶进门，闹出这个乱子，委实对不住丈夫，对不住玉儿。"说时，又哭泣起来。邦平叹了一口气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你信翠娥是贞女，我信青岩是君子，我和你一双夫妇，彼此都瞎了眼睛。既往不咎，说他什么，今日里玉儿无恙归来，真是万千之幸。玉儿好孩子，你且把这几个月的情形，告我知晓。"那时春桃乘他们不备，又想脱逃，玉如吩咐几个仆妇，把她看住了，才把别后踪迹，一一告禀。他的踪迹，上文都已叙过，不再赘述。只有援救翠娥、金儿出险，上文却不曾披露，现在玉如自述踪迹，却向父母前把这事披露。原来那夜戴草帽的少年，正是玉如，还有和他同伴的一位少年，却是玉如的同学萧振亚。……

后来邦平把春桃送到官厅，追究她因何包藏祸心，图害主妇。这丫环狡赖不得，一一供招，又把伍青岩、阿巧娘、王妈妈种种阴谋，都在法庭供出。春桃按律定罪，不消说得。鬼头鬼恼的赵仙人，从此捉将官里去，一双斗鸡脚，不能自由行动。王妈妈逐出公馆，再没有人请她吃四喜肉。惟有伍青岩先期脱逃，不曾传唤到案，他本是罪魁祸首，竟做了漏网之鱼，岂不便宜了这位三好先生？编书的嫉恶如仇，却不肯把他便宜，定要在三寸毛锥之下，和他算结这一篇清帐。却说青岩自从潜来上海，一住多天，眼巴巴盼望春桃到来，几乎把眼睛都要望破。他和春桃预约会面的地点，指定南京路一家旅馆。青岩每日到旅馆里探视，哪有春桃的踪迹，一个人没理没睬，便在马路闲逛，暂解寂寞。南京路是个

热闹地点，粉白黛绿，此往彼来，他把探艳法宝，拭抹得干干净净，不染一尘，两只馋眼睛，只在里面打转。一天，合当有事，他见马路中间，远远地跑来两个女郎，暗暗唤声："纳罕！"这两个女郎，一般模样，都像他念念不忘的陆慧姑。他本来站立在马路旁连接水门汀上，在这当儿，他竟鹅行鸭步，迎上马路，却待看一个饱。比及走到时，两个女郎，早搭上电车，不知去向。他失魂落魄，竟站立在马路中间，呆呆着想。列位，这车来车往的南京路，岂是呆立的所在？况值这时发生火警，一辆风驰电掣的救火汽车，从背后撞将过来，把青岩撞翻在地，车轮从腰背上辗过，二十四根筋骨，断折了一半。事后经巡捕送往医院，一息尚存，却已不能谈话，临断气时，尚伸着三个指头儿，做个表示。后来检视他的搭膊，三千元钞票，依旧原封不动。院中有一位事务员，见这情形，高唤道："天爷有眼。"事务员是谁？便是从前在刘公馆里充书记的徐勉斋。勉斋这时已做了耶稣信徒，受过洗礼，改换了一个模样，他的娘子也在附近工厂里做工，克勤克俭，不似从前嗜赌若命。当下勉斋认识这已死男子，便是伍青岩，足见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因此高唤着"天爷有眼"。他又得这三千元钞票，一定来路不明，便写信到邦平那边，告知情形。邦平听得青岩已死，便平了胸头一口气，三千元钞票，捐助医院，充做特别经费。

吟香、翠娥脱逃后，一个儿滑头少年，一个儿水性荡妇，当然没有什么好结果，编书的不须表叙。单叙玉如在家里住过几个月，见父亲和继母都已回心转意，暗暗欢慰不尽，从此一心一意，替那社会效力，再也没有内顾之忧，打破遗产制度，脱离倚赖性质，辞别父母，远离乡土，居然在新中国的新少年里面，开闯一个新纪元。此事说来话长，且不在本书范围以内，本书所述，就此告一结束。正是：

突如其来，悠然远引；惟兹若人，跳出环境。

主　编：王继权
副主编：冯金牛
校　点：冯金牛　柴庆宗

众醉独醒　　程瞻庐 著

责任编辑：吴　迅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合肥杏花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4.875
插　　页：2
字　　数：370,000
版　　次：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664－4/I・1550
定　　价：17.90 元

Anhui Wenyi Chubanshe

Zhongzui Duxing

责任编辑：吴 迅 装帧设计：刘筱元 艺术摄影：燕 子



ISBN 7-5396-1664-4/I · 1550

定价：17.90元